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四

（4）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PDG

解題

一、建中靖國續燈錄

編譯組

全書三十卷。宋、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惟白編。本書是承繼「景德傳燈錄」及「天聖廣燈錄」而來的傳燈錄，故名「續燈錄」。「建中靖國」是編者呈書給徽宗皇帝時的年號。

本書依禪門法脈相續的次第，集錄師資略歷、機緣語句、古則公案及偈頌等，而特別偏重雲門宗禪者語錄的揭載。全書凡分正宗、對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大要如下：

一、正宗門：敍述印度、中國五十一位師祖的契悟緣由。

二、對機門：記述臨濟、雲門兩宗諸師應機說法的情形。

三、拈古門：集錄雪竇重顯以下二十八師所拈舉的古則公案。

四、頌古門：編錄雪竇重顯以下十九人的頌古詩偈。

五、偈頌門：收錄法泉佛慧以下三十九人的唱道偈頌。

二、禪林僧寶傳

陳垣

「禪林僧寶傳」三十卷，宋釋惠洪撰。簡稱「僧寶傳」。「晁志」衢本著錄傳記類，袁本及陳氏、「通考」均著錄釋氏類。清「四庫」著錄惠洪書，此書及「林間錄」入釋氏，「冷齋夜話」入雜家，「石門文字禪」入別集，又有「天厨」禁臠，附詩文評存目。

惠洪生平

惠洪又名德洪，字覺範，自號寂音尊者，事蹟見「文字禪」二十四寂音自序，及祖琇撰「僧寶正續傳」卷二。江西人，與黃山谷善，又習其鄉歐陽、王、曾諸公之緒，故雖出家，而才名籍甚。惟性粗率，往往輕於立論，故生平毀譽參半。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云：「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為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敎令讀書為浮屠，其後海內推為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即其人也。」

此外如葉夢得「避暑錄話」、胡仔「漁隱叢話」、吳曾「能改齋漫錄」、陳善「捫蝨新話」、俞文豹「吹劍外錄」等，對之均有微詞，胡吳二家斥其繆妄，尤不止一次。然惠洪要為伉爽有才氣，聰明絕世，同時僧中無兩也。其居平評詩之語最多，以非本題，不具論，論其評史，為舉一例，亦足見其立論之大略。

「宋僧傳」十八唐泗州「僧伽傳」云：「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為康僧會也。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附庸耳。」洪撰「冷齋夜話」九，乃力斥其說，謂：「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

人說夢，李邕遂以夢爲眞，眞癡絕也。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夫洪去僧伽五百年，何由知僧伽之「何國」非國名，不過偶爾觸機，覺何爲代名耳。羌無故實，以理想爲故實，作一假設，未爲不可，乃過甚其詞，至詆前賢爲夢中說夢，既自暴其不學，復自暴其寡養，其憎茲多口固宜。「東坡志林」二嘗注意及此，曰：「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故云不知何國人。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云云。豈特「隋史」，「通典」並載其武德、貞觀中皆曾遣使來貢也。則僧伽之爲何國人，有何可笑乎，惜東坡知之，而洪未之知也。

「晁志」別集類著錄洪「筠溪集」，云：「洪著書數萬言，如「林間錄」、「僧寶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於世，然多夸誕，人莫之信。」夫評詩，人不之信，其害小，作史人不之信，則可信者亦將爲不可信者所累，豈不與作史初心相背哉！

祖琇爲洪鄉人，對洪時致不滿，然其爲洪傳贊，獨深恕之，曰：「覺範少歸釋氏，長而博極羣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叢林，孜孜焉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於難，著縫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而改圖，此其爲賢者也。」是眞平情之論矣。

洪卒於建炎二年，年五十八。「冷齋夜話」九有紹興初曾子宣在西府紀事，曾布卒於大觀元年，此紹興當是紹聖，「四庫本夜話」未加訂正也。

「僧寶傳」爲傳記體，然與以前僧傳不同，以前僧傳，統括十科，此則專彙禪者。又與「燈錄」不同，「燈錄」詳載語言，此則兼載行事。然同載行事，其文體又有不同，一則類聚衆文，裁剪而成傳，其作用爲物理的；一則鎔化衆說，陶鑄以成文，其作用爲化學的。二者優劣，誠未易言，然洪則主張後說者也。

「文字禪」二十五有「題修僧史」一首云：「僧史自惠皎、道宣、贊寧而下，皆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鬥訟按檢，昔嘗憎之，欲整齊使成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於是仍其所科，促十四卷爲十二卷。」

所謂僧史，未指何書，以卷數推之，當爲「皎傳」。十四卷促爲十二卷，所促幾何，何必多此一舉。且一代有一代之文體，若以宋人之文，施之六朝，是猶飾古人以今服，豈非滑稽之甚。幸而其書不傳，即傳亦未必足觀也。惟撰近代僧傳則不然，儘可以近代文體行之，「僧寶傳」其嘗試成功者也。

「文字禪」二十六有「僧寶傳」題詞十二首，皆洪書成時，諸禪人鈔寫誦讀，請洪題記者也。其第一首有曰：「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手。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

所謂一體者，即鎔衆說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謂聚衆碣之文爲傳者，此史家之法也。二者不同道，洪既以文家之法成書　故其書瑯瑯可誦。

其第三首有曰：「予初游吳，讀贊寧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言，尙

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於是喟然念雲門不得作傳，曹山名亦失眞，始有撰敍之意。」

今「僧寶傳」既託始於曹山、雲門，運用其嶄新史料，凡得八十一人。然曹山名耽章，前此未聞，後亦無人信用，此與皇甫謐謂漢高父名執嘉，王符謂漢高父名煓、同其不易取信也。至「宋僧傳」之不立雲門傳，自是採訪未周，與講學不講學何涉。且「宋僧傳」六百餘人，講學者有幾，此眞不値一駁者，而洪公然著之書，無怪識者之譏評矣。

祖琇「僧寶正續傳」末，附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有曰：「嘗聞足下有撰次僧史之志，某喜爲之折屐。及足下成書，獲閱之，方一過目，爛然華麗，及再三伸卷，考覈事實，則知足下樹志淺矣。夫文所以紀實也，苟忽事實，而高下其心，唯騁歆艷之文，此楊子所謂從而繡其鞶帨，君子所不取也。」

淳熙末，者菴惠彬撰「叢林公論」，亦數攻擊此書，以爲「傳多浮誇，贊多臆說」。「漁隱叢話後集」三七亦云：「『僧寶傳』，洪覺範所撰，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當時緇素對「僧寶傳」之批評如此，其書之內容可知。

明初恕中無慍撰「山菴雜錄」上云：「覺範『僧寶傳』，始名『百禪師傳』，大慧初見讀之，爲剔出一十九人焚之。厥後覺範致書黃檗知和尚云：『宗杲竊見吾「百禪師傳」，輒焚去一十九人，不知何意。』覺範雖一時不悅，彼十九人者，終不以預卷」云。

杲少洪十八歲，於法系視洪爲從祖，竟貿然焚其初成之史稿，不知師子兒果有是事否，又不知其何所見而爲此也。今此八十一人中，除未詳所屬者數人外，屬青原者十一人，曹洞十人，臨

濟十七人，雲門、黃龍各十五人，法眼五人，潙仰一人，楊岐四人，足見當日雲門、臨濟之盛。洪黃龍下二世，杲楊岐下四世也。惟「晁志」衢本袁本均作八十七人，「通考」引「晁志」亦然，知是晁氏原稿錯誤，非後人傳寫之譌矣。

「僧寶傳」板本

「僧寶傳」最初刋本有宣和六年侯延慶序，今存。「文字禪」卷二十三有「僧寶傳」序，今刋本俱無之。寶慶三年，杭州刻本有張宏敬序，洪武六年，明州刻本有戴良序。

今通行者有嘉興續藏本，影印續藏經本，南京刻本，皆三十卷。「四庫」著錄者三十二卷，蓋末有舟峯菴僧慶老補傳三人，作一卷，又附「臨濟宗旨」，亦作一卷也。「晁志」衢本及「通考」作三十二卷，袁本及陳氏作三十卷。

「四庫」所據者，即明州刻本，卷首應有戴良序。「提要」只見寶慶三年張宏敬序，稱錢塘風篁山僧廣遇鋟梓，而卷末題明州大慈山比丘寶定刋，疑爲四明重鋟本，是也；特因未見戴序，故不能定爲何時重刻，不知戴序見「九靈山房集」二十一。洪武初，戴良游鄞，故爲寶定作序，或書估去之，欲以洪武本充宋本耳。

舟峯菴在泉州，曉瑩撰「雲臥紀談」上云：「泉州北山之頂，有橫石如舟，世以舟峯名之。大比丘諱慶老，字龜年，結茅山麓，號舟峯菴主。大慧遷徑山，舟峯爲掌記室，詞章華瞻，殊增叢林光潤，紹興十三年癸亥委順」云云，即此書卷末撰補傳之人也。「提要」以爲北宋人，尚未大誤。「宋詩紀事慶老傳」乃不著一字，可以此補之。

三、補禪林僧寶傳

編譯組

本書實僅係三篇傳記，顧名思義，其書係在補「禪林僧寶傳」之不足。作者爲舟峯庵沙門慶老。書中三篇傳記所載者爲五祖法演、雲巖悟新、石頭懷志等三位禪師。

四、僧寶正續傳

編譯組

全書七卷。宋、石室祖琇撰。著作年代不詳。本書是宋代禪家的名僧傳，主要集錄羅漢系南至黃龍悟新間之二十八位禪師，以及德山木上座、臨濟金剛王等三十人的傳記。卷末附有「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批評覺範「僧寶傳」的闕失。寫本現藏於京都大學。

目次

解題

貳、禪林僧寶傳

叁、補禪林僧寶傳……五四七

肆、僧寶正續傳……五五三

建中靖國續燈錄

宋・惟白禪師 編

建中靖國續燈錄上帙目錄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一

一曰正宗門　西天此土諸祖相傳契悟因緣直敘宗致
二曰對機門　諸方師承啐啄應機敷唱宗猷發明心要
三曰拈古門　具大知見拈提宗乘抑揚先覺開鑿後昆
四曰頌古門　先德淵奧頌以發揮詞意有規宗旨無忒
五曰偈頌門　古今知識內外兼明唱道篇章錄爲龜鑒

正宗門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汝州南院惠顒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匡眞禪師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汾州太子院昭禪師
已上五十一祖見錄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

對機門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韶州雲門文偃匡眞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成都府香林遠禪師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
成都府香林澄遠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灌州羅漢禪師
隨州雙泉瓊山主　東川觀禪師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法嗣八人三人見錄
洪州觀音選禪師　和州淨戒守蜜禪師
潭州開福從受禪師　潭州石霜瑨禪師
桂州壽寧智源禪師
潭州開福璡禪師　潭州淨衆契珠禪師

泉州淸果德陵禪師
已上五人未見機緣語句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法嗣二人
象州白芙蓉山淸禪師　舒州龍門乾明齊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潞府妙勝臻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大溈山承禪師　西川雪峰欽山主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報慈嵩禪師　荊南府福昌賢禪師
蘄州黃梅龍華祥禪師
金陵奉先道琛融照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廬山蓮華峰祥庵主　廬陵西峯豁禪師
江州崇勝鉫禪師　鳳翔府乾明德禪師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隨州龍居山明教寬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桂州壽寧善義禪師　明州岳林賢禪師
邛州西林義琛禪師
郢州林溪脫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西劍州鳳凰山智嵩禪師
舒州投子通禪師

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四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一世

汾州太子禪院善昭禪師法嗣九人八人見錄

潭州興化慈明禪師　筠州大愚山守芝禪師

滁州瑯琊廣照禪師　舒州法華齊舉禪師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　湖州天聖皓太禪師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　唐州龍潭圓禪師

蘄州羅漢興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

汝州廣教歸省明壽禪師法嗣七人三人見錄

舒州浮山圓鑑禪師　汝州寶應演教禪師

唐州大乘惠果禪師　汝州廣教海仙禪師

汝州廣慧懷慶禪師

蘄州石門守進禪師　泉州承天遇猛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襄州石門山慈照禪師法嗣二十二人十五人見錄

唐州大乘德遵禪師　湖州景清明照禪師

潤州金山達觀禪師　杭州龍華寶覺禪師

蘇州洞庭惠月禪師　明州杖錫修己禪師

洪州雙林巳禪師　襄州谷隱可琮禪師

撫州疎山古禪師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

湖州上方新禪師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

杭州承天智元禪師　蘇州翠峰普禪師

泉州棲隱自然禪師　蘇州泗州秘禪師

襄州廣德遠禪師

楚州廣教同禪師　東京褒親圓惠禪師

杭州安樂山嚴禪師　常州福聖集禪師

越州雲門靈發禪師

已上七人未見機緣語句

汝州廣惠居璉眞慧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東京華嚴圓明禪師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

汝州廣惠德宣禪師　泉州雲臺巳親禪師

泉州倚踏雲皎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

劒門關慈雲重諡禪師法嗣一人

襄州谷隱法全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潭州神鼎山鴻諲禪師法嗣十四人五人見錄

澧州夾山子英禪師　隨州善光山蘭禪師

天台妙智光雲禪師　潭州龍興禹禪師

江陵開聖寶情山主

彭州濛陽希譽禪師
潭州龍興惠孜禪師
潭州枕峯淸契禪師
岳州永康延超禪師
鼎州德山倹宥禪師
彭州靈芝子政禪師
衡州[illegible]口政禪師
興化軍高田法明禪師
靈巖文智禪師

已上九人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五

對機門

廬陵靑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明州雪竇山明覺禪師法嗣七十八人（二十九人見錄）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信州廣教景先禪師
饒州妙果自政禪師　舒城東禪賢禪師
蘇州薦福知一禪師　越州天衣山在和禪師
湖州海會擇芝禪師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
明州上山德隆禪師　越州稱心淸演禪師
明州岳林宗善禪師　杭州證聖守環禪師
杭州承天傳宗禪師　鼎州乾明知應禪師
天台寶相蘊歡禪師　蘇州萬壽惠照禪師
潭州龍興傳禪師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
溫州實慶子環禪師　溫州靈巖德初禪師

眞州長蘆祖印禪師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　廬山湯院守思禪師
眞州香積孜禪師　信陽軍乾明則禪師
處州南明日愼禪師　南山雲峰元益首座
舒州投子法宗道者　明州啓霞忠宣禪師　福州羅山蒙禪師
信州地藏賞禪師　越州吳如稚禪師
泉州鳳凰崇禪師　撫州疎山淳禪師
澧州藥山恭禪師　越州西禪罕禪師
潭州玉池希白禪師　越州雲門毅禪師
蘇州積金顯禪師　越州雲巖元度禪師
遠水軍萬壽德禪師　秀州鹿苑顯沖禪師
明州廣慧用舒禪師　潤州因聖惟政禪師
梓州化城德運禪師　越州報思政禪師
廬州資福肇禪師　興元府道滿禪師
南嶽勝業文政禪師　明州白雲德宣禪師
永安元楚禪師　鼎州德山宣禪師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澧州君山篤禪師
泉州承天洞源禪師　泉州水陸瑞雲禪師
白衣宗朴禪師　白衣智萃禪師
處州白雲靈郜禪師　溫州護國宣謙禪師
杭州淨土義親禪師　湖州大覺利興禪師
溫州護國惟德禪師　湖州天聖仲業禪師
常州薦福可禪師　蘇州翠峯普禪師
明州天童利章禪師　饒州妙果垂則禪師
杭州龍華覺禪師　溫州護國德基禪師

蘇州報恩宗秘禪師　湖州建福可樂禪師
福州西方岫禪師　福州大乘曉禪師
明州啓霞崇梵禪師　明州杖錫懷秀禪師
蘇州報恩道能禪師
已上四十九人未見機緣語句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法嗣十四人十人見錄
韶州甘露自緣禪師　廣州興化延慶禪師
韶州承泰宗寶禪師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
韶州白虎守昇禪師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
韶州雙峯法崇禪師　韶州寶林海月禪師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　韶州舜峯惠寶禪師
韶州翁山文白禪師　鼎州延壽法幸禪師
廬山羅漢濟顒禪師
興元府青銼山智靜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襄州洞山普樂子榮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江州圓通居訥禪師　襄州延慶法[illegible]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法嗣二一人見錄
杭州惠因祥禪師　杭州慧因義寧禪師
潭州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越州報恩譚禪師　潭州法輪真禪師
白[illegible]安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嶽麓珪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筠州洞山曉聰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筠山大愚曉舜禪師　潭州大潙山宥禪師
杭州契嵩明教禪師　洪州百丈山還禪師
筠州建山堅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六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洪州泐潭山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十四人見錄
東京淨因大覺禪師　天台赤城用良禪師
臨江軍慧力文禪師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
杭州靈隱慈覺禪師　明州金鵝靜旻禪師
雲居山守億禪師　婺州西塔殊禪師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　杭州臨安鑒禪師
洪州壽聖普剃禪師　筠州洞山永孚禪師
金陵廣惠遇新禪師　令滔首座

彭城會初慶誠禪師　池州靑陽忠禪師
益州南禪居靖禪師　婺州智者岳禪師
遂州靈泉子象禪師　湖州壽聖志明禪師
杭州臨安惠和禪師　蘇州未安道昇禪師
明州啓霞和禪師　湖州天聖道禪師
蘇州永安智禪師　杭州南蕩利勤禪師
蘇州洪澤禪師　潭州大潙智明禪師
洪州雙嶺處賢禪師　洪州元亨禪師
澧州藥山紹新禪師　衡嶽永恩禪師
廬山歸宗守輪禪師
已上十九人未見機緣語句

筠州洞山自寶妙圓禪師法嗣七人二人見錄
筠州洞山鑒遷禪師　筠州洞山清辯禪師
韶州月華海林禪師　韶州月華靈燾禪師
南嶽南臺丈禪師　衡州華光海禪師
大陽長慶惠恩禪師
已上五人未見機緣語句

舒州海會通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隨州水南文秀禪師　南嶽承天和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荊門玉泉承皓禪師　北塔從穩禪師
彭州永樂德忠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蘇州翠峰慧顒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杭州廣果擇能禪師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　鼎州德山岌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潭州雲蓋志顒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雲居山文慶海印禪師

湖州上方齊岳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越州東山順宗禪師

明州育王山常坦禪師法嗣一人
明州育王澄逸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湖州天聖楚祥禪師　溫州極樂用基禪師
湖州天聖守道禪師　湖州上方守能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澧州夾山惟俊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夾山遵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衡州北禪智賢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錄
潭州興化宗辯禪師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安州白兆垂素禪師　南岳勝業子群禪師
潭州興化暉禪師　衡州北禪須禪師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七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二世

杭州雲際信安禪師　廬州興化得一禪師
滁州慕阜慶餘禪師　泉州羅山仁徹禪師
常州承天了文禪師　蘇州普門洪澤禪師
泉州羅山惟愼禪師　泉州法石德雅禪師
永業悅禪師　清素侍者
已上二十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滁州瑯琊山廣照禪師法嗣二十四人十五人見錄
洪州泐潭月禪師　蘇州永安海印禪師
圓州白鹿端禪師　越州姜山方禪師
杭州上天竺月禪師　證聖艮禪師
滁州瑯琊智遷禪師　廬山崇勝志珂禪師
袁州崇勝文捷禪師　江陵公安子和禪師
滁州瑯琊海月禪師　荊門軍玉泉悟空禪師
安州九峻仁益禪師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
眞州眞如方禪師
和州褒禪用孫禪師　洪州黃龍有新禪師
潤州甘露亮禪師　處州法海亭禪師
宣州興教坦禪師　和州開聖曉嚴禪師
鄂州黃鶴可惠禪師　和州褒禪忠禪師
湖州西余山忠禪師
已上九人未見機緣語句

湖州景淸禪院居素明照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湖州何山日倫禪師　杭州承天習岑禪師
興化軍翠峰淵禪師　杭州承天自能禪師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法嗣二人
襄州雙池寵禪師　漢州竹林用淳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襄州石門山乾明院了同禪師法嗣四人
襄州雙池會常禪師　襄州含珠洞禪師
襄州普寧常瑩禪師　南嶽南臺普圓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舒州法華齊舉禪師法嗣六人
舒州海會文禪師　舒州興化規禪師
桂州龍潭願禪師　桂州覺華康禪師
舒州海會海禪師　衡州衡陽永慶文禪師
已上六人未見機緣語句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法嗣一人
汾州太子同慶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八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二世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法嗣十八人十四人見錄
東京淨因淨照禪師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

建中靖國續燈錄上帙目錄

建中靖國續燈錄中帙目錄　〔宋銘〕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杭州菩提志專禪師
饒州安國倧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彭州慧日堯禪師
杭州承天傳宗禪師法嗣九人五人見錄
饒州崇福了禪師　杭州承天守明禪師
湖州護國從利禪師　鼎州大龍德全禪師
蘇州海印法安禪師　蘇州崑山曇玉禪師
湖州鳳凰山有從禪師　潤州因勝師俊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杭州法雨重俊禪師
眞州長蘆祖印禪師法嗣六人一人見錄
金陵清涼和禪師　金陵保寧眞戒禪師
金陵壽寧楚紹禪師　眞州長芦法海禪師
舒州三祖慧雲禪師　眞州資福文雅禪師
已上五人未見機緣語句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法嗣一人
漢陽軍鳳棲通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湖州報本蘭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洪州上藍光寂禪師
江州圓通居訥禪師法嗣三人
隋州興國智昱禪師　蘄州四祖遷禪師
舒州三祖文銑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永安元楚禪師法嗣一人
撫州疎山重秀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南嶽上峯眞禪師法嗣二人
南嶽雲峰齊覺禪師　南臺紹舉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潭州大溈山懷宥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廬山歸宗惠通禪師　安州興教慧憲禪師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　饒州崇福貴安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東京淨因大覺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五人見錄
杭州徑山維琳禪師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
杭州佛日戒弼禪師　福州天宮愼徽禪師
溫州彌陀正彥庵主　潤州金山寶覺禪師
明州廣慧利和禪師　明州安巖崇海禪師
湖州鳳凰山文喜禪師　太原府明仙道信禪師
明州萬壽洪德禪師　杭州佛日道榮禪師
福州精嚴同定禪師

筠州黃蘗志因禪師　韶州大中德隆禪師
福州白鹿仲豫禪師　饒州薦福重言禪師　福州白雲教敏禪師
福州興福知正禪師　福州鳳山世如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
廬山萬杉善爽禪師法嗣一人
江陵法華德嵩禪師
無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二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三世

洪州黃龍惠南禪師法嗣上三十八人（二十四人見錄）
廬山東林照覺禪師　洪州黃龍寶覺禪師
筠州黃蘗眞覺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
洪州泐潭洪英禪師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
南岳福嚴慈感禪師　湖州報本惠元禪師
蘄州四祖法演禪師　潭州石霜琳禪師
蘄州開元琦禪師　福州玄沙明惠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潭州寶蓋子勤禪師
廬山圓通圓璣禪師　安州九峻法明禪師
桂州登雲超皮禪師　福州昇山正覺禪師

隨州水南智祕禪師　南岳勝業惟亨禪師
袁州清泉崇雅禪師　廬山清隱源禪師
鼎州彰法覺言禪師　安州興國契雅禪師
成都府寶勝澄甫禪師　台州涌泉臣禪師
蘇州惠日普覺禪師　懷安軍雲頂清泰禪師
江西禾山普禪師　池州乾明超瑩禪師
明州吉祥有臻禪師　台州景德本隆禪師
韶州雲門希晏禪師　信州鵝湖崇堅禪師
洪州翠岩寶鑑禪師　太平瑞禪師
信州普寧惠因禪師　信州西峯正信禪師
已上十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三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三世

洪州黃龍山慧南禪師法嗣下三十八人（二十四人見錄）
東京惠林佛陀禪師　洪州泐潭眞淨禪師
雲居山元祐禪師　廬陵隆慶閑禪師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　洪州黃龍元肅禪師
齊州靈岩正覺禪師　潭州大溈穎詮禪師
虔州廉泉曇秀禪師　韶州南華清桂禪師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　廬州澄慈咸詡禪師
潭州龍牙如水禪師　鼎州大龍守冥禪師
揚州雍熙有惠禪師　秀州福嚴繼式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南岳福嚴保宗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衡州華嚴義然禪師　南岳承天智昱禪師
東京淨因道臻淨照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福州長慶文慧禪師　福州棲勝維超禪師
隆州香嚴洞敷禪師　西京少林元訓禪師
潭州白鹿宗海禪師　潭州北禪紹宣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定林景芳禪師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
汝州首山處珪禪師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　臨江軍惠力周禪師
韶州南華重辯禪師　福州聖泉紹禪師
廬山歸宗普安法眼禪師法嗣二人
廬陵慈雲有規禪師　洪州同安宗一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南嶽雙峯回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金州靈山彥文禪師　閬州光國文賛禪師
南岳勝業仲祥禪師　衡州雲陽惠然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杭州鹽官菩提用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杭州淨土善思禪師
蘇州定惠超信海印禪師法嗣六人一人見錄
杭州南蕩智圓禪師　潭州啓寧處門禪師
秀州麗苑契存禪師　蘇州明因懷果禪師
蘇州惠日如禪師　蘇州普明澄禪師
已上五人未見機緣語句
荊門軍玉泉悟空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
洪州泐潭山曉月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洪州上藍居晋禪師
廬山開先慈覺禪師　饒州薦福宗海禪師
洪州泐潭道律禪師　洪州永安脩玉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澧州洛浦景韶禪師法嗣三人
澧州洛浦密詢禪師　興化軍仁王道圓禪師
澧州夾山道暹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法嗣一人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五

對機門

處州靈泉山一禪師

南岳馬祖崇新庵主

江州壽寧成務禪師
常州無錫法平禪師
潤州因勝法海禪師
越州羅漢用誠禪師
常州宣興顯常禪師
明州廣敎了澄禪師
湖州仁王安德禪師
明州象山靈𤨭禪師
壽州資琛禪師
建州大中子榮禪師
務州華藏希聲禪師
福州香城言惠禪師
福州白龍希祖禪師
越州五峯祖印禪師
明州雲岩道聲禪師
舒州四面唯義禪師
福州鷲峯曇清禪師
福州龍興自端禪師
杭州千頃宗應禪師
福州西院宗戒禪師
福州甘泉立生禪師
杭州淨土法惠禪師
湖州西余山安德禪師
江陰壽寧惠眞禪師

通州狠山法印禪師

蘇州靈岩慈雲禪師
湖州道場山艮演禪師
杭州功臣宗𡀔禪師
蘇州鑫口法榮禪師
明州廣惠道亨禪師
眞州資福機淸禪師
青州法海禪師
壽州大安文湛禪師
越州寶林義崇禪師
秀州福嚴智悅禪師
蘇州感慈惠端禪師
池州乾明可久禪師
福州光化仁遜禪師
福州崇壽智海禪師
揚州上方可鑾禪師
福州昭慶守嚴禪師
蘇州壽聖自英禪師
潤州因勝圓明禪師
蘇州練塘惠滿禪師
福州永安簡玉禪師
西京龍門普順禪師
潭州淸修省方禪師
安州興國重寧禪師
蘇州惠日道祥禪師
明州瑞岩永利禪師
福州瑞龍普規禪師

蘇州薦福熙禪師
處州多福太素禪師
福州白蓮愈廉禪師
漢陽軍大別法滿禪師
潤州因勝觀禪師
秀州禪悅惠日禪師
處州報恩志明禪師
洪州大寧永賢禪師
處州永泰有澄禪師

福州廣濟用乾禪師
汀州靈峯自和禪師
福州寶岩西杲禪師
靑州廣濟深禪師
處州法會子昇禪師
饒州安圓子詠禪師
秀州崇德智悅禪師
杭州功臣惠周禪師
福州雞峯旨首座

已上六十八人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六

對機門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東京慧林圓照禪師法嗣下九十七人 二十九人見錄

舒州投子證悟禪師
東京淨因佛日禪師
泗州普照眞寂禪師
太平州隱靜儼禪師
蘇州定惠圓義禪師
舒州投子普聰禪師
秀州本覺法眞禪師
湖州報本常利禪師
揚州石塔惠禪師
杭州廣法法光禪師
明州瑞岩永覺禪師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
舒州太平惠登禪師
岳州乾明惠覺禪師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七

對機門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潭州廣惠賁琳禪師　金陵保寧子英禪師
撫州明水法遜禪師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
安州白兆山珪禪師　壽州福昌歸才禪師
廬州浮名法因禪師　太平州吉祥訥禪師
廬州廣惠沖雲禪師　浮槎山福嚴初禪師
昇州德山仁繪禪師　澧州壽聖用旻禪師
筠州瑞相子來禪師　廬州眞空從一禪師
廬州承天目禪師　南京安福子勝禪師
舒州甘露德顒禪師　金陵正覺道淸禪師
金陵天禧惠嚴禪師　襄州乾明廣禪師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　廬州澄惠義端禪師
廬州北天王益禪師　衛州元豐燈禪師
廬山棲賢智柔庵主
潭州石霜山居晦禪師
廬州興化淨甄禪師
蘄州三角山淸禪師
漢陽軍大別道常禪師
壽州安豐法信禪師
岳州永慶惟簡禪師
汀州寶持惠月禪師
鼎州德山妙湛禪師
筠州大愚如照禪師
舒州興化當禪師
澧州欽山繼明禪師
潭州詩雍親禪師
郢州芭蕉宗諒禪師
南岳雲峯文月禪師
渝州覺林遂禪師
廬州天王義安禪師

筠州崇德僊禪師　金陵興教濟禪師
長安薦福永堅禪師　羅浮山齊德禪師
溫州護國淳禪師　處州普照有明禪師
信州靈鷲惠明禪師　常州開和法顒禪師
蘇州天峯佛印禪師　福州神光道芳禪師
越州禪惠法欽禪師　廬山兜率景常禪師
已上二十八人未見機緣語句

東京法雲禪寺惟白佛國禪師向下語句已曾進上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八

對機門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杭州佛日智寸禪師法嗣九人一人見錄
澧州夾山白齡禪師
杭州千頃允旻禪師
潭州廣敎有金禪師
信州龜峯重仁禪師　越州寶嚴靈禪師
杭州龍興如邈禪師　蘇州惠日道詳禪師
常州善權珊禪師　杭州千頃省孜禪師
已上八人未見機緣語句

東京惠林覺海禪師法嗣八人四人見錄
東京華嚴佛慧禪師　常州廣福法照禪師
眞定永泰智航禪師　常州壽聖子邦禪師
揚州石塔戒禪師　壽州福昌義端禪師
潭州白鹿仲豫禪師　池州景德元泰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眞州長蘆廣照禪師法嗣二十三人十三人見錄

滁州瑯琊宗初禪師　滁州龍蟠道成禪師
眞定府宗頤禪師　欽州普滿明禪師
和州褒禪溥禪師　滁州寶林道輝禪師
眞州靈岩志原禪師　潭州等覺法思禪師
壽州壽春法岸禪師　眞州定山文彥禪師
荊南護國紹通禪師　南京法寶德一禪師
池州乾明寶惠禪師　楊州建隆智因禪師
明州五峯普艮禪師　筠州大愚喜禪師
高郵軍乾明道榮禪師　長安薦聖重洪禪師
滁州寶林智臯禪師　蘇州佛日覺禪師
揚州甕熙叔則禪師　隨州普光猷韶禪師
欽州普滿法滋禪師
已上十人未見機緣語句

北京天鉢文惠禪師法嗣六人三人見錄

衢州元豐清滿禪師　西京善勝眞悟禪師
思州祖印善丕禪師　齊州仙洞山仙禪師
青州義安惠深禪師　青州定惠法本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抗州法雨惟鎮禪師　舒州王屋山燈禪師

潭州東明惠遷禪師　彰法文素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洪州章江寶全禪師

和州褒禪沖會圓智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　舒州甘露明廣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錄

台州佛窟可英禪師　明州岳林曇振禪師
杭州中天竺禪惠禪師
台州景德藏院法嵩禪師
筠州聖壽文諒禪師　台州南山資聖本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汀州開元智潭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　汀州南禪道誠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虔州慈雲慶瑫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虔州廣慈道傳禪師

金陵蔣山佛惠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滁州幽谷祐禪師　郢州興國法雲禪師
衢州九峯殊甫禪師　蘇州薦福忠資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善果懷演庵主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玉池沖儼禪師

彭州惠日堯禪師法嗣一人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九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建中靖國續燈錄中帙目錄

0025

建中靖國續燈錄下帙目錄　〔宋〕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一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二十人九人見錄

東京智海佛印禪師　廬山羅漢系南禪師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　郢州子陵山瑜禪師

舒州海會守從禪師　洪州景福省悅禪師

台州寶相元禪師　泉州長興德寶禪師

泉州南峯永程禪師　撫州石鞏戒明禪師　汀州太平嘉叢禪師

撫州羅漢幕評禪師　郡州承承愍禪師

舒州北臺行新禪師　漢州馬溪山禾禪師

臨江軍天長崇教禪師　安州延福脩嚴禪師

吉州祥符有通禪師　衢州棠湖道淵禪師

福州靈峰雅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

福州玄沙明慧合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大中慶慧遠杲禪師

湖州報本惠元禪師法嗣七人二人見錄

蘇州永安傳燈禪師　湖州鳳凰山得亨禪師

湖州鳳凰山德亮禪師　台州景德十方澄禪師

蘇州高峯文縱禪師　蘇州高峯圓脩禪師

湖州報本宗澄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

楊州建隆昭慶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荊門軍玉泉超禪師　蘇州泗州用元禪師

常州薦福岑禪師　無機緣語句

洪州黃龍山肅禪師法嗣十人二人見錄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　筠州百丈維古禪師

澧州洛浦觀通禪師　漢州清泉道靈禪師

綿州法敎疑禪師　信州西峯元弼禪師

嘉州月殊神鑒禪師　彭州永寧信詮禪師

邛州鳳凰山有璲禪師　興元府埀洪法滿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

衢州南禪雅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衢州璩源普印禪師　衢州龍游清顯禪師　衢州石門永熙禪師

福州禪林永覺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二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杭州慶善普能禪師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三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洪州泐潭山眞淨禪師法嗣十七人八人見錄

洪州兜率從悅禪師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　永州太平安禪師
廬山歸宗杲禪師　南嶽上封慧和禪師
衢州超化靜禪師　筠州五峯淨覺禪師
筠州洞山梵言禪師　筠州黃蘗道全禪師
南安軍嘉祐賛禪師　成都府嘉祐道用禪師
眉州北禪惟孝禪師　筠州九峯希廣禪師
梓州雍熙道光禪師　眉州象耳山惟古禪師
撫州曹山慧言禪師
已上九人未見機緣語句

蘄州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蘄州月頂倫禪師　蘄州烏崖楚清禪師
蘄州照化希紹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筠州黃蘗山惟勝禪師法嗣十五人

成都府照覺紀白禪師　遂州廣利文易禪師
潭州石霜允眞禪師　成都府普通了如禪師
邛州大平齊禪師　懷安軍雲頂表奇禪師
漢州馬溪惟廣禪師　漢州天王居岸禪師
漢州承天處幽禪師　雅州西禪燈禪師
資州寧國希則禪師　東州望川山道古禪師
遂州靈泉悟僊禪師　嘉禪峨嵋居約禪師
南嶽馬祖懷嚴庵主
已上十五人未見機緣語句

洪州上藍寺順禪師法嗣三人

洪州祐聖雲智禪師　永康軍方廣繼通禪師
彭州金顏逸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洪州上藍寺晉禪師法嗣一人

洪州雙溪如奎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江陵護國月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江陵護國惠本禪師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法嗣一人

南嶽高臺德基禪師
未機緣語句

福州大中誌禪師嗣一人

蘇州虎丘文湛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法嗣一人

信州靈鷲有琦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杭州淨土思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靈鳳山詮禪師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

潭州石霜山琳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鼎州德山宗什庵主　襄州臥龍思顯禪師　鼎州慶和懷慷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四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八人六人見錄

明州育王寶鑒禪師　成都府南禪光澡禪師

梓州塈川契宣禪師　漢州醋頭濟岸禪師

彭州定山修學禪師　彭州定山交普禪師

磁州禪林善從禪師　陝州雲蓋子思禪師

已上六人未見機緣語句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五世

廬山羅漢系南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南嶽雲峯惠昌禪師　舒州浮山德宣禪師

江陵護國本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岳州君山普淨禪師

洪州溈潭山應乾禪師法嗣七人三人見錄

廬州興化可都禪師　潭州道吾楚方禪師

袁州崇勝密禪師　洪州景福夏玉禪師　衡州開福德秀禪師

興化軍高田有需禪師　潁州薦福眞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山圓通可僊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溫州淨居佛日禪師　蘄州明招文慧禪師

澧州浮山法眞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東京褒親有瑞佛海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安州壽寧完禪師　安州興國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南嶽承天自賢禪師　南嶽承天惠連禪師

廬陵香山惟德禪師　南嶽草衣慶時禪師

洪州兜率從悅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錄

洪州兜率惠照禪師　袁州楊岐山圓禪師

撫州永安了常禪師　處州慈雲明璽禪師

洪州兜率惠宜禪師　舒州投子道勝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黃州栢子山德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

澧州夾山純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澧州欽山普初禪師　澧州洛浦惟昉禪師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東京智海院智清佛印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　泉州乾峯圓惠禪師

南嶽福嚴鳳禪師法嗣三人

泉州北嚴法融禪師　興化軍龍杞以定禪師

袁州鐖法安銛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臨江軍惠力可昌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臨江軍惠力源禪師　袁州福聖常樞禪師

潭州雲溪文慶禪師　臨江軍慧燈擇英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山開先行瑛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廬山開先海評禪師

洪州上藍希鑒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洪州大寧文廣禪師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法嗣一人

鄂州靈竹德宗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襄州洞山文英禪師法嗣一人

成都府正法無照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法嗣一人

蘄州德章山楚當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

饒州妙果德圓禪師　饒州密嚴善忠禪師

舒州鶴林智璘禪師　饒州崇寧慶舒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法嗣三人

舒州海會慧宗禪師　蜀州大明院明禪師

峨嵋牛心山延福達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成都府昭覺白禪師法嗣二人

邛州鐵像嵩禪師　成都府安像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潭州大潙山祖瑃禪師法嗣一人

建州乾元希式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五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四世

東京法雲寺大通禪師法嗣四十九人 十四人見錄

婺州寶林寶覺禪師　杭州淨慈寶印禪師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　蘇州吳江法晏禪師

越州天衣惠通禪師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

鄭州資福寶月禪師　杭州徑山常悟禪師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　溫州雙峯佛海禪師

郴州圓明希古禪師　越州五峯子琪禪師

通州狼山惠禪師　西京韶山雲門信禪師

杭州鹽官諒禪師　宣州南陵有明禪師

越州天章澄濟禪師　福州龜洋法海禪師

福州報慈有聰禪師　福州西方可宏禪師

福州瑞峯慧濟禪師　福州靈巖智常禪師

杭州華藏利聰禪師　睦州廣靈德行禪師

越州天衣辨禪師　漢陽軍丈別實相禪師

常州感慈慶悟禪師　秀州崇德淳禪師

婺州涵碧道安禪師　處州水西遠禪師

杭州萬壽海仙禪師　越州雲門用昇禪師

撫州黃山悟先禪師　處州曇慧禪師

婺州明招子嶧禪師　越州長慶思政禪師

越州西院用[illegible]禪師　筠州蘊璞禪師

越州明覺惠皋禪師　越州資慶印禪師

越州寶嚴子鑑禪師　越州羅漢交禪師

高郵醴泉慧初禪師　衢州太平普志禪師

盧州報恩懷立禪師　明州大梅智華禪師

婺州承天普安禪師　袁州崇勝希肇禪師

處州治平子徽禪師

已上三十五人未見機緣語句

舒州投子山修顒證悟禪師法嗣五人 三人見錄

壽州資壽灌禪師　西京白馬江禪師

鄧州香嚴智月禪師　壽州文殊法聰禪師　鄭州資壽明澤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潤州金山善寧法印禪師法嗣六人 三人見錄

秀州禪悅知相禪師　婺州普濟圓濟禪師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　衢州仙居有靈禪師　溫州太平簡才禪師

蘇州勝法道綱禪師

已上三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山開先心印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

金陵保寧子英禪師法嗣三人 二人見錄

南康軍承天勤禪師　廬山羅漢壽修禪師

瀘州吉祥齊果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太平州隱靜山守儼禪師法嗣二人

明州廣惠宗賢禪師　明州吉祥法顯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常州南禪智覺慧禪師法嗣二人

越州寶林道方禪師　越州蕭山法登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秀州本覺守一法眞禪師法嗣七人二人見錄

臨州越峯粹珪禪師　福州蕭山本明禪師

越州福果峯華禪師　明州西峯惟辯禪師

常州法濟元斌禪師　福州牛頭翌先禪師

秀州本覺欽禪師

已上五人未見機緣語句

台州瑞巖有居禪師法嗣一人

天台護國元瑞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睦州廣靈希祖佛印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睦州烏龍廣堅禪師　處州仙巖懷義禪師

睦州清溪智誠禪師

壽州資壽圓澄巖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鼎州彰法嵩禪師　婺州寶山公遠禪師

岳州乾明覺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岳州平江應圓禪師　岳州寶積清及禪師

天台護國靈祐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資聖則圓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滁州瑯琊誠禪師法嗣一人

復州北塔善初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眞定府洪濟清滿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相州長興宗朴禪師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法嗣八人見錄

潤州金山佛鑑禪師　興元府乾明永因禪師

婺州智者山紹光禪師　泗州普照法最禪師

和州慧濟普虔禪師　楚州勝因崇愷禪師

沂州福聖仲易禪師　磁州元符二祖果禪師

盧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五世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袁州興化德觀禪師　天台護國妙機禪師

杭州淨慈楚明寶印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溫州靈巖德宗禪師　楚州寶應法照禪師　湖州常業本然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六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

郢州大陽山警延明安禪師法嗣十八人二人見錄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西川雲頂鵬禪師

益州覺城道齊禪師　越州雲門遇禪師

天台太平惠空禪師　蘄州四祖處仁禪師

鄧州大陽山新禪師　襄州洞山存禪師

安州延福禪師　越州雲門寶印禪師

已上八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法嗣七人三人見錄

郢州大陽楷禪師　西京少林恩禪師

除州龍蟠山廣禪師　沂州洞山雲禪師　長安福應文禪師

兗州光化群禪師　南岳延洪普禪師

已上四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郢州大陽山楷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西京龍門南禪師　西京招提寶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雲居山道齊禪師法嗣三十七人五人見錄

蘇州翠峯洪禪師　明州金鵝虛白禪師

洪州山藍普禪師　杭州承天義海禪師

廬山萬杉廣智禪師　廬州報恩行思禪師

揚岐居滋禪師　興國洪禪師

玄寂義勤禪師　信州鵝湖令新禪師

蘇州慶思禪師　清化智聰禪師

饒州仁鑒禪師　撫州保麟禪師

西蜀義詮禪師　安德玄邃禪師

雲龍子才禪師　九峰子玄禪師

化土會平禪師　舒州三祖岳禪師

上方子澄禪師　越州承雅禪師

楊岐惠海禪師　南岳彥詮禪師

建山智果禪師　明州雪竇遇新禪師

湖州報本義海禪師　越州象田德圓禪師

岳麓永柔禪師　湖州報本義圓禪師

明州智達禪師　郴州文靜禪師

江州圓通利柔禪師　明州育王居素禪師

饒州薦福臻禪師　化城自顯禪師

廬山羅漢懷端禪師

已上三十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法嗣八人六人見錄

筠州靈峰道誠禪師　眞州長蘆賢禪師

袁州崇勝道珍禪師　綿州富樂智靜禪師

越州天衣昭愛禪師　袁州仰山擇和禪師

廬山羅漢齊因禪師　廬山萬杉懿宣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山棲賢澄諟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湖州西余山榮禪師　南岳福嚴省賢禪師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　廬山棲賢智通禪師
越州石佛崇禪師
已上二人未見機緣語句
杭州臨安功臣覺軻心印禪師法嗣一人
蘇州寶華懷古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二世

杭州靈隱文勝禪師法嗣十五人五人見錄
杭州靈隱慧照禪師　杭州南院清禪師
江寧府保寧宗禪師　江寧府清涼慈化禪師
越州石佛肴宛禪師　杭州興教保威禪師
杭州廣果隆禪師　杭州妙嚴洪禪師
杭州廣法歸穆禪師　秀州永安錫禪師
秀州永安紹禪師　杭州佛日子昇禪師
溫州護國泯禪師　杭州安業照禪師
郢州圓寂修慶禪師
已上十八人未見機緣語句
杭州能華悟乘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溫州靈巖宣密禪師
明州瑞巖山義海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
湖州報本拙禪師
未見機緣語句

明州大梅保福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
洪州章江昭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蘇州萬壽法印禪師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婺州華藏虎外禪師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　婺州寶林文慧禪師
一人未見機緣語句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四世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婺州承天仲顒禪師　天台護國介豐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
婺州寶林文慧禪師法嗣二人
信州祥符旻度禪師　湖州宣化德湧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七

拈古門

明州雪竇重顯明覺禪師二十則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三則
東京淨因懷璉大覺禪師三則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八

頌古門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九

偈頌門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三十

偈頌門

建中靖國續燈錄目錄下帙終

詳對經弟子　黃端
都句當藏主沙門　靈鑒
都勸首住持傳法沙門　普明
證會　靈應侯王

御製建中靖國續燈錄序　〔宋刻〕

昔釋迦如來之出世也受燃燈之記生淨飯之家分
手指乎天地而眞機已露遊門覩於生死而幼緣頓
寂及手倡道鷄園騰芳鷲嶺無邊剎境遂現一毫之
端大千經卷畢出微塵之裏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
葉而書則一時聖教雖傳於慶喜持花而笑則正法
眼藏已付於飲光自達磨西來寔爲初祖其傳二三
四五而至於曹溪於是双林之道逾光一滴之流浸
廣自南嶽淸原而下分爲五宗各擅家風應機詶對
雖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影齊施
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派演迤枝葉扶踈而雲門臨
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朕膺
天寶命紹　國大統恭惟
藝祖闢度門於縣寓
太宗闡秘義於敷天
章聖傳燈於景德
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眞風協助
神化以成無爲之治者也於皇

神考尤鄉空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創二禪剎
關惠林於東序建智海於右廡逮壬戌之歲以今越
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
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輝光
叢林鼎盛天下之襲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
今敦禮以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所集建中靖
國續燈錄三十卷來上且以序文爲請惟白探最上
乘了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愜至
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
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
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
今續燈之名蓋燈燈相續光光涉入義有在於是矣
噫圓澄覺海本含褁於十方生滅空漚遂沉淪於三
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織妄相成轉入諸趣良可悲
也若迴光內照發眞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傳
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擎妙喜之世
界彈指以現莊嚴之樓閣神通運用眞不可得而思
議哉嘉與有衆絺此勝緣俱離迷津偕之覺路斯朕

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十五日。賜序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一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正宗門

爾時世尊種智圓成。熏修示迹。悲深願廣。應現受生。性潔霜花。心馳雪嶺。逾城午夜。習想六年。沐尼連河。詣菩提樹。坐金剛座。敷吉祥茅。諸定遍修。明星現悟。願成正覺。等念含生。四十九年。三乘顯著。拈花普示。微笑初傳。對大衆前。印正法眼。囑行教外別付上根。蓮目普觀。華偈親說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爾時摩訶迦葉尊者分坐傳衣。因花悟道。巖間石室演法度生。世尊示滅。結集聖教。斥出阿難。未盡諸漏。畢鉢巖前。磐陀石上。坐至中夜。便證道果。即現神通。透石而入。於是迦葉付正法眼。而說偈言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不法

爾時阿難尊者坐石悟道。結集聖言。一唱我聞。三疑頓息。大事既辦。將求宗嗣。諳常水河。化爲金地。集諸聖衆。願得道弟子商那和修。付正法眼。而說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爾時商那和修尊者。著自然衣。而爲示生。作大商主。忽悟無常。聞佛入滅。投阿難出家。而證道果。一日見長者子優婆毱多。而問曰。汝年幾耶。毱多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汝性十七。毱多覩師問曰。師髮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和修遂與授戒。傳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爾時優婆毱多尊者。十七出家。二十證果。廣度有情。籌盈石室。有長者子名曰香象。投師出家。師乃問曰。汝身出家。汝心出家。答曰。我所出家。非爲身心。師曰。

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既是常故諸佛亦常本來心相其體亦然師曰汝今大悟心自明了豁然頓證易名提多迦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本有心　非心非本法

爾時提多迦尊者金日出照甘泉泛涌應瑞而生實亦希有出家得道傳法度人有彌遮迦尊者見師慈相便省夙因棄本仙術而求聖果殷懃問曰我於仙道更無進趣唯守虛靜不達至理師曰佛言修仙教學小道似縄牽汝可自知之若棄小流頓歸佛法大海便證無生彌遮迦聞語頓證妙道即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爾時彌遮迦尊者棄仙投佛出家悟道行化北天祥雲現相有婆須蜜多者身體嚴淨手執酒器而問師曰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汝當稱名吾即知矣曰姓頗羅墮名婆須蜜師曰佛記於汝當紹禪祖即捨酒器頓悟夙因出家受具深入覺道彌遮迦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爾時婆須蜜多尊者自省夙緣置器出家遊行諸國廣作佛事有佛陀難提曰我今欲與尊者論義師曰義即不論論即不義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即自悟心便即敬伏求師出家願可濟度師知傳法時至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爾時佛陀難提尊者頂有肉珠光明瑩徹智慧淵沖辯捷無礙有伏馱蜜多而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師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

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是妙偈。頓入佛道。五體投地。深自慶躍。即與剃度。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虛空無內外　心外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眞如理

爾時伏馱蜜多尊者。生五十年。唯坐一床。口不曾言。足不履地。聞偈得道。傳法利人。有難生者。求師出家。即與剃度。羯磨之際。祥光上燭。仍感舍利。顯為瑞應。長坐不臥。習常精進。通達法性。便證道果。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爾時脇尊者。處胎六十年。神珠夢應。而遂誕生。滿室光明。非謂凡光。既得道果。利物為先。至一林中。地變金色。有富那夜奢。至師前合掌而立。師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問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問曰。汝不定耶。答曰。諸佛亦然。問曰。汝非諸佛。答曰。諸佛亦非。師知是法器。傳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爾時富那夜奢尊者。心明博達。性無所求。過脇尊者。得法化導。遊行。有馬鳴大士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汝既不識。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曰。鋸義者何。曰。與汝平出。曰。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開悟。因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迷故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爾時馬鳴尊者。以有作無作諸功德。勝聞木義。得法轉妙法輪。有大魔王。與師捔力。即現本身。禮拜懺過。師曰。汝名誰耶。答曰。我名迦毗摩羅。師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師曰。汝化性海得否。答曰。何謂性海。我未曾知。師曰。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忽然悟入性海。遂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了悟法　非取亦非離

爾時迦毗摩羅尊者本習外道歸心佛乘游西印土至一深山有龍樹尊者出迎問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聖何枉神足師曰我非至聖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即與度脫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爾時龍樹尊者具大智見無所不通弘闡宗教古今希有一日提婆相訪師令侍者將滿鉢水示之提婆投一針欣然契會師意即延語道又現圓月相示之復契妙旨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爾時迦那提婆尊者幼而博識才辯縱橫遐邇名播諸國所推自顧胸懷殊無所愧投針契道廣利群生有羅睺羅多者以木耳因緣問師師以頌示之感悟前因投師出家即證道果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爾時羅睺羅多尊者出家傳法隨處利生至室羅筏城金水河上有僧伽難提安然入定伺候七日方從定起師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師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師曰既不失定相何物動靜曰動靜非物物非動靜師曰此義不然往反徵問詞折義屈心意豁然稽首歸依願傳玄旨因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爾時僧伽難提尊者寶莊嚴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令毋信向後習禪定繼祖時至遂傳心印廣化衆生有一童子手持寶鏡投師出家俾爲給侍因風吹殿上銅鈴響師問曰風鳴耶鈴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師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師曰善哉善哉眞達佛理遂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既一作說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爾時伽耶舍多尊者。持鏡出家。聞鈴證道。遂游諸國。觀氣求嗣。有鳩摩羅多。見而問曰。師是何人。師曰。我佛弟子。羅多聞語。神識悚然。却復還家。閉于門戶。師卽徐至扣門。羅多應曰。此舍無人。師曰。道無者誰。羅多忽悟。必是智人。開門禮敬。辨狗驗金。遂得道果。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萠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爾時鳩摩羅多尊者。爲自在天。聞法利根。繼祖時至。降生人間。驗金得果。濟度群品。有闍夜多問曰。我家信佛。常縈疾苦。隣舍旃陀。所作如意。彼何幸而我何辜。師曰。何足疑乎。且善惡報應。有三世焉。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亡因喪果。虛招罪咎。殊不知影響相應。毫釐靡忒。經百千劫。亦不磨滅。闍夜多聞語。頓釋所疑。深悟業理。志求出家。於寶塔前。剃髮授戒。佛放光明。卽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旣無得　何懷決不決

爾時闍夜多尊者。智慧淵沖。化導無量。羅閱城中。廣興佛事。有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誦。師見而問曰。汝如此精進。與道遠矣。設經塵劫。皆虛妄本。曰師蘊何德而譏於我。師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故名曰道。婆修聞師示誨。發無漏智。敘陳夙因。傳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此解　通達事理竟

爾時婆修盤頭尊者。在胎遇記。必爲世燈。生長苦行。而獲道果。遊行至那提國。國王子摩拏羅。投師出家。得大神力。頓悟心宗。當紹祖位。傳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爾時摩拏羅尊者捨王宮業出家證道信香爲瑞往月氏國有鶴勒那問龍子何聰鶴衆何感師論其夙因心即開悟又復問曰我今當修何業令鶴衆轉得人身師曰佛有無上法寶展轉相傳我今付囑汝宜信受無令斷絕廣度有情鶴衆因此而得解脫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難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亦無憂

爾時鶴勒那尊者生時天花散綵金錢布地收養王宮廣現神變後出家傳法隨處指迷有師子比丘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師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師曰若有用心即非功德若無用心即是佛事師子聞說心即開悟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爾時師子尊者問道傳法開誘五衆名聞遐邇人天欽服有長者携一子拳一手而禮拜師問曰可還我珠其子即開手獻珠衆皆驚異師具說前因即度出家名婆舍斯多師將還夙債預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爾時婆舍斯多尊者母夢神劍即覺有孕既誕遇師子尊者顯發夙因密傳心印至南天竺國摧伏外道國王太子不如蜜多投師出家師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太子曰我今出家不爲其事師曰不爲其事因何出家太子曰我所出家即爲佛事師曰若爲佛事當何所作太子曰無所作者即眞佛事師嘆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與授具大地震動靈異頗多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爾時不如蜜多尊者捨太子位投尊者出家傳法利生至東印土有婆羅門子街巷游行無定師問曰汝行何急答曰師行何緩師曰汝今何姓答曰與師同

◆定懸足

姓師曰汝憶前事否答曰我念遠劫與師同居師曰共爲何事答曰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師曰今日所談深契夙因即度出家名般若多羅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爾時般若多羅尊者既得法已行化南印國王太子共所欽敬因以寶珠爲施師復示問各陳所見唯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是世珠未定爲上於諸珠中心珠爲上師有其道其寶即現師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爲相答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師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答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師曰於諸物中何物最大答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既見問答精妙即與落髮感白日月現地三震動便證聖果付正法眼藏而說而偈言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因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爾時唐土初祖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太子也施珠辨義發明心地於諸法性頓得通量傳法時至遠來此土梁帝不契面壁少林有神光法師立雪斷臂堅求諸佛要道師爲易名慧可一日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乞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師又誨曰汝可內息諸慮外息諸緣可忽頓證而告曰弟子已息諸緣師曰莫落空否可曰不落空師曰以何所證言不落空可曰明明了了無覺無知師曰如是如是師將歸西天示門人曰汝等各陳所見吾欲付西天衣鉢以爲表證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我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如我所見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慧可最後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遂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illegible]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爾時二祖惠可正宗普覺禪師。立雪斷臂。傳鉢授衣。繼闡玄風。博求法嗣。有一居士。聿來設禮。問曰。弟子久纏風恙。乞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性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居曰。今日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居士曰。弟子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師深器之。曰。汝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即與落髮。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曾生

爾時三祖僧璨鏡智禪師。懺罪得道。落髮傳衣。任緣利人。居無常處。有沙彌道信。見師問曰。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答曰。無人縛。師曰。既無人縛。何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侍奉九載。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爾時四祖道信大醫禪師。生而超異。頓悟空宗。入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續祖風。將求嗣法。於黃梅路上。見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見問曰。汝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答曰。佛性空故。所以言無。師識其法器。俾為侍者。後付正法眼藏。而說偈言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性合　當生生不生

爾時五祖弘忍大滿禪師。童兒得道。乃栽松道者。後身居黃梅東山。大振玄風。有盧居士。遠來。師曰。汝什麼處來。答曰。嶺南來。師曰。來作什麼。答曰。來求作佛。師曰。汝嶺南人。無佛性。答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師叱曰。著槽廠去。即入碓坊。服勞杵臼。腰間墜石。晝夜不息。傳衣時至。遂命入室。乃謂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無上妙法。眞實圓明。今付於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有情本下種　因地果還生

◎遠祖首遇下同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爾時六祖慧能大鑑禪師賣樵聞經頓悟心印遠至黃梅求其密證遂傳衣鉢隱于懷集因辨風幡發揚大事道俗皈依龍天瞻仰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當機開悟密契潛符猶如時雨普潤一切將欲歸眞遂告衆曰汝等信根純熟決定無疑衣鉢不傳各任大事依吾行者定證聖果普告大衆而說偈言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南嶽懷讓禪師師到曹溪祖師問曰從什麼處來師曰從嵩山安國師處來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師八年後一日忽省而告祖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只是不汚染祖曰只這不汚染諸佛所護念汝今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子蹈殺天下人去在汝善護持後居南嶽傳正法眼

盧陵淸原山行思禪師師到曹溪參禮祖師問曰當何所務即得不落堦級祖師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堦級師曰聖諦尙不爲何堦級之有祖曰如是如是汝善護持曹溪學衆雖多師居第一後歸淸原山弘揚此事傳正法眼

江西道一馬大師在菴中坐次讓和尙問曰在這裏作什麼師曰坐禪讓曰坐禪圖什麼師曰圖作佛讓有間取甎於庵前磨師曰磨甎作什麼讓曰磨甎作鏡師曰磨甎豈得成鏡讓曰磨甎既不成鏡汝坐禪豈得成佛師悚然起立問曰如何即是讓曰汝若坐禪禪非坐臥汝若坐佛佛非定相譬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忽頓悟侍奉十年日益微奧後在江西隨處傳正法眼

南岳石頭希遷禪師投六祖落髮稟旨尋思三年方悟其意逕往淸原思和尙問曰子什麼處來師曰曹溪來思曰汝到曹溪得箇什麼師曰未到曹溪亦不曾失思曰若恁麼何用到曹溪師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思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後居南岳傳正法眼

洪州百丈懷海大智禪師一日隨馬大師遊田中見野鴨子大師問是什麼師云野鴨子少須鴨子飛去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師云飛過去也大師扭師鼻師作忍痛聲大師云又道飛過去師因有省後住百丈傳正法眼

澧州天皇道悟禪師初參徑山國一禪師次至馬大師宗席皆契心要後到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師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撮得虛空麼師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已知汝來處師曰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師曰雖然如此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誰是後人師從茲頓悟後住天皇傳正法眼

筠州黃蘗希運禪師初參百丈問曰師參馬祖有何因緣百丈舉再參因緣師不覺吐舌百丈云作什麼師云今日因師見馬大師大機之用百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師云我不識馬大師我若嗣他恐喪我兒孫百丈曰如是如是後師賫機感非一住黃蘗山傳正法眼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一日問天皇和尚曰弟子久事於師未蒙指示天皇曰每日無不指示師曰什麼處是指示天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受汝若和南吾便起手師因開悟後住龍潭傳正法眼

鎮府臨濟義玄禪師初參黃蘗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發問黃蘗打六十拄杖至大愚舉此因緣愚云黃蘗得恁麼老婆心師忽頓悟便歸侍奉黃蘗後往河北闡化傳正法眼

鼎州德山宣鑑禪師侍立龍潭夜深下去既黑龍潭點紙燭與師師纔接潭即吹滅師忽大悟作禮龍潭曰子見什麼道理師曰從今日已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龍潭次辰示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利劍眼似流星口若血盆面生黑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後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即焚却文字便行後住德山傳正法眼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初參臨濟發明後遇大覺打二十棒因悟臨濟參黃蘗因緣後出世住興化繼嗣臨

濟傳正法眼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尋到德山師資緣契一日問曰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師忽悟如桶底脫因至鼇山嚴頭作證自巳胸襟流出可以蓋天蓋地後歸雪峯傳正法眼

汝州寶應南院慧顒禪師參興化和尚大悟玄旨密契宗風啐啄㸃機主賓互換當鋒譏敵獨冠諸方居南院道場傳正法眼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心地尋入嶺參雪峯一日遇陞堂僧問如何是佛峰云蒼天蒼天師聞忽釋所疑契會宗要後廣主劉氏請居雲門傳正法眼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初參鏡清發明祖意後參南院師纔至門院云入門須辨主師云端的請師分院以左手拍膝師便喝院以右手拍膝師又喝院舉左手云遮裏即從汝舉右手云那裏作麼生師云瞎院拈拄杖師云奪却拄杖打和尚莫言不道院云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鈍致師云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曾到此間否師云是何言歟院云端的問汝師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師即展禮後嗣宗風應潙仰懸記大振祖機傳正法眼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遍參知識常誦法華經到風穴會中一日遇陞堂風穴示衆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良久便下座師曰此頓悟心宗遂入室具陳所證風穴再問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汝作麼生會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然之後住首山傳正法眼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人也積習熏聞孤標異俗去飾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扣問歷參知識七十餘員最後受印汝州念禪師由是名聲頗聞緇素嚮慕前後八請皆不一諾淳化四年道俗千人迎至西河方止斯院門庭峻捷玄機莫湊所印可者皆爲道器德譽洋洋名播　上國都尉李侯請居潞府承天彼方士民灑涕遮留師謂專使曰暫赴廚饌食畢取書既而詣之不起于座巳趣圓寂闍維後收舍利起塔師平生閱大藏經六遍提綱宗要一十策

其餘應物機緣具如本傳
問心地未安時如何師曰誰亂儞僧曰爭奈這箇何
師云自作自受問學人未悟時如何師云誰言未悟
僧曰悟後如何師云莫詐明頭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云巖高松冷徤澗曲水流遲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靑絹扇子足風涼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
師云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陝府
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河西弄師子問
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親曬飲光前僧曰如何是第二
玄師云絕相離言詮僧曰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明鑑
照無偏僧曰恁麼則三玄已超今古外九天皆唱太
平歌師云杲日舒光無不照幽冥盡耀豁乾坤
上堂云夫參學者須具本分眼目臨機別取邪正不
受人謾不被佛祖所滯不隨言語所轉不被諸法所
惑不依一切神妙解會凡有來者盡皆驗破何故伊
倚會解展弄機鋒求覔知見問佛問祖向上向下自
意祖意皆可打伊直饒一切不依恰好點罰萬水千
山恰好喫棒到恁麼時是箇漢始得凡有編辟言句

※每卷有題言今存初一刪除其他

或蓋或覆將來辨主眼目或呈知見擎頭戴角一識
得盡好打也或只當面識破或明貶之辱之狀似軒
鏡臨臺有何魍魅可現乎何故狐狸能隱本狀者也
珍重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一

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普明收印經板
頭錢恭為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國郡官僚同
資 祿位彫造
續燈錄印板一部計三函 時崇寧二年十月
日謹題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匡眞禪師法嗣

成都府香林澄遠禪師姓上官氏漢州緜竹人也投

成都眞相院出家十六歲圓具後離蜀入秦登靑峰躡子陵旋之荊湘參後龍牙有發機之地尋過嶺攝衣雲門匡眞禪師請益祖意大豁所疑侍奉十有八載日探玄旨復歸成都請住導江水請宮吳將軍院甲子歲嘉王奏請師住香林禪院雍熙四年丁亥二月知府密學宋公璫請至普安院安下十二日偏辭衆官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遮僧風狂八十歲行去那裏密學曰大善知識去住自在至十三日示衆云老僧四十年來不能打得成一片言訖坐逝府主爲

烏疑鄔

師作喪主十六日歸葬香林院方丈之北烏

問法身極則處請師一言師曰出入自在僧曰未審如何保任師云親自聞知問師子窟中無異獸香林密意付何人師云此之一問闔國盡知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爲象竭力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闍梨還記得麼僧曰適來已祇對和尚了也師云禍出私門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合掌當胸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露也問大道眞源如何得到師云問者是誰僧曰作何道業即得與道相應師云無備用

滅當作威

同疑回

心處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擅特羅浮僧曰學人未省乞師垂示師云幸不去遠問大肯底人更有疑也無師云冥冥獨語問大了底人如何決擇師云蘆過多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覿面相呈更無餘事僧曰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云不用氣力問如何是三身佛師云狐非師子類僧曰如何是三身中人師云燈非日月明問佛法兩字爲什麼轉說轉新師云與天下人作牓樣僧曰直得句下無私時如何師云進道有門問滅音王已前是什麼人先悟師云名流天地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云坐久成勞僧曰便回轉時如何師云墮落深坑問如何是地獄中人師云警然多劫僧曰修何行業即得如是師云不改舊時容僧曰畢竟如何師云千里不同頭問如何是祖意師云靈機自照僧曰如何是教意師云遮裏是什麼所在僧曰祖意與教意相去多少師云速禮三拜問生死海中出頭不得者如何提接師云酌然不虛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云闍羅天子僧曰來後如何師云大宋國裏問不出

門而知天下時如何師云大海裏藏身問不犯日前事來機何辨的師云十字路頭華表柱問一舉便及第時如何師云跨跳上天走過東海僧曰恁麼則撒手那邊去也師云蝦跳不出斗問如何是心出家師云牛頭㧗櫨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熏天炙地問如何是諸佛心師云妄想中注脚僧曰如何是和尚心師云向闍梨道什麼問三界茫茫如何止息師云妙機在掌僧曰更有用心處也無師云事不重言問諸佛從何證得師云莫虛此問僧曰得證後如何師云百草頭上問眞妄俱泯時如何師云闍梨善問香林善對僧曰還得細意也無師云適來問什麼問本來無一物將何指示人師云黑底黑白底白僧曰意旨如何師云一人纔了一人來問起坐相隨爲什麼不覿其容師云圖他一粒米問如何是和尚方便門師云更無別說僧曰便與麼去還合道否師云千江萬水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所問端的僧曰究竟如何師云前後際斷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什麼母入地獄師云礭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清機不

可一作合

在掌僧曰磨後如何師云歷歷在當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早朝不審晚後珍重問一塵含法界九世剎那分未審一塵從何起師云起也問格外之談什麼人得聞師云須彌山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云靈龜曳尾僧曰未審是眞是假師云劍利者可知

師云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儞若識不得祇是被人熱瞞將去且問儞諸人是儞參學日夕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儞且釘釘喚什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儞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收得元本契書如人買田尙乃須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奪却儞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儞且喚什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劍利底纔聞與麼

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儞自己天地差別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老僧與儞證明若覓不得去且依行隊

上堂云諸上坐古往今來祇是一箇無事人不造作不攀緣無所得一念相應不受後有不見病惱逼迫四大本空五蘊虛假起心動念有少疑慮盡屬魔民皆落妄想若得實地順逆皆通實際理地無法當情凡有施設不住前塵物物當體都無所得本來解脫不假功成故曰一切法常住且無儞加減處盡十方法界一塵一剎頭頭並是一眞人體皆是受由門庭若離此外別有何見並是捏目生花三頭二首外道邪魔鬼神群隊且不編入本性與儞自己了無交涉

上堂云諸人還見有衆生界麼還見有上來下去麼還見有諸佛境界麼還見有世間出世間麼還見有苦樂貴賤麼還見有生死去來種種等事麼且儞諸人妄認凡夫儞還實識得凡夫性麼你一箇身假借父母胞胎地水火風五穀氣味資持隨陰陽成長有一箇形體百年五十年還歸四大去什麼處是儞凡夫性又作麼生知道聖人自別將片身心擬入聖位儞作麼生入什麼處是儞去處還實有來去麼還實有捨凡夫位入聖人位麼若言實有頭上安頭若言實無斬頭覓活儞箇箇出來言語分明叉手並足不可是精魅鬼神來助儞各各好生體取莫憨癡雲門先師道我舉一則語教儞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儞頭上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齊明得去也是剜肉作瘡然雖如是亦須到這田地始得莫掠虛每日祇爲儞諸人心不休歇忉忉爲儞祇教儞自省去筭儞不是別人受屈作麼香林且不嫌你諸人實無法傳授與你亦不曾說著一字信卽便信不信自家停騰莫向這裏看老僧口爲儞得徹困猶自不用心且莫殢我

上堂云悟了底人見一切境各不別竹是竹木是木山河大地不礙眼睛儞諸人還見拂子麼衆無語便下座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禀性虛明參大光敬

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裡漢遂參福嚴雅禪師乃曰祇是箇脫洒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探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禪師對機忽然發悟乃曰却較此子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栖止雲居山弘覺禪師塔中四方學者奔湊因曰古塔主也景祐四年冬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遣便請居薦福開闡宗風慶曆五年仲冬四日陞堂說偈云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四靈光一点赤珍重會中人般若彼羅蜜言畢坐逝

開堂日上首白搥罷師云適來如是否白大衆還甘也無若據大衆分上假饒諸佛出世猶是自謾祖師西來誑惑庸小自餘之輩不在形言若也談禪說要大似含血噀人問答往來如同魔嬈禪德大衆面前作麼生下口雖然如是事無一向理出百途曲爲下機有疑請問問如何是薦福境師云莫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云莫僧曰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莫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師云莫僧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云莫有僧纔擬伸問

師云問話且止直饒問得答得與道差殊大衆以此問話數箇闍梨總未有箇出家眼目一萬里外有善知識出世洗耳攢眉拂袖遠去爭肯來遮裏五體投地問箇如何若何仁者還知大衆各各自已分上是箇什麼門風是箇什麼體格直得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師鎖口有分若能如是明得見得佛之與祖如同夢幻空華聞甚深法門也似風聲各響自已頭脫獨拔猶閑法界有情齊成正覺豈不是丈夫漢眞出家兒將此開堂所生鈞祉上祝　今上皇帝山嶽為壽日月齊明珍重

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云黃泉無老少僧曰春來草自青師云聲名不朽僧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云退後三步僧曰若師云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起爭是同是別師云訛言亂衆僧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云天涯海角問曲調已成還許學人繼和也無師云官不容針僧曰果是伯牙師云自家看僧拊掌三下師云三

4冊

十棒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金剛草鞋僧曰恁麼則退後三步師云酌然千萬里問天人交集四衆臻臨如何是和尚爲人底句師云淼泛清波僧曰點師云過僧拊掌師云退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云乾柴濕菱僧便喝師云紅燄炎天

上堂云雲門匡眞大師如今現在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便是山僧同參見麼見麼此事直須諦聽始得不可自謾且如往古黃蘗聞百丈和尚擧馬大師下喝因緣他因大省百丈問子向後莫承嗣大師否黃蘗云某雖識大師要且不見大師若承嗣大師恐喪我兒孫大衆當時馬大師遷化未得五年黃蘗自言不見當知黃蘗見處不圓要且祇具一隻眼山僧卽不然識得雲門大師亦見得雲門大師方可承嗣雲門大師祇如雲門入滅已得一百餘年如今作麼生說箇親見底道理會麼通人達士方可證明眇之徒心生疑劣謗見得不在言之未見者如今看取不請久立珍重

上堂云夫出家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到明心若要達道無儞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儞入拔舌地獄參

上堂云行脚人面前說箇什麼卽得何以十語九中不如一默然雖恁麼道大似斧斫了手摩挲若更待山僧開口可謂灸瘡瘢上更著艾炷各自下去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

成都府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久參香林大悟心印出爲師表緇素咸宗晬啄迅機應訥飛辨門下嗣法悉世宗匠都尉李侯奏賜章服坐滅雖遠道風益揚法子法孫愈久愈盛

上堂良久云莫有作家禪客出來雖然如是風不來樹不動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抱贓叫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雲野雉問如何是禪師云最苦是黃連問如何是道師云甜底是甘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蓮花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荷葉

問師子返擲即不問虎頭生角時如何師云生得幾箇僧曰恁麼則退身三步也師云龍頭蛇尾問古人拈起拄杖意旨如何師云看樓打樓僧曰放下拄杖意旨如何師云百雜碎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云取死不遲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云鑽泥刺土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時如何師云好箇問頭僧曰恁麼則普天匝地師云更是一堆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四楞蹋地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鼻孔三斤稱不起問威音王已前是什麼人先悟師云何不問露柱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二頭三手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儞爲什麼蹉破脚指頭問金剛眼中著得箇什麼師云一把沙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非公境界問絕功勳處如何履踐師云更買兩緉草鞋僧曰恁麼則退步也師云太少在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憐兒不覺醜僧曰國師孤負侍者意旨如何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飡僧曰侍者孤負國師意旨如何師云粉骨碎身未足酬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闍梨鼻孔捨僧曰因什麼如此

捨一作搭

如蹉北

師云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作麼生是和尚歇人一句師云闍梨不恁麼來即得僧曰祇如恁麼來還得休歇也未師云驢年問盡大地人各置一問問問各別未審和尚如何祇對師彈指一下僧曰未審還副他問也無師云隨州紙貴問如何是不變異句師云變也僧曰畢竟如何師云鳧脚長鶴脚短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蚌含明月僧曰如何是般若用師云兎子懷胎問未有世界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少一時不生剩一時不死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猢猻繫露柱問空王殿主以何爲侍者師云樓至佛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滿眼是塵埃問如何是色空師云薤園裏賣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也祇是箇鍋片僧曰磨後如何師云且收取問學人有一問未審還答也無師云南地鵲如地狐僧曰意旨如何師云三身裏看

師云汝若進一步即迷其理若退一步又失其事若也寂然又同無性作麼生免得此過所以古人道明知恁麼故不犯正當恁麼時切忌傾朴著

上堂云諸上坐還有疑情出來對衆大家共你商量理長處就所以趙州八十尙自行脚祇是要飽叢林又且不擔板若有作者但請對衆施呈忽有岐詳察辨呈中藏鋒忽棒忽喝或施圓相或象王回施師子返擲或拗折拄杖或推倒禪床但請施呈還有麼衆無對又云若是宗門中兒孫須瞻祖師機方可是祖師苗裔不可喫却祖師飯著却祖師衣趂讚古困切過日便道我是行脚僧遮箇祇喚作名字比丘徒消信施閻羅王久後索償草鞋錢有日在莫道我得便宜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入地獄如箭又圖箇什麼各自著便宜又不是憨漢也久立

示衆云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示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灌州羅漢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牛頭阿房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劍樹刀山問刹竿頭上風車子意旨如何師云不撥自轉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云寸草不生問如何是道師云家家門口通長安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路過了也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云拖泥帶水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郎當不少

隨州雙泉山瓊山主上堂云欲識双泉道縱橫迥自幽山連韶石峻水接蜀江流北顧平源淺南瞻岐路稠審思眞諦理月照叩峰頭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法嗣

洪州觀音選禪師問朝蓋親臨於法會請師提唱答皇恩師云雲卷星當漢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云風停月在池僧曰恁麼則風雲會處千尋直日月中時八面明師云莫錯認問千聖共傳無底鉢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壁立千萬仞花開三四枝僧曰恁麼則古師嫡子雲門兒孫師云劍利人難得問如何是觀音境師云煙篆透出碧霄去靑山螺髻隔江來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金仙扶寶位鉄柱鎮蛟龍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靜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風僧曰何異孟春猶寒師云打折驢腰僧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也師云猶自猶自

上堂云擬而不擬挂人唇齒瞪目長江徧觀海水寒

山道兮不知底寒山性兮天下美坐枯木兮有終有始似孩童兮降伏魔鬼入市忘歸兮清風自起擬寒山兮白雲千里萬里

上堂拈拄杖云山僧一條拄杖卓在孤峰頂上探來摩捋多時曲直自有模樣拈起橫亘十方放下群魔膽喪說甚古佛釋迦擬議也須喫棒擊禪牀一下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問揚眉瞬目早是紛紜不涉言詮請師答話師云肯認鷺鷥爲野鶴難將楊柳比青松僧曰漁翁歌　帝德樵父樂昇平師云定州梨子江南價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靑蓮華香僧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白蓮華香問如何是佛師云稽首稽首僧云學人有分也無師云頂首頂首僧作舞而去師云似即恰似是即不是

上堂云祖師心印無痕無狀歷劫分明未嘗間斷拈輕負重處處無妨退後進前亦不欠少然雖如是有意即錯無言即差況諸佛天眞之性天眞之道本來清淨與虛空同壽

上堂云大道廓然本無迷悟不落是非聖凡同路若言即心即佛如鬼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羊無角上士聞之一悟千悟下士聞之如痴如瘂何故如此譬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之人應難信受久立

潭州開福禪院從受禪師示衆云少室尢年不可論無風特地起波痕西來的旨不能愼直到如今累子孫

尢當作九

潞州妙勝臻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山承禪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浮雲籠太嶽僧曰來後如何師云明月落千溪問梁王爲什麼不識達磨師云彼彼丈夫問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蒲團草座僧曰若遇客來將何祇對師云喫茶去僧曰昔日趙州今日和尚師云錯問如何是無底籃子師云少人用得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師云芬芳直至今

對一作待

西川雪峰欽山主上堂云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勿巴鼻咄

襄州洞山普樂寺初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嵩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頭戴天脚踏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云百歲老人入漆甕

荊南福昌德賢禪師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云子承父業僧曰如何是衲僧活計師云甘裡種田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簇花簇錦問承師有言隔河招手意旨如何師云被裡張帆僧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也師云蹈不著

蘄州黃梅龍華祥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銀鬃朱尾僧曰學人不會師云兩眼似鑾鈴

金陵奉先道琛融照禪師法嗣

廬山蓮華峰祥庵主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云聽僧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云響師臨示疾時舉拄杖問衆云汝道古佛到遮裡爲什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作麼生得力去乃橫肩拄杖云㮶㮶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峯萬峰去言畢圓寂

廬陵西峯豁禪師問金烏未出時如何師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僧曰出後如何師云好醜難逃問和風習習春日遲遲學人上來願聞法要師云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僧曰百紅千紫纔觀了不羨靈雲老古錐師云偏具什麼眼僧曰一枝巖畔笑春風師云也祇道得一半

江州崇勝卸禪師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尋溪過澗僧曰挂角後如何師云鼻孔遼天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云橫擔拄杖僧曰意旨如何師云步步蹈實上堂云寒時寒熱時熱古德重重成漏泄智者無榮名不遷迷者疑云底時節底時節眞不徹時寒各請歸堂歇

隨州龍居山明教寬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善義禪師一日去辭寛禪師寛問甚麼處去師云大安山去寛云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師云九九八十一寛喝云亂走作麼師乃有省上堂良久舉拂子示衆云祇麼會得不妨省力雖然如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時有僧問鼓聲纔罷人皆聽未審如何密領之師云祇恐闍梨不問僧曰此問還當否師云靜處薩婆訶

明州岳林賢禪師本住洪州香城引退後遊山至泐潭禮馬祖禪師眞忽然悟道乃曰今年五十五遊山見馬祖低頭禮三拜目前無可覩自此稱爲水牯牛往諸方索鬪遂徧遊禪席勘諸知識皇祐初入 京謁都尉李侯請相見卽便坐逝

卭州西林義琛禪師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井中紅焰月裏浮漚問如何是古鏡師云老僧怕他僧曰爲什麼怕他師云慚惶慚惶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風調雨順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國泰民安問如何是大道師云不障往來人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要作什麼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黃鸞樹上一枝華師於明道二年五月望日辭衆至十八日沐浴端坐而逝荼毗收舍利建塔于鶴山之北

郢州林溪脫禪師法嗣

西劍州鳳凰山智廣禪師問萬法本閑時人自鬧如何是萬法師云刹刹塵塵問靈松無異色時如何師云方顯歲寒心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云說因說果上堂云秋山疊疊秋水澄澄秋風凛凛秋月亭亭此時獨倚高樓望撫掌臨風笑數聲

舒州投子通禪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兩岸唱漁歌僧曰來後如何師云大海涌風波問般若是經金剛是喻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一槌兩當盡覆將來僧曰謝師指示師云儞作麼生會僧曰一槌兩當盡覆將來師云學語之流問如何是孤峰頂上節操長松師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尙遮裏佛法師云東壁打西壁師云早是老婆心也雖然如是也不易會祇如達磨未來且道此土還有也無若有何用更來此土上坐且作麼生理論有無且道達磨甚麼時來而今又向何處去也遮裡若有箇省覺許上坐具一隻眼若也未會久立上堂云朝朝相似日日一般更有新奇也拈不出至於諸聖出來且不敢誑於上坐因甚如此盡爲上坐是行脚人如今共上坐在遮裏聚集少時早是欺屈諸人了也更若停騰是非鋒起不如且歇珍重

南嶽般若啓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眞禪師問如何是竺土大仙心師云是誰傳

來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莫教喫人苗稼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云還見香臺麼問如何是不二法門師云一亦不是問如何是大定門師云拈柴擇菜問如何是千年石上古人蹤師云移易不得問如石含玉時如何師云合如是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云用求作麼僧曰如何即得師云幾時失來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儞問我答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我問儞答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云踏不著僧曰未審踏著後如何師云賺却人師云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上坐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坐作麼生會還會麼遮裡不是那裡那裡不是遮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坐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云白雲斷處見明月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云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禪師云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僧曰恁麼則少林曾面壁千古播徽猷師云儞分上又作麼生僧曰相對無言好消息不須更去問南能師云莫亂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僧曰用者如何師云百雜碎上堂云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事祇為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禪師問當機不薦時如何師云鈍僧曰薦得後如何師云快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裂半作三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鼻孔針筒

洪州泐潭山謙禪師法嗣

虔州了山宗盛禪師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為儞要問問如何是衣裡明珠師云切宜保惜問如何是沙門端的事師云不要問別人問如何是解脫門師云從遮裏入上堂云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

忘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三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 惟白集 〔宋刻〕

對機門

廬陵靑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明覺禪師。諱重顯。姓李氏。遂州大寂九世之孫也。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始誕旦夕瞑目若寐。幼卽異常。不慕遊戲。或見沙門挽衣大喜。長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一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近前。師卽趨進。門以拂子擊之曰。會麼。師欲對次。門又擊之。豁然開悟。情靈頴脫。次涉江湘。道業益著。宗匠器重。緇徒悚服。演法洞庭。學者雲集。學士曾公會欽其德望。召居雪竇。大啓祖關。洞示玄奧。都尉李侯遵勗特奏章服。侍中賈公昌朝尋乞美號。由是四方翹楚。皆臻法席。陞堂入室。悉馳道譽。化緣將畢。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者哀乞道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盥沐攝衣。北首而逝。雲門讖曰。二百年後吾道重顯。卽師之名也。豈虛然哉

開堂曰。於法座前顧視大衆乃云。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指云。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槌罷。有僧方出。師乃約住云。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開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家。共相證據。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是一是二。師云。馬無千里謾追風。僧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云。龍頭蛇尾。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云。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恁麼則別有在。師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次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云。淸

風來未休僧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云一言已出
駟馬難追
師復顧大衆云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事焉可互分
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此門廣大威德自在輝騰
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秖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
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
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
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
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祖佛位妙
圓超悟正在玆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珍
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祥雲五色僧曰學人不會
師云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猿啼古木
僧曰來後如何師云鶴唳靑霄僧曰即今事作麼生
師云一不成二不是有僧出禮拜起云請師答話師
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云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
拜起云請師答話師云兩重公案僧曰請師不答話
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云千聞

不如一見僧曰此話盛行師云老鼠嚙鐵問古人道
皎皎地絕一絲頭秖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云面
赤不如語直僧曰學人未曉師云徧問諸方問如何
是實學底事師云針劄不入僧曰乞師方便師云水
到渠成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看看臘月盡
僧曰恁麼則流芳去也師云瘂子喫瓜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云乘槎斫額僧曰莫秖遮便是師云湏死
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云金剛鑄鐵券僧曰學人
不會師云鬧市裏牌僧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
雲起時師云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
云爭之不足僧曰謝師答話師云鐵棒自看問如何
是把定乾坤眼師云拈却鼻孔僧曰學人不會師云
一喜一悲僧擬議師云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挂弊
垢衣師云垂手不垂手僧曰乞師方便師云左眼挑
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云重遭
點額僧曰學人不會師云退水藏鱗問學人乍入叢
林諸事不會還拯濟也無師云蘇州紙貴僧曰和尚
豈無方便師云臘後扳橫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

云卸帽穿雲去僧曰如何領會師云披蓑帶雨歸僧
曰三十年後此話盛行師云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
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殷勤送別瀟湘岸僧曰恁麼則
學人罪過也師云天寬地窄太愁人問生死到來如
何回避師云定花板上僧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
也無師云符到奉行師云大衆前共相訓唱也須是
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
道如大火聚近著則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
前則喪身失命乃云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
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云寒山訪拾得僧曰恁
麼則入不二之門師云噓復云維摩大士去何從千
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
上堂云大衆適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
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良久云
爲祥爲瑞師云兩重公按復云雪覆蘆花欲暮天謝
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寒

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
會師云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韶州南華寺寶緣慈濟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青山綠水僧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云高者
高低者低上堂舉拄杖云拈起也峯巒失色放下也
祖佛迷蹤作者當頭光臨背上猶是買帽相頭看風
使帆若向衲僧門下千山萬水
邵武軍靈泉曉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第一到
屯門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末後藏熊耳
洪州百丈山智映寶月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云牽堵那吒掌上擎僧曰恁麼則北塔嫡子
韶石兒孫師云斫額望新羅問如何是佛師云梵王
前引帝釋後隨僧曰謝師答話師云龍蛇易辨衲子
難謾
福州慈雲山紹詵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額頭上汗
出問如何是慈雲山師云徒勞仰面看僧曰如何是
慈雲水師云急
復州青山好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

昔日靈山親授記今朝汶水令方行僧曰恁麼則雷
布雲門洞雨灑景陵城去也師云九宮八卦
鄂州黃龍海禪師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云看僧曰
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
一句師云堀地討天
桂陽芙蓉山文喜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箇印師今得
法嗣何人師云從地涌出僧曰畢竟是誰家之子師
云特地罔措
鼎州德山僧可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頭長面短僧
曰意旨如何師云手纖脚大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多少
人摸不著僧曰忽然摸著看又作麼生師云甚作什
麼
澧州藥山宣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東西南北僧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有貴有賤
明州廣慧清順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云不可埋沒人僧曰恁麼則北塔嫡子師云牆壁有
耳問如何是佛師云水到渠成僧曰爭柰不會師云

却較些子
筠州九峯勤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逢春無綠草僧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南來北往問方便門中請師
垂示師云佛不奪衆生願僧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
云却須喫棒上堂云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什
麼不回頭良久云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山繼鵬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舌
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湯鑊火裏爐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天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地
上堂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
在地獄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泉州雲臺省因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嚼拳
不打笑面僧曰如何施設師云天台則有南嶽則無
問如何是佛師云月不破五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初
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今日好曬麥僧曰
意旨如何師云問取磨頭問如何是佛師云眼大鼻
頭尖上堂云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
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南贍部州北鬱單越

蘄州五祖山師戒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妙圓禪師諱自寶壽州人也峽石寺受業頭陀苦行糲食垢衣參戒禪師發明心地天人密護神鬼莫測所至叢林推爲導首出世三十年居四大刹道風遐布朝野欽聞都尉李侯遵勗特奏章服師名以嘉德望問如何是佛師云頭腦相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言猶在耳僧曰恁麼則五祖嫡子雲門兒孫師云日馳五百

無爲軍西禪文岫禪師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僧曰學人未會師云不是詩人莫獻詩

蘄州十王懷楚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巍巍堂堂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大有人問了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靜處薩婆訶

舒州海會通禪師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清光滿目僧曰學人不會師云茶灰抹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柿桶蓋峻笠僧曰學人不曉師云行時頭頂戴坐則掛高閣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問如何是義臺境師云路不拾遺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桀犬吠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曾問幾人來僧曰即今問和尚師云且莫當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事師云東涌西沒僧曰變通後如何師云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左手書右字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敺頭拗脚

明州天童山景德懷清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眼裏不著沙僧曰如何領會師云耳裏不著水僧曰恁麼則禮拜也師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上堂云西湖隱出山峰秀樓櫓參差若畫成禪流共在祇園住莫教虛度一平生便下座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土身木骨僧曰意旨如何師云五彩金裝僧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云天台榔標

蘇州翠峰慧顒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門開東嶺上僧曰恁麼則五祖嫡子也師云猿嘯

老松枝
台州瑞巖珪禪師問祖印郎提於此日未審宗風嗣阿誰師云黃梅東嶺山偏秀白蓮池畔水分流僧曰恁麼則蓮峯親授旨瑞嶺繼敷揚師云依俙南嶽髣髴天台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云霜寒地凍僧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云日出冰消僧擬議師云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云車不横推理不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水來河漲僧曰如何是法師云風來樹動
蘄州四祖山端禪師法身頌云燈心剌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霹靂
蘇州定慧道海禪師問諸佛出世已涉繁辭作麼生是的旨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僧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云怪之不及
韶州舜峯蒙正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師云孫賓長[illegible]僧曰五祖嫡嗣師云一任針鋒

老松一作青

溫州鴈蕩山靈峯文吉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無角鉄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僧曰恁麼則韶陽兒孫祖峯嫡子師云鴈蕩天台僧曰祖意已蒙師指示為人一句又如何師云兩重公案問昔日靈山分半座飲光對面被茶糊今朝此席亦如是還有完全句也無師云一步兩步僧曰金風吹落葉玉露滴青松師云緊悄草鞋僧曰一回舉著一回新師便打
潭州雲蓋山志顒禪師問豹巖霧卷鳥道雲開海衆咸臻潮音願振師云月映千江白僧曰恁麼則五雲嶺秀三井風清師云雲開萬里新問如何是雲蓋境師云山角金屏掩松蘿玉帳垂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紫袍公子少雪頂野僧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古寺碑難讀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讀者盡攢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遮天蓋地僧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云趙州道底師顧視大衆喝一喝云諸禪德莫是賓主歷然麼莫是先照後用麼莫是照用同時麼若恁麼會臨濟宗風平沉苦海既不

恁麼會作麼生商量良久喝一喝拍繩牀一下上堂云昨日三今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揑聚無限禪徒特地罔措咄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云欲識解脫道今日參較早唯念路行難水深魚不少參上堂云欲識解脫道鷄鳴巳天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青州棗咄

潭州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虁白面皺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寒來暑往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云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東川乾明居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尋爾禪師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大樹大皮裹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四王擡不起

益州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祖師西來請師垂示師云心光自照僧曰恁麼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郫城萬古傳師云是人有分

江陵福昌重善禪師法嗣

師一作澄

鼎州德山文捷禪師問盡令提綱人亡海竭一棒一喝猶落化門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云禮拜頭著地僧曰恁麼則吉日良時師云兩脚向空

湖州上方齊岳禪師問如何是上方境師云碎雲點出千峰秀迸石泉流萬古清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紅蓮座上江南客白玉池邊碧眼胡僧曰人境巳蒙師指示臨機一句又如何師云葛藤休得也未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開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香透碧波敷水面葉鋪金沼覆鴛鴦問牛頭未見四祖爲什麼百鳥啣花獻師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僧曰更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在舍只言爲容易臨筌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春英紅爛熳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孟女泣長城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水長船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少林空夜月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誰聽老猿啼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云甚處得來僧曰如何受持師云胡人不點頭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云花須連夜發僧曰出後如何師云莫待曉風吹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枯澹傳千古僧曰若遇客
來將何祇待師云精麤隨衆等問如何是菩提師云
甎頭瓦子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苦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深僧曰如何是深師云淺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永夜明堂空有月僧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詞清越席談今古僧曰如
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山河萬類沉滄海僧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云少年公子捲珠簾僧曰人境已蒙
師見答更有尖新意也無師云平原靑草合富貴幾
人休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臨濟先鋒德山殿後
僧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德山先鋒臨濟殿後僧
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臨濟德山歸骼齒僧曰如
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僧曰離四
照用外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年高春睡晚病久出
山遲
師云人境照用是臨濟家風筭來吾門祖道甚處有
多般先人格調粗有所歸凡百應用事在當人善知
識無問不從無機不應若不是上方也大難祇當何
故如此諸人總是外方降不下底禪客便到遮裏側
聆若也一句參差宗門喪矣然雖如此備遮一隊漆
桶予眼中滴血有日去在
上堂云山靑水碧頗稱修眞白雲澹泞實堪養道遮
裏若能了得是汝善知識儻若未能明得也不易消
遣何故如此每日見山被山閡見水被水流直饒一
句下承當也是三家村裏漢久立
上堂云旋收黃葉燒靑煙竹搨和衣半夜眠粥後放
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上堂云恁麼貼貼地多少次第多少或現未開口已
前光明動地何不回顧些子須要三箇五箇近前問
一兩則話待老和尚開兩片皮一時近前聽佛聽法
到恁麼時是非競起葛藤滿地堪作什麼諸仁者若
據宗乘理論直是三世諸佛到遮裏頭破作七分然
雖如此水長即船高擊禪牀下座
明州育王山常坦禪師問如何是有中有師云金河
峰上僧曰如何是無中無師云般若堂前鬧古鑑末

磨時如何師云千年松栢下僧曰磨後如何師云一年一度春問如何是文殊師云木馬嘶空人不顧鐵牛東畔笑呵呵僧曰如何是普賢師云隱隱玉樓紅日照巍巍金殿白雲封問如何是諸佛機師云羣魔外道不能移僧曰如何是諸佛用師云萬象森羅非別共僧曰機用相去多少師云十萬八千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來年開選場僧曰不會師云五月裏看取

上堂云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以拄杖擊禪床下座

江陵福昌詢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華開金谷暖柳拂玉墀香僧曰恁麼則春令旣行萬方道泰師云開口遂全體無言露半身

越州四明小賛禪師問萬水朝宗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云水急如箭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風雪滿衣僧禮拜師云頭上戴天華側耳尋岐路

福州靈峰顯英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云白雲覆青山僧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云添沼養長渠

西劍州元封文政禪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良久云會麼僧無語師云兩箇也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問梵王請佛蓋爲群生學士請師復談何事師云泥牛飲盡三江水木馬寒嘶一夜風僧曰更有向上事也無師云佳人雖解能言語聽不分明一似空僧曰三十年後專爲流通師云到老惺惺問如何是佛師云面黃不貼金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八風吹不動

蘄州北禪廣教懷志禪師法嗣

舒州四面山懷清禪師初往蘄口興化問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棙閃爍如鷂子過新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師云道什麼僧曰恁麼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云再犯不容僧應儞師以拄杖打禪床云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南嶽福嚴良雅禪師法嗣

衡州常寧北禪智賢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擲鉢峰巒秀名高海外傳僧曰昔日福嚴親得旨今朝此地化迷徒師云終是飽叢林問如何是佛師云匙挑不起僧曰如何是道師云嶮路架橋上堂云年窮臘盡無可與大衆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衆圍爐唱村田樂何以如此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致使時人喚作郎珍重上堂良久云寃苦寃苦作什麼百丈不在老僧今日困下座上堂呵呵大笑云爭怪得老僧便下座

南嶽衡岳寺振禪師示衆云阿呵呵瘦松寒竹鎻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福州衡山禪院了實禪師問權機棒喝且放一邊不耻家風便請相見師云禮拜頭著地僧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點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法嗣

松一作栢

興元府大中仁辯禪師問如何是焦崖境師云庭前寒松老祖意不西來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胡僧碧眼深跣足躡階行

益州菩提桂芳禪師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三春物象妍僧曰學人未曉師云溪花紅似錦岸柳翠如藍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未曾騎竹馬切忌跨金龍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淸苦知識明悟徧參宗匠機辯迅捷禪林目曰海上橫行道者一日遠禪師陞堂顧視大衆云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解遠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云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道風愈播後出世開先住十八年大振祖風聯其芳者名耀一時

開堂日上省白槌罷師云千聖出來也秖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秖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旣丈夫我亦爾孰爲不

可艮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荊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云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蜋能拒轍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云莫妄想僧曰作家宗師師云三十年後自有人知問說佛說祖雪上加霜如何是默默之機師云口邊喫棒僧擬議師便喝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拕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云速僧曰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云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洛陽城古僧曰學人不會師云少室山高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淸貧長樂僧曰來後如何師云濁富多憂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瞎問妙峰頂上卽不問牛山相見事如何師云把手過江來僧曰高步出長安師云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云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什麼萬木不同師云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云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云老鼠入燈籠問聲噴聲喜時如何師云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

師云選佛選祖今正是時莫祇恁麼懷疑終日如似有解已過平生幸逢勝集對衆決擇然則此事亦非在爭鋒脣舌所以道屏却咽喉脣吻道將來如此則便可以忘懷自得取定方寸自然常光現前各各孤運其照山河大地不礙見聞萬象森羅尋常顯發還有於此承當得底麼既然各自孤運更教阿誰承當草衣輸野客木食屬山人珍重

上堂云一若是二卽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象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廬陵禾山禪智禪師諱楚才臨江軍人也僧儀挺拔蘊德異常心契德山名聞江國大丞相劉公沆一見問道遂有發明爲方外交敬以師禮請居禾山彙住顯親特奏章服師號仍不許別遷法席　聖旨批允崇重若此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云山僧退後僧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云伏惟伏

椎問如何是道師云十字街頭看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南頭賣貴此頭買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乾坤藏不得僧曰磨後如何師云照破萬家門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云山河安掌上僧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云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云海晏河清僧曰發後如何師云徧界無知己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云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云不琢僧曰爲什麼不琢師云弄巧翻成拙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須彌頂上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梵王帝釋

上堂云太虛無繫任運昇騰古鏡當臺不言自顯群生迷妄逐境千差取捨難忘於斯遠矣要得省力麼情忘所覺見絕功勳體露眞常即如如佛禾山恁麼道笑殺衆中衲僧雖然如是若解笑我者共我同參且道參見什麼人珍重

上堂云禾山家風諸方奚同言食無味觸處皆通不把格尺遇緣即宗十方刹土普印其中禪徒買豈在忽忽擊香臺下座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問法會光揚於此日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逢人莫錯舉僧曰未審如何舉似師云自然春到來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山青水淥問如何是佛師云泥龕塑像僧曰如何是法師云春寒秋熱問機鋒轉處作者猶迷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南有雪峯北有趙州僧曰恁麼則澄江流皓月江流月不流師云雲在青天水在缾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云入泥入水僧曰莫便是也無師云孤負殺人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當陽花易發背日雪難消僧曰雪峰輥毬玄沙斫碑又且如何師云春深日漸暖人多跣足行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云鷺鷥立雪僧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云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僧曰畢竟又如何師云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

上堂云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云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腳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問儞作麼生是分明一點儞若道得無邊刹境總在儞眉毛上儞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

云水流千派月山鎖一谿雲卓一下
上堂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既然如是衲僧家十二時中以何為據拈拄杖云潙山笠子志公席帽擊香卓下座
上堂云諸佛說教說文顯理指色明空語必徇俗理必明眞或權或實應人天機若向衲僧分上又隔一重山久立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臨桂人也姓熊氏幼年穎悟志趣異常投西峰山蒙禪師出家府帥宋公一見異之策經得度便慕參尋內外該博至德山遠禪師法席命為侍者大悟心宗丞相劉公沆見如夙契請住鹿苑大振祖風後與時忤遂隱　京都問如何是禪師云餐風飲露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諦聽諦聽問如何是道師云吳頭楚尾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朕兆未分時如何師云庭草深三尺僧曰分後如何師云清溪釣明月僧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波旬仰面看問如何是佛師云頂上放毫光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云胡人讀漢書上堂云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靜水澄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遮裏辨得清濁許爾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日在參上堂云雲門拍顧衲僧罔措月落星沉茫茫無數釋迦當關然燈回路币地風雲悉嗣蘇嚧上堂拈拄杖云斷崖抹處鬼神號出雲便指南山高橫按膝上異吹毛敢待諸方擁毳袍卓一下下座

※抹一作採

江陵府開福德賢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文昱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額廣平正僧曰恁麼則瞻禮有分師云鼻聳圓長
日芳上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舉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讚賢禪師眞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眞非親非眞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旣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赫變殺訛

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三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四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宋刻）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一世

汾州太子禪院善昭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禪院慈明禪師。諱楚圓。姓李氏。全州人也。童稚神悟。逈與衆殊。依隱靜寺出家受具。攝衣遊方。徧參知識。最後訪汾陽昭禪師。昭預謂首座曰。非久當有異僧至。傳持吾道。一日遂率首座遊山。座曰。何往。昭曰。接侍者去。座曰。老和尚顛倒作什麼。昭曰。但去遊山。遂步林間。果逢師至。乃曰。此眞吾侍者矣。即與同歸。令造丈室。一言玄契。洞徹心源。執持巾瓶。經于一紀。後欲辭行。昭乃謂曰。子之法器。吾已久知。吾在首山先師處。親證三昧王。研窮的要。今付於汝。汝善護持。宜往南方。大興吾道。師受囑已。徑造江西筠州洞山寶禪師法席。終日壁坐。寶卽異之。下而問曰。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空腹高心。翌日寶陞座。推爲導首。師出世四十年。五坐道場。都尉李侯遵勗奏賜章服師號。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會麼。昔曼殊大士於靈山會上。十萬衆前。將末後一槌。以爲第一義句。今日上首倒行此令。且道與昔是同是別。若乃斷得。不用揚眉。其或未明。有疑請問。問郡侯勤重。請法篤渡湘江。擲鉢峰前事。請師爲舉揚。師云。風不來。樹不動。僧曰。忽遇作家。秖與麼還當不當。師便喝。僧曰。氣急殺人。師云。三十年後。來與儞二十棒。問如何是難思之法。師云。山僧今日敗闕。僧曰。與麼則昔日五千增上慢。今朝大衆息疑情。師云。被此一問。直得氷消瓦解。僧曰。學人罪過。師云。知過必改。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神會曾磨普寂碑。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須信壺中別有天。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

明月淸風任去來問如何是佛師云面如滿月目如
蓮天上人間咸恭敬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有
年無德問師登四處花王座隻履西歸事若何師云
虛空無障礙南北任昇騰僧曰謝和尙答話師云閑
者閑兮忙者忙問三門不閉卽不問枯木堂前事若
何師云也好消息僧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千
古有知音僧禮拜師便喝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
有錫降龍虎僧曰忽遇上上人來又如何師云無心
伏鬼神問海上雲遊時如何師云若師云五峰岌岌
岌獨露太虛之中布水滔滔冷瀉碧霄巖畔龍潭幽
僻遊魚透卽無門天柱山高水雲進而無路垂鈎四
海少遇獰龍一句當鋒罕逢知巳所以三玄權設應
病施方四揀開遮觀根逗誘過去諸佛悲願難窮西
祖東流不忘付囑河沙知識善巧多方萬派同源皆
歸大海且道水不洗水一句作麽生道還有人道得
麽試出來道看設儞道得倜儻分別也未夢見衲僧
脚跟在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拈拄杖云遮箇是

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實相義儞若見去被見聞所
轉若也不見行脚跟在什麽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
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
倒乃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人緇素得麽若有試
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上堂云摩竭提國水泄不通少室峰前親行此令作
麽生是此令還有道得底麽和泥合水道將來有麽
良久云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一喝
上堂云說佛說祖和泥合水向上向下衲僧破草鞋
總不恁麽無繩自縛且道獨脫一句作麽生道還有
人道得麽試對衆道將一句來有麽有麽良久云塚
上更加泥喝一喝
上堂云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秖要心傳更
有一語無過直擧且道作麽生是直擧一句良久以
拄杖畫一畫喝一喝
上堂云靈山一會千聖共臻釋主瞬眸飲光微笑衲
僧門下猶在半途且道全提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

憐兒不覺醜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掩黃河乾脚趯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與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禪人可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

上堂云萬機遊刃終日弘道豬肉按頭事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倒道將一句來良久云金鎖連環刀挑不出喝一喝

上堂云昨夜漫天總雪大地一時皎潔今朝庭際無人莫道山僧不說

上堂云鉢盂饠饋許運切千細匙筯短長無一截有時總供與誰論嗟嘆文殊與彌勒久立聖衆珍重

上堂云太陽昇南北走夜月圓天未曉鼻孔裡藏身一句即不問儞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還有道得底麼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喝一喝

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云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云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筠州太愚山興教守芝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天寒日短問馬師未見讓師時如何師云緊僧曰見後如何師云切問如何是洪州境師云藤王閣下千江秀孺子庭前薄霧生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出入敲金鐙朱衣對錦屏問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眞實事請師舉師云兩段不同向下文長問滿身是眼口在什麼處師云三跳不過僧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云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上堂云翠巖路嶮巇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床一下云久立珍重上堂云槌鍾擊鼓聚集禪徒上來下去子承父業賺多少人擊禪床一下上堂云端然踞坐度脚買鞾左顧右視不準一錢打禪牀云珍重上堂云火生於木非自佗來青出於藍不同受染人人共喫一莖虀若更覓一莖喫入地獄如箭射上堂云法鼓纔動大衆雲集三世諸佛二十八祖還來參麼如有一人不到各與二十棒何故

如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上堂大衆集定師云現成
公按也是打撲不辨擊禪床下座上堂擊起香合示
衆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一任橫行道不得且合却
使下座上堂云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
佗時好要智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珍重上堂云雲
收霧卷江山皎日擬話多途又拈不出打禪牀下座
上堂云十地心驚二乘罔測衲僧門下銅頭鐵額擊
禪牀下座上堂云大洋海底排班位從頭第二鬢毛
斑爲甚不到第一鬢毛斑要會麼金藥銀絲成玉露
高僧不坐鳳凰臺擊禪牀下座上堂云德山入門便
棒臨濟入門便喝翠巖即不然三門前好與三十棒
何謂如此棒喝齊施已早盻古今皆贊絕周遮二途
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象牙擊禪牀云珍重

滁州瑯琊山開化廣照禪師諱惠覺西洛人也父爲
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
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
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也迨今
淮南遺化如在問如何是佛師云銅頭鐵額僧曰意
旨如何師云鳥觜魚腮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
笑事如何師云剋時剋節僧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
至支那耀古今師云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云手攜書劍謁明君僧曰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捲起
珠簾無可覩僧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三更過孟津
僧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獨坐鎮寰宇問蓮華未出
水時如何師云猫鼠戴紙帽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
狗子著韡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永鎮紅霞裏僧
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常伴白雲眠問一塵纔起大
地全收時如何師云李廣射落雲中鴈僧曰龍吟霧
起虎嘯風生師云驚得胡兒走似煙問拈槌舉拂即
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云趙州曾見南泉來僧曰
學人未曉師云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問如何是
沙門行師云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僧曰天台石橋窄
南嶽坐具寬師云背上負七星口裏念真言

上堂云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
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
這裏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輪降欽鐵作胸襟到海隅

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

上堂云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咄

上堂云山僧今日爲汝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裡打坐珍重

上堂云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淥水潺潺澗下急東涌西沒一句即不問爾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時寒喫茶去

上堂云林間鳥叫嶺上猿啼萬法凝然將何顯露良久云擬議更思量箭過新羅國

上堂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天下老和尚在百草頭上轉大法輪山僧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還會麼若也未會拄杖子重說偈言去也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阿呵呵是什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佗破咦

上堂云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第一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舒州法華禪院齊舉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僧曰汾陽嫡子師云莫亂針錐問如何是佛師云蘆芽穿膝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唇紅齒白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白菊作開紅日暖百年翁子不逢春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眞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淸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

潭州石霜崇勝院法永禪師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銅柱永標蠻子國僧曰寧後如何師云鐵旗吹盡未灰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摘破香囊熏大國鑿開天竅吼眞風問如何是佛師云臂長衫袖短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布袴膝頭穿
上堂云霜華臺上翠色回環枯木堂前猨啼虎嘯諸人到這裏立地覷取便好休去歇去其或疑情未息狂解崢嶸更看山僧遮一解以拄杖卓一下
湖州天聖皓太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黑漆聖僧僧日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看牆似土色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寒光輝北斗僧曰出匣後如何師云群魔萬里摧
舒州投子山圓修禪師問曹溪一曲師親唱藥忌相投事若何師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僧曰此話三十年後盛行師云莫亂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出口入耳僧曰來後如何師云叉手並足
唐州龍潭閔禪師師辭汾陽汾陽云別無送路與子一條拄杖一條手巾師云手巾與和尚受用拄杖不用得昭云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昭云又道不用師喝一喝便下去昭云已後不讓臨濟師云正令已行昭來日送出三門云汝介丘逢尉遲時如何師云一刀兩段昭云彼現那吒又怎生師便搜拄杖昭喝云遮回全體分付問如何是介山境師云七賢行得穩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稚子昔遭傷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師云兩彩一賽僧曰作麼生領會師云去後不留蹤僧曰如何是佛師云火燒不然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云三門前合掌

汝州葉縣廣教歸省明壽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圓鑒禪師諱法遠鄭州人也投三交嵩禪師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後遊諸方遍歷叢席知識堂奧步武軒昂禪林命曰遠公虎子葉縣省老汾陽昭師大陽明安瑯琊廣照悉延前席為衆領袖開堂拈香語云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由是道風大扇德望愈馳祖印高提點慧資俗因又日之錄公名耳緣盡化終坐滅本山
開堂日示衆云看風使帆卻不可若教山僧舉揚宗旨據令全提三世諸佛盡乃平沈法堂階前草深一丈然雖如是且向建化門中事無一向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八十翁翁輥繡毬僧曰一句迴

然開祖冑三玄戈甲振叢林師云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大善知識須具出人眼如何是出人底眼師云黃河九曲僧曰眞善知識師云陜府鐵牛僧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寸絲不掛問如何是佛師云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平地起骨堆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焦甎打著連底凍僧曰出水時如何師云洋瀾左裡無風浪起問周行七步獪涉繁詞指天指地意在於何師云當鋒不點的旌旗兩路分僧曰法海之中自得其用師云不因子置問憶得富樓那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尙將何表示師云寒猫不捉鼠僧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云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巳臨舊歲何往師云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僧曰畢竟事如何師云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云爭奈遮箇何師便打師與待制王公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槍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必喜鴉不必殃速道速道公罔措師云勘破了也

上堂云昨日拈香擬爲汾陽和尙又綠孤佗葉縣老人既爲葉縣老人又乃孤負佗汾陽和尙然雖如是一客不煩兩主一鳥不棲二林於此二途須至一決何故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如斯更不向汾陽浪裏鼓棹孤舟卻向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

上堂云靈山會上赢被欺謾少室峯前知而故犯胡言易會漢語難明澤廣藏山理能伏豹且道不負時機作麼生道拈拄杖云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上堂云更莫論古話今秖據面前事與爾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云鼻孔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眼睛

師云若是論宗舉要須是本色衲僧始得其或皮肉之流心眉之侶身遭影射病在藥端迹浪分岐難諸湊泊何謂也龍象蹴蹋非驢騾所堪然雖如是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屑

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私行而往往失點心戲而時時投攛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處良久拈拄杖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

上堂大衆纔集師云不鼓自鳴好與三十棒上堂云我有一句子待無舌人問我即道下座上堂云闍梨知有處老僧道不得老僧知有處闍梨道不得良久云道不得處切須道取臘月三十日憑僞鴈南飛珍重上堂云未徹底人參句不如參意大徹底人得意不如得句以拄杖一卓下座

汝州寶應禪院法昭演教禪師問如何是人法本來齊師云白牛耕大地觸目是全眞問如何是趙州東院西師云超然無間斷密印付長空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虛空無筋骨僧曰佛出世後如何師云大地起紅塵問如何是大自在正眼師云大洋海內獨橫身僧曰恁麼則知難而退師云禍福無門人自召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燈和夜月連天照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火飛嶽面紅塵起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少林巖畔千峰秀僧曰如何委悉師云汝海東流耀古今問如何是法王法師云長三尺僧曰用者如何師云鬧市看靑天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頭大尾小僧曰如何得見師云地深三尺餘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云逢場作戲僧曰作家相見時如何師云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殺人放火問本自湛然時如何師云喫棒僧曰未審過在甚處師云再犯不容問如何是和尚妙用底心師云踏地搥胸僧曰不會請師別道師云大衆齊合掌一時念彌陀問達磨面壁九年意旨如何師云大地白如銀僧曰恁麼則觸處罷眞空師云汝海任東流問師子吼時全意氣文殊仗劒意如何師云三春花爛熳萬古看巖崖僧曰塵劫永罷師云巧說千般計一失更難回問文殊贊善財即不問維摩默然事如何師搥胸三下僧曰向上事如何師云休鬼語問擬伸一問即爲影草時如何師云截舌三分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莫遣異人聞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云七顚八倒僧曰學人禮拜師云教休不肯休直待雨霖頭

上堂云湛寂之機超然物外達本無生含融萬有靈山會上事已周遮寶應今朝爲蛇畫足禪德儞若信得徹去便超凡越聖與祖佛同途儞若覓言覓句覓佛覓祖展轉勿交涉賺儞珍重

上堂云寒松千尺瑞鶴難棲月冷潭澄遊魚不現若到寶應門下直須具眼定動之間喪却身命見箇甚麼參

上堂云十二時中許儞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勿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云參

上堂良久云無事不要生事冬寒夏熱參

上堂云若論此事從古至今未曾有人舉唱得若有舉唱得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猶較些子會麼我若假立箇賓主動遮兩片皮舉指頭拈拂子顚倒順儞便教儞有箇問處遇明眼人前拈掇不出見佗魯祖和尚纔見僧來便面壁被長慶道恁麼接人驢年也接箇不得我如今看魯祖秖是箇不識羞漢諸人行脚合自肯重取好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寬處寬窄處窄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苦處苦樂處樂僧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云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天晴日出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雨下雲生

襄州石門山蘊聰慈照禪師法嗣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慈照古人索火意旨如何照云任佗滅師云滅後如何照云初三十一師云正好時節照云見什麼道理師云今日好困因而有頌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問如何是佛師云及時供養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鼻大口方師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卽也大奇良久云參

湖州景淸禪院居素明照禪師問卽此見聞非見聞爲什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云塡凹就缺問如何是觀音入理之門師云鵶鳴鵲噪問見聞覺知曾受用爲什麼無眼瘂人却不肯師云堪笑胡僧暗點頭

潤州金山達觀禪師諱曇頴錢唐人也姓丘氏於龍興寺投師出家受具通貫竺書博涉儒典復參知識體究眞乘後依慈照禪師法席密契宗旨三十餘年五遷大刹道譽益崇緇素忻仰丞相王文康公曙夏文莊公竦節度使李公端懿端愿咸扣玄關敬以師禮時錄其語目曰登門集嘉祐五年正月旦日陞堂辭衆復歸丈室趺坐而滅

開堂日有僧出衆擬欲伸問師喝云汝擬奪我法席那僧擬議師云出去良久云重開佛日再扇祖風還有不落照臨者致將一問來問優曇花易見善知識難逢朝宰親臨請師提唱師云當初比望釣靈龍今日何期得跛鼈僧曰且請領話師云俊鷂已過海鈍鳥猶挨籬僧曰當機一句迥然峭拔師拍手云叱叱

問塞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云是我咽喉脣吻汝作麼生塞得僧曰恁麼則學人罪過師喝云若不是藏院和尙在此爛捶一頓問經文最初兩字是什麼字師云以字僧曰有什麼交涉師云八字僧曰好賺人師云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云老僧僧曰自作自受師云苦苦問和尙還曾念佛也無師云不曾念佛僧曰爲什麼不曾念師云怕汚人口問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云我一生不曾著人喝一生耳聾僧曰如何領會師云近來又眼暗僧禮拜師云眼昏書字大耳重語聲高問淨地上死人卽不問荊棘林過後又如何師云波斯合梵讚僧曰善法堂前也要問過師云契丹舞番曲僧曰待將達觀今朝語舉向諸方作者看師云此地無通事終須問大鄉僧出禮拜師云遮僧却曾同參來僧無語師云若不同床臥爭知被裏穿上堂云纔涉脣吻便落意思並是死門故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沈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云須是莫被拄杖謾始得看看

拄杖子穿過汝諸人髑髏踣跳入鼻孔裏去也卓一下

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云好好問著首座低頭問話次師云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

上堂云山僧門庭別巳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illegible]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云揑揑參

上堂云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秪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首座纔出師云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

上堂云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云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云三世諸佛過遮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

上堂云秤鎚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惠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

上堂云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云瞎

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

杭州龍華寺齊岳寶覺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鳳凰當丙案漢水向東流僧曰谷隱嫡子臨濟兒孫師云白雲橫谷口樵子問蹤由問如何是佛師云鼻修額廣僧曰意旨如何師云柳目楊眉

蘇州洞庭山慧月禪師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山高月先照湖近水浮光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凭欄看遠棹策杖指前峯問俱胝一指意如何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明州杖錫修巳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四楞著地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舶船過海赤脚回鄉

洪州雙林寺巳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鳳凰林下好商量僧曰恁麼則汝水東流臨濟宗派師云咫尺隔天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青松相對起悲風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問如何是雙林境師云紅霞生碧嶠綠竹

引清風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問
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云據令而行僧應諾師便打
襄州谷隱山可琮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云山連嵩嶽秀水接漢江流問如何是佛師云積
薪放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日出東方光臨
西戶
撫州疎山古禪師問師今登寶座祖道嗣何人師云
獨秀山高鳳凰嶺峻僧曰恁麼則石門嫡子臨濟兒
孫師云一手不獨拍
越州雲門山顯欽禪師上堂良久云好箇話頭若到
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湖州安吉上方新禪師問色心不二彼我無差離此
二途師意如何師云廓落無依青嶂外僧曰未曉端
的師云白雲不到紫霄峰僧曰恁麼則見月休觀指
師云作麼生是月僧擬議師便喝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場一句
爲誰宣師云土雞瓦犬僧曰如何領會師云門前不
與山童掃任意拙釵滿路岐問如何是南明境師云

◎拙一作松

亭臺千界月花木四時春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身披穿破衲背負斷絃琴上堂云明明無悟有法即
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
前不得錯舉良久云但恁麼
杭州承天習元禪師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水
底不見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馨香滿路上堂云春
風膏雨露寒食四鄰淸若話西來意迢迢十萬程
蘇州翠峰山普禪師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爲群生今
朝　王臣請師如何爲衆師云言前道斷無方外意
外全提有象先僧曰大衆證明學人有賴師云莫謂
壺中別有天
泉州棲隱院自然禪師問老胡出世目顧四方和尚
出世如何表示師云淸氣爲天濁氣爲地僧曰恁麼
則信手拈來草師云有甚交涉
汝州廣慧院居璉眞惠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院道隆圓明禪師問有情之本依智海以
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離此二途請師別道
師云木馬晝嘶泥牛夜吼僧曰恁麼即一言纔出四

衆霑恩師云莫埋沒大衆問如何是道師云高高低
低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脚瘦草鞋寬師云有問
還遭點無言又被呵再爲通消息蟾桂葉婆娑謊爲
衆生浩浩逐本末以何歸處世茫茫據生死而何託
自是業塵繫絆意網懞遮不能反已回光心源自照
名相分別與道差殊建立乖眞非干造化若乃盡令
提綱眞金也須失色久立珍重
臨江軍慧力院慧南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云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僧曰恁
麼則昔向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云禮拜
了退問如何是佛師云頭大尾小僧曰學人未曉師
云眉長三尺二僧曰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
噓一聲僧拍手一下便禮拜師云一任踍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
嗣何人師云仲氏吹壎（吁圓反）伯氏吹篪（除奇切）僧曰恁
麼則廣慧嫡子首山之孫師云切莫錯商量

潭州神鼎山鴻諲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子英禪師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舉
世盡聞猿抱子有誰曾見鳥銜花僧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云牧童歌曠野樵父笑深雲問久負沒絃琴請
師彈一曲師云擔版漢僧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
明師云是什麼曲調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日出扶
桑照大千上堂云梅天霖雨任沉暝困倦難教昧鶴
形不睡眼開心不異非聞朝暮更惺惺大衆睡底自
有睡底道理不睡自有不睡底道理忽有人出問如
何是不睡底眼良久云日月不行忉利天下座
隨州善光山蘭禪師問玄機歷掌人皆嚮今日當筵
願指南師云海門橫鐵柱僧曰恁麼則神鋒不露頂
師云陸地釣魚舟僧曰且禮三拜師便打師云一見
一切見處處皆成現龍門透過時口裏無釣線參
天臺妙智寺光雲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東籬黃菊僧曰意旨如何師云九月重陽上堂拈拄
杖云看看祖師來也汝等諸人於此薦取若薦得便
請丹霄獨步若薦不得不免少林冷坐卓一下
潭州龍興禹禪師問郡僚僉請師登座爲人一句望
宣揚師云海晏河清僧曰玄關已剖人皆聳物外高

奇烏道分師云四海歌謠賀太平上堂云大道不遠至理非遙動靜卷舒無非佛事恁麼說話笑殺傍觀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云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咄

江陵開聖院寶情山主問如何是開聖境師云三烏引路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二虎巡山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四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五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明州雪竇山重顯明覺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山義懷禪師姓陳氏溫州樂清人母因夢星殞于庭祥光滿室已而誕師幼寡言笑出語異衆投誠出家其受業師預夢神人告曰明日法王來也翌日師至即異待之受具後聞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微有省悟發問詰難衆莫能對及遊諸方徧參知識印可雖衆未罄宗旨後抵都下遇言法華指師背曰雲門臨濟也遂造蘇州翠峰明覺禪師法席因汲水次擔墮于地豁然大悟覺即印可後住鐵佛投子柤林廣教景德杉山天衣薦福道化盛行嗣法者悉世龍象學士蘇澥吏部蘇注皆以師敬問如何是佛師云布髮掩泥横身臥地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任是波旬也皺眉僧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云西天此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泛杯千頃浪登嶺萬重山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一手提不起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進上　聖明君問門庭肅靜賓主歷然不落化門請師便道師云陽氣發時無硬地僧曰猶是建化門中請師別道師云枯木無花莫怨春問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作麼生是難思底句師云與人作牓樣僧曰恁麼則人天奔浪也師云偏到他處作麼生舉僧曰大家要分明師云德山臨濟權且寄庫問投子下禪床意旨如何師云前頭是三門中間是佛殿僧曰忽遇客來如何看待師云水

◎告一作報

到渠成隨後便打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云喫棒了退僧曰三十年後不忘師恩師打一棒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林間鳥噪水底魚行問三界無家師歸何處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僧曰莫便是和尚安身處也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問舊店新開時如何師云汝不是南番舶主僧曰開後如何師云還我話頭來僧曰遇舶主來時如何師云想君不是金牙作僧擬議師便喝僧亦喝師云齊後鍾

上堂云雲生谷口水滴懸崖猿嘯孤峯鴈橫碧落眼睛定動鼻孔遼天箭發離絃新羅國裏便下座

上堂良久云物境蕭條寒風刮地渡水胡僧泛杯道士築著磕著稽首不審若問彼彼來由各各隨浪逐浪

上堂云閻王殺父圓悟無生善星出家生陷地獄彼亦丈夫各自退屈通身是眼見處偏枯截斷衆流正是隨波逐浪諸仁者要會麼冬瓜長儱侗瓠子曲彎彎

◆一無將字

上堂云波澄鏡靜魚龍可觀手內絲綸復將何用東西浩渺南北茫然一笛橫吹長天萬里

上堂云須彌頂上不扣金鍾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

上堂云衲僧橫說竪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云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問如何是古佛機師云得僧無語師云盡乾坤大地人總解書總識字且道是那箇得字試定當看若定當得許儞具正法眼

上堂云林間翠竹陌上黃花主伴交參共談斯事不用南詢諸友東見文殊一時向目前參取行脚事畢

上堂大衆集定云上來打箇不審能消萬兩黃金下去打箇珍重亦消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良久云還會麼珍重

上堂云夫為宗師須是奪耕人之牛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奪耕人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

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奪耕人之牛飢人之食何謂耕人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人倫古今日月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

上堂云一鉗一鎚抽釘拔楔大唐鼓轄新羅打鐵諸仁者盡乾坤大地是箇槌且道梱在什麼處若更問個麼鉗與山僧一時敗闕參

上堂云鴈過長空影沈寒水水無沈影之心鴈無遺蹤之意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鳬截鶴夷嶽盃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上堂云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

上堂云雲籠古殿迦葉攢眉露滴堦墀空生淚泣森羅畢唱孰是知音水乳難分鵝王善別忽然頂門眼開莫道山僧壓良爲賤下座

上堂云夫宗師提談祖道有自受用三昧他受用三昧若論自受用三昧三世諸佛立在下風文殊提鞋普賢挈杖未爲分外放一線道說他受用三昧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重重樓閣無盡善財眠底是眠底彌勒立底是立底釋迦所以病有千差藥與萬種二千年前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以宿命智各各見過去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懷疑怖於是文殊手握利劍以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句得害我我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各各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父母能生所生乃至殺阿羅漢等五百比丘異口同音乃讚文殊云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諸仁者作麼生說箇如劍佛亦爾拈

拄杖云看看文殊菩薩變作楖栗拄杖在山僧手裏
良久云儞若近前却變作金剛寶劍儞若退後却變
作德山臨濟蔡州箇箇瓦解氷消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靈源絕跡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
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
見日夜見星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
信州廣教景先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僧曰不覩雲中鴈焉知
沙塞寒師云胡言易會漢語難明
饒州妙果院自政禪師問香風滿路人皆委一朵蓮
開事若何師云相識滿天下僧曰一堂風冷澹千古
意分明師云秖恐不是玉僧曰適來已蒙師指示人
天一會盡霑恩師云切忌盈虛
舒州東禪院賢禪師問說佛說祖魔魅家風演妙談
眞未爲極則去此二途請師削道師云放汝三十棒
僧便喝師云罪不重科僧以手畫一畫師云野狐精
僧曰且禮和尚三拜師云一任踍跳
蘇州薦福知一禪師問知師久唱韶陽曲北斗藏身

事若何師云片帆離古岸僧曰恁麼則雲門重孫雪
竇嫡子師云風送過滄洲上堂云雪嶺泥牛吼雲門
木馬嘶巨靈分大華嚴子隱深谿
越州天衣在和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
嗣何人師云人將語試水將杖探僧曰廓周沙界師
云一夜歌開盡百花猶未知
湖州海會擇芝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云寶鏡當臺僧曰恁麼則雪竇嫡子師云窺天鑒地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問已赴稱心將離雙澗如何是
不動尊師云上馬見路僧曰恁麼則動而常寂師云
千里萬里問五葉香風清宇宙師今得法嗣何人師
云言前打當句後分明僧曰恁麼則黃河清有日雪
嶺木人懽師云且莫匆交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行人念路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緊帩草鞋問學
人未識佛性乞師指箇入頭師云一雨普霑千山秀
色僧曰未審如何保任師云退身三步問如何是道
師云縱橫十字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相逢不下
馬各自有前程上堂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

拄杖云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遮裡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什麼良久云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一下

明州上山德隆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僧曰乳峰一枝此日獨秀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僧曰謝師方便師云一撥便轉

越州稱心清演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云紅日一輪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清風四起僧曰恁麼則雪竇嫡子師云莫亂道

明州岳林藏院宗善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深耕淺種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田舍奴問如何是末上消息師云獨掌不浪鳴僧禮拜師便打

杭州證聖守環禪師問金輪示跡玉毿垂芳古路坦然如何舉唱師云千年常住一朝僧僧曰恁麼則雲生嶺上師云更有奇特麼僧便喝師亦喝僧曰兩重公案師噓一聲

杭州承天傳宗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機輪纔轉千眼頓開智刃一揮十方肅靜有何俊士不避死生剔起眉毛出衆相見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千江流白月僧曰如何領會師云三十年後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時如何師云平地起波瀾僧曰請師按指師云風前聲已急一曲過楊州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文殊有勑僧曰學人請益師云西天令嚴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問如何是鳳凰家風師云龍行虎步僧曰客來將何祇待師云盤裡明珠問遠遠相投請師一接師云碧波千萬丈僧曰乞師方便師云直釣巨鼇歸問久貧勿絃琴請師彈一曲師云徒勞側耳僧曰與麼則得聞於未聞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承天今日高竪降旗僧便喝師云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雲籠碧嶠僧曰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月在清池師云人天普集賓主交馳問者雄辨滔滔若百川之流水答者峻機疊疊若圓器之傾珠去古佛廟前總使不

47冊

著何謂廣大門風威德自在不用彈指樓閣門開便見祖風與堯風並扇佛日與舜日齊明截生死流踞祖佛位還會麼久立珍重

上堂云上青水碧文殊常現於目前雨灑雲舒普賢周徧於法界風鳴鳥語觀音時演於圓通葉落花開毗盧全示於眞要忽若騎驢入儞鼻孔裏牽牛入儞眼睛中又作麼生商量參

上堂云聞聲悟道猶是聽響之流見色明心何異眼中著屑直如佛性要且未出苦源行布圓融恰似無繩自縛若是衲僧家喝散白雲衝開碧落橫身三界獨步大方若不如是徒爲丈夫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春風颼颼春鳥喈喈綠柳溪邊半舞桃華嶺上鬭開翻思昔日靈雲老直至如今不見來拈拄杖云來也來也與他穿過鼻孔

上堂云大衆前出來相見也須是箇本分作家始得應時如鋒應機如電點著不來新羅國裏珍重

上堂云衲僧門下不在多端達士相逢非存目擊始知拈槌舉拂眼裏塵沙瞬目揚眉猶是鈍漢直下明得無孔鐵鎚擬欲尋思千里萬里卓拄杖一下

鼎州乾明知慜禪師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撐天拄地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塡溝塞壑上堂云馬祖陞堂百丈捲席火動煙生雲擎雨色覿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參

天台寶相蘊歡禪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云曾問幾人來問如何是佛師云堂堂八尺餘

蘇州萬壽神初惠照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乳竇峰高翠倚天僧曰恁麼則雪竇嫡子也師云休向水中撈寶月且於身上認衣珠

潭州龍興智傳禪師桂州陽朔人也姓莫氏圓頂遊方久參雪竇出世三湘道歸四衆治平中示滅平生行住坐臥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至今舍利日生有於眞前志誠求者隨心示應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云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云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云有頭無尾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道性超拔學行和光唱導鳳棲嗣法雪竇嘉祐中以大藏經因緣入京謁諸朝士

相國韓魏公頗深器之由是翕然而就問古佛出世為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張口吐舌僧曰祇遮箇別更有在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是一物師云苦哉佛陀耶僧曰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弄精魂漢僧曰何必如此師云諱人道著上堂云道無前後達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差殊究實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途執相滯名卒難造入是故過去諸佛於此涅槃現在諸佛於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修行不見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云會麼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摘卓拄杖一下上堂云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十方寥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錯萬錯喝一喝下座

溫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師云風行草偃僧曰一句截流又作麼生師云水到渠成僧曰華蓋山上雲愼江江裏水師云郎中在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淸風來不盡僧曰磨後如何師云明月照重城僧曰太守臨筵請師一照師云是何面孔僧曰三十年後師云賺殺人師拈拄杖云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即且致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儞擊禪牀一下

溫州鴈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問大衆臨筵如何舉唱師云謝塘靑草年年長甌浦潮來日日新僧曰莫便是為人處師云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收請師相見師云老僧不如汝僧曰專為流通師云堪作什麼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云我與汝葛藤僧曰今日已見於師也師云且喜勿交涉僧禮拜師云孤負殺人師云問得須彌岌峇海水騰波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融何須特地便乃人人踞妙峰孤頂箇箇徹諸法根源不假慈氏閣中今日一時明取還明得也無若也明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答　國王大化珍重

眞州長蘆崇福禪院祖印禪師諱智福江州人夏文莊之系族也出家圓具遂參雪竇發明祖意道行才

智邏然超遷四處住持勝緣畢集三十年間衆盈五百豫章郡王宗謂稔聞道風遙伸師禮奏賜章服師名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適來槌下早落第二義門敢問大衆作麼生是第一義諦儻或緇素未明却請當場問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問不著僧曰爲什麼問不著師云白雲千萬里僧曰學人退身三步師云更待何時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遊僧曰出後如何師云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爲鼴鼠僧曰豈無方便師云靜處薩婆訶師云問在答處答在問宗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又且作麼生摸㨓乃展手云無遺絲髮一時分付請諸人各各仔細觀瞻甚生門風甚生標格儻一念回光千聖共徹不歷僧祇豈勞修證截生死河踞祖佛位便乃高超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可不同酬佛恩共顯　王化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云日耀祥光澹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風搖瑞色濃僧禮拜師云猶欠一著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寶劍揮空事若何師云脚下看僧曰脚下且致向上事又且如何師云天晴日出雨下雲興問法本無說當說何明師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僧曰便恁麼時如何師云三十年後師云衣中至寶何假披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互入不隱不彰達磨九年不敢動著恐屈兒孫報本不惜眉毛普示大衆拈起拄杖大衆擬議一時打殺上堂云大無方小無所半合半開未可相許嶺梅初拆柒花榮微雨微晴春力普春力普到頭莫問曹溪祖上堂云法無有爾理見非常至道無當刹塵應物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齊是卓牌閙市要得不傷和氣閑與露柱商量苟能自契點頭莫謂山僧多口便下座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道什麼僧曰如何是法師云道什麼僧曰如何是僧師曰道什麼僧曰謝師重重相爲師云道什麼

廬山湯院守恩禪師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花開嫞景僧曰恁麼則言不虛發師云玉葉芬芳

眞州六合香積孜禪師問四山相逼則不問六合門

閑事若何師云七通八達僧曰恁麼則妙用任縱橫師云三脚蝦蟆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云萬事總無能僧曰如何是入定僧師云四海水澄澄僧曰如何是行道僧師云六合勢騰騰僧曰如何是應供僧師云三輪等性空上堂云菩薩之道不可圖度萬法本無四空寧有假無爲爲宗無相爲本量包沙界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令悟本悉使返源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了山河大地亦閑閑上堂云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茲錯念遂致邪非垢盡遇人使明已見作麼生是已見四海洪波靜一輪天地明

信陽軍乾明則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片雲生海嶠一鴈過寒空僧曰與麼則雪竇嫡子也師云一嶺英英六花皎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清風生碧落僧曰意旨如何師云明月映長江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云但向已求僧曰學人不會師云莫從他覓問如何是日用道師云一箭到西天僧云到後如何師云周徧法界

處州南明日愼禪師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猜風滿地僧曰出窟後如何師云群狐腦裂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云水天影交碧僧曰畢究是同是別師云松竹聲相寒師云設使問似傾湫倒嶽東西踞地南北知方逆順無拘出沒自在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爲智刃且於建化門中猶較些子若據本分相見可謂十萬八千

南嶽雲峰元益首座李林宗居士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座云作麼生是出塵意士惘然座云還會麼士忽然省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秪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座云正趣地獄士曰入我無相胡爲地獄座云汝今何在士曰見今對答座曰秪此是黃金

舒州投子山法宗道者問如何是道者家風者云袈裟裏草鞋僧曰意旨如何者云亦脚下桐城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法嗣

韶州甘露山自緣禪師問祖意西來乞師垂示師云青山綠水長相對僧曰畢竟如何師云還我話頭來

47

廣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云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云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永泰宗寶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千年松柏僧曰忽遇容來將何祇待師云萬載一條新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在南華受請恰遇新冬師示衆云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上堂云雲散長空月生天際有眼者辨取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宗欽禪師問如何是和尚直截爲人一句師打一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逢人莫錯舉

韶州雙峰山法崇禪師問不露圭角句未語先分付如何是先分付師云道什麼僧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云汝作麼生會僧無對師云賺却人

韶州樂昌縣寶林山海月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十相具足僧曰莫秖遮便是師云少一不可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拄杖拂子僧曰見後如何師便打僧曰今日親見和尚師云再犯不容

一無後字

韶州舜峰惠寶禪師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云驗僧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云喪僧曰如何卽是師云蘇嚧蘇嚧

襄州洞山普樂子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祖印禪師諱居訥漢州蹇氏子也十三受具十五開講一揮談塵千人而坐器宇氷淸心源海湛敏惠冠絕行解超倫出語成章落筆盈卷忽捨所學遠參禪宗見榮禪師頓悟祖意後出世住歸宗未幾遷上圓通又移四祖後還圓通歐陽文忠公修一見深仰風規每問南來士人曾見訥禪師否由是朝野望重皇祐中　仁宗皇帝詔居京城淨因堅讓不赴就賜章服師號熙寧三年中一日辭江牧劉公述及諸僚屬歸院沐浴端坐示滅劉公率緇俗數千送至荼毗煖中白氣上貫太陽衆皆驚仰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紫霄峰畔歸宗寺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云遊山翫水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云人在

破頭山僧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還曾道著麼良久云喫茶去

洪州百丈山智映寶月禪師法嗣

杭州惠因祥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天圓地方僧曰端的請師一言師云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云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云堪作什麼

杭州慧因義寧禪師問佛未出時如何師云摩耶夫人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悉達太子上堂云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東弗于代西瞿耶尼許汝恁麼會三十年後且莫顢頇參

潭州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

越州諸暨鍾山報恩禪院譚禪師問善法堂中師子吼利人一句又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僧曰與麼則紫隣巖畔千花秀白玉堂前萬姓歌師云念話杜家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云作日初三今日初四僧曰此猶是揀擇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滿問一問一答猶落建化門庭未審第一義中如何舉唱師云簷前雨滴雪滿長空僧曰若然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師云作家禪客僧曰和尚莫瞞人好師云却是儞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隻履巳歸葱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曰得與麼去時如何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巳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云鼻孔大頭向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是師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上堂云法身無象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衆云世尊身長丈六遮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遮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塵蘆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云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臺一下

上堂顧視大衆云若未能如是且須俗機宜所以仲

冬嚴寒人人盡賀日南長至禪人到此直須貶上眉毛莫學東村王老夜來失了巴鼻參

筠州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雲居曉舜禪師筠陽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參聰禪師一日入室聰問云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似漆聰云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聰云我即不恁麼師便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此去朗州不遠師云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忽有省由是道譽遠布禪徒依之後住筠州大愚廬山棲賢治平中一日召大衆云本來無事臨行何語片時片時便去便去言畢而逝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僧曰新豐一箭直射大愚師云今日幾遭雨水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云晴天日出僧曰與麼則從此無疑師云雨下雲陰問千里特來即不問舊店新開事若何師云偏要買箇甚麼僧提起坐具云還有遮箇麼師云東行不見西行利僧曰有錢堪作好兒郎師云吽僞謾我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蝦蟆趒鷂子僧曰全因此問師云老鼠弄猴猻上堂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上堂云學道莫生分別分別便成解會但信自心是佛歷劫更無迷昧久立上堂云三乘道無別朝朝祗麼說僧繇曾寫眞鎭府出鑌鐵珍重上堂云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云盡力提不起放下絕無蹤借問諸禪者此理若爲通上堂云言不假繁道不假修若人會得任性隨流久立

潭州大溈山密印寺懷宥禪師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什麼試師云拄杖子僧曰畢竟如何師云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云教休不肯休直待雨霖頭

杭州佛日山明教禪師諱契嵩藤州東山人也俗姓李氏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偏參知識得法于洞山聰禪師常居永安蘭若披尋內外典籍樂於著撰力扶宗教嘉祐中以所述禪門傳法正宗記定

祖圖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勅頒天下附入大藏賜號明教熙寧四年六月四日示滅於靈隱寺壽六十有六是月八日荼毗眼舌男三根不壞頂骨上出舍利紅白晶瑩師平生頂戴觀音口誦名號木槵數珠亦燒不壞其如解行高潔性智虛明宋代高僧鮮有如師具在陳賢良行業記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五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六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洪州泐潭山寶峰院懷澄禪師法嗣

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覺禪師諱懷璉姓陳氏漳州龍溪縣人也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齔出家丱角圓頂督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澄禪師法席投機印可次歷叢林衆嚮道譽年過不惑名動　仁御奉　詔住淨因禪院三　宣內苑對　聖敷揚開悅　宸衷賜號大覺幷製讚頌須許賡訓　天眷日深頗若師友共磨衲金鉢寶珠皆　上旨批賜既以高年乞身林下　勅從所請隨意住持因止育王山雲徒復湊道合　聖心名重當世本朝宗匠未如榮幸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宣入後苑化成殿令一依開堂時儀範陞座說法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清滿謝恩罷乃曰　帝苑春光皇家啓會萬乘既登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育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　宸衷謹白

師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敷坐華嚴禪師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適來白槌甚好消息還有證據者麼出來對聖人前試通吐看時有宣教大師問滿目盡觀銀世界未審普賢在什麼處師云猶似對面不識僧曰六牙白象空中立　萬乘君王坐寶臺師云帝網重重向此開師復云古佛堂中曾無

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妙用無虧失之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且處處以同風水鳥樹林亦頭頭而顯道若於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明明野老謳謌漁人鼓舞當此時節純樂無爲久濟　聖聰伏惟珍重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云山高海闊僧曰花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峰師云新羅國裏僧曰慈舟不棹淸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師曰脫却衣裳臥荊棘僧曰人將語試師云慣得其便僧拊掌師云更踍跳問艣棹不停時如何師云淸波箭急僧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云濟水過新羅僧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云兒童不識十字街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尙將何報此恩師云兩手托地僧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牛尋拄杖攪黃河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云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什麼僧忙然師云賺却一船人師云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遮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手譬如金屑雖貴眼中著一點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此事便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撿佗不得名邈佗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秪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佗家自有通人愛

上堂云文殊寶劒得者爲尊乃拈拄杖云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楯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云野蒿自發空臨水江鷰初歸不見人參

上堂云太陽東昇照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遮裏作麼生吐露良久云逢人秪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

上堂云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秪如不迷不醉是什麼人分上事

上堂云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要徑截一路各請歸堂

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云遮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云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一下

上堂云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冢鄰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龜中休湊泊三歲孩兒鬢四角參

上堂良久舉起拳頭云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托開千聖宅今日遮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一下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天台赤城山用良禪師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云八兩移作半斤僧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師云東家點燈西家覓油僧曰山高月上遲師云道什麼僧曰莫瞌睡師云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有文禪師上堂云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火照魚行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唐人譯不出僧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又如何師云臘月三十日

杭州靈隱山雲知慈覺禪師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白雲橫谷口僧曰光前絕後師云錯僧曰大衆證明師云點問如何是道師云什麼道僧曰大道師云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西天駐泊此土都監僧禮拜師云吽吽問如何是佛師云筇州九節杖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向上卽且致佛話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云幾合放過

上堂云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乃拈拄杖云且道遮箇是什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攞攞礧礧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上堂云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覿面相謾更無難易四衢

道中棚欄瓦市畐塞虛空普天帀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老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云過

明州金鵝山靖旻禪師問禪客相逢合談何事師云德山令行僧曰早知今日悔不慎當初師云人無遠慮

雲居山守億禪師上堂云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

婺州西塔殊禪師問知師已受請家風略借看師云風搖寒木僧曰恁麼則石上橫節坐茶餘看日低師云葉落秋江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云花開滿木紅花落萬枝空僧曰畢竟是一是二師云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星多不當月僧曰用者如何師云落僧云落後如何師云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理長即就僧曰如何領會師云鷂雉不成鷄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云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云對牛彈琴問山河大地與自己同別師云灸病不得穴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云買帽相頭師云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知用似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云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

上堂云頭不戴天足不履地鼻不齅香舌不了味塞却咽喉何處出氣良久云寒來向火困來眠誰言總別兼同異參上堂云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蹈五參上堂云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飜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遜凡聖脚跟下好與二十拄杖上堂云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草料大似磨甎作鏡請僧家合作麼生良久云寔上堂云順也是逆也是逆順交參眞至理若人於此擾休功猶指化城爲寶地參

杭州臨安九峰淨土鑒韶禪師問承聞和尚是潙潭嫡子是否師云是僧云還記得當時得力句麼師云記得僧曰請舉看師云左手握拳右手把筆問承師有言君子可八意旨如何師云披衣入市去剃髮上山來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云雄喚雌鳴僧曰挂角後如何師云一文兩箇僧曰此莫是和尚見處也無師云不用禮拜問藥山不許看經意旨如何師云夜半點燈毬

上堂云山僧說禪恰似蚝蝹吐油揑著便出若不揑著一滴也無何以故秖爲不曾看讀得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脣縮觜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秖爲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參

洪州壽聖普訥禪師問朝蓋已臨於法會還有西來意也無師云上士由山水問說佛說法殃及兒孫演妙談玄野狐群隊離此二途如何爲人師云一箇不得兩箇又多僧曰一葉落天下秋師云谷秀花鋪錦僧曰不因舉棹爭見漁人師云將謂胡鬚赤

筠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云棒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云炊砂作飯看井作袴

金陵廣慧遇新禪師問師是誰家嫡子甚處兒孫師云將謂是仙陀僧曰親見潙潭來師云更請問傍人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云看樓打樓僧曰爲什麼東行不見西行利師云拈頭作尾拈尾作頭還我第三段來僧禮拜師云吽吽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脚前脚後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恰似不齊

令滔首座參潙潭懷澄禪師澄一日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滔云某甲不會澄却問子未出家時作箇什麼滔曰牧牛澄曰作麼生牧滔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澄曰子大好不會滔於言下忽然大悟遂成頌云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頭挑

蘇哩囉

筠州洞山自寶妙圓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鑒遷禪師問如何是新豐一曲師云自歌自詠深雲裏僧曰誰是知音師云閑坐閑行古洞中問王侯請而不去和尚去時如何師云官差不自由僧曰終是涉廉纖師云棒頭有眼僧曰便請師云慣釣長鯨耻看跛鼈

筠州洞山淸辯禪師問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什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嘘嘘

舒州海會通禪師法嗣

隨州水南太平興國文秀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拄杖子問如何是水南境師云隨峯山色秀遍地百花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迦葉擎拳阿難合掌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荊門軍當陽縣玉泉景德禪院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遊方參復州北塔廣禪師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唯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曰皓布裩初住郢州大陽師在谷隱受大陽請上堂云山僧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攜拄杖下座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子出去師云狗却會爾不會問如何是佛師云截斷脚跟僧曰如何是法師云掀爾腦蓋師云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替換下座上堂云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聲高眼昏宜字大珍重師於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門人圍遶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舁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蘇州翠峯慧顒禪師法嗣

杭州廣果擇能禪師問師是誰家嫡子甚處兒孫師云適來拈香了也僧曰恁麼則親見翠峯來師云相悉人難得

蘄州四祖山端禪師法嗣

鄂州廣明常委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云看僧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云等閑垂一鈎容易上鈎來

潭州雲蓋山志顒禪師法嗣

雲居山文慶海印禪師問雲門一曲師親唱北斗藏身事若何師云險僧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云仰面看靑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少林一隻履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合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闊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窄問佛意祖意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上拄天下拄地僧曰莫秖遮便是麼師云錯上堂云隨波逐浪舉世皆是知音截斷衆流天下罕逢作者遂拈拄杖擊香臺一下云大衆還會麼若向遮裏透得右壁山河不相隔礙十方刹土廓爾皆通舉目則覷破三十三天颯然粉碎動步則踏翻金剛水際消滴不留向葛藤窠裏橫身且無緊絆於荊棘林中擺手不挂鋒鋩叱起陜府鐵牛耕破坤維大地喚取嘉州大像把住日月星辰輥轉太虛橫鋪世界以東爲西將南作北釋迦性命尙自不存祖師眼睛那堪更用如今忽有箇衲僧出來驀口一摑掀倒禪牀攔逼雲居還肯佗也無肯與不肯一切分付德山臨濟遂喝一喝以拄杖卓一下上堂云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靑水淥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云馬師即心即佛大似埋藏釘橛牛頭橫說竪說宛如枝上生節欲識佛祖性義會取春寒秋熱拍繩牀下座

明州上方齊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顒宗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曰恁麼則大梅嫡子也師云重言不當吃師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云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儞頂門上具眼其或不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參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法嗣

湖州天聖楚祥禪師問芙蓉堂上已焚海岸之香師

子座前願聽胡家之曲師云風來金殿冷僧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雪覆玉堦寒僧曰恁麼則淵明空負勿絃琴宋玉徒勞誇白雪師云休言千歲竹將比萬年松師云天地爲槖籥動而有應故春則和融夏則煩熱秋則微涼冬則凝結以至群類人倫各徇其性蓋一氣之所致然雖如此賢者太賢愚者愚

温州極樂用基禪師問如何是太平境師云幾竿翠竹侵雲漢一派淸流入愼江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

湖州天聖守道禪師問騎虎頭把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云喫棒僧曰三十年後有人擧著在師云鈍致殺人師云日月繞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秖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柳色黃金嫩棃花白雪香參

衡州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崇辯禪師諱紹銑泉州人也生有奇相遂捨出家受具遊方徧趨禪室罷歷江表遠入湘川參北禪賢禪師深蒙印決一住興化四十餘年提唱祖道建立佛事海量包納大度規模福慧兼濟近世希有大丞相章公惇昔安撫荊湖見師器重特奏　神宗皇帝賜椹服師名及隨身度牒其旌異如此問如何是瀟湘境師云會春園裏遊春會明月池邊玩月明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錦袍公子猶嫌冷更有樵夫跣足行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師拈拄杖云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謼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云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一下

江州法昌倚遇禪師黃龍南禪師經過師上堂拈拄杖示衆云若向遮裏會去是頭上安頭若也不會又是斬頭覓活汝等諸人且作麼生承當雖然如是法昌今日恁麼擧唱也是看人秖揖覷馬提鞭本分宗匠面前是何言歟且道本分宗匠具何高見良久云雲開山色秀雨過澗流淸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雲居山佛印禪師諱了元姓林氏饒州浮梁人也王

道壬申六月六日誕生祥光上燭髫齓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遠造廬山開先暹禪師法席投機印可叢林拔萃出爲宗匠三十餘年九坐道場四衆傾向搢紳碩儒咸欽道望名動朝野　神宗皇帝宣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元符元年元正七日寫偈坐滅本山餘如知院大尉蔣公之奇塔記問祖意教意即不問靈山微笑意如何師云知時別宜僧曰恁麼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師云因逢桃李樹憶著故園春僧曰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云且莫錯會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云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僧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云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遶天歸問如何是佛師云木頭雕不就僧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云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城裏佛師云倚門倚戶僧曰如何是村裏佛師云食麤食麥僧曰如何是山裏佛師云依草附木問如何是祖師的的意師云不出此問問如何是不方不圓底句師云上不到天下不到地僧曰如何是句中玄師云村人弄駱駝僧曰如何是意中玄師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僧曰如何是用中玄師便打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閉口深藏舌僧曰學人未曉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無畏居士問師楞伽經師云經涉文字不如一棒一喝便了去好士云雖然棒喝猶是第二月師云今日遭人點檢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云在裏許僧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云殿跳不出斗僧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云自作自受師云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注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按拄杖云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盡放花

上堂云徧十方周法界無相光中常自在更無絲髮

可商量彌勒文殊閑買賣釋迦慳迦葉富黃金白玉
如泥土善財不識樓閣門忽拈拄杖云撞著燈籠象
露柱擊禪牀下座
上堂云人間寒食洞裏花開遊蜂與胡蝶爭飛鶯子
共黃鸝對語玄沙老漢却道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好
熱杜撰雲居則不然一翳在目空花亂墜久立
上堂云時當孟夏節屆朱明山花結子似垂珠巖樹
成陰張翠幄鷺狂陌上斷送殘春鶯語梁間留連過
客是田父移苗之日乃禪流禁足之辰休將拄杖向
肩挑盡把鉢囊高挂起而況閻浮路上須知生死劫
長天宮快樂易輪迴地獄煎熬多苦楚筭來萬事秖
在寸心今日與諸人一時休歇作麼生是上座休歇
處良久云雲滿諸峯雨未收牧童吹笛倒騎牛曲中
便是昇平樂世上千般逐水流
上堂云江湖本靜因風而波浪俄生日月長存觸霧
而光明遂昧諸人欲得風恬水湛霧卷天空各請歸
堂不用久立
上堂云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澁林疎鳥宿難

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朶且
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撥倒却迦葉門前
刹竿直下更云不會筭來也大無端參
東京大相國寺智海正覺禪師諱本逸姓彭氏福州
人也九歲出家遇普度不受後比試為僧志慕諸方
即造開先暹禪師法席入室暹舉達磨傳法偈因而
開悟初住饒州薦福雲徒臻集　神宗皇帝詔住智
海賜號正覺朝中搢紳盛欽道望開堂日神宗皇帝
遣　中使降香師謝　恩畢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
罷乃敷坐淨因淨照禪師白槌竟師普視大衆云龍
樓與鳳闕巍峨瑞氣同祥雲藹藹於是觀得十方佛
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苟不然也有疑請
問問慧林纔盛而地垂陰智海既通將何接引師云
言猶在耳僧曰爭奈學人未曉師云不妨剣利問入
門問諱即且致入國觀光事若何師云一逢　天子
聖總是太平年僧曰太平後如何師云梯山航海納
贄獻琛僧曰皇風蕩蕩帝道平平師云老僧不如上
座問三千里外蒙　丹詔未審將何報　國恩師云

作驢作馬僧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師云牽犂拽杷僧曰石人嶺上呵呵笑木女谿邊屢點頭師云不知是不是若是也大奇師云諸菩薩子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何也和風習習揭開細柳之眉春日遲遲烘囀黃鸝之舌庭花似錦汀草如茵蝶舞蜂吟漁歌樵唱鐘梵與管絃合雜儒流同釋子相參古今一致左右逢原如是則窺一塵而十方俱現聆一音而沙界齊聞談玄演妙而靡異凡倫千變萬化而不離眞際頭頭有據物物無私不假躊躇炳然自著直饒於斯見得個儻分明如晝見日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所以道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爲君通君今要出三乘學後夜猨啼在衆峯臣僧奉 勅開堂舉揚宗旨伏願 皇帝陛下位齊北極壽比南山邦歌有道之君民賀無私之化久立衆慈伏惟珍重問如何是佛師云東涌西沒僧曰如何是道師云七顛八倒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儞問我答僧曰如何是禪師云不方不圓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劍利人難得問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云風吹黃葉落片片覆庭莎僧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反錢難尋穴歸禽易見窠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鷂子過新羅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如何是無爲師云飢喫飽喜僧曰遮箇是有爲師云山僧年邁僧曰也有些子師云啞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鹿野苑中談四諦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末頭先度五俱輪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青青河畔草僧曰磨後如何師云鬱鬱園中柳僧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云同別且致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師云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眞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剎竿因甚頭指天力士何故揎起拳良久云參上堂云我有遮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滋味試請道看良久云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酥香象不回上堂云春雨微微終日以時庭花欲發未發原草將

披未披嶺上泥牛頻吼林間木馬長嘶堪笑老盧無
志氣貪佗衣鉢夜奔馳自從龍朔星霜後殃及兒孫
知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翻手爲文覆手爲武且執單刀増肆伏事不
翻不覆文武雙全坐籌帷幄之間決勝千里之外無
明羅刹活捉生擒生死魔軍冰消瓦解直得　皇風
蕩蕩　帝道平平統三界以爲家作四生之恃怙正
當此時且道功歸何處良久云大勳不立賞柴扉草
自深
上堂拈拄杖云遮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
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
惡在衲僧也晝横肩上度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
戸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
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繩牀下座
廬山萬杉善爽禪師問如何是萬杉境師云萬株杉
下千尋竹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老僧叉手對闍
黎問佛法大意請師指示師云崑崙頭戴華山尖師
云古即今今即古家家窻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

川自是時人不能悟大衆且道悟箇什麼咄晚參侍
者度拂子與師師云百丈昔因拈起悟始覺蒸餬是
甦微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對厨庫復云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教老僧說箇什麼良久云
春因歸堂打睡
越州天章寺元楚寶月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番人
不著袴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道士却著冠僧曰向上
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月似
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南人性
撩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北海浪飜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
云迢迢十萬不足遠僧曰畢竟如何師云飯來開口
困展脚問祖師西來即不問蠟人輕重事如何師云
八兩依前是半斤僧曰學人未審以何爲驗師云瞎
師云煥然善法堂巍然師子座或問天章具什麼眼
便踞此位天章答曰無㐌也三十年前向無寸草處
逢箇無舌底漢授得一無生寶丹大包天地細入無
間雖有離婁之明覩之不能見其形雖有師曠之聰

聽之不能聞其聲嗅之莫辨其香舐之莫識其味半合半開成團成塊一吞于腹亦三十年不歷漸次不由地位直坐毗盧之頂下視十方國土若菴摩勒果指于掌中更說什麼善法之堂師子之座可不可乎然雖如此猶是建化門庭若據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著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良久云臘雪消未盡春風依舊來上堂云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云高著眼

洪州壽聖元舜禪師問魚未成龍時如何師云生風起浪僧曰成龍後如何師云興雲致雨僧曰般若無根如何掘鑿師云鐵樹生花

筠州洞山慧圓禪師問遠離廬阜將居新豐不涉程途請師便道師云山僧今日倦僧曰知識方便在什麼處師云瞎僧便喝師云猶未省在師云學非稽古道媿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秪如老僧與諸人從廬阜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各各高挂鉢囊䁥却拄杖更有什麼事可會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

廬陵禾山楚才禪師法嗣

衡州北禪慧雲禪院昇禪師問四衆已臨伸請命願師爲衆敷揚師云道什麼僧曰得遇作家師云山僧未曾答話僧嘘嘘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問師離顯親蘭若來居北禪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今日行十五里僧曰恁麼則三轉法輪師云有什麼交涉僧曰畢竟如何師云緊悄草鞋僧禮拜師云眞師子兒師云三伏炎炎杲日輝少林密意露囊錐於茲未曉重提掇鸞雀梁間語細微此意知音同道契沿流禪客若爲知山僧如此葛藤語碧眼胡僧笑皺眉參上堂云猿啼碧嶂雀噪簷間秋風乍扇於長天暑氣漸消於郊野庭莎露滴溪草含煙堯年而禾稼豐登野老而相逢共唱諸高德既然如是山僧更不可重說偈言上堂咄超佛祖拈禪牀一下云聖凡絕與麼會猶未徹大衆畢竟如何三冬將欲盡未若有霜雪參

澧州報恩禪院紹端禪師問如何是禪師云一僧曰

百丈巖前還有路也無師云有僧曰蒙師指示師云雲生嶺上師云若論祖師玄旨可謂平地起堆更問如何箭過新羅久立

撫州曹山寶積院雄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寒猫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云大地草漫漫僧曰謝師答話師云明眼人難瞞僧曰大衆一時記取師云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如何行令師云清風不會儂家意吹散白雲撩亂飛僧曰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云脚踏實地

上堂云善應群方萬機叢湊相逢相見卽不問儞拈匙把筯爲什麼道不得良久云曹山今日失利上堂云山不青水不淥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夜來却入蘆花宿參上堂云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臥經行何人分上其中莫有言語道斷函蓋相應底衲僧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次師云大衆分明記取話頭

◎玉上一有懷字

澧州欽山悟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應圓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寸步千里僧曰便與麼時如何師云江山重疊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喫粥喫飯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六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七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二世

潭州興化禪院慈明禪師法嗣

洪州黃龍山崇恩惠南禪師姓章氏信州玉山縣人也生而神異童稚不群道蘊夙機發言駭衆長依懷玉寺出家受具偏歷叢林皆推上首雲徒仰慕領衆遊方晚造慈明禪師法席投誠入室明拒之三四方諾咨參遂問十二時中喫粥喫飯卽不問汝拈匙把筯一句作麼生道師卽語對不契其旨明遂喝出師

擬跨門豁然大悟尋以趙州勘婆子因緣成頌呈明
明爲印證益契玄旨請住同安歸宗黃蘗黃龍臨濟
宗枝大盛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噫好箇第一義幸自完金
剛被維那打作兩橛有人接得麼顧視大衆云若接
不得山僧拈頭作尾切須著眼問寶座已登於鳳嶺
宗風演唱嗣何人師畫一圓相僧曰石霜一派流入
江西師云杲日當天盲人摸地問如何是同安境師
云看不得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無面目問作家
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大衆臨筵請師作家相見師垂
一足僧曰燄裏尋冰雪水下火燒天師乃收足僧曰
大衆證明眞善知識師云同安不著便闍梨不著便
僧曰此猶是兩家共用擊鼓奪旗事作麼生師擲下
拂子僧曰同安今日瓦解冰消師呵呵大笑云有輸
有贏問如何是佛師云向汝道汝不信僧曰請師指
示師云合取狗口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
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云三十年來罕逢此
問僧曰孤負諸聖去也師云話也未答何言孤負僧
拊掌一下師吽放過卽不可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
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
云釗利人難得
有僧纔出禮拜師云未得問話其僧乃退師云將謂
是打陳將軍元來是行間小卒不見偏過好好問來
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有什麼過師云一
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僧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
云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未
是衲僧分上事僧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滴水
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獻師云釘
根桑樹闊角水牛僧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云裩
無襠袴無口
師云未登此座一事也無纔登此座便有許多問答
敢問大衆一問一答還當宗乘也無答言當去一大
藏教豈無問答爲什麼教外別行傳上根輩若言不
當適來許多問答圖箇什麼行脚人當自開眼勿使
後悔若論此事非神通修證之能到非多聞智慧之
所談三世諸佛秖言自知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是故

靈山百千萬衆獨許迦葉親聞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付行者豈是汝等貪淫愚執勝負爲能夫出家者須秉丈夫決烈之志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大開門戶運出自巳家財接待往來賑濟孤露方有少分報佛恩德若不然者無有是處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云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云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

上堂云擬心卽差動念卽乖不擬不動土木無殊行脚人須得轉身一路遂拈拂子云遮箇是山僧拂子汝等諸人作麼生轉若也轉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轉不得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

上堂云未到鷲峯一事全無洎到鷲峯便有進前捋虎鬚之客退後把虎尾之人殊不曉未行巳行之令故大覺禪師唯得偏行一著臨濟德山秪是互用二機便云法道周流大似拗曲作直所謂棒喝截斷猶若以金博鍮直饒東注要流南唱北和亘古亘今且未有當頭道著作麼生是當頭一句良久云劄

上堂云山僧有時正路行或時草裏走汝等諸人莫見錐頭利失却鑿頭方不見古者道閙不能遮勾賊破家當斷不斷返遭其亂

上堂云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云拂子踍跳上三十三天扭脫帝釋鼻孔驢脣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山僧今日在汝諸人眉毛上坐轉大法輪還有人見麼見與不見是什麼說話好好參堂去莫築著露柱

上堂拈拄杖云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鶖子飮氣呑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咄

上堂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截流到岸之人端然忘慮短棹孤舟之客進退攢眉且道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無人道得山僧布施儞諸人良久云漁人閑自唱樵者獨高歌

上堂衆集乃喝一喝良久云一事也無喝箇什麼又
喝一喝云一喝兩喝後作麼生以拂子向空書一畫
云百丈耳聾猶自可三聖瞎驢愁殺人擊拂子一下
師室中常問僧出家所以鄉關來歷復扣云人人盡
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又復當機問答正馳
鋒辯却復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
師所得却復垂脚云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
三問往往學者多不湊機叢林共目爲三關
師於熙寧二年已酉二月十六日上堂辭衆云山僧
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
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回今出輪回未得解脫今得解
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
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什麼乃示偈
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
泄新婦騎驢阿家牽至十七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
得五色舍利以石塔窆之
洪州翠巖廣化可眞禪師在歸宗南禪師堂中爲座
元南問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眞云無南
云奢而不儉儉而不奢爲甚道無眞云若是本分衲
僧也少鹽醬不得南喚侍者報典座來日祇煑白粥
問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朝宰臨筵師說何法師
云雲卷長空千里靜日輪當午八方明僧曰大衆霑
恩也師云知心能幾人問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云
花甎藥草僧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明月照乾坤
師云不謾道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佛師云同坑
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深耕淺種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五通賢聖僧曰學人不會師云
舌至梵天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一堵牆百堵
調僧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云千日斫柴一日燒
僧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渾家送上渡頭船問
機鋒纔展四海來投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西天
此土僧曰學人未曉師云儞著甚來由僧曰花發山
前路鳥過北巖棲師云脚跟下看問利人一句請師
垂示師云兩脚蝦蟆飛上天僧曰前村深雪裏昨夜
一枝開師云飢逢王饍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云出
門便見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擔枷過狀師云先

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鑑即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云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云丈夫自有衝天氣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

上堂云捫空無迹追響無聞釋迦達磨謫向他方文殊普賢權為小使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所以道也有權也有要也有明也有暗也有照也有用也有賓也有主放過一著何不道取乃喝一喝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兕虎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勇拈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觀音勢至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

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方會禪師袁州宜春人姓冷氏落髮於潭州瀏陽道吾山參慈明禪師頓悟祖意出世楊岐次遷雲蓋大振臨濟宗風切授法衣乃拈起示衆云會麼若也未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便陞座時有僧出師云漁翁未擲釣錦鱗衝浪來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大衆落二落三了也諸人何不負丈夫志氣若不然者有疑請問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曰莫祇遮便是師云湖南長老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隔江打鼓不曾聞僧曰興化嫡子臨濟兒孫師云因齋慶讚問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云乾坤月明碧海波澄僧曰未審作麼生看師云脚跟下僧曰忽遇洪波浩渺時如何師云十字縱橫僧便喝拊掌一下師云看遮一員禪客僧曰打草蛇驚師云也要大家知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秖要勘破新長老僧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云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西天人不會唐言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人心隔肚鉢口向天
上堂云霧罩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枯木作師子吼演
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爾諸人脚跟下轉大法
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
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云春雨普潤滴滴不落別處
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九年空面壁年老轉心孤上
堂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遂拈拄杖云穿却釋迦老
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良久云向道莫行山
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上堂云舉古人一轉公案布
施大衆良久云口秪堪喫飯
上堂云拍禪牀一下云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
靈物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天下老和尚說
夢且問諸人還曾作夢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
一句來良久云人間縱有眞消息倫向楊岐說夢看
上堂云阿呵呵是甚麼僧堂裏喫茶去上堂云踏著
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
洋海裏遭火爇參上堂云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
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云楊岐一言
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千上堂云楊岐一語呵
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上堂云楊岐一句急著
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筯上堂云楊岐無旨的種田
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
下
潭州道吾山興化悟眞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洞庭
無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夜行人更多僧曰
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天曉路旁邊師云山前麥熟廬
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云時挑野菜和根
煑旋斫生柴帶葉燒
明州天童山清遂禪師問叢林振譽久仰師名祖裔
西來何人門下師云霜花披石秀僧曰昔日霜峯今
朝鳳嶺師云別是一家春僧曰謝師指示師云一言
已出
金陵蔣山太平興國寺保心禪師問月未圓時如何
師云順數將去僧曰圓後如何師云倒數將來問如
何是吹毛劒師云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
師云一手吹一手拍問如何是道師云穿山薦嶺問

如何是密室師云四通八達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云南來北往上堂云夫鍾阜名墟龍蟠勝槩平川一帶游客尙迷絕壑千尋時人罕到若也到得去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若也未到一任偏天台南嶽空腹高心喝一喝下座上堂云火裏蓮生海中塵起維摩默然文殊歎喜惹得天花徧地來空生淨虛彈指卓拄杖一下

金陵蔣山覺海禪師諱贊元婺州義烏縣傅氏子乃傅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頂角受具冠歲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云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慈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事師少有如此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志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伏大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名及有俸餘悉置物產供給禪衆公又堅辭鼎席樂遊鍾山約師蕭散林下淸談終日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坐滅本山問大事顯揚於此日師將何物報　君恩師云玉樹果香千載端金輪光燭萬年輝僧曰不虛出世也師云青山饒得白雲多問如何是道師云南通州北入縣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驢前馬後問如何是佛師云眼皮拖地僧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驢胎馬腹問離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云波斯鼻孔不通風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云住持事繁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云前三後四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云屠牛剝羊僧曰爲甚麼如此師云業在其中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東壁打西壁僧曰客來如何祗待師云山上樵井中水問摩騰西來即不問少林面壁意如何師云火中巢翡翠水上畫丹青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萬年松色轉宜霜

上堂云雲鎖千岑樵子迷出身之路風飄四海漁人尋回棹之津鴈過昊天遠人來信猿啼巴峽遊侶何傷而今勿謂行路難雪上加霜君好看咄

上堂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不惜手脚山僧擬欲說破筭來家醜不可外揚

上堂云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昨夜露柱現三頭六臂拈了須彌踏翻大海四天門王走向諸人眼睫裏藏身還知麼若也知去正是瞌睡知解若也不知拄杖子平生熱肺腸爲儞點開不睡底眼卓一下

上堂云瑠璃殿上唱出彌高碼磯堦前和來彌寡豈免舟橫野水棹發孤煙雲月古今共同溪山南北各異是知雲門臨濟法眼洞山放去疆界儼然收來絕無矛楯頂門之眼切莫遲遲差之毫釐龍華會裏喝一喝上堂云遮箇若是如虎戴角遮箇若不是喚作什麼良久云矮驢矮馬珍重

上堂云風息浪平雨餘山翠樵歌越嶺漁唱湘灣聲聲互答韻清閑一曲中含千古意拍手一下大丞相荊國公讚師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勾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婺州大平興國禪寺載休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理長即就僧曰恁麼則石霜嫡子師云且低聲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如何是道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兩兩三三

筠州武泉山政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槍刺不入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衣成人水成田問如何是前照後用師便喝僧曰如何是前用後照師亦喝僧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又喝僧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隨後便打師云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云蚊子上鐵牛僧曰畢竟如何師云烏龜倒上樹僧曰古之今之師云放儞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云面赤不如語直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刹竿頭上舞三臺僧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云上大人僧曰如何是末後句師云雙林樹下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請師速道師云我道不得僧曰爲甚麼道不得師云謝子證明僧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

當初師云龍生龍子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云撞牆撞壁僧曰豈無方便師云透七透八問兩陣交鋒時如何師云一得一失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磨坊裏師云曹溪浩渺魚龍無處優游多子峰高鳥獸不能棲泊且向江西路上兩兩三三韶石門前出口入耳不免分張退邇遐適莫親疎可其旨者麟角猶稀乖其事者稻麻非衆到遮裏便是氣衝牛斗眼放電光也是秦時轆轢鑽咄上堂良久呵呵大笑云笑箇甚麼笑佗鴻鵠沖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嬭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參上堂云淸淨法身無定度走入蘆花深處去箇中遇著王老師無問無答亦無據參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問如何是南峰境師云嵯峨出群嶽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分明領話僧曰便是爲人處也無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師云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湖州報本澄說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石鼓振時天地響僧曰英靈之者已曉師機昧識之流如何領會師云玉峰危聳碧霄間僧曰恁麼則霜溪嫡子汾陽玄孫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問如何是佛師云寶殿豁開全體現僧曰如何領會師云玉爐香起大家看

杭州淨慈志堅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慧日峯高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達磨西來當爲何事師云爲不會者僧曰恁麼則今日小出大遇師云果然

潭州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鳥道人歸後雲生雨過時僧曰今日親見雙峰師云特地一場愁僧退身拍一拍師云記取話頭師云青山疊疊綠水滔滔入理深談如何話會良久云伯牙雖會彈須是子期聽拍一拍上堂云寒山把糞箕拾得拈掃箒寺主不知機豐干笑破口大衆還會麼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拍禪牀下座上堂云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搖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沐浴淨髮辭衆寫

偈云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窻度殘月言訖坐逝焚化齒頂皆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兜率道寬禪師問平常心是道如何是平常心師云左出右入僧曰爲什麼人人不曉師云旋風千帀尚有不周僧曰周遍本然爲什麼不周師云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云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點茶須是百沸湯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喫盡莫留滓問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如何是一塵師云水不洗水問衆生本來成佛爲什麼有煩惱菩提師云甘草甜黃連苦僧曰却成兩段師云不妨會得好問既是一眞法界爲什麼有千差萬別師云根深葉盛僧打圓相云出得遮箇也無師云弄巧成拙問有相身中無相身如何是無相身師云舌不出口問如何是無明路上無生路師云鬧市裏打磬僧曰教中爲什麼道永斷無明方成佛道師云方入圓圓入方師云向上提綱盡轉無盡向下舉唱事屬多端覿面相呈何人知有若向遮裏透得七通八達自在遨遊若透不得滿目青山自生障礙喝一喝

上堂云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遮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云珍重上堂云法不可說言語道斷有念乖眞用心失本倚天神劒光爍四方日月讓明雲霞散彩正當與麼時祖佛出來也須乞命良久喝一喝上堂云山高水冷松老雲閑枕石漱流隈巖養性塵機自盡佛事長新彌勒釋迦時時出現大衆且道什麼處出現良久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喝一喝

福州古田資福善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脚踏實地僧曰意旨如何師云仰面看天

潭州大溈山密印寺德乾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水從山上出僧曰意旨如何師云溪澗豈能留問如何是佛師云身長丈六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足覷雙蓮師云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

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
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囈是甚麼說話以拄杖
卓一下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誰教儞恁麼
問僧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云謝訪及師云不用愛
聖聖是虛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若得聖凡情盡便
乃大智現前卽如如佛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去與
釋迦不別若信不及且止宿草庵三十年後鼻孔遼
天不得錯怪人拂子擊禪牀一下

湖州羅漢居奉禪師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未問
已前僧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一言已出師云最
初末後句衲僧皆罔措更擬問如何嚴冬發和氣卓
拄杖

澧州壽聖院景韶禪師問師登丈室如何指南師云
上來下去僧曰流通於世也師喝一喝僧禮拜師云
靜處薩婆訶上堂云法本無涯際毫端現十方直饒
玄會得未免雪加霜喝一喝

澧州藥山義銑禪師問擬心卽差動念卽乖如何卽
是師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文殊問疾維摩默然
意旨如何師云鼻孔遼天問八風吹不動底人是何
境界師云須彌山上堂云山僧活計日日一般雲橫
碧岫松柏崢嶸清風滿戸明月盈堂有眼者辨取無
眼者顢頇且道不落見聞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木
人夜半穿鞾去石女天明戴帽歸咄

湖州廣法禪院源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甎頭瓦片問如何是佛師云火燄裏出頭僧曰意旨
如何師云頭紅面赤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云千
年桃核僧曰逢人時如何師云根生土長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云掘不得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無面
目問鬧市取靜時如何師云冤不可結僧曰如何是
吹毛劍師云竹片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事持
牙爪僧曰出後如何師云抖擻衣毛僧曰謝師答話
師云撥不轉問塵中如何辨主師云短簷帽子長脚
幞頭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眉毛下僧曰便與麼會
時如何師云瞎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日
月星辰僧曰如何是向下事師云地獄鑊湯問如何

是究竟事師云秋風黃葉落僧曰莫便是和尚見處師云春來依舊生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云猢猻忍餓僧曰乞師拯濟師云什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云白日無閑人僧曰如何承當師云如風過耳問握劒當胷時如何師云老鴉成隊僧曰正是和尚見處師云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云大衆相送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云十字街頭僧曰與麼則敗闕也師云知儞不到遮田地僧曰到後如何師云家常茶飲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乾薑附子僧曰與麼則不同也師云冰片雲團

上堂云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云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儞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擔不起僧曰爲什麼擔不起師云大道師云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衆云頭角生也師云禍事僧曰某甲罪過師云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壽八十一歲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日晚無疾淨髮沐浴書偈云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書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兎流光照大千擲筆趺坐而逝

洪州百文惟政禪師開堂日陞座拈香云大衆會麼南源嶺上石笋抽條枯木堂前霜花吐蘂非常之事豈敢囊藏學無常師理長即就遂趺坐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巳在言前僧曰恁麼則臨濟兒孫石霜嫡子師云莫亂卜度僧曰爭柰石笋抽條霜花吐蘂師云一任流通

南嶽谷泉大道師參慈明繡至寢堂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師顧視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慈明打一坐具師接住推向禪牀上慈明却作虎聲師呵呵大笑慈明揖云且坐喫茶師乃云吾參七十一員善知識唯師有巴鼻臨濟一宗在師行矣

滁州瑯琊山惠覺廣照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山曉月禪師豫章人也性若天資聰如神授六經百子三藏五乘凡一舒卷洞明淵奧參瑯琊廣照密傳心印五百雲衆推爲上首後出世四十餘年每日三時發揮宗教略無少怠其訓學徒若此坐

滅道濟庵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望月臺前雲羃羃白龍泉畔水潺潺僧曰與麼則瑯琊嫡子臨濟兒孫師云聽事不真喚鍾作瓮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什麼師云請高著眼僧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云年衰鬼弄人

蘇州永安定慧院起信海印禪師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湘源斑竹杖僧曰不會師云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平常句師云三脚蝦蟆背巨鼇僧曰如何是玄妙無私句師云白雲覆青山僧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云須彌頂上浪滔天僧曰三句外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天台南嶽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云好箇問頭僧曰何不領話師云我不識儞話頭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那吒忿怒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云衲僧罔措僧曰如何是第三句師云西天此土上堂云摩竭掩室計校未成毗耶杜詞伎倆俱盡一棒一喝未稱衲僧舉拂揚眉殘羹餿飯諸仁者山僧與麼說話爲佗閑事長無明且道不傷物義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常愛嶺南深臘裏雪中初綻一枝梅

令一無之字

上堂云春風乍回春景相催枯夢欲發未發柳眼似開不開堪羨漁家江上景數峯如畫碧崔嵬諸仁者且道於佛法中是何時節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云泥蛇齩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啊呵笑參上堂云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是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云有時一喝壁立千仞有時一喝四楞搭地遂喝一喝云且道落在什麼處儞若辨得也好與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云鶯聲闌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咄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姓周氏本州閩清縣人也受具之後遊歷江淮始到廬山祖印林禪師法席迨餘一紀未息疑情晚扣滁陽廣照禪師之室一見動容即悟其旨後歸止甌閩命住地藏道行大播知府密學蔡侯聞師德譽遷居白鹿兩住大剎四十六年壽八十四元豐七載七月十二日集衆說偈云來說生

兮去說滅二人證龜成一鼈悟心禪客若爲論水裏銀蟾天上月言畢而逝

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傳得底事請師指示師云家有千金之籌不自知非僧曰也知師得親承旨還許學人授也無師云車無一尺之輪焉能到遠問如何是教意師云楞伽會上僧曰如何是祖意師云熊耳山前僧曰祖意教意相去幾何師云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長安路上來往憧憧僧曰猶是動底師云徒消人食浪費人衣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云睡不著問如何是道師云九州百越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云持刀按劒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云鴉巢生鳳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云千株松下僧曰意旨何如師云倒臥橫眠問如何是佛師云商州客問如何是祖師云嶺南僧僧曰如何是法師云村歌社舞僧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云左脚踏衡山右脚踏北海上堂云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遮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臥以拄杖擊禪牀一下

越州姜山方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鐵牛背上書千字僧曰瑯琊嫡子也師云彌勒堂中豐普賢僧曰三十年後此話盛行師云馬到江邊纜行千里問如何是佛師云留髭表丈夫上堂云金苞乍吐籬邊菊玉露初垂葉上珠秖此明明箇消息不須南北問眞詮長久云好

杭州天竺智月禪師問摩竭陀國水泄不通鹿野苑中如何垂示師云棒打石人開鐵眼僧曰一句流通也師云劒揮牛斗動金星僧曰謝師方便師云晴乾不肯去

證聖禪院艮禪師問寶座旣登將何指示師云嶺上梅方拆僧曰恁麼則偏天偏地師云堤邊柳漸榮上堂云若論此事如鴻鍾待扣聲應長空若寶鑑當臺影臨萬象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賢愚共處聖凡同之不得與麼道大有人笑去在佗笑我笑誰知此箴三

十年後更笑一笑

滁州瑯琊山開化智遷禪師問如何是瑯琊境師云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云眼前三尺雪僧曰莫便是也無師云腦後一枝花上堂云慧山屹屹高則有頂難量法海滔滔深則無涯莫測故我祖師西邁禪祖東流一燈始耀於曹溪六葉徧芳於蘭若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妙用備均奧旨頓見如來蓮境智以雙亡了是非而俱泯所以前不接後後不別前前後續斷中間自孤當體湛然應時消滅旣如是矣亦有何事隨時應用野老謳歌四海晏清八方無事　堯風遠扇舜日高明且道恁時上將軍在什麽處良久云不許將軍見太平

廬山圓通崇勝志珂禪師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崇勝如何師云五老雲開千峯聳翠僧曰還許學人通一線道也無師云作麽生僧便喝師云作家僧擬議師却喝上堂云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不在外不在中間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三箇合頭語聞者自家看山僧今日和泥合水且恁麽三十年後莫顢頇喝一喝

滁州瑯琊山開化院繼詮海月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云志公剪刀僧曰巖花爭競發澗水漾如藍師云黃蘗拂子問拈槌舉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僧曰學人不會師云大海雖然闊不宿死人屍僧曰畢竟如何師云禮拜了去上堂云瑯琊峯上嵯峨山色如藍庶子泉中潋灧水澄如鏡遂使汾陽慧炬煊赫而橫徧十方臨濟玄風壁立而上窮三際泥中哮吼木馬嘶鳴大用現前徒勞佇思箭穿黃葉誰敢當鋒有不惜身命者試出來看良久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

荊門軍玉泉山務本悟空禪師問如何是玉泉境師云前臨紫蓋後枕清溪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脚踏海眼身坐覆船僧曰學人今日得遇於師師云去

袁州崇勝文捷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長

連牀上僧曰未審如何履踐師云飢餐渴飲問和尙見瑯瑯時得箇甚麼師云不欠少僧曰不藉師承去也師云老僧今年七十上堂云因來即睡飯來餐貴賤賢愚總一般要會祖師端的旨寒山拾得禮豐干諸仁者千般求法莫若求心萬種多知不知禁口百不知百不會誰知自得眞三昧一任傍人笑道癡却笑傍人無見解山僧今日漏泄拖泥帶水總為說了也還委悉麼良久喝一喝

江陵公安萬壽子和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燒香瞻仰上堂云將領雄兵出塞行匣中寶劍迴光生有人若問家風事荊水滔滔巳太平師忽一日召衆喫茶衆未散端然示化茶毗獲五色舍利千餘粒

安州九嵕山圓明仁益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秖備是僧曰不會師云會取不會底上堂云若論此事如鍾含響扣即發聲似谷藏音呼之必應向微塵裏坐大道場於一毛頭演無量義十二時中無一絲毫間隔言談戲論行住坐臥於此會得不妨省力然雖如是未免為蛇畫足且作麼生得脫灑去良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泉州涼峯山洞淵禪師問如何是涅槃師云刀斫斧劈僧曰如何是解脫師云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云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云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云金沙照影問如何是道師云玉女拋梭僧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云龜毛長一丈兎角長八尺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水草不曾齗僧曰還守護也無師咄云阿誰守護汝問如何是眞實相師云石不藏玉僧曰如何是方便門師云泥裏洗土僧曰謝師方便師云迴頭看不見問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如何是心師云古渡無人過孤舟終日橫僧曰如何是種種法師云汝適來問箇什麼上堂云幸自非言何須剳噴若是鑽天鷂子身帶網羅若是透網金鱗眼看波浪裁長補短未稱衲僧平高就低未是好手到遮裏作麼生涼峯今日不可壓良為賤以拄杖卓一下

眞州定山方禪師參瑯瑯廣照禪師唯看栢樹子話

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云我會也廣照曰汝作麼生會云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廣照可之由是道望傳播諸方上堂云今日與衆評章共立叢林保社入門須辨主賓起坐常存高下寮舍語笑低聲佗家筆硯莫把點茶喫了添湯田地汚須掃灑萬事一切尋常不用彊生苟且吾門無種不有切莫傳歸俗舍是非長短誰無信士聞以爲差如來大藏教言好向人前說打待伊懽喜上心萬種千般肯捨得了修造供僧福利全歸施者輒莫別作閑緣果報牽挐拽把三塗地獄辛酸莫待臨時懽怕此乃略說大綱看者莫生驚訝不信但看古伽藍堂堂粉壁分明畫

湖州景清院居素明照禪師法嗣

湖州何山日儉禪師問達磨西來人盡委未審向上事如何師云空中種竹猶自可石上栽蓮物外鮮僧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云汝道我意如何僧曰白雲綻處瑞花開師云靜處薩婆訶

杭州承天簪岑禪師問鳳凰山迥秀摘出一枝新不問三玄旨得法嗣何人師云雲藏嚴寶窖水闊玉峯低僧曰恁麼則鎮府宗枝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問如何是道師云稱尺斗量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蘆葦花邊蓼叢岸下

興化軍翠峯子淵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海雲生嶽面山月落堦前僧曰恁麼則承天嫡子師云孫賓恰在市

杭州承天自能禪師問倚天長劍即不問袖裏藏鋒事若何師云看僧以手畫一畫云遮裏作麼生師云收僧撫掌師彈指一下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七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八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二世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法嗣

東京十方淨因禪院淨照禪師諱道臻福州古田人也俗姓戴氏父夢偉冠裳者導從至舍母黃氏遂娠復夢幢幡梵唄引厖眉碧眼僧至乃誕生也十四歲投上生院出家持頭陀行十九落髮粗習經論後遂遊方參諸知識道契圓鑑禪師出世開堂　英宗皇帝遣使降香繼而苗貴妃奏賜椹袍都知蘭元振又奏賜覺照師名周國大主表乞禪號　神宗皇帝宣諭執政曰道臻素有名德宜擇一美號進呈乃賜淨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刹選請宗匠皆出師舉悉稱詔旨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陞堂辭衆寫偈坐滅

元豐三年春　慈聖光獻皇后上仙百日建齋于慶壽殿會千法師是日　神宗皇帝賜坐　宣問長老將何追薦　太皇師對曰臣僧得面　天顏即　詔陞座時有僧問　太皇仙遊今在何處師云月落不離天問颷駕既遠仁孝何追祖意西來乞師方便師云軒轅雖掩北風教自存南僧曰　聖君詞句宣傳去寰海烝民捧誦來師曰創利衲僧問　勑宣千法師入　內並賜椹袍未審得何福報師云水長船高僧曰　皇圖永固長興不二之門師云淨因道處不及闍梨僧曰三邊肅靜民安泰五穀豐登賀太平師云不妨道著僧曰聖人當殿對答分明三十年後此話盛行師云恰是問　天賜六銖師巳掛將何報答　我皇恩師云雪峯道底僧曰睿澤巳蒙師指示太皇仙馭往何方師曰天潤地潤僧曰一旦功成去三祇果巳圓師云眞師子兒僧云恁麼則可謂師子窟中師子師曰不得鈍致山僧師云至道本無言說何須問答去來蓋為　太皇太后感一人之至德集萬善之鴻因式薦　仙遊證無生理敢問諸人今日種種佛事時人道得更有末後一句還有人道得也無良久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切念臣山野常僧行業無取此日伏蒙　聖慈特賜舉揚宗旨言詞荒拙冒犯　天威但臣仰荷　宸恩無任驚悚久瀆　聖聰伏惟珍重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有錢使錢無錢守貧僧曰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儞三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云法廣殿牌　仁宗親寫僧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云六代祖師天下聞問如何是道師云古今行不盡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萬家烟火外一枕水雲間問如何是佛師云朝粧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云河南犬吠河北驢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拄杖橫擔不到肩僧曰謝師答話師云錯認定盤星師云一問一答無有盡時古人呼作無盡藏海亦呼爲方便門於衲僧面前遠之遠矣何故權柄在手縱奪自由坐斷毗盧壁立千仞善財樓閣孰肯優遊華藏瑕函未之足拾丈夫猛利本合如然過後思量成第二月除茲投機徇器止宿草菴就下平高曲成萬物周流無滯觸處皆通苟不盡毫毛自取其咎如斯談說笑殺衲僧且道誰是解笑者良久云看

上堂拈拄杖云榔標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啞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挺秀江淮禪林拔萃圓鑒宗席首演說法於龍舒後傳燈於淝水熙寧十年秋一日書頌云金雞抱玉卵玉兎長鳳兒舉頭指瞻部飛過西耶尼遂趺坐而逝茶毗獲舍利千餘建塔于郡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河裡木頭船問鼓聲纔罷猊座高登朝蓋臨筵合談何事師云天清地寧僧曰大衆證明師云寒山拊掌拾得呵呵問和尚如何爲人師舉拂子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曲須禪床僧曰客來如何祇待師云拄杖子問如何是佛師云頂上螺紋問昔日祖師伸三拜歸位端然事如何師云金剛朝合掌泥人夜點頭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十五十六日月相逐僧曰更深方見把針人師云且莫錯認問如何是大道之原師云黃河輥底流僧曰學人未曉師云貫注新羅國問不看澄潭月不守枯木巖是什麼人師云潦倒漁翁蹤蹟樵子僧曰究竟如何師云相逢鼓腹拍手謳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臨濟問黃蘗僧曰學人不會師云三回喫棒來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那一花師云不堪供養佛僧曰摘向什麼處師云十字糞堆頭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

示師云纇馬揩枯柳僧曰學人不會師云駱駝好喫鹽僧曰畢竟如何師云鐵鞭指處馬空嘶問佛處深宮時如何師云著珍御服僧曰踰城出家時如何師云掛弊垢衣僧曰不出不處時如何師云一刀兩段上堂云當今一句已在言前未舉先聞早彰醜陋更待搖腰捺膝跬步向前擬動舌端紛然失緒若據衲僧分上豈落今時建立宗乘隨機應副所以拈鎚舉拂瞬目揚眉談古陳今一斯方便更乃看風辨的照用當懷棒喝全提豈同容易蓋是事不獲已曲爲今時到遮裡若是久曾淘汰回首高流歷涉長波自知冷暖若遇初機禪客緇素未分權展機鋒豁明大智要伊回光自照直於指外明機返本歸源莫向途中受用變通衲子不用踟躕闘捩動時新羅激海久立珍重

蘄州白雲山廣教景雲禪師陝府夏縣人也姓李氏生不葷茹親族異之投西京靈山院臻上人出家二十五落髮遊方參問得法於圓鑑禪師後蘄守喬侯聞師道譽命住是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棒打石人開鉄眼僧曰即此便是也師云有甚交涉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須彌頂上撞金鐘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任是僧繇誇好手教君圖繪也無門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揚眉招手喚對面少人逢許內翰問如何是廣教境師云一片白雲橫嶽頂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今日尊官入院

上堂云雲籠玉殿風掃金沙靈苗得地徧野開花遊人賞玩衲子嘆嗟咄不悟少林眞端的背却彌陀討釋迦上堂云紅爐焰上金雪花開白雲堂中木人拊掌直得天垂甘露地湧珊瑚無情日夜談眞諦不知誰是契如如擊禪牀一下上堂云道道箇中無紫皂禪禪門與白雲連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胡家曲子如何唱會麼清風明月夜浪打釣魚船咄上堂云了了人人道好妙妙馨香誰曉曉兮獲圓通好兮談妙道無限清風座下生身中悟得無生老無生老報君知一片無瑕萬古輝咄

無爲軍廬江西禪繼圖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枯木巖前僧云意旨如何師云抽條石笋上堂

云青山青鬱鬱淥水淥依依物物尙如此禪人作麼知若乃知得觸目面眞更無別事一一法上一如來一一塵中一彌勒若也不知且向三條椽下六尺單前快須究取良久云自是心源不調伏祖師元是世間人喝一喝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問千百億化身未審那箇是如來身師云應物現形僧曰恁麼則普現群生前師云倒退三千問如何是道師云祇在目前僧曰爲什麼不見師云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福州人也姓卓氏母懷妊時常感異夢及生祥光照室七歲出家恩度受具後慕遊方到蘇州天平圓鑑禪師法席鑑問父母未生時那箇是汝本來面目師於言下忽然有省遂執侍巾瓶至舒州浮山每入室時運石一轉自後遁迹日誦蓮經三帙常坐不臥後住檇城法道大播元祐元年十月十日命元照律師結大界相畢翌日沐浴淨髮召衆曰吾世緣將謝汝善護持言畢趺坐而逝七日身不傾側荼毗得五色舍利塔葬本山問如何是道師

舉起拳僧曰不會師云拳頭也不識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一音剖出塵沙界豁達靈通副萬機僧曰恁麼則葉縣親孫浮山嫡子師云何不領話僧曰話道什麼師云十萬八千上堂云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稱子如何辨得斤兩若也辨得須彌秪重半銖若辨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裡與諸人相見

荊門軍玉泉山景德謂芳禪師問從上諸聖以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云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針鋒頭上翹筋斗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紅爐焰上碧瑠璃問如何是一乘法師云的當塵毛現上堂云天騎未運賓主照用齊行毒鼓一鳴瞎祖盲賢失宗旨或高提神杖或副類千端影草竿頭火炬輝寶劍刃中金毛吼在主則离南坎北據賓乃卯東酉西風雲合會交光八面全收應用同時函蓋陣圖齊剪雙開雙掩令在當人正按正提藏鋒出袖他亡此滅韜懷組繡香囊穫印

◎何下一有法字

◎一無宗字

回戈始見文班武列須分勝敗豈許東西火餤七星光射須知百花競發金針未舉鋒露山河玉印未開光舒大野曉色纖毫不犯暗中眉目須分白牛嚴下非藏金鳳幽庭豈鎖君臣合會舞蹈無門浩意融懷蜜移一步頭角未現布異類以周流玉線關開盡屬利生遮畔大地都盧無的止萬古澄潭月耀鑿荒田野戢眉不開午夜陣圓宜豹變正則龍銜異寶偏乃鷂宿銀籠正偏巨意若支離失曉手中珠落地異中見異猶尺壁而胡分出語不曉似空中而赴倒截則大夜消忘唱乃長天兔運放曠淋漓雨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師一日沐浴淨髮書頌云三更打破無巴鼻午夜敲開大道機二千年前石人髓不以露布報人知乃擲筆安坐而逝

廬山歸宗承天鴻式禪師問如何是歸宗境師云右軍墨池僧曰若不張帆焉知海濶師云想汝不知落處師於熙寧二年七月十九日上堂辭衆云須彌倒卓海水逆流石人破浪棹孤舟拍手呵呵誰是侶大千沙界任遨遊咄言畢趺坐而逝

＊溪一作淨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也幼習儒老復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啓發遂投太平興國西律院僧可崇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參道詣龍舒浮山圓鑑禪師法席入室扣請頓悟祖意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剎道譽大播後退居淨因元豐五年左右街僧錄定居華嚴再整禪規京城內外翕然歸向八年四月十日　詔入　禁中說法　天子錫賚甚厚是月十四日辭衆坐逝茶毗歛骨塔于開封林家村師性澄止水語灑寒冰解達宗乘見超情識繼唱臨濟三玄九帶深造曹洞五位十玄故湊泊者望其津涯而已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客路似天遠僧曰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侯門似海深僧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寰中天子勅僧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塞外將軍令師云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溪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彰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云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

舒州甘露法眼禪師諱慶餘。姓黃氏。建州建安人也。本州大中寺出家。試經得度。遊歷江淮宗席。參圓鑑禪師投機印可。出世甘露。人天瞻仰。退居京師華嚴。王公貴人皆來諮道。都尉曹公見謂此眞吾師也。朝夕扣請。奏賜章服師名。元豐六年八月五日示衆云。浮世幻身安能久寄。索筆書頌投毫而逝。問如何是意中玄。師云。千思萬想。僧曰。如何是句中玄。師云。七步成章。僧曰。如何是玄中玄。師云。百發百中。師云。三玄三要大道直衝。活捉生擒。奪人奪境。直得把斷要津。聖凡路絕。一似倚天長劍。誰敢當頭。擬議之間喪身失命。正當恁麼時。何人出來定當。良久云。須是王索仙陀婆始得

廬山歸宗承天普安禪師。問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云。陽氣發時無硬地。僧曰。莫便是爲人處也。師云。卞和之璧難遇良工。僧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云。賣金難遇買金人。上堂云。金風乍扇。黃菊初開。泉鳴山谷。月照樓臺。門門顯煥。物物全彰。還有薦得者麼。良久云。令人轉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上堂云。桃花紅李花白。堪羨靈雲最高格。覿面相逢頃刻間。鷂子已過新羅國

南康軍南山清隱院惟湜禪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三更月到窗。僧曰。來後如何。師云。平旦日頭出。僧曰。還有西來意也無。師云。一片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問如何是佛。師云。罵著不嗔。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喚著不應。僧曰。佛法兩字如何理論。師云。我不喜聞。問諸聖說不及處請師說。師云。暗裡皺眉。僧曰。大衆側聆也。師云。天明合掌。僧呵呵大笑。師云。切忌切忌。問如何是道。師云。斜街曲巷。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百藝百窮。上堂云。南山峭峻登者還稀。後轟萬丈洪涯。猿鳥不絕。前臨千尺洪波。舟楫難渡。中流渺漠。休駐蘭舸。彼此岸頭不須繫纜。且道向什麼處安泊。良久云。有時因好月。特地過滄洲。上堂云。一念不生伎倆俱盡。一法未有計較不成。便請高掛鉢囊。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法席。踏著稱鎚硬似鐵。豈是古佛心。青絹扇子足風凉。不是西來意。一任驢鳴狗吠風吹日炙

◎洲一作浪

舒州浮山太平洪璉禪師問楞伽四卷從何得莫是當初錯下言師云蔣白元來是秀才問達磨西來教外別傳爲什麼將往隨後師云錦上添花師云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敢問諸人作麼生說箇見性底道理良久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

潭州南嶽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云宗風纔舉萬里雲収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巳讓人遂使楢𨫼答志斷臂酬心何以衡嶽這裡山畬粟米飯一桶勿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爲爲什麼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筠州大愚山興教守芝禪師法嗣

潭州開福守義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撲不破僧曰秋來黃葉落師云速禮三拜上堂云瀟湘岸上總似今日風恬浪靜是人過得不妨奇特忽遇蓮花潭內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又作麼生過良久云行船由在把梢人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洪州人也少出家圓具參大愚芝禪師頓悟心印遂徧歷禪室到泐潭澄禪師法席遇南禪師遂爲道契一日謂南曰觀吾師法器異常何滯於此南不喜師語師從容曰吾師若去參慈明他日必爲臨濟下宗主也南遂諾之遙往慈明果然發悟南師出世同安師即領衆助揚宗風後洪帥請居西山翠巖次移南嶽法輪雲峯治平中坐滅龕中常涌舍利問如何是道師云路不拾遺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黃河九曲僧曰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垂手過膝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云萬里崖州僧曰如何是第三句師云糞箕掃箒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云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四楞著地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云須彌山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箭穿楊葉僧曰如何是般若用師云蛇穿鼠穴問如何

是清淨法身師云柴場荻草

上堂云諸佛出世平地陷人祖師西來承虛接響一大藏教詐謔閭閻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諸人到遮裡憑何話會良久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離却咽喉一句作麼生道若道得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道不得法輪門下有粥有飯

上堂云語不離窠窟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裡憑何話會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饒州承天應禪師問如何是芝山境師云三月野花遊不猒更深猶插滿頭歸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五湖雲水客到此罷追尋

越州大禹山簡南禪師上堂云湖邊山邊太平道馬公賀公前後意靑山屹屹變洪波洪波渺渺成平地不是遨君傲名利盡爲蒼生垂巨庇萬頃良田千古中兒孫不識法王記其中有剎崇來久雪庭譸室誰知有翠竹黃花歲已深陶令遠師空執手昨夜南星回北斗良久云看

郢州興陽山啓珊禪師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百尺竿頭開口笑僧曰風高月冷乾坤靜直下無私暢殺人師云謌謠滿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云霧籠山色雨灑長空日月雖昇遊人不見這箇葛藤且致泥水不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爲僞諸人注破以拄杖擊一下

郢州興陽山慧光院啓舟禪師上堂云遠山岌岌春夏如然涓水滔滔四時無間平川眺望廓落乾坤坐對孤峯咫尺日月覩此時景便合歇去說箇什麼天台南嶽峩眉五臺盡是塵是未妄向他人口中作則既不如此又作麼生商量良久云睫在目前長不見道非物外更何求

筠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抛下坐具師云一釣便上僧拈起坐具師云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云波斯入唐土上僧大笑歸衆

潭州石霜山法永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承泰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無角鐵牛生意氣僧曰未審的嗣何人師云瀟湘月上碧天明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云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全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掛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護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拋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兎之鷹混跡塵中未是齩豬之狗何異跳坑墮塹正是避溺投宜如斯之解正任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南嶽勝業智增禪師問如何是南嶽境師云音聲鳥娑羅花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山間坐林下行僧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云萬年松色拂雲高

郢州大陽山長慶如漢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未離兜率天波旬眼滴血僧曰畢竟成得什麼邊事師云後生雖可畏年老得人嫌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云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僧曰觀音門大啓也師云師子齩人上堂云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湖州天聖皓太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山寶實禪師問世尊道我四十九年不曾說一字法和尚因何列衆陞堂師云不容我秪對僧擬進語師云十萬八千上堂云無風起浪井底烟生劍利衲僧切忌蹉過參

汝州寶應法昭禪師法嗣

滁州瑯琊山方銳禪師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月中仙桂生林野海底珊瑚秀碧峯僧曰恁麼則紫金剛座重新出優鉢羅花依舊開師云玉鳳夜銜花不許時人得僧曰不因水漲不見船高師云放過一著上堂云造化無生物之心而

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裡方許儞進步瑯瑯與儞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厭良爲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云明月照幽谷僧曰如何是末後再蘇底句師云白雲生太虛僧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云是人道得上堂云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裡塔高十二層天外星纏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潤州金山曇頴達觀禪師法嗣

湖州上方希元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富嫌千口少僧曰見後如何師云貧恨一身多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問如何是普慈境師云出門便見鶴林山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云但知冰是水僧曰莫有事也無師云休問水成冰僧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云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云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太平州隱靜山慧觀禪師問如何是隱靜境師云千尺長松臨古路一條寒澗截中峰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巖前枯木啼黃鳥林下僧居半白頭僧曰祖意西來又作麼生師云五峯高不下萬木幾回秋

◎作麼生一作若何

常州南禪福聖自聰禪師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清風滿地僧曰恁麼則法界霑恩師云杲日當空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水因有月方知淨天爲無雲始見高

越州新昌石佛顯忠祖印禪師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熟鑿上湖孫僧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云添香換水點燈掃地僧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緊馬杻僧曰有什麼交涉師云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

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劍師云不斬死漢僧曰如何是和尚劍師云令不重行問古人道一大藏教盡是魔說作麼生是佛說師云是佛則不說僧曰爭奈五千卷何師云不是汝分上事僧曰未審是誰分上事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問如何是相生師云山河大地僧曰如何是想生師云兎子望月僧曰如何是流注生師云無間斷僧曰如何是色空師云五彩屏風上堂云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渴三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云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踍跳入燈籠裡即且從他汝眉毛因什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蛐蟮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師參達觀遂問云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顯師決疑觀云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爲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云爲某甲說禪看觀云向下文長師云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云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頌云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已蔣白元來最秀才

宣州廣教院繼眞文鑑禪師師參達觀遂問云某甲自講說外究尋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見邊際去觀云子尋常憑何講說師云依教解義觀云依教解義三世佛怨師云離教一字如同魔說觀云不問子教義講說者何人師云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覩其形相觀云祇此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此有省上堂云夫欲爲宗師須了明暗句半夜裏貼眼渾成空路布多事釋迦文生時强四顧點胸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衆盲衆盲相扶舉他日見閻老努目空相覷是時休叫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高心但回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語

湖州西余山拱辰禪師問四衆雲臻於此日請師方便展家風師云語不虛發僧曰全因此日師云功不浪施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赫日高懸僧展兩手師云作麼生僧禮拜師云猶較三十棒上堂云靈雲見

花眼中著翳玄沙麼指體上遭迍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云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莫剜肉成瘡上堂云登高萬丈先以一步為初窮海千尋實乃一滴為本若也如此從微至著以淺涉深超越門風漸定可便起

常州承天了素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語言鷲子怕動靜馬鳴驚僧曰達觀之道從此盛行師云說箇什麼無著與天親師舉拂子云諸仁者且道這箇還有法嗣也無衆無對師云披衣過孟津擊禪床下座

越州法性院用章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金烏出海人皆仰僧曰達觀嫡子慈照兒孫師云已是昇天際流光散百川僧曰浩瀚法才驚四衆群賢皆羨震雷音師云歡君休舉目射汝髑髏乾

越州法性紹明禪師問如何是法性境師云海潮生戶外寶塔聳雲中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半凡半聖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六六三十六

蘇州崑山般若善端禪師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云崑崙著靴空中立僧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云石女簪花火裡眠僧曰大衆證明師云更看泥牛鬬入海

蘇州洞庭惠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云大衆總見汝恁麼問僧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云罕逢穿耳客上堂云雲收天際日到階前景色如斯禪流著眼參

蘇州瑞元嵩禪師問明月當天為什麼不臨暗室師云爭奈何僧曰慈悲何在師云用不得上堂云三度喫棒卒無一言累他子孫分疎不下直道過在什麼處試請辨看參

常州承天世珍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一輪皎潔輝沙界萬仞青山壓太湖僧曰恁麼則洞庭嫡子師云一任杓卜問如何是佛師云印手分明僧曰言顯理幽乞師方便師云人人合掌

明州棲錫修巳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問佛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千日斫柴一夜燒。問不欲無言。略還施設時如何。師云。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明州雲巖志禪師。問有問有答。盡是尋常。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前頭儘自可。

明州石門山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山智才禪師。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好。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隨。僧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今。僧曰。[illegible]句蒙師指。如何辨古今。師云。向後不得錯舉。師云。適來遮僧所問因緣。也須是箇荷負重擔底漢始得。不可關如花似錦言句以當宗乘。若如此者。直饒學到佛白劫盡。也未有了日。何故。豈不見古人道。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諸禪者還會麼。不是詩人莫獻詩。上堂云。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凡聖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云。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上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云。向下文長。

杭州龍華齊岳禪師法嗣

湖州吳山淨端禪師。本州人也。一參宗匠。頓悟全機。解不存玄。見量頓脫。□遷法席。來少投機。退還本山。上堂云。吳山山裡師子。却來雲間哮吼。別無佛法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歸下法座。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八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九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法嗣

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圓照禪師。諱宗本。姓管氏。常州無錫人也。依蘇州永安禪院昇上人出家披剃

具戒即慕參遊詣池州景德懷禪師法席入室扣請示以彌勒內宮說什麼法云說遮箇法曉夕心無間念體究未明偶於境中見高木上有一黃梅而智士原曰五月梅子熟時當有發明如斯忽然頓悟心印洞入微奧服勤十餘載日探玄旨後出世蘇州瑞光次遷淨慈學衆常盈半千尋奉　詔住慧林　神宗皇帝召對賜圓照禪號未幾乞歸靈巖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沐浴更衣召門人付囑歸逝門人曰既不住世何不留偈師曰吾四十年無時不說何必今日重說偈言遂端坐委化次年正月盡日全身塔于本山世壽八十僧臘五十有三四十年垂手三住大刹嗣法傳道者不可窮數名揚一時者百有餘人

開堂日　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謝恩畢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罷乃斂坐淨因淨照禪師白槌竟師云還有五湖上士達法高流出衆當前共揚佛事問昔日靈山勝集隨機大轉法輪今朝選佛場開垂手願揚佛事師云爐煙起處大衆同觀僧云法雨普霑沙界潤群生皆賴一人恩師云向後不得錯舉僧曰可謂得聞於未聞也師云聞底事作麼生僧曰憑師一滴曹溪水四海爲霖報　我皇師云伶利衲僧問聖皇垂拱嚴廊上憶得靈山佛囑時今日　詔師揚般若願開方便釋群疑師云截流之句祗麼分付僧曰一言迴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贊底沙師云三十年後不得錯會問昔爲林下客今作帝都人未審是同是別師云一月在天影含衆水僧曰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師云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問九重城裏無非觸處菩提明月堂前已現龍華之相不昧當時請師一接師云六街鍾鼓韻鼕鼕卽處鋪金世界中僧曰更不覺城東畔始發初心師云爐煙透處帀地風生僧曰可謂　聖恩霑萬里喜氣動千門師云禮拜了退僧曰也知上苑花難採不得馨香未肯休師云道了也問葱葱嘉氣黃金闕拂拂霜風玉露秋正當恁麼時禪客相逢如何話會師云師子嚬呻象王哮吼僧曰龍樓鳳閣觸目光輝寶鐸金鍾咸歌　帝德師云大施門開一時參取僧曰恩大

不知何以報一爐香篆祝　堯年師云且聽說看師云濫承睿旨來踞慧林遠涉長途三千餘里既到皇都精神豁爾何也樓臺聳翠殿塔交光廣陌通衢朱門華宇不異善財登慈氏閣滿目殊勝徧處莊嚴華藏圓明交羅主伴塵沙法門一毫頓證無邊剎境驗在目前敢問諸禪德目前事作麼生乃顧大衆云還會麼若也於此明得相共證明若也未知涯際正法眼藏覿面分付良久云雞足峯前路不遙飲光得底在今朝

開堂演法上祝　皇帝陛下聖躬萬歲伏願　堯天永覆舜日崇明福海等於滄溟壽山高於嵩華護持三寶安御萬方彌增玉葉之昌益廣寶圖之茂久立衆慈伏惟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花獻師云六六三十六僧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云六六三十六僧曰非師不委師云西天此土問古人道捲簾除却障閉戶生得礙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蹋著稱鎚硬似鐵僧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錯僧便喝師便打問古者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和尚如何爲人師云金烏急玉兔速僧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後五日看

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衲僧到此又且奚爲何如戴箬笠披蓑衣垂直鉤泛輕舟訪尋知識未能休自從綫子皈青嶂拋却釣覆却舟從教湘水幾淸秋咄

上堂云洪音一剖該羅八紘一令施行淸風萬里豁開宗要廣演門風撤向目前光流大海威攝三界德被四方高聳人天虛懷應物無內無外洞徹十方圓通現前縱橫佛事簷頭水滴觀音妙門雨灑長空文殊境界休問補陀近遠覺城東際樓閣門開請高著眼咄

上堂云好諸禪德一問一答俊哉快哉問處如石裏迸出答處似靑天霹靂忽然而有響爾而亡若非頂門具爍迦羅眼底衲僧到遮裡不免拈頭作尾所以道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如電掣

上堂云頭圓象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

倒須彌踣跳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云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遮裏以拄杖卓一下

上堂云姑蘇臺畔不話春秋衲僧面前豈論玄妙祇可著衣喫飯翫水看山夜見星晝見日兩手扶犁水過膝靈山授記祇如斯塵劫何曾異今日

上堂云一句截流萬機頓削得失是非一時放却與麼會得便請歸堂

上堂云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

上堂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以拄杖擊禪床一下

上堂云千般樣都來祇在絲頭上乃拈起拄杖云還會麼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十方如來同此超出若也會得參學事畢若更不會何必自抑擊禪床

上堂云涼風吹紅日照一境蕭然誰不要觀音大士爲宣揚九衢賣買爭頭蚪脚不住手不停毗盧界內用分明千聖從來祇遮是莫生退屈自相輕參

上堂云季冬寒節去來無別千山萬山唯積殘雪禪客相逢將何演說各請歸堂隨緣憩歇若作迷逢達磨大似眼中添屑

東京大相國寺惠林禪院覺海禪師諱若沖姓鍾氏江寧府句容人也母初娠師屢夢一僧端坐于寢遂不葷茹其父固問即告以夢父曰若果生男當捨爲僧及卄歲母携至鍾山禮志公像師即涕泣不肯歸去母悟前事乃許就寺僧懷義上人出家後依保心禪師圓具即造池陽懷禪師法席令看情未生時因緣乃獲開悟巾侍數年深達玄旨初住常州薦福次住宜興善權又還薦福後住北京福勝西京法王相國韓公絳太師文公彥博嘗加師仰晚奉　詔住慧

林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謝恩畢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罷乃敷坐法雲圓通禪師白槌竟師云一人人面面相對大似少林看壁一箇箇眼眼相顧何異靈山囑付諸仁者實爲密密堂堂昭然獨露會中莫有證據底衲僧麼時有僧出問爲　國開堂願聞法要師云三乘光佛祖一句定乾坤僧曰麗天杲日當軒市地清風滿座師云目前無異草不礙往來覿僧曰若非頂門眼開誰知此恩難報師云酌然問鷲嶺傳芳東震雲門列派　皇都今朝大啓覺場請師再垂方便師云上機言下悟大道目前觀僧曰與麼則圓照始離金色界相藍又見覺花開師云不得錯看問如何是皇都境師云巍巍雙闕侵霄漢拂拂祥雲罩九重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兩宮無事安磐石萬國歸心有老臣問祖闡宏啓大集群賢法令既行請師一振師云匣裡青蛇吼僧曰學人退身即是也師云天際白虹高師云　詔令臣僧爲國開堂流通至道開發人天夫至道者不可以思而測不可以想而求精勤者未能見之辯慧者酌然不識若也明得方知佛佛道同古今不異何是何非孰邪孰正不有而示有杳若夢存無成而似成𧮾如幻住依空源而起盡法法無知隨化海以分形緣緣絕待如是會得堪報不報之恩用助無爲之化諸仁者無爲之化闔國知聞且如何是報恩底句良久云三乘有旨難彰則一句無私賀太平此日流通般若普集妙善上祝　皇帝陛下聖躬伏願寶圖永固鳳曆長新同日月照臨若乾坤覆載位隆北極壽等南山伏惟珍重

上堂云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云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參

上堂云無邊義海咸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儞諸人築著磕著因什麼却不知良久云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上堂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言不欲全露乃云遮裡莫有全露底麼良久衆無語乃拈拄杖云擬

議則穿腮過擊香臺下座

上堂良久云萬機喪盡體何如一點靈光混太虛塵劫未曾經變易禪人休枉廢工夫却召大衆云省力處道將一句來衆無語師云歸堂喫茶去

上堂良久云淨地上切忌抛沙撒土金屑雖貴爭柰眼裏著不得還知麼直饒解齊龍樹辯若馬鳴智過鶖子到遮裡一點用不著何故如此卞玉本無瑕相如誑秦王參

上堂橫按拄杖云摩竭迦文親行是令山僧今朝不可更向土上加泥也擊香臺下座

上堂云目淨脩蓮光含白玉若向遮裡參得不若神珠四照洞徹十方寶鑒無私媸妍自異然雖如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良久云還委悉麼嘉雨時來暑氣收禪堂宴坐恰如秋勞生心火何時息祇向無心便好休

上堂云神機迅發覿面相呈電光難趂石火莫停恁麼薦得未是英靈以拄杖畫一畫云天下衲僧倒退八百擬議之徒看燎著面門擊香臺一下

眞州長蘆崇福禪院廣照禪師諱應夫姓蔣氏滁州清流人也依江寧府保寧禪院承泰禪師出家圓具遠造天衣山懷禪師法席入室開悟深造宗旨初住潤州甘露次移長蘆晚奉　詔旨住智海禪院堅辭弗受問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云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云儞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云不用指東畫西寶在什麼處僧曰爭柰學人用得師云儞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云大衆笑儞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面如滿月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徧照寰中問如何是隨處道場師云性似白雲舒復卷縱橫應物不能羈僧曰恁麼則澗松清冷澹曉月照長川師云心到靜中千慮息性澄方外一燈明僧擬議師云迢迢十萬餘

上堂云握驪珠於掌上納萬彙於胷襟全法界於目前指大千於身際混融一體圓鑑無窮包括二儀含容萬有如斯之法窮之則妙究之則玄玄妙之理現前凡聖之情頓泯圓融無礙洞耀無私倜儻分明古

今無間任是然燈先聖大覺能仁說法利生難忘斯旨如斯話會埋沒宗風何謂也直須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上堂云雲卷千山塵淸萬里長空獨露法界洞然諸人還見麼如實未到且莫麤心忽若頂門放光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付將來珍重

上堂召大衆云至道蕩蕩無偏無黨或卷或舒或指或掌放曠任緣靈明獨朗普覆河沙光含萬象乃顧大衆云千聖靈蹤後人標牓

上堂召大衆云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邐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云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

上堂顧大衆云遮箇爲什麼攤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洒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什麼衆中莫有釘觜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云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姓高氏錢唐人也性純志澹心敏言訥參天衣懷禪師一日見匠者拽木喝聲因而開悟遂獲印可出世龍舒法華次移棲賢於元祐元年正月十九日辭衆沐浴更衣坐化獲舍利五色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好僧曰謝師指示師云且道我答汝話也無僧曰專爲流通師噓一聲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雲從龍風從虎僧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轉威獰師云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卽喝師云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云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折東籬補西壁僧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云退后著問天衣一曲師親唱未審何人和得齊師云颯颯霜風緊看看冬到來僧曰恁麼則寒山拊掌拾得呵呵師云普賢化錦水文殊旺五臺僧曰好事不如無師云打折驢腰

上堂云山僧無佛法任運且延時朝朝日東出夜夜轉山西雲收山谷靜雨過遠峯低三年逢一閏鷄到五更啼參

上堂云聞佛法二字早是汚我耳日諸人未跨法堂

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

上堂云拈提要妙露柱皺眉出格之談烏龜向火平實無事褒貶古今豈能自救諸禪德離此外還別有商量麼離此作麼生是商量莫是三年逢一閏九月重陽麼莫是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麼莫是春來草自青麼若如斯見解棲賢門下喚作驢前馬後漢參

上堂云是什麼物得恁頑頑嚚嚚矖矖晛晛拊掌呵呵大笑云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上堂云山僧久不與大衆道話何故幸有佛殿三門溪山松竹每日喃喃地爲汝說破了也山僧贏得作無事人說即說了且道遮箇是什麼法已後忽有人問且莫落七落八

上堂云井底紅塵生高峯起波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欲學菩提看取此牓樣參

上堂云德山道與儞脫却籠頭卸却角駝教儞作箇好人去三界不收六道不攝儞諸方學得底豈不是籠頭角駝德山棒臨濟喝豈不是籠頭角駝儞諸人被諸方老榾檛教壞了也學得一堆骨董蘊在胸襟便道我會禪儞皮下還有血麼被他熱謾了也山僧今日與麼道也似爲佗閑事長無明珍重

舒州山谷三祖會禪師錢塘臨安師之生緣也山谷褒山師之住處也沖會師之法名也圓智師之禪號也天衣老懷師之嗣法師也超悟猛利師之妙性也直語拂情師之爲人也圓照圓通師之道友也如此則師之道可知也吏部侍郎賈公易以師禮敬之年七十餘灑然眞隱

開堂日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云百雜碎僧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云將糞箕掃箒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云千鈞之弩僧曰大衆承恩師云量才補職問未見天衣時如何師云聞名不如見面僧曰見與不見是同是別師云西天此土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漸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云言中有響僧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云金毛師子問如何是佛師云

描不就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任是僧繇也皺眉問住相布施即不問如何是無爲實相門師云開眼覩不見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東西不辨僧曰畢竟如何師云墮坑落塹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譬如閑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云大遠在僧曰如何是地獄師云放憍不得僧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云七零八落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海晏河清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摩斯吒落水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水泄不通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上是天下是地僧曰恁麼則明月堂堂清風皎皎師云且緩緩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什麼從外而入師云開眼即瞎僧曰未審落在什麼處師云塡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寸步千里

上堂云無常變易遷謝不停正眼纔觀纖毫不易諸禪德作麼生說箇纖毫不易底道理良久云金烏東出玉兎西沈參

上堂顧視大衆云智周不鑑塵累何容舉目千山迢迢萬頃清風樓上赴官齋即不問儞捲起簾來且放一邊靈雲在什麼處藏身露影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云青山隱隱極目遼遼浪靜風恬漁舟舉棹森羅海印帝網交光主伴互分重重無盡但效普賢一時參舉狂心頓息不用巡遊既不如然付與龍華樹下參

上堂云大隱居鄽小隱居山去聖逾遠切莫攀緣皆明道眼俱出心源苦海之中撈摝迷魂報佛恩德各無間然驀拈拄杖云諸禪德作麼生是無間然底道理良久云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參

上堂云雪雪應時應節大地山河盡皆銀屑拾得當前動步成拙杲日處空寒山欣悅忽爾消鎔川流不絕法爾常規孫賓善別若便恁麼西天相接下座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尋寒木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僧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云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問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未審得箇什麼師展兩手僧禮拜師云不要詐明頭

湖州報本法存禪師杭州巨豪陸氏子也生而明敏博覽群籍雅爲篇章尤樂至道因閱華嚴發悟智性遂捨塵累斂身緇門欽慕祖風遠依宗席天衣懷禪師深爲印可初住蘇州吳江壽聖問一佛出世諸佛讚揚和尚出世什麼人讚揚師云九天垂雨露萬物盡霑恩僧曰祇遮便是讚揚也無師云枯木不抽條莫怨陽和力僧曰大衆證明師云惱亂春風卒未休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人口底句師以拄杖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人天聳耳師云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太奇僧曰專爲流通師云一任亂道師在天衣受請上堂云吳江壽聖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奬論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下座

歙州開化惠圓禪師問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託至於初步未審如何是初步師云攜錫下孤峯僧曰恁麼則松江一派入新安也師云莫錯認定盤星僧曰人天有賴師云十萬八千

處州縉雲縣永泰智覺禪師問少林一去無消息今日般勤爲舉揚師云月華自照三千界雲水空隨十萬程僧曰九年面壁當爲何事師云還提隻履自西歸上堂云金風淅瀝玉露淒清菊解香苞稻懸嘉穟時清物泰野老謳謌處處登高人人歡樂諸禪德祇如林間衲子豈不知時若也燕嘿忘形昧佗光景翠微深處不逐四時一炷栴檀無恩不報拍禪牀下座

蘇州萬壽和禪師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象懸藏牙浦人負賣子鄉僧曰出世后如何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曰出與未出又作麼生師云同道方知僧曰堤邊柳綻嶺上花開師云句裡明機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相去幾何師云失錢遭罪僧曰草賊大敗師云放儞三十棒僧便喝師云作家僧禮拜師更打上堂云聲前密布句後全收同死同生雙明雙暗不是俊流若爲湊泊宗乘舉唱契理忘言不是神通無非智達三賢尚昧十聖猶疑釋迦已往彌勒未生正當

今日未免隨時說佛說祖所以向大衆前權行正令拈拄杖云諸人眼在山僧拄杖頭上良久云盡法無民

和州開聖禪院棲禪師開堂日示衆云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云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云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云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云即今作麼生僧禮拜師云龍頭蛇尾問世尊善說般若和尚提唱宗風未審是同是別師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僧曰今日得聞於未聞也師云聞底事作麼生僧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靑師云猶較些子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開聖一會什麼人得聞師云進前三步僧曰進前三步又作麼生師云退後三步問韶陽曲調人皆委祖令當行又若何師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僧曰忽若泥牛哮吼木馬嘶鳴又作麼生師云罕逢穿耳客多是刻舟人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云不接僧曰爲什麼不接師云爲儞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僧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蘇嚧蘇嚧問如何是道師云放汝三十棒僧曰爲什麼如是師云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上堂云道不涙堦隨功涉位拈拄杖云或七尺或丈二握在手中添意氣有時用有時致魍魎邪魔絶妖氣海晏河淸歸去來家家樂業民皆喜卓一下上堂云好風飄飄綽金鐸好鳥關關啼寶閣數片閑雲海上來一派流水天邊落參上堂拈拄杖云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明州雲巖旌教院洞偕禪師前住江陰壽聖一日云兩處住持實四十年凡陞堂語句都無一箇元字脚十二時中但以波羅揭諦菩提薩婆訶以爲常課別無所長珍重坐逝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如何爲人師云古之今之僧云便恁麼承當去時如何師云伶利人難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穿雲渡水問如何是佛師云眼放電光僧曰意

旨如何師云照天照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一二三四五六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碧眼胡僧數不足上堂云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遮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鏌鎁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良久云鹽貴米賤下座

杭州北山顯明院善孜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九年空面壁懡㦬又西歸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美食不中飽人喫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云燈籠掛露柱僧曰什麼人得聞師云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惠安禪師問諸佛出世蓋爲群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云不爲闍梨僧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云捧上不成龍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任汝歌揚僧曰天衣嫡子也師云速退速退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養子方知父慈

越州雲門山靈侃禪師問諸佛出世當表何事師云白雲覆幽谷僧曰如何領會師云紅日正當天問諸方法道何似遮裏師云處處人風好山山折野花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佛殿裏裝香僧曰學人不會師云三門頭合掌上堂云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老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亡凡聖路絕到遮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且道拄杖子放什麼處著又如何祗對即是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拍禪床一下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問法本無相如何甄別師云流水盡歸東海去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白雲長向嶽前來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錯師云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向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杭州佛日文祖禪師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云十字街頭八字立僧曰祗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云烏龜向火僧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云禮拜著

蘇州薦福明因禪師問一點分明不是燈祗如一點

未明時如何師云爭怪得老僧僧曰明後如何師云煇天爍地僧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是師云天上有星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問四時八節卽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云禾山打鼓僧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云歸宗拽石僧無語師云眞箇衲僧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師云長河凍結僧云如何是不生不滅師云兩重公案問如何是世間相師云進前退後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口裏喃喃道不著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般若一句師云喚又喚不得僧曰莫祇遮便是也無師云教歸不肯歸問如何是眞經師云露柱放光僧曰恁麼則日日看讀師云不得思量問韶湯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和尚一句師云千光那照僧曰還許學人趣向也無師云許僧曰恁麼則飢來喫飯寒來向火師云且莫亂統問如何是親切處師云會則不非僧曰進前退後莫是否師云非卽不會問禪林振響久嚮師名上上之機請師指示師云不是峯前客僧曰莫壓良爲賤師云多是莫徭人問如何是生老病死苦師云都道了也僧曰如何是學人下手處師云黃檗未是苦問湛水澄波卽不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見麼僧曰靑山隱隱師云何曾覿面

上堂云南北東西四維上下虛空爲體法王爲身旣是虛空爲體大衆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道得麼道得出來對衆商量若道不得各自歸堂參上堂云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神錦朱砂良久云大衆會麼久立上堂云諸佛到處還有道無道大衆現前還有祖無祖老僧卽不然良久云露柱喜笑燈籠惡發諸人會麼會則對面商量不會則歸堂向火珍重上堂云儞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下座

岳陽墨山禪院有琦禪師問師登祖席類發潮音師云華嶽三峯雲澹澹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黃河九曲浪滔滔問古佛家風卽不問途中一句事如何師云春來和氣暖僧曰專爲流通也師云脚跟下一句又作麼生僧曰點師云果然踏不著師云宗師路陌莫

問東西別起眉毛祇在遮裡更若問遮迢迢十萬
舒州桐城金繩詮禪師問垂鉤三尺意在深潭離鉤
三寸師意如何師云淸平世界僧曰也要問過師云
有頭無尾
筠州五峯淨覺院用機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十字
街頭蹈不著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且緩緩上
堂云淸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
向數中求擊拂子一下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九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二世

越州天衣山義懷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寺圓通禪師諱法秀秦州隴城人本姓辛
氏母夢麥積山誦經老僧至舍即誕生也應乾寺魯
大師者夙受訓曰竹鋪坂下相尋旣聞斯異卽往視
之覩神骨挺特收養俗舍三歲攜歸出家遂從師姓
曰魯氏也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因明唯識百
法金剛圓覺華嚴妙入精義爲衆發揮因聞南宗傳
心印法遝造天衣懷禪師法席天衣問曰座主講什
麼經論曰華嚴經天衣曰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
宗天衣曰法界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天衣曰心以
何爲宗師遂無語天衣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
自看必有發明後十七日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
生時如何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天衣
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後遊江淮住龍舒
四面移居廬山棲賢相國王公安石聞師道風請居
鍾山又遷鳳臺保寧尋奉　詔住長蘆崇福元豐甲
子越國大長公主太尉張侯敦禮奏請居法雲寺爲
第一祖　神宗皇帝上仙兩宮　宣就　神御前說
法賜圓通禪號開堂日　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幷
賜磨衲袈裟仍傳　聖語云物雖微表重法故師謝
恩畢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罷是日荊國大王覩侍

法筵淨因淨照禪師白槌竟師云還會麼遮箇是諸方事例今古同儀諸人若也於此不明便見落二落三且道第一義諦在什麼處久參上士必共證明晚學初機有疑請問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和尚開堂大王侍座是同是別師云不得鑽龜打尾僧曰恁麼則祥雲生宇宙瑞氣滿乾坤師云法雲卽得衲僧分上有恁麼光輝僧曰且待別時舉似和尚師云吽吽問法雲初建當明代磨衲高提　聖恩時如何師提起衲衣角云還見麼僧曰忽遇銅頭鐵額眼放電光底人來又作麼生師云秖得瞻之仰之僧曰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羣魔皆斷首師云惜取好僧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師云倒退三千卽不無進前一句作麼生道僧曰且待別時師云同坑無異土問　我皇御宇德合乾坤遊刃萬機護道終日未審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師云大似不曾將得問來僧曰恁麼則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師云須彌山在儞頭上僧曰深領和尚此語師云識甚輕重僧曰知恩方解報恩師云果然轉不得師云問得亦好

不問最親何也道出古今非言所及設使問處如普慧雲興答處若普賢缾瀉秖益多聞於道轉遠況諸人分上各各總有遮一段事可謂輝天鑑地耀古騰今設使祖佛齊興焉敢錯誤而今前佛已去後佛未生正當空劫六合冥然荷　聖主賢臣令山僧爲法雲宗主且道山僧似何爲主驀拈拄杖云還會麼放行把住總由遮裏放行也八面風生把住也羣魔失色敢問諸人放行好把住好還有人斷得麼非但德山臨濟不肯便是法雲拄杖子也自未甘且道法雲拄杖子有甚麼長處擊禪床一下云卽此舉揚上扶
帝祚仰冀　聰明元首芬芳萬國之春忠節股肱弼輔千年之運伏惟珍重

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初十日　宣入　神宗皇帝靈駕前陞座師拈香云還會麼天高地厚時人知有且道遮箇甚麼處得來識得辨得巳報　皇恩其或未然不得錯怪臣僧乃燒香陞座問昔日靈山勝會今日　帝苑法筵未審是同是別師云龍樓鳳閣寶鐸金鈴僧曰恁麼則靈山一會宛爾而存師曰眼見耳

聞有誰通曉僧曰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師云僞
將甚報恩僧曰唯焚香篆祝堯年師云大少在僧禮
拜師云莫孤負人好問中天降旨御藥頒符大施門
開當爲何事師云天高不可問地厚不可陳僧曰恁
麼則上殿先帝超三界次祝今　皇壽萬春師云眞
不掩僞曲不藏直僧曰唯將一掬曹溪水四海爲霖
報　我皇師云休要隨波逐浪僧以手面前畫一畫
云爭奈路頭在遮裏師云若不是老僧幾被子惑便
喝師云休休諸佛子遊涉聖門勿妄宣傳苟能心契
宗乘何必要於言說故知此事理越常情亘古亘今
欲人自信直饒微塵諸佛諸大祖師競出頭來各各
異口同音縱歷長劫讚歎也讚歎不及便是山河大
地草木叢林盡作邪魔外道邪見之人毀滅也毀滅
不得且道是何道理向遮裏明得未有衲僧氣息直
饒德山棒似雨點爭如罽賓國王一刀兩段而今莫
有效古者麼若有法雲性命難存良久云臣僧早竊
傳燈今蒙　睿旨陞此廣座舉揚般若上殿　神宗
皇帝仙駕伏願　神遊淨域不昧正因爲帝爲王隨

方化物久濟　聖聰伏惟珍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蹈著稱鎚硬似鐵僧無語
師云吽賺殺人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
入佛界此理如何師云赤土茶牛嬭僧曰謝師答話
師云僞話頭道什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
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云自家看取
僧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云芭蕉高多少僧曰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云遮箇是白公底僞又作麼
生僧曰且待別時師云看僞道不出問久嚮法雲法
即不問如何是雲師云蓋覆一切僧曰普爲霖雨去
也師云來風深辨
上堂云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
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
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什麼
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
恁麼如何商量良久云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
石女兒參
上堂云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

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稱鎚硬似鐵參

上堂云山僧葛藤甚多攔路絆倒禪和大都田地未穩到頭總不柰何良久云慚惶殺人

上堂云說得底水不漏未免衲僧取笑向上更有一竅無孔鐵鎚不到良久云爲什麼不到可知禮也

上堂云分明好箇消息祇是口吐不出擬欲舉似諸人恐使傍觀氣急且道是什麼消息良久云龍頭蛇尾去也

上堂云山僧爲人渾無巴鼻四海禪人盡參不入鋼頭鐵額有誰知且聽籥頭吹篳篥吹篳篥吹得十聲九不出縱然吹得一聲出不如吹不出何故如此知音者少參

上堂云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遮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

上堂云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儞是眼若又不識莫怪相瞞參

上堂云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麁纒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師於庚午歲八月二十九日謂門人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諸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乃云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僧惠當進云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云珍重珍重端坐而逝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台州人也竹馬辭俗金園投師既已具戒稟儀異常聽習台教深達觀旨尋慕參遊偏扣禪叢至天衣懷禪師法席入室陳解未蒙印可懷知法器不以常待設其異見執以爲得懷拈棒打出師忽大悟懷曰棒頭薦得是眞悟道由是見量超卓問優曇花開大衆同觀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知音者少僧曰古人方便又作麼生師云量才補職僧曰泥牛哮吼滄溟上石鼓喧轟透碧霄師云爍爍龍門過不得依前和雨落滄溟問如何是佛日境師云山高水冷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虎嘯風生

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衲僧家事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僧曰古之今之師云汝是師子身中蟲何故食師子身中肉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又不得放過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云打水魚驚僧曰有損有益師云風寒徹骨問如何是道師云水冷生冰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春雪易消僧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如何是無為師云山前雪半消僧曰請師方便師云水聲轉鳴噎問千峯寒色即不問雨滴龍華事若何師云荒地生青草僧云恁麼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云滴滴在眼前僧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云記取問話問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學人上來請師敲擊師云春霜損百花僧曰若然者百發百中師云退身三步僧曰大衆證明謝師敲擊師云逢著衲僧分明舉似問東西密相付為什麼諸人皆知師云春無三日晴僧曰特伸請益師云拖泥帶水僧曰學人到遮裏却不會師云賊身已露

上堂云城市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是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凉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什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

上堂云風雨蕭颼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

上堂云一錐一劄心眼琢磨把定商量便知死活死之者依諸法智逼塞心間不能灑落活之者出人眼目獨耀無私似日輪卓午洒落落如中秋月夜羣星掩色百界分明禪德恁麼時節輪佗收鈎者載取月明歸久立

上堂云黃金殿上少遇知音地獄天堂隨處會合難新明鏡當臺要且胡漢不來直饒鑑象分明也是漚生漚滅參

上堂云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雕衰千山樹黯黪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掛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云

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參

上堂云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胸云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云儞等諸人也是鉄打心肝參

上堂云雨洒羣芳雲披樹蔭聖凡不到亘古亘今乃顧大衆云好諸禪德可借善財守樓閣開身逢聖境眼染塵埃苦哉苦哉出來出來拈起拄杖云與汝拄杖子四維上下南岳天台擲下云參

上堂云秋風緊秋雲陰一溪秋水碧沉沉自是絲綸不到底莫怨金鱗泊處深

上堂云山堂凉冷頗會禪流彼既丈夫山僧也不相違背直須坐却報化佛頭截斷釋迦語路提唱也法震人天舉動也道芳諸聖若能如是且向如來行處行參

北京天鉢寺文慧禪師諱重元姓孫氏青州千乘人母夢於像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逈異群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教宗嘗宴坐於古窰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參玄至天衣懷禪師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懷爲陞堂舉揚印可歎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清獻公趙抃參師聞雷悟道諫議劉公請主仰天紫微曾公鞏命徙靈岩資政陳公升之移之廣濟太師文公彦博召居天鉢凡四住名藍十方仰重河朔宗乘由斯再振緣終示滅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荼毗烟燄若鎔白鑞舍利五色焦樹芬芳太師文公以　上賜白瑠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葬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額骨牙齒舍利別瘞浮圖問如何是佛師云迦葉擎拳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唵嘟啉㘃僧曰如何是僧師云口念彌陀僧曰謝師答話師云不天堂入地獄問如何是禪師云入籠入檻僧拊掌師云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云了問如何是觸目之機師云摩斯吒落水僧曰謝答話師云鼻孔不存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云聽僧曰學人未會師云鈍問如何是道師云不道僧曰因什麼不道師云爲是私商客僧便喝師云山僧被汝一喝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云上是天下是地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一遍虗後衆遍虗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金粟對文殊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昨夜打出三門去問父母未生時如何師云尼乾不歷僧曰生後如何師云孫賓皺眉僧曰畢竟如何師云三十年後問昨夜雨今日晴於曹溪路上成得什麽邊事師云昨日雨今日晴問半滿之教即不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觸目菩提即且致儞作麽生會半滿之教僧曰須還和尚始得師云爲什麽亂走僧曰諱人道著師云情知汝不會僧曰幸得不會師云有什麽救處師云若據宗乘正令莫不動用全威如聖王輪寶劒飛空誰是不賓之者是以王道平平和風扇物使群邦貢獻萬里梯航六合澄清狼烟永息於是四魔絕跡九類亡機且作麽生說箇動用全威底道理驀拈拄杖橫按云休休動不如靜靠却拄杖便起

上堂云多時寒近方暖伶利衲僧高著眼直得通身是眼鼻孔遼天驀拈起拄杖云不消一穿擊香臺下座上堂云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麽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良久云看看照也功成萬德寂泯蕩無纖塵遮裏薦得獨露圓明衲僧聞舉掩耳退身總似遮一般底直須喚回來打參上堂云福勝一片地行也任儞行住也任儞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叱

洪州上藍文達禪師本州人也道性淳和德行脩潔久參天衣懷禪師發明宗眼給事程公師孟請居上藍一住十年道行大播熙寧元年辭衆坐滅焚化改收舍利目睛宛然如生今塑本院郡人傾仰問如何是豫章境師云落霞孤鶩飛秋水長天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徐孺亭前月陳蕃榻下明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人心難滿溝壑易塡問如何是心師云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風吹不入僧曰恁麽則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師云水洒不著問譬鹿成羣如何射得師云看箭

洪州觀音啓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水聲爭瀉碧僧

曰學人不會師云山色亂堆靑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不曾動著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灰頭土面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松長栢短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葉落歸根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姓吳氏本州人也受業于情峯資聖院初住太平瑞巖二刹晚退老息庵問法者愈於曩日兜率寺革律爲禪堅命師主云不數年間復謀退隱德行孤高始終如一問如何是道師云開眼覷不見問如何是祖師初來意師云拂衣瞻漢月飛錫遠中天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熊耳崔嵬千古色少林蒼翠幾流芳僧曰謝師答話師云師子齩人韓獹逐塊隨後便打問如何是垂手底句師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僧曰如何是不垂手底句師云花開又被風吹落僧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背斗望南星僧擬議師云彈琴須對賞音人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云話墮也僧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問如何是眞實體師云針劄不入僧曰如何是眞實用師云清風在掌僧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欠汝一問問月圓當午時如何師云千里同風僧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師云千里不同風問如何是瑞巖師云千峰環列翠僧曰觀者如何師云舉目即遺蹤僧曰還許學人登也無師云地平宜進步壁峻莫回頭僧曰方便門中更乞指南師云鶴鳴雲外樹瀑瀉枕前聲僧禮拜師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問普通已後人人知有普通已前如何剖路師云穿得胡僧鼻僧曰若與麼不從人得也師云南雪峯北趙州僧曰何得龍頭蛇尾師云拄杖教誰喫僧曰學人遭貶剝師云酌海持蠡一場困苦

上堂云法爾不爾建立乖宗堂堂現前雕琢成僞妙圓越悟頭上安頭頓獲法身枷上添杻若不爾則靈山畫餅曹溪指梅過犯彌天放過則不可更有一箇誰撿點得出驀拈拄杖云今日不著便下座

上堂云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底飛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衲僧作牓樣急著眼

上堂云夜來好雨點點是衲子眼睛衲子不惜分付

與春風吹散普滋三草二木悉得敷榮若是敗種各須自甘莫道春風不著力好上堂云瑞岩是巖四面凝嵐花開幽徑水瀉寒潭牧童更歌樵客孰謳相呼相喚溪畔擲流戲沙共笑山鳥底事喃喃或云瑞巖非巖惟寂惟寞無禪與君參無道與君學來者無拘去者非縛唯有門前千朶萬朶山帶月和雲倚寥廓師於紹聖三年八月示疾十五日寫遺戒付囑弟子後六日復留頌云志公鈎得鼈僧伽手烹戮寒山不知味拾得飽盈腹木人惆悵弔又歌石女懽忻慰復哭言畢危坐而逝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什麼物師云開口見膽僧曰學人未曉師云苦中苦僧曰無衆竭力禍出私門師云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便打問古人橫說竪說知有向上關棙子也無師云何不向下問將來僧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云向下不會說什麼向上關棙子僧曰大衆霑恩師云雖上堂云把定也滴水滴涷江河絕流放行也日暖風和山川競秀且道把定好放行好把定放行盡在遮裏若也把定直須佛來祖來喪身失命若也放行七縱八橫蝦蟆蚯蚓同死同生上堂云霜鋪四野同居銀色光中鴈叫長天共在補陀影下高高處坦然平正低低處孤迥巍巍塵剎徧遊不離足下普門大啓秪在目前平原列朶朶之山曲澗流淸淸之水登山者誰知紫胡爲意臨水者誰知船子用心投綸擲線則且致離鈎三寸道將一句來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云夜雨初霽燒雲四開水聲滴瀝山色崔嵬可憐無限迷途者背却文殊禮五臺參

眞州長蘆崇福院體明圓鑑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顧視大衆云槌聲未作玄路早彰更顯鋒鋩離牙劈齒到遮裏直得懸崖撒手便肯承當猶是藉草眠雲更須知有八面當風千波競涌截生死流離斷常見縱橫三界出沒卷舒應用無虧兵隨印轉然雖如是未入虎口焉得虎牙先達之者非在於斯後學初機有疑請問問昔日世尊善說般若帝釋爲啓請之人今朝師演宗乘府主是證明之者未審是同是別師云木鷄向曉啼殘月僧曰恁麼則靈山一會儼

然存也師云儼然一句作麼生道僧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非公境界問聖朝太后崇因地法王眞諦若爲宣師云此問不虛僧曰憑師一句玄中妙上祝　丕圖萬萬年師云謝汝證明問府命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我皇僧曰報恩旣乃若斯祖令又如何話會師云臨濟德山權且鎭庫僧曰慈雲普潤法雨遐霑師云閑言語問世尊出世三轉法輪師今出生當爲何事師云一天初過雨萬里始歸雲僧曰一法徧含春雨潤羣生皆悟海潮音師云念得不濟事上堂顧視左邊云師子之狀豈免嚬呻顧右邊云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遮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良久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上堂云上士相逢休論日擊祖佛門中如何受用古往今來新新無間雖然如是猶在荊棘林中衲僧家須向鑊湯爐炭上成等正覺刀山劍樹上說法度人方有少分相應良久云茯苓秖在松根下用意追尋事轉遙

杭州龍華文喜禪師後住陸蓮菴問如何是陸蓮境師云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拏開凡聖路踏破畫門來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一條榔標杖萬里作風威師云諸仁者且道答伊境不答伊境若道答伊境山僧眼在什麼處若道不答伊境又道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悉麼良久云時時明祖意日日起淸風珍重

處州永泰自仁禪師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大難看守僧曰看守則易未審將何爲用師云得用則用僧曰學人借用得也無師云直饒用得也是別人底師云松風凛凛敗葉紛紛柳帶衰顏猿啼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諸聖相隣未出得衲僧活計諸仁者當此之際正好橫擔拄杖高掛鉢囊到處撞開方丈門且與老胡相見若也一言不契坐具拂開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來未曾逢著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久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珍重上堂云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遊人罔措還會麼若有人

會出來通箇消息山僧爲儞證據良久云布袋裡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下座師世壽八十四僧臘六十一於元符元年六月初九日澡浴更衣辭衆而趺坐逝

饒州景德普俊禪師問諸佛出世蓋爲群生太守請師當爲何事師云尊官在此僧曰一雨所滋羣生普潤師云欠少什麽問如何是主人公師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僧曰若不上來焉得如是師云將謂衲僧問依俙似半月傍像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云人人具足僧曰學人便恁麽時如何師云箭發離絃新羅國裏

汀州同慶禪院智珣禪師上堂云法無別法心卽此心直下承當不爲分外更若別求巧妙鬪釘語言於達磨西來天地遼遠何也幸自可憐生何勞强雕琢參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開堂日陞座云黃金爲地白玉爲城十方繚繞百寶莊嚴大衆還見麽還信麽若也信得人人分上各各如斯十方國土不隔毫端亘古亘今都在一念塵沙諸佛同此一途從上祖師更無別路若信未及有疑請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嶺上白雲閑蕩蕩僧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澗中流水急茫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明眼人前莫錯舉僧曰天衣的旨師親唱雲門祖派轉光輝師云聽事不眞喚鍾作甕師云諸佛不出世擾擾世界無依怙祖師不西來茫茫衆生無本據諸佛出世祖師來遂使人人皆得所上則見皇天下則履厚土君聖臣賢十方得路父慈子孝尊卑有序衲僧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大衆此猶是世諦之談出世間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雲橫疊嶂月上晴空

上堂云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奢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掛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卽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麽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祗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擄起布裙緊帩草鞋參

上堂云雲行蕩蕩鳥語嚶嚶頭頭垂示非色非聲便恁麽會落壍墮坑不恁麽會孤負平生閉門造車出

門合轍人人知有觸龍鱗履虎尾大衆作麼生體會若體會得便能光輝日月閃爍星辰若未能體會僧堂中有粥有飯夏月日長林下取涼珍重

上堂云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源若也把定卽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卽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卽是放行卽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劒一箇努目揮拳參

泉州資聖捷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鐵牛生石卵問如何是接人句師云三門頭合掌問如何是大用句師云腦門著地問如何是無事句師云橫眠大道問如何是出三界句師云野狐窟裏問如何是奇特句師云的問如何是平實句師云泥中洗土

蘇州澄照慧慈禪師問了然無所得爲什麼天高地潤師云牢問如何是佛師云巍巍堂堂問如何是道師云目前看取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七零八落

上堂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云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是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什麼卽得良久云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下座

蘇州淨慧可證禪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天涯地角僧曰來後如何師云四海五湖師云龍宮海藏盡屬葛藤教外別傳起模畫樣當人分上平地風波若到遮裏如何得出乃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參堂去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問如何是平常道師云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云渠無面目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云著衣喫飯僧曰別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是師云齋餘更請一甌茶

上堂云爲體也鏡淨水澄爲用也光生滿目十二時中有何妨礙恁麼說話笑破人口

蘇州定惠雲禪師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云見之不

取。僧曰學人不曉。師云思之千里。問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云三門外雨后山青。僧云學人今日功不浪施也。師云更須子細。問如何是親切為人處。師云縮却舌頭。僧云學人便恁麼會去也。師云切莫草草。問如何是向上人。師云脚下看取。僧曰如何是向下為人。師云腦門著地

汀州開元智譚禪師。問如何是無私底句。師云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僧云謝師指示。師云指示箇什麼。僧曰爭奈言猶在耳。師云是什麼言。僧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師云學語之流。問如何是道。師云亘古亘今。僧曰目前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云儞作麼生會。僧曰踏著稱鎚硬似鐵。師云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春寒秋熱。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秋熱春寒。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讚歎不及。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風吹不入。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鼻孔大頭向下。上堂云物我冥契頭頭露真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隱顯無拘。有時閬爾無蹤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悉皆隱現塵塵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麼目連鶖子具大神通到遮裏作麼生摸𢱢。參

靈峯崇化珣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云人逢好事精神出馬遇寒霜氣力生。問如何佛法大意。師云山深水凍。僧曰如何趣向。師云雪冷霜寒。問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學人上來請師不恪。師云好事不出門

建州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鐵牛橫渡海。僧云恁麼則天衣嫡子乳竇兒孫。師云石角夜穿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入市烏龜。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得縮頭時且縮頭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一　〔宋銘〕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山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筠州大愚曉舜禪師法嗣

蔣山佛慧禪師諱法泉姓時氏隨州隨縣人也少嘗
業儒才器明敏金依龍居山智門院信玘禪師出家
玘預夢法堂泉涌翌日師至因而名之後習經業比
試圓具遠造雲居舜禪師法席因示二祖禮拜因緣
擬答次舜掩師口從茲頓悟初住大明千頃靈巖南
明蔣山五剎左丞蔡卞承旨蔡京景仰問道晚奉詔
旨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師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
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乃索筆為偈云非佛非心徒
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
正夕陽書畢坐逝問達磨九年冷坐未遇智音和尚
今日開堂當為何事師云雲生嶺上僧曰學人未曉
師云杲日當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
人師云丫角女子戴席帽僧曰恁麼則雲居嫡子韶
石兒孫師云多將甕響作鐘聲問古人道日面佛月
面佛意旨如何師云馬祖在江西僧曰若不上來焉
知如是師云飢餐易飽僧展兩手師云弄影藏頭問
三級浪高如何一透師云莫遭點額僧曰恁麼則風
雷連四海師云浪裏看桃花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
說師云夫子入太廟僧曰學人未曉師云春暖柳條
青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山前栢子吾親種僧曰
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云嶺上樵人跣
足行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云揭衣過水僧曰學
人未會師云拄扶橫擔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
倒一起僧曰莫祇遮箇便是也無師云大衆笑儞問
祖師未來時如何師云月明東嶺上僧曰來後如何
師云黃河輥底流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撐天
拄地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落七落八問如何
是賓中賓師云去魏來秦僧曰如何是賓中主師云
更無伴侶僧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少喜多嗔僧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放過一著問二祖立雪意旨如
何師云三年逢一閏僧曰為甚付法傳衣師云村酒
足人沽問停橈罷棹時如何師云寒沙翹白鷺僧曰
到岸後如何師云屙水潑鴛鴦問如何是道師云不
道僧曰為什麼不道師云恐儞會去僧曰是何心行
師呵呵大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金鞭敲玉鐙
問如何是佛師云眉目分明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

云火燒眉毛問如何是不犯鋒鋩句師云秤鎚落井
師云諸仁者問話住得也相挨相拶進前退後口裡
喃喃地圖箇甚麼將謂宗門合有恁麼事諸人敗闕
猶可帶累山僧亦無分雪處何故諸人未發問時猶
較些子纔始出來便知勿交涉不見摩竭國內士覆
人稀少室巖前風高月冷到遮裏豈假三寸方解辨
明所以道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龍樹馬鳴不敢
論量海藏龍宮不能詮註雖然如是若是明眼漢一
點也瞞他不得后學初心卒難摸㨂今日幸因判府
侍郎為佛法主山僧得與諸人相見大衆如今忽有
人問相見底事向他道什麼若有道得底出來吐露
箇消息看山僧為儞證明若也未知今日已是藏隱
不得為諸人一時說破乃擘開胸云分明記取
上堂云春雪晴春山青白雲散處啼鳥數聲諸禪德
還知麼聽著則塞却儞耳朶覷著則瞎却儞眼睛莫
怪蔣山無意智大家林下過餘生上堂云來不來去
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后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
敢覷諸高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
堂畫一圓相以手托起云諸仁者還見麼迢迢從海
出漸漸入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
相却於寶花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
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顧左右云南天台北五臺莫
錯會上堂云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
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什
麼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虔州慈雲院修惠圓照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云青山藏不得僧曰見後如何師云明月合相
容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分明難對容僧曰磨後
如何師云好醜不藏人問上根人來師還接否師云
接僧曰未審如何接師云教伊為下下根人僧曰為
什麼如是師云量才補職僧曰如何是為人一句師
云無言不當啞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云眞金
不混水僧曰乞師再接師云展手卽迷源問祖意教
意是同是別師云海深龍臥穩僧曰未審意旨如何
師云桐長鳳巢高
上堂良久云若論此事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諸人還

知麼慈雲今日爲儞諸人開大智門入總持藏示儞諸人無價珍諸人還識麼遂拈拄杖云遮箇豈不是無價珍一人有一箇自是諸人不肯承當若承當得去頭頭應用取捨由巳十二時中使之不竭用之不盡若也用之不得一任懷寶迷邦向外馳求蹈破草鞋虛生浪死卓一下上堂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大衆上士一決決箇什麼中下不信不信箇什麼不須信不須決今朝又是季秋月看看籬下菊花黃待到重陽與君折輾山茶大家啜何須更要趙州說久立上堂良久云大衆會麼五月十五日即不問儞且道葫蘆裡走馬一句作麼生道直饒道得也是渴鹿逐陽燄上堂云菩提達磨口能招禍聖諦議中梁王勘破皈到少林九年壁坐退已讓人萬無一箇珍重上堂云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眞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儞髑髏片月觸著儞鼻孔珍重

建州崇梵餘禪師先住郭巖問臨濟喝少遇智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云山僧被儞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僧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云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云爭奈遮箇何師云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孤峯無宿客僧曰不恁麼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云灘峻不留船僧曰恁麼不恁麼則且致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云堪笑亦堪悲問如何是郭巖家風師云密室寂寥無一物生涯祇在鉢盂中僧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云百味珍羞無過一飽僧曰大衆承師供養也師云食飽傷心師云老僧尋常與諸人說禪說道說佛說祖祇有末後一句從來不曾動著今日不惜兩莖眉毛爲諸人舉良久云大衆鷂子巳過新羅荒草覓甚獃鳩上堂云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構取良久召大衆云劍去遠矣上堂云煙雲澹蕩草木蕭疎白蓮巳謝寒塘紅蓼正開古岸籬邊黃菊白露凝珠巖桂飄香淸風帀地諸人到遮裡且作麼生商量良久云高著眼

衡山澄信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甚處得此消息僧曰捿賢一箭直射衡山師云飽叢林

頌上一有且字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真禪師問六門休歇時如何師云坐家致仕僧曰忽遇客來如何祗待師云爛嚼清風細餐明月僧曰學人有分也無師云無下口處師云鶯啼綠柳鵲喜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咄是何言歟

建州開元瑩禪師上堂云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那箇是鏡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云倐倐忽忽東涌西沒無㝵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撥破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鶻具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越州天衣山在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菩提志專禪師問遠離嘉禾勝境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此去嘉禾不遠僧曰恁麼則往復無際師云刣利衲僧僧便喝師云捧上不成龍問朝蓋已臨於法座請師直下演吾宗師云平田萬頃當春色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野老謳歌正好聽僧曰聽後如何師云領前話上堂云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眼睫裡藏身眉毛上踍跳說與不說拈放一邊舉起拄杖云且道遮箇是什麼良久云畫月冷光現卓地計初成卓一下下座

饒州安國倧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祗備問底僧曰了了時無可了師云更說什麼僧曰不虛此問師云師子齩人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海日輝光僧曰如何是和尚禪師云且領前話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來即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云瓦解氷消師云松風颯颯細雨微微紅日銜山氷輪出海照古照今未嘗有間目前無法日用分明法爾熾然絲毫不立人人具足各各圓明向諸人前更說箇什麼即得良久云參師於元祐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示衆曰祗恁麼祗恁麼好時節言畢趺坐而逝荼毗悉聞異香斂骨得舍利五色舌根不壞

杭州承天傳宗禪師法嗣

饒州崇福禪院了禪師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云

青蓮不惜親分付罕遇知音會破顔僧曰一句無私群心有賴師云箇中端的旨沙界共流通僧曰若不臨滄海焉知波浪寛師云一派曹源水時人被陸沈

上堂云遲日和風柳皴桃綻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運之時草木芬芳園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也未遂拈拄杖云看看築著梵王鼻孔撥破帝釋眼睛盡大地全是山僧諸人無分若也薦得盡大地全是諸人山僧無分如或未然打鼓普請看

上堂云雲擁奇峯水盈巨壑橫扁舟於古岸釣皓月於波心紅尾錦鱗儂家末事驪珠荊璞未足爲珍直饒撮土爲金何似轉凡成聖大衆凡聖賢愚古今條例作麼生轉良久云瑠璃盞子人皆有無著當時秪爲麤

杭州承天寺守明禪師問布皷當軒擊家風略借看師云眨上眉毛僧曰與麼則展陣開旗師云伏惟伏惟師云劒輪飛處好定綱宗石火電光眼中著屑所以曹溪拈拂已涉痕瑕雪嶺輥毬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本分禪流縱教喝散白雲衝開碧落如斯受用又屬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綱任是三頭六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參

湖州鳳凰山護國仁王有從禪師問曇花已現人天仰願開金口副羣機師云白雲垂碧落無處不爲霖僧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云裂轉鼻孔僧曰不因伸請問爭辨我師機師曰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衲僧啐啄同時千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道師云一二三四五僧曰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云隨坑落壍僧曰作家宗師師云放儞三十棒問師今已受公侯命知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南山雲北山雨僧曰金枝永茂千年葉寶祚長興萬萬春師云買石得雲饒師云宗乘一舉海辯難詮祖令當行要津無路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據此誠實之言還可舉揚也無既陞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趣向若向遮裡薦得行住坐臥任運施爲見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剎剎善財山河大地自己家風妙明眞心非增非減若能如是方稱丈夫久立

鼎州大龍山德全禪師問如何是法身師云聲前柏

不散。僧曰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云句後覓無蹤

蘇州崑山慧嚴海印禪師。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云兩彩一賽。僧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師云徧向什麼處見靈雲。僧曰花開樹滿花落枝空。師云放徧三十棒

眞州長蘆智福祖印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廣惠和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須彌山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鐵圍山南。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黑處看曆日。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須彌頂上擊金鎚。問如何是活人句。師云馬角換牛角。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牛蹄似馬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白玉池邊金色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鏁子兩頭搖。問祖祖相傳傳祖令。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孔子元來是仲尼。問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何是無爲法。師云今日有風兼有雨。僧曰如何是有爲法。師云一年還有一年春。問霜風乍扇祖令當行。當此之時合談何事。師云翠竹竿竿翠。僧曰一句已分於黑白。祖令如何和得齊。師云青山點點青。上堂云達磨大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天下老宿頭上。直得天下老和尙說禪說道南北紛紜。續燄聯芳亘今亘古。山僧今日親遭一杓陞于此座擺脫無門。揚千古之玄風振一時之令範。良久云看看山僧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還覺也無。如或不知更看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消息若何爲。殷勤爲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冷時。參。上堂云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寶。家內不曾尋。拄棒緣門討。任使討過年。辛苦生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却門前草。復云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飯堂喫茶。上堂云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頭頭薦取。復拈拄杖云諸禪德還會麼。三世諸佛盡在裡許。拍禪牀一下

湖州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示衆云禾山普化忽顚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凉。四

蚍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牀咄下座上堂云昨夜依俙春夢中可遵慧可忽相逢臂疼脚冷雙眉皺遂喝云山僧夢見祖師過犯彌天汝等諸人還曾夢見麼又喝一喝便下座上堂云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秪是箇鬼窟咄上堂云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

越州稱心山守明禪師法嗣

洪州承天上藍院光寂禪師問爲　國開堂有何施設師云栴檀林秀薝蔔花香僧曰雷音一震萬物生芽師云飽足瞰光上堂横按拄杖云大衆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麤不知醎澹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衆中還有人爲山僧懺悔底麼良久云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潭州大溈山密印肴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今日新授請僧曰畢竟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鐵山横在路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灰飛火亂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黄河水出崑崙背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云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云爲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僧曰如何是當面事師云眼下鼻頭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過後思君子師云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帀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云遮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遮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云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搊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云且向遮裡會取上堂云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顢頇不顢頇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珍重上堂云鐘鼓聲不到不到聲不知不知聲不會不會不思議上堂云春雲黯黯春雨霖霖沼沚陂池悉皆盈滿泝流者少隨浪者多萬派千江奔歸大海且道作

麼生是大海自云不讓衆流爲什麼不讓衆流復云深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雲園石筍峯前水瀉香嚴溪畔僧曰恁麼則潙山嫡子也師云湖南一水向西流問今日陞堂願聞舉唱師云細柳迎風舞巖花向日開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十萬八千上堂云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探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一下師臨遷化辭衆云衲僧家生死事大去來是常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嶮危無縫合子盛將去無底籃子盛將來頭不用剃身不用浴脚下盤旋二七宿大唐撒向掌中擊鐵牛夜透新羅國杲日當空掣電機雲愁霧慘是常儀言畢跌坐而逝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問如何是崇福境師云磬敲寒月夜香爇白雲朝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僧是僧俗是俗僧曰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毗盧頂上金冠子僧曰重重蒙指示千古爲流芳師云笑殺傍觀

東京十方淨因懷璉大覺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徑山維琳無畏禪師初住大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僧曰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云神岳風高浘澗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云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首行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師云聽取一偈榾拙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狖山西叫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云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僧曰心月孤圓光含萬象師云莫將黃葉作眞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未審和尚從何而得師云癡漢師云若論此事譬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鏁玄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一無歲字

杭州佛日淨惠戒弼禪師問如何是毗盧印師云草鞋踏雪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步步成蹤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疥癩癰疽僧曰意旨如何師云不可道三身四智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韶石木分千界月鄮峯花發一枝春僧曰恁麼則大覺嫡子也師云千聞不如一見僧曰專爲流通師云一任摸㨾師云祖宗門下水泄不通放去收來隨機應用把定則綿綿不漏放行則雨驟雲奔若向本分事中未曾動著絲毫且問諸人作麼生是本分事良久顧視大衆云高著眼

福州天宮愼徽禪師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底也無師云有僧曰未審是什麼人師云門外金剛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鐘鳴鼓響僧曰便是也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如何是佛師云九竅常流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色香味觸問如何是琴臺一曲師云木人臺畔立囉哩不曾聞師云五四三二一胡僧數不出泥牛笑點頭木馬生啾唧何也桃花紅李花白春山疊亂靑春水涵虛碧相逢休問趙州關水裏金烏天上日師云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擧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溫州彌陀庵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雪竇良禪師師云彌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云有無且致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師云却被胡蘆倒繞藤主云道什麼師擬議主拂袖出云見面不如聞名師呵呵大笑至晚入室師不允主乃有頌金刀剃落靑絲髮求佛求法亦非眞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

杭州靈隱雲知慈覺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山正童圓明禪師問皇風蕩蕩帝道平平爲 國開堂將何祝 聖師云無出此問僧曰學人叉手當胸退身三步師云不知何處謝無私僧禮拜師云知恩者少問如何是道師云夜行莫蹈白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黃張三黑李四

婺州寶林顯珠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用明禪師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和尚三昧什麼人知師云泥牛穿海去木馬透雲歸僧曰恁麼則學人請益師云未敢相許僧無語師云眞箇衲僧

溫州鴈蕩靈峯文吉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爲覺禪師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云道什麼僧曰恁麼則便是和尚爲人處師云錯師云淨光紺字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覩者宛若昇天面臨郛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歌皇化何須演妙談玄向上一竅千聖不傳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竅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壽聖利元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三人證龜成鼈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身覓方覺濟人難師拈拄杖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氷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什麼邊事良久卓一下云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溫州瑞安壽聖僧印禪師問如何是法身師云頭長耳小僧曰如何是法身用師云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僧曰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云大蟲看水磨師云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棒下識龍蛇良久云具眼者辨取師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云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兵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畢趺坐而逝荼毗歛骨獲舍利五色

明州九峯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山祖鏡禪師諱法英姓張氏本州鄞縣人也投師出家十三圓具威儀淸雅性介不群博究古今樂乎述作學問超卓見量穎悟參九峰韶禪師頓悟宗旨初住襄陽白馬次居大梅判宗留後仲爰一見道契奏賜椹服師名開堂日問偏知巳具今成佛賢宰殷勤請住持住持卽不問偏知事若何師云舉起分明僧曰恁麼則不惜祖燈長夜照奉酬　明主

太平時師云賊是小人僧曰眞師子兒作師子吼師云兩重公案問昔日靈山一會今朝白馬是同是別師云分明更舉僧拍一拍師云作什麽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便打僧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猶自口喃喃師云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無窮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不爲多言一默毗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半途遮箇事須遇明眼人證據貧道今日可謂功不浪施將此舉揚上祝　皇風情與無情得無生忍上堂云春山筍蕨正蒙茸好把黃粱徹曉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參上堂云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學道與學禪諸方闊浩浩或以玉爲塵或認石爲寶參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會那如入荒草寄語參禪學道人頭邊白髮年年新何如來與大梅相共開田博飯喫一生參學事畢珍重上堂云末後一句如藤倚樹向上一竅演若失照細大法門是何緊要爲君唱箇菩薩蠻也是入間閑曲調參上堂云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致秖如當頭一句又作麽生道拈拄杖云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麽提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云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法嗣

建州定峯曉宣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雲收千嶽翠僧曰如何領會師云雨洗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江澄秋夜月風掃曉天霞僧曰一句纔聞流通萬古師云儞作麽生會僧便喝師便打

荊門玉泉山景德承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一日云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澧州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寺信禪師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云不痛不知傷僧曰遮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

坐具撼一撼僧拍掌師云一任踍跳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更問看僧曰出窟後如何師云齇齖露齒問達麼未來時如何師云大地盡漫漫僧曰來後如何師云雲散家家月問如何是佛師云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擲筆拋梭問如何是道師云天蓋地載僧曰恁麼則盡在裏許也師云阿哪哪阿哪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在儞腦後僧曰某甲不會師云好彩汝不會若教會去帶累老僧上堂云時寒起動大衆不爾者法席有疎宗風何振三門草深往還絕跡不如且與諸人作箇素筵宰露地白牛供養諸人大家圍爐唱無生曲子良久云諦聽諦聽上堂云大衆大衆舉頭師云南山風色緊便下座上堂云朝登猊座蓋為尋醫禪人上來盡被鼓聲吞了也還有識病者麼良久云豈不是患聾即今汝各歸堂聲消病瘥

雲居山佛印了元禪師法嗣

杭州百丈山慶善院淨悟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問誰僧曰特問和尚師云鷂子過新羅問如何是新年朝佛法師云問著便知僧曰上大人從頭起也師云陽氣發時無硬地僧曰有信來還去無私古到今師云大家回首謝東君問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師云韶陽老漢也曾說著僧曰學人今日有分也師云大似勞而無功上堂云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一下上堂云因果一言到處隨緣若人卜度十萬八千參

常州善權山廣教慧泰禪師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百千諸佛有甚過無心道人有何福師云花從愛惜落草逐棄嫌生僧曰未審是一是二師云二二且致鼻孔因什麼在老僧手裏僧擬議師云蒼天蒼天師云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麼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沈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云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參

洪州西山翠巖廣化慧空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荒

田不揀僧曰莫使是和尚爲人處麽師云量才補職師云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遣出早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下座

饒州密嚴山淨土德溥禪師問如何是密嚴境師云芙蓉頂上清風起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雨露壇前野老歌問向上宗乘如何指示師云新聲調古曲那箇是知音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問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多少分明僧曰更垂方便師云來風深辨僧曰學人禮謝師云不得錯會師云若於遮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眞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麽良久云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雲居山眞如院仲和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問處分明僧曰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雲三兩片師云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師噓噓

廬山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拄杖子是體擊禪牀云遮箇是用直得高低普見遠近皆聞正當恁麽時且道是分不分良久云榔橫橫擔華藏界維摩掌上未爲多

婺州寶林懷吉眞覺禪師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是同是別師云將諸是衲僧僧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云不妨伶俐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云有問有答僧曰得聞於未聞也師云聞底事作麽生僧曰六耳不同謀師云也是師云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秖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什麽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麽咋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眞機去也顧視大衆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信州鵝湖山仁壽德延禪師問如何是鵝湖境師云一泓湖水春來漲數隻仙鵝天外歸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松聲來客座山翠上人衣師云衆口咸來發問端當空一點欲詶難而今大義重宣也剔起眉

毛覿面看久立

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盡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云雲盡日月正雪消天地春僧曰恁麼則雨灑千峯秀風動萬年枝師云星江水闊連天碧五老山横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何師云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僧曰見後如何師云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云唱彌高和彌寡九載少林有口如啞眨上眉毛蹉過了也山僧今日從空放下爲什麽如此盡法無民上堂云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云枝蔓上更生枝蔓

袁州龍興山居岳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自從達磨分流後萬派都歸是一家僧曰學人未曉請師直指師云集雲峯下四藤條

東京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

筠州黃蘗山志因禪師問不如坐禪人一念超佛地如何是佛地師云舍衛國中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側布黃金問如何是得力句師云脚僧曰學人不會師云一步進一步師云靈鷲峰前杉松滴翠雲霞影裏水石淸虛盡是古來門館舊日家風何故道無避寒暑處良久云爭怪得別人上堂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東是廚庫西是僧堂皆是隨照歸根得旨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參上堂云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程途來警悟人天遮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寺德隆禪師圓具遊方參逸禪師深悟宗趣温公左丞堅請師出世入室摳衣徒衆八百開堂日示衆云摩竭陀國水泄不通毗耶離城親行此令竪窮三際横亘十方坐斷報化佛頭畫斷自佗世界是以如來大師二千年外乘悲願力示現受生降誕王宮修行雪嶺成等正覺轉大法輪離文字語言人心直旨古今一致殊途同歸乃顧左右云人天交接賓主歷然復召大衆何似生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久立珍重

福州白鹿山伸豫禪師師初開堂日上首白槌云法

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華嶽三峰黃河九流還有人於此觀得麼若此觀得何假會題萬字足步祥蓮菩提場中始成正覺然此事莫非知方之者共相證明晚進初機有疑請問僧問師登高廣座乞示少林機答云紅霞穿碧漢白日遶須彌進云恁麼則人天盡側聆也答云徒勞佇思進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答云閑言語僧問雲馭既登於法席曇華一句請師宣答云金風朝布野玉露夜垂珠進云恁麼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答云天高難側耳進云若不登樓焉知海闊答云何曾夢見師乃云問話且止設使言中辨的句裏藏機意思交馳詮同流浪何故吾祖之道豈其然乎若是上根作者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則涓滴不漏放開乃浪湧千江踞地全威壁立千仞得不英靈自已荷負宗門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且道衲僧有甚奇特良久云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一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二　〔末銘〕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十三世

洪州黃龍山慧南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興龍禪寺照覺禪師諱常總姓施氏延平人也母夢梵僧授白蓮華因而誕生長依寶雲寺出家受具遊方造南師法席三扣其室南師乃問是何宗旨豁然大悟服勤數載推為導首初住泐潭次遷東林應遠公懸記衆盈五百　神宗皇帝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堅讓不起得請林下徐國大王特奏賜照覺禪號緣盡坐滅全身塔于鴈門塔左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左右顧視良久云槌聲未落祖令已行何況擊動犍椎告衆云觀早落第二上根之者如日晴虛中下之流有疑請問問為　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白雲封嶽頂明月映天心僧曰　帝王之恩師已報祖意西來事若何師云休於言下覓莫向意中求僧曰方信如來曾有

語黃梅今日始知心。師云誰不承恩力。問移風易俗即不問。祖宗門下以何爲極則。師云橫按鏌鎁全體露。僧曰此猶是儱侗之詞。當頭一句請師速道。師云箇中誰是出頭人。僧曰眞善知識。師云別處即不放過。僧曰是何言歟。師云正令已行。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改律爲禪事若何。師云壺中日月物外山川。僧曰遠師不虛授記。師云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僧曰泊不問過。師云齋後鐘。問寶堂擊動承天鼓。請師爲唱太平謌。師云香煙起處淸風引。僧曰四衆盡聞於高韻。不知誰是和歌人。師云讒使胡人笑更新。僧曰猶是第二機。師云那箇是第一機。僧曰錯。師云大衆有眼。僧出衆便提起坐具曰請師話答。師云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云取。僧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云遮裏是什麼所在。僧便喝。師云喝老僧。那僧又喝。師云放過又爭得。便打。問不於句後明玄旨。休向言前定祖宗。少室九年端的處。神光三拜若爲通。師云大地載不起。僧曰祇如細泉通海脈。高檜入雲層又作麼生。師云別是一家春。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無生曲調即不問。匆絃琴韻請師彈。師云指閑湘水遠孤月夜堂深。僧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云白月現黑月隱。僧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云且道寶在什麼處。僧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云別寶還他碧眼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風吹日炙。僧曰且禮三拜。師云莫動著。師云問得亦妙。不問更奇。直饒問極西旨之源。答盡南宗之要。猶是化門未爲臻極。何謂至道淵曠大法沖虛。非言象之所詮。非文墨之能解。彌綸三有囊括大千。性一切心印諸法相。蓋衆生迷不自覺。至人愍此出興于世。張皇教網四十九年。三藏圓修五乘頓備。功成果滿欲致言詮。乃告人天大衆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後五百歲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佛佛授手祖祖傳燈。曹溪老盧法道盛行天下。遂有五宗之說。若乃統宗會元。飮光悟拈花而微笑。慶喜倒刹竿以忘言。神光斷臂傳心。盧老春糠爲道。蓋

投機自得遇緣卽宗殃及子孫迄今扶持不已便謂道無南北法非古今正令全提殊忘凡聖如李相國遇藥山明佛祖向上事裴左丞逢斷際見父母未生前始得方忘已解然妙則妙已未免挂人齒牙殊不知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猨捉影且道向上一路是什麼人行履若也見得今日人天一會不異靈山若也未明玄關從此更重遊復顧大衆云古今禪律一彙該豈謂伊予應讖來先覺權輿眞佛祖後賢更始必劉雷皇書已降輝千嶂法令當行振九垓欲識此時香社意昔年池藕白蓮開

上堂云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飜憶先黃龍道秋雨霖瀰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老漢卽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高高山上雲豈爲閑極悠悠澗下水未是清流豈不見雪山衲子祖室禪人用則毗盧頂上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不用則德山臨濟是什麼閑家具且道畢竟成得什麼邊事良久云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上堂云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云爭怪得老僧

上堂云太平　聖世有道明時蕩蕩　皇風遲遲春日可謂香嚴竹綠靈雲花紅甚是親切何曾蓋覆誰不分明誰不曉了若也如是方信雪嶺泥牛夜夜吼月雲門木馬日日嘶風且道德山臨濟又作麼生咄

上堂云天啓　聖嗣祥開慶時紫蓋盈庭神光照室見感眞人之應運爰丁　大聖以臨民數越堯年道光舜日萬邦樂業四海謳謠此乃十地滿心大乘菩薩之所應現爲　人王帝王之寶位且道有何表證良久云是處山呼萬歲聲

上堂云劉德山臨濟何敲磕喫文殊普賢弄土泥佛祖病急須醫無情解說不思議咄是什麼識見師於元祐六年九月晦日鳴鼓集衆趺坐說偈曰北斗藏身未是眞泥牛入海何奇特箇中消息報君知撲落

一無委字

虛空收不得言畢而逝

洪州黃龍山寶覺禪師諱祖心俗姓鄔氏南雄州人受具後遍歷諸方參尋知識末後到黃蘗扣南禪師法席乃屢陳巳見南皆不諾云子且去將來須會一日傾湯誤滴于手忽然驚省求其印證南纔見入門便云汝會也南後示滅令續住持道化普洽都尉王詵敬以師禮開堂日大衆集定良久微笑云便恁麼休去巳是欺謾還相委悉麼有則便好乘時如無且莫錯向水中拈月遂趺坐拈起拂子云若喚作拂子達磨一宗拂土而盡不喚作拂子平地生波瀾到遮裏一似倚天長劍誰敢當鋒擬議即喪身失命而今還有擊不碎底漢麼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知是不是僧曰也不得放過師云不信道問草偃風行即不問法身向上事如何師云烏啼無淚濕花笑不聞聲僧曰一句逈起千古外師云須是眼中聞僧曰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九萬程師云言多道遠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身貧無被蓋僧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云闍梨見處又作麼生僧打一圓相師云鸞雀不離窠僧禮拜師云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言詮不到處請師垂示師云雲盡日月正雪晴天地春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落在什麼處僧提起袈裟角師云放過一著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云但識琴中趣不勞絃上聲僧曰如何是末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僧曰本末秪如是宗乘事若何師云夜深方見把針人

上堂云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朦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良久云鐵牛吼處三冬暖木馬嘶時九夏寒

上堂云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忘心不忘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云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爲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云敲空作響誰是知音擊物無聲徒勞側耳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背面象王行處狐兎絕蹤水月現時風

雲自異到遮裏乾坤收不得宇宙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諸仁者應是從前活計所作施爲會與不會一時掃却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筠州黃蘗眞覺禪師諱惟勝俗姓羅氏梓州中江人也十五歲落髮卽遊講席推爲翹楚一日因將扇子戲歷牕櫺砉然作聲遂卽省悟頓捨舊習卽慕參尋到南禪師法席呈昔所見卽爲印之推爲上首後繼住黃蘗道行大播因遊輦下駙馬都尉王詵咨問法要敬以師禮遂還蜀中坐滅于雲頂山問明鏡高懸於此日顯灑醍醐壯祖宗師據坐僧曰八方謌道泰一國賀無私師云重言不當吃問大衆盡臨於座側眞乘一句請師宣師云白雲橫谷口僧曰如何趣向師云滌水逆清流僧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爲知明月掌中觀師云我早入荒草子又踏蒺藜問一塵纔起大地全收未是衲僧極則如何是衲僧極則事師云老僧到遮裏却不會僧曰學人更不會師云儞不妨會得好問不用拈槌舉拂瞬目揚眉離却咽喉脣吻請師速道師云道不得僧曰恁麼則截斷千古路無人敢出頭師云是僧曰劒閣路巇嶮夜行人更多師云轉遠也問久嚮黃蘗事作麼生師云峻屼地僧曰露柱證明師云大衆笑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高臺無古鏡糞裏有眞珠問文殊卽不問觀音在什麼處師云聞鼓聲麼僧禮拜師云遮聾漢

上堂云羅漢書字仰山白槌禾山打鼓清平蹈泥四老人秖管一向婆母不知泄漏眞機然雖泄漏眞機要且後人不知良久云選佛須是英靈漢敵祖還他師子兒

上堂云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作人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蘗卽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儞眼睛撥破儞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上堂云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溪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遮裏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

漢須是向黑闇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槳推倒慈氏樓折卻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任他滿地生荊棘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蒙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云儞問不密僧曰如何是出現身師云更添一重問毗盧藏中有大教典如何是教典師云在儞面前僧曰莫秖遮便是也無師云錯僧曰如何得不錯師云重言不當吃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未審和尚如何說師云少人聽僧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師便喝上堂云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月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云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秖管貪睡睡時眼見箇什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

心是下一有相字

綠水翠竹桃花秖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群羊走獸也秖是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儞處士石匠無儞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云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云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觀覩箇什麼下覷覷箇什麼良久云對面不相識

洪州泐潭山寶峯禪院洪英禪師俗姓陳氏邵武人也頂角自誓出家父母不能奪志圓具後遊歷宗席至南禪師會中累入室未契其旨一日因取經函忽失手響聲遂有發悟遂造方丈陳其所解南曰汝乃我家英雄具正眼者由是禪衆奔湊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云紅爐爆出鐵烏龜僧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丈竿頭事如何師云山僧不信遮活計僧擬議師云不唧𠺕漢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云喜得狼煙息弓消壁上懸僧卻攬上袈裟云重整衣甲時如何師云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云驚殺我僧拍一拍師云也是死中得活問黃龍一曲師親唱佛寺驢脚略借看師云腦後

三斤鐵僧便喝師云驚殺老僧僧拍一拍師云老僧打退鼓僧禮拜師云龍頭蛇尾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云深著钁頭僧曰古人猶在師云更添钁頭僧禮拜師扣禪床一下師顧視大衆云青山重疊疊淥水響潺潺遂拈拄杖云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云寶峯高士罕到巖前雪厭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猨啼一條古路淸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遂拈起云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良久顧視大衆云石門巇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句不邊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

潭州大潙山懷秀禪師信州貴溪人姓應氏仕儒族也聰明頴悟出世弘揚問昔日潙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云不得犯人苗稼僧曰頭角已分師云空把山童贈鐵鞭問莫將佛法以當人情人情即不問佛法請師舉唱師云不可更作人情僧曰大哉宗匠宛爾不同師云徒勞讚歎問如何是潙山境師云鳳凰展翅煙霄外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大底大小底小師云佛祖心印唯證乃知靈山嘉會聖衆雲臻法付王臣護持心傳最上根輩直至如今二千餘載眞風不墜祖道聯綿幸遇　聖朝遭逢　明世正是王臣護法潙山出世敷揚且道敷揚什麼法遂拈袈裟角示衆云即此薦得慶快平生　皇恩佛恩一時報足輒莫依他作解終是塵緣絲髮未忘結成生死勞他河沙佛祖出來東道西說搖脣鼓舌今朝山僧與諸人決破還信得及麼休去得麼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是什麼說話喝一喝下座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梓州杜氏子乃讓禪師宗裔也儀相挺特意氣高閑人所見者莫不驚異得法黃龍南禪師出世于江州承天德風大扇勵節遠聞潭帥請居嶽頂大寺潛韜密行殊應頗多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鷲峯山畔澗水東流僧曰畢竟黃龍之子汾陽之孫師云看取令行時問人天高座說法當途如何遊戲師云逢人舉似僧曰未審如何爲

人師云買帽相頭僧曰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且莫錯認僧曰眞善知識師云遮賊上堂云擲鉢峯前春風浩浩湘江水裏白浪滔滔是法無私顯露動著不然而然邂逅指南不遇秪管鼻孔遼天南泉頭頭垂示大顛默爾無言毗耶長啓一室誰入敢共齊眉咄以拂子擊禪床云參上堂云古佛心秖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誚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云劄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比試得度遊方參道至南禪師法席一言相契侍奉七年出世于蘇臺吳江聖壽次遷崑山惠嚴城中萬壽後移報本元豐中一日沐浴畢陞堂告衆云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相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畢而逝肉身不壞見存本院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意作麼生師云守株待兎枉用心神僧曰向上之機蒙師指中下之流又如何師云秖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僧曰不因入水爭見長人師云未問已前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問文殊請不二之門維摩默然而對此理如何師云昔年座主今日禪人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天高地厚僧曰分後如何師云日暖月涼僧曰便恁麼會還得也無師云須彌山倒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昨日立春今日暖百花未綻柳先開僧曰如何是教意師云自家飛絮猶無定休把長條絆別人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云撞著儞鼻孔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云昨日答汝了也僧曰今日作麼生師云明日來又僧出禮拜起曰請和尚答話師云答話了也僧曰再請師云記取話頭僧曰話頭道什麼師云念汝是初機

師云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覰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

上堂云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未打鼓已前文殊大士向諸人眉毛眼睫上出沒卷舒作大佛事及至擊動

法鼓觀音菩薩又向諸人耳上轉妙法輪諸人還聞麼直饒見得徹得早是不著便若也眞箇不知自是無枝葉莫怨太陽春咄
上堂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作麼生說箇無知道理若謂杜絕視聽何異斷見外道其或忘知遺照正是背境凡夫諸人還知麼釋迦老子終日向燈籠露柱隨有道有隨無道無雖不卽於有無亦不離於有無如斯話會錯致祖師明眼衲僧輙他冷笑且問儞笑箇什麼喝一喝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受業本州永寧寺少年受具壯歲遊方湘楚叢林江淮禪席所至知識無不異待道契南師他遊遂息一住四祖三十餘年行解堅密人天景仰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吽誰敢措口更談何事諸人還知麼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雙峯祖識好惡僧曰和尙豈無方便師云幸自可憐生僧曰當陽一句蒙師指謝家人本在漁船師云放過卽不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飢噇飽喜問如何是心相師云山河大地僧曰如何是心體師云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上堂云雲颺颺雨瀝瀝盡是諸人日用力直饒於此便明得二十拄杖教誰喫上堂云葉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云嶮上堂云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剎未足爲奇光景兩亡復是何物良久云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云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遮裏垂一言半句要儞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什麼處乃召大衆衆擧頭師叱之

潭州石霜山崇勝禪院琳禪師問拈槌擧拂拈放一邊請師答話師云高著眼僧曰作家宗師師云脚下蹉過僧以坐具畫一畫師云自領出去問法王出世請施法令師云一二三四五僧曰法令施行師云瀟湘船子問慈雲靄靄惠日輝輝大衆欣然乞師一接師云好僧曰不言含有象何處謝無私師云石女溪

漫笑點頭開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云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兎明僧曰恁麼則覺花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云須彌頂上面南行上堂云霜花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偃淥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足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云煙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上堂云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把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草咦師元豐七年三月初八日淨髮沐浴至夜小參云半生行脚方始見人半生參禪始終得力成佛作祖不離方寸鑊湯爐炭秖在而今遮箇消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聽吾一頌大幻一段見明燦爛苦惱衆生早晚分散夜半端然示寂闍維得舍利葬于本山

蘄州開元琦禪師問芥子納須彌卽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云一步進一步僧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云作客不如歸家僧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又作麼生師云人心似等閑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離此二途請師直道師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僧曰恁麼則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師云不動一句又作麼生僧曰大羅山頂依青嶂挂月峯前看白雲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云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上堂云文彩未生一物也無文彩既生萬事縱橫明來暗謝暗去明來樓閣門開誰覩善財喝一喝拍一拍下座上堂云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去何處討擊禪床一下上堂云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鬔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踏破草鞋赤脚走上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作什麼良久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福州玄沙明惠合文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舌不從口出僧曰從什麼處出師云切忌耳根尋僧曰咄師云鈍致殺人問如何是正眼師云銀盤著火羹問如何是道師云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云官不容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九峯藏夏雪僧曰乞師方便

師云一洞起淸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五里三歇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飲雪吞霜問驪珠未見時如何師云泥餅藏木馬僧曰見後如何師云菜飯祭狸奴問十里松聲如何泯響師云耳裏遭釘僧曰乞師答話師云眼中添屑問從上諸聖以心傳心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泉聲含太古問頂門無照心外有心如何是心外心師云問取路行人僧曰如何是心內心師云金剛提不起上堂云滄海闊靑山高兎無角龜無毛向此薦得鷂子過新羅若有方便門路一任來來去去石門難掩通南北一路樵歌兩岸山咄上堂云恁麼恁麼脚跟難蹈萬寺千僧三山七塔玉露草頭垂金風天下帀更上一層樓朝雲開未合向此不明鑿成穢揞(上音罨下音皺)上堂云春山春水春雨春風蜨舞花紅鶯啼柳綠又道魚蹤鳥跡兎角龜毛火裏蝍蟟竿頭進步當恁麼時應現法門宣無盡意咄是底物撿點得來鍜爲子屈上堂云三五十五瀉山水粘二六十二雪峰鼈鼻雖是向上關棙誰到恁麼田地更有絕品醍醐誰識舌頭滋味智不到處切忌切忌爲報南閻諸大士鼻孔近來多失利咄上堂云雲橫天際雨出龍心草木承恩山川得主樵者唱兮汝打鼓漁者謌兮汝作舞夜來天地動春風笑開春風一無語擊禪床一下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守智禪師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法師云拈三放一僧曰某甲鼻孔在什麼處師云雲蓋無鼻孔問法爾不爾如何契得師云露柱挂燈籠僧曰少遇知音師云三門頭合掌問鼓聲纔罷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云雨過路頭乾僧曰祖意旣如是家風事若何師云腦後合掌僧曰全因今日師云謝汝到來問大海有珠如何取得師云無心者得僧曰到處有明月在處有淸風師云秖爲儞有心僧曰別寶須還碧眼胡師云少賣弄問遠別五峯即不問近居靈蓋事如何師云門外三虵并孤峯五色雲僧曰恁麼則千星中一月師云鈍致殺人上堂云雲蓋並無長處二時粥飯略以相待同時喫粥同時喫飯同坐喫茶是事相隨更覓什麼奇特事若要奇特事除是西來

達磨伏惟珍重上堂云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乃云若向遮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吽參上堂云把斷命根拽脫舌頭翻身倒坐走馬騎牛若也不會隨流入流喝一喝

潭州寶蓋山子勤禪師問師今已唱胡家曲更將何法示來徒師云一字兩頭垂僧曰威光分此夜照用出何門師云頭上光明烜赫脚下黑漆顢頇僧曰入水見長人師云傍觀者醜上堂云溪山雖異雲月是同順應方圓任自西東大衆法不離色響不離聲到遮裏明明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麼良久云鐘鳴鼓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咄

廬山圓通圓璣禪師問更深夜靜正好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師云達磨西來底僧曰的有商量底道理也無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身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云堂中瞌睡寮裏抽解僧曰便恁麼時如何師云須知有轉身一路僧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云傾出儞腦髓拽脫儞鼻孔僧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云作麼生會僧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云須是恁麼問一問一答盡落言詮不涉言詮請師速道師云縮却舌頭僧曰幾合一生疑著師云碧眼胡僧上堂云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云雲生嶺上爲瑞爲祥月落寒潭有明有暗千丈瀑布擧世皆知華藏玄關何入會得良久云善財不彈指彌勒自門開參

安州九嵕山圓明院法明禪師問寶座既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露尖新師云言中有響僧曰臯鶴連天叫金烏遶木飛師云識取話頭問得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云用力者失僧曰途中用盡意慵懶却回歸師云切忌道著上堂云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澄清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仁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拾得賀太平九峻山嶺松高翠

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子細乃笑云久立珍重

桂州登雲山超及禪師問未審雲如何登師云榔標横擔不顧人僧曰山高巇嶮如何上師云直往千峯萬峯去僧曰便是爲人處也師云看脚下僧曰謝師指示師云嶮師云登雲山巇嶮良久云山僧今日平地上喫交下座

韶州昇山紹南正覺禪師上堂拈拄杖云荷擔如來盛作吾宗嫡裔拈著攪大海兮魚龍奔騰指長天兮星辰交錯履昏衢兮爲炬爲明治疾苦兮爲良爲藥於殳子兮如龍如鳳處昆仲兮如棣如蕚思少林兮徹皮徹髓憶黄梅兮胡穿亂鑿不見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春風和暢巖泉清泚鄉雲濟蕩幽蘭旖旎花開花合龍眠龍起金毛出林靈龜曳尾隱顯齊彰各得其旨琴不張絃曲調高流入千人萬人耳大衆更有一著還知落處麼以拄杖卓一下云穿開幽鳥道敲遍野僧門

隨州水南太平興國智秘禪師問如何是水南境師云檜栢與翠竹交參山色共野花鬬彩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對面不相識上堂云朝朝相似日日一般上來下去應用無虧洎乎說著佛法又却特地多端諸人到遮裏如何說得箇平常底道理良久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參

南嶽勝業寺惟亨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僧曰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云白雲無心青天有日上堂云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即不問且道廬陵米有人酬價麼若無人老僧自買自賣去良久云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卓一下

遠州清泉崇雅禪師問如何是清泉師云一滴也無僧曰還有龍也無師云有僧曰忽有金翅鳥時如何師云無下觜處僧擬議師云酌然

廬山清隱源禪師問向上宗乘請師指示師云僧是僧俗是俗僧曰如何趣向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曰便是爲人處也無師云是上堂云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

問萬猶如然不用强生擬議以拂子擊禪床

鼎州彰法禪寺覺言禪師上堂譙居士問長老年多少師云與太虛同壽居士云好好借問師云來風深辨居士呵呵大笑師云知上堂云無弦有韻孰知音朗月虛堂一片心太古莫言非祖意正聲寥廓至而今且道是何曲調咄

安州興國禪院契雅禪師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云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云墮也墮也上堂云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云寒山子儞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云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什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云爭如獨坐明窓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二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三 〔宋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 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三世

洪州黃龍山慧南禪師法嗣

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佛陀禪師諱德遜姓楊氏福州候官人也少習儒業學問該博忽厭塵紛乃慕入道長依東京天清寺慧照上人出家試經披剃徧扣知識遠造南禪師法席投機開悟復遊講席聽習大經首住汾陽淨土次遷太原白雲常坐不臥緇素欽服聞瞻彌高道行益固晚奉 詔旨住慧林 哲宗皇帝百日入內特賜佛陀禪號師於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七日 大行皇太后五七奉 聖旨就慈德殿陞座師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大行皇太后上薦 仙游願早登正覺便斂座儼親旌德禪院佛海禪師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顧視左右云二月桃花依舊開於此觀得龍樓鳳閣崢嶸玉殿金門烜赫塵塵剎剎盡是不思議境界若觀

不得有疑請問問一大藏教盡涉言詮教外別傳請
師舉唱師云水底黃金鏡天中素月輪僧曰一音普
演周沙界無限勞生盡得聞師云偏聞底事作麼生
僧曰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師云休於言下覓莫
向句中求僧曰劍閣路雖嶮夜行人更多師云莫便
是闍黎安身立命處麼僧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
量師云商量卽錯僧曰恁麼則學人退身禮拜去也
師云禮拜卽得問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未審佛在什
麼處師云　萬乘登龍座千官列寶堦僧曰學人今
日得聞於未聞也師云汝聞底事作麼生僧曰　仁
孝之君道齊堯舜師云路上行人口似碑僧曰九州
和氣如二月四海歡呼似一家師云逢人不得錯舉
問臨濟宗風龍山大布三關壁立願師垂示師云大
海纖塵起紅爐片雪飛僧曰汾陽浪裏競棹孤舟枯
木生花別迎春色師云罕逢穿耳客多是刻舟人僧
曰宗旨已蒙師指示秖如　大行皇太后卽今仙馭
生何佛土師云花開花合分晝夜龍眠龍起定春秋
僧曰恁麼則却歸兜率陀天上慈氏宮中快樂人師

云却被闍黎道著問　慈德殿上般若門開　聖主
簾前願聞法要師云雨晴金殿冷風暖帝城春僧曰
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塞北千人帳江南萬
斛舟僧曰若然者　皇恩佛恩一時報了師云定光
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便點頭僧曰祇如　皇太
后卽今在什麼處師云紫蓮臺上瞻毫相白藕花心
聽妙音僧曰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
云不如速禮拜師云一問一答一敲一唱要且未爲
究竟假使普惠雲與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訓到遮
裏也用一點不著然雖如是於建化門中事無一向
是故惠林今日不說重說偈言諸仁者靈山一會宛
若今日今卽是古古卽是今古今通始終同上至
聖天子下至宰輔文武百官長者居士庶民等亦復
如是雖富貴貧賤之有殊而嗜欲好惡之無異無異
之性卽是佛性在聖賢而不增在凡夫而不減不增
不滅性相如如如卽無生如卽無滅如卽無去如卽
無來所以去來者乃是緣會緣離之一時耳恭惟
大行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萬方扶持　社稷之靈

禪贊 晉明之化故得闔門肅睦中外叶和本謂日
月齊明山河等固何期電光不久薤露非堅華胥一
夢何長蓬嶋三山莫問流光不住五七斯臨徒增風
木之悲難報丘山之重是日 皇帝陛下祥延毳侶
共就 靈幃作諸種種佛事及令臣僧德遜四禪長
老陞座舉揚般若集此殊因上資 仙馭皇太后伏
願 鳳輦凌虛上昇於兜率金蓮映水坐證於菩提
今上皇帝陛下孝思在念 仁愛不忘修德以來
遠入垂衣而安萬國慈悲喜捨方便權與利益安樂
一切衆生不令一物失所乃至海隅蠻貊之邦咸受
其賜豈不謂之 仁君也然而幻化無常有生必滅
此古今之常理 陛下初登寶位纔及周星方撤去
於凶幃又復丁於憂惱更冀 自勉少抑哀懷以存
禮制設 號天扣地 苦已勞神而無益於生死者
唯是 存心妙道護念宗乘使法輪再轉於閻浮道
光重映於千載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亡者乘此善
緣得生勝處此乃為至孝也自古 帝主明王無不
歸崇三寶若三寶興隆即 皇基永固 帝祚綿長

茲為至禱即將此日無盡功德並用回向 今上皇
常陛下伏願 金輪統御踵三代之淳風寶曆開祥
享萬年之景運 皇太妃 皇后 皇太子殿下諸
王闔宮天眷並願輔翼 皇家冥符佛記壽橋永秀
並月桂以聯芳福海彌深與 天源而益濬臣僧德
遜叨蒙 聖旨特賜舉揚退省庸虛實增感愧臣無
任瞻 天荷 聖激切之至塵瀆 聖聰伏惟珍重
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謝 恩畢登座
拈香祝延 聖壽罷乃斂坐法雲大通禪師白槌竟
師顧視大衆云金爐香裹寶殿風清如是觀得處處
彌陀佛家家觀世音若覤不得有疑請問問覔花纔
綻瑞氣凝空為 國開堂願聞法要師云天寒日短
露冷風高僧曰一句迥超千古外人天無不盡霑恩
師云情知儞與麼會僧曰觸目對揚眞般若山河共
顯法王機師云不得錯舉問宸恩已降選佛場開學
人上來請垂科目師云點僧曰不折月中桂心空及
第歸師云是什麼科目僧曰絕妙好辭難以加此師
云習氣不除問王舍城中說法 仁王特降寶香今

日達士相逢未審如何舉唱師畫一圓相僧曰是何宗旨師云多少分明僧曰憑師一句曹溪旨上祝吾皇萬萬年師云謝汝證明師云傳持此事豈以搖脣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哉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爲本曹溪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我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祇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儔歟則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然燈方與我授記若有一法可得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如是舉唱猶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無寒臘下看諸仁者道非隱顯遇緣即宗法無去來因時而會若緣時之未會雖佛祖亦何爲且愜張祖席創立叢林豈一僧之能耳必假國王大檀越與之護助佛日乃可光揚自昔京城未聞是道適因　先帝首建法幢延四海之高流爲一時之太事故今日如此之盛　皇帝陛下少踐丕圖早聞妙法不忘佛記克紹前芳遂令山野之人獲預　朝廷之命得不夙興夜寐補報　恩休即將此日開堂少善上祝　皇帝陛下伏願　舜日與佛日高明堯風共祖風並扇萬方無事時當熙盛之年四海晏清人樂昇平之化久立珍重

洪州泐潭山寶峯禪院眞淨禪師諱克文闕右人也受業于復州北塔院性行敏實儀相淳古聽教造義參禪穎悟黃龍南禪師昔所印可筠陽出世道價遠聞相國王公安石延居報寧奏章服師名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良久云會麼少室峯前曾示此高安灘上復誰傳會中若有仙陀客莫學神光廢九年咄有疑請問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箇先師云多少人疑著僧曰不許夜行師云蚊子咬鐵牛僧曰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云長安人已入僧合作麼生僧曰春日華山靑師云遮僧雖後生却可商量問新豐古剎古佛道場侯伯請師願垂方便師云耀古騰今僧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將謂古佛道中人僧曰洞山境色重添翠悟本玄風復振請師云有甚了期問

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云鮎魚上竹竿僧曰全因今日師云烏龜入水問聲前薦得未是作家喝下承當猶爲鈍漢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云家寫小兒嬌僧曰也是說道理師云與儞一文錢僧曰今日不著便師云養子之緣問鐘聲纔動大衆臨筵禁足已臨如何指示師云大家在遮裏僧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多是言中轉却僧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云莫亂道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云笑儞隨語生解僧曰偶然失利師云不要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云果然問如何是趙州關師云過問前三三郎不問如何是後三三師云的僧曰進前三步師云關問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如何是不離底事師云傾心吐腹師云大衆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衆成佛時節淨緣濟會大丞相荊國公及判府左丞施宅捨園林爲佛刹禪門故請山僧闡揚西來祖意諸人還會麼直指大衆即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成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爲迷來日久一乍聞說誠難取信以至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言句爲禪爲道有甚干涉直是達磨西來亦無禪可說祇要大衆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況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珍寶都是虛妄不免生死流轉大衆今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衆生生死流轉況此事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正法眼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衆言多去道轉遠笑佗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者麼今時佛法渾濫要分邪正使大衆不隨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良久云我終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上堂云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嵲嵲午結切岏岏水雲掩映煙嵐重疊一道直路觀者遊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咄且道路頭在什麼處

上堂云。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古人祇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仁者欲知佛麼。祇諸人是。欲知法麼。祇諸人日用者是。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

上堂云。好諸禪德。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當明遮一竅。一竅不明愁殺人。動即依佗和屎合尿。

南康軍雲居山眞如禪院元祐禪師。姓王氏。信州上饒人也。夙禀道氣。動靜異俗。十三歲依本州博山承天院齊晟上人出家。比試披緇。徧參知識。造南禪師法席。契悟祖意。服勤數載。衆推導首。命住湘西道林。次移廬山羅漢院。遷雲居。徐國大王嚮師聲望。奏降椹服儭志林下。竟辭弗受。因馳道譽。遐邇益欽。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顧視云。八字打開。便請相見。問千佛出世。發願同時。和尚出世。與何人同時。師云。文殊眼睛裏長得現全身。僧曰。已得燃燈親授記。眞風不墮至如今。師云。妙光童子。僧曰。是何言歟。師云。老僧失利。問竺乾啓運。震旦聯芳。向上宗乘。請師垂示。師云。新官不理舊事。僧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一氣無私。萬靈合湊。僧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師云。一任敲磕打瓦。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云。劄。僧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云。汝皮袋重多少。僧曰。高著眼看。師云。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胡天雪厭玉麒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一客不煩兩主人。僧曰。學人未曉。師云。老僧被汝勘破。問蕃苔滿室即不問。祖月高輝事若何。師云。號令德山。喝起臨濟。僧曰。羅漢門下。水泄不通。師云。再犯不容。僧曰。忽遇鐵牛之機。又作麼生。師云。正好和泥合水。僧曰。今日快便難逢。師云。翳鍛火輪迸。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云。文彩已彰。僧曰。處處無蹤跡。師云。拖泥帶水。僧曰。與麼去時如何。師云。果然。師云。新啓法筵。人天會集。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還更有乘時適變底衲僧麼。出來爲汝證據。良久云。不出頭者是好手。雖然如是。道林今日已向平地上喫交了也。賴遇金粟大士有不二法門。放一線道。道林方敢解開布袋

頭足可以施展家風向無佛處稱尊便乃指點三界目視四維偃仰堯天高謌舜日舉威音三調唱菩薩蠻奏勿絃琴含太古意當是時文殊休悵惆普賢謾沈吟任是千聖出頭來異口同音也不消一劄久立珍重

上堂云達磨九年面壁二祖斷臂得安心法洎後花開五葉今古異同便有德山棒臨濟喝龍潭吹燈烏窠布毛五位君臣三玄三要盡是古人用不盡底殘羹餿飯道休都不拈動恐壞佗人腸肚且道尋常將什麼供養十方聖衆四海禪流直須自有現前三昧驀召大衆云茶堂內喫茶去

上堂云道林一語千聖齊舉字字無差不敢相許正當劫火洞然但看鵝王擇乳

上堂云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眞說妄說空花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下座

上堂云天色晴乾曬哏皮草若言見山是山山不自山見水是水水不自水見僧是僧僧不自僧見俗是俗俗不自俗是故聽不出聲見不超色便向日本國裏著衣香積界中喫飯擊禪牀下座

師於壬申年七月七日夜子時方丈敷坐示衆云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禮厚葬縗經哭泣當稟我佛西竺法火化歸塔遂示偈云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建于雲居山

廬陵仁山隆慶禪院慶閑禪師姓卓氏福州古田人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覺即有孕誕時白光照室親戚驚異長依建州昇山慶禪師出家圓具未幾乃慕參遊投機黃龍南師法席遂獲開悟行解堅密操蘊自如唱道一時心歸四衆元豐五年十一月內沐浴淨髮寫偈云露質浮生掩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岳天台松風澗雲珍重知音紅爐優鉢言畢趺坐而逝茶毗煙飛四十里內草木砂礫皆獲舍利舌目數珠晶瑩如故塔于仁山師再參黃龍南禪師侍立次南問向後得坐披衣如何爲人師云遇方即方遇圓即圓南云儞恁麼說話尙挂人脣齒在師云慶

閑秪恁麼和尙如何南云近前來向汝子細說師拊
掌云三十年用底今日提敗南呵呵大笑云一等是
精靈師拂袖而去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云記取
話頭僧曰請師高著眼師云蹉過了也問達磨西來
單傳心印印即且致如何是心師云長者長短者短
僧曰如何是印師云白者黑赤者黃師云抛輕負重
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笑破衲僧口然雖如是靈龜未
兆之際萌芽未發已前若有人道得可謂無師智自
然智若道不得便乃舉古舉今盡是淈胡種族且向
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諸仁者但自
回光無第二著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噫與麼說話或
有明眼高流跳上禪牀拽翻地下爛搥一頓喝一喝
云爲什麼向人天衆前謗佛謗祖也許伊具半隻眼
如今恁麼迺相鈍致有什麼了期喝一喝云且莫錯
笑人好上堂云夫行脚人大凡擇師求友須遇奇人
始得若遇本分師匠終是不費心力若不遇人臘月
二十五贏得鬌頭光咄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

節氣未至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去年相似問如何
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云十字街頭一片甎僧曰如
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云不知僧曰既不知却恁
地說師云無人蹈著問優曇花出大衆同觀學人上
來請師直指師云水不離濕僧曰恁麼則雲開日月
正雪消天地春師云吾猶昔人僧曰一種勿絃琴唯
師彈得妙師云水上卓紅旗問身生智昧時如何師
云山僧被闍梨一句道盡僧曰是何言歟師云斯言
不妄問如何是佛師云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禪師
云少叢林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十字街頭僧曰如
何是塔中人師云勾三攬四問如何是道師云十里
雙牌五里單堠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少避長賤
避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臨河不買水僧曰意
旨如何師云侍聾作啞師云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
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什麼無據變化一縷
失却一端上堂云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
抛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云
舉道須是決烈憎愛是非徒絕生佛任自紛紜虛空

如何著樹

洪州黃龍山元肅禪師。問祖意西來。誰家嫡嗣。師云。面南觀北斗。僧曰。黃龍密印親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師云。聽事不眞。喚鐘作甕。僧曰。人天有賴。師云。七穿八穴。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云。泥牛呑巨浪。僧曰。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云。木馬踐紅塵。僧曰。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云。土上加泥。上堂云。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聞風水響。日見嶺猿啼。上堂云。春去秋來始復終。花開花謝幾時窮。唯餘林下探玄者。了得無常性自通。復云。亘古遷今。包天括地。豈去來之所易。何新舊之所遷。嶺梅發泄。岸柳含榮。榮衰互換。前後交參。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然而然。上堂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大衆既向已求。又作麼生求。不可向思量計挍中求得麼。不可向心想分別中求得麼。不可向文字語言上求得麼。不可守空閑坐求得麼。不可造作施爲求得麼。既恁麼求不得。又作麼生求。遂拈拄杖云。雄峯有箇拄杖子。布施諸人。擲下云。一任途中受用。上堂云。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動靜無二。物我如如。出家人到遮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先住善光。次住黃檗。後住靈巖。奉 聖旨就十方淨因院開堂。問 聖上降香於此日。利人一句。請師宣。師云 彩鳳翱翔下九霄。台星影散臨清汴。僧曰。恩深轉無語。師云。報人須報徹。僧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師答 我皇恩。師云。誰把千鈞背手彎。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和尚陞堂。此意如何。師云。王法無親。僧曰。可能同出四生。共超三界。師云。和我不惺惺。僧曰。若然者。地無私載。師云。又須燋頓打著。連底凍。僧無語。師云。向道不惺惺。師云。問傾巨海。答出奔星。祇恐時人明辨不破。大衆。見須實見。悟須實悟。若言百味般般。爭似麤餐一飽。何也。實際理地。纖芥不存。眞微妙門。言詮何立。是以布慈雲而潤物。揭智炬以燭幽。示忘言之言。爲無說之說。恁麼說話。祇知淚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若是

摩竭令行難逋不犯良久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
嬌拍禪牀一下臣僧今日舉唱恭爲　皇帝陛下㬰
承佛記示作　人王化被無疆功歸有截明明舜日
常袪覺海之昏浩浩堯風每濟慈航之便久立衆慈
伏惟珍重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
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上
堂云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
牀下座上堂云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街頭人叫
吉州針無人還價至如今蝦蟆蚯蚓向春歌衲子茫
茫錯會多

潭州大潙山頴詮禪師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黑
漫漫地僧曰磨後如何師云爍破頂門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廣州上船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少林
面壁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歸去西天上堂云山高水
冷游人罕到牧牛坡下禪客縱橫出出入入莫教落
草恁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云却憶仰山
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吽

虔州廉泉禪院曇秀禪師問法筵大啓於斯日正令
提綱事若何師云兩條章貢水風起浪如山僧曰見
聞無不荷師恩師云船子下楊州問如何是玄妙之
機師云羊頭車子到長安僧曰某亦如是去時如何
師云爛草鞋跟斷問千醜百拙時如何師云去道不
遠僧曰今日得遇和尚也師云鼻孔遼天問如何是佛
師云席帽峯何高問如何是道師云水透三江問年
窮歲盡時如何師云凍把城根雪問滿口道不得時
如何師云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云自
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掃地澆
花僧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高枕枕頭僧曰總
不恁麼時如何師云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
微妙之機師云隔嶺聞猿叫問今古不墜時如何師
云如石落落如玉琭琭問如何是廉泉一曲師云緊
綫相和問如何是衲僧口師云殺人不用刀問如何
是苦切之言師云銅舌鐵觜上堂云亦無難亦無易
行盡天涯無處避百衲禪僧走似烟到頭不離舊行
市三文買箇大饅頭兩人一箇不得擘破上堂云無
孔笛無鼻牛阿誰放阿誰收良久云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上堂云鷲峰嶺上花發岩前漁舟放溜牧笛高吹達磨無成懡㦬西歸師乃呵呵大笑云懵懂禪翁更道失却鈎錐上堂云廉泉一脉百味具足若人不會山青水淥

韶州南華清桂禪師問一大藏教打頭一句如何師云如是我聞僧曰末尾一句如何師云信受奉行師良久云會麼僧曰不會師便下座無疾而逝

南岳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人天有賴師云金屑雖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杖林山下水多愛覩底流僧曰學人不會師云九月是重陽師云動則隨波逐浪不離步步道場靜則把定封疆未有慈悲之手二邊不涉正在鬧林到此進則是退則是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輪穿海浪無痕

衡州花光寺元恭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通身無障礙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來往任縱橫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枝葉甚分明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一任衆人觀僧曰天地若教出地塘焉敢藏師云莫妄想問兆象未生時如何師云波斯讀梵書僧曰生後如何師云胡僧笑點頭僧曰欲生未生時如何師云洗足上漁船僧曰全因今日也師云梳頭不洗面

楊州建隆禪院昭慶禪師上堂云臨濟於東勝身洲喝一喝直至西衢耶尼人頭痛腦裂東勝身洲人不知不覺德山於南瞻部洲棒一棒直至北鬱單越人渾身痛癢南瞻部洲人不知不覺何故如此臨濟之喝太速德山之棒太長遂拈拄杖云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試請定當看上堂云始見新歲條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濃談百物和融也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與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褭褭颸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羅把住云任儞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云參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問師登寶座大衆顒聆師卓拄杖一下僧云答即便答又卓箇什麼師云百雜碎

蘄州五祖曉常禪師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云動脣吻得麼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揀擇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云道汝不會得麼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香不見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清香滿路上堂云一念信心一念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一道光明無軌則行亦行坐亦坐或語或笑非兩箇目下若也認得渠青山萬里無寸草

潭州大光歷犀禪師問學人擬展拏雲手未審師還許也無師云清風搖翠栢綠柳穗階前僧曰若然者千山鎖夜月照破萬家門師云明眼衲僧僧曰打麪還佗州土麥唱謌須是帝鄉人師云分明記取僧曰放過一著師云吽

洪州興化法澄禪師上堂云雲籠碧嶂雨灑長空百草鬬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華藏門開處處善財重重彌勒交參主伴更互敷揚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衆還見彌勒麼良久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南嶽[illegible]輪文昱禪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兩脚踏地僧曰意旨如何師云是儞自己僧禮拜師云令人疑著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郢州芭蕉山仁珂禪師上堂拈拄杖云凛凛威風誰敢正覷畫斷葛藤向什麼處出氣到遮裏放開捏聚把定放行說什麼德山臨濟直教齊立下風若是影響異流且去尋言逐句終無了日衆中莫有知音者麼出來證據若無看山僧遮一解遂抛下拄杖

黃蘗積翠永庵主示衆云山僧住此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珍異寶秖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烟燄不絕火光長明遂以拂子擲下時有僧就地拈來向口邊吹一吹師便喝云誰知續火柴頭從遮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洪州黃龍山自慶禪師問深臥白雲即不問祖意西來事若何師云昨日今朝事不同僧曰今朝得聞於未聞師云語是心苗問臨濟行喝德山行棒和尚如何師云一一俱不用僧曰龍得水時添意氣師云透龍

門事作麼生僧曰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便喝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問禪客相逢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何是此心師云誰教恁麼問僧曰新長老不可莽鹵師云放儞三十棒問如何是桃花境師云石上仙蹤千古在檻前山水四時流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羽客不知何處去靈雲依舊獨徘徊師云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蘄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云問答既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屬知知是妄覺道不屬見見是眼睛眼睛不明觸事崢嶸聯環不斷為生死根若不直向太虛之外自然情念頓忘真心獨露如斯說話俯為下根道友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語則出口成言默則三災不撓然雖如是須知有轉身一路衆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來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舒州宿松靈隱寺德滋山主蜀人也自住院二十年每日獨自上堂云朝朝相似日日一般祗遮便是更莫別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云會麼衆無語師儼然而逝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三

都勾當藏主沙門靈堅
都勸首住持傳法沙門普明
同勾當住聖泉寺傳法沙門紹登
勸首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賜
朝請大夫知福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充福建路兵馬鈐轄柱國借紫王祖道
請主參知政事元絳
證會靈應侯王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四　〔宋銘〕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　惟白集

對機門

南岳懷讓禪師第十三世

洪州翠巖山可眞禪師法嗣

東京大相國寺智海禪院眞如禪師諱慕喆姓聞氏撫州臨川人也齠齔依建昌軍永安院圓覺大師出家受具後弊衣糲食介然不群勵志遊方遍參宗匠晩造翠巖眞禪師法席投機去契推爲上首始住岳麓大潙晩奉詔旨住智海禪院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謝　恩畢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罷乃斂坐法雲大通禪師白槌竟師召大衆云龍樓鳳閣瑞氣凝空五路三街和風習習如未相悉流布去也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況在會四衆盡是祖師指出底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天上天下隨處建立隨處利生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其或未然何妨致問問香煙馥郁海衆雲致爲　國開堂如何舉唱師云　皇風蕩蕩僧曰青山藏不得明月却相容師云　帝道平平僧曰憑師一滴曹溪水四海爲霖報　我皇師云眞箇問大法從來倚　聖明此日遭逢有道君如何是有道君師云坐致太平僧曰八方無一事四海有謳謠師云不妨道著問太平一曲四海咸聞不落宮商如何舉唱師云一二三四五僧曰木人嶺上輕吹處石女溪邊暗點頭師云罕遇知音僧曰爭奈瑞氣流沙界和風滿　帝城師云劍利衲僧師云若論此事豈在如斯一問一答以順機器諸祖妙道卽不然也何故輝騰世界迥絶見知函蓋相應絲毫不漏當人分上各自圓成亘古亘今無增無減有佛無佛性相常如以此舉揚上答　皇恩久立衆慈伏惟珍重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云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僧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云行人始知苦僧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云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云萬人叢裏不插標僧曰如何是村裏佛師云泥猪疥狗僧曰如何是山裏佛師云絶人往還僧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師云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寒毛卓竪

僧曰見後如何師云額頭汗出
上堂拈拄杖云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劒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悉大似日中逃影
上堂云把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德山老人在儞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把空追響終無了日直饒向遮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遊方外者麼良久云且莫詐明頭參
上堂云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卽便打睡一任東卜西卜
上堂云看風使帆諸人盡知斬釘截鐵要在當機且道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參
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初八日寫偈云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偈畢坐逝荼毗燼餘睛目爪齒堅然如故分葬于京譚二塔餘如大丞相曾公布塔銘
南岳西林崇奧禪師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云坐底坐立底立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舌拄齶僧禮拜師云不得諱卻師云南斗六北斗七波斯眼睛黑似漆堪笑峰前檜與松被風吹動鳴瑟瑟更有一灣流水清接竹引來鬧啾唧鬧啾唧觀音普賢共相揖共相揖日日日從東畔出因是什麼說話良久云波斯鼻孔長三尺

袁州楊岐山方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山海會院守端禪師衡陽周氏子也生而異相遂捨出家篤志參玄勤詢學問法悟楊岐名播宗席語要頌古諸方盛傳今也雖亡道風益扇開堂日上首白槌竟師顧視左右云便恁麼散去自古自今如麻似粟若言更有如何若何曹溪一路平沉從上諸聖皆向火焰裏垂手秪要諸人眼橫鼻直來中莫有垂手者麼出來辨看問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云過遮邊來僧曰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未敢相許僧便喝師云噓問二師相

見合談何事師云六耳不同謀僧曰謝師答話師云聽事不眞上堂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遮箇是把纜放船手脚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云掀翻大海求知巳道合乾坤見太平上堂云運用與去來何曾有間隔山僧數日出山行履每日折旋俯仰瞞諸人一點不得諸人在院折旋俯仰瞞山僧一點不得山僧爲什麼見似不見要會麼是處有芳草何山無白雲咄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俗姓竺氏明州人也受具遊方始參泐潭追逾一紀疑情未息次扣雲蓋會禪師發明心印出世保寧二十餘年唱揚祖道問如何是佛師云鐵鎚無孔問如何是道師云泥裏有刺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切忌蹈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雪上加霜問知師解把無星稱無角鐵牛重幾多師云頭輕尾重僧曰此猶是對面相瞞師云與天下人作牓樣僧曰恁麼則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師云猶較些子問靈山如指月曹溪如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云瞋僧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云蚊子上鐵牛僧曰直截根源人巳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云石人脊汗通流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云因行不妨掉臂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鑊湯無冷處

上堂云釋迦出世弄假像眞達磨西來將長就短德山棒臨濟喝陽燄充飢梅林止渴淸平世界不妨夜行如今莫有吞却佛祖打破化城者麼良久云今日被大衆勘破上堂云來也來也良久云去也去也上堂云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老胡當門齒缺上堂云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云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云侍者巳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云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萬途差別皆入此宗卓拄杖云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上堂云曹溪路上野老謳謌古佛堂前行人舞袖脚踏實地天下人知鼻孔遼天作麼生辨乃云無孔笛吹立外曲五湖何處覓知音乃拍一下上堂

云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祇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子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與麼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

岳州幕阜山長慶顯瓊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泥龕塑像僧曰如何是法師云黃卷赤軸僧曰如何是僧師云更問阿誰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幕阜山高僧曰畢竟如何師云高繫布裙

岳州君山守巽禪師問山高水深即不問如何是君山境師云山高水深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漁翁鼓棹僧曰宗乘事若何師云岳陽樓望洞庭湖

澧州欽山乾明智因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步步踏著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眼眼相覷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錦繡銀香囊僧曰客來如何祇待師云硬餬餅爛餺飥僧曰佛法事如何師云人情濃厚道情微

潭州石霜山守孫禪師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什麼不道師云一言已出僧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云駟馬難追僧曰學人總不與麼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師云秋風颯颯秋雨微微敗葉紛飛嶺雲繚繞於此明得善財入彌勒樓閣帝網重重互相涉入於此未明且莫迷頭認影止宿草庵如斯話會曲爲初機明眼高流共相證據噫什麼說話良久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參

明州天童山清遂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寺了覺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竟師良久云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解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掀倒禪床約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問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賺擧欲得不賺便請師擧師云唵僧曰摩噠哩伽摩噠哩智又作麼生師云放爾三十棒問尊者證果超越聖流不涉重修請師速道師云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僧曰一雨周沙

界群心永夜穌師云水不洗水一句作麽生道僧曰
應知松栢操不改歲寒心師云且信一半問未離兜
率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麽人師云牛頭出馬頭回僧
曰未審是法身報身師云牽犁拽杷師顧視大衆云
還相委悉麽若不相悉山僧今日指鹿爲馬唱九作
十瞞諸人去也摩竭正令水泄不通少室眞規風吹
不入聖凡情盡體露眞常逈絕見知輝騰今古良由
情存聖量隨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縱滅
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造種
種業輪回異趣往而不返眞可悲哉若能回光返照
有何佛道可成衆生可度便能向火燄裏藏身東涌
西沒於微塵上走馬同死同生若向遮裡見得徹參
得透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南岳應天萬壽應城禪師師初參淨慈遂禪師遂問
上人從何而來師云毗陵來遂云我聞毗陵出好草
蟲扇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師云大善知識又要
遮箇作什麽遂云祇遮箇此間亦要得師於言下大
悟上堂云山花狠藉孤負空生山草離披拈起室利
鶖得岳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放處嘉州石
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人不涉春緣
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
風吹落咄

福州大中立誌禪師問握驪珠於掌上鑒十方於目
前學人上來請一師鑒師云草賊大敗僧云學人今
日失利師云自知較一半僧便喝師云彊惺惺問遠
趨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云高挂鉢
囊僧曰便是爲人處也無師云盲人摸地僧曰莫厭
良爲賤師云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問馬祖陞堂百丈
捲席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官馬相踏僧云學人
今日小出大遇師云拄杖未曾拈著上堂云猨嘯鳥
山之畔衆獸潛藏雲生螺渚之間群峰失色太阿寶
劍耀日爭輝樵父船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顧賓主者
出來道看良久云水凍魚難躍天寒草發遲以拄杖
打香臺一下上堂云法不見法法不行法法不知法
大衆遮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百億恒
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

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踟躕出師於紹聖元年三月十一日集衆沐浴淨髮寫偈云麒麟掣斷黃金鎖玉兎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明月照匯山偈畢趺坐而逝茶毗獲舍利塔葬本山

金陵蔣山贊元覺海禪師法嗣

衢州江山縣石門羅漢禪院雅禪師問雷音一震龍象咸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喝師云蓮目瞬時千界靜金顏笑處一花新僧曰人天盡入羅峰境今日親聞端的音師云百萬茫茫人不知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東宮玉殿無遺影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毗藍園畔雨天花僧曰與麼則逾春城於八夜棲雪嶺於六年師云威音王巳前作麼生僧曰且待別時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熊耳塔開空寂寂唯留隻履冑輕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條筇竹杖三事衲衣僧曰客來將何祇待師云酌泉釃點祖師茶上堂云茱萸鮮爛菊花香暢殺陶家醉酒郎我輩泛觴雖絕分東籬閑翫也無妨大衆閑翫即不無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眉毛眼上橫未諳者紅

●喝疑唱

黃裏亂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出下座

信州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問如何是博山境師云潤流涤水路出松門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身著紅綃衣肚中黑如漆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刹竿頭指天問青春巳過夏景暄繁時節因緣請師爲說師云臘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云石人身上不生毛

金陵蔣山可政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不許夜行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投明須到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一人泉在最高峰

潭州開福守義禪師法嗣

廬州澄慧惟明禪師問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有問有答僧曰如同昔日空生問一似當初善逝訓師云無問無答僧曰一句蒙師指三拜謝師恩師云靜處薩婆訶問蹈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顧危亡乞師指示師云齋後鐘僧曰青山無異路智辨在當人師云直須子細僧應喏師云踍跳

南岳雲峰文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云波斯入鬧市僧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師云萬里望鄉關問如何是佛師云著衣喫飯僧曰叉手當胸退身三步師曰醉後添盃上堂云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齅有鼻味有舌因什麼却不會良久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

廬州澄惠咸詡禪師問德山入門便棒萬古宗風臨濟入門便喝古今勝標去此二途請師拈掇師云我總不與麼僧曰一言啓口別是家風師云賴遇拄杖不在手問有問有答善巧分張向上宗乘請師別道師云闍梨問得最親僧曰學人會也師云會箇什麼僧舉起坐具師云畢竟作麼生僧便喝師云作家僧禮拜師便喝師云如來秘旨豈涉辭鋒祖師心印徒勞穿鑿若舉宗乘一字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若說佛說祖三界平沉四生何有若向下商量枯木生花寒灰發燄然雖如是若向衲僧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良久云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牀上帶刀眠

南岳福嚴保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山崇勝義然禪師問臨濟血脉請師直道師云虛空裏揚眉默地裏點頭僧曰莫祇遮便是師云是即是作麼生會僧却點頭師云遮賊好喫棒僧連聲道賊賊歸衆師云三十棒也較不得上堂云心心心青山綠水深若人識得遮山水相對事法總平沉是備諸人總識得爲什麼七十二峯儼然依舊試爲說看若說不出大似不曾行脚參

南嶽承天智昱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髮長僧貌醜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腦門後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石廩峰高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遊人罕到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紙帳禪林僧曰客來如何祇待師云山中石耳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內沐浴淨髮趺坐而逝茶毗齒舌眼睛不壞

東京十方淨因道臻淨照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寺慧還文慧禪師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孤舟載明月僧曰忽

遇艕棹俱停又作麼生師云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明進道西天以臘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云鐵彈子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大底大小底小問德山臨濟卽不問傳衣付法事如何師云儞向什麼處見德山臨濟僧便喝師云還曾夢見也未僧拊掌入衆師云果然果然師云坐斷要津時見處黑如漆放開一線道處處見彌勒而今放則放了也且道彌勒在什麼處衆中還有見得者麼便請出來對衆道看良久云有麼有麼善財不知何處去樓閣門開獨往還喝云各請歸堂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云三世諸佛盡在遮裏踔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云蘇嚧蘇嚧

鄧州香嚴山慧照禪師洞敷本福州人生於范氏幼而氣韻淸敏長慕空宗依東京景德寺圓明大師爲師試經落髮受具後遍參江淮叢席迨見淨因淨照臻禪師一言頓契如箭鋒直加以學談今古名動京師遂膺　朝旨住鄧之香嚴幾十載次旋故里受請龜山壽山神光凡更三刹皆閩中上游厥後又未可量也師初開堂日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云一聲聲徹九重天問朝命旣臨於此日師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僧曰如何是德師云一人歌有道萬姓樂無私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鳳闕摩空汴河瀉碧

師復云西乾四七道絕語言東土二三法無文字唯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絕待法法融虛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如斯薦得落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還道得麼箇中消息若爲傳鳳闕龍樓峭倚天要會覺城東際事寥寥千古尙依然

僧問遠辭香嚴丈室近屆龜山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千手大悲提不起僧曰如何是動尊師云玉殿曾遊歷金門屢往還問如何是龜山境師云千峰來有路八極淨無塵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有時開

眼有時合。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山寒露骨水淺見沙。

師云窮經窮論。正如入海算沙。覓法覓心。大似捫空求響。故我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洎諸祖傳衣。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之正法。指示涅槃之妙心。作筏度人。應病與藥。故善說法者。說無所說。而善傳心者。傳無所傳。縱饒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未免拖泥帶水。豈能點瓦成金。大衆。祇如今日爲國開堂。還有奇特底事也無。良久云。疊疊青山與流水。舊時顏色舊時聲。

上堂云。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巖下見蟠桃。自開還自落。黜憶靈雲得處親。迄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寥廓。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聲前這一著。咄。

上堂云。炎風帀地。畏日流空。奇雲當戶。任長舒。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達士。了無寒暑之變遷。塵裏游人。但見光陰之迅速。直得燈籠合掌。露柱攢眉。一年又將半。幾箇知音知。知不知。路上行人口是碑。

一無更字

西京少林禪院元訓禪師。問囊錐已露。至寶難藏。海衆臨筵。請師一接。師云嵯峨疊萬仞。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水出鳳嶺關。問達磨西來爲接群迷。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云祇有照壁月。僧曰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云更無更吹葉風。上堂云。隨機設教。應病與藥。百千妙門。不離方寸。有病無病。病瘥即除。州南州北。月圓圓廣教一衆都無分。咄。趙州石橋思量好笑。近來學得算子法。兩箇九百是千八。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廬州興化院仁岳禪師法嗣

潭州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初出紅爐金彈子。僧曰還許學人接也無。師云篋破闍梨鐵面皮。問七十二峰即不問。如何是法輪境。師云岢嶁峰尖神禹碑。僧曰還許學人識也無。師云石靑字亦形模奇。僧曰今日得遇去也。師云吏部當時尙莫窺。僧曰端的在什麼處。師云何時得汝不狐疑。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問不觸波瀾。如何趣向。師云得

宜須舉棹莫待打頭風僧曰猶是湛水之波忽遇拏雲攫霧又且如何師云道泰不傳天子令師云問來答去祗益繁詞於道則遠之遠矣祖令既行要津坐斷十方諸佛瓦解氷消三藏教乘掃土而盡到遮裡誰敢正眼覷著所以釋迦有揭世之樞機尚掩室於摩竭淨名騁窮天之詞辯猶杜口於毗耶豈況小根小智者哉何也龍象蹴踏非驢騾所堪上堂云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曾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托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云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登王座上爲母說法以答劬勞且道我母祗今在什麼處乃云我母生前是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什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以手槌胸云蒼天蒼天

汝州首山乾明處珪禪師問如何是首山境師云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虛空藏鳥迹風過樹頭鳴僧曰便是爲人處也師云曹溪水急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法嗣

安州延福禪院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造玉泉芳禪師法席豁然大悟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潔身不稟儀衆不喜見逝後應報有徵緇素追仰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臨江軍惠力善周禪師上堂云遼天鶻萬重雲祗一突是什麼咄師於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云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普畢趺坐而逝三日後鬢髮再生

韶州六祖南華重辯禪師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最初

一句請師宣師云龍啣黑寶離滄海鶴側霜翎下玉堦僧曰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明師云夜半拆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師云會麼五大未萌二儀無跡威音王覷不見大悲手摸無蹤且道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毗盧頂上坐斷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嘵

福州聖泉寺紹燈禪師本郡古田縣臨水人也俗姓陳母李氏一夕夢神僧入與授以明珠覺而有娠降誕之辰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葷茹乃七歲資性英敏自厭塵坌喜觀佛事好聽佛書十歲辭親出家往禮潭州開福寺璉長老爲師精通法華試經應度受具之後瓶錫遊方造于謂芳禪師法席一見針水相投筌蹄頓忘水月孤瑩遂還鄉晦迹林泉郡牧丁公鄰師道德請住院嶺塔院緇素皈敬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昇座四方檀信湊集如市師趣舉頌云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冥目兩宵儼然如示寂偶聞鐘聲忽然而醒四大輕安續後舍利身當頻現元豐中本郡大旱府主孫公鄰師道德請而祈雨次日甘澤大霈孫公欽仰遷住文殊前後郡邑亢旱府主許公察院王公左司葉公累請祈雨有應察院王公遷住聖泉師住三道場隨剎革故而新矣上堂僧問如何是聖泉境師云目前無異草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往來無罣礙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復云般若門中縱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鈍鋒豈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道絲蹤早傷途轍何也蓋爲出此入彼去者不至其方來者不到其所舉一明三莫窮幽趣更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霄壤相望去道轉遠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良久云昨夜三更月到窓

參南岳雙峯省回禪師法嗣

金州巖山彥文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缺齒胡僧笑不言僧曰學人不會師云隻履返西天問如何是佛師云問得最親上堂云山青青水綠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聲盡是無絃

琴上曲琴上幽碧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咦拍一拍下座

閬州光國文贊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禍不單行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拋座既登師如何說師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僧曰恁麼則佛佛道同師云猫兒戴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云領僧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云了僧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云退

杭州鹽官菩提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云咄咄咄臨濟德山盡該抹棒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野僧宗旨不恁麼覿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持來底時節勸禪人休饒舌神龍尚自不知源豈況盲龜敵跛鼈不看神光傳祖位纔見老胡心便歇眞妙訣堂堂自已可憐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大丈夫須斷絕見成公案早多端莫學癡人披摩捋傷嗟末法有多途邪黨成群安可遏初機入門弁道眼佛手生緣徒施設禪流學得遍狂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開口便知音尚言弄巧翻成拙那堪看話得心通正是虛空裏釘橛自慚道薄整頹綱飲氣吞聲共誰說特將鄙句報同風本分禪人能辨別大地山河盡放光南無觀世音菩薩

蘇州定惠超信海印禪師法嗣

杭州南陽山慶善智圓禪師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兩箇圈攣一串穿僧曰如何是妙中妙師云鷹生三子一名鷂僧曰如何是要中要師云寒山逢拾得拊掌呵呵笑僧曰謝師答話師云今日失利

荊門軍玉泉悟空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問壁立千仞水泄不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云汝待問什麼僧曰向上事師云維那不在僧曰觸忤和尚師云正令已行上堂云窮外無方究內非裏應用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魂總不是

洪州泐潭寶峯曉月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居晉禪師上堂有二僧出禮拜一僧拜起問奪人不奪境即今事如何師云金燈當面照須在

斂手者僧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云君子三思再斯可矣一僧禮拜了便歸衆師云是則也大奇

汾州太子院同廣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問變凡作聖即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云直下無私處觸目盡光輝僧曰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師云既能知此理何用苦忉忉問天高地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從師云春來爛熳僧曰金鷄迥立兎走長空師云同道方知僧曰學人今日承恩師云且莫錯認

襄州谷隱山德遵禪師法嗣

新州龍山國恩景淨禪師問臥龍山上千花秀師子巖前萬里燈時如何師云靈鷲昔年親得旨臥龍今日遇知音僧曰四百餘年選佛場金毛師子又當揚師云不妨道著僧曰一炷清香資大國優鉢羅花物外春師云雪堦立久心無倦籌室內茲道轉光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黃蘗山中心未惺大愚肋下築三拳僧曰與麼則臨濟重興師云也須子細師云新開爐冶世應知烹鍊身心絕是非幸有法財堪取採禪人到此莫空歸直是敲空作響扣寂知音知其妙理何勞作十地之因悟此玄門不假證三身之果超聖要路成佛頓門總慈悲心攝顛倒想如斯話會正落教乘且道教外別傳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筠州武泉政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震禪師師於熙寧五年八月十一日集衆云我佛世尊示化將終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摩訶迦葉自茲祖祖相傳分枝列派至于今日吾今世緣將謝聽吾偈曰諸法本無生皆隨信心起千聖密相傳展轉無終始言畢趺坐而逝壽八十七荼毗收舍利舌根不壞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四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五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宋銘〕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東京惠林宗本圓照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寺大通禪師諱善本姓董氏潁州人也白衣素行清修勵節聽習大經頓入妙義遂依東京顯聖寺輯上人山家試經披剃尋慕祖風造蘇州瑞光寺圓照禪師法席照預感夢見卽器之入室扣發豁然契悟道如夙蘊性若天資偏歷江淮益廣宗趣初住婺州雙林次遷杭州淨慈奉　詔旨住東京法雲越國大長公主奏賜大通禪號三住大刹衆盈七百道化廣洽緇素蟻慕今退老於杭州南山開堂日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幷賜磨衲袈裟師謝恩畢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罷乃敷坐慧林覺海禪師白槌竟師良久云還觀得麼適來白槌告報已是周遮更若論量千里萬里雖然如是不可徒然今日大施門開有疑請問問實香天降瑞氣凝空　睿旨旣臨法輪當轉師云分明記取僧曰金色頭陀笑更新萬古山河共晴日師云謝汝證據僧曰四海晏淸時雨足何妨野老賀昇平師云不用忉忉問鷲峯九會大轉法輪爲　國開堂願聞舉唱師云滿庭嘉氣合帀地覺花開僧曰若然者爐爇寶香凝瑞刹祝延　睿筭等南山師云百千年後與人看僧曰國淸民肅歸　皇化佛道昭隆繼我師師云却信得及問名傳淸禁恩降九重磨衲旣披將何報答師云天高不可極僧曰帝網重重無間斷交光全布目前機師云地厚載無窮師云達磨西來傳最上乘言中便薦不假思惟句下該明頓超情識得之則頭頭有據昧之則句句成非大用現前風行草偃所以上根之士目擊知機中下之流卒難搆及軒皇鑑內不立纖塵迦葉峯前徒煩指注放行則風淸萬宇月印千溪刹刹塵塵輝騰無盡把定則二乘罔措三藏絕詮獨脫無私超然世表如斯理論猶涉言詮苟能一念回光始信不從人得恭惟國家承平旣遠美化方隆普率群機大興三教所以甚深般若久住於斯金口誠言故不

誣矣即將開堂少選上福皇基所冀玉葉金枝共協無爲大化珍重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云煙霞生背面星月繞簷楹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太無厭生問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未審如何是道師云膏雨未抽新歲筍和風先拆舊時花僧曰學人恁麼會時如何師云也須子細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看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云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云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柱杖一下云爭柰遮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云且饒一著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霜風飄巨野僧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云凍木鎖寒雲僧便喝師云蝦蟆叫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論如何是差別智師云燈籠吞露柱僧曰學人未委師云佛殿出三門問如何是末後句師云適來却道得僧曰即今事如何師云問取露柱好問法王法令請師速道師便喝僧曰莫便是否師云瓦解氷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偏行脚來圖箇什麼僧曰學人不會師云且待驢年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雲收三島淨僧曰來後如何師云雨過百花鮮僧曰來與未來相去幾何師云掉穿輕霧去帆逐暮煙歸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嶮僧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云百雜碎問三乘秘藏人皆委祖意西來事若何師云金錫不搖葱嶠月蘭舟獨泛海門風僧曰既欲拯物導迷爲什麼九年冷坐師云守株延歲月千古累兒孫問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未審此理如何師云舌根裏藏身僧曰謝師指示師云也好露箇消息僧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幾合放過問如何是道師云進前三步僧曰恁麼則分明在目前師云莫教落井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合僧曰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有問有答

上堂顧左右云洪機未剖朕兆纔生翻成特地若據祖宗正令豈有多途直下無私輝騰今古若也心光未透見惑仍存縱饒辯瀉懸河辭同炙輠句句風馳電卷言言玉轉珠回到此門中皆爲戲論何也且聲前一路已涉塵蹤句後千差復成何事是

以少林九年冷坐始遇知音欲得萬古流芳眞風不墜今日人天帀坐盡是知音且道什麼處是不墜處若也道得便乃親見碧眼胡僧如或落辭不免爲蛇畫足良久云瓊林凝瑞氣寶刹鎖飛煙

上堂云上士聽法以神聽中士聽法以心聽下士聽法以耳聽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麼聽乃拈柱杖卓禪牀一下云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

上堂云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教什麼聽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前還有麼鐵鎚無孔徧閑事笑殺毗耶老古錐

上堂云衲僧見處逆順難該翛然獨往應物還來或高栖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氷生水面放行也錦上花開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花心未放柳眼初開鴈回嗚咽之聲水瀉潺湲之響森羅舉唱法爾常規更言縛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

上堂良久云會麼祖佛妙旨祇在目前慧日峰前雲生足下澄湖泯闊迴接遙天晚唱漁舟夜泛蒹葭之月歡遊晝舫時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抛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棃

潤州金山龍游寺法印禪師諱善寧江州人也甘露院受業挈囊遊方徧參祖室志氣高邁性行耿介至圓照法席師資機感緣如夙契勠力贊翊以揚法化出世萬壽規制嚴肅躬巳力行衆無不禀百丈禪式近世遵承在師振領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云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僧曰退身有分師云知過必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稱尾無星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斗方有底問如何是佛師云眉如初月眼似流星僧曰如何是法師云義列交羅星分大野僧曰如何是僧師云古貌稜層丈夫意氣問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今朝選佛場開請師方便師云文不加點僧曰可謂今古罕聞師云且道是什麼題目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顧視左右云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萬壽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上堂云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臺前有何妖孽誰敢當禦可謂昭昭法界自佗而境智全收歷歷眞源彼此而聖凡俱寂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廚庫三門共揚斯事但請拗折拄杖向目前參取

上堂云若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揚今古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熱到此善能參詳達磨迷時不別

上堂云盡大地未嘗有一人眞正舉揚宗教若有一人舉揚宗教盡大地人並須鉗鋒結舌莫是教諸人杜絕見聞契合斯道也無如此見解譬如聚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劫終不能著殊不知古聖垂示秖要後人眼正達者實謂今古罕聞光前絕後放行言言見諦句句明宗收來眼眼從方明明側立向什麼處見古人良久云須知海岳皈明主未信乾坤別有天

潤州甘露寺傳祖禪師諱仲宣姑蘇謝氏子也幼歲辭親投師受具深稟律儀聽習經要風姿肅雅容止異常參圓照禪師發明祖意問佛放眉間光現諸希有事如何是希有事師云和風颼颼春日遲遲僧曰學人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日月易流僧曰一言當宇宙千古播清聲師云來年更有新條在問設華王座談不二門大衆側聆願垂指示師云青山遙對目僧曰學人未曉師云芳草綠如茵僧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師云作麼生是無私句僧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師云猶較些子問不涉廉纖請師指示師云一字不著畫上堂云建立宗乘群魔屏迹播揚大事三藏忘言況阿逸多未離兜率黃面老已滅拘尸大唐國裡無禪師天下衲僧味糟粕衆中莫有英靈衲子變豹作家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

豈不快哉良久云瑞獸藏頭角珍禽惜羽翰上堂云雨過山青雲橫水碧寶陀巖上瑞草將敷王舍城中幽花欲綻空生宴坐帝釋奔馳彼此一時今古易異良久云萬般施設不如常上堂云住住百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云今日自買自賣上堂顧視云楊子江心無風起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原爭似寂然不動良久云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識來時道

福州太平禪師守恩禪師本州福清人也姓丘氏受圓照禪師心印初出世住地藏提刑程公遵彥嚮師道風移住龜山師堅辭不受復請主太平禪刹師乃隨緣赴感大振宗乘學者摳衣常滿數百餘人由是四方歸仰德望益隆凡兩處住持皆重建寺宇一新其功績不可勝紀問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師云却許闍梨具眼僧曰久嚮和尚師云暗中抨繩誰辨曲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三日一風五日一雨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月明三島靜樵子大平歌師乃竪起拳復開云或時爲拳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云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云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上堂云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麪上堂云青青翠竹搖風當檻一聲幽鳥敢問明眼諸禪人祖師鼻孔重多少上堂云雲岩弄師子普化打筋斗叢林將爲向上關未免笑破衲僧口休休沒來由却是象骨古錐能輥毬上堂云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飢飡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云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參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鶯啼處處同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牛羊自傍山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多虛少實僧曰和尚何得謾人師云實無諱處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皮枯骨瘦僧曰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云竪臥橫眠僧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云更夢見什麼師乃云諸人知處山僧盡

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云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耀寺佛慈禪師諱習良姓吳氏饒州人也幼習儒學就試筆下將戰文圍乃厭塵紛即依景德寺無惑大師出家圓具遊方參圓照禪師發明心地乃述投機頌曰秖遮一箇文殊罔測眨起眉毛百千萬億即蒙印可清獻少保趙公抃重師道行請爲宗師住越州碌果衢州超化海會靈耀四刹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什麼邊事師云鉢盂口向天僧曰三十年來關棙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云那箇是山僧關棙子僧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云惜取眉毛問靈山一會分付飲光今日法筵當爲何事師云畫地爲牢僧曰直得學人進退無門師云軒鑑分輝僧曰百千年後如何舉得師云拔山力盡問不施寸刃建立太平時如何師云皇天無親僧曰一人有慶也師云知恩報恩僧展兩手師拍膝一下問如何是衢州境師云桑楡影占柯山野菘管聲調漱水濱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謝安無箇事聊起爲蒼生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急著眼僧曰截斷衆流也師云山疊不知重上堂云大衆知則同知見則同見毫釐絲髮不相謾昧且道不謾昧箇什麼乃以拄杖指云風柯月渚並傳本心煙島雲林皆提妙印然雖如是也似鏡盤上痕生且道陽烏未歸一句作麼生良久云好攜紫煙策共倚南山暉上堂師卓拄杖云鷲池鷲嶺海甸菴園三百餘會也無遮消息放過一著與諸人共遊華藏復指云看看陌上桃花朶朶現彌陀實相庭前翠竹枝枝爲甘露法門菩提樹林寶陀境界一時頓現山僧今日撒沙向諸人眼裏且道迦葉門下事作麼生良久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上堂云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鬪釘家風抑揚答問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路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熏拈拄杖擊香臺一下云參堂去

台州瑞巖有居禪師上堂云採得葛藤成路布縱橫十字上高機通身是眼無人識唯有山僧識得伊良

久云今日呈似大衆且道何似趙州底還相委悉麼
袖頭打領

明州天童山景德寺膏齊禪師姓應氏台州人也依天台國清寺道才上人出家圓具初遊講肆晚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即獲開悟請住安樂山晚遷天童問寶花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師云花開巖畔千枝秀僧曰便是和尙爲人處也師云水瀉巖前一様淸僧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云笑破佗人口僧曰晚來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云吽吽問如何是道師云蹈不著僧曰蹈著後如師云七穿八穴師云一問一答一拶一捺千眼頓開澄潭皎月隨機施設縱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攢花簇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一法不留千聖絕迹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一竅還會麼良久云莫謂春殘花落盡峯前昨夜一枝開

秀州資聖崇信禪師廬州愼縣人姓高氏十三依本州承天用成上人爲師二十受具策錫南遊造杭州淨慈圓照禪師法席投機印證問如何是道師云家家門底通長安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上座自何來僧曰莫祗遮箇便是也無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僧曰畢竟如何師云禮拜了退上堂云淒淸大野物景蕭條露滴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列萬象以昭然霜月流輝映千江而普現如斯擧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須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淸規咄

蘇州瑞光守琮眞覺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也依圓照禪師削染復悟宗猷乃獲印可出世闡揚爲衆所仰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在甚麼處師云當風一句起自何來僧曰恁麼則頭頭撞著彌勒步步蹈著釋迦師云西天與此土不同上堂云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括盡便須頓歇明眼衲僧祗自知金色頭陀善分別冬去春來夏有熱若遇寒山拾得時傳語豐干莫饒舌

蘇州萬壽普懃禪師姓施氏婺州人也依本州開元寺岳上人出家圓具首習教觀深造淵微晚至圓照法席投機印可問爲　國開堂願聞擧唱師云爐爇寶香凝瑞刹祝延　睿筭等南山僧曰祗如滿筵嘉

氣合徧地發花開又作麼生師云好音在耳人皆委僧曰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師云放過一著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清風滿座僧曰高峯日月充寰宇大振洪音唱祖歌師云脚跟下看僧曰門前流水朝滄海檻外孤峯走太虛師云兩重公案僧曰觸目對揚眞般若山河重顯法王機師云莫妨別人問上堂云物外無堪老便休乾城夢質兩悠悠如何幻事臨相逼却使閑身不自由然則出家之士利物爲初稟先祖之洪規續惠燈於千古唯一心法號總持門得之者不歷堦梯頓齊諸聖失之者塵劫不復徒自勞形或得失兩忘凡聖情盡正當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且道畢竟是箇什麼若向遮裏倜儻分明便能獨步大方横身三界握金剛寶劍破生死魔軍良久云劄

宣州水西山桐禪師問我手佛手是同是別師云人人有分僧曰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様風師云且莫錯認問眞金須假爐中試一鎚便成時如何師云切忌道著僧便喝師云遮漆桶上堂云憶得靈山會上末後句今日舉似諸人良久云會麼任是飲光出來有理也無伸處參上堂云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澤纔晴普天春色柳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噪幽林魚遊水面更說迷逢遠磨大似剜肉作瘡若言法本如斯正是天然外道恁麼說話傍若無人明眼衲僧一任檢點參

明州香山智度院正覺延泳禪師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和尚家風事若何師云眼深鼻大僧曰學人便恁麼履踐時如何師云手長袖短師云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什麼拈起拄杖云且道遮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什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法藏禪師諱守卓姓李氏姑蘇人也依圓照禪師出家入室投機遂蒙印可宗猷博達道譽遠聞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進前無路僧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退不容身僧曰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對面是何人僧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有理無說處僧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八師云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刹刹交光寶殿銀城輝輝相映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徧河沙盡是如來眞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修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復云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是謗佛謗法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峯積寒雪萬徑人跡絕壞衲擁枯樣是說如何說參上堂云陽回幾次到新冬衲壞爐寒世不同白日靜飈天外影紅顏偷送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在物我兼忘景自空記取雪巖巖上語莫教孤負主人公出

明州啓霞山崇梵院慧章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偏問我僧曰如何是法師云我答儞僧曰如何是僧師云方袍圓頂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且待別時僧曰即今便請師云蹉過也

壽州資壽院圓澄嚴禪師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祇恐汝不信僧曰如何即是師云黑底是墨黃底是紙僧曰謝答話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師乃云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園漁翁釣沙島到遮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儞下手處良久云歸堂問取聖僧參上堂云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遮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珍重上堂良久云宗乘妙訣即今爲說山高水深寒風凛冽祖師西來道箇休歇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休歇處還會麼寒則圍爐坐閑餘任性眠

睦州廣靈佛印禪師諱希祖姓周氏處州人也年將冊歲便陟霜臺志學有方慕道無廢參圓照禪師了明己見出世弘揚遂彰道譽問登法空座演海潮音大衆寂然願聞舉唱師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僧曰恁麼則得聞於未聞也師云一人歌有道天下樂無爲問如何是睦州境師云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面帶七星人不識芒鞋高掛少知音師乃云靈光鑑徹物我全

収體照獨存前後自絕由是無爲變化應量千差托質殊分混同一性故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法以時遇道在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稱揚所以正觀絕迹名相互分寂聽非聞圓音普應霜鍾金皷主伴交參寶殿瓊臺聽說斯顯六街三市徧處莊嚴陌巷康衢寅昏佛事聖凡交會士庶鏘鏘帝網圓融鑑燈互照何必南方獨邁徧扣諸門歷涉艱辛是非未決而今重重華藏無盡法門觸目見成何須擬議然雖如是鈍致祖風良久云九年少室誰知已一句流通萬古傳上堂云嚴陵臺畔七里龍淵直須釣鼇釣鯨豈止撈蝦摝蜆隨流放曠任性漂浮停舟月上波心舉棹風生水面敢問大衆不犯波瀾作麼生會良久云時人祇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參

東京褒親旌德院慈濟翔禪師上堂云梅花新綻柳眼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還會麼良久云莫錯認

越州石佛寶相寺曉通密印禪師問如何是石佛師云頭戴天脚踏地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師乃云至道沖虛萬物何宰眞空絕迹法界如如若能對境無心觸目無非是道良久云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湖州道場山慧印禪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王按劍把定乾坤俠客縱多誰當出手問劒卽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點僧曰恁麼則欲來衝雪刃不免露鋒鋩師云拽僧以手一畫云爭奈遮箇何師云泥人眨眼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鼻孔遼天僧曰來後如何師云頂門著地僧曰畢竟如何師云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上堂云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掉撥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云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處州南明山仁壽院通禪師問如何是南明境師云泉飛一道帶峯出半天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策筇看鶴舞坐石見雲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登山千里月渡水一帆風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言前有路句下無私問龍未出洞時如何師云佛

眼覷不見。僧曰出洞後如何。師云興雲吐霧

杭州西湖妙惠院文義禪師。上堂云。隨機設化。大闡宗風。截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閫域。踐向上之玄關。方便門開。分明看取。咄。上堂云。會麼。已破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教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什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床一下

西京韶山杲禪師。問祖意西來。未審傳箇什麼。師拈起拄杖。僧曰恁麼則心外有法也。師云心外心內即且致。汝喚什麼作法。僧曰天台楖㮶木。師云也是第二月。上堂云。七月孟秋猶熱。古往今來時節。若作佛法商量。正是弄巧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總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鐵鎚重下楔。自家心地亂如麻。却把指頭喚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嚙齧。從佗兎走烏飛。飢來喫飯困來歇

汝州香山慈壽法豊禪師。姓徐氏。杭州人也。長依明智寺元湛上人出家。圓具。聽習經論。後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投機開悟。先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問天恩。忽降請住香山。國重師名。將何祝　聖。師云香煙起處。大衆同觀。僧曰如何領會。師云重言不當吃。僧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云禮拜了退。問山殿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要。師云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曰恁麼則彌勒門開。心頭曉。德雲峯峻。道何藏。師云爾向什麼處見彌勒。僧曰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師云休要費力。師顧視大衆云。皇都禪剎。惠林道場。今日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衒耀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也用不著。蓋爲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提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恠。還薦得麼。良久云。曹溪路坦平。休彊生荊棘。久立

福州靈應嵩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好諸仁者。第一諦甚可憐生。祇麼會得。同匝有餘。衆中莫有

聞一以知十底衲僧麼出來相見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今日幸遇場開請師拈看師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僧曰一雨普滋沙界外群靈無不盡霑恩師云霑恩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座具云爭柰遮箇何師云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僧曰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云彼此不著便乃云正法眼藏普被含情上至諸聖下及群迷一一情中具同斯事蓋由一念有異迷悟岐分逐浪忘源去而莫返不見道我佛如來初成正覺嘆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或開張教綱或直指人心令息妄緣見性成佛自後燈燈續燄祖祖傳心利物無窮法門無盡既到遮裏事合如何祖令在手須至提攜正法既行明當舉唱廓一塵而遍周沙界攝萬法而歸一毫端縱奪卷舒不離於此雖然如是盡乃諸人日之常分應非別有玄微若也情塵頓解靈智當前現大威光快須薦取珍重

處州靈泉山壽寧梵仁禪師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請師速道師云話墮也僧曰人天交集乞師垂示師云不如禮拜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雪霜凋不得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大地放教開上堂云天眞靈徹即今一譯上下四維清風明月寒則任寒熱則任熱也不休也不歇飯則餐渴則啜不見神光三拜依位立燈燈續燄未嘗絕鼻孔遼天任辨別

秀州福嚴仲孚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云覿面相呈僧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師云未欲行令師乃云問者如蛟龍戲於滄海答者似彩鳳舞於長天一合一開一舒一卷縱橫應用啐啄同時若遇本分衲僧直須倒退三千里參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問鎮州蘿蔔即不問廬陵米作麼價師云可貴可賤僧曰小出大遇也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僧曰大衆霑恩師云有人棄汝米錢在師乃云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咄

通州琅山法印禪師諱戩儀福州賢泥受業禮戒珠和尚為師十八策試登具預遊江浙聽習經論晚諳圓照禪師大悟玄機問祥雲布處現千朶之危峯執

扇搖時去九旬之炎熱正當恁麼時如何是到地頭一句師云一雨普潤僧曰未審如何履踐師云射虎須當機僧曰快便難逢師云要棒喫那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觀師云莫是南番眞舶主僧曰不獨學人有賴大衆亦乃霑恩師云元來祇是杜波斯師顧視大衆乃云好好可謂幽顯朗照物理虛通爲森羅之寶印作萬象之眞宗其爲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所以道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大衆山僧今日敢對衆前特地拈出乃畫一圓相擧示衆云遮裏既放憨去亦要大家精鑑莫謂連城之價可以並輝徑寸之圓堪同其美直與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未當正覺縱使金輪獨步立功動著權爲重賞且道是什麼寶得恁麼殊異良久云鬼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南嶽馬祖崇新庵主一日語直庵人云今日齋時不用打食人曰爲甚麼不打食主云吾報緣將盡或人問曰主既臨行有何言句主乃拍手一下長嘯一聲山僧今日珍重諸人言訖而逝

卷第十五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六　〔宋鈔〕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靑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東京惠林宗本圓照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證悟禪師諱脩顒姓梁氏晉州趙城人也幼同父不拜鄉祠不受書訓俄曰當爲人天師安集此耶尋依本州霍山文廣上人出家圓具橫經講席洞曉佛意華嚴九會敷演三四遠造蘇州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扣問禪宗因擧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說遮箇法卽悟其旨初住壽州資壽西京少林舒州投子道譽大播京洛宗乘蓋師首唱大丞相富公弼敬以師禮一日陞堂時有僧出師云錯僧曰什麼處是錯師云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趙州三等接人師云入水見長人僧曰爭柰學人未會師云喚不回頭爭柰何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云三星繞月宮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伯樂暫垂鞭駑駘誇八駿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百雜碎

師云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話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云陝府鐵牛呑大象嘉州佛向藕絲藏

上堂云春風鳴古木曉露鎖寒波頭頭皆顯露顯露又殺訛看看直下是怎柰何明眼漢沒臼窠吐不得嚼不破咄

上堂云巍巍少室永鎮群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云一元和二彌陀三釋迦自餘是什麼椀躂丘參

上堂云露滴庭莎風鳴古檜皓月瀉千家寒色清淮流萬頃波瀾此時薦得與諸人截斷衆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逐浪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遂拈拄杖云拄杖子是諸法是相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憑何指註卓一下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復云錯

東京十方淨因禪院佛日禪師諱惟岳福州長溪陳氏子也七歲投西林院徹和尚出家受具習楞嚴諸教洞曉其旨性行剛直俊慧爽拔遊涉禪林遍扣知識參圓照禪師因侍立次舉劫火洞然因緣豁然有省後出世常州承天次住東京華嚴復遷淨因官保李侯端愿薦以章服荊國大王奏賜法雨師名 哲宗皇帝百日入內特賜佛日禪號師於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七日 大行皇太后五七奉 聖旨就慈德殿陞座師拈香云率土之土莫非 王土且道此一瓣香產何土宜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氤氳無盡年盡虛空徧法界爲雲爲蓋應現無窮上薦 仙遊徑生 佛國遂斂衣坐云見義不爲無勇義莫有勇底衲僧出來相見時有僧出衆提起坐具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云記取話頭僧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蹉過了也僧曰曹溪一派水石生光師云酌然酌然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王宮則不問如何是度人一句師云千江有

水千江月僧曰恁麼則帝釋鏡中親得旨靈山法會宛然存師云龍華三會猶是後時僧曰可謂龍樓鳳閣祥烟起玉殿金階瑞氣生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僧曰四海盡霑天子澤師將何法報　皇恩師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僧曰長將日月爲天眼共指須彌作壽山師云已在言前僧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若不在此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問法無定相隨緣構集有佛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有佛世界以莊嚴爲佛事未審此佛世界以何爲佛事師云坐朝問道垂拱平章僧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師云萬靈何處謝無私僧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師云作麼生是一句僧曰芥城劫石猶非筭坐斷乾坤日月新師云金毛師子問圓照昔年光宇宙今朝佛日又騰輝學人上來請師鑑照師畫一圓相僧曰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透照無私師云也是太陽門下全借餘輝僧曰既然摩耶佛母生兜率　大行太后在何方師云花分晝夜水遶棟梁僧曰古佛堂前同已證瑠璃殿上演眞空師云重說偈言問昔日慈聖太皇月落不離天淨照親承龍澤今朝　大行皇太后水流元在海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滄溟浩渺孤帆小消得長天幾許風僧曰千般有解終難到一念無心在處同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僧曰若然者罷希運之開田笑空生之持鉢師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僧曰且道今日資薦　皇太后畢竟居何報土師云雲屯雲散天長淨漚滅漚生水本清僧曰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云不妨創利問佛佛授手則不問葉葉相承事若何師云龍生龍子龍長龍孫僧曰恁麼則千子常圍遶　金輪御大千師云漁翁皷舞野老謳歌僧曰慶雲翔而和氣流芝草生而嘉禾秀師云正好讚歎

師云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末後句適來惠林禪師已爲諸人說則說了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分教偏圓頓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爲月入海筭沙直似澄潭月影後夜鐘聲隨扣擊以發音逐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覩象神州有大乘器所以泛杯千頃

浪登嶺踰重山首造于梁梁以因果有爲之法而垂問達磨揭聖諦第一義而奉答梁王未契遂之嵩少九年面壁不立文字迥出三乘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二祖立雪斷臂得髓明心一花五葉結果自成六代傳衣後人得道自此東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下隨根迷悟相半故　我大宋眞宗皇帝頌不云乎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教法祇傳心後人要悟眞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大矣哉眞如妙理至幽至深非大機大器不能領悟何以故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便乃火聚當岐鐵山在路自然少室峰前壁立千仞曹溪路上水泄不通於其中間祖風不無陵遲頹綱亦將委地雖然如是法無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與此一大事因緣利樂有情不在佗時所謂際會　大聖人而知之出現于世廣大流布廓周沙界實千載之一遇哉至若　堯舜禹湯端拱垂衣無爲之化不爲不至若以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十方嘉會四衆同筵闡古佛之家風發含生之大本未可與今日同時而語哉何謂

也釋提桓與善現發明般若唯止眞空波斯匿爲慶喜特指不遷猶存俗諦特此教外別傳向上一著彰顯　當今豈非希有之緣應乎昭且者也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彼無此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毛呑巨海芥納須彌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天則爲日爲月爲照爲明在人則爲　君爲臣爲忠爲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萬億須彌山百億四大海根身器界情與無情同一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爲巳者其唯　聖人乎由是燈燈續燄葉葉相承百千世而月點眞燈光融三界十萬里星排祖餘涼蔭四生是知法輪再轉於支那　帝日長輝於震旦若然耆物無大小法無適莫皆被其光皆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祇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大衆祇今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山河大地草本叢林去亦不去來亦不來滿滿無

私巍巍不動乃文乃武乃禪乃律同在九重天上慈
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見則不無且作麼生見眞
久云重瞳日月明無盡隆準山河秀有餘臣僧惟岳
伏奉　聖旨今陞座舉揚般若奉爲　大行皇太后
此土緣終佗方報勝居于五七上薦　仙遊恭以
皇太后淨惠本然至神獨運來示　母儀之遺德
贊　三朝去歸法界之因果圓十地伏願　兜率天
宮陪摩耶佛母一處逍遙無垢世界共婆竭龍女同
成正覺回耀休光昌明　宗社竊以釋迦如來臨般
涅槃以佛法奉囑　萬乘聖主啓日月光明永垂外
護廓天地覆載長賜流通臣等沙門慶幸得近蓂階
般若敷宣莊嚴　國祚恭惟　今上皇帝陛下承祧
七聖天下鼓舞於唐虞明道　萬機教外播揚於
佛祖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夙泛般若之神舟慣達
覺海今揭軒皇之寶鑑圓照禪叢集此鴻因上祝
今上皇帝陛下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　福
若大梵王　壽同天帝釋　金輪御三千大千之世
界　玉曆紀百億萬億之年華雨順風調民安國泰

皇太妃　皇后　皇太子伏願　福海壽山增千
千之載金枝玉葉長榮萬萬之春　親王國族天眷
宮嬪萬善同資千祥併集不敢久瀆　聖聰伏惟
珍重
開堂日師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罷乃斂坐智海佛
印禪師白槌竟師云堯天舜日鳳闕龍樓妙高孤峰
淨幢香海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主伴同時一多
無礙具眼衲僧出來觀看問爲國開堂請師祝
聖師云雲破鼇峰月生鯨海僧曰璇璣盤礴三千界
睿筭延鴻十萬春師云祇道得一半僧曰打麵還
佗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云金毛師子問世尊
出世爲大事因緣和尚今朝當爲何事師云瑞雪滿
長安僧曰一人增壽筭萬里盡謳謠師云風行草偃
僧曰斬釘截鐵須還本分鉗鎚師云也不消得問蓮
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清波無透路僧曰出水後如
何師云目前無異草僧曰恁麼則馨香滿大唐師云
非公境界
師云此箇法門不在筌蹄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刹

土木爲微塵一一微塵盡爲衲僧各如滿慈鶖子窮天玄辯竭世樞機到遮裏一點用不著何以故生佛圓融自佗平等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千仞蓋不知眞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狂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檝渡五性波瀾翻戀澄潭月影靜夜鍾聲故使懷州牛喫禾盧陵米價長又不免勞佗初祖達磨逗器支那教外嫈花不磨頓鏡衣中驪頷不數佗珍未挂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取不迷底鄉關三際無私十方伺暢自家田地枯木生花古廟香爐寒灰再燄莫不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同船漁翁鼓舞中有黃金一國野老謳謌共樂昇平同躋壽域大衆同躋壽域自是地久天長且道共樂昇平作麼生樂良久云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珍重

泗州普照寺眞寂禪師諱處輝滁州清流人也姓趙氏依江寧府保寧勇禪師出家得度紹聖四年　朝旨住持開堂日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掃卻門前雪

太平州隱靜山普慧寺儼禪師問摩騰入漢藏教分明達磨西來有何意旨師云我法妙難思龍天盡歸向僧曰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兩彩一賽僧曰一言歸有道萬象自無心師云猶較些子問達士相逢如何話會師云罕遇作家僧曰若非朝宰知音和尚焉肯拈出師云金鎚影動寶劒光寒師云一法不違萬緣方透若也於斯明得眼睛穿過鐵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乃唱云大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衆中若有與慈運悲底衲僧出來救取龍王苟若不能氣急殺人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寂滅相終歸於空一翳在眼空花遍界翳若不消不出門知天下事翳若消盡始知庵內人不見庵外事若能如是方解穩坐地十二時中一任受用如或未知久立珍重上堂云春雲春雨萬物敷榮暖日和風巖花競秀青山疊疊澗水澄澄達磨迷途切忌說破復云若人撿點得出山僧今日話墮以拄杖擊禪牀

下座

蘇州定慧院圓義禪師諱遵式姓顧氏姑蘇人也童稚異衆慕道出家具戒未幾首學毗尼次習大經洞明淵奧緣契圓照傳道印心行解氷霜宗教兼濟三遷叢席四衆歸依師範有規訓學無倦都尉張侯敦禮奏以師號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便打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十萬八千僧曰忽遇趙州時如何師云賣金須是買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萬水千山僧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千山萬水僧曰專爲流通師云南北行人口似碑問如何是衲僧眼師云針劄不入僧曰何故如此師云向道衲僧眼

師云若夫宗旨豈在言詮況疊嶂巍峩層巖峭峻湖波滌水風掃白雲松竹蕭蕭不若妙峰頂上烟雲杳杳何殊鷄足巖前到此各自回光不勞指注多言喪道多岐亡羊若是本分之人便乃息肩倚杖越聖超凡出入生死縱横聲色果能如是方可續佛壽命報佛深恩無盡法門目前覷取珍重

上堂云我有眞機絶毫絶釐明暗上下南北東西言之不及思之不知會麼東弗于逮西瞿耶尼

上堂云一月初圓百川沈影一燈發彩萬炷流輝月無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以處于諠譁入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眼於生靈豈唯觀音大士三十二種妙應無方具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然雖如是也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靜處薩婆訶

上堂云青山鬱鬱水滔滔萬浪千波接海濤提得絲綸漾舟去鈎頭須要釣鯨鼇拈拄杖云負命者上鈎來參

上堂云睡來合眼飯來餐佛祖從教說易難若問安心有何法太湖長浸洞庭山衲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横無閡龍濟爲什麼道卷簾除却障閉戸生得閡若人辨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

上堂云天兮何高地兮何厚海潮之音師子哮吼瞻之不見其前迎之罔睹其首還會麼七七四十九

上堂云我有一句秖今分付玉軸瓊函同時頓具不

用思量重顯露優曇鉢華火中開悟參
舒州投子山勝因禪院普聰禪師上堂云寂住峰頂
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金風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麼
生良久云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窓
秀州本覺法眞禪師諱守一姓沈氏江陰人也生而
祥異性敏才逸齒未及冠頓慕緇門謝俗瑞光投師
圓照巾侍扣問更不它遊衆推明悟唱道攜城問選
佛選官孰在我祖席登科事若何師云大鵬展翼天
路遙巨鼇轉身海水窄僧曰夫子家聲遺舊業法王
基緒得中興師云後五日看僧曰且道昔日今時是
同是別師云一言已出問春氣已隨紅雨散薰風初
度綠陰涼學人借問西來意乞師方便爲敷揚師云
分明舉似大衆僧曰可謂一句截流萬機頓削師云
築著磕著作麼生道僧曰落落淸規今古同相逢會
有知音舉師云不妨剣利問離群師子踞地全威不
露爪牙願聞哮吼師云大家著力僧曰當年盧老曾
饒舌今日親聞第一機師云脚跟下事作麼生僧曰
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辨取火中蓮師云果然作家

師云此一法印非有所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
虛而無外混十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蹤沈放下則
聖凡文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
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無量義門闡
無依迥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見聞緣諸乘由
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此日人天既集不可徒
然略於建化門中普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
右云還見麼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衡在握全歸閫
外之權刹海澄波共助寰中之化珍重
上堂云諸人知有道不得山僧道得不知有且道此
兩語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儞頂門眼正
參
上堂云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爲鈍漢若
也分賓分主俱爲念話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
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雪上加霜儞等諸人更擬
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云山僧一無所解祇是叢林冤害選甚南來北
來誰能上載下載一味拔楔抽釘與儞平生慶快冷

然作活自由蕩蕩無拘無碍隨緣任運騰騰從佪九旬結制雖然放曠不羈亦要時中管帶良久云會麽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龍華第三會

上堂云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拄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麽生露得箇消息良久云日月易流

上堂云化城不止寶所非安直饒蹈著本地風光便好拗折拄杖雖然如是忽然問著索著線袋針筒莫道不知落處

湖州報本禪院常利禪師姓卓氏福州古田人也總角之歲圓頂披緇卽慕參遊問心有得大卿呂公請師出世提唱祖風道望益著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披毛戴角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紫磨金容問如何得作佛去師云煩惱裏薦取僧曰如何得離煩惱師云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佛師云影臨四海僧曰如何是有相佛師云體絶毫氂僧曰畢竟是有是無師云常憶當年尋海客一聲羌笛過山南僧曰和尚不近道理師云從來祇與麽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照僧曰磨後如何師云黑僧曰既是磨後爲什麽黑師云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師云有作僧曰如何是有作師云無爲僧擬議師云漆桶遮裏不是無爲

上堂云尋常不欲與諸人枝蔓今日未免枝蔓罪過彌天還有點檢得出底麽若點檢得出管取至道無難若點檢不出莫道無事好上堂云今日月望打箇餬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云還識此餅麽不但供養一人百千萬億人祇是一箇細嚼飽發不得齩破然雖如是切忌麪生參上堂云大衆有一人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爲變化該羅群象洞攝大千截生死流居涅槃岸或諸佛菩薩乃至人與非人見今坐斷毗盧直至一生補處還識此人麽若識得伊共爲洪範若不識伊常爲冤對快識取好參

楊州石塔惠照寺惠禪師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開堂有何祥瑞師云雪滿長空僧曰纖塵不立師云劍利衲僧

杭州南山廣法法光禪師問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什麽倒戈卸甲師云理長卽就僧曰未審雪峰

得箇什麼師云一棒一條痕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僧曰學人未曉師云春來草又生師云主賓問答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施設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之遠矣而今日明雲晴山高水深且作麼生會舉揚底道理還會麼山僧不免土上加泥更為通箇消息高低巖岫現重重樓閣門開處處通要會此中端的意威光爍爍徧長空伏惟珍重

明州瑞巖山永覺禪師問久得韶陽旨門中試為通師云聲前如迸鏃句後若流星僧曰古殿豁開光爍爛水精宮裏綴眞珠師云點師云若據衲僧分上四時不別八節安知高棲巖上出沒卷舒一任桑田海變從佗兔走烏飛布衾暖處始知春黃葉飄堦委秋色如斯境界方稱道懷若據順俗之談須知遮箇消息乃顧大衆云且道即今是什麼時節還知麼玉漏聲將促金烏影漸長須臾春色裏又見百花香久立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問德山臨濟以棒喝接人和尚出世將何垂示師云山僧無氣力僧曰和尚豈無方便師云大衆笑儞有僧出禮拜起云請師答話師云蹉過了也僧曰甚麼處是蹉過師云五里復五里師云秋風淸秋水淥白鷺立寒汀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玉露滋黃菊流水奏伯牙之琴涼飇動子猷之竹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麼生會箇佛性義良久云解空不在離聲色愛聽孤猿嶺上啼

舒州太平慧登禪師問如何是太平境師云多年三級塔未老萬株松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似不曾齋師云太平知見麥裏有麪廚屋對僧堂三門對佛殿咄

岳州乾明慧覺禪師問如何是乾明境師云脩竹四圍繞孤松一帶寒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手拈湘竹杖目視楚山雲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綠竹滿軒庭微雲生嶽面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冷光生僧曰出匣後如何師云猶嫌鈍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野鶴連天叫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通宵徹夜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泥人合掌禮西方問如何是佛師云老僧不妄語師云

濛濛微雨滴滴階墀萬木正秋色歸根葉落時噘淸颸吹散斷山雲孤月遶天說向誰參上堂云寒風響雁鵝急大啓圓通何不入雪月交光冷相照鷺鷥飛向蘆花立休使空生雙淚泣上堂云內視於心心無其心外視於形形無其形遠視於物物無其物良久云三際求心心不得元來祇遮古今人咄上堂云三界無家此箇人十方周偏露全身有時對面難尋覓忽爾相逢又卻親若要親山河大地絕纖塵久立上堂拈拄杖云諸禪德會麼山僧兩手分付與儞諸人尙不能會放下拄杖云吽吽驢年夢見參

處州普海禪院世長禪師問法身三種病二種光如何透得師云盡地爲牢僧曰和尙透得也師云退身無路僧曰自起自倒師云腦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實相師云更舉一遍僧曰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師吞不下師云音猶在耳師云城市喧繁空山寂靜雖然如是動靜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冬自來風不寒而氷自冷今也古也不假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是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卓拄杖下座

筠州米山崇僊禪師上堂顧視大衆云山河大地被山僧撮來擣羅爲末煉蜜爲丸以淡薑湯吞卻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卽爲謗法諸人到遮裏合作麼生話會良久云參

蘇州寶華妙覺顯禪師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云白雲遶空谷淸風拂太虛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劫火洞然毫末盡靑山依舊白雲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霜風落林葉僧曰霜風落林葉意旨何如師云逢春又卻生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絲毛龜出水僧曰晴後如何師云得縮頭時須縮頭師顧視大衆云日如箭月如梭靈源本來瑩淨何須特地揩磨如今要得無餘事學取城東黑老婆參上堂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毗耶城老亦周遮浮雲收碧落兮自寬廓黑豆逢水土兮自生芽恁麼會得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云凉颸生後夜萬木盡驚秋金風碎剪白雲浮莫問韶陽端的處姮娥

新琢玉爲鉤

明州岳林元亨禪師上堂云雲依依日遲遲柳開河岸花發高枝靈雲今日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纔拈拄杖云看看莫顢頇久參高士舉目知歸晚進之流新羅國裏珍重

安州九嵕山圓明著禪師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是師曰展轉光千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云袖裏靑蛇吼僧曰學人不會師云腦後冷光生僧曰錯師云識甚痛痒師云烟凝葦岸黃葉飄空燕去雁來古今常定說生說滅未爲極則之談遣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半夜少室九年直顯眞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敢問諸人作麼生會箇直顯眞機底道理良久云參上堂云雲鎖高峰水流澗下喬松烟鎖古檜風生且道衲僧分上成得什麼邊事良久云孫賓門下切忌鑽龜

廬州澄慧善珂禪師問如何是澄惠境師云千里清風歸野外一輪 明月上波心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肩橫楖栗目視烟霄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葛藤得也未師云若論此事高超三界獨步大方截生死流踞涅槃岸演無上法使靈苗異蘂處處騰芳鸞鳳麒麟聲聲相應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遮若是出格道流且待別相見參

蘇州實華山悟本慶禪師問久居巖谷卽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師云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僧曰便是爲人處也師云兩眼已隨靑嶂合雙眉猶帶野花馨僧出衆提起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問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有耳鐵牛穿半夜無條石馬走春風僧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云風急浪開魚自現金鱗透入碧波中師顧視云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梨花白雪香鸎囀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家風在頭頭示顯揚恁麼說話也是事隨物運法逐時遷若是格外頭根不干文墨直見自心大用繁興無非佛事良久云

大衆參堂去

饒州薦巖淨土院惠旻禪師上堂云道無動靜法本隨緣立處皆眞隨方作主在天地則覆載在日月則照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氏則興慈運悲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云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參

廬州澄慧院冕禪師問如何是澄慧境師云前臨金斗城後枕巢舟浦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歡愁語盡江山罷名利忘來天地寬師云萬法縱然何須自昧大衆還見麼風高凜冽正嚴凝瑞氣祥光滿寺庭祖令已行高著眼寒光爍爍射文星久立

潭州石霜崇勝寺能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云兩手分付僧曰小出大遇師云同眸子細看

汀州同慶院自鑒禪師上堂云釋迦密印不出乎心達磨眞機豈離當體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紛紜自家埋沒雖然如是七穿八穴一句又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荊南府萬壽院有琛禪師問上上之機請師垂示師云鐵牛哮吼木馬嘶鳴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未敢相許

宣州寶勝永良禪師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云目前可驗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對面同千里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勘破了也師乃云大道舒光十方周徧及乞根源了無所得然雖如是不出金峰窠裏到遮裏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壽州六安文殊惟湛禪師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時如何師云看僧曰片雲生晩谷孤鶴下遙天師云莫錯認師乃云春至花開秋來葉落法法見前不須穿鑿咄

福州光化楚良禪師開堂日示衆生昔年靈山會上黃面老人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該羅不著底事山僧今日普示諸人良久云依俙越國髣髴楊州僧問皇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云但請知時僧曰學人未曉玄言師云雷鳴天鼓震聖語勅文行僧曰混然先天

地逈出希夷間師云寰中日應萬機巧海外風光一様清僧曰是一是二師云俯爲葛藤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胡風扇漢祖月耀梁僧曰靈山印本不用揩磨師云也是欺我唐土兒孫僧曰古今通途去也師云路出千山水分八字乃云非君所議以當宗乘亦非寂寥徒爲向上何也言無差別句乃橫該就軆言句面目換了是以參玄上士仍當薦取方解異類共物推移若不如是未免情存取捨境緣好醜迭遞更遷威光失色頭頭顯示率爾嗟嘘於是從上賢者爲物之故抑而爲之互爲賓主激揚斯旨人天眼目悟則爲淮上堂顧視大衆還相委悉麼良久云從來風采理冠眞乘不涉程途非爾自然人人已分實乃無斷箇箇英靈奇特現矣是以諸門互顯捷應無私以無私之妙體返照朗然之無窮思盡還源不眞何待諸禪德還會麼久遠與麼今日如是遵此法令施行無畏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六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七 〔宋銘〕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東京法雲圓通禪師法嗣

江寧府蔣山太平興國寺惠炬禪師諱良策臨州人也比試圓頂遊方參尋首見六合孜禪師微有發明詣圓通禪師席下頓釋疑滯既蒙印證爲衆領袖出世華藏大揚祖意次遷鍾山左丞蔡公卞奏以章服師名問諸佛出世普爲群生和尚出世又且如何師云拄杖未曾拈著僧曰與麼則人天獲利師云好領前話僧曰喏喏師云遮箇衲僧猶較些子上堂云秋風索寞秋景蕭條鴈過長空燕離大厦遊方禪客卜處安居腰束輕囊手攜短錫水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如是忽有人問作麼生是行脚底事明眼人前如何祇對若是所得之者萬一無疑後學初心亦須子細還會麼要知江上路須問渡頭人參上堂云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衣打睡任佗

日上欄干祖師沒膝斷臂吾徒莫作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遮邊涤水那裡青山難難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鬢毛斑山僧與麼說話拖泥滯水不少然雖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廬山開先心印禪師諱智珣饒州人也策試得度便慕宗風參圓通禪師發悟心要頓息佗遊推爲師表請居合肥延昌次遷開先佛國禪師回奏簾賜章服都尉張侯敦禮奏以心印師名問和尙出世將何爲人師云山形拄杖子僧曰刀刀相似魚魯參差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尙幾等接人師云隨家豐儉僧曰向上之機雖已曉中下之根又若何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未審和尙以何顯道師云山僧口似鐵上堂云擊鼓上來大家覷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爲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爲君通一線上堂云動靜不禪去來常定萬派同源海雲自異可謂心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衲僧分上還得也無良久云天台榔標木南嶽萬歲藤上堂云極目靑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體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終是翻成箇路布不煩久立歸堂喫茶去上堂云握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所以雲門大師云三藏聖教在汝舌頭上微塵諸佛在汝脚跟下不如語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又作麼生良久云存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鉤上堂云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貼親上堂云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河無隔礙靈光獨處明且道眼爲甚麼不見眉毛祇爲住處大近未免衲僧取笑既不恁麼又作麼生鉢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笑殺人

潭州道林廣慧寺寶琳禪師蘇州人也東禪院受具少習經論妙通精義遂扣禪室發明祖意圓通禪師常所印可大丞相王公安石亦深器重出世廣德實教次移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師請居道林學者歸仰都尉張侯敦禮奏以章服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和尙如何爲人師云總不恁麼僧曰又作麼生師云

自領出去僧便喝師云灑聾漢僧無語師云非但患聾亦乃患啞問淺聞深悟深聞不悟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云頭戴天脚踏地僧曰學人未曉師云有口不可閑却僧曰若然者飢來喫飯困來眠師云不妨會得好師云揚眉瞬目不當宗乘舉古提今殘羹餿飯一棒一喝未稱衲僧踞坐思量傍觀者醜且道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上堂云近日稍春寒寥寥宇宙寬山河無隔礙世界掌中觀無口盧行者饒舌是豐于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拈拄杖云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上堂云今朝五月五百草靈苗誰不覩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互爲主禪家流莫莽鹵眨上眉毛好看取信手拈來知不知甜者甜兮苦者苦上堂云雲收嶽面日上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瀟湘江內白浪滔天廣惠門前地平如掌若也知有底衲僧穩坐太平其或未然不免撈天摸地

江寧府保寧寺子英禪師錢唐人也稟性介潔儀範清肅撥草瞻風尋師擇友詣圓通禪師法席師資緣契針水相投遂歷湘沅荊楚所至叢林雲徒蟻慕請居夾山次移二聖廬山羅漢太平隱靜金陵鳳臺都尉張侯敦禮聞師道風奏賜章服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疊疊好山來不盡滔滔泉水濟無窮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榔標慣將衝鳥道衲衣常挂五雲濃僧曰秖如宗乘若何指示師云鐵牛耕大地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俊鶻趂不及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云横身該宇宙僧曰如何是第三句師云撈天摸地僧曰三句已蒙師指示目前一句又如何師云孟夏漸熱問山河大地不作眼見耳聞時如何師云秖恐不與麼僧曰便與麼時如何師云山高水深僧無語師云幸自可憐生剛被佗謾却

師云有大曠宅不居門戶靈靈常在今古無斷不問路頭誰人得入善於中止受用無窮獲大安隱周遊無際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水不洗水一句參

上堂云有一人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握驪珠於掌中縱遊戲於目際此人堪受四事供養有一人奪飢人之食驅耕夫之牛然後見山是山見水是

水此人亦堪瞻之仰之有一人片帆不挂棹艣俱停獨宿沙洲月明四海此人亦堪頂戴奉行一人在前一人在後一人居中透闢者試請辨看

上堂拈拄杖云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遮箇有什麼長處良久云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雪點處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撫州明水法遜禪師問向上宗乘即不問明水波濤事若何師云採珠宜浪靜僧曰未審如何趣向師云一任摸𢮎問如何是明水境師云石門路嶮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口方四字僧曰未審更有事也無師云遊子不知春已去誤聽黃鸝作杜鵑師云萬法萬形皆逐心成孤光一照萬慮俱消隨方任器逐晦隨明芥納須彌無寬窄毛吞巨海不斷盈參上堂云妙覺非遙能仁不遠出入不離相隨動轉若於今日識渠不在當時鹿苑參上堂云沙門上士道眼為先窮本明心方為究竟森羅萬象本有同源廓落太虛誰云有滯塵劫來事祇在如今蓋是心迹不通識情所礙所以三世諸佛盡在目前諸人還見麼良久云一二三四五各各面相覷參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問騎牛覓牛即不問天然脫灑意如何師云卸却臭布衫僧曰布衫已卸了也師云脫灑事即不問牛在什麼處僧曰吽吽師云幾乎放過問如何是道師云此去長安三十七程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什麼動師云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云青青翠竹鬱鬱黃花僧曰如何是正色師云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導首師云鐵牛也須汗出僧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云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陝府鐵牛師云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遇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眾云休上堂云終日孜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眾何故如此貪生逐日驅驅去喚不迴頭爭奈何上堂云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乃拈拄杖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問諸佛出世建立法門和尚出世以何垂示師云雲收千嶂碧雲霽八方明僧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師云脚跟下事作麼生僧揖掌一下師云作家禪客僧曰也不消得師云山僧失利問收來放去即不問古佛家風事若何師云一回舉著一回新僧曰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自是蒲繩短休嫌古井深師云幸逢嘉會須採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佗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無利益然則此事問與不問亦無得失何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佗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遊戲未嘗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云仰面看天不見天

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問如何是祖師密密意師云佛眼覷不見僧曰爲什麼覷不見師云密密意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云丹霄顯露僧曰不假一言時如何師云帶水拖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眉長三尺師云若於遮裏悟去迴脫根塵不拘文字便乃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頓超三界物類無拘妙用也變作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一聲群魔膽裂驀拈拄杖云休向清涼山裏尋根且在霍丘城下拈出還見麼若也以見見之爲常見若也無見見之爲斷見前來葛藤一時盡斷見即不見還見麼良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法令當行事若何師云拄杖點頭僧曰要用即用師云非公境界師云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致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相逢秋色裡共語月明中參上堂云祖師妙訣別

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珍重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訥禪師問昔日鳳凰臺畔已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願唱西來之曲師云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僧曰學人今日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僧曰可謂淸音遍碧漢古曲盡咸聞師云逢人但恁麼流通師云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所傳授若一向恁麼去釋迦老子飲氣吞聲放一線道過遮邊來便見有佛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遮裡進前不得退後無門不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委還相悉麼良久云霹靂一聲驚宇宙幾人猶在夢魂中師到隱靜上堂云五峯影裏雙澗聲中草木靑葱烟雲澄泞風光溢目觸處可觀然雖如是秖如撞著道伴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良久云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復云嘯月吟風水石間忘機贏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狼籍羞對白雲歸舊山

廬州廣惠沖雲禪師問如何是廣惠境師云古栢含烟翠喬松帶雪寒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瓶淨水一籠燭童子念經僧坐禪師云法界性海非三界可覩解脫法門絕一塵可示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殊故諸佛出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衒器投機或柳巷長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爲盡入薩婆若海恁麼說話恥佗先聖不見古人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云擬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珍重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云補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云踏不著僧曰踏著後如何師云四方八面問學人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錯僧曰如何得不錯師云且看前話師云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淸把定則少室峯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什麼處得良久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云卽性之相一片晴空卽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淸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

即今在什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來千去萬僧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師云却是汝會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云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什麼處良久云鷺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筠州瑞相子來禪師師顧視云夫為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正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耻佗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遮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人道得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云玉離荊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眞空從一禪師問一請便來時如何師云快便難逢僧曰昨朝衲子今日禪師師云兩彩一賽僧曰雲門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僧擬議師便喝師云心鏡明鑒無礙遂拈起拄杖云喚遮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廬州承天資福月禪師問如何是廬州境師云千里風威肅重城角韵清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歌廉雖起袴襦詠借劍難留柱石材師云信知此事西竺首傳迦葉域中祖令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眞風不墜分燈列派徇器投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以小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眞猷稱揚斯事然雖如是事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法者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初一句最初一句即且致作麼生是末後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良久云珍重

南京寧陵安福子勝禪師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云草裡漢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時如何師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便歸衆師云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隨後便打師云問處

風馳電卷答處海納衆流撿點將來有甚用處何也且大道虛曠孰以言宣法無去來本非出沒自古自今何曾有異靈光不昧體露眞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既不生性本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是故先覺有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諸仁者佗既恁麼告報諸人何不直下承當若也承當得去能於般若光中遊華藏世界縱横自在妙用無邊擬議思量翻成路布毫釐情念事相不忘往復輪迴何有休息殊不知凡之與聖皆是虛名異相種形本來幻色若能自信曠劫塵勞冰消瓦解如是則十方世界一口呑盡何處更有一絲毫爲隔爲礙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秖如達磨西來九年冷坐徒箇什麼良久云不要疑著上堂云萬木蕭疎群峯葉落巖松古栢四季長青林下相逢更說什麼若也揚眉瞬目又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牀大似隔鞾抓痒築著磕著頭漲面赤到遮裏如何得恰好良久云借居一片閑田地獨對高峯爲舉揚參

舒州甘露德顒禪師問知師已得圓通旨未番如何指示人師云晝見日僧曰學人不會師云夜見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謌須搖頭哭須皺眉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梁王不識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獨自悽悽師云栴檀林中更非佗木並是根生土長出現世間花果枝條悉皆茂盛優鉢羅花時一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觀則不無且道承誰覆蔭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上堂云早朝擊鼓勞動諸人古佛叢林事不獲已直饒德山一棒似倚天長劒臨濟一喝如旱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山僧今日過犯彌天留與諸方撿點

金陵正覺道清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倉陳米飯淡黃虀問如何是切急處師云庫宇牛戌方丈甚足

金陵天禧宗永慧嚴禪師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麼師云天蓋地載僧曰昔時達磨今日天禧師云多年曆日問正當恁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云儞鼻孔裏僧曰恁麼則氣急殺人師云也有些子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云日頭東畔出月向

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靈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參上堂云今日中秋夜月不是衲僧時節雖然十分圓明來朝依舊還闕人人有面古鏡照天照地無別從來一向圓明且道是誰家風月禪人若暫回頭演惹遠多心自歇參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上堂普視大衆云還會麼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所以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流出萬端萬象森羅一時驗取

廬州澄慧義端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泥捏金裝僧曰如何是法師云海口難宣僧曰如何是僧師云剃頭洗鉢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不妨惺惺師云春山青春水碧隨波逐浪成虛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分流盡瀝瀝問儞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效當年空面壁

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云宗門祖令徒自緘言坐斷妙峯一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鐵牛橫身宇宙到邊裏却須有出身一路良久云玉馬嘶時金斗轉金雞啼處日光生參上堂云靈源湛寂動靜一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用無私亘古亘今了然自在所以在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寂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奈觀宗門下總不用著敢問諸人且道衲僧家有什麼奇特處乃拈拄杖橫按膝上云會麼七星光燦爛舉動耀乾坤卓一下

衛州元豐院宗燈禪師開堂日問梵王請佛蓋爲群生府主請師當爲何事師云知恩方解報恩僧曰金粟不知何處去裴公今日入山來師舉拂子云還見麼問選佛場開如何顯道師云雲離山勢聳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雷出地聲高僧曰更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是師云三尺冷光輝夜月一條流水迸人寒

廬山棲賢智柔庵主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東京法雲禪寺惟白佛國禪師向下語句已書遺上元符三

年二月十六日　哲宗皇帝五七奉　聖旨就　福
寧殿陞座拈香罷問　大行皇帝上仙未審即今居
何報土師云不居兜率陀天上便在蓮花世界中僧
曰恁則麼靈然一句超群象逈出三乘不假修師云
須是恁麼人方能恁麼去僧曰還許學人露箇消息
也無師云　聖明天子畔一任展宗風僧曰九品蓮
間親見佛百千菩薩共遨遊師云不妨道著問奉
勑陞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雪嶺泥牛
吼雲門木馬嘶僧曰恁麼則龍樓生瑞氣鳳閣鎖祥
雲師云昨宵南斗上已現老人星僧曰可謂萬邦謌
有道四海賀昇平師云人祝千年壽山呼萬歲聲僧
曰若然者非但黎民陶聖化釋門從此轉光輝師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問　仙遊忽遠鸞駕難追未審
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西山
僧曰祖意已蒙扶往駕　大行神御化何方師云將
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國恩僧云諸佛出世
天雨寶花　吾皇即位有何祥瑞師云上苑百花發
皇家萬事新僧曰若然者　帝日與佛日增暉

皇風並祖風永扇師云萬國巳歡心
師云人天正眼處處分明佛祖妙心堂堂顯露玉池
春水澄湛法身金殿香氳含容妙體龍樓聳峻普賢
家風鳳閣穹崇文殊寶界御溝柳綠盡顯眞如上苑
花紅全彰般若重重交映杳杳難思瑞氣凝空祥烟
遍界毗盧花藏與此無殊慈氏園林何曾有異到斯
境致各請觀瞻頓悟自心同登佛刹還委悉麼　前
佛已滅　今佛出現放無量光照無量國遇斯光者
悉獲淸涼所以對　御闡揚報　皇恩德使舜日佛
日明徹乾坤堯風祖風均和法界敢問　皇恩佛恩
如何即是遂顧視大衆云如天普覆似地普擎有如
是威權有如是覆載旣然如是作麼生報良久云泥
牛吼處山河靜木馬嘶時日月明臣僧惟白伏奉
勑旨就　大行皇帝靈御前陞座舉揚般若上資
仙駕恭想　大行皇帝出爲　聖主十有六年垂衣
九重恩霑四海崇際三教子育萬方一旦　上仙閤
國悲慟時光迅速五七俄臨今日廣集緇徒與揚佛
事伏願　大行皇帝睿性圓明千光顯著聖身自

在萬德莊嚴快樂土中蓮華捧足率陀天上銖衣遶
身復振神威保祐邦國恭惟　我皇帝陛下受如來
記現如來身得如來智作如來事一登　寶位萬國
歡心天下生民忻逢瑞世域中禪律獲際　昌時伏
願　統七聖靈基千千億歲踐百王功業萬萬　餘
春玉葉騰芳金枝挺秀　皇太后力扶　聖嗣同理
政機伏願萬年松壽千歲鶴齡道贊　明君功資帝
業　皇太妃　皇后昔日靈山授記今朝同贊　皇
家伏願各悟本心即如如佛　親王國族宮禁嬪妃
一聞般若正因同圓金剛種智久讀　聖聰伏惟珍
重

四月二十二日百日入內再奉　聖旨就　福寧
殿　大行皇帝靈御前陞座　聖旨令五院長老問
話師拈香云此香從　天降下因地所生非因象藏
龍宮宛勝雪山牛首今遇　國家興隆佛事焚向爐
中普熏法界遍爲祥瑞伏願　大行皇帝巍巍佛相
隨諸佛下生落落　天姿同天人自在遂敷座華嚴
長老出衆云　福寧殿上選佛場開幸對　聖人前

不免通箇消息師云來風深辨問世尊三轉法輪於
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今日追薦　大行皇帝請師
當轉法輪師云萬里浮雲消散盡一輪紅日正當軒
老曰金輪與法輪齊轉　帝道與祖道光輝師云三
宮有道安盤石萬國歸心用老臣老曰言言斬釘截
鐵句句玉轉珠回師云山河王國土水月佛家風老
曰恁麼則觸目對揚眞般若山河共顯法王機師云
且領前話老曰憑師一句語千古作流通師云天下
已知褒親長老問不省遮箇意修行徒苦辛如何是
遮箇意師云言中須辨的老曰遮箇已蒙師指示未
審那箇又如何師云句下自明機老曰恁麼則却於
言外薦不向意中求師云何不當機問老曰未審
大行皇帝秖今向什麼處去師云金烏已是明當午
玉兎還須照刪天老曰若然者翠栢風搖心地印日
華光映舍那身師云直往鷲峯陪聖衆不來人世逐
浮華淨因長老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虛空從箇什
麼師云目前驗取老曰莫將名利垢染汚祖師心師
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老曰不唯上達　君王

耳四海如今已盡知師云一任流通慧林長老問相
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作麼生是知有底事師云動
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老曰遮箇猶是古人底師云
長老作麼生長老擬議師喝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
智海長老問香煙起處大施門開正令當行如何舉
唱師云臨濟當機用雲門向上關老曰秪如今日一
會又且如何師云用賢彰　帝業崇佛見天心老曰
未審　大行皇帝生何報土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
十萬餘老曰萬字光中同帝釋千花座上禮牟尼師
云大家讚歎左街首座妙覺大師纔出云劒逢劒客
須呈劒禪遇　君王好問禪師云正好施設問帝里
禪居昔日　神宗之所建佛祖禪機今朝　二聖之
親聞向上宗乘分明舉唱師云三乘教法秋天迴一
片禪心月色高座曰恁便是向上宗乘也無師云猶
取當機語不用別追求座曰若然者頭頭是道句句
明心師云現成法爾普請承當座曰古者道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　二聖得一爲天
下正如何是得一之道師云梧桐枝上看已產鳳凰

兒座曰萬明繼照三邊肅聖得重光四海清師云已
傳　天子令萬國賀昇平
師乃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且道傳箇什麼還相委
悉麼蓮畔一顧正法眼藏流通寶鉢親持少室宗風
大扇遂有竺乾四七震旦二三續燄聯芳分枝列派
不由異轍直指當人言下明心句中見性稱機稱理
亘古亘今獨運靈光潛符密證棒頭薦得明月千溪
喝下承當白雲萬里金鷄唱曉芻犬吠明石女投梭
木人舞袖象王蹴步師子奮威虎嘯風生龍吟霧起
卷舒自在超越聖凡本無去來何有生滅既然如是
且道　大行皇帝秪今在什麼處良久云此去西天
路迢迢十萬餘臣僧惟白恭想　大行皇帝二十五
歲　現帝王身一十六年富有華夏忽棄四海願捨
萬民追仰　聖容杳然何在向當五七已集僧徒今
辰百日又與佛事臣僧惟白兩街　聖恩勑令演
法此蓋　今上皇帝陛下寶月智光如來示身爲金
輪聖王　登大寶位布大恩麻率土歡呼普天稱慶
聰文睿武顧拖百王　恭儉仁慈繼揚七聖蒸蒸

大孝 統御華夷翼翼小心撫安民俗復遇 皇
太后四十年間母儀天下 四朝萬世 德冠宮中
道合無疆 功資有截保祐 聖嗣同理萬機追
念 先皇崇斯法會 皇太妃皇后共展孝心用
資報土遂使禪流則舉唱宗乘法師則闡揚教義集
其殊利上助 仙遊伏願 大行皇帝聖心明徹
神鑒照然 天表如生諦聞舉唱觀音前引勢至
後隨 坐寶蓮華遍登佛刹放白毫瑞現金相身運
大慈悲乂安宗廟不忘願力普利生民久濆 聖聰
伏惟珍重
師於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七日 大行皇太后五
七奉 聖旨就 慈德殿陞座師拈香云雞林貢到
柾涉於鯨波鷲嶺馳來徒經於沙勒蛇婆入進未足
於清芬燕水遠投不至於旖旎爭如此香是 炎宋
大國現在佛心地中生滿天馥郁諸菩薩性海內出
遍界氤氳今日對斯 玉陛焚向金爐不唯助薦
大行皇太后 仙游亦乃上祝 皇圖永固便焚香
數座問慈德參天想 仁風而猶在 聖心至孝念

親愛以何之茲日鷲嶺憑何妙旨師云龍樓新燕語
御苑野鶯啼僧曰恁麼則不動步而登夜摩天不動
步而昇彌勒樓閣師云祖禰續時光燦燦覺花開處
葉重重僧曰一人有慶萬古歡心師云九重 城裏
千花秀五鳳樓前萬姓歌僧曰若不伸此問爭顯我
師機師云更進一句方得話圓問少室峯前壁立千
仞曹溪路上水泄不通未審法雲門下又且如何師
云蜀犬吠時天地合木雞啼處祖燈輝僧曰可謂一
句了然超百億句句分明在目前師云龍吟春霧起
虎嘯暖風生僧曰圓音一剖周沙界佛國光中韻更
新師云讚歎又爭得僧曰分去直教沙界暗收來應
是不容針師云何可當機問僧曰請師當機答師云
且領前話問堯風遐布舜日當天道被萬方德崇三
教敢問教外別傳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龜毛長萬丈
兔角聳千尋僧曰一句直超三教外廓然全露祖師
心師云萬里浮雲盡九衢春已多僧曰五七薦嚴
皇太后未知 仙馭往何方師云六宮遺調在一月
下遊天僧曰步步金蓮生極樂時時寶界禮彌陀師

云三朝爲聖后千古作規模僧曰西祖之道蒙師指
南山祝壽又如何師云曾到祝融峰頂上萬年松帶
雪霜靑僧曰七十二峰連碧漢堪祝　吾皇萬萬
春師云山僧即不恁麼僧曰和尚又作麼生師云
七聖崇基歸有道百王功業合無爲僧曰學人則無
計上酬　天子德唯憑朝夕一爐香師云普請報
皇恩僧曰拔萃優曇唯佛國馨香別是一家春師云
不須人事問三世諸佛說不到處六代祖師搆不著
底　君王面前請師施設師云祖月夜空圓聖智佛
燈光照　宋山河僧曰飮光得處曾微笑少室騰芳
直至今師云但能踏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僧
曰一念不生全體現歸源無處不通津師云今日當
機又且如何僧曰祖意已蒙師指示祝　堯一句望
稱揚師云但看庭外栢便是萬年枝
師乃云觀大海者難爲水登　聖人門者難爲言且
道今日登　聖人門說箇什麼即得還委悉麼適來
惠林舉臨濟風規淨因唱雲門機要法雲到遮裏試
說見在佛家風且作麼生是見在　佛家風恭以

國朝以聖繼聖安民養民　含育萬方崇闡三教所
以窮孔子要道明本仁祖義潔行修身於　國於家
彝忠孝俯仰高堅之冥象顧瞻前後之樞機學老
君之道則收視旋聽養氣怡神閉智塞聰解紛挫銳
跳壺中之日月藏瓢裏之乾坤究如來至道則大智
發明眞源澄湛修因契果悟法了人入七覺之茂林
行八正之徑路參祖師妙道則頓悟自心頓證本性
融和根境透脫死生即於一念之中超越千聖之表
是以登孔子之門者文場選官遊老君之門者神府
求仙入如來之門者覺場選佛升祖師之門者雪庭
悟心而龍象蹴踏人天開覺六通自在三德圓明且
道今日六院禪師百餘雲衆登　聖人之門作箇什
麼良久云共將西祖傳來印同助仙遊上實方此日
大行皇太后五七之辰臣僧惟白伏奉　聖旨舉
揚宗風憑此禪機上薦　仙馭恭惟國家百五十年
建立太平三千國土齊心克順　八聖繼統　四后
臨朝坤德相高母儀各勝且　章獻明肅皇太后輔
政　仁宗皇帝四十餘年萬方寧肅休牛歸馬偃武

修文三代未可比擬兩漢何足所論　仁君仁心盡善盡美　慈聖光獻皇太后輔政　神宗皇帝一登寶位百度皆新啓聖道之淵源揚經術之旨義　聖明超於五帝　睿智掩於三皇大振禪宗廣崇佛剎有家有國未見未聞　宣仁聖烈皇太后輔政　哲宗皇帝十年保佑一物不私示天下以公正之明訓宮庭唯儉素之節撫綏萬姓鎮靜四夷天成地平遐安邇肅　大行皇太后輔政　今上皇帝陛下切掩百王德隆七聖一言定冊萬國歡心生民胥戴於明君夷夏喜逢於　聖主合和坤道俾助乾儀雖周時三母未足比其勳謀漢朝二后詎可方其輔翼又能勇退宮中忽歸天上自古希有在今即無恭想此德此恩何恩何報　我皇帝陛下堯仁自得舜孝天資自　皇太后去冬服藥至於元正不出宮闈躬瞻侍奉旴食而春鶯已囀宵衣而更漏愈長藥餌親嘗晝夜忘寢凱風扇於區宇琴韻洽於普天昔聞有天子之大孝今見　陛下如斯之能行所謂佛言得未曾有奈何　皇太后壽年已定數不可移掩質浮華眞歸佛土　皇帝陛下哀情篤厚聖孝始終深思定冊之功欲報生成之重度僧尼道精崇法會　勅選禪衆舉揚禪宗集斯勝緣上資　仙馭昔摩耶夫人生我佛如來升金剛之寶座踞菩提之道場作三界之人師爲四生之慈父摩耶夫人却還天宮與天自在今　大行皇太后立　今上皇帝陛下登金輪之寶位居重屋之明堂爲千界之獨尊作萬民之元首　皇太后亦還天宮與天自在若也如是今古同途相續無間如斯舉唱還相委悉麼其或未然臣僧不免重說偈言法筵龍象衆徘徊遠想仙游不可陪長樂宮中云逝去率陀天上見歸來七重欄楯瓊雲步九品蓮花簇寶臺至竟要知何處是祗靈山色起崔嵬久濆　聖聰伏惟珍重

開堂日問爲　國宣揚闢祖關九重城裏顯光輝人人聳聽眞消息未審如何贊萬機師云千歲鶴鳴華表柱萬年松在祝融峯僧曰恁麼則不忘昔日靈山記祖道重興出　帝心師云一爐香火僧家事此日將奮　聖主恩問梵王請佛蓋爲群生大主謝師

合談何事師云昨日長空雨今朝天地清僧曰喜氣遠將和氣合爐煙分作瑞煙浮師云須彌橫海上卓爾壽山高僧曰願將此日興隆事爲潤爲霖報　主恩師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

師乃云鷲峯山頂嗣續千燈熊耳巖前花開五葉燈燈互照葉葉騰芳明徹古今馨香遍界所以闡揚宗旨各稟師承談經者克明因果詮顯眞乘秉律者洞達開遮堅持軌則演論者研窮妙理剖判淵微習禪者頓悟本心提佛祖印即證解脫透出根塵然雖如是本分衲僧總不恁麼還會麼雲門木馬日日嘶風雪嶺泥牛時時吼地吹無孔笛韻出青霄彈勿絃琴音聞碧落綿綿不漏杳杳彌綸妙性靈機言思路絕若能如是眞大丈夫轉妙法輪助　聖明化如斯舉唱誰爲證明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今日分明報

國恩惟白生逢瑞世出際昌時遭逢　皇帝陛下垂衣寶位統御金輪啓佛大智日應萬機運佛太慈澤及萬物證佛妙心含容萬法明佛知見統攝萬方故禪林講肆繼祖傳宗緬思自古無如今日天下禪門孰不欣幸即將此日開堂舉揚般若勝利上延

皇帝聖筭無窮玉葉含春金枝挺秀越國大長公主大尉留後發菩薩心修菩薩行淨菩薩慧起菩薩願

奏聞　神宗皇帝建此梵宇十五餘年三招宗匠舉揚大事誠非小緣授佛摩頂遂致如斯伏願　道性純明眞機濬徹壽山增峻福海汪洋　諸王天眷內外宰僚各各運　聖人籌策佐天地權衡永護皇風不忘佛記在會檀那隨喜法衆一聞舉唱永悟心宗不待龍華便成佛果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七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八　〔宋鈔〕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姓周氏宜興人也受業於

本州福聖寺十八具戒志慕參遊造佛日才禪師法席悟明心要乃爲執侍才既遷化復歷諸方潭州大潙山眞如禪師請爲座元初住興化出世闡揚問金雞啄破瑠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云針劄不入僧曰秖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云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云春風颼颼僧曰分後如何師云春日遲遲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撥開天眼按下雲頭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四海波濤靜一輪天地寬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秋池月寫樓臺影滿檻風傳鼓角聲僧曰恁麼則嶽麓峰前雲靉靆灃陽江內浪滔天師云一任鑽龜打瓦

上堂良久云不須辨妄求眞不用避喧取靜人人杲日當空處處玄機獨迴瞿曇不守本分獨坐妙峰孤頂龐說海藏言詮一如擔雪塡井更云法眼衣盂分付頭陀守領西天四七綿綿東土二三永永秀師拂拭塵埃大似臨嫁醫癭老盧半夜三更著忙走過東嶺至今子子孫孫一半瞌睡未省

上堂云儼老當頭擊鼓沙彌捧鉢作舞南泉打破粥鍋走了狸奴白牯參

上堂良久顧大衆云日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參

上堂良久畫一圓相云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卽忙走下繩床立參

上堂云列祖風規毫釐靡斷明明有據落落無依大衆竿頭直須進步畫餅不可充飢豈不見香嚴擲礫頓發眞機可笑今年貧更殺失却舊年錐參

上堂云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云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參

上堂喝一喝云是什麼時節日暖風和三春二月家家門戶大開處處百花鬭發王老擡眸靈雲漏泄師復舉起拳云大衆儞把取西瞿耶尼還我北鬱單越拍禪床一下

東京惠林禪院若沖覺海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佛慧禪師諱智明姓史氏常州人也及冠爲僧卽慕參遊緣契慧林覺海禪師衆請出世・哲宗皇帝上仙百日入內特賜佛慧禪號開堂日問知師久佩毗盧印願開寶藏濟勞生師云舉頭若具金剛眼無限淸輝盡屬君僧曰今日小出大遇師云未開口已前作麽生僧曰却請和尙道師云鷂子過新羅問如何是華嚴境師云重重無盡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覿面相呈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將謂是金毛師子問魚龍難辨玉石未分祖意西來如何指示師云點僧曰點鐵爲金一場富貴師云莫將庭際栢喚作路旁蒿僧曰恁麽則迷來宛似蛾投火悟去還如鶴出籠師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問彈指此心卽不問知音相見事若何師云披蓑側笠千峯下引水澆蔬五老前僧曰恁麽則泥牛弄月波濤裏石女吹笙火燄中師云儞分上作麽生僧曰學人若也通消息秖恐難爲碧眼胡師云山僧今日失利問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僧提起坐具云如今提起了也和尙作麽生師云謝儞布施僧曰此是學人底那箇是和尙底師云將謂是衲僧僧曰不但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云縮却舌頭

師云此一大事因緣非神通之所到非智慧之所證三世諸佛秖言自知一大藏教譬喩不及今人不了妄涉塵勞見惑由存是非鋒起殊不知法界融通靈然不昧包含萬有觸處光輝淸風與明月交參森羅共乾坤並秀寒松古栢不用思量翠竹黃花何須卜度於斯薦得上報佛恩亦資　國祚良久云竟日不干淸世事一爐香篆祝　堯年珍重

上堂云春光爍爍暖氣飄飄萬木含烟千花競秀白雲散處樓閣門開碧霧散時妙峯頂露且道妙峯頂上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共僧嚴上坐見客海邊行

上堂云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麽生良久卓一下云高也著低也著

常州廣福曇章法照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春來花自發僧曰學人未曉師云秋至葉先凋問

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頭角分明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僧曰意旨如何師云萬物皆從遮裡出

鎭府水泰智航禪師問靈山微咲卽不問天鉢親傳事若何師云花不亂墜石不點頭僧曰休說永嘉宿覺不若立雪神光師云鐵牛耕破嶺頭雲上堂云散爲器者乃道之適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鎚作麼生話會拈拄杖云穿過了也上堂云干將在手縱奪臨時主令全提群魔膽裂烟雲路斷凡聖絕蹤樓閣門開知音何在乃召大衆云高著眼上堂云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亡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秖麼得且道得箇什麼良久云莫妄想

常州江陰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海底紅塵起僧曰乞師方便師云山頭白浪生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云有成終不是佛亦非眞僧擬議師叱云話頭道什麼

眞州長蘆崇福應夫廣照禪師法嗣

滁州瑯琊山宗初禪師問朝宰請師陞寶座如何方便示西來師云多少分明僧曰恁麼則法雨高霑了了堂師云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閑人說藥方僧曰雲散始知江月白塵間方見老盧機師云別處人事問如何是瑯琊境師云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瑠璃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擡頭山萬朶伴手一枝笻師云若據祖宗門下舉目則千山萬水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言究妙譬若敲冰求火緣木取魚徒費精神遠之遠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問諸人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句無私應之萬里

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問鎭海明珠初出水今日當場欲借看師云白雲收海面紅日上天心僧曰恁麼則一輪光彩照無窮師云爍破髑髏問聞師已得黃梅旨一法如何指示人師云花開千朶秀風動一江寒僧曰瘦竹有高節雲閑無定蹤師云一曲楚歌愁

衆人問陽春已發覺木初榮寶座既登請師說法師云岸柳迎風舞僧曰學人未曉師云溪花向日開問如何是龍蟠境師云雲散千山翠烟深隔兩鍾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柳標一條衲衣三事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瞌睡漢師云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靈知自性歷劫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百億曲徇群生灑甘露沃焦芽布慈雲談實相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辨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云秋水一泓長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眞定府洪濟禪院宗賾禪師姓孫氏洛州永年人也少習儒業稟性超然滿禪師勉令奉佛投圓通禪師出家未幾祝髮披緇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足方躡堦忽然悟道投機頌曰擧足上甎堦分明遮箇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靑天一輪月遂陳其所悟照乃可之待制楊公畏命師出世曾魯公宅奏賜椹服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願宣揚師云萬里不挂片雲僧曰恩深轉無語師云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僧曰千古淳風特地淸師云眞師子兒善師子吼問四衆臨筵請師說法師云須彌山大海水僧曰我聞一唱三疑息青蓮啓目覷頭陀師云擧鉢嚴中如何話會僧曰杲日當空淸風滿座師云祇道得一半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祇覺春風吹我寒不知明月爲誰白僧曰學人特伸請益師云相逢秋色裡此意與誰同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云今日被遮僧一問直得口啞

上堂云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荊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爭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

上堂云鎭府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齩嚼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析將來奉爲普通供養良久云莫嫌冷澹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上堂云金風澹蕩物景蕭條葉落庭皐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凉而凉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

覓活

上堂云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云焦甎打著連底凍參

歙州普滿明禪師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師今出世為什麼却陞此座師云一片紅雲起千山地布金僧拈起坐具云且道遮箇是什麼師云不用皂絲麻線問覿面相逢即不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云不借看僧曰為什麼不借看師云賊是小人問還涉江山即不問西來祖意事如何師云懡㦬西歸辭震旦[illegible]今獨自笑兒孫僧曰恁麼則諸聖入鄽殊無所濟師云面壁九年空費力[illegible]皮得髓太無端上堂顧視大眾云牙齒一把骨耳朶兩片皮從始至于今禪人猶未知諸仁者祇恁麼會得便是出塵羅漢英靈丈夫若也未然江北江西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參上堂云吾祖家風豈涉途失宗隨照用心靈一音為報知音者近日南能不姓盧上堂顧視云鐵牛不喫欄邊草丫角牧童互相報放在高坡臥白雲任渠七顛與八倒阿呵呵債有頭冤有主拾得要打寒山老參上堂顧視大眾云一佛手二驢脚生緣各各自斟酌日出東方夜落西甎頭太厚瓦子薄錯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道文殊對無著參

和州褒禪溥禪師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將何法示迷情師云獨耀無私對揚有準僧曰曇花纔綻徧界馨香師云偏分上作麼生僧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師云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牡丹須是三春拆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黃菊還他九日開僧曰恁麼則便是和尚為人處也師云錯上堂云洪機纔剖大施門開輝慧日於鋒前啓驪珠於句後全開寶藏特決群疑徑截千途心隨萬化現自在力闡大威光使一燈分照於十方現片月流光於萬水為凡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演唱一音頓除疑網包含萬有密付群機心眼既開圓明自顯智窮幽鑑應用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遮裡薦得吼師子之音奮象王之勢祛差別之異見了縛脫之殊途為苦海之津梁掌法王之寶印權衡在

手明鏡當臺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僞存眞現一道而淸虛瓣群邪而體妙圓光匝外顯出一靈豁開萬化之源直示眞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麼良久云皎然天地無私照一道光明處處通珍重

滁州寶林禪院輝禪師丹丘人也幼歲從師早登具戒首依講肄聽習台宗續參長蘆廣照禪師心眼通明遂獲印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大海道底僧曰爲什麼燈燈相續師云遞相鈍致問水出高源如何辯會師云古今流不竭僧曰學人未曉師云界破青山色僧曰海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師云淹殺僧問淺聞深悟尋常事道聽迷逢意如何師云頭戴天脚踏地僧曰忽遇三家村裏人如何祇對師云憂則共感樂則同歡僧曰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云不得草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湯餅僧曰見後如何師云木罐僧曰學人未會師云世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問和尚未見長蘆時如何師云雲生古嶠僧曰見後如何師云水出高源僧曰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云水流終到海雲起必爲霖問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時如何師云劈腹剜心僧曰和尚何得如此師云心不負人

上堂云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下達士忘懷意氣不居佛祖之位忘懷常遊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方大利良久云瑞草生嘉運林梅放早春參

上堂云智水瑩淸心珠獨輝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影樹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本分衲僧不覺低頭吟笑且道笑箇什麼無孔鐵鎚

眞州靈巖山志愿禪師問山間林下頗稱道人家風綠水庭邊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風起浪不涉波瀾請師答話師云雲横遠岫雨滴懸崖僧曰數聲淸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云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僧曰高臥虛堂無別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云四海晏淸王道泰何須更用苦切切問六六三十六春風動脩竹新斲勿絃琴請師彈一曲師云不落宮商角徵羽僧曰一聲鳴歷歷十指起淸風師云若不鍾卽鑒還同野舍薪僧曰恁麼則不聞聞底事大衆皆聞師云知音者少

上堂云看看雲山疊疊同萬卉以青蒼烟渚依依共孤舟而閒寂樓臺聳峻殿塔交光法法無私古今冥貫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良久云不在低頭思量難得參

上堂云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敷座豈容知與見任他烏兎去還來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去心猿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青嶂之內任運翛然紫陌紅塵之中隨緣豁暢其或未曉根源切忌尋玄討妙直饒討得個儱侗[illegible]明敢保斯人未徹且道作麼生是未徹良久云任教滄海變應不對君通參

上堂云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幽鳥語呢喃嶺上樵夫歌韶錯東西南北本來人咄莫向外邊生卜度參

潭州簳覺法恩禪師問梵王請佛蓋爲群生[illegible]撫請師當爲何事師云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僧曰恁麼則一句無私師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燈籠挂露柱僧曰學人未會師云佛殿對三門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大海若知是百川應倒流師良久云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靈光現前耀騰今古遇知音而隨緣佛事在山野而別搆清規亦可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顧大衆云切忌當頭

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問爲　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香烟靄靄瑞氣飄飄僧曰恁麼則達磨當時花葉而今信手重拈師云寒山拊掌拾得呵呵僧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也師云乞兒見小利師云若論法體本絕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英靈上士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良久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眞州定山眞如文彥禪師上堂云堤邊柳綠默演眞空嶺上猿吟明談法要若向這裡薦得頭頭圓覺步步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分明說破珍重

荊南府護國紹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鉢一鉢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

是師云拄杖子僧曰若不上來爭知如是師便打僧曰錯師云饒自口喃喃

南京法資德一禪師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云諦聽諦聽僧曰一回聞得一回新師云個作麼生會僧曰諦聽諦聽師云也是殘羹餿飯問如何是睢陽境師云車馬門前有塵埃堂上無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時延三島客長接五湖僧

池州乾明禪院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示衆云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麼良久云若也未然且待別時重新說破

北京天鉢重元文惠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姓田氏滄州鹽山人也幼而不戲長以孝聞母喪出家剃落稟戒詣青州元禪師叢席入室咨參一日山行取葉淨手豁然契悟投機頌曰大奇大奇動用還迷更問如何驀口便摑出居苦行絕粒七年太守錢公請師出世團練李公崇師道行奏賜命服遷化將臨一日辭衆弟子請頌師乃瞬之趺坐而逝問禪關創關祖道重興千聖靈機顯

（參行下疑脫盡字）

師舉唱師云秋觀黃葉落僧曰千聖靈機蒙舉唱我師關捩意如何師云冬見萬林枯僧曰恁麼則木馬嘶時花偏地泥牛行海雲凝師云也須會始得問如何是祖師印師云地靜天寧僧曰如何是心印師拍膝一下僧曰佛祖心印相去幾何師云言淺理深問如何是衲僧得力處師云月上青天僧曰未審有何憑驗師云莫瞌睡師喝云徒言五位三要三玄九帶唯心韶陽數句誠謂無途轍中勸成途轍無名言中强立名言如是教壞兒孫發於宗旨據遮幾箇漢若教山僧見伊先與敲了牙齒然後斬為三段拈起拄杖云山僧過患更是彌天卓一下

上堂橫按拂子云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剗剗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擊禪床下座

上堂召大衆云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顢頇要得不顢頇看參

上堂云千家門萬家戶貧底貧富者富其或未嘗地

三塗不是苦擊拂一下

上堂云人人獨耀箇箇極則祖印如斯說話非常有損有益乃拊掌一下云噫又復引人入荊棘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潭中皓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莫如此說拈拄杖云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擊香臺下座

上堂云堪作梁者作梁堪作柱底作柱剑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云還知遮箇堪作什麼打香臺一下云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參

上堂云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笑打著遮師伯祖印路見不平與僧雪正拈拄杖云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問進一步則太過退一步則不及祇如不進不退時如何師云謝闍梨供養僧曰恁麼則萬般施設不如常師云千鄉萬里僧曰永明佛法千般境悟了心中萬事無師云勿交涉上堂云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護追求夢幻空花無煩地捉若到遮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恩州祖印善丕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通上徹下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徹下通上師乃云通上徹下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咄

廬山賢棲遷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問如何是法雨境師云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芳草和花種修篁帶雨移師顧大衆云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丹丹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丹丹疑冉冉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云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上堂良久云一也不成二二也不是張三

作群李四成隊上下混成俱爲一塊直饒龍舒把斷要津爭柰有傍不肯底任是釘觜鐵舌也須惱裂粉碎喝一喝

潭州東明惠遷禪師初住南源問如何是南源境師云五嶺侵脊漢三株鎖碧烟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焚香開卷霞生砌卷箔冥心月在池上堂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衆且道識箇什麼良久云露柱是木頭作珍重

和州褒禪沖會圓智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利人天師云將謂伶利僧曰一炷名香祝 聖恩師云今日事作麼生僧無語師云氣急殺人問清淨本然偏周沙界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師云合恁麼僧曰特伸請益師云有甚相孤上堂云大衆但看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若不得箇入處晝夜不捨參問知識纂著磕著忽然瞥地始知刀是鐵作一時放下便乃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惑地諸仁者古人旣恁麼會今人欠少箇什麼良久云多處不如少實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法嗣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一輪纔出海萬彙盡霑恩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如何是佛窟境師云春歸一徑巖前秀雪盡數峰雲外寒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錫杖夜敲霜嶠月銅缾晨汲碧潭煙師乃云春風澹蕩萬物含芳林間野老謳歌江上漁人舉棹岩花列秀岸柳垂陰鶯囀喬林獸鳴幽谷白雲綻處千峰而疊疊崔嵬萬派朝宗浩渺而波瀾涵月森羅普現萬象齊觀南北東西交橫互映重重帝網百億垂形海印發光大千普起如斯語話無不盡知且道迷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擧頭參

明州岳林寺曇振禪師上堂歛衣坐定云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僧出曰有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云山僧今日失利問寶座旣登於此日箇中消息請宣揚師云颯颯和風飄飄細

兩僧曰言前超有路句下越毗盧師云也不消得問知師解接無根樹妙手能挑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云堤柳乍開金眼細嶺梅初綻玉苞香僧曰圓音纔剖大衆霑恩師云劍利人難得上堂云若論此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賢之與愚貴之與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長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向聲色裏轉却何以知之豈不見道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且作麼生是目前事還知麼良久云眼裡無筋一世貧

汀州開元智潭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扁舟衝雪浪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一葦渡金陵師乃云祖師庭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虔州慈雲慶瑫禪師法嗣

虔州廣慈道傳禪師問如何是梅川境師云金精巖巘凌霄漢梅水滔滔貫巨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閑庭子䟫鳴琴化百里生民歌復謠僧曰向上宗乘如何指示師云南斗七北斗八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法嗣

滁州幽谷壽聖寺祐禪師問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未免拖泥帶水僧曰如何得不拖泥帶水去師云好喫棒僧曰學人有什麼過師便打

郢州太平興國法雲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踏破草鞋僧曰學人未曉師云直下承當

衢州九峰殊甫禪師問靈蛇在手一任卷舒實鑑當軒是何光境師云一輪皎皎萬里霑恩僧曰萬丈白雲遮不得師云於儞分上得箇什麼僧曰休將三寸舌調弄五湖僧師云山僧罪過

善果儇演庵主法嗣

潭州玉池光教寺沖儼禪師問以心傳心無說可說無說即不問如何是可說師云石筍逢時長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葵花向日開問如何是祖師的的意師云泥牛不喫欄邊草僧曰和尚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直向孤峰頂上眠

廬山歸宗道禪師法嗣

襄州資福廣照素月禪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不著中間去却兩頭僧曰如何是和尚的的爲人處師云張公喫酒張公醉問如何是佛師云項後無圓相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和風發嫩蘂問如何是眞常道師云著衣喫飯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眞常道僧曰莫謾學人師云想若不識朝官體祇識皮鞋不識鞾

郢州子陵辯禪師問四衆雲臻願聞法要師云夜雨日晴僧曰意旨如何師云曬僧曰一言纔了悟千古爲流通師云也不消得

廬山同安崇勝禪院慶通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時如何師云佛僧曰成佛後如何師云佛僧曰畢竟如何師云佛

江陵福昌禪院信禪師法嗣

安州法興期禪師問學人無問請師不答師云鯨有吞舟鱗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溟僧曰恁麼則落二落三師云饒君解致千般問空自言多道轉賒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九　〔宋銘〕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　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廬山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山寶峯禪院應乾禪師姓彭氏袁州萍鄉人也受具之後徧歷諸方晚到照覺禪師法席屢陳所見覺未可之乃示鳥窠吹毛因緣初不曉解一日因事感激豁然大悟乃成頌云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吹去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覺乃可之自此推爲上首道行大播照覺受命東林師繼法席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直上覷又直下覷云啞好箇消息其奈話墮了也若有人知落處寶峯出世事畢其或未然第二義中通箇消息問一佛出世一花開如何是一佛出世師云分明看取僧曰如何是一花開師云何處不光輝僧曰牧童歌崗上林下道人權師云禮拜著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

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僧曰不從人得去也師云具眼者道問大義開田千萬頃子孫從此得耕耡香嚴五立卓錐地鍬钁功勞甚處施師云全承渠力僧曰牧童撒手青霄外水牯無繩得自由師云拽脫儞鼻孔擊碎儞髑髏僧便喝師云未有眼在僧又喝師便打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云踏著石頭硬似鐵僧曰還許學人進也無師云點鋪依前落二三問得旨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閑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僧曰玉見火時光轉潤蓮華在水葉長乾師云更須高著眼問孤貧赫赤一物俱無還識渠麼師云不識僧曰每日上來下去為甚不識師云渠無面目僧曰與和尚同參去也師云同參事怎生僧曰學人到遮裏却不會師云直須與麼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那箇是眞佛師云殺好一問僧曰鋼鐵之像且致今日浴那箇佛師云煑煠不爛問金毛踞地百獸潛蹤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腦裂僧曰學人未曉師云猶自不知休僧曰謝師指示師云大衆笑儞問春風颺颺春鳥關關香嚴竹方翠靈雲花未殘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千峯競秀萬壑爭流僧曰時節既彰祖意教意如何顯異師云甚法師鼻孔僧曰馬駒踏殺天下人居士吸盡西江水師云須是具眼

上堂云寶峰左源迥是一天山長帶雪路亘漫煙黃石高峙雲峯擁前狸奴白牯清水良田遠車馬喧離任歲月推遷信知本色住山人所得幽棲息世緣

上堂云天上月圓地下月半吞兮吐兮知君錯筭昨夜清風落太虛琮璣迸灑蒼崖面霰雪交飛竟若爲少林從此露風規咄

上堂云金風振野古佛嘉猷玉露垂珠道人活計溪邊漁父鼓唱無生嶺上石人時敲布鼓殊不知月裏麒麟看北斗楚王城畔水東流住住是什麼一二三四七八九拈得鼻孔失却口參

師紹聖三年九月庚子示疾沐浴淨髮寫偈云鏟鈍點的休相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三年浮世人蹈翻海嶽重歸去言畢而逝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庭鑑禪師諱行瑛桂州永福縣

人姓毛氏本州菩提寺受業懷橘之年投師出家絲李之年策試圓具賦性明敏學問精到壯齒遊方愈益超卓所至法席諸道有嚴心契閑師燈續照覺一住開先十更年月德風旣振緇素欽承官保李侯特奏章服師號

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顧視云會麼八臂那吒鑄鐵券須彌頂上運金槌若也不會華藏世界久萃驪龍幸遇風雷何妨奮躍時有僧問法筵大啓使旆光臨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云擁扇仁風蘇萬物隨車甘雨灑千山僧曰瀑流生瑞氣漱玉起清風師云最好書爲清浮國寬堪畫作太平圖問香煙起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指示師云南山雲北山雨僧曰一句無私師云堪笑亭前紅莧菜年年生菜不生花僧曰煙雲出幽谷日月耀乾坤師云多遮兩句僧曰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退身有分僧曰何得龍頭蛇尾師云饒人非弱問如何是道師云良田萬頃僧曰不會師云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君山點破洞庭心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白浪四邊繞紅壓何處來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入定僧曰孤負古人師云罕遇知音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云古鏡僧曰謝師指示師云三十年後問法輪工巳畢推轉意如何師云活鱍鱍地僧曰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僧畫一圓相師云爭奈諸聖眼何問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意旨如何師云糊孫入布袋鐵筋擊烏龜僧曰不覩雲中鴈爭知沙塞寒師云千眼大悲觀不得無言童子暗嗟噓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秖爲如此師云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飢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燋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乃以拂子拂一拂云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云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和風習習白日遲遲山花灼灼硼草離離紫鷰雙飛大野黃鸝對語高枝衲僧到此如涎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咄

上堂喝一喝云三月春過强半溪山雨散雲飛庭花

自開自落梁燕雙飛雙歸復云木中有火不鑽不出
砂中有金不淘不得心中有道不學不悟遊方行脚
喚作道人還曾悟道麼良久云白日莫空過青春不
再來

上堂云彎石鞏弓架與化箭邏那羅延力定爍迦羅
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
骨獼猴且道射箇什麼良久云放過一著

上堂云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獨露一心撥開萬象大
教幾張揩不淨故紙從上古佛一隊多知解阿師自
茲截斷衆流更不百城遊歷還有與麼衲僧麼良久
云點即不到

上堂云有人說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人行得
一丈一寸也說不得有一人說得行得有一人說不
得行不得此四人中華藏欲覔一人爲師明眼衲僧
試請揀看

上堂云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
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與野狐嗁
唖底鬼子華藏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
疾阿㖿㖿

上堂云一鎚便成猶爲鈍鐵千割不斷豈是神鋒良
馬尙不待鞭影而行上士又何假言詮而曉悟靈龜
已涉周遮問答一場狼藉擊禪床一下

廬山萬杉禪院紹魯禪師俗姓趙氏桂州人也十八
受具十九遊方參總禪師因侍立次問世尊付金襴
外別傳何物總擧起拂子師云畢竟作麼生總以拂
子驀口打師擬開口總又打師自此有省遂奪拂子
便禮拜總云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云拂子屬某甲
了總云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
振推爲東林上首開堂日上首白鎚罷師顧視左右
云若向遮裏明得去麗水一星金流沙混不得其或
未然向沙水不分處置將問來問明主恩光重賢侯
惠澤深既登師子座願振海潮音師云木馬已嘶秋
草露鐵牛還吼暮山雲僧曰恁麼則袖裏神鎚光爍
爛八方擊處響如雷師云神鎚在什麼處僧擧拳云
分明在目前師云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問然香
祝　聖人皆委擊鼓談玄意若何師云一音纔剖露

萬法自齊彰僧曰若然者山河并大地實印在其中師云打開戶牖通千界百億毗盧處處分僧曰箇中千聖眼特地好乾坤師云到頭通一路始見本來人問僻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意旨如何師云特地光輝僧曰兔角點開千聖眼龜毛拂盡九衢塵師云寒山撫掌僧曰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師云闍梨還接得也未僧曰蓮社老師親得旨人間天上盡蒙恩師云蹉却話頭問朱明方啓候衲子又安居未審九旬之內如何履踐師云松筠有高節僧曰恁麼則清音長不盡洗却眼中塵師云還因霜雪後始見歲寒姿僧曰靈苗有地人皆委鐵眼無私莫點玄師云須知向上路不許夜行人僧曰忽遇傾湫倒嶽底又作麼生師云纔空鐵網誰敢出頭問千聖共傳無底鉢曹溪路上許誰同如何是無底鉢師云千人趂不出僧曰萬里遊滄海忻逢倒嶽波師云不是弄潮人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正當恁麼時印即是不印即是師云看取爐中鐵彈子僧曰忽然打破又作麼生師云須知痛痒僧曰今日得遇和尚師云諸脉裡轉却

上堂云先行不到若頋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孟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撿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云紅爐燄裡重添火祖赫金剛眼自開咄

上堂云鵑鳥啼春觀音戶啓清泉照月毗盧界彰鶴鳴峯頭聲聲不別散珠亭上顆顆圓成乍隱乍彰不撥自轉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看良久云可笑猿猴探水月不知眞箇有蟾蜍下座

上堂云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群狐路返躑頋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狙赫牙爪生獰者麼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云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撩鈎搭索參

上堂云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猿猴競探徒爾迷蹤罔象無心超然自得所謂視之有餘光攬之不盈手世沒無窮去來無際然雖如是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喝一喝拍一拍云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瓦解氷消衆中還有英靈變豹者麼出來救取一半良久云可憐

此意無人會却使陶潛更皺眉
上堂云玉溪不會禪秖識諸方病驀下霹靂散轉殺
也不定左丞蔡公卞讚師眞靈光頭頭顯現猢猻亦
背一面若人欲識師眞打破鏡來相見
東京褒親旌德禪院佛海禪師諱有瑞姓陳氏興化
軍仙遊縣人也幼異塵俗默坐終日父母奇之即許
出家依東京景德寺重全上人爲師比試圓具首造
黃龍南禪師法席南曰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云
爲佛法來南云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
子師云和尙也不得惱亂人南即器之後依泐潭山
總禪師深悟玄奧巾侍久之衆推道首初住安州太
平觀察李侯先奏章服　哲宗皇帝五七入　內賜
大覺師名百日入　內又賜佛海禪號
開堂日問不越百城之遠肯飛一錫而來寶座既登
㑹聽法要師云烏窠吹起布毛心僧曰謝師方便師
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問朝賢旌旆來筵上師將何
法報　君恩師云玉磬乍敲金殿響紫檀煙鎖玉樓
春僧曰帀地颪生師云特地使人觀僧提起坐具曰

爭柰遮箇何師云指南爲北識得遮賊問驗人端的
處下口便知音秖如維摩一默以何爲驗師云不勞
再勘僧曰打麪還他州士麥唱謌須是帝鄉人師云
同道者方知問祥煙起處杲日當空一句無私請師
全道師云拄杖橫穿日面佛衲衣斜搭少林風僧曰
一言勘破威音佛千聖須教立下風師云玉殿光含
千界月僧曰黃金雖至寶點著是空花師云方便多
門戶心通一道歸師云問得亦好不問亦强一問若
不達翻成戲論法問若有旨答亦隨機爲什麼宗乘
道著千聖退步寶杖敲時三乘失轍盡爲此事似秦
鏡當臺千里邪心自怖如鏌鎁在袖百億魔軍膽碎
直得大聖不說說迦葉絕聞聞大底秖要諸人回光
返本斂念收心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寂
妙用恒沙混同直饒有人便於此承當得又屬抱橋
柱澡洗及乎捨之似萬里望鄉關執之墮在魔王境
界喚作迷時人逐法悟後法隨人蓋無私法要千古
同規一句當機唯人自鑒到遮裡若會得便見終始
一如古今齊致至於趙州庭栢淸風長在若不會得

便見雲門覺子天地懸殊於是不得已便乃琉璃殿上日午打更無影林間秋行春令何也妙體雖然無異妙用蓋有多門是故釋主能仁應迹迦維弘悲沙界神通妙力不可思議所以蓋爲群生日用三昧而不覺業識茫然而莫返遂致前境紛紜本源錯雜爰是金僊久默斯要於不二境作大佛事入寂光土經營三界道洽大千化均百億言滿法界撈籠群生敷玄籍以曉果因垂天眞以育情性無何機有大小乘分頓漸故使資粮者可以推微達著尋端見緒然後爲散亂者誡之以定慧著諸樂者示之以無常樂小法者導之以大方計諸見者諭之以無動泥名相者開不二門此豈不以因言入道藉教明眞一心既啟萬德咸著良爲於此末後却曰如標月指空拳喩實噫如此與慈大似有過無功未如我金色頭陀隨身活計瑠璃鉢盂傳來無底任是千眼大士莫窺其狀達磨所有生涯大庾嶺頭擲下設有萬夫之勇提之不動後來風幡事起捲簣義彰佛手難藏驢脚自露所以兒孫固不得已曲順人情放一線路便有紹續門風聯輝祖燄然後佩無我印開不二門致有向上金雞啣米一粒徧濟十方眞如廄內良駒獨出踏殺群魔所以人人盡道摩竭令嚴承當者少支那玄響應之者稀大衆若據如斯見識一何少哉秖如知滋味識痛痒豈無一二聆至音決勝負寧無一箇半箇且道能如此者是什麼人良久云禪關已得裴公達祖意寧無謝守評參

上堂云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南嶽福嚴寺惟鳳禪師問如何是福嚴境師云千里

一堆青。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坐斷祝融峯。師乃云。般若臺前。聊舉目周回八百里。方圓高低層級渾無縫。出自當時磨底甎。復云。靈源一派。亘古繇今。曾無間斷。所以朝宗有據。潤物無虧。精通者善別波瀾。泛濫者難窮彼岸。直饒窮得別得。了了無差。敢問諸人。還有衲僧巴鼻也無。若有。不免和泥合水。若無。不可斬頭覓活。向上一路。作者共知。其或未明。逢人但恁麼舉

南嶽衡嶽寺道辨禪師。問。拈槌舉拂即且致。和尚如何為人。師云。客來須接。僧曰。便是為人處也。師云。麤茶淡飯。僧禮拜。師云。須知滋味始得

廬山圓通可僊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騎牛覓牛。僧曰。爭柰學人不會。師云。參取不會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寸釘牛力。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是。師云。向下會取。上堂。良久云。恁麼散去。早是不著便。那堪長老鼓兩片皮。搖三寸舌。說東道西。指南言北。轉勿交涉。何故。如此說則乾坤大地。該括微塵。收則纖芥無差。絲毫不露。苟或獨超象外。量等太虛。便乃終日說事。不為事所礙。古今三世。儼爾目前。曲直條然。是非有辨。便能和光同塵。隨邪逐惡。恁麼說話。也大無端。忽有箇傑出叢林。俎[illegible]禪者。為衆竭力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將長老推向階下。也許他有些氣息。有麼。既無。老僧倒行此令。拄杖打禪牀。下座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云。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僧曰。菩提本無樹。向什麼處下手。師云。無下手處。正好著力。僧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莫把眞金喚作鍮。問。一念萬年。十方坐斷。學人特伸請益。師云。先付德山。後與臨濟。僧曰。悔伸一問。師便打。問。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云。達磨當年無如是事。僧曰。和尚莫教話墮。師云。却被上人勘破。僧曰。爭柰文彩已彰。師云。向儞道。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僧曰。恁麼則寒潭浪靜蒼龍宿。玉葉婆娑彩鳳棲。師云。先記摩騰。後思盧老。問。摩竭正令。此日全提。如何是摩竭正令。師云。喝散白雲。擊破虛空。僧曰。恁麼則衝開法

王陣打破祖師關師云更須著力僧曰若然者讓老
馬駒初出廄存師聖箭乍離絃師云也不消得僧曰
酌然水灑不著師云誰肯便回首師云法王行處草
木生輝大海騰波須彌岌峇玄機未發祇恐眼雲不
深大用纔彰便出白蓮社裏所謂隨方作主寧類守
株把住放行自由自在縱有連天瀑布不來耳畔生
喧任他雙劍峯高免向眼前爲礙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大矣大衆且道那箇是
光明底事良久云禾山打鼓聲猶在自此廬陵米價
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云菩提無相相覆大千法體
無言言滿天下所以觀音從聞得道彌勒因見悟心
祖師門下有何境界便得動止無疑良久云國師不
見客侍者出山門

廬陵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問一等無絃琴請師彈一
曲師云山僧耳聾僧曰學人請益師云去僧曰慈悲
何在師云自有諸方眼問禾山嘉境郎不問自牧庵
前事若何師云豈不曾避僧曰恁麼則山連三峽秀
水出五峯前師云隨流得妙問師子窟中豈藏頭角
師云特地尖新僧曰已泄眞機師云傍觀者哂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天上月輪非一二水中
光影任東西僧曰子孫盡究生緣處祖父元來不出
門師云何不過遮邊

師云牛頭沒馬頭回劍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
異路休言南嶽與天台所以禾離廬阜祇見五峯勢
險三峽聲雄自牧庵中隨緣度日便道涅槃城裏坐
致太平解脫坑中未可安身立命乃到禾山也見夜
宵峯上雲自卷舒羅漢洞前溪聲浩渺三門佛殿無
異諸方廚庫僧堂仍皆舊轍便好拗折拄杖高挂鉢
囊與諸禪德踏露地白牛遊壺中天地物外山川唱
村田樂且恁過時假使諸佛出興於世地搖六震天
雨四花終不能管得也不疑著渠且道山僧有何長
處便恁麼道良久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
碧天

上堂云　聖人出處允膺嘉運所以祥光燭地紫霧
盈庭萬國歡呼百靈叶慶巍巍大寶端拱無爲四海
肅清八紘奉化堯年舜日可樂太平野老謳歌昆蟲

受賜載天履地成沐君恩故我沙門仰遵佛勅精持貝字毗贊丶宸嚴祇如古人道人人盡有一卷經又須我英靈禪客豹變衲僧不落三科非關語故若以報恩無恩不及若以利物無物不利若是尋文究墨之流非唯不能報恩亦乃不能自利然雖如是畢竟是何義理良久云石人拖梵夾一字不成行

黃州栢子山棲眞院德嵩禪師問如何是顯露底法師云高著眼僧曰法不孤起師云露柱上薦取僧曰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云知心有幾人上堂云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迹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且道笑箇什麼良久呵呵大笑云曇花一朵再逢春

廬山東林思度禪師上堂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瓊樓玉殿照耀乾坤普賢作得文殊作賓不徒打草秖要蛇驚古聖尚乃如此豈況今時衲僧諸禪諸禪休要擬議著眼聽聽什麼雨來山色暗雲出洞中明若向這裏會得便是一切現成參

蘄州白雲山廣教德方禪師問和風乍扇選佛場開架起紅爐要分玉石師云且饒廣教僧曰早是瑕生師云雪峯道底

泉州同安雙林道甚禪師問覺花綻處正遇明時學人上來請師速道師云雲生嶺上僧曰學人未曉師云水出高源僧曰嘉音已播寰中去一輪明月照同安師云好事不出門問欲明今日事識取本來人如何是本來人師云乾坤收不得歲月豈能遷僧曰未審此人卽今在什麼處師云渠無國土處處逢渠

江州德安無相繼才禪師問欲離無垢丈室將屆無相道場兩種是無如何是有師云孤明宇宙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獨露乾坤上堂云禪無私授有相皆眞諸人還見無相寶塔吞却佛殿三門麼良久喝是何言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禪院諭禪師問泥多佛大水長船高不犯清波請師別道師云靈龜已透靑霄僧曰恁麼則不居本位那透波瀾師云四海蓋爲雨僧曰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師云底事更由誰問劫火洞然

0283

起大千非究竟所有作業人如何安性命師云佛手
遮不得人心似等閑僧曰恁麼則脚手忙然如落湯
蠏師云喚不回頭爭奈何僧曰不唯一身塗炭亦乃
萬劫塵勞師云自是時人不肯休僧曰衲僧分上又
作麼生師云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上堂云新羅打鼓
大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
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邊老漢我也識得儞病休
訝耶當咄上堂云駕鐵牛耕巨海探驪頷之珠覆珊
瑚之寶枝枝撑月光射斗牛神鬼知貴而不知價謂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家榮國富受用無窮且道是誰
良久云將軍自有嘉聲在
潭州鹿苑景深禪師上堂云和風初扇柳眼分眉嶽
展如屛山花似錦鶯頭鬧噪鶴宿喬松澗水清冷魚
龍游泳居林下者足可歡娛雖無絲管之音亦有山
家之態諸仁者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云一任流通
咄
饒州妙果院法喜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一字兩頭
垂僧曰學人未曉師云丁字橫挑脚僧曰如何是向
上事師云萬里無片雲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風清底際栢上堂示衆云休休得抽頭處且抽頭莫
覓底事難教閑處著白日常催快活人黃金難買神
仙藥參上堂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
去住且道是什麼良久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下座
安州壽寧院威則禪師問西來密旨眞消息今日當
筵願舉揚師云牛頭沒馬頭回僧曰一句超三界萬
彙盡霑恩師云赫日光中斗柄垂僧曰一輪明月照
萬里遠山青師云且得頷話師云二千年前公案今
日已爲重提八萬四千法門與渠一時畫斷若向威
音王已前薦得丈夫自有衝天志七佛已後明宗猶
箇男兒氣宇豪若據祖師西來眞箇壓良爲賤而今
到此有理難伸事不獲已秖得土上如泥隨風倒埰
把定放開臨機生殺若也把定祖佛出來性命不存
若也放開便與諸人大家拍手舉起胡家曲共唱太
人歌清風明月生遙夜玉笛關山吹薜蘿迦葉作舞
鍾馗拍潮海齊生師師波龍王怒劍誰敢顧遏定鍛
魚不敢過

明州岳林崇福院圓明禪師問為　國開堂於此日先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千山頂上一輪月萬里江波徹底明僧曰恁麼則群生皆總日箇箇謝無私師云　吾皇自有千生化何必勞君賀太平僧曰若然者堯舜清風萬古新師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問利人一句請師速道師云走馬入長安報道太平年僧曰此猶在金峯窠裏和尚如何指南師云鐵牛吼處千江月木馬嘶時徧地春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走馬趁不及僧曰此猶是動底事如何是不動底事師云清風拂雲飛白日不曾移上堂云惠日騰空輝光炟赫摩尼在掌燦爛圓明應現臨機纖毫難隱衆中莫有拗麒麟角坐祖師頭者麼出來相見良久云若無山僧今日縮却舌頭

眞州資福懷寶禪師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問取向下事僧曰向下事如何師云隨語漢問如何是佛師云猶自不識僧曰秖遮便是師云錯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云似他逢僞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云高枕無憂上堂云鴈叫長空氣象清園林草木盡彫零庭前唯有趙州栢枝葉婆娑特地榮大衆遮栢樹子在天則同天處人則同人在城郭與花柳渾居在山林與煙雲作伴秖如在資福門中又作麼生良久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下座

洪州興化院退翁禪師問近離興龍將届歸宗龍即不問如何是珠師云鸞溪劈箭急僧曰莫便是珠否師云曉夜響潺潺僧曰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云珠在什麼處僧提起坐具師云閑家具

泉州清化院從璉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云燕金趙璧僧曰是何宗旨師云賣金須遇買金人僧曰恁麼則稃主瞬眸呈妙用飲光微笑露眞機師云依俙越國髣髴楊州上堂云千峯積翠萬壑含煙潤柳迎風山花噴日可以陶情滌慮可以送目遣懷如是則高謝人寰氣衝霄漢眞所謂臥雲深處鼻孔遼天名利不干懷財帛不為念恁麼過時且道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云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洪州西山龍泉夔禪師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須彌

頂上擊金鍾僧曰洪音一振韻出青霄師云作麼生聞僧曰聲聲無欠少不見打鍾人師云大衆笑儞上堂衆集定師乃云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談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什麼人卓拄杖一下

襄州西禪萬壽院智圓禪師問因緣遇會試舞一場師云賺却多少人僧曰恁麼則龍吟隨處祥雲起也師云見箇什麼僧曰春色惹開群木秀清風吹綻祖花新師云大衆一時看師云飲光門下妙旨奚宣毗耶杜辭已成多事摩竭掩室不令而行西天四七高僧燈燈續燄東土二三諸祖印印聯芳自古及今祖宗傳授所以得於無得證於無證應無所住而住了無所了而了其有達者便能方寸之池流出無窮之實潤澤生靈　皇恩佛恩一時報足雖然如是莫有報不得者麼良久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喝一喝

建州護國禪院康禪師問梵刹纔興十方有分學人還有分也無師云誰敢道無僧曰學人今日有賴師云登門如掛搭入室許燒香僧曰功不浪施師云事不厭細上堂云護國門下豹變英靈握驪領之明珠秉金剛之寶劍九旬禁足三月安居外息諸緣內弘高見所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敢問諸仁者未審緣何道理便乃心空及第歸還有人道得麼良久云化龍三級浪震地一聲雷

建州景福院惟潔禪師師於紹聖丁丑正月二十七日請諸寺長老僧衆遂上堂有翠徽長老問四山相逼和尙從什麼處去師云渠儂得自由徽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劍利衲僧徽云畢竟事作麼生師良久徽便喝師云臨行之際休更切切復云惟潔黍住當山首尾三年若論住持都無所補其間好惡口議紛紛是亦何是非亦何非四十二年一場妄想近日已來風火相違四大分散大丈夫漢有何顧惜要行便行伏惟珍重言畢而逝

南康軍兜率院志恩禪師上堂云落落魄魄居村居

郭莽鹵鹵何今何古不董巳靈休話佛祖扭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輥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問如何是學人底事師云自家驗取問久負勿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拍一下僧曰還許學人和也無師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云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還藏分明爲君說良久云寒時寒熱時熱

泉州崇福德微禪師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曰謝指示師云老僧失利上堂云煙飛澹澹柳色依依莫將庭柏作眞機若問靈雲不疑事桃花滿樹正芳菲

泉州開元寺眞覺大師諱志添姓陳氏本州人也幼住庵巖依師圓具徧參祖席尋訪東林總禪師之堂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師於言下豁然開悟乃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趣嶺頭遙指白雲飛至元祐初游於京師　徐國大王末契禪宗聞師道風一日遣使召師入宮小參示衆云毗盧遮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來輪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無正法而可分何像末之爲間故知法界衆生無成無壞等性本源是佛然雖如是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何也既有生而有滅復有去而有來正像末法既無差性相照然而可覩於其中間無有成佛無不成佛於般若藏無所間然直饒三世諸佛六大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鶖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亡鋒良久云國令已傳清宇宙人人各賀太平年　王續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師云見性即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去師云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是古佛道場　王遂悟玄旨密契宗風即命四禪入宮陞座復求印可飯千僧閱大藏以爲慶讚及奏　太皇賜磨衲袈裟時遇　今上皇帝御寶題金鐶絛鐍云賜眞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復奏　佛印禪號堅辭不受諸宮屢賜紫衣四十餘道迴奏諸方禪律　神宗皇帝上仙於福寧殿賜眞覺大師

卷第十九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　〔宋銘〕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舒州海會守端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姓郭氏筠州人也依本州慈雲院受具即慕參遊造海會端禪師法席投機開悟衆所推仰初住舒州龍門禮密會公請住南嶽法輪高臺道林院遷雲蓋開堂日陞座顧視云會麼南嶽山高瀟湘水綠千仞壁立萬派朝宗久參先德相共證明後進初機有疑請問問香烟馥郁大衆臨筵爲國開堂如何舉唱師云片雲生嶽頂僧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孤月舊團圓僧曰祝延　聖筭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逢人分明舉似師云早見錯舉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千聞不如一見僧曰見後如何師云瞎問如何是佛師云釋迦彌勒僧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腦後擊拳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琉璃缾子僧擬議師便喝問庭前栢樹人知有先師無語意如何師云眞鍮不換金問異類擬生全是兆機途衆帶意如何師云脫却襴衫提席帽相逢不說那邊來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目瞪口呿如何話會師云傍觀者醜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云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云寒峯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云一場醜拙問起坐相隨爲什麼不識師云相逢雖語笑背后切無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薄劇明月僧曰秖遮箇別有在師云細切淸風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云打破來向儞道僧曰打破了也師云胡地冬生筍問如何是敵人師子師云五老峰前僧曰遮箇豈會敵人師云今日拾得性命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云口在脚下僧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云蹈著舌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云遮來恰被人借去問

王道與佛道相去多少師云和尚褊衫闊措大白襴
寬
上堂云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
向什麼處著良久云長恨春歸無處覓不知流入此
中來上堂云後詞一訣對面直說若到諸方不得漏
泄稍若商量金剛腦裂遂拍一下上堂云高臺巴鼻
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
上堂云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
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喏師云大衆集也未
侍者曰大衆已集師云那一箇爲什麼不來赴參侍
者無語師云到即不點上堂云滿口道不出句句甚
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
鐘鳴喝一喝上堂云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齷齪齪
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㨨上堂云雞
作雞鳴犬作犬吠不用教招自然如是本分衲僧卻
不曾地上堂云眼若朱紅面如潑墨婆婆娑娑顧顧
索索一口齩破鐵饅頭馨香直到新羅國上堂橫按
拄杖云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

蔾一萬斤等閑敲著天邊月卓一下
蘄州五祖演禪師問攜笻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
師意如何師云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僧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云路頭在什麼處
僧曰對面蹉却師云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
切處師云裂轉鼻孔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不
知痛痒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計校未成僧曰
二祖立雪時如何師云將錯就錯僧曰祇如斷臂安
心又作麼生師云煬帝開汴河問如何是道師云始
平鄢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赤心爲主僧云未審
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云名傳天下問如何是極
則事師云何須特地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快
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僧曰
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爍僧曰如何是曹洞
下事師云馳書不到家僧云如何是潙仰下事師云
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僧曰留
與和尚師云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云

打碓打磨僧曰飲者如何師云無著麪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云東村王大翁問盡力撥不轉時如何師云特石僧曰一撥便轉時如何師云鑠鑽

師乃云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記得乃拈拄杖云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云同坑無異土咄

上堂云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云恁麼恁麼䟦跳不出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似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裡稱頭低有價數勿商量無鼻孔底將什麼聞香上堂云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遮遮四重關泗州人見大聖上堂云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上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上堂云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欲舉山河大地又被山河大地礙從教頭上且安頭眞金不博鍮丈夫意如此快樂百無憂

滁州瑯琊山開化寺永起禪師襄陽人也鸞嶺興化禪院受業參白雲端禪師以出世住持二十年都尉張侯敦禮奏以椹服問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一片白雲無盡處被風吹去又吹來僧曰此猶是學人問處師云偏問處作麼生道僧曰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師云山僧罪過僧曰知郎得師拊掌一下云也不得放過問淺聞深悟不拈一法深聞不悟不受一塵上是法堂下是堦作麼生是迷逢達磨師云終日相見何消如此僧曰迷逢達磨蒙師指迷悟雙忘事若何師云喚作露柱僧曰前頭底如金似玉后頭底轉見光輝師云今日不著便問年窮年盡烹露地白牛寸刃未施請拈出完全底頭角師良久僧曰凡聖難測誰喚作牛師云錯僧以手點云雪落在什麼處師云鶻自不知僧曰敢道諸方不到師云少賣弄問千手大悲提不起無言童子暗嗟吁既是千手大悲為什麼却提不起師云白雲無縫罅僧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師云頭頭顯露僧曰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云放過一著問菴內人爲什麼不見菴外事師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僧曰如何是庵內事師云眼在什麼處僧曰三門頭合掌師云有甚交涉師乃云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云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云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云遮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大溶山保福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顧視大衆云會麼若也不會第二杓惡水潑去也時有僧問萬緣俱蕩盡一衲任逍遙時如何師云暝猿啼古木僧曰學人不會師云寒霧鎖幽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清溪三日一回虛僧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云東頭買貴西頭賣賤僧曰還當也無師云看物酬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山河大地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大地山河僧曰與麼則一般也師云敲甎打瓦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徑杉松滿面風僧曰如何曉了師云白楊靑草雨蒙茸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云林下高眠春秋不記僧曰若然者更無蹤跡到人間師云蓬茅多長雨松竹不凋霜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椀大椀小僧曰客來將何祇待師云一杓兩杓僧曰未飽者作麼生師云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云鬧市裡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一任人看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云熏天炙地問如何是佛師云巧畫不似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巧說不出僧曰如何是僧師云觜頭跳足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云舌落三分僧曰心行處滅時如何師云肚高三尺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云林下長伸兩脚眠問如何是禪師云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僧曰不問遮箇禪師云儞問那箇禪僧曰祖師禪師云南華塔外松陰裡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云一路入烟草僧曰如何得達去師云千山啼子規問不落言詮不落意想閉却唇吻請師分付師云拄杖不在手僧曰一片孤雲點太清師云重疊關山路問西風悽悽師意如何師云草枯唯長菊木

落祇留松僧曰四時心不變也師云看看又是一陽生僧曰畢竟如何師云天長地久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巢知風穴知雨僧曰恁麼則同也師云禽宿巢狐守塚問如何是眞正路師云出門看堠子師乃云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惶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遂喝一喝

上堂云烏雞帶雪當人未決黑牛臥水是誰知委是誰知委師婆祭鬼當人未決鼻孔書楔相逢休更問如何措大襴衫千百結上堂云百草頭上薦得鈍致群芳鬧市裡識來羞慚衆面離名離相徧體瘡疣無事無爲周身桎梏便脫灑去笑殺他人不與麼來孤負自巳行脚本分請道將來良久云失錢遭罪擊禪牀一下上堂云杲日麗天形影相雜淸風照臘朕兆交萌且道透脫一路作麼生良久云龜毛莫擬將爲拂恐動泓澋浪裡塵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問立雪殷勤事已彰少林衣鉢付神光那時得底眞消息今日如何爲舉揚師云鐵牛吼處須彌舞木馬嘶時地軸搖僧曰恁麼則古蘭臺畔揚宗旨白雲樓前萬姓歌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云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問如何是月掌山師云手中擎月僧曰如何是月掌山中人師云背上負海僧曰敗闕了也師便喝問承聞和尚爲保寧燒香是否師云昨朝餵飩今日酸醶僧曰某甲不問遮箇師云無底鉢盂吞却了一生飽足永忘飢僧曰泊不問過師云今日失利師乃云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畢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云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湖州烏墩壽聖楚文禪師問新斵一張琴不是凡間

木學人捧上來請師彈一曲師云無邊閑功夫僧曰空生不解巖中坐引得天花滿座前師云也知行履不易僧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莫相鈍致師乃云巍巍堂堂有紀有綱炟炟赫赫自明自白濟濟鏘鏘唯忠唯良慷慷慨慨能硬能緊如斯之者可重可貴可愛可惜莽莽鹵鹵無規無矩冒冒草草非理非道郎郎當當不隱不藏顢顢頇頇無藏無端如斯之者遠之又遠不足可觀然雖如是也未免事屬兩宜且道如何得無彼此良久云大衆甜瓜徹蔕甜苦瓜徹蔕苦上堂拈拄杖云華藏木榔標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云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云有一人滿口道不得滿眼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人堪與祖佛爲師有一人口瘂能言眼盲能視耳聵能聽此人却與人天爲師有一人辨瀉懸河眼明掣電耳聽幽微此人自救不了大衆山僧與諸人一一注破可謂露骨傷筋且道不動毫毛一句作麼生道乃云好彩上堂云一杖一劄著骨連皮一摑一擡黏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躶躶赤灑灑勿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什麼良久云嘻留取喫飦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暎禪師問提綱舉要還他本分宗師不涉離微請師速道師云五誇歌中撾法鼓百花城外發清音僧曰恁麼則龍吟虎嘯尋常事願信壺中別有天師云未在更道看僧曰漏泄機關人未識江南地暖隴西寒師云半生半熟問靈然一句超今古朝旆光臨事若何師云千里漁樵歌道泰萬家風月照樓臺僧曰若然者擒藻玉堂歸未晚百花開赴御筵時師云國清才子貴師橫按拄杖云大衆到遮裡無親無踈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踈覿根返教更相回互看取承天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云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

齊卓一下

越州寶嚴道倫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胷題萬字頂放珠光僧曰如何是法師云玉軸寶函金書銀字僧曰如何是僧師云方袍圓頂鶴貌雲心僧曰請師別道師云詞多無後益語亂足悲生

洪州景福日餘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九年面壁無人會隻履西歸天下聞僧曰學人未曉師云要會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問如何是道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恠師拈拄杖云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未信得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偈言卓一下

湖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云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遮裡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云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云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云撞露柱漢便打問瞎驢滅却法眼藏意旨如何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僧曰秖如今日又作麼生師云捏轉鼻孔問如何是臨濟家風師云電光裡走馬僧曰如何是雲門家風師云爛泥中有刺僧曰和尚畢竟是誰家之子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問神光得髓意旨如何師云徹皮徹骨僧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師云不許夜行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僧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云鷺鷥踏折枯蘆枝僧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千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道吾既不道和尚為什麼却道師云有口不可啞却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云窗疎眼暗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雪堆上看取問盡力跳不出時如何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僧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云說向愁人愁殺人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云東行買賤西行賣貴僧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云鎮州蘿蔔問少林

面壁意旨如何師云無人得相見僧曰爲復是遇賤即貴遇明即暗師云借取當門齒問毗耶杜口意旨如何師云有理說不得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物出急家門僧曰爲什麼院主眉鬚墮落師云傍觀者醜問一切含靈俱有佛性既有佛性爲什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云知而故犯僧曰未審向什麼處懺悔師打云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云遮箇聻師云不勞拈出師左右顧視云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遮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樓打樓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焰向曲頌木裡唱二作三於楖𣗖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裡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巳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思惟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辨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鎭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云劄

上堂云向黃蘗山前捋下破襆頭鳳凰臺下卸却膩脂帽將謂赤灑灑地於五湖四海作箇閑人飄然如不繫之舟豈知被一陣業風吹到白蘋洲上進退無門而今也不免向仙潭溪裡作箇把梢底去也若是從南來者與伊下載若是從北來者與伊上載上載下載饒是中流語且道到岸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便請洗脚上船擲拄杖便起

上堂云拾得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獨坐且道豐干有什麼長處良久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洪州黃龍山祖心寶覺禪師法嗣

洪州黃龍如曉禪師問有客遠方來示我徑寸璧如何是徑寸璧師云千峯排翠色僧曰便恁恁時如何師云萬卉長威稜問如何是黃龍境師云山連幕阜秀水瀉洞庭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形容雖醜

陋出語更成章出語默涉離微如何得不犯師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僧曰謝答話師云向道莫行山下路分明祇在路傍生師乃云煙雲綻處樓殿撐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照柳眼乍青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如是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少林雖面壁年老也心孤上堂云白雲風卷宇宙豁清月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麼散去便道山僧無折合更或謌風詠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麼如何卽是良久云幽鳥不嫌山勢闊魚龍爭厭碧潭深

洪州雙嶺化禪師問急急相投時如何師云渴鹿趂陽燄僧曰恁麼則知時別宜也師云劍利人難得問如何是道師云掘地深埋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鋼頭鐵額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老僧舌頭短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雲散家家月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春至百花開僧曰未審即今在什麼處師便喝上堂云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云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床一下上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文殊普賢在鐘鼓裡藏身釋迦彌勒向百草頭上顯現塞却諸人見聞覺知向聲色外道將一句來良久云擬議思量白雲萬里

泗州龜山水陸禪院曉津禪師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巢父飲牛僧曰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許由洗耳僧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僧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禮拜了退

韶州雲門寶宣禪師問雲門一曲不屬宮商請師舉唱師云聽者須是其人僧曰恁麼則流通去也師云三十棒驅爲一百五十師乃云朕兆未生風恬浪靜朕兆纔舉文彩互陳且道互陳底事諸人還知落處也無良久云世有知音者方當話歲寒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遊方聽習經論后至黃龍因點燈看經次舉洞山麻三斤因緣大悟心禪師云傳吾道者甚衆要如純者鮮矣出世先住洪州延恩鄂州黃龍澧州洛浦次主夾山師將木刻作一象師子頭牛足馬身每有僧至遂指問云喚作師子卽是馬身喚作馬却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什麼又

常示衆云有箇漢子病病后死死后膖脹爛壞蛆出
扛去燒成灰颺却灰成空一靈性往別處受生佛說
本自不生今亦不滅儞作麼生會
鄂州黃龍延禧智融禪師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
將何答報　君恩師云煙雲生宇宙瑞氣滿乾坤僧
曰　君恩且如是祖意又如何師云六六三十六問
停舟辨水通滄海不挂孤帆事若何師云南海波斯
入大唐僧曰恁麼則出沒卷舒與師同用也師云有
人別賣好商量僧曰爭奈東行不見西行利師云或
時遇賤或時遇貴僧曰手執夜明符背負須彌去師
喝云脫空謾語漢師云幻人說幻法幻法[illegible]衆生山
僧幻說法諸人幻衆聽且道幻從何來法從何起良
久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
杭州顯明道昌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云錦袋盛簫管誰人辨正音僧曰龍峯嫡子黃蘗兒
孫師云師子齩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人離
鄉賤物離鄉貴僧曰莫便是西來意也無師云天台
南嶽僧曰將謂少林消息斷誰知今日宛然存師云
道聽塗說
潭州淨衆本權禪師問萬彙同霑物外春時如何師
云許闍梨具眼問寶座既登於此日宗風演唱嗣何
人師云大陽正照萬物含輝僧曰若然者星郎不讓
朝東王滿筵黑白盡霑恩師云風行草偃雲散月明
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云海底烏龜深
山大蟲僧曰莫祇遮便是麼師云見錢買賣不曾賒
師云新年頭新長老說新禪新鮮言句動春喧百卉
萌芽花吐藥新鶯利囀弄吟聲頭頭泄漏眞如理句
句分明摩竭令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摩竭令良久云
東君已報陽春信萬物含輝謝太平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云橫拈
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裡
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云喚作
無事得麼良久云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
尚卓拄杖一下上堂云止動歸止止更彌動雲門一
棒打殺悉達太子不是好心臨濟再思黃蘗蒿枝員
箇偪（齒物切）强大衆古人關捩今人話端前車既翻後

車敵乃舉起拳頭云諸人不見雙峯罪過別有商量如或悄然雙峯隱身無路

杭州慈雲道清禪師示衆云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髮無差遏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子細又云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爲訓飢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又云妙用縱橫底臨機辯若懸河毗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爲訓對又云寒灰枯木底到遮裡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

洪州景德惠英禪師上堂良久忽擲拄杖喝云大衆是什麼錦鱗赤尾尋常事莫把金鈎度與人

洪州翠巖廣化悟新禪師問如何是心師云半夜不須敲玉戶僧曰如何是法師云天明鳳子笑含華師云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云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廣州集福寶嚴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今日不答話僧曰爲甚麼不答師云知時別宜僧曰學人未曉師云華嶽三峯頭指天問言詮不到請師垂示師云不從人得僧曰未審從何而得師云舊試道看僧擬開口師便打一拂子問皈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底道理師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則是師云拄杖子

舒州太平興國惟清禪師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學人聞不師云未是與麼人僧曰漏泄不少師云偏見箇什麼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問雷音既震法雨願傾師云孰非語足僧曰幾年獨滯朝宗勢今日方騰出谷聲師云何勞特地乃云知識不知智到處唯已自知因緣和合時與人共用所以把住則當機絕迹千聖難窺放行則應物現形四生可辨且道卽今把住好放行好良久云要知萬派流無盡全在靈源一脉深

鄂州黃龍延慶禪院智明禪師饒陽人也棄儒從釋經試華嚴衣披方褐具戒參遊造心禪師丈室香烟起處豁然契悟淘汰古今密洞淵奧提刑胡公師文爲方外交翰林學士張公商英入請師出世尚書豐公

稷爲語錄序灌溪寂照黃龍三剎提唱宗風爲世所仰問世尊出世魔界傾摧和尚開堂有何祥瑞師云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問大庾嶺頭爲什麼提不起師云臨崖看虎眼特地一場愁僧曰恁麼則悔不愼當初也師云是什麼面目居士胡公巡按過荊南之公安問二聖寺僧云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今日公安因甚却有二聖僧無對後擧似師師云一點黑水兩處成龍上堂云向上一路衲僧罔措求妙求玄邯鄲學步上堂衆纔集師云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云南山一訣斬釘截鐵可是商量翻成途轍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一　（宋藏）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岳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

東京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佛印禪師諱智淸姓葉氏泉州同安人也賦性明敏博學典雅年未及冠依鹿苑寺慧儒上人出家一侍巾缾五載圓具夙機啓發偏參知識祐師一見深印可之初住五祖名動四方朝野欽聞奉詔住持　哲宗皇帝百日入內特賜佛印禪號師於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七日　大行皇太后五七奉　聖旨就　慈德殿陞座師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　大行皇太后爇向金爐大興佛事伏願香雲芬馥導塗山之仗而來入道場法雨淸涼沃　文母之心而頓登佛地乃斂衣陞座云古佛堂前隨時施設　慈德殿上今日擧揚諸人且道是同是別還有道得底麼試出來道看問萬派殊途同歸巨海無邊妙德咸出此宗未審如何是此宗師云傳

來佛佛垂洪範悟去心心徹太虛僧曰憑師一味淸
凉雨四海爲霖報國恩師云只消一滴曹溪水洗盡
群生萬古塵僧曰堯風舜日增祥瑞樵唱漁歌賀太
平師云一言該至化千聖自同歸僧曰若不登樓爭
知海闊便禮拜師云更須前進問曹源一滴大智海中
必有鎭海明珠今日當場請師拈出師展兩手云看
看僧曰昔日仰山今朝和尚師云罔象到時光燦爛
萬婁行處浪滔天僧曰與麼則釋迦頂上天然別龍
女持來更不殊師云團圞透徹三千皎皎含容萬有
僧曰　太后承恩超淨土　我皇聖壽萬年春師云
唯此甚分明曾無有移動問佛地三千金世界仙家
十二玉樓臺未審摩耶夫人即今在什麼處師云妙
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僧曰與麼則紫金
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迎萬德身師云須知佛國三千
界祇在　吾皇一化中僧曰祇如　吾皇化內還許
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皇天不礙閑雲點杲日何
妨爝火光僧曰九衢百萬人煙裏祇見燒香賀太平
師云一氣無私群生有賴問法具隨身逢場佛事不

施三拜不唱一喏置問得也無師云禮可與不可廢
僧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選佛場開如何舉唱
師云覺花綻處千林秀佛日圓時萬像融僧曰金鷄
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師云備道什麼人知音僧合掌
白看師云不妨惺惺僧曰力扶聖嗣傳洪業本望千
秋慶太平限盡難留今五七請師說法悼　仙靈師
云始隨玉兎光中去又逐金烏影裏來僧曰至理一
言資　素識未知　仙馭在何方師云王舍城中日
祇桓會上時僧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師云巳
是第二月問華嚴教云菩薩現身作國王於世位中
最無等福德威光勝一切普爲群萌興利益且道
　當今皇帝是什麼菩薩師云蕩蕩莫能名僧曰大
悲願力爲　人主日用佛心治萬民師云知恩始解
報恩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云雲盡日月正風和天地春僧曰與麼則功流萬
世而長存道亘百劫而彌固師云含容巨細堯天闊
照燭高低舜日長僧曰若然者蕩蕩無爲元元自化
師云威光振大千巍巍主中主僧曰可謂梵天一會

今日重新師云。摩尼寶殿中。千古無私照。僧曰。千載一時。謝師答話。師云。謝子問話

師云。適來淨因禪師云。最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臣僧今當末後說法。却奉爲

大行太后。演最初句。還知麼。靈源湛寂。物我皆如。佛性精眞。聖凡同。體明妙彌綸千古。圓澄廓徹十虛。本絕去來。何嘗生滅。祇爲昧之者。情存知解。見有我人。認十界爲家鄉。執一身爲自己。所以妄生憎愛。强起貪嗔。恣業識而造苦因。徇報緣而依輪轉。從此纏綿積劫。不知返本之方。淪溺諸流。未省發還源之念。既背違眞際。當困蹈昏途。縱憶光明。莫能捨離。諸仁者。如斯淪喪。誰可哀憐。還知麼。唯吾佛釋迦如來。爲此因緣故出現。所以四十九年住世。度群生而轉根本法輪。雙林樹下。眞歸命高第。而付毗盧密印。由是佛祖相承之後。古今授手而來。雖廣設方便化門。唯指此一心妙法。大矣。哉妙法也。非智慧辯才所能議。非神通修證所能爲。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悟之。祇消一言。洞達當處。便脫死生。儻迷之。縱爾歷位。進修到底。不離虛妄。祇如今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 皇風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而育物。萬乘正登於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爲 大行太后。建此法筵。須明指古佛妙心。要其開悟。乃舉起袈裟角。云還見麼。三世如來。在遮裏。坐寶蓮臺。放光現瑞。諸大祖師。盡在遮裏。據師子座。入定安禪。 大行太后。若於斯見得。則不離當處。頓悟自己本心。不動道場。坐登自己佛地。便見生者滅者。未嘗有滅有生。即此說人聽。人未嘗有聽有說。所以適來適去。宛爾全眞。在昔在今。更無別體。以至朱樓玉殿。重重現清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來面目。縱有塵刹神通。三昧無作而自成。河沙微妙法門。不行而自到。 大行太后。若如是了達得。始笑他娑竭龍少女待往南方而成佛。未是作家。韋提希夫人。願向西土而受生。徒爲妄想。諸人且道。 大行太后。悟處如何便得恁麼猛利。要會麼。唯佛與佛。同證同知。非彼常情所能測度。臣僧智清。以此舉揚般若功德。無邊妙利。謹進莊嚴。奉爲 大行太后。上資 仙馭。恭惟 太后。內政齊

家厚德載物勤儉[illegible]於中外明哲邁於古今方　聖
政之惟新緊　母儀而是託夫何閻浮報盡安養果成
拋　慈德之故宮遊光嚴之淨土歎二輪迅速丁五
七斯臨　聖心敬竭於孝誠佛事欽修於永日命諸
禪而陞座大敷闡於宗猷冀憑佛法之殊勳上薦
神仙之化路伏願　大行太后諦聞般若解脫塵緣
深悟本心入佛知見更冀錫茲福祉佑　宗社於靈
長使　我國家躋民於仁壽臣道行無取名實全虛
今辰遭遇　聖恩賜此舉揚祖令自惟蹇淺叨負震
驚此蓋伏遇　今上皇帝陛下神智淵深天慈溥博
嗣　登寶位不變時雍潛通三寶之妙心密運萬機
之神政但是昆蟲草木悉沐　恩波乃至蠻貊戎夷
咸歸德化實千載昌運乃一遇　聖時臣傾茲方外
之誠効彼封人之祝恭願　皇帝陛下南山比壽增
聖壽以無疆北海為年資卜年而更遠金枝騰茂玉
葉彌芳　覆育群生興隆正法　皇太妃　皇后
皇子伏願　德合天地上扶　君父之明壽等山河
下慰黎元之望伏念臣本山林槁木巖谷微僧忝領

智海禪徒奉事　國家香火自量山野累受　聖恩
斯日伏遇　皇帝陛下撫念禪林特回　天睠令
臣等於　慈德殿陞座舉揚般若禪門從此萬載光
輝念荷　聖恩無以為報臣不揆萬死敢陳　佛法
數言願補　陛下萬機一二所以道三界愛河浪闊
四生苦海波深要得解脫出離須是悟明佛法然而
佛法非由心外而得亦不從他傳全是　陛下清淨
聖心本來佛性圓明洞徹日用全彰但一念相應則
無時不現昔西竺波羅提尊者常開示一國王佛性
云王若作用八處出現何謂八處在胎曰身處世曰
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
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悟之者
謂之眞如佛性迷之者謂之妄想精魂彼國王聞之
卽時開悟今　我皇帝陛下但自己回光卽便同本
得所以日應萬機而無非是　陛下佛性三昧云為
千變而無非是　陛下佛性光明以至動容周旋見
聞覺知頭頭顯現一一圓明無不具足如昔　仁宗
皇帝在宥四十餘年深窮禪理洞了淵源每萬機之

暇常召大覺禪師懷璉圓明禪師道隆於後苑陞堂交相問難唱和偈頌敷演宗乘流布迨今禪林盛則又元豐初年神宗皇帝爲求　聖嗣乃革相藍律院分爲兩禪一曰惠林一曰智海召南方圓照禪師宗本正覺禪師本逸領徒住持開堂說法嘗從容召對問佛法宗猷而禪者聖心益深有悟達自祖師到中國而來亦未有如本朝崇重之盛遇　仁宗皇帝神宗皇帝皆肯迴　聖心研機顧問建立禪林則知佛法至尊至貴至妙至神所以教云若在帝釋梵王帝釋梵王中尊而爲說法此法若在國王大臣國王大臣中尊而說此法若在皇后嬪妃皇后嬪妃中尊而說此法若在皇親太子皇親太子中尊而說此法若在內臣宰官內臣宰官中尊而說此法乃至在僧在俗在物在人悉皆等平而說此法佛法既有如是殊妙有如是尊嚴　陛下萬機之餘能留　聖意一念開悟觸處現前方知本自圓成不從外得所謂一言了　萬化堯舜誠無僭臣輒課山頌一章普告人天大衆使其知　我皇帝陛下是現在諸佛以大悲願力順天應人覆育蒼生護持佛法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頌曰佛有多身是處分人間天上化凡倫要知昔日靈山老現作中華　聖宋君臣舉揚荒鄙塵瀆　天聰伏惟珍重

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謝　恩畢登座拈香祝延　聖壽罷乃敷坐法雲大通禪師白槌竟師左右顧視云乾坤廓落日月暉華四民子來群芳輻輳比比法門宏啓欲視之則眼病花浮重重心印炳彰擬執之則形枯臂斷諸人到此合作麼生觀還知麼除是超方上士不向眉上畫眉其如晚路初機且就水中洗水問名香天賜爇金爐爲瑞爲祥舉世無如是　君恩最重師將何法賛　皇圖師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僧曰恁麼則金枝長自秀玉葉永彌芳師云一句旣流通群生皆稽首僧曰若然者堯風與祖風並扇舜日與佛日齊明師云寒山拊掌拾得謳謌問先帝首更禪苑　今皇紹聖重扇宗風莫大之恩將何補報師云爐上檀煙起空中瑞氣浮僧曰恁麼則　君恩師已報祖意又如何師

云長記在蓮岳多年看白雲。僧曰今日得聞於未聞。
師云聞箇什麼。僧曰九重城畔祥雲起。五鳳樓前瑞
氣生。師云好箇眞消息。宜須子細看。僧曰從此平分
霄漢月。冷然相照若國圖。師云瞻仰有分。問　帝業
興隆。睿澤潤無疆之境。宗風普扇。優曇開上國之
春。直截根源。請師速道。師云石渠消夢。嶽金殿冷吟
霜。僧云一言已祝　南山壽。八表無私賀太平。師云
祝壽一句從教曉。太平底句又如何。僧曰天上有星
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思量塵世。入幾箇知
恩德。僧曰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云早回頭看
師拈拂子召云。大衆還見麼。手中拂子。層層爲諸人
放百種寶光。復擊禪牀云。還聞麼。坐下掀臺句句爲
諸人演一乘了義。諸人若向遮裏悟得。則曠大劫來
我人業識。當體煙滅灰飛。現前身世根境。塵勞徹底
冰融雪泮。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溢目。全彰少室
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譬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
只是已頭。猶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
則無量神通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

念一時具足。諸仁者有能恁麼構去。便謂立證無生。
不待僧祇。即登正覺。如今要見無生麼。良久云。一氣
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臣僧道無象濟行不
遠。聞灰木身心。分守塞巖之下。鹿驟疎跡。何堪輦轂
之游。遠承　明詔下臨。[illegible]欲竄逃。寧敢但念食　國
王之水乳。佩至德難任。受天地之生成。荷大恩曷報。
故雲趨波涌。而赴海從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
等妙覺心。現爲人主。揚佛祖正道。丕紹先基。故茲苾
草之微芳。叨被蓼蕭之寵渥。臣敢不策勤香火。警肅
緇流。力傳眞寂之風。仰贊無爲之化。謹將茲辰開堂
介壽上祝　皇帝陛下。伏願　德光堯舜。道邁羲軒。
資景運於萬年。保鴻圖於百世。風調雨順。物阜民康。
臣請祝誠深。言詮靡罄。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廬山羅漢禪院系南禪師。本汀州人。俗姓張氏。少依
城下金泉寺出家。誠性純淡。志節高遠。披緇受具。徧
歷叢林。參道於祐禪師。密契心地。後歸廬山出世住
持。道譽遠播。四方學者皆謂小南。開堂日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後五日看。僧曰恁麼則黃龍

兒孫羅漢。嫡子師云錯下名言。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師今出世有何祥瑞師云鯨吞海水露出珊瑚枝僧曰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師云氣衝牛斗問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脣吻此一理二義請師直指師云一字不著畫僧曰古溪澄水迎新月舊嶺寒松再遇春師云二字不成雙僧曰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師云好箇眞消息問師子兒衆隨後三年便能大哮吼未出林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頭破額裂僧曰出林後一句作麼生師云腦門著地僧曰不出不入時如何師云進前退後僧曰且道落在什麼處師云大衆有限

上堂云道應無私力不可敵如風行草偃似春至花開佛手不能遮人心寧可遏順之則物物光輝逆之則頭頭失色不逆不順任方任圓呼召隨聲高低自徹臨鏡而像彼此情忘現如幻神通成如幻正覺直得廬山罔疊共轉法輪鄱水千尋同宣密義便與麼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畫角[illegible]樓報曉春萬家齊賀物咸新誰知庭際青青栢便是當時問法人無身可身無處可處始終不變往復常存四時遷而不遷一氣動而非動百年生死若浮雲十世古今如電影情超象外道契寰中不有絲毫虛空同壽但向見聞覺知識取本來面目良久云玉兎沉西嶺金烏出海東

上堂云日輪離海月魄沉空騰輝古今盤礴西東不覺紅顏客謝爲白頭翁靈然無改變只在語言中咄設使大虛爛壞此喝長存若知落處一任橫行咄

上堂云不假一鎚成大寶太阿出匣冷光寒爲君截斷攫羊角釘就虛空碧玉盤好拈掇更須看謝來彊去黑漫漫擊禪床一下

上堂云山堂今日已開爐踏潽寒雲雪未鋪撥火任若諱冷煖不知誰解喚司徒古聖求人向熱灰裏諸佛行道在猛燄中便見剎剎塵塵皆同自己心心念念盡合他宗便與麼會轉不相當何以故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

上堂云暗而忽明迸曦光於海上斷而復續奏天樂於空中師曠聽之不聞離婁視之不見唯有無神通

菩薩拍拍相高願得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天地爲爐鞴日月作鉗鎚烹清風兮成佛成祖鍊白雲兮有法有儀圓光頂佩萬字胷題阿呵呵知不知倒騎師子座蹲跳上須彌

上堂云一夏九十日日日無差一日十二時時時不異猶如黃金之黃碧天之碧其色其高不變不壞妄一名著一字與吾靈覺何相似便乃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證得夢中佛果今朝法歲已圓勘破了夏久云移身搖太華拶汗灑醍醐

上堂云物我兩如是非一氣雲無心而解聽龍吟充天塞地風無迹而能聞虎嘯拔木鳴條道無根而善應諸緣分緇列素忽然一念合風雲不知誰是我行無所行住本無住大笑呵呵希逢罕遇

上堂云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上堂云欲揚大法須藉其人借與便風便好揚帆擊棹昔日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未僧曰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豁然大悟師云今朝鳴鐘之後陞堂已前人人喫粥飽即便休若也嚼得破礙塞人若也嚼不破卻許伊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蹤迹諸人還見麼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師歸方丈趺坐示寂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云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便問曰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什麼不識沙云全體是珠更教誰識僧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云問取儞眼師云諸禪德遮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巳而參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參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中九下七僧曰乞師慈悲師云百歲翁翁學顛未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老作少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好事不如無問如何是金峰境師云一

重山一重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鐵骨羅漢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赤脚踏泥冷似氷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休要拖泥帶水問泗州大聖爲什麼楊州出現師云業在其中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降尊就卑僧曰謝和尚答話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上堂云大衆還會麼祖師關捩子都不在言詮若更重宣說特地隔西天

舒州白雲山海會守從禪師問藥山一句人皆委白雲今日事如何師云逼塞虛空僧曰誰知今日裏明月鎮舒城師云斫額望扶桑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云橫鋪洞口歸鳥迷巢僧曰指南一路又且如何師云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上堂云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大伽藍以十虛爲解脫門戶山河大地是古佛之心源爐炭鑊湯乃衆生之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恒沙諸佛之全身於一佛心現無邊衆生之世界若能如是即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然雖如是不落化門一句作麼道良久云九年喫菜粥此事少人知

洪州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云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什麼處良久云聽諸方斷看擊禪床一下下座

台州天台山寶相元禪師問如何是寶相境師云石上無根樹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心藏無價珍僧曰向上宗乘若何指示師云文殊笑點頭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楞嚴意旨事如何師云七處徵心心不有八還求見見還無僧曰如何領解師云千手大悲徒著力却慚舜若眼眉纔僧曰圓覺意旨又且如何師云桂輪孤朗於碧天僧曰只如三世諸佛皆從此經中出如何是此經師云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僧曰如何受持師云若欲受持者應順用眼聽問今日月圓請師速道師云碧琉璃月僧曰畢竟如何師云光照娑婆僧禮拜師云曉

泉州長興德寶禪師上堂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四時無私行日月無私照且道衲僧無私還得與麼也無若無與麼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有與麼

又秖是當徒汝諸人。到遮裏作麼生明辨。若明辨得。許汝通一線道。若明辨不得。盡被老僧勘破

泉州南峯永程禪師上堂云。始自雞峯繼踵。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佛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主賓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踞身。或照用雲奔。或機鋒掣電。無非翦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可許一線道。與儞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福州賢沙明惠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杲禪師住賢沙院日示衆云。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問如何是佛。師云。毛頭斆尺八。僧曰如何是心。師云。錐尾兩尋三。僧曰。佛心兩無痕也。師云。逼塞宇宙。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把耳扣磬

湖州報本元禪師法嗣

蘇州承天永安院傳燈禪師。諱元正。鄂州平陰縣人。姓鄭氏。受業本州太平興國寺。禮藏智爲師。比試得度。圓具後。聽習教論。徧參諸方。晚到蘇州萬壽元禪師法席。因看庭前栢話。發明心地。有偈曰。趙州栢樹子。去處勿人知。抛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元禪師印可。命住此寺。德行孤高。衆所欽仰。都尉張侯敦禮奏賜師名。問我師再集人天。會願示西來掣電機。師云。煙雲鎖。僧曰。還有西來意也無。師云。空生懊惱。僧曰。臨濟宗風一枝獨秀。師云。不可有兩箇也。僧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云。都來七八年。遊遍百餘城。問桃花楊柳共談眞。如何是談眞。師云。嶺上梅花白。溪邊柳眼青。僧曰。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云。非汝境界。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法。師拈拄杖一擊。僧曰。一衲橫披高座上。爐煙起處太分明。師云。不是遮一法。僧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云。遮箇是鍮石

上堂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儞且道是箇什麼人。良久云。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掛銅餅。問安撫台光。得得臨請師爲鼓。勿絃琴師云。囉囉哩。僧曰。遮般格調。須遇知音。

師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僧曰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消師云一夜寒溪雪到明梅花漏泄春消息僧曰木人聞作舞石女聽高歌師云且道是何曲調僧曰伯牙若在恥見永安師云難遇知音僧曰只如盡乾坤大地是一面琴和尚如何下手師云拍拍是令僧曰而今台旆光臨還許露箇消息也無師云許僧曰莫言只有庭前栢又得甘棠壯祖宗師云千里同風師乃云若於棒下論其得失德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其主賓臨濟是法門中魔王永安恁麼說話若無明眼人證據盡大地墮坑落塹大衆且道那箇是明眼人行則如昂如斗坐如蹲龍詩正有周南召南論道乃莊子老子恁麼說話也未是明眼人還識明眼人麼永安與諸人指出良久云巨鼇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湖州鳳凰山仁王院得亨禪師上堂僧出衆曰還委悉麼師云何用論心事相呈即便知僧曰既開鋪席買賣無妨師云一任崇嗔閙鐃鳴鐸響錦銹交加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云貶上眉毛僧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見箇什麼僧曰滿目香煙眞瑞氣此時消息共誰論師云朗月當空掛乾坤勢自分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紅霞飛碧漢白日遶須彌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頭上漫漫僧曰腳下漫漫又作麼生師云切忌蹈著問向上宗乘願聞舉唱師云金雞抱子歸霄漢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玉兎懷胎入紫微

楊州建隆寺昭慶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山謂超禪師問去卻拄杖子語默動靜未審如何爲人師畫一圓相僧曰此猶是葛藤師云了師良久召大衆云妙性圓明絕諸名相縱使恒沙諸佛逞七辯無以談其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相心如瓦礫牆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若能回光返照照本靈源常光現前塵勞頓歇歇即菩提聖淨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諸人且道從什麼處得良久云年年春柳年年綠二月桃花二月紅

蘇州報恩泗州院用元禪師師於慶禪師會下一日請益臨濟在黃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頓領宗旨問祖佛撈籠

不得底人和尚如何收拾。師云。試呈伎倆看。僧便喝。師云。驚殺人。問不用如何若何。請師直指心源。師云。縮卻舌頭。僧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師云。兩重公案。僧曰。恁麼則都不許商量也。師云。猶嫌少在。問截斷聖凡。爲什麼落在無事甲裏。師云。誰不如此。僧曰。如何得免。師云。把將無事甲來。僧曰。卻無覓處。師云。即此無覓處。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云。聽事不眞。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什麼邊事。師云。祇要儞歇去。僧曰。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師云。儞鼻孔因甚著拄杖子穿卻。僧曰。拗出作直。又爭得。師云。且教出氣。上堂云。一二三四五。火裏蝍蟟吞卻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汹涌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喫。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云。今日平地上喫交。

洪州黃龍山元肅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淸僩禪師。問優鉢羅花今日現。願將花蘂接迷情。師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僧曰。一聞千悟。立證圓通也。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二十年來方外客。今朝出世事如何。師云。雲從龍。風從虎。僧曰。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明月耀青天。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師云。趙州八十方行脚。僧曰。得恁不知時節。師云。行到南泉卽便休。

問風雲會合時如何。師云。好日多同。僧曰。若然者不離當處常湛然。師云。嫌會了也。

上堂云。乍臨勝席。實慰群靈。昔日聞說千端。不如一日得到。僧歸山舍。人返郡城。事有遷移。理無改易。何也。湘水直遶。秀木出山。還入一山。動靜去來。豈妨湛寂。群峯列岫。常露自已家風。夾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煙雲橫野。殿閣淩空。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嚴世界。入則不無。還見善財麼。遂垂下一足云。久棲上士。已自知歸。乍到禪人。立地一時搆取。

上堂云。新律纔分。霞光報曉。天色欲暖還冷。氣候似冬忽春。盡鴻濛之象初升。乃嚴凝之寒未退。時雖頃

刻已屬東君物此爲榮共稱得歲剛有一人不在斯限天地無由蓋覆寒暑豈得推遷日月莫諸照臨陰陽卒難變易若教此人受歲終是不甘時節到來爻爭讓得且道受歲人與不受歲人兩家相見如何作賀良久云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筠州百丈山維古禪師問如何是佛師垂一足僧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乃敲足僧曰眞善知識師云傋作麼生會僧禮拜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杳無消息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頭戴天脚蹈地問覿面相呈猶是鈍漢和尙如何爲人師云蹉過也不知僧曰那裡是蹉過處師云瞌睡漢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云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上堂云普天匝地綿綿密密若是道中人步步知端的然雖如是也不得詐明頭三十年後一場懡㦬上堂云祖令當行十方坐斷聖凡路絕水洩不通放一線道有箇商量良久云不得相孤

衢州石門山雅禪師法嗣

衢州璩源山普政禪院普印禪師問學人進步向前願聞師子一吼師云木人夜半穿鞾去石女天明戴帽歸僧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雖曰未聞爭聞來也是閑僧曰若然者伯牙與子期豈是閑相識師云藍田射石虎悞殺李將軍問昔日須達請佛地布黃金今日尊官請師有何祥瑞師云香煙起處日月齊明僧曰恁麼則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口中雖道得心裏黑漫漫僧曰今日小出大遇師云笑殺傍觀師乃云奔流度刃不是作家石火電光皆爲鈍漢擬著七穿八穴貶向二鐵圍山點著十字縱橫合入無間地獄何故此事猶崖頽石裂相似無提掇處無湊泊處良由非語默而可窮豈計校而能及智惠超越鶖子甚處思量神通勝過目連何妨用得應須自家看取莫向他人所求不見道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然雖如是其奈渡河三獸根器不同摸象衆盲見解差別故不免曲施方便廣演門庭籠古罩今該天括地一切生靈無始至今一大事緣何曾欠少神通妙用不假修成智慧光明本來具足蓋由妄與一念喚作無明障翳靈臺如雲蔽日

諸法唯心所現。無法從外而來。本性皆空。妄執為實。遷黜不作而作。憎愛無生強生。交結虛妄業因。輪回五道生死。諸佛慈悲廣大。為此出現世間。巧說種種法門。令其各各開悟。諸仁者。若也回光返照。直下忘懷。五道停輪。如利劍斫於枯木。四生絕迹。如猛火燎於荒山。如此則念念當處圓成。法法現前具足。如斯言話路布。教乘出格道人。如何趣向。良久云。不如緘口過殘春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一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二 〔宋礎〕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 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岳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潭州大溈山密印禪院懷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山祖瑃禪師。姓吳氏。福州侯官人也。出家圓具。參大溈秀禪師。契悟祖意。道行高潔。糲食麤衣。介性不群。處眾無撓。命住鹿苑。次遷岳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何不問此中意。僧曰。如何是此中意。師云。處處抱孫和淚語。晚身猶值太平年。僧曰。太平一句。請師道。師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僧曰。畢竟事作麼生。師云。南畝耕人不識名。僧曰。豈無姓字。師云。鹽菜如泥。僧曰。此是行市數。師云。爾也少與。問如何是密印。師云。今朝漏泄。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鳳凰展翼地。裴相捨莊田。問如何是溈山家風。師云。竹有上下節。松無古今青。僧曰。未審其中人飲啖何物。師云。飢飡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云。插鍬為井。今古澄清。趙州石橋。往來皆渡。山頭水枯。純熟不犯靈苗。嶽麓野人。剛被遷移。法席不犯靈苗。即且致。遷移底事作麼生。良久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岩前。上堂云。山攢碧玉。地絕紅塵。樓閣相高。松杉鬱翠。東連廬阜。西接峨嵋。那舍普賢。共談般若。香嚴大仰。俱聽法音。聽即不無。作麼生是般若。良久云。無一無二。無分無別。無斷故。乃笑云。向下文長。上堂云。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

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裡
蝍蟟吞大蟲咄上堂云天台華頂迥拔群峰南岳石
橋斜飛數丈輕行重蹈度無疑俯仰擔殘觀不足且
道箇中有強弱也無金不博金水不洗水良久云切
忌當頭上堂云昔賢示徒會無語一曲臘月二十五
叢林幾處盡商量不離宮商角徵羽日中絲竹應難
入月下琵琶休巧取要識雲門一曲親南山起雲北
山雨以拂子擊繩床上堂云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
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
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
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南岳山福嚴文演禪師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一唾師
乃云當面一唾切忌蹉過幽谷猿啼喬林鵲噪鬧市
紜紜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幾箇上堂云日面佛
月面佛馬師一捌經年誰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未
為埋沒臨濟喫棒莫言受屈三聖瞎驢能始能卒興
化帳中拋槊將來不是驪龍頷下之物上根不動干
戈自然清風颼颼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窟上

堂云野花飄盡古城根漸漸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
洒高空帀地薰風滿庭戶三十三分老古錐象轉龍
蟠會顯露會顯露成點污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上堂云秋聲嘹喨暑氣未衰群木將落鴻鴈南飛稼
穡似雲南畝盛新月如鈎碧落垂是何消息切忌針
錐上堂云眼裡也滿耳裏也滿唐士不收五天不管
前佛後佛猶尚難措一詞若賢若聖安能是非長短
今朝更作死馬醫治免便長夜不安看看北斗西移
南斗東轉上堂云百花落盡春光老六合薰風來浩
浩誰謂南能去不還寶林枝榦未枯槁咄
南岳西林院常賢禪師問大衆臨筵願聞舉唱師云
滿川月色和雲白僧云學人未曉師云遙望瀟湘一
派清問如何是利物心師云因事長智僧曰也好消
息師云錯師乃云瀟湘江水明如鏡數座寒星徹底
清敢問曹溪溪上客等閑無事出蓬瀛還有出蓬瀛
底客麼良久云三入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
南岳後洞方廣寺有達禪師問學人上來便請相見
師云袖裡金鎚腦後看僧曰破一作三又作麼生師

云惜取眉毛僧便喝師云放過即不可僧曰瞎師便打上堂拈拄杖云諸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衆拈出贈之不足翫之有餘遂畫一畫云早晚散爲霖草木滋天下上堂云離四句絕百非便恁麼息狂機不恁麼轉狐疑離此還何旨趙州東院西邊委悉麼頭戴天脚踏地動用之中論不二一字妙門著眼看鎮州蘿蔔知滋味咄

南岳南臺允恭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眼睛突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阿難合掌迦葉擎拳師乃云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云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遮箇拂子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云後五日看

袁州仰山偉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山靜顯禪師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清風來不爇僧曰通上徹下絲毫不納也師云明月照無私問文彩既彰顯聞舉唱師云巡海夜叉頭戴角僧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云天外那吒獨把梢僧曰祇園五葉花開處不待東君別是春師云重疊關山路問一鏃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賊身已露師乃云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時淸道泰謳謠滿路釋迦掩室謾商量淨名杜口休更學要知極則本根源識取南莊李胡子敢問諸人祇如李胡子有甚長處會麼今年必定有來年不如剩種來年粟上堂云晷運推移日長一線且道佛法長多少自云九九八十一諸人還會麼若無人會山僧爲儞重說偈言九九八十一日南長至日晷運既推移大家相委悉卑爲世諦流布且要臍時納祜參上堂云今朝正月五大衆明香取火上更加熱苦中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巖前說寐語咄上堂云語默視瞬皆說見聞覺知盡聽香積世界餐香飯悟無生極樂國中聽風柯悟般若遂拈拄杖云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處聞聲方得知卓一下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問如何是龍王境師云水晶宮殿僧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云項上髻中僧

禮拜師云莫道不如意上堂云人人皆拜歲山僧不賀年山僧不賀年諸人皆肯然良久云若是依時及節也少他元正啓祚萬物咸新不得上堂云奇哉皮皷響大衆盡來參既善知時節龍王不再三

筠州黃蘗山祇園永泰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鐵鑄就僧擬議師云會麽僧禮拜師云何不早如此師乃云祖師妙訣不妨徑截非風幡動多少漏泄且道甚麽處漏泄乃云莫是仁者心動麽且不要錯會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迴避金鈎殊不知巳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眞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眞箇黃面

洪州泐潭山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院齊添禪師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適來聞皷聲麽僧曰聞師云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笑云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云師子哮吼又喝一喝云象王嚬呻又喝一喝云狂狗趂塊又喝一喝云蝦跳不出斗乃云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云性靜情逸乃喝一喝云心動神疲遂顧左右云守眞志滿拈拄杖云逐物意移驀召大衆云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潭州大溈山齊恂禪師問玉兎不懷胎犢牛爲什麽却生兒師云荅槽敵去僧曰牧牛坡下師云莫教落草僧曰步步蹈著師云草裏漢師乃云頭角未生時驀得早犯山僧苗稼了也更待擎頭戴角異類中來生兒養犢其何以堪不見仰山云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然雖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良久云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上堂云青山疊疊水茫茫猿愛巖邊果熟香更有一般堪羨處誰知別有好思量

袁州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柱杖擊禪牀一下云佛令祖令瓦解氷消半字滿字千山萬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大衆良久云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

洛陽人上堂云煙雲開處日月齊明影落千江光含萬象頭頭顯煥無非自巳家風物物全影盡是祖師活計於斯明得則點頭瞧唾於斯未明且擺臂搖頭恁麽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若有一箇出來咳嗽一聲山僧退身三步

南岳方廣懷紀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有時登陌嶺南北兩頭垂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八十老翁策杖行僧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面南看北斗月裏有麒麟

泉州永春慧明院雲禪師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云雲開銀漢迥僧曰畢竟又如何師云榛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云醜拙不堪當僧曰忽然當又作麽生師云半錢也不直僧曰如何卽是師云趙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牀三下上堂云少室遺風曹溪要旨黃蘗收來臨濟扶起三玄戈甲鏡頭分四揀關遮何指此定宗乘立綱紀當機驗取廬陵米更從升合定高低爭似備師封白紙象骨提心暗喜同風今古播叢林切忌扣牙驚著齒上堂云雪峯鼈鼻溈山水牯臨濟三玄雲門一普勸君一一透將來捉取大雄山下虎

潭州寶蓋山自俊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築著鼻孔撐著眼睛啞却能言聾却能聽東西不辨南北不分黑烣烣反倉聿地鬼惡人憎譏笑香嚴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雖也無是何言歟噫好箇阿師又恁麽去也

南岳上封行瑜禪師問如何是上封境師云北望洞庭千里浪南觀石廪萬波煙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脚踏古壇千片石手攀松樹萬年枝僧曰入境巳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雖然身在青冥裏心出青冥人不知

東京智海禪院慕喆眞如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汝能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毀著不嗔僧曰如何是法師云讚著不喜僧曰如何是僧師云剃除鬚髮上堂云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未得妙因什麽如此

為在彌諸人眉毛上轉大法輪放光動地彌勒諸人不會所以未得其妙若得一切智智清淨又未有納僧氣息山僧今日為衆竭力稱出私門還會麼對牛彈琴不入牛耳吽師還住大溈山不經兩月沐浴淨髮趺坐而逝

興國軍永安院妙喜禪師問如何是國師三喚侍者師召大德僧應喏師云鈍根阿師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汝看虛空還肯開口麼僧契悟禮謝師與一頌虛空開口喚須彌聲隱春雷蟄者知若不仙陀徒擬議負吾負汝自風移

潭州中峯山雞淨院希聲禪師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 君恩師云庭前瑞雪落紛紛僧曰君恩祇如此祖意又如何師云且領前話僧曰恁麼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云一任衆人看上堂云雲生大野霧鎖長空百草百木師子吼露滴庭莎盡是無邊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圓音乃拈拄杖云無邊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時應節若也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峯卓一下師於紹聖四年二月八日無疾坐終茶毗諸根不壞舍利求者可掬

潭州中峰山智源禪師問如何是本來法師云滿目青山僧曰言無展事進步者何師云禮繁則亂僧曰祇遮便是爲當別有師云南岳石橋問如何是城裏佛師云截耳臥街僧曰如何是村裡佛師云牽犂拽杷僧曰如何是山裡佛師云釣魚斫柴

安州大安山興教惠淳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竟師云未白槌已前喚作什麼白槌已後喚作第一義諦莫有不甘底僧出來相見問未白槌前請師道師云方丈裏僧曰白槌後又如何師云法座上僧曰謝師指示師云勿交涉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脚下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口裏僧曰如何是第三句師云腦上師乃云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得旨至今累及兒孫血脉不斷豈是多學多知負能負勝人人具英雄志氣各各出自己胸襟不取他人處分便可出生入死方爲報佛恩德如斯舉唱取笑傍觀還有同死同生底漢麼良久云若無山僧今日失

利

舒州巖泉普濟道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意師云金雞飛去石馬還來僧曰如何是教意師云海墨書不盡

廬陵隆慶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聞一禪師問意智不到處特地好商量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云張三李四僧曰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銜笙水底吹師云亂走作什麼僧曰也要和尚識得師云西天此土上堂拈花微笑虎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床

蘄州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琉璃缾貯花僧曰出世後如何師云瑪瑙鉢盛果僧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云趯倒瓶拽轉鉢上堂云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勿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校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速疾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㨶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跡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合了無所覩終不樁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踏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迴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覲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洒洒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了一一刬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什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覔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

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什麼椀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綴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處更道遮箇是平實語句遮箇是差別門庭遮箇是關棙巴鼻遮箇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裡人傳口令相似有什麼交涉無事珍重

廬山雙溪寶嚴允光禪師上堂云阿呵呵也大差不捲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曾來東夏西江一口吸易乾中原至寶難酬價也大差令人轉憶老興化咄

黃蘗積翠永庵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師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云兩手擡不起僧云能有幾人知師云知底事又作麼生僧曰放過一著師云過過十萬餘問與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云洪州腰帶僧曰請師不與麼師云陝府鐵牛僧曰和尚與麼學人即不然也師云不消拈出上堂以拄杖卓一下云秖遮是錯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爲何事良久云自知較一半乃歌曰人悄悄鼓鼕鼕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般說萬般喩特地綵眞却成僞分朋緇素與色空扶籬摸壁路難通休尋南北與西東山僧拄杖太無端吞却十方刹界中刹界中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云珍重上堂云祖意齊彰眞機自立分明蟾彩彼我無差出海紅光老婆心切如斯境界悟則頭頭顯露非取捨之功迷則物物塵勞難明妙理更若即色明空正是敲甎打瓦說有說無又是夢中說夢未免覺來一場懡㦬上堂云明眼人前若論斯事如鹽在水秖瞞得鼻孔若是舌頭上一點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秖是貍奴白牯一箇注脚拈槌舉拂下喝敲牀盡是露柱注脚以拄杖卓一下云山僧與露柱注脚遮裡看得出非但許儞救得兒孫亦許儞見貍奴白牯然後可以出生入死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

通非眷屬喝一喝

南岳高臺佛印禪師法嗣

潭州龍興師定禪師問如何是瀟湘境師云猿到夜深啼岳麓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問如何是道師云花街柳巷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語笑呵呵上堂云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冷通宵不睡思量叵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恁麼忽然撞著盡是自已神光怎生說得箇自已神光良久云一輪明月照瀟湘咄上堂云白雲峰頂昔年嘗到朝參暮請依師學道鬧市紅塵煎熬不少逐日忙忙貪生至老咄遮皮袋臭穢易壞貪欲貪樂不解厭學佛學祖總不會慚愧寒山老眠雲枕石睡思量拾得奇愛住深岩內蓑衣爲被箬笠作冠蓋祇如山僧恁麼舉唱還有佛法也無良久云無爲無事人趒出紅塵外咄

杭州慶善宗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普能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當官莫在前作客莫向後僧曰恁麼則西堂嫡子臨濟兒孫師云天台榔標木師乃云事不獲已與汝諸人葛藤一切衆生只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凡聖途路到遮裡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也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云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云無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一下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二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三　〔宋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洪州泐潭山眞淨禪師法嗣

洪州分寧兜率從悅禪師姓熊氏虔州人少依普圓

院崇上人出家未冠圓具首習經論次慕參問緣契
洞山眞淨禪師開堂日白槌罷師云住住五眼難覷
佛佛相傳默然自照西天諸祖謾說異端唐土宗師
强生文彩英靈衲子一點難瞞直下分明臨機脫活
縱橫南北出沒東西於平地上涌起波瀾向虛空中
倒翻筋斗今朝座下那箇惺惺便請出來開人眼目
問親聞洞裡眞消息今日新豐事若何師云山橫嫩
翠溪瀉寒光僧曰不因風卷浮雲盡爭見凉天萬
里秋師云不妨奇特問如何是兜率境師云一水挪
藍色千峰削玉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七凹八凸無
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師乃云溪上桃花爛熳春倚
節閑看笑靈雲抽枝抽葉尋常事有悟無疑亦强分
諸禪者旣疑悟之强分何玄旨而可定但得凡情淨
盡自然靈解都忘如此則何是非而有何得失而論
何動靜而取何彼此而分到遮裏直得妙體㡧明大
用縱橫都無揀擇好醜一如還有人承當得麽若承
當得兜率與儞拄杖子一任橫行若也未然不免自
家受用去也良久云撥落葉開苔蘚色卓穿氷放野

泉聲卓拄杖一下上堂云阿呵呵底時節仲夏初殘
梅雨歇寥寥物外自淸凉擾擾人間方酷熱諸禪客
一種含靈爲什麽世界有異良久云天闊雲無礙風
高海自澄上堂云耳目一何淸端居幽谷裡秋風入
古松秋月生寒衣衲僧於此更求眞兩箇猢猻垂四
尾喝一喝上堂云龍安古路堂堂往來未嘗間隔嶺
頭風動松聲岩下溪流月色上無一點紅埃內有祖
師窟宅到此方得心休自解橫吹玉笛諸禪客要識
不涉程途底句麽良久云直須透過遮機關不用敲
開無縫鎖咄上堂云雪意連連作春寒每放參到頭
眞實處不在口喃喃上堂云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
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眞祇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
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喜笑傲烟霞者麽良
久云箇中一曲昇平樂筭得生平未解愁上堂云衲
僧袖裡神鋒截斷有句無句隨宜獨立眞規處處淸
風滿路更知結角羅紋始解針來線去上堂云始見
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
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

苗稼既然如是牽犂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吡吡

潭州報慈開福進英禪師問還涉長途卽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云雪滿長空僧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云雪鋪銀世界別是水晶宮瑞氣紛紛動何人住此中拍禪牀一下云淸淥橋邊今人牓樣報慈堂上古佛家風橫擔楖栗入門來便把草鞋跟截斷華藏海中遊戲會春園裡還遙信乎朝入伽藍暮成正覺雖然如是正令行時猶較一著敢問大衆作麼生是坐致太平底事還知麼提起拂子云一掉秋風江上月數枝春色洞中天擊禪牀一下上堂云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云還知遮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云今朝四月八我佛降生辰頭頭金相現處處法幢新不洗體不洗塵灌沐如來妙色身誰信二千年後事優曇重長一枝春擲拄杖云釋迦老子重下閻浮爲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已爲諸人說了也且作麼生入乃拍禪牀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上堂云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云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云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什麼人說禪還有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示衆云三世一切佛同入遮窠窟衲僧要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上堂云山門寂寞無可祗待諸禪德夜來思量得一段因緣奇特準擬今日供養大衆及乎陞座忽然忘却如今卒作不辨且望大衆智不責愚不爲笑怪

桂州壽寧寺善資禪師問如何是廣南境師云地遠南嶽千峰秀水接西川一派清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腰間曾墜石鏡上本無塵僧曰入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一棒一痕分痛痒獨許泥牛木馬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手反覆示之僧曰不會師云好箇消息師乃云若論此事如鷄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

縱饒卜度將來終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眞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眞常體露良久云便請薦取上堂云諸禪德釋迦老子不言以手指天指地須菩提不言帝釋動地雨花達磨大師不言二祖乃云得髓維摩居士不言文殊讚歎不二遂拈起拄杖云拄杖子不言成得箇什麽良久云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上堂云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什麽處擧起拂子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永州元豐太平寺安禪師問賢侯啓請願師擧唱師云陌上桃花雪裡紅僧曰一言纔擧唱四衆盡霑恩師云霑恩底事作麽生僧曰是處有芳草何山無白雲師云創利人難得問如何是太平境師云帶郭有山彙有水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憧憧道上往來人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明月清風也笑人師以拄杖卓一下云還會麽空王佛已前之事太平今日一時漏泄了也還委悉麽一大藏教未嘗切脚佛之一字尙汚心田豈況其餘若也未然且聽太平葛藤去也遂拄杖下座上堂云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鎭州蘿蔔頭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以太平遮裡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南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廬山歸宗杲禪師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彙昇平師云堯風蕩蕩舜日輝輝僧曰君恩將此報祖意又何如師云雲生嶺上雨滴巖前問如何是歸宗境師云重重看不盡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箇箇眼眉橫師乃云西來祖印敎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

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遮裡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破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什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上堂拈拄杖云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遮裏去擲下拄杖云飯堂喫茶

南嶽祝融峰上封寺慧和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宮商何調中師云不落五音僧曰不屬韶陽調去也師云且喜有知音師乃云未陞猊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春夢門庭施設誑謼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爲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長處拈起拄杖云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類枝卓一下上堂云祝融峯上瑞氣騰空行道壇前祥雲拂地林間衲子信步經行嶺上樵夫謳歌拍手把針巖畔音樂鳥聲懶瓚菴前風生虎嘯說甚透聲透色休論達磨迷逢莫是眞假有無俱不可得麼若恁麼會未免眼中添屑總不恁麼又作麼生良久云此境此時誰得意極目千山入望來

衢州超化院靜禪師上堂云箇中之源無歸者久祗爲言泉亂派語脉混流一波始生萬波隨往生而不止往而不休遂使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今日山僧不免挽泥帶水卓拄杖一下上堂云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一點不來橫屍千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喝一喝

筠州五峰淨覺院本禪師問寶座高陞願聞舉唱師云雪裡梅花火裡開僧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云井底紅塵已漲天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云鵓鳩樹上啼僧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云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云脚在肚下僧曰如何是不動尊師云行住坐臥師乃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云五峰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楔釘空咄

蘄州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月項延福寺倫禪師問如何是蘄州境師云白

雲堆裡神仙秀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紫閣筵中鼎鼐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涼風却退簷前暑問止宿庵中即不問途中受用事如何師云落花鋪地錦流水映天心僧曰忽遇向上人來又作麼生師云劍有七星君可度琴無五線客難尋問如何是宗乘向上事師云古符常照夜堂明師良久云舍利塔前金藥花開吐艷昆盧藏畔絲毛龜戲池中霧卷山堂雲藏佛閣老鶴盤空青羅翳目足可與諸人內助其機外揚其道又何必山僧出來指點然雖如是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作麼生多謝婆陀嚴上月舒光常得到松門上堂云重陽何物助僧家籬菊枝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伴飲為君泛出趙州茶祇此一杯醒大夜盧仝七椀謾矜誇良久云便請卓拄杖一下上堂云時雨頻過比屋涼師田昆甲盡同光禪家高臥無餘事贏得林梢磬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云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落崖流水寒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椅禪師問如何是黃梅消息師云不許夜行僧曰如何為人師云投明須到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鷲峰水急僧曰恁麼則不去也師云蒼天蒼天師乃云見成公案已涉多岐佇思停遲迢天迸遠苟喪目前實為苦屈敢問諸人且作麼生是目前底句良久云燈籠拊掌露柱呵呵

江陵護國禪院月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惠本禪師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云一鋌墨僧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云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師乃云一切法是佛法糞掃堆頭丈六金身豬肉案上十身調御還會麼師驀象顧已多端切忌韓盧空逐塊喝一喝下座上堂云塵劫來事盡在如今滿目風光十方無礙山遙水遠地厚天高剎剎見成頭頭顯著直饒恁麼會猶納僧眼睛未曾夢見且喚什麼作衲僧眼睛還會麼穿過鼻孔上堂云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云彈雀夜明珠上堂云去處與來時一般來時與去處不別有人聞著點頭有人聞著不肯且道肯即是不肯即是也是望縣茶瓶

杭州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針劄不入僧曰石照嫡子臨濟兒孫師云錦溪一派盡向東流問佛法流通如何指示師云上天下地僧曰學人也恁麼見師云錯問如何是佛師云抱橋打拍浮僧曰如何是法師云莫泥彈子僧曰如何是僧師云剃除鬚髮僧曰三寶外還別有為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云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師乃云靈光洞耀妙體昭然動寂眞常隱顯無二六凡皆覺强自云迷四聖還源謾稱開悟苟能返照一念無差不用思量便請構取還有薦得底麼良久云靜處薩婆訶上堂云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呬呬燈籠跨跳過青天露柱䰟驚頭腦裂然雖如是大渴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如何是一大事師云不同小事僧曰唯此一事實去也師云棒打石人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扁舟過剡溪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云多少分明僧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云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為驗師云木人把板雲中拍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石女拈笙水底吹師乃云問詞攢花簇錦杳無土上加泥彼此氣宇衝衝何須聽人處分可謂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斯舉唱盡為初機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且道作麼生是明底眼良久云穿過髑髏上堂云無手人一拳打破虛空無舌人一喝喝翻巨海驚起婆竭龍王變作楖栗拄杖為諸人說法乃拈起拄杖云不更指東畫西便與直下分付卓拄杖一下上堂云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是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羹晨粥晨粥一任諸人飽喫洗鉢盂一句作麼會多少人疑著

潭州石霜山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菴什菴主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云會即便會本來底安名著字不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眾云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

什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
調度有時桂在松枝任他頭垂脚露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三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四（宋雕）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四世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廣利寺寶鑑禪師諱法達饒州浮梁人
姓余氏卯歲厭俗剪愛離塵嚴承師訓長通經業比
試籙下落髮天淸求道南遊初歷浙右未獲開悟復
回江西次造南嶽福嚴法席感師一見觀器印心安
樂何公嚮師名望命居太平少卿王公次遷廣利都
尉郭侯特奏章服師名問此事唯已自知爲什麼衆
生隨類得解師云眼見耳聞僧曰兵隨印轉師云德
山臨濟問寒凝古寺雲鎖千峯如何是無寒暑處師
云爐中添硬炭身上挂綿衣僧曰此猶是時節因緣
師云何得掩耳問僧俗交參時如何師云風穴道底
僧曰謝師答話師云甜瓜徹蔕甜僧曰學人今日虛
伸此問師云適來道什麼僧曰打草蛇驚師云分付
海山無事客夜深相共釣鯨鼇問如何是極則處師
云淸風生竹戶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明月照松窗問
不落堦級處請師道師云蠟人向火僧曰畢竟如何
師云薄處先穿問末後一句今日願聞師云昨日有
人問我直得杜口僧曰爲什麼如此師云不於湘水
捉明月且向天童看白雲問無根樹子今日還解生
苗也無師云擬待答話又恐孤負闍梨問作者相逢
時如何師云平出僧曰學人有疑在師便打僧曰不
伸三拜焉得周旋師云別處即得

師乃云一法雖彰萬法無到頭何必用工夫目前十
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衆作麼生是究竟一
句設使潛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饒息念觀空亦
成守株待兎虛生浪死祇爲懷寶迷邦滯殼迷封長
由貪程太速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於衲僧分上

著什麼來由假使心法雙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爭似耳聞目視口說心思千山萬水目前分南北東西路頭在若也失之於旨魚魯刀刀若也得之於心渾金璞玉流出三教皆指一心左右逢源萬物皆備到遮裏說什麼仁義禮智元亨利貞說什麼菩提涅槃常樂我淨直須拈放一邊且看山僧執金剛王寶劒把定要津以文殊爲先鋒以普賢爲殿後觀音勢至掩耳偷鈴彌勒釋迦吞聲飲氣直得　皇風蕩蕩舜日明明天下衲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信得及麼良久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

上堂云半接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半山雲寂寥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以見聞覺知思量分別一見便見無第二月堯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淸風何必冬行春令門當戶對極目無限靑山鳥叫猿啼縱步從佗差路栗蒲吞了更無一物礙人古鏡重磨不離舊時光彩日日共虛空招手時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獃人却去飯籮裏餓殺育王無麼道了有三十棒本合自當頓遇衆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含聲飲氣

上堂云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鬧若執奈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猨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華示衆空自點胷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眞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兎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靑山

成都府南禪光澡禪師問如何是南禪境師云一高一低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頭面相似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嘉州石佛陝府鐵牛僧曰如何是成都境師云瑞氣一千里和風十萬家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賜紫金魚袋切忌犯威風

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五世

廬山羅漢寺南禪師法嗣

南岳雲峯景德惠昌禪師問高提祖印即不問覩面相呈事若何師云不勞拈出僧曰不因漁父引爭得

見波濤師云酌然僧曰言前道破無妨礙物引全提有象遷師云獨許闍梨僧曰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師云爭不足讓有餘僧曰學人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師云自生退屈問如何是雲峯境師云昨日午到此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灰頭土面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爲人一句又如何師云將謂知音却不知上堂云禹溪流水如藍染雲密峯巒畫不成山色水聲全是體不知誰解悟無生悟無生彼此自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上堂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雪嶺輥毬趙州庭栢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顋一摑上堂云非不非是不是達磨西來惑衆顯異梁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得不失利麼廉纖梅雨藪千家蕭灑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群隊上堂云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西東雲峯這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猖猖狂狂蹈乎大方且道佛祖傳心傳箇什麼良久云窻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

舒州浮山德宣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天長地久僧曰學人未曉師云年老病生僧曰同生同死事又作麼生師云喚闍梨作佛得麼上堂云雙井峯錦綉谷南北東西難圖綠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拈起拂子云還見麼良久云雲居羅漢擊禪牀下座上堂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遂拈拂子云遮箇是浮渡拂子且道祖佛在什麼處良久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江陵護國慧本禪師法嗣

岳州君山崇勝普淨禪師問如何是君山境師云寺居煙島上四野盡波瀾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望南看北斗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檻外滿風起湖中白浪生僧曰謝答話師云老僧罪過上堂拈拄杖云看看拄杖拄杖生在懸崖石上如今拈向人前須是生風起浪乃拋下上堂云摩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壁觀雪老輥毬禾

山打鼓祕巖一扠青平拽石此一隊漢各逞伎倆總不措一言教後人如何摸揉莫怪山僧不會說禪祇是修造院門一粥一飯接待往來若是說禪說道自有諸方

洪州泐潭山乾禪師法嗣

廬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問祖意西來即不問爲人一句請師宣師云片雲歸後洞隻鶴舞淸虛僧曰與麼則興化得人群生有賴也師云鳥啄古林木山橫今日雲師乃云如來大法諸佛妙道眞源湛寂了無生滅設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興雲吐霧普徧河沙縱橫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得起人天眼目攢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力自然壁立千仞良久喝一喝

潭州道吾山楚方禪師問昔日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爲什麼却道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曰眞箇泐潭無異水猗風宛爾不同常師云剣利衲僧點一知二上堂云諸人十二時中不要錯用心好頭上是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靑物象分明亘今亘古若也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起事那更言中求玄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不如歸堂喫茶去

袁州崇勝密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莫寐語問如何是一法師云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云已是團圝不勞雕琢歸堂喫茶

廬山圓通僊禪師法嗣

温州永嘉淨居了威佛日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僧曰意旨如何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人心難滿溪壑易塡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云波斯彎弓面轉黑僧曰意旨如何師云穿過髑髏笑未休僧曰學人好好借問師云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師乃云問一答一谷響鐘聲隨扣隨徵故無窮盡本分事中離諸問答直下無私昭然應物所以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乃舉拂子云看看拂子是塵且道堅密身在什麼處良久云於斯

卅七

見得無量神通三昧本自圓成恒沙諸佛法門自然具足是故吾佛大聖人便以此法付囑　國王大臣令其守護流通不絕付囑之意今古共聞且道作麼生是流通底事乃顧視左右云蜀家喜氣參差動千里恩波特地新

婺州明招山文惠禪師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南天台北五臺僧曰處處逢歸路時時達本源師云對面若無青白眼相識猶如不相識僧曰爭奈學人有轉身一路師云切忌喪身失命上堂良久云便與麼散去早自落七落八了也俯為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為汝等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儱侗盡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謾擎拳門外金剛眉卓豎師拊掌呵呵大笑云笑箇什麼笑燈籠入露柱

東京褒親旌德有瑞佛海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什麼師云一字空中畫僧曰得恁麼奇特師云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云斗量不盡僧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云作麼生是悄然機僧擧頭看師擧起拂子僧喝一喝師云大好悄然上堂云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云覺城東畔五衆雲臻古佛廟前人人得旨壽寧門下草偃風行為什麼如此良久云箇中須是箇中人上堂云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吐支準良久云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潭州雲蓋智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山承天禪院自賢禪師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云剎竿頭上翻筋斗僧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云紫羅帳裏撒真珠上堂拈拄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禪牀一下云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颺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敲禪牀一下云歸堂參上堂云一身高隱唯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云五更殘月落天

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云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上堂云佛眼不能正覰天地不能蓋載且道爲什麼如此良久云人人有箇皮袋

潭州南嶽承天慧連禪師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擊禪牀一下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掛拂子於舊處上堂云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嶺堆山勿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眞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舉扇子云犀牛扇子古今揚七十峯前九夏長二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德商量箇什麼良久云任爾千般巧終無兩樣風乃放下扇子上堂拈拄杖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山僧堂供養佛殿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久云供養已畢念普供養眞言老僧忘却且教拄杖子念與諸人卓一下云靜處薩婆訶上堂云閙市裏識取古佛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閙市裏古佛且致百草頭上老僧作麼生薦乃云不是逢人誇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隨一喝

廬陵定香山惟德禪師問登師子座作師子吼師云退後三步僧曰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云列在下風上堂云獨坐草菴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毗耶空目閉睡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咄上堂云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便到無生地堪嗟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不二山僧即不然良久云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喝一喝

南嶽草衣巖治平慶時禪師問如何是治平境師云石室夜深霜月白草衣歲久敗蒲寒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攜筇尋遠水洗鉢趁朝齋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水馬嘶風泥牛渡海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與君放出遼天鶻還見麼清風月下守株人良兎漸遙春草綠喝一喝上堂云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那事如何良久云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峯

洪州兜率從悅禪師法嗣

洪州龍安山兜率惠照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竟師顧視云還觀得麼若觀得去便能卷舒無礙隱顯自由若覩不得第二義門出來相見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云槌下分付僧曰第二義門請師舉唱師云千家簾幕春光在幾處園林日色明僧曰學人未曉師云勞而無功僧曰爭奈分付了也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法鼓纔鳴大衆雲集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僧曰學人未曉乞師端的師云一重山背一重人師乃云龍安山上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臺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心安全忘諸念無行者不移變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云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以拂子擊禪牀上堂舉拂子云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遙飢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光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鬪額看擊禪牀一下上堂云兜率都無伎倆也學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云所以道儞有拄杖子我與儞拄杖子儞無拄杖子我奪儞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袁州楊岐山子圓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何是上座意僧曰此為請益師云老僧答儞不少上堂云楊岐無異路到者皆省悟若也更求玄驢年得休去珍重

黃州栢子山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上堂云信手招來無非佛事何故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招拄杖云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羨處不風流處也風流卓一下

澧州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云舉揚宗旨上祝
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霶霈鼓仁風而蕥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邏羅哩拍一拍下座

東京智海智清佛印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獻師云看風使帆僧曰見後爲甚麼不啣花師云相頭買帽僧曰祇如學人今朝與和尚相見又且如何師云彼一時此一時師乃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旣到遮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云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遮裏見去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且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云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生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群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特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祇遮語聲是咄上堂云春風蕩蕩幽鳥關關山青水碧兮羅空亘野爲報諸人兮愼勿顢頇勿顢頇好自看十方三世邏圇圝以拄杖擊禪牀一下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法嗣

臨江軍瑞筠山慧力洞源禪師上堂云佛祖不立兩落街頭自濕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泥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曹源一滴水須彌頂上退滔天大洋海底紅塵起咦是何道理參

袁州分宜福聖常極禪師上堂云和風習習春日遲遲牧童拋掌石女生兒壠上爭先種植田中急切扶犁烏窠吹䯻佑毛莫吹天皇老漢餬餅充飢休言卽心卽佛莫問得髓得皮松窻石室兀坐支頤祇知今

日明日誰顧果滿三祇以拂子擊禪牀

廬山開先行瑛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華藏海評禪師上堂云始見山前麥熟滿田又插新秧東村人帶水拖泥西家裏謳聲一片所謂苦中有樂衆生日用而不知唯有寒山呵呵大笑諸禪德且道寒山子笑箇什麼還會麼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參

洪州上藍希肇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文廣禪師問如何是大寧境師云此地更無塵一點城居宛若似山居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入門便見

饒州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良久普視大衆云奇哉妙哉是諸人還於此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爲見爲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爲對爲待可謂露裸裸赤灑灑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輾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無妨出來與僧證明同當年裴相參黃蘗笑指高僧問有因府帥憲車臨祖席其中消息若爲陳師云彼一時此一時僧曰可謂風清入郡魚龍躍明耀千家日月心師云劍利衲僧僧曰門外沙隄開再築即承天詔駕歸驂師云當頭道著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鄱陽湖裏白浪滔天僧曰薦福一枝今獨秀鈞螺江上月分輝師云衲子難瞞僧曰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幸遇海衆何妨指出師云高著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風清月白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灰頭土面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海晏河清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伶俜更苦辛僧曰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問處甚分明僧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垂手入紅塵僧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寶劍當胷僧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且待別時來師乃云休休直饒問若聯珠答如瓶瀉若也於道遠之遠矣何謂也若論此事一大藏教更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得

輝今羅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等有方所秖爲情生
知隔想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勞佗先德
廻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方便門已八字打開
了也還有入得底麼若向遮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
建大法幢出沒縱橫卷舒自在直饒到此猶落建化
門底未爲衲僧徑要一路作麼生是徑要一路良久
云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爲妙珍重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四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五　(宋諱)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　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四世

東京法雲禪寺善本大通禪師法嗣

婺州雲黃山寶林寺寶覺禪師諱果昌姓時氏安州
人也自幼出家精通貝葉弱冠試度遂慕南宗遠造
寶林大通禪師席入室聞舉遊山翫水因緣豁然大
悟乃獲印可復遊淮甸偏扣宗師孤節介性超然獨
異擔板自稱名播叢席緣終示疾沐浴更衣索筆爲
頌趺坐而逝問朝宰臨筵願聞舉唱師云聞似不聞
僧曰恁麼則得聞於未聞也師云不聞似聞僧曰一
句流通淸風匝地師云一似不曾聞問昔日保壽開
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學人今日不推自出未
審和尚如何下手師云尊官在此僧曰不干他事師
云前令已行僧曰丈夫未盡平生志特地挑燈把劒
看師云識甚痛痒僧曰秖如放開揑聚一句作麼生
道師云猶自不甘問如何是寶林境師云雲黃山僧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傅大士僧曰秖如向上宗乘
若何指示師云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如何是
佛師云堯眉八彩僧曰乞師再指師云舜目重瞳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釘椿搖艣僧曰畢竟如何師
云把纜放船提刑楊公傑入寺因寫七佛殿額乃問
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云一回相見一回新又同遊
山次刑拈起太士飯石問旣是飯石爲什麼齩不破
師云秖爲太硬刑云猶涉繁詞師云未審提刑作

麼生刑云硬師云也是第二月上堂云千般巧說不
離昔日門風萬種施爲秖是舊時光彩蟬鳴高柳曾
應十方葉落孤峰一時可驗顧視左右云還見麼若
言有見無見未出斷常若言非有非無乃存戲論喝
一喝云快須薦取更若意思交馳便見白雲萬里上
堂云正月孟春猶寒叉手人人舉過青山隱隱如藍
誰道迷逢達磨參上堂云天高地厚自古及今西落
東生何曾間斷清風明月帀地普天亙塞虛空逃之
無處恁麼說話且逗初機驀拈起拄杖云佛殿上臨
吻吞却雲黃山見備諸人不會却吐在舊處了也參
上堂云山僧作事無限凡百不曾預辦夜晨隨例疊
麼齋時伴衆喫飯日月任渠遷四序從佗變且道爲
人在什麼處良久云兩箇五百合成一貫上堂云一
卽一二卽二觸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云
識得山僧榔標條莫向南山尋鼈鼻師於紹聖三年
五月十日辭世云遮箇關棙非難非易四象相催吾
難住世昨夜三更星斗移一片虛空撲落地
杭州淨慈寶印禪師諱楚明姓張氏越州人也早窮

教旨復慕禪宗參大通禪師初住越州承天次遷淨
慈左丞蒲公宗孟奏以師名聞法不孤起仗境方生
如何是淨慈境師云目前朶朶之山耳畔潺潺之水
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閑向湖邊看魚躍歸來林
下毳禪衣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西來祖意又如何
師云白石有消日清聲無盡年僧曰謝答話師云家
賊難防問黃梅半夜心印相傳惠日峰前如何指示
師云湖水連天碧山花映日紅僧曰西來密意蒙師
決當機一句又如何師云回首細思量上堂云看看
山花山鳥各轉無盡法輪湖水湖波共演祖佛心印
塵塵互說法法同宣耳目覩聽難明情識思量莫及
當須自照唯證相應上堂云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
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
貌拈拄杖云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
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一下上堂云出門見山
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
慈今日不著便上堂云雲門餬餅非麪所成趙州喫
茶口行人事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方信古人

是截鐵之言如或未入玄關且在荊棘林裏上堂云若論此事得之則絕毫絕氂用之則如山如嶽迎之則無背無面隨之則無厚無薄如斯語話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去方信寒暑不能遷生滅不曾易日月鎮長新歷劫光一色大衆如何是一色底光良久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越州承天遂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也受業東京恒興寺深窮論旨精持律行參大通禪師言下契悟問太守光臨於法席祖意西來顯舉揚師云一人有慶僧曰大衆咸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僧曰怪來昨夜清風起今日靈山事宛然師云瞻之仰之問今朝旆光臨如何相見師云此心能有幾人知僧曰一言歸大道四海盡知音師云合師云若論此事體之則神徹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眉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齅之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劄不入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言絕處亦謂之無事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興當頭亦道不著昔日淨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遮箇消息

次有達磨大師於少室峰前九年爲衆說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有箇說處良久云見麼百味盈羅明祖意一意之下報深恩上堂拈起拄杖云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問祖意西來即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云雲生碧嶂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月落寒潭上堂云山頭浪起水底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女如今即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冬即向火熱即取涼良久云且道佛法在什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越州天衣寺惠通禪師姓沈氏錢塘人也早年具戒聽習台教尋慕參問詣大通禪師席下契悟宗猷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磨牙伏爪僧曰出窟後如何師云群狐屏迹僧曰恁麼則青莎窟裏威風振桑望山前露爪牙師云爾試哮吼看僧曰放過一著師云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青松倒影垂幽徑僧曰學人不會師云綠竹寒聲夾亂流僧曰學

人從此更無疑也。師云。且緩緩。師乃云。今日囊錐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衆云。有麼。然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恁麼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徒自疲勞。馳騁詞鋒。欲繼眞乘。無有是處。祇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良久云。鐵牛昨夜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上堂云。鳴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遮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鐵圍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胡地冬生筍。僧曰。乞師再指。師云。波斯不繫腰。僧曰。三十年後。專爲流通。師云。西來意作麼生。僧拊掌一下。師云。早是亂統。僧禮拜。師便打。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魚行水濁。僧曰。恁麼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峯也。師云。卦是天門。筭來五兆。僧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云。一任摸𢱢。師乃云。祖師心印。迥脫根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聞。祖師徽猷。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盡。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學唱。孰是知音。水鳥談眞。何人善聽。然雖如是。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拄杖卓一下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問法身淸淨。報應無垢。爲什麼香湯浴佛。師云。今朝四月八。僧曰。既然無垢。浴箇什麼。師云。不因入水。爭見長人。僧曰。忽若撞著雲門老子。又作麼生。師云。快便難逢。便打。上堂云。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秖是麤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云。鳳栖月渚。迺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按。不在思量。更說碧眼西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波。而今還有相悉底麼。良久云。石頭大小蓮。雲翠栢短。松長帶露靑。便下座。上堂云。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偏斬。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云遮箇是根。那箇是穴。咄。是何言歟

杭州徑山承天禪院常悟禪師。姓李氏。本州光化寺受業。參大通禪師。發明已事。出世闡揚。禪衆宗仰。初

住龍華駙馬都尉張侯敦禮奏以章服問一棒一條
痕一摑一掌血有箇末後句請師分明說師云有功
者賞僧曰一言金石談衆重萬慮鴻毛脫去輕師云
手把白玉鞭般勤贈三百問遂曆未來時如何師云
省得草鞋錢僧曰來後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僧曰
來與未來相去多少師云伸脚在縮脚裏師良久云
佛法至論非辨口利辭之所爲非神通修證之所得
直饒盡乾坤大地情與非情各致百千問難秖贏得
一場戲論去道轉遠何故如是靈山會上世尊拈花
迦葉微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大衆
還知釋迦老漢憐兒不覺醜麼山僧當時若見三十
棒一棒也較不得爲什麼如此祖禰不了殃及子孫
上堂云至道無難迷於巧會說神說通著凡著聖而
今見山是山見水是水飢即餐困即睡且道將什麼
消他供養良久云更請一甌茶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問一言道合時如何師云清風
明月僧曰不假一言時如何師云南北東西僧曰直
下便會時如何師云藏頭露影問如何是事不遷師
云江山不改舊風月自依然僧曰如何是理不遷師
云曉月收松影春池解凍冰僧曰事理異同如何得
歸一去師云浪花不待春風發雲葉寧隨秋露凋上
堂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
準良久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
堂云日暖春將暮桃華落澗紅彎雲時不遇隨水自
西東參
溫州永嘉雙峰山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問如何是永
嘉境師云華蓋峰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宿覺
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云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
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上堂衆集定喝一喝云寃
有頭債有主珍重上堂云孤峭峰前太直不費纖毫
心力入門兩手分付更聽青天霹靂喝一喝下座
郴州宣章圓明希禪師上堂云天地無四壁日月有
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
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
此時參畢見箇什麼良久云也是迷逢達磨
越州五峰山子琪禪師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

華開千朵秀僧曰學人不會師云雨後萬山青僧曰謝指示師云儞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未在僧又喝師云一喝兩喝後作麼生僧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適來道什麼僧無語師便喝上堂云秋風清秋月明蕭灑景稱閑情時聽斷崖流水聲

通州狼山文惠禪師問和尚未見淨慈時如何師云鐵牛生角僧曰見後如何師云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海雲生嶽頂僧曰學人不會師云楊子水朝東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千年古墓蚍今日頭生角僧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無人識者僧曰如何得脫灑去師云儞問我答師乃云直饒言言諦當句句精通人天衆前暖熱法席即可何故是法非法離見聞緣至道非道絕諸戲論直得文殊仗劒殺活臨時秘魔擎杈事不獲已百丈竿頭進步未是全身撒手千聖那邊豈唯分外自爾泥牛入海氣似雲奔木馬嘶風聲如雷吼英靈禪德宜自參詳妙悟不忘無有休日珍重

舒州投子山修顒證悟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師云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曰秖如威音王已前又作麼生師云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僧曰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云切忌錯舉上堂良久云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

西京白馬山崇壽寺江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云不借僧曰爲什麼不借師云賣金須是買金人上堂云若言說佛說祖未斷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物敢問諸人作麼生恰好去拈起拄杖云看看拄杖吞却虛空虛空何曾知覺

鄧州香嚴長壽知月禪師師顧視云好諸禪德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臺下何殊雞足峰前西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鶯囀喬林野草含烟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悉麼良久云頭頭垂示處處子細好生覰上堂云吾家寶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擇

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荊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潤州金山善寧法印禪師法嗣

秀州禪悅知相禪師上堂云或住城隍或住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座令人笑卻是閑時又不閑且問諸人爲什麼卻成不閑大衆還會麼良久云昨朝霜冷盡今日孟冬初參上堂云祖師心印格外清規更問如何伏惟伏惟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云不撥自轉僧曰如何是藏師云一撥便轉僧曰轉後如何師云把不住問如何是普濟境師云任是王維手都盧畫不成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李四雖擡手張三不舉頭僧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云煑茶敲破石池冰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猶自不知問如何是道師云秋收冬藏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拖泥帶水問諸佛說不到底請師說師良久僧曰覿面無私對揚有準師云莫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上堂云難難思量猶隔萬重山易易刹那便到無生地維摩昔日與文殊兩箇相逢談不二敢問諸人作麼生說箇不二底道理良久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上堂云竹林飼虎猶尙鮮血霧流靈山說法度人至今聲音嘹喨且道少室峰前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上堂云曉天時靜亂雲深寂寂開軒對碧岑爲報五湖參學者休言見色便明心上堂云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師祖意也無其或不然良久云看看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云君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聒耳門庭敲磕不別千差到遮裡維摩老漢祇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即有分良久云參

廬山開先心印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寺熈詠禪師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慚惶殺人師乃云衲僧家直須橫身宇宙裂破面門把住放行總由遮裡放行也千花競秀萬木迎春把

住也水泄不通纖塵不立且道山僧爲人在什麼處良久云可知禮也

金陵保寧子英禪師法嗣

廬山承天羅漢勤禪師問今朝巳受賢侯請未審如何顯祖機師云甚處得此問頭僧曰因師置得師云道什麼問學人上來合談何事師云水出崐崘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天高地厚僧曰畢竟如何師云步步向前上堂云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上堂云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休擬議月生三凛凛霜風徹骨寒遂拈拄杖子過去不可得現在不可得諸仁者作麼生會向遮裡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床一下

廬山羅漢善修禪師問直截之機請師速道師云寬鐵湛盧寒照雪僧曰未是直截之機師云目前可驗師乃云一氣不言群芳競吐烟冪冪兮水綠山青日遲遲兮鶯吟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知何許驀拈拄杖云見麼良久云鼻孔眼睛一時穿却卓拄杖一下

秀州本覺法眞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閩縣人也姓林氏少業儒應鄉書不振三十四落髮于大善寺受具後一年杖錫遊方至本覺入室聞舉言下合無生遂陳悟旨法眞印之一日告以京洛之行法眞書頌爲送曰臘蘭昔東來京洛始知佛寥寥千載餘白馬瘞遺骨吾祖傳佛心九年居少室斷臂得神光高風在今日之子七閩士昔學綴文筆厭爲章句佛勇往事超逸壞服從我游出處造禪窟遠懷西洛行去意不可屈丈夫宜慨然萬事所當忽毋爲塵跡留君看是何物自此京淮廬阜遍歷叢林俄還鄉曲會太守工部溫侯益崇敬佛法命師出世開堂日問撥草瞻風即不問一曲還鄉事若何師云溪畔老婆呼舊字僧曰恁麼則踏著本家田地穩也師云飛猿嶺外有知音問擊皷昇堂今日事未委宗風嗣阿誰師云金雞一唱千峰曉僧曰檇李亭前曾得意越王峯下遇知音師云多少離人冒暗行問賢侯請命當爲何事師云光拭床

淨掃地僧曰還當佛法也無師云不用奴安使婢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瘦田損種僧曰未審如何領解師云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云抱甕灌園僧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云須要雨暴頭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驢著槽馬著廐僧曰爭奈學人未會何師云蘆花翠地白絲鞭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豐城價重僧曰出匣後如何師云雷煥名高師乃云釋迦出世石火裡現身四方七步從何而起達磨西來雷聲中說法一華五葉甚處得來邇後緣空鑿隙逐惡隨邪便有悳山臨濟溈仰先曹平地上撒起葛藤實器裏停儲餿飯使南來北往者牽手絆脚倚門傍戶者嚥唾吞精且饒有一箇半箇眼尾朔地跳得出來若到衲僧門下不消一劄喝一喝下座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開堂曰問李相當年參藥嶠雲在靑天水在瓶府帥請師匡上席未知祖意若爲明師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僧曰將謂壽山無透路元來方外有知音師云今之古之一句作麼生道得僧曰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如何是壽山境師云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杉松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閑持楖櫟木笑問往來人僧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知師久蘊吹毛劍作麼生是吹毛劍師云淸風八面僧曰中下之機如何曉解師云切忌當鋒僧曰恁麼則今日用去也師云快便難逢師乃云過去諸佛已過去未來諸佛猶未來正當空劫之際佛法委在何人若也一念迴光遍照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豈有前後去來之際直饒諸聖出興如恒河沙數未有一人半箇當頭指出是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不盡三乘十二分教又是黃葉止啼之說洎乎靈山會上不得已而拈示衆　迦葉破顏而笑便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自此之後翻成途轍西天此土遞相傳授莫不以心印心以印印定實無一法與人直指當人分上眞機絕眹包千古以無窮大智沖虛亘十方而無盡圓光不離於目前法界豈從他得舉足下足無非眞實道場一卷一舒豈離繫與大

用草木叢林皆現色身三昧山河大地盡轉根本法輪若能如是方解報佛深恩上資　皇圖之永固珍重上堂云四面青山列畫屏誰知身世與雲平松風水月淡相對別占壺中一片清所以白雲影裏古佛巖前青松翠栢盡彰古佛之家風傑閣雄樓何異天宮之世界既到遮裏不用彈指樓閣門開說甚天台與南岳為什麼如此壽嶽凌霄漢紅塵不到門

睦州廣靈希祖佛印禪師法嗣

睦州烏龍山麗堅禪師上堂良久云明珠在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是以道棒頭取正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裡如斯舉唱曲為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珍重

處州縉雲仙岩懷義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自屈作麼僧曰如何是道師云儞道了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無僧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云秖恐不恁麼僧曰也是師云却恁麼去也

睦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師云庭凋一葉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鴈帀地寒聲忽驚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總聞且道佛法在什麼處良久云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岩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彰法嵩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來師云趙州猶在僧拈下鞋早起師云果然僧提鞋歸衆師云猶較些子上堂拈拄杖云行坐常持兎角杖應用全施龍虎狀乳峯猶許老韶奮後代商量幾般樣有方圓有拯濟打著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藤畫斷兩頭休擬議亦不大亦不小拄地撐天常皎皎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

婺州寶山公遠禪師問如何是聲師云分明聽取問如何是色師云分明看取僧曰更有事也無師云言猶在耳

岳州乾明惠覺禪師法嗣

嶽州平江長慶圓禪師上堂云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踍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粟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

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云切忌睡著上堂云此道徑截祇遮無別要休便休要歇便歇還歇得麼喫茶去上堂云長慶有箇消息生緣本在江國逢人不敢相謾面亦不如語直

岳州平江寶積淸及禪師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良久云會麼僧曰不會師云可惜實際理地上堂云左一盼右一顧萬象森羅體全露且道露箇什麼顧視大衆下座上堂拈拄杖喝云德山臨濟不解我語諸人還會麼乃卓一下又喝一喝云吽未夢見德山臨濟在上堂云看看輝輝紅日上欄干更饒淸風吹我寒咄

眞定府洪濟淸禪師法嗣

相州長興宗朴禪師上堂云我有一訣逢人便說兩下天陰炎天普熱大衆還會麼儞若會得眼中著屑儞若不會今朝敗闕不見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上堂云臘月正嚴寒草木盡枯乾幾多名利客見處黑漫漫咄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法嗣 向下八人語錄 禪學僧希式錄

潤州金山龍游寺佛鑑禪師諱惟仲汀州人也早圓戒品遊廬山淮浙徧扣宗師至龜山摳衣入室聞學庭前栢樹因緣言下契悟出世磁州慧果未幾參侍佛國禪師住東京法雲爲衆領袖元符三年春哲宗皇帝上仙五七入內籙賜章服相國曾公布聞師道風奏以師名浙漕金部程公之元潤州州牧大監傅公燮遣使具儀請住金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開堂中宮皇后遣中使降香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師謝　恩畢登座祝　聖罷乃敷坐上首白槌竟師顧左右云還會麼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力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法答　皇恩師云萬年松在祝融峰僧曰若然者祗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云漁樵千里樂昇平僧曰飄來新雨露洗出舊樓臺師云說道理僧曰祇如泛洪舟衝雪浪到家一句又作麼生師云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師云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無形遇緣即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

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
祖相傳道貫一乘宗分五派臨濟則賓主互換韶陽
乃顧鑒全抽溈仰則父子相投曹洞乃君臣會合清
涼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含萬象該
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默把定則
十方坐斷虎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
堯仁政化祝　睿筭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群有然雖
恁麼猶涉程途且道正令當行如何理論良久云一
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建中靖國元年
四月十三日　皇后教旨遣中使降香爲　皇子韓
國公頭晬之辰設齋請陞座祝延　聖筭問天香遠
降慶　皇子之令辰中使臨筵願聞法要師云好風
來不盡紅日照無涯僧曰一句逈超今古外松蘿不
與月輪齊師云於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曰箇中
奇特事鑪爇御香清師云木人吹玉笛聲入紫微宮
師云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閣前聖會賢合正是
　我皇植福之地乃爲禪流選佛之場洞啓法門廣
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顯道物物明心高蹈大方圓融
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句乖宗空自精勤終無了
達苟能於斯一致盡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覺眞
可謂金輪統御玉燭遐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虬龍
出穴丹鳳來梧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風並
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遊子徑歸家是處高人遊
佛國然如是且道龍生龍子底句又作麼生良久云
非但天神來密祐更資遐筭助　吾皇問如何是佛
師云高聲問著僧曰如何是道師云脚下薦取僧曰
如何是禪師云舌拄梵天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
去也師云爾遇得箇什麼僧曰不可重說偈言師云
勘破了也師云如是之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
心力上至諸佛下及傍生妙湛眞如恒常有異盡孥
情而棄本逐末展轉輪回苟聖種而捨妄歸眞頓超
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屆此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座主神光俄然瞥地
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尋即於言下承當從此紹
隆祖位末後門庭大啓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關玉
女吹成妙曲如斯舉唱已徇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

取久參高德同爲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拍禪牀下座

上堂云今朝二月十五慧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來作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麼歸堂喫茶去上堂顧視大衆云春光漸老山色方融桃華栢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裊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慧果門前雲影暮天鋪爛熳鷺鷥嶺上蝶舞華前法法現成不勞心力參上堂云大衆盡是雲外高士徧歷諸方扣問宗師求其悟解還知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嘗有絲毫許欠少未嘗有絲毫許間隔未究得者切須究取比來行脚圖箇什麼若於此見得歷歷分明豁是生死岸頭事在更須知有衲僧家超佛越祖向上一著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著良久云[illegible]深夜後猨叫亂峰前

興元府中梁山乾明禪院永因禪師[illegible]上初住法濟都尉張侯敦禮奏賜章服問建律[illegible]無所

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云分明一句作著猶迷僧曰漢水祗應流到海月輪直上最高峰師云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昨日雨今日晴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東西南北上下四維師乃云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虛空界但能反照即自圓明不假多聞本來具足堂堂應用歷歷見前廓落情塵偏周法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誰間隔乃拈起拂子云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若能悟去便乃不除煩惱即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云斬新樓殿佛家天律去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山壽聖禪寺紹光禪師潭州人也出世楚州勝因後遷智者山都尉張侯敦禮奏賜章服問遠離楚寺來屆金華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卸帽穿雲去披蓑帶雨歸僧曰未審是同是別師云莫向意中求

僧曰爭柰遠涉程途師云有請不背問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寒生水面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日上天心上堂云千手千眼不礙施呈一信不通玄關永隔且道過在什麼處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參

上堂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柰胡大子雖獰爭似南山鼈鼻師高聲云大衆看脚下

上堂云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掛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看取

泗州大聖普照禪寺法最禪師問爲國開堂於此日請師演法報 君恩師云萬里白雲一輪紅日僧曰恁麼則我皇有道日無私師云鐵樹華開好春色龜毛點出太平年僧曰祇如截斷衆流一句作麼生師云板齒生毛則向汝道上堂云瓦礫爭光摩尼失色若也承虛接響應在聲前設使眼見耳聞未免盲聾暗啞咄上堂云箭過新羅錫飛舊隱迷逢達磨作者方知具眼之流應機如電參

和州靈湯惠濟禪院普虔禪師問假大導師傳正法眼祇如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未審作麼生傳師云痛杖且待別時僧曰恁麼則鐵牛哮吼石鼓喧轟師云非公境界師云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致使虛空霹靂旱地爆雷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作麼生會良久云溪澗豈能流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楚州勝因崇愷禪師姓劉氏廣州人也依蒲澗山出家受具遊方參佛國禪師出世住持都尉張侯敦禮奏賜章服問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云一筆勾下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萬里無雲千峰壁立僧曰謝師指示師云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雲舒北闕月印南溟僧曰恁麼則佛國嫡子師云拋第五兆師乃云祖宗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耀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鵠白烏玄霧起郊原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撞出幽關石女壁開金鎖衝斷三重戈甲撥散五位槍

旗石鞏秘魔弓叉放下德山臨濟棒喝休施何須擊鼓般泥不用輥毬披石任儞道理俱盡巳鼻全無點撿將來直是木在既若如然儞且道超宗越祖底事作麼生良久云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問如何是驚人一句師便喝僧曰幾年誰不言一語便驚人師云道什麼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看脚下僧曰蹈破澄潭月衝開碧落天師云秖恐不恁麼乃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令當行群魔失色一人當御萬國來賓一月在天千江映徹雖然如是秖遮一點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千山攢翠色萬古碧巖前

磁州二祖元符禪寺璿果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天上天下僧曰如何是法師云海藏龍宮僧曰如何是僧師云遊山翫水僧曰三寶已蒙師指示衲僧相見又若何師云鷂子過西天問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如何是法王法師云薰風來席上僧曰蟾彩乍開金殿冷法王陞座玉窓寒師云紅日正當軒僧曰斬釘截鐵須是本分鉗鎚師云法王法又作麼生僧曰稽提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師云不妨剏師乃云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蔟蔟齊上來一一面相覩秋色滿虗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五世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法嗣

袁州木平山興化德觀禪師問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月上松添影僧曰學人未曉師云鐘聲和白雲問雲門直下法嗣何人師云圓光沼畔清風起僧曰雲黃嫡子也師云飼虎巖前別是春

天台護國妙機禪師問渴憶洞庭霜後橘困思天竺雨前茶橘則不問如何是茶師云與儞一盞僧曰學人今日已知香味師云也是畫餅充飢上堂云昨日晴今日雨此是觀音示門戶門戶開今朝特地上高臺敢問大衆且道觀音即今在什麼處良久云不須更向寶陀山上堂師乃召大衆衆舉頭復云便恁麼去已是周遮更若遲疑白雲萬里參

杭州淨慈楚明寶印禪師法嗣

溫州靈巖德宗禪師問人天列請覺樹華開猊座既登願師說法師云一葉金風墜千巖素月圓僧曰非但人天有賴湖山泉石光輝師云火雲風捲去秋色雨飄來僧曰蛟龍不是泥中物須向人間作雨雷師云謝儞證明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五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六 〔宋僧〕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對機門

廬陵靑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

郢州大陽山警延明安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山義靑禪師姓王氏靑州人也師始誕生父喪母病無以育養遂遺之道左叢莽間有異人過聞其聲乃驚歎曰此兒他日當得道果遂收養之八歲依本州妙相寺文秀上人出家比試圓具首聽百法諸論次習大經不倈終軸洞曉其旨緇素命講法侶雲臻後聞南宗棄席參問抵浮山圓鑑禪師法席鑑知其法器即許入室示外道問佛因緣一日巖間坐次因舉前話忽聞板聲豁然開悟歸求印證鑑印可之乃曰吾昔受明安禪師眞像幷直裰皮履令求法器以繼其宗觀汝所解無墜前芳乃示識偈題其首曰代吾續大陽宗風偈云羊廣山頭草憑若待價純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根以海會虛席堅命主之出揚大事次遷投子復應慈濟禪師塔紀再來之記開堂日問和尚適來拈香祝　聖且道當今年多少師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僧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云雙鳳朝金闕丹松古韻高僧曰　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云不如緘口退却是報　皇家問多子塔前預聞記莂白雲峰下願聽雷音師曰紫鳳階前舞金鷄對日啼僧曰若然者五山高鎭地百谷遠朝宗師云雲外千峰翠溪聲一樣寒僧曰一片白雲舒世界普天無處不垂陰師云龍吟碧澗霧起霜華問昨離舒郡太平今到白雲海會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白雲來往靑山外

嶺上寒松帶月高僧曰恁麼則不離此處徧至他方
師云休問山前路孤猿啼處深
師乃云若論此事豈在高陞法座下列明賢問答主賓以爲出世況千賢塞口萬聖絕言古今佛祖分雪無門三藏五乘指論不及然雖如是不可一向弓折箭盡去也所以道千峯鎖色萬木凝條古殿月照鳳生幽洞雲開四面龍吟枯木鳳轉青霄石牛吼斷長空木馬嘶開金戶靈苗競發瑞草爭春日月同明千江共澈直得如斯猶是出世邊事落在今時諸仁者如何得不落今時去良久云萬年石逕千雲鎖一帶青煙半夜封
上堂云魚遁深淵必招釣客玉埋荊谷何逆求人所以刖足楚城烟波渭水蓋不守平常致其如是白雲滿谷綠水浮烟瑞鳥驚晨山光眩目觸事無私有何不可然雖如是更須無手能遮日釣魚不犯竿
上堂見大衆集定以拄杖卓一下良久云一陽生也所以道古佛路外千聖不遊今祖流芳傳衣表信自曹溪之後列派分枝承師各就於一宗轉換共揚於斯事此日一陽屆候萬物含靈嚴風吹綻於雞嚴玉兎挨開於碧落龍生鳳子虎抱麒麟靈苗帶雪生暉瑞草和雲徧地然雖如是且道妙在體前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氣纔生天地後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云天垂彩露地涌祥雲千江澄萬頃煙波四塞賀堯風舜化山連碧漢木起清風瓊林花綻於瑤池御柳鶯啼於玉苑星分紫閣辰拱天輪千邦賀誕聖之辰萬國祝南山之壽直得山川擁秀海嶽呈輝金雞報天外之聲玉扆受千春之賓諸仁者正當恁麼時且道君臣道合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道泰君臣清宇宙時豐齊賀 舜堯年
上堂云紅爐燄裡共守寒冰水石聲中寂寥宴坐霜凝月色松鎖青烟鴈回半夜過長空星轉天輪正一色諸仁者作麼生是一色邊事良久云半夜雲橫嶺天明霜滿溪
上堂云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捲簾悟道豈免傍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因甚陝

府鐵牛走過新羅國裏乃喝一喝云達者須知暗裡驚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良久云大衆還委悉麼春殘景暮氣序漸暄高低花綻於千峰遠近煙蒙於四野鶯啼谷響鶴舞鸞翔耕人賀堯舜之豐漁父樂昇平之道月生雲際日照長空金雞啼鳳子歸巢玉兎渡星河起浪蟲苗競發枯木迎春白雲綻一帶青山流水貫千江合派直得如是猶是遮邊事落在今時諸仁者作麼生是那邊事良久云萬年松徑雪深處一帶峯巒雲更遮　元豐五年五月初一日夜索袈裟自題援筆留偈云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闍維獲舍利鳥獸悲鳴靈應非一

西川雲頂山鵬禪師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問如何是疑底人師云畢鉢羅巖中面面相覷僧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云如是我聞須彌粉碎

盧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楷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問寂杜峯頭一朶秀綫鉢羅花火裡開時如何師云言無展事意人迷語路中僧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云文彩未彰全體現太陽輝後却迷人僧曰喏喏師云且禮拜著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韵出青霄請師吹唱師云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僧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云無舌童子能斷和僧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云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云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云繩牀風雨爛方丈草萊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云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問如何是默時說師云幻人看月色僧曰如何是說時默師云鐵狗吠石牛僧曰不默不說時如何師云相逢不相識君東我向西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龍門無宿客龜鶴自成仙問一色難分明如何師云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如何是大紅爛底人

牛字疑剩

師云通身近不得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云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問如何是正位師云言前不布彩一句是非前僧曰如何是偏位師云萬仞峯前卓五彩僧曰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夜半不須開戶曬暗中誰辨往來源僧曰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天曉便藏無影木依俙兆象翳雲遮僧曰如何是兼中到師云他家自有通心在曲新終不落今時問如何是大闡提底人師云佛祖隸攢眉問如何是無底鉢師云漏盡無遺香積飯塵塵剎剎盡無餘問如何是退步就巳師云從來不出戶折屋覓應難問如何是無影樹師云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夜半不須藏玉戶問如何是道師云勿角泥牛犇夜欄問如何是古鏡師云醜婦從來耻見明

上堂云耆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鵶似雪孤鴈成群鐵狗吠而凌霄牛泥牛闘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什麼事良久云剩栽無影木留與後人看

上堂云諸禪德直饒儞肚裡踏破脚亦且向遮裏休去好古殿風清回廊人靜青青庭柏善說眞如隱隱石爲能談法要燈籠側耳露柱點頭若也於斯薦得慶快平生若也未明山僧不免說破還會麼口似鼻孔

上堂云月白風淸水遙山遠樓臺聳翠殿閣生涼大地山河森羅萬象盡與諸人說了也切莫自生退屈更去問佛問祖說道說禪抑恐埋沒諸人去還相委悉麼良久云巳落第二月也

上堂云臘月三十日巳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遮裡佛也爲儞不得法也爲儞不得祖師也爲儞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儞不得山僧也爲儞不得閻羅老子也爲儞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師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末休
西京少林恩禪師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云古今不墜僧曰遮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太無厭生僧曰作家宗師師云也不消得問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瞻未審和尚出世如何舉唱師云遮邊是僧那邊是俗問天不寒不暖日不長不短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云知時別宜僧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法王機師云龍頭蛇尾僧曰恁麼則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師云眞師子兒問久嚮客路罕遇知音今日上來請師一接師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曰頂門不具金剛眼幾逐流鶯過短牆師云白雲千里萬里問一箭一群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云中也僧曰還端的也無師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僧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云非但一箇兩箇僧曰好事不如無師云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云非公境界僧曰恁麼則石人撫掌木女呵呵師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讇語僧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爲能得見少林機師云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初一句請師舉唱師云面黑眼睛白僧曰三十年後專爲流通師云山僧未有語在
上堂良久云若向遮裏說即心即佛大似頭上安頭若說非心非佛何異迷頭認影賞箇名安箇是文箇非向甚麼處見達磨祖師然雖如此放一線道別有商量諸仁者是復誰是非復誰非是非杳絕分明萬機還會麼前是官不容針後是私通車馬於斯明得晝見日夜見星於斯不明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蠹君福
上堂云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擧手作捏勢云達磨祖師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云果然果然
上堂拈起拄杖云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氷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横擔豎夯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此令去也擊禪

床一下上堂橫按拄杖云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終成異見既到遮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云穿却德山鼻孔換了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上堂良久云直下明得更不用如何若何便請休去歇去其或未然三十年後忽然於糞掃堆上斬新拾得舊時物方知少林今日已為諸人打破畫瓶還信得及麼人人鼻孔頭豈是無消息上堂云十方共聚同此安居既在少林遂委少林家風也未若委悉得去石城山下今古同風若未相委但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君不見古人道行路難行路難時上眉毛苦自看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廣禪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陽廣山頭雲靄靄月華菴畔栢青青僧曰恁麼則投子嫡子大陽兒孫也師云未跨鐵牛捧如雨點僧曰今日已知端的師云一任敲甎打瓦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郢州大陽山楷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乾元寺南禪師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觀不見僧曰出水後如何師云清香徧界僧曰真善知識師云何必如此

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問如何是翠峰境師云秖聞鸎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堪嗟立雪僧

明州金鵝山虛白禪師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云鳥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子師云駝驢猪狗僧曰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云啞

洪州上藍普禪師相國夏公請問百骸俱潰散那箇是長老主人公師云前月二十日離新陽口

杭州承天義海禪師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此理如何師云汝還見香爐麼僧曰還有不入者無師云勝殺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覷破一切

廬山萬杉院太超覽知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山家秖如此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云大衆總

閑問寂默爲宗時如何師云謾語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迂迴多少問如何是最先一句師云此問在後問世尊拈華意旨如何師云僞還薦得麼僧曰學人不會師云多少分明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尊三昧師云何處得這消息問瑞雲滿庭從何而降師云莫泄眞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云甚處得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盡言隻履歸西去問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云何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云千聖皆從此入僧曰入後如何師云想儞不識僧禮拜師云酌然師乃云世尊良久迦葉起來白槌馬師纔陞座百丈便出來捲席可謂摩竭陀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脚然雖如此久參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座也須著些精彩更若繁詞恐不及珍重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法嗣

福州古田雲峰道誠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那箇古人恁麼道僧曰祇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云不妨具眼僧曰千聖不傳方是的一言合道未爲眞師云早是不合也

眞州長蘆贊禪師問拈槌舉拂即不問如何是囑教白雲底意氣師云喫棒僧曰爭奈人天大衆何師云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老僧孝 聖旨開堂僧曰恁麼則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知恩方解報恩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云費力干曰恁麼則百雜碎師云莫費力問終日驅驅如何得入師云祇爲終日驅驅師乃云起動大衆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久參先德達佛知見不可更教遮裏談禪說道實爲舉足動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云參

袁州崇勝道珍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更向什麼處覓僧曰莫祇遮是師云勿交涉

綿州富樂山智靜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六耳不同謀僧曰意旨如何師云逢人但恁麼舉

越州天衣山昭愛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牛兒不識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臂長衫袖短僧曰忽遇

客來如何師云離中虛坎中滿

韶州仰山太平興國寺擇和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君子不發游言問如來藏中以何爲佛事師云香風吹萎花僧曰皆因今日也師云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佛師云貝書梵字師示衆云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屑古佛家風靑天明月

廬州棲賢澄諟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山寧化體榮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神光曾斷臂僧曰來審還當得也無師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上堂云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把冰橫死於路進前觸途成滯退後噎塡胷不進不退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而今不奈何也良久云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南嶽福嚴省賢惠照禪師問如何是福嚴境師云畫也畫不及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且子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不因汝問我也不說僧曰恁麼則寶覺分枝去也師云莫亂道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師參諟禪師諟問汝是甚處人對曰安州人諟曰汝爲什麼却不安對曰今日轉見病源諟曰且莫强惺惺師遂禮拜有頌云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著是夢何處有佛祖

廬陵淸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二世

杭州靈隱文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山蘊聰惠照禪師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寮喚郎有僧曰未審有箇什麼師云天台榔標鬪古路重修時如何師云平高就下

杭州南院淸禪師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師云汝道傳什麼來僧曰恁麼則不通信去也師云不妨俐利

江寧府保寧宗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更問什麼僧曰莫秖遮便是也無師云且莫虛頭

江寧府淸涼擧內慈化禪師問一法本無萬法何有未審和尙說箇什麼師云汝說得分明僧曰恁麼則一切不存去也師云也不信汝

越州新昌石佛有邦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布髮掩泥人盡委僧曰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師云杓卜聽虛聲

杭州龍華悟乘禪師法嗣

溫州鴈蕩山靈巖惠瑞宣密禪師問優鉢華拆人皆委祖令親行事若何師云識法者懼僧曰施行有據去也師云人小膽大

明州瑞巖山義海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少人定當得僧曰報本嫡子也師云適來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大梅境師云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喫茶去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見錢買賣不曾賒僧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好不信人直

明州大梅保福居照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問如何是佛師云量才補職僧曰補職後如何師云天台杖子問如何是眞實之禮師云今日好寒僧曰意旨如何師云千山萬山雪

洪州章口昭達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守堅法印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誰不履踐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來千去萬

廬陵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三世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

婺州浦江華藏虛外禪師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臨筵欲借看師云別起眉毛僧曰見後如何師云多少分明辭世云少年石女握金環獨角犀牛入華山波旬撫掌呵呵笑碧眼胡兒渡鐵關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辭世頌云靈木無根北斗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殘陽戀幽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今年柴米貴辭世頌云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漢夜白孤蟾吐

廬陵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四世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佇頤禪師問梵王請佛盡爲群生今日史君請師當爲何事師云大衆知恩僧曰恁麼則人天

交接去也師云不妨具眼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六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七　〔宋諱〕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拈古門

明州雪竇山重顯明覺禪師二十則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山云儞是甚處人僧曰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祇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儞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舉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秖如馬祖道儞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舉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師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問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曰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聞舉云趙州古

佛從此不答話師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遮僧話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卽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舉欽山一日上堂舉起拳又開云開卽爲掌五指參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衆舉起拳山云爾祇是箇無開合漢師云雪竇卽不然乃舉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裡作活計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甚時離彼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此大悟師云雲門氣宇如王擲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行子孫也未到斷絶

舉國師三喚侍者點卽不到侍者三應到卽不點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瞞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不會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云無端無端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儞往來者是藏師云草裡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藏師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師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遮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致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祇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祇遮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舉南泉山下有一庵主行僧經過謂庵主云近日南

衆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亦不管州從西過東主亦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來疑著遮漢師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勘破了也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兎子懷胎師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云某甲有甚麼過峯又打五棒師云雪竇不會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儞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大衆回首丈云是什麼有甚麼共語處黄蘗和尚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緇較些子師云說什麼緇較直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鎚爲衆竭力著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驀拈起拄杖云散過一著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專甲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師云雖然作家賊買要且未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也無門退也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夾山問未審那箇是親那箇是踈梅云一親一踈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

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後住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師云夾山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畫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溈山云田中多少人山插下鍬子叉手而立溈云南山大有人刈茆山拈得鍬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踏倒鍬子鏡清云不柰船何打破戽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鍬子處叉手處招喚某專甲僧應喏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云二老宿是即是祇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把住忽有箇衲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峯見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迴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手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何雖然如此祇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勿處去勿處去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祇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今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秖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裡著得須彌山耳裡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

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潛麼也不得不潛麼也不得然後勿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

洪州黃龍山南禪師二則

舉臨濟問寺主什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糶黃米去來臨濟以拄杖面前畫一畫云還糶得遮箇麼主便喝濟便打典座至濟乃舉前話典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爾又作麼生典座便禮拜濟亦打師云喝亦打禮拜亦打還有親疏也無若無親疏臨濟不可盲枷瞎棒去也若是臨濟即不然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又云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舉僧問大覺和尚忽來忽去時如何覺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進云不來不去時如何覺云華嶽三峯頭指天師云大覺祇解箭鋒相拄理事相投殊不知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東京淨因懷璉大覺禪師三則

舉雲門大師有時聞白槌聲乃云妙喜世界百雜碎汝等諸人擎鉢向湖南城裏喫飯去師云大小雲門也似車顛倒山僧遮裏祇是維那白槌首座施食山僧展鉢行者行益與麼說話一任諸方裁斷

舉睦州有時云忽然忽然山僧道不然不然何也夜烏啼曉月玉女打鞦韆

舉肇法師云會萬法為已者其唯聖人乎石頭和尚因看到此乃以手拊几一下云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師云大小石頭祇向泥裏洗土塊山僧即不然良久云常愛川原幽隱處滿園花木撼春風

滁州瑯琊惠覺廣照禪師四則

舉臨濟示衆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總識伊來處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拈云作麼貶作麼剝良久云垂鉤四海為釣獰龍格外玄談蓋尋知已喝一喝

舉百丈見趙州來參百丈云甚麼處來州云南泉來丈云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州云今時人直教悄然去百丈云悄然且致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

近前三步百丈咄之州作縮頭勢百丈云大好俏然趙州拂袖便出去師拈云趙州老人向師子窟裏換得牙爪

舉臨濟上堂有僧出禮拜濟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濟云儞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禮拜濟云儞道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濟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臨濟乃云要會臨濟賓主句請問取適來問話二禪客師拈云眞金須入火

舉水潦參馬祖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被馬大師一踏踏倒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當下大悟便承嗣馬大師住後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水潦云自從馬師一踏後直至如今笑不休師拈云大衆儞道水潦還會悟也未

雲居山曉舜禪師三則

舉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院虔侍者曰夫續先師住持須會先師意祇如先師道休去歇去寒灰枯木去直似一條白練去未審首座作麼生會首座云先師意明一色邊事虔侍者云與麼會又何曾夢見先師意首座乃焚香云某甲若會先師意香煙盡處脫去若不會先師意香煙盡處脫去不得良久香煙盡首座脫去虔侍者曰坐脫立化即不無首座要且未夢見先師意師云儞等諸人且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首座與麼說是說道理所以虔侍者不肯伊大愚道虔侍者盡平生見解祇具一隻眼

舉趙州問南泉云明頭合暗頭合南泉便歸方丈趙州云遮老子尋常口吧吧地被我問著杜口無詞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趙州便掌首座云遮一掌合是堂頭老子喫首座便休師云儞諸人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首座落佗趙州圈繢與麼會又爭得大愚道趙州大似傍若無人

舉鄧隱峯去訪丹霞山下逢見丹霞乃問丹霞山在什麼處霞云青黯黯處峯近前便扭住云莫祇遮箇便是霞云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峯便休師云大愚道丹霞祇知衫穿不覺鞋綻

婺州承天簡禪師五則

舉法燈禪師問僧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作麼生會僧彈指一下燈云恁麼會又爭得僧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彈指一下師拈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舉玄沙和尚到三斗菴主處三斗乃云住山年深不怪無坐具沙云庵主來在那後法燈別三斗語云當時但觸禮師拈云玄沙不解作客勞煩主人法燈大似將甎換玉

舉南泉和尚有書與茱萸和尚書中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從理變寂寥非內茱萸看了呈起問大衆云誰能與山僧作得迴書乃有僧問如何是寬廓非外茱萸云問一答百也無妨僧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茱萸云覩對頭色不好手僧又問長沙和尚如何是寬廓非外長沙閉目良久僧曰如何是寂寥非內長沙開目視之僧又問趙州和尚如何是寬廓非外州作喫飯勢僧曰如何是寂寥非內州作拭口勢僧便舉似南泉泉云此之三人不謬爲吾嫡子師拈云此三人一人得皮一人得肉一人秦不收魏不管

舉僧問大顚和尚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顚低頭僧曰大顚法道今日親曉未審靈山事若何顚舉頭僧曰一等勿絃琴唯師彈得妙顚合掌僧展兩手顚云賴遇老僧僧禮拜顚便歸方丈僧云弄巧成拙師拈云遮僧雖能掉鬪不解理兵大顚大似生錢放債

舉有一梵僧來參仰山仰山於地上畫一半月相僧添成圓月相乃以脚抹却山展兩手僧云此土有小釋迦出現師拈云仰山大似啞子喫苦瓜

洪州翠巖山可眞禪師一則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云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云脚下深三尺師云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

東京智海慕喆眞如禪師二則

舉雲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

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嚴擧起掃箒云遮箇是第幾月吾便休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向伊道正是第二月雲門云奴見婢慇懃師云將勤補拙此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儞親見惠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險隔江遙望碧雲開

擧夾山在潙山作典座一日潙山問今日喫甚麼菜夾山云二年共一春潙山云如法修事著山云龍宿鳳巢師云夾山雖逞家風美即美矣善即未善慧光即不然尋常茶飯隨家豐儉或有人問今日喫甚菜向道不是茄子便是菘菜如法修事著五味不少且道夾山是慧光是

廬山東林廣惠常總照覺禪師一則

擧汾州昭禪師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州云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州云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州云千里特來呈舊面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州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汾州復云老僧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子師云驗則驗矣爭柰有箇人不肯寶峰今日對大衆前敢別汾州四轉語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云無底鉢盂光炟赫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云天台楖栗黑鱗皴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云戴盔鍱腹三千里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云人問天上一般春師復云汾州與麼驗天下衲子寶峰與麼辨海上禪流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五則

擧玄沙一日見長生乃作一圓相生云一切人出遮箇不得沙云情知儞向鬼窟裡作活計生云某甲祇如此和尙又作麼生沙云一切人出遮箇不得生云某甲適來與麼道爲甚不得和尙恁麼道爲甚却得沙云我道得儞道不得師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裏如今還有出得底麼

擧雪峯示衆云盡乾坤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云雖然此上不足翠巖更與儞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

舉雲門示衆云佛法也大有秖是舌短師云雲門與麼道也是秦州來

舉汾州示衆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拈起拄杖云遮箇豈不是拄杖子阿那箇是徧行脚事復云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舉五洩初參石頭纔到門便云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石頭踞坐洩拂袖便行頭遂召闍梨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秖是遮箇回頭轉腦作什麼因而有省師云石頭老人坐不定把不住似遮般擔板漢從教去便休又喚他回頭來被他茶糊一上道我向遮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一則

舉仰山夢往彌勒所令居第二座有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仰山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師云仰山依文解義即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寐語亦免後人夢中說夢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三則

舉脩山主問僧甚處來僧云翠巖來主云翠巖有甚麼言句示徒僧云和尚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主云恁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主云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有省師乃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且道在賓家分上主家分上若定當得出憂則共慼樂則同歡山僧則不然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箇衲僧出問師意如何許伊具一隻眼

舉雲門頌云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師云雲門恁麼道不覺弄巧成拙山僧即不然仰面看天低頭覷地口裏喫飯鼻孔出氣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舉趙州送僧舉起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僧云恁麼則不去也州云摘楊花摘楊花師云趙州非但走得遮僧脚底皮穿亦乃啞却遮僧口口若不啞為什麼逢人便舉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二則

舉明招云今日風頭稍硬歸暖處說話去來大衆隨入方丈招云纔到暖處便見瞌睡乃以拄杖一時趕散師云停囚長智當時待伊道今日風頭稍硬歸暖處說話去來但拊一掌各自歸堂教遮老漢一場懡㦬

舉進山主問澄源云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源云從想有進云學人擬想一鋌金還得也無源無語師拈云澄源老漢將謂想澄成國土殊不知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山僧即不然待他道學人擬想一鋌金得也無但痛與三十棒何故如此賣金遇與買金

湖州上方齊岳禪師二則

舉疎山示衆云山僧咸通已前明得法身邊事咸通已後明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在衆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事疎云枯椿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汝說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指淨瓶云法身還該箇麼山云闍梨莫向淨瓶邊會門云喏喏師云疎山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雲門舌上有龍泉

舉雲居膺和尚示衆云孤迥峭巍巍却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居云汝面前案山子也不會師拈云雲居大似按牛頭喫草

江寧府蔣山法泉佛惠禪師二則

舉本淨和尚云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棄却一眞性來入鬧浩浩若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師云山僧愛與古人厮拗若逢修道人第一切向道且道向道箇什麼陝府鐵牛渾是鐵隴西鸚鵡解人言

舉脩山主云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師云脩山主雖甚奇怪祇解抱橋柱澡洗山僧即不然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

舉香嚴示衆云我有一機瞬目揚眉有人不會別喚沙彌師云香嚴雖然慈悲廣大豈知恩多怨深山

僧即不然。我有一機。電掣猶遲。有人不會。腦後金
鎚

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一則

擧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禮拜國師。至中路。泉於
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於圓相中坐。麻
谷作女人拜。南泉云。恁麼則不去。歸宗云。是何心
行。師拈云。歸宗麻谷。氣宇如王。落在南泉圈裏。當
時見他畫圓相。拂袖便行。直饒南泉更有神通。也
較三千里

杭州佛日智才禪師二則

擧臨濟持鉢到一婆子門前。云家常。婆子開門云。太
無厭生。濟云。飯猶未曾得。何責人無厭。婆子閉却
門。師拈云。婆子雖然機智縱橫。也是自損。臨濟出
不當時。過落此人。綮在闔外。若要臨濟口閉。直須
將飯與伊

擧南泉垂語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今時人須向異
類中行。趙州云。異則不問。如何是類。南泉兩手托
地。趙州便與一踏。歸涅槃堂云。悔悔。首座問云。悔
箇什麼。州云。悔不更與兩踏。師拈云。父不慈子不
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僧。難緘其口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三則

擧僧辭歸宗。宗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
云。我遮裏有一味禪。僧何不學。僧云。如何是和尚
此間一味禪。宗便打。良久云。會麼。僧云。會也。宗云。
爾試道看。僧擬祇對。宗又打。黃蘗聞擧云。馬大師
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更阿轆轆地。祇有歸宗
老。猶較些子。師拈云。黃蘗禪師。也是愛忘其醜。忍
俊不禁。歸宗老漢。禪將一味。不覺傷鹽傷醋。遮箇
師僧。將赤肉抵他乾棒。蓋爲有求皆苦。更有一箇。
且聽諸方斷看

擧德山和尚不安。有僧問。還有不存病者也無。山云。
有。僧云。如何是不病者。山云。阿耶阿耶。師拈云。作
家宗匠。語不浪施。如人解射。百發百中。山僧即不
然。如何是不病者。傷寒鼻涕流

擧汾州和尚以拄杖示衆。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
角和尚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師拈云。二

老宿一出一入半合半開猶是干戈相待山僧卽不然識得拄杖子盡月冷光在指雲秋片移

杭州承天傳宗禪師二則

舉僧問南泉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泉云更進一步僧復問靈官官云百尺竿頭用進作什麼僧不肯拂袖便出官便打師拈云若參南泉須進一步若參靈官須退一步明眼底辨取

舉仰山到東寺問云相看寺云已相見了也不用上來山云與麼相見莫錯麼寺便入方丈閉却門仰山後歸擧似溈山山云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與麼爭識得伊師拈云仰山識得東寺强說道理設使溈山親去也未能與東寺相見

東京慧林德遜佛陀禪師一則

舉百丈和尚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丈云還曾逢著人麼僧云不曾逢著丈云爲甚不逢僧云逢著卽擧似和尚丈云甚麼處得遮箇消息師拈云山下不曾逢著則且致山上還曾逢著麼若逢著卽汾陽消息流布諸方若不逢著什麼處去來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二則

舉曹山問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且作麼生說箇應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子秖道得八成僧云請師全道山云如井覷驢師云遮僧始道一半曹山方得八成要得全道麼如井覷井

舉陳操尚書問同參僧云有一事與老兄商量得麼僧云合取狗口書自摑口一下云某甲罪過僧云知過必改書云恁麼乞與老兄口喫飯師拈云陳操却解髑髏前揮劍腦蓋後放光遮僧雖入虎穴不得虎子

東京法雲法秀圓通禪師四則

舉茱萸示衆云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有靈虛上座出衆云是虛空是橛茱萸便打虛云和尚莫打某甲茱萸放下拄杖便歸方丈師拈云茱萸秖知瞻前遮僧不能顧後子細撿點將來兩箇總好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具眼者辨取

舉藥山參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未曉此理乞師指示石頭

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
得師云石頭好箇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著人藥
山雖然過江悟去爭柰平地喫交有甚扶策處
舉法眼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
地懸殊天衣云識得凳子稌楠木作樓賢即不然
識得凳子四脚著地其間一出一沒半合半開有
得有失有親有疎具眼禪人一任檢點
舉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師云直饒大地普請成
佛亦未夢見山僧脚跟在法眼道若見諸相非相
即不見如來師云雖然如是未免埰根先師云若
見諸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若檢點
得出許儞具擇法眼師召衆云會麼前面千尋古
澗後面萬仞高山若也不見爲儞諸人重新注破
瘦竹有高節閑雲無定心

衛州元豐清滿禪師二則

舉法眼問修山主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子作麼生會
主云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法眼云恁麼會又爭得
主云某甲祇恁麼師兄作麼生法眼云毫氂有差
天地懸隔主便禮拜師云聽許大修山主被泥彈
子換了眼睛還知麼復云後面禮拜也是停因長
智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師乃橫按拄杖云更看山僧爲蛇畫足

東京淨因惟岳佛日禪師一則

舉教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山
僧即不然今日要與釋迦老子爭鋒削爲諸人通
箇消息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若道雲月是同如來禪即許師兄會若道溪山各
異祖師禪未夢見在

秀州資聖盛勲禪師二則

舉疎山到投子處投子問近離甚處山云延平投子
云還將得劒來麼山以手指地投子便休山便出
去投子至晚令侍者請山喫茶侍者云早來已去
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師拈云此二
人還有得失也無試請斷看良久云得便宜是落
便宜

舉欽山問德山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云儞試道大皇龍潭底看欽山禮拜德山便打祖峯拈云德山祇會打死欽山不會打活欽山資聖即不然若據欽山合喫三頓棒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遮裏合喫多少儞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禮拜又亦放過更有一頓落在甚處良久云遮一頓三十年後好作點眼藥

廬山栖賢遷禪師三則

舉大禪佛到仰山問仰山西天二十八祖也與麼唐土六祖也與麼和尚也與麼某甲也與麼仰山下繩床打四棒大禪佛後到諸方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云且仰山打伊四藤條是何道理莫是打伊不會莫是打伊說道理若恁麼會何曾夢見山僧道若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舉維摩詰有病世尊令文殊師利詣彼問疾文殊云是疾從何而起是身病也是心病也於四大中何大病也維摩云我此病者亦非有也亦非無也非是身病非是心病非四大病不離四大由衆生病故而我亦病衆生病瘥我病亦瘥師云看他維摩如斯懊惱作却遮病山僧病諸人還知麼秖為當初不忌口

舉僧問曹山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山云不雕琢僧云為甚不雕琢山云須知曹山好手師云山僧即不然為甚不雕琢澗底松寒

江寧府清涼和禪師一則

舉舍利弗入城見月上出城弗問云什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入汝出何言同去女云汝住何所弗云當住涅槃女云我如汝去師拈云一出一入何云同去會麼拈起拄杖云舍利弗月上女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去路無差其或不然一任出入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三則

舉天王如來會中有女子於世尊前入定佛勅文殊出此女子定文殊遂彈指一下乃以手托上梵天出此女子定不得世尊云下方有網明菩薩出得

此定須更綱明至彈指一下女子出定而去師云遮公案無不委知文殊爲甚出不得綱明爲甚出得諸人儻具奔流度刃底眼非但見遮一隊漢敗闕乃至河沙祖佛出來也祇作家覷破其或青黃不辨邪正不分祇管去覓女子出定玄沙道底

舉南泉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過在甚處州便禮拜師云南泉一期遅俊爭柰平地生堆趙州雖則覿面投機不免腦門著地生

舉趙州見院主送生飯與鵶子忽總飛去州問鵶子見僧爲甚飛去主云怕某甲州云甚是語話主云請師代語州代云爲某甲有殺心在師拈云是甚語話忽有人問山僧祇云渠却剏利

廬山開先心印禪師一則

舉僧問投子歷却來來無盡燈不曾挑剔鎮長明時如何投子云歷劫來來無盡燈不曾挑剔鎮長明師拈云問既如斯答亦相似爲甚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明眼衲人試請辨看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七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八　〔宋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頌古門

明州雪竇山重顯明覺禪師二十則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志公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取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闔國人去他亦不回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淸風帀地有何極師顧視左右云遮裏還有祖師麼自云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擧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諸人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擧雲門大師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羃羃空生巖畔花狼籍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擧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曰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肅宗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師云獨掌不浪鳴中有黃金充一國山形拄杖子無影樹下合同船海晏河清琉璃殿上無知識拈了也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擧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祇應分付與盧公

復云這老漢亦未勦絕在

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擧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擧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此我即不與麼僧曰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

拄杖攛(倉亂切)向雪峯面前作怕勢

癹骨岩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向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問旣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飈颯颯長天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泉云有丈云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說了也泉云某甲祇與麼和尚作麼生丈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云某甲不會丈云我大殺爲汝說也

古佛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繩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斷濟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淸淨法身門云花藥欄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師子

華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師子大家看

舉陸亘大夫與南泉話次云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華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

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舉僧問洞山和尚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階

舉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大師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大師遂扭百丈鼻頭丈作忍痛聲大師云何曾飛去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前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所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師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師拈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師拈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拈云可惜勞而無功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同雲雨去難追師復云若要清風再覆頭角重生請禪客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師云拋鈎釣鯤鯨釣得箇蝦蟆

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列衆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紫胡牌中數箇子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帝云寡人不會師云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彊名南陽獨許振嘉聲大唐扶得眞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

鐵鎚擊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三則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湌湖南展鉢新羅齩大食波斯索渡船

舉僧問如何是佛明云水出高源

水出高源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句燈籠露柱笑怡怡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趙州庭前栢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三則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遊僧問臺山路什麼處去婆以手指云驀直去僧方去又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趙州聞舉云來日上堂我已勘破這婆子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

舉忠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師云將爲吾孤負汝元來汝孤負吾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祗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喚無消息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舉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閑開口便知音覿面若無靑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相逢相問知來歷不揀親疎便與茶翻憶憧憧往來者忙忙誰辨滿甌華

東京智海慕喆眞如禪師二則

舉溈山和尚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溈山僧喚作什麼卽得

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時得自由

舉岩頭漢陽作渡子江南江北各懸木板索渡者扣板一下一日婆子抱一孩兒扣板索渡岩頭於草舍中舞棹而出婆便問呈橈舞棹卽不問婆婆手中一子甚處得來岩頭以棹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遮一箇也不消得遂拋向水中

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橈舞棹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

筠州洞山眞淨文禪師一則

舉雲門大師抽顧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不點不到休休休休

舒州海會守端禪師二則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嗔百年三萬六千日得欣欣處且欣欣

舉僧問楊岐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岐云西天人不會唐言

天高地迥人離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廬山東林常總照覺禪師一則

舉船子和尚接夾山後踏覆船

次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今古華亭垂釣者烟波江上使人愁

江寧府保寧仁勇禪師五則

舉六祖問讓和尚甚處來讓云嵩山安和尚處來六祖云什麼物恁麼來讓云說似一物即不中六祖云還假修證否讓云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六祖云即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吾亦如是汝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

戴角披毛恁麼來鐵圍山嶽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深穿拽不回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馬祖直上覷居士云一種勿絃琴唯師彈得妙馬祖直下覷居士禮拜馬祖歸方丈居士隨後云弄巧得拙

浩浩擎山戴岳來撐天拄地勢崔嵬從教弄巧翻成拙撒手前行更不回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南泉便打趙州接住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南泉擲下拄杖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輕輕藏鋒入陣來盡時撿下眼睛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長髭云嶺南來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長髭云成就久矣祇欠點眼石頭云莫要點眼否長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長髭便禮拜頭云見箇什麼長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

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下神通現更有靈蹤在上方

舉芭蕉示衆云儞有拄杖子我即與儞拄杖子儞無拄杖子我即奪儞拄杖子

儞有面前拈取去儞無背后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

蘇州定慧超信海印禪師七則

舉石霜普會遷化衆定首座住持虔侍者曰首座

若會先師意方可住此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
年去古廟裏香爐去如一條白練去且道先師意
作麼生座曰祇是明一色邊事侍者曰首座不會
先師意座曰裝香來香烟斷處我若不脫去即不
會先師意香烟纔絶首座便脫去侍者於背上拊
一下曰去即不無要且不會先師意

張家養得數箇兒大者教爺治家業中有一男藝最
精氣宇如王威猛烈別別踏翻海底不顧驪龍珠喝
散白雲豈羨長天月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峯至方丈前顧視雪峯便下
看知事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
般事便休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
贏小捷到今邊塞嘉聲在

舉臨濟辭黃蘗蘗問什麼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
是河北蘗便打濟約住棒遂打一掌蘗大笑喚侍
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濟云侍者將火來蘗云雖
然如此汝但將去已后坐却天下舌頭去在

師資敘別意非遙禪板持來命火燒佛祖巳靈猶不
重[illegible]行餘長孰擎挑

舉疏[illegible][illegible]照問學和尚近離甚處學云兩浙照云
船來陸來學云船來照云船在甚處學云胡步照
云且坐喫茶學云喏喏

漁翁瀟灑任東西蘆管橫吹和不齊夜靜月明魚不
食扁舟臥入武陵溪

舉潙山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後疎山問云
樹倒藤枯時如何山呵呵大笑歸方丈

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
處直到如今笑未休

舉僧問學和尚如何是佛學云蘆芽穿膝

信手拈來如掣電全機大用疾如風放行一句通消
息後夜猿啼在亂峯

舉耽源辭國師曰某甲往南方忽有人問極則事
如何祇對師云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
什麼

不重巳靈猶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爲君旨外通消

息秋月無雲落碧潭

東京慧林德遜佛陀禪師二則

舉趙州問僧喫粥了也未僧云了也州云洗鉢盂去

粥了令教洗鉢盂初心往往更心麤直饒到此分明了已是平生不丈夫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叢林如今競逐須彌走無限平人被陸沉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四則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即向汝道

古源無水有何聲滿岸西風一派新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說少林春

舉僧問石霜如何是石霜深深所霜云無鑐銷子兩頭搖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蘚生金鎖搖時無手把碧波心月兎常行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猨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岩前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雲丹桂挂羚羊高岩壁仞千峯雪石笋生條半夜霜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僧曰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

月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覷無遼無端石馬潭中過驚怒泥龍翻海潮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六則

舉雲門一日僧堂前見直歲喫餬餅次乃問喫得幾箇餬餅歲云五箇門云露柱喫得幾箇歲云請和尚茶堂裏喫茶門便歸方丈

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哲英雲華堂前凹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舉外道問佛今日說何法佛云說定法來日又問今日說何法佛云說不定法外道云昨日定今日爲什麼不定佛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靈山會上如來禪問答何曾別是玄今日不定昨日

定借婆裙子拜婆年

舉昔日有老宿經夏不為師僧說話有一僧歎云我秖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得告云闍梨莫斯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滔麼道了自扣齒云適來無端滔麼道隣壁老宿聞之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也一夏調和一釜羹傳嚴絹未許爭衡莫言汚了無人見鄰壁禪翁隻眼明

舉二祖于少林立雪斷臂而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林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祖云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林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林云為汝安心竟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頃蘆華境一一漁翁把釣竿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僧問衣下事師云火燒山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閑

舉僧問佛岩如何佛向上事岩云螺是髻子如何是佛向下事岩云蓮華座

螺紋頂髻蓮華座香象嚬呻師子吼流落人間三百年塞斷天下衲僧口

太平州隱靜山守儼禪師二則

舉藥山和尚初參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座次石頭見汝在遮裏作什麼山云一切不為頭云恁麼則閑座也山云閑座即為頭云汝道不為不為箇什麼山云千聖亦不識

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證玄機絕意情迅句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舉溈山一日坐次仰山與香嚴侍立溈山云如今總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香嚴從東過西仰山從西過東溈山云遮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鍮地相似仰云也須和尚提唱始得香嚴云即今亦不少溈山云合取口

溈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瑕師子窟中無異獸象聲動地徧天涯

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四則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

得僧云師還得也無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甚
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當日黃梅傳意旨會佛法人如竹葦麟龍頭角盡成
空廬老無能較些子
舉思禪師問六祖當何所務得不落階級祖云會
作什麼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
諦尚不為何處有階級祖云如是如是汝善護
持
聖諦從來尚不為更無階級可修持至今廬大猶舂
米和穀和糠付與誰
舉僧問南泉和尚百年后遷化向什麼處去泉云
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僧曰學人隨去得
也無泉云備若來噙一枝草來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噙水草來相
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舉僧問龍牙和尚十二時中如何著力牙云如無
手人行拳始得
無手人拳力最多龍牙曾打杜禪和直饒用得工夫

盡不似陶家壁上梭
處州慈雲圓照禪師二則
舉白馬和尚尋常叫快活臨終時叫苦苦院主問
和尚尋常叫快活如今何得如此和尚拈起枕頭
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語
甜甜徹蔕甜苦苦連根苦拈起枕頭時新羅夜打鼓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欄中失却
牛
欄中失却牛有問卻有酬更若求玄妙猢猻築氣毬
東京淨因惟岳佛日禪師二則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第一月子云孟春猶寒如何
是第二月子云仲春漸暄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寒又秋
熱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云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好清風掃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福州大中智德禪師四則

舉僧問岩頭。孤帆不掛時如何。頭云。後園驢喫草。孤帆不掛事如何。後園驢兒喫草。多直至如今閑放下。誰知平地有殺訛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大修行底人。門云。一榼在手。手中一榼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前獨自挈歸家

舉僧問報慈。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僧曰。祇如情未生。隔箇什麼。慈云。梢子儞未遇人在

隔靑天無雲轟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箇仙陀客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是汝自己。是汝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三三。祇道早眠晏起

岳陽乾明慧覺禪師二則

舉僧問。鴈過長空。影沉寒水。水無沉影之心。鴈無遺蹤之意。意旨如何。師云。事向無心得

鴈過長空。豈遺影。影沉寒水。水無心。但能體得無心處。不用無心自道深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露地白牛。子云。叱叱。僧曰。飲噉何物。子云。喫喫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噉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一則

舉雲居和尚聞僧誦維摩經。問云。念什麼經。僧曰。維摩經。師云。不問儞維摩經。念底是什麼。其僧有省

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一言演出不須多

湖州上方日益禪師三則

舉楊岐在九峯受請陞座。罷。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岐云。同參底事作麼生。峯云。九峯牽犁。楊岐拽杷。岐云。正當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峯擬議。岐拓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一拽杷。一牽犁。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

舉大隨菴前有一龜。僧指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遮

箇衆生爲什麼骨裹皮大隨脫一隻鞋安龜背上
骨在外皮在裏靈於人兮不靈巳直饒背上卦分明
九九翻成八十二
學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與老
僧過淨缾來僧將缾來國師云安舊處著僧復問
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巳在隍城直饒便具金剛
眼也較潙山半月程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八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九 ［宋磻］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 惟白集

偈頌門

蔣山法泉佛惠禪師三十四首

釋迦牟尼佛

四顧無人法不傳鹿園鶴樹兩茫然朝朝大士生浮
世處處明星現碧天迦葉捧衣眉巳皺金棺將火足
猶懸誰知摩竭當年事落日雙林噪暮蟬

一祖大迦葉尊者

曾把珠金結淨因九十一劫異常身涅槃會上仙陀
客糞掃衣中無事人妙舞憑誰知此意絲殿孤坐自
移春世尊無說聲聞處千古金園躍瑞麟

二祖阿難尊者

娑羅林下涅槃門獨授金襴衆處尊寶蓋摧時先有
約刹竿倒處舊無根羣仙請證靈山麓二士哀號露
血痕誰謂眞身巳圓寂常河風急浪華奔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非法非心會得麼六年身後出娑婆先生受記青林
在弟子投機白髮多胎久曆香草服瑞梵宮高占火
龍窠方今徒與還饒慢好向南山更一過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化行無間復無親攝彼唯將定力熏籌室既抛逢的
子花變重獻怖魔軍不依佛法非常道若著身心未
出群付却本來無底物舊山歸去臥閑雲

五祖提多迦尊者

摩迦當夕誕神軀異夢曾將昔讖符杲日升騰開黑
暗王泉噴涌救焦枯八千修習因非正六劫分攜事
豈虛今日班茶山頂上牛車鵝駕盡同途

六祖彌遮迦尊者

勤求祖裔惜年光媿㗖金雲熠熠翔觸負淨時留旅
舍識非我處近家鄉傳燈預記百年後舊姓繇呼遠
事彰從此五天不歸去火中遊戲類金剛

七祖婆須密尊者

汗衣襤食恣遊行甘露常擎一點清强謂傳心心豈
有欲求論義義難成慈緣現相雲無著陋巷狂歌月
自明翻憶山中來客少一壺春酒為誰傾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項珠高聳自欣然滿寺清風壯祖垣接引旁生春力
重對訓雄辯海濤翻險徒無說知眞器向已求心賴
至言老老門生人不識白光盡處笑騰軒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閔却年光半百春可憐嫌富不嫌貧祖佛非道求何
道父母不親誰更親七步豈勞蓮捧足無言須信鑑
生塵禪門自古牢關鑰漏洩家風是此人

十祖脇尊者

身非凡器預聞仙獨號難生豈偶然苦海浪停全象
在昏衢光散一珠圓言宣非佛幽人悟地變黃金大
法傳脇席遺風千古在今人多向日高眠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莫訝從前得法悕寥寥玄路絕離微悟迷不有晦明
盡隱顯元無一二非問佛不知非別道還家無住是
眞歸徒言弟子縱橫辯木義繇標盡息機

十二祖馬鳴尊者

功成高度死生流有作無為已共修極物形分羣馬
戀歸雲路斷小蟲憂金龍過雨危山動性海無風駭
浪休唯有日輪垂滅相至今留掛亂峯頭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遣文不許王宮住掛錫還忻石窟深寒岫孤征雲撲
撲毒龍將近樹森森寧知枉足相逢地便是拈華付
囑心老嬾何期千載後塵緣脫盡震雷音

十四祖龍樹尊者

◆遣一作遺

悲深會解髻中珠。我慢先摧福業徒。但得死生常了了。都來聲色盡如如。幻師已類春氷散。佛性還同海月孤。欲識涅槃無住相。大千沙界一毗盧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休言無路出樊籠。迷卽山河悟卽空。報施園林生木耳。投機天地共針鋒。八光無處遍歸海。異論冀時雪灑松。巴弗城邊人去後。赤幡依舊起淸風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運應千年豈謬。悠光連五佛助。勸求井金鍛去絕纖鑛。河水乘來徹上流。無我爲師明了義。擊盂分坐示同修。門八不信會三果。香飯空持過幾州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生已能言少悟空。肯將寶位苦羈籠。不知祖域當傳道。讓卬九譯多擯出宮。悲世幾憐紅日落。開懷因望白雲。卑從來嗣法人難得。何惜攜筇過一峯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七日經胎卽誕神。肌膚淨照雪山春。月氏已悟千年事。童子何驚百歲身。聽去風鈴非別物。攜來寶鑑自無塵。區區會入寬閑舍。喚出三天舊主人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路在諸天孰可攀。祇緣悲重入塵寰。一靈寂寂死生外。三界悠悠夢幻間。容易豈教忘妙偈。慇懃更爲倒疑山。重門自昔敲門後。直至如今不著關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垂手因傷失道眞。象王縱步有誰憐。祇將言下無生義。喚起林間長坐人。至道不求非散亂。急絃將斷爲悲辛。當時不覩羅城會。勤苦徒勞數劫塵

二十一祖婆修槃頭尊者

念昔拳拳扣德音。幻泡無礙旨還深。雙珠夢去忘明晦。一法傳來非古今。失果寧知月淨。記在胎因得來賢。歛臨行蹈破虛空處。不是男兒豈易尋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懸智嘗因辯塔分。出塵岐路感時君。施禮引喩人多劫。聽偈飛鳴鶴一群。性溜呼憤切山河但窅窅。心生毫芥盡紛紛。誰知異域香焚日。曾把靑烟破白雲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鄉落皆呼聖子賢擢頴廓貌未童年羅憂虹貫乾坤外問法人歸日月邊無我無爲非是道有功有作未忘筌身分舍利重來後奇特還如火裏蓮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即心知見絕消詳五衆何人敢校量童子有緣驚展手覩珠無類惜潛光蘊空已得身如幻臂斷徒誇劍似霜光首何須憂法墜寧堵波上有斜陽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道塗多難意潛宣無我先擢印帝前神劍夢符塵網斷祖衣焚驗法幢堅食來毒藥嘗無著諫去因人亦可憐三昧火中何處有一輪明月在青天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祖堂冥合繼清芬儲貳擢邪駭衆聞長爪豈能爲巨靈化山空欲凝高雲東王超悟終何得聖嗣重歸豈易群付囑强名心地藏更無頭尾可呈君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應變乘時善舉揚問珠求奇旨何長三春果滿菩提樹一夜華開世界香佢切傳燈悲物化寧憂仙水走年光翻嗟未見蜜多日幾度行吟效建任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

運智隨緣肯自安遊梁涉魏幾何般穿雲錫掛草堂靜爲法人忘雪夜寒開葉開華皆不實得皮得髓護多端空留隻履嵩陽寺後代兒孫著脚難

二十九祖慧可禪師

峯前孤坐眼慵開佛祖非遙偶自諸頂骨換來山忽聳風旛懺去露先擢潛輿訕謗眞堪惜晚過屠沽更莫猜回首鄴都城下路春風無限長蒼苔

三十祖僧璨禪師

嘗因吾道苦陵遲十載藏珠臥翠微華地無生聊密付法門求解使知非羅浮海近凭欄久山谷雲深振錫歸名氏不言休更問手搖席帽舊廳衣

三十一祖道信禪師

勤苦遺風邁昔賢沙彌聞法尙髫年重城解盜神兵至古路求人佛性圓白氣已隮分派後紫雲猶記破頭邊埼開眞相堂堂處留與禪家萬古傳

三十二祖弘忍禪師

誰言相國紫金身。盡性高談絕四隣。聖果高推僧上座。衣盂自與嶺南人。三更已付何曾付。七百相親豈易親。堪嘆當年奔逐者。至今猶拂鏡臺塵。

三十三祖慧能禪師

今古曹谿一派寒。師來因爲起波瀾。揣囊庾嶺人空逐。負石黃梅衆識難。頓悟心田華馥郁。欲歸鄉社棗凋殘。風幡辨的眞猷在。試向刹竿頭上看。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三首

投機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仭峯前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

色空

色空空色色空空。閡却潼關路不通。刼火洞然毫末盡。靑山依舊白雲中。

東京淨因淨照臻禪師十五首

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百丈再參

一喝分明守死灰。靑天赫日起風雷。傍人撫掌呵呵笑。唯有知音吐舌來。

百丈卷席

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嚬呻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

外道問佛

特地慇懃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迷雲縱得開今入。未免區區在半途。

靈雲悟桃華

春暖桃花帶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解雌黃息衆猜。

趙州勘婆

趙州勘破老婆禪。語脉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於岐路走如煙。

不見一法是大過患

不見一法是過患。雨餘郊野雲收漢。中秋午夜月輪高。幾處人登樓上看。

不見一法卽如來

不見一法卽如來。南有天台北五臺。江上雪消春已

暖岩華夜曉露中開

百丈野狐

問來答去盡因緣。流落寰區數百年。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

四賓主

賓中賓。寥寥度日好愁人。捨父佗方空役役。平生受盡苦辛

賓中主。攜笻入市無儔侶。縱然覿面便相呈。爭奈自家不能覩

主中賓。權掛垢衣混俗塵。頭頭應接殊無倦。悲智雙嚴最上人

主中主。獨坐巍巍金殿宇。五湖四海樂昇平。處處修文盡偃武

因僧請益三訣以示之

第一訣。衲僧猶未瞥。更擬問如何。棒頭須見血

第二訣。南北行人絕。非但迦葉兄。文殊也結舌

第三訣。祖令隨機設。臘月嶺頭梅。滿枝香吐雪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一首

禪將交鋒歌

禪將交鋒看作家。還同敵德遇金牙。機鋒迅速人難辨。縱橫擒縱智徒誇。善藏鋒。巧回互。把斷要津誰敢指。香象咆哮海獄摧。師子嚬呻凡聖懼。或探竿。或把火。照耀乾坤驗作者。擬議之時賓主分。閃電之間換甲馬。勢如龍。健如虎。左旋右轉奪旗鼓。臨機照破鐵門關。決烈衝開金鎖戶。文彩彰。風骨露。設使全提未為據。撒星偑印落荒郊。點的髑髏涉西土。看作家。終不悞。任是鋩刀解遮護。吹毛晃耀七星分。金鏡光寒八方顧。影草中藏部隊币。地風雲迷向背。單刀透出萬機前。雙明迭入千峯會。截趨蹌。重管帶。疋馬單槍呈作解。雖然帶甲上擂來。早被定唐批急襲。按鎮鎔全舉。令照用同時誰敢並。忿怒那吒失却威。雷駁佉羅口目瞪。立股肱。贊元首。解定乾坤平萬有。畫皷連搥兩陣收。拍馬將軍唱好手

福州地藏顯端禪師十首

立唱

地藏一拳。誰是知音。岩松百尺。瀑布千尋。是何之拳

虎嘯龍吟

地藏一箭本非磨鍊射徧十方群魔膽戰是何之箭

風和柳綻

地藏一句禪徒罔措不墮聖凡豈沉迷悟是何之句

清平過渡

地藏一訣隨宜施設擬問如何頭破額裂是何之訣

春寒秋熱

地藏一道經行坐臥有意難尋無心易到是何之道

松風浩浩

地藏一拂打祖打佛暑往寒來天晴日出是何之拂

蕭何定律

地藏一錫敲空擊色勦絶三賢屏除六賊是何之錫

曲不藏直

地藏一機細雨霏霏揚眉瞬目涉水拖泥是何之機

禮別尊卑

地藏一山峻不可攀華浮水涤石鎖苔斑是何之山

形直影端

地藏一水滿洽甘美汪洋大千魚龍任止是何之水

許由洗耳

東京法雲法秀圓通禪師六首

祖意

涉嶺登山得得來少林不意口難開任是虛空須喫棒當鋒誰敢振雲雷

凛凛清風何處來誰云枯樹却華開岩松自有凌雲勢不藉陽春二月雷

幻身

千頭百頭祇一頭天生肌體飽脂膏眠雲臥水人休覓不在貧家與富豪

幻本元眞不用逃順緣水草育脂膏六凡四聖皆同體頭角何須競富豪

心印

祖祖從來不識心森羅萬象此中沉崑崙鼻孔長三尺南海波斯莫亂斟

成塊成團亘古今五湖四海盡浮沉鐵牛鎖斷黃河水聽審之流莫亂斟

江寧府蔣山賛元覺海禪師三首

三要

第一要當鋒誰敢道千聖一時興那能窮此妙
第二要明鏡當臺照胡漢盡皆沉透匣青蛇斗
第三要須知進一竅進步問如何拊掌呵呵笑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五首

述旨

學道道無得修心心本空本空無得處勿謂出樊籠
言中無異路妙旨若爲尋海底紅塵起山頭白浪深
佛魔不到處今古有誰知霧卷千峯出雲收片月移
掣電機輪轉當風不立塵欲尋言下旨一箭過西秦
不是無言說言多轉見猜九年雖兀坐聲震五天雷

南岳谷泉大道禪師八首

大道歌

狂僧性本落魄到處隨緣棲泊都來些子行裝棹下誰能管著曲竹杖凹木杓獨行獨坐還獨酌時人不會狂僧意將謂狂僧虛造作布直裰紙衲被破綻誰能管得伊禪客相逢皆哂笑律師遇著大不喜迎風坐向日睡也勝時人蓋錦被騰騰兀兀且延時落落魄魄長如醉面懶洗頭懶剃行住更無些濟濟不但千峰與萬峰恣意縱橫去還止或婬坊或酒肆拍手高歌更無慮人人咄罵道狂顛莫怪顛狂祇如是遊方廣入聖寺中千小兒皆罔措祇解覷空臥白雲爭似狂僧豁神思時人更問有也無低頭拈箇山棗子

頌曰

落落魄魄居山居郭莽莽鹵鹵是今是古拍手大奇顚回彭祖

落魄歌

狂僧性且無拘束落魄縱橫隨處宿有時狂歌歌一場驀地起來舞一曲禪子云甚奇特到了依前六十六阿呵呵爲君述豐干老漢騎虎出路逢拾得笑哈哈却被寒山咄咄咄

巴鼻頌六首

禪師巴鼻有利無利碧岳崔嵬龍行虎勢
衲僧巴鼻坐具尺二休問短長風高雲起
座主巴鼻懸河無滯地涌金蓮手擎如意
大道巴鼻問著瞌睡背負葫蘆狂歌遊戲

山童巴鼻羨茶鼎沸客問如何遠來不易
散聖巴鼻逢場作戲東涌西沒南州北地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祖室聯芳十二首

雞峰王曹谿
吾道提綱者東西三十三別傳一句子突出少人諳
靖居思
吾道提綱者廬陵米價奇年年田大熟行市莫嫌遲
石頭遷
吾道提綱者衡山踞石頭光陰莫虛度恩大固難醻
天皇悟
吾道提綱者天皇䕃子孫一枚餬餅子千載耀吾門
龍潭信
吾道提綱者師資會遇難龍潭滅燭夜德嶠髑髏乾
德山鑑
吾道提綱者常思古德山一尋鐵作棒坐斷武陵關
雪峯存
吾道提綱者難忘是雪峰望州烏石嶺無處不相逢
雲門偃
吾道提綱者無私是至誠充齋餬餅子佛祖未相諳
雙泉郁
吾道提綱者韶陽好子孫雙泉分一派疊疊出雲門
德山遠
吾道提綱者鐵門路嶮巇少林人過後南北自多岐
開先暹
吾道提綱者開先古佛先宗風誰的嗣一月在長天
總頌
吾道正提綱令行誰敢當龍泉橫智海三尺刃如霜

潭州道林智本禪師一首

快活歌

山僧山裡得優游衲衣缾鉢外無求閑來縱步時迷經倦卽和雲倚石頭快活歌歌快活松韵簫簫泉聒聒野花芳草不知名岩上落花紅一抹任疎慵忘禮節時就潺湲弄明月箇中消息若爲傳回頭笑共青山說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六首

三訣

第一訣大地山河泄維摩纔點頭文殊便饒舌

第二訣展拓著時節語默豈相干夜半秋天月

第三訣山遠路難涉陸地弄舟船眼中挑日月

三句

第一句天上他方皆罔措俱輪顚倒論多端巍巍未到尼拘樹

第二句臨濟德山涉路布未過新羅棒便揮達者途中亂指注

第三句維摩示疾文殊去對談一默震乾坤直至而今作笑具

蘄州白雲山廣教景雲禪師二首

曹洞玄旨

然燈那畔祖師行信是無功道自呈石女拈華千界動木童汲水萬波傾金田有樹雲生葉玉洞無燈日照明善化羣機偏得妙龜毛拂子掌中擎

閑將芥子納三千古聖神通任自然每使牧童來壑畔時教石女去岩前玉輪輾破珊瑚殿金杖敲開碼碯船曹洞家風誰得旨青山脚下向陽眠

北禪慧昇禪師八首

嘉禾一竅把定三要臨濟德山呵呵大笑是何之竅雲生嶽嶠

嘉禾一宗萬象該遙釋迦慈氏齊立下風是何之宗黃昏打鐘

嘉禾一言千聖共傳不存意思切忌聲前是何之言天晴道乾

嘉禾一路行人無數踏着超然西天此土是何之路虔州瀑布

嘉禾一脉休問寬窄地獄天堂絲毫不隔是何之脉青黃赤白

嘉禾一曲五音具足格調難陳知音共續是何之曲二八十六

嘉禾一門凡聖齊奔難無關鎖包裹乾坤是何之門木出崑崙

嘉禾一印大千普振擧措施爲且無鄙悋是何之印誰敢通信

洪州龍安山兜率從悅禪師六首

歸根

笑把寒山手相將過野橋水邊同坐石林下各攀條
日到天心盛雲歸谷口消寥寥人界外何處不逍遙

得旨

寓跡千峰裡閑心絕萬緣短笻橫膝坐塊石枕頭眠
就火烹新茗臨溪汲冷泉幽林華又發渾不計流年

冥契

寂寂浮埃外溪山相稱深水流元有勢雲萃本無心
翠鳥溪邊立青猨洞口吟倚笻回望處紅葉下霜林

寂照

二六時中事何嘗不一如雲收青漢迥月落碧潭虛
崔瀑聲無盡春山翠有餘誰能忘世累向此樂閑居

應機

高着何曾算誰爲敵手人神仙看有分黑白鬬無因
緊向當頭捺寬從四角伸若於盤上覓猶未出常倫

設變

握土成金法非因巧口傳水中元有火妙外更無玄
海上遊三島松間會八仙幾回明月夜長嘯亂峰前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六首

通玄頌

祖意無方莫問西曠然那許定交知更來石火光中
覓嫁却當門一聚眉
至理無私不用猜豈從天竺付將來塵中有路君須
辨頂上金剛鐵眼開
靈苗無影勿云高尋葉尋枝轉更勞若蹈箇中根帶
穩大千沙界一絲毫
法戰從來兩不傷應機隨順入疆場金刀纔舉魔軍
伏統得群原共一鄉
大道淵玄絕謂稱暫將譬喻一提評君看枝上紅桃
子顆顆元來祇混成
透出玄關遮不得却來深處泛漁船竿頭不掛多般
餌接得盲龜是有緣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十首

深岩藏白額

白額從來出獸群且藏威勢向崑崙夜深嘯對岩前
月無限風光清膽魂

五天銀燭輝

銀燭舒光燄熾然五天交照一何鮮明月透映未爲妙轉却輝華始透玄

金針去復來

密用金針不出頭往來無問若還流繡衣不假虛玄手爭得條條線路周

妙談不干舌

口口稱揚舌本無無中演妙作明謨君臣唱和通玄旨天下同歸絕異途

秦宮映膽燀

圓明照膽徹心寒好醜纖分足異端碧眼臨臺須撲破免他光境兩俱完

鐵鋸吹三臺

萬象森羅本祖心頭頭無不演圓音齜齖鋸下三臺唱絲竹笙簧和此吟

死蛇驚出草

荒草深藏不記時一朝新活動聞知吐無噴毒仍敗卷那叱南山鼈鼻兒

錦帳無夜衾

明月堂前錦帳垂無衾覆蓋有誰知撥開合縫華光裏全露非因造化爲

解針枯骨吟

垢衣披掛入鄽中應病施方助道風枯骨一吟音韵發聲聲無處不圓通

袖裏青蛇吼

袖裏青蛇本自藏偶然哮吼揭眞常門前驚散三千客那有莊生恃已長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一首

知見謠

莫莫莫大丈夫何大錯無端咀嚼野狐涎滿肚知音無處著縱然成現夢還家物外超然謾斟酌重玄權要騁縱橫逆順機鋒過電爍恰如狂鬼亂心神又似良人中毒藥審須聽急吐却熱病覺來方索索不論日本與西天說甚須彌頭倒卓徒將管見自欺謾枉把禪流眼睛霰忠言逆耳爲童蒙作者聞之任貶剝莫莫莫開口向君早是錯又更問莫莫莫瑠璃缾貯穢惡甘露味變毒藥莫莫莫荊棘林裏野狐狸走出

荒郊又被縛淨地上死屍橫路著邪魔外道頭卓朔莫莫莫三世諸佛鼻孔長六代祖師眼皮薄屎上加尖尖更尖一任嘍囉空戲謔十萬八千論轉邪爭似儂家莫莫莫

東京淨因惟嶽佛日禪師四首

古劍

倚天靈刃自吹毛非假耶溪更淬磨生殺交馳機若電八方從此偃干戈

古琴

亦無徽軫亦無絃一弄宮商徧大千日暮水聲長在耳古今山色自橫天

古鏡

本自圓成鑄必難靈光千古逼人寒胡來漢現雖無隱誰敢當前正眼看

古潭

一片寒光鑒一團萬重山脚曾秋天波心得此澄清後曾印銀蟾幾度圓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十首

十要頌

談迷說悟竟如何迷豈無人悟頗多迷去固非新世界悟來還是舊山河根門賊黨皆歸欸陰界魔軍盡倒戈從此晏然居我國謂言堯舜亦如它

佛性圓融處處談就中端的少人諳應機岐路分千萬造到根源絕二三葉落亂蟬鳴遠樹雲收孤月印澄潭尋枝逐派堪憐愍特地斯言爲指南

豁然言下忽逢伊頗類眞金出鑛時入冶更須精鍛鍊上砧方尉重鉗鎚得皮得髓終由已傳法傳衣亦是誰管見庸聞何足道謾增人我長愚癡

漸遠家鄉轉不如勸君早早暮歸歟遨遊平地無高下運動玄機有卷舒妙矣三平胸著箭奇哉萬卷腹藏書不能了了明根蔕畢竟還同死水魚

道眼分明眞可難法身埋沒轉堪哀衣衫脫去全身露枕簟離來兩眼開開處更無魔境界露時那有佛形骸文殊一念纔差互也到鐵圍山下來

投師不正亦徒勞去就吾今勸爾曹但取道純兼德懿休論名重與年高直須下意求心要莫秖虛頭事

氣豪無事身緣兩浮脆擬憑何法作堅牢

見成公案莫疑猜先覺分明點破來便可學能無伎倆不隨知秀拂塵埃親疎休苦窮它語與奪仍須運巳財大底欲歸何處去石橋孅嶮在天台

就中尋覓知偏遠向外馳求轉覺賒柳綠華紅全漏泄鵶鳴雀噪巳周遮何須得得論心境不用嗷嗷辨正邪生死涅槃知夢幻莫將夢幻强分拏

無相無名亘古今豈教寒暑退吞侵到頭不許稱爲佛垂手何妨指作心卽見卽聞非易覓離聲離色轉難尋可憐認得昭昭底也道傳衣繼少林

弊垢衣纏小化身了無一法爲君陳衣中有寶年年在眼裏無筋世世貧窮狗生成金翡翠木鷄啗破玉麒麟盡言玄妙如坑塹過得翛然有幾人

秀州資聖盛懃禪師五首

西來意

君問西來意春深雨水多熊山藏隻履赤脚過流沙

君問西來意春風依舊寒欲行千界外學步細須看

君問西來意雲深差路多暖風吹曉谷明月照烟蘿

君問西來意巧會隔新羅直饒便恁麼鷂入鳳凰窠

君問西來意迢迢十萬程擧頭看北斗磊磊一天星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五首

宗門五派

法眼一宗枝玄沙是祖師直須明自巳不可鬭修持問裏分賓主言中絕路岐若論端的事打瓦了鑽龜

雲門關雪峯機與睦州同理出千差外言歸一句中九秋殘葉雨三月落花風常見波斯說蝦蟆皷大蟲

偏正互縱橫迢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枯木一枝榮

潙山與仰山機暗獨言難飛鳥開雙翼明珠轉一盤方圓雖可並起坐不相干手舞曁足踏徒勞逞舌端

臨濟好兒孫多將棒喝論不能明妙用秖是學空言欲動先攜杖臨行又撲盔便超斯見解野鴨裏餛飩

荊門軍玉泉山承皓禪師一首

布袋歌

布袋生來落魄縱性受居城郭笠如秋後蓮荷衲似多年盤絡草鞋不見成雙毿衲唯留線索有時若醉

如癡有時露胸袒膊飢來信手拈食困即街心伸脚天晴穿履荒忙頃刻雲生碧落春霖洗足奔走須臾日輝山閣生涯祇箇布袋盛貯不拘好弱驀然抖擻向人中下安能湊泊鐵鍬便言鐵鍬木杓直言木杓低頭不覺呵呵懡㦬一時放却或乃拊背求知轉腦張眸驚愕展手乞我一錢何啻膏肓覓藥彼此失利重重未審阿誰大錯不知入水入泥盡謂風狂戲謔有時喜怒縱橫不選言詞好惡訶罵十聖三賢大罵志公婁約誰言斷妄趣眞誰言棄苦求樂更言不生不滅平地强生溝壑智者反自籌量愚者從他卜度叵耐李老莊周剛把虛空捫摸更有呂望黃公謾說六韜三略被人拶問元由不免低頭喏喏白雲堂下漁人望風亭上仙鶴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一首

擔板庵歌

此箇茆蓬外實內空恒沙妙用盡在其中背靠青山涤水面觀翠竹長松任你風寒霜雪幾經春夏秋冬指天罩地爲法界宗禪人遊賞默默相逢看取題目水洩不通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二十九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三十　〔宋儒〕

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集

偈頌門

明州雪竇山重顯明覺禪師十首

讚佛

甘蔗流苗應刹塵覺場高發利生因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飛萬德身孤立大方資定慧等觀含類捨怨親挨星相好中天主市地名聞出世人螺髮右旋仙島碧眉月彩印海門新鸞翔鳳舞非殊品象轉龍蟠絕比倫瓔珞聚中騰瑞色華鬘影裡奪芳春慈儀戀望知何極梵德言辭莫可陳智字杳分無量義項珠常照百由旬雙林孰謂歸圓寂坐斷乾坤日見眞

讚法

後得智生功德聚大悲留演潤禽魚貫華雖自科千

品標月遷歸理一如過量劫應期廣布剎那心合未
忘書四衢道內抛紅毯五欲波中綻白蕖排斥衆魔
登壽域引携諸子上安車義天星象熒熒也辭海波
瀾浩浩歟違背此恩難拯拔遭逢末世豈躊躇聞來
半偈須相勉惜去金身莫共居飛辯恨曾虧激問鑽
幽欣且免長嘯生生頂奉輝心鏡廓照塵勞信有餘

讚僧

方袍圓頂義何宣續燄千燈豈小緣華雨座前猶諦
相虎馴庵畔尚稽詮岩栖冢宿難儔望鶴貌雲心迥
灑然寶杖夜鳴寒嶠月銅瓶秋漱碧潭烟名標練若
澄諠猾迹念昏衢警睡眠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
作火中蓮情高不是超三際道在非同入四禪浮世
勉誰知逝水深峯甘自聽飛泉苾蒭草稪僧祇後珉
瑁盂傳古佛先珍重覺皇有眞子坤維高步列金田

兎角拄杖

少室傳來兎角杖千聖護持爲項相虎踞龍蟠勢未
休雲影山形冷相向有時閑倚在虛堂寥寥而地凝
秋霜有時大作師子吼德嶠臨濟何茫茫今日提來

還不惜分明普示諸知識解拈天下任橫行高振風
規有何極

名實無當

玉轉珠迴祖佛言精通猶是汚心田老盧祇解長舂
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問緣生義

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向當門金剛鐵劵諸方
問報道三千海岳昏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岩中
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
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至人不器

誰當機學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爍玄微重關曾
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兎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
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爲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迴頭爭奈何

廬山東林常總照覺禪師八首

文殊妙智門

文殊何處不文殊豈止清凉山頂居今古未嘗暫隱顯聖凡何必論親疎非言七佛爲師祖是與群生作楷模直下若能明妙得般柴運水現毗盧

普賢妙德門

普賢亞聖實稱賢銀色光中照大千法法現成何過惡塵塵具足或方圓善財一念全軀露普眼慇懃歎體偏好行本來無處所峨嵋權且示人天

觀音妙力門

觀音妙力處煩籠動靜融融法界中萬籟未鳴嘗演暢一聲纔剖理何窮陳那有聽翻成礙賢喜無聞遠近通好是文殊能妙揀圓通從此勿西東

都頌

妙智妙行與同音共顯毗盧古佛心一旨得來無異趣三門從此見幽深清凉海岸休佗覓華藏峨嵋莫外尋彈指圓成猶特地那堪擬議隔千峰

理眞事妄

理無動轉事有去來一念二種永劫輪迴輪迴既息理事平懷法爾何爾途轍安排

遣佗認巳

實悟無心有心有以叱古存今非佗是巳法本圓明道何彼此更若雕鐫遠之遠矣

內心外境

內心外境迷頭認影摘果空華充飢畫餅三界茫茫四生袞袞心境頓忘萬法根本

心生滅見

祖道東流枝分派列要旨千途群機萬轍萬轍本虛千途由設不統宗源紛紜生滅

東京惠林德遜佛陀禪師七首

物不遷旨

物物本無遷年來復一年人從山北去雁到還南邊春樹生還謝銀蟾缺復圓未明肇公意對北盡忙然

◎各一作名

不眞空觀

不眞方謂眞年年二月春桃花開綠野柳絮逐行人
物物殊非物塵塵不是塵了然亡所得迢遞隔西秦

般若無知

船若號無知相逢話所之去年初夏月今日暮春時
臨水精神健登山氣力衰慇懃話消息眉上更生眉

涅槃無名

涅槃絕名稱如來悲願深何嘗生覺樹豈是滅雙林
慧澤無高下曇華亘古今岩間宴坐者終日漫沉吟

眞空妙境

眞空本不空日日生東流水隨方異青山到處同
雨滋芳草秀烟淡野華紅觸目毗盧境門門道路通

理事無礙

理事各無礙南州又北州蹄輪非紫陌歌竟動青樓
行客忙應甚遊人醉未休牧童笑歸去吹笛倒騎牛

周徧含容

周徧日含容頭頭法界重誰言德雲老不下妙高峰
靜坐嵩陽石閑聽岳寺鐘善財迴首處塵外絕行蹤

泉州資壽捷禪師十首

華嚴頌

華嚴眞境統三千香社隨方種白蓮松徑雪消泉韵
遠石樓風靜磬聲圓雲凝古殿爐烟澹日轉幽庭樹
影偏翻憶五臺多秀麗異華鋪地軟如綿

華嚴眞境極寰區雲散長空雨點無千器碧淵雖等
降一輪明月豈差殊青山綠竹輪僧舍瓊苑瑤華屬
帝都劫劫波波迷已士漂沉六趣卽須臾

華嚴眞境豈勞尋萬彙紛紛孰不任彩鳳夜寒歸畫
閣黃鶯春暖轉芳林須知古佛唯心造自是當人本
性沉盡日倚欄細思審等閑持論亦幽深

華嚴眞境廣通津萬戶千門處處親一坐化城彌勒
閣四方瞻仰善財身雲收日現誰無分虎嘯風生自
有因轉大法輪人罔測區區屈已坐微塵

華嚴眞境顯群機雨漲江湖浪渺瀰匪進匪修超十
地無聞無得越三祇中秋玉兎團團皎半夜主桐旋
旋斷入海波斯貪不已擬將瓷器換摩尼

華嚴眞境絕枯榮觸處堂堂耀眼睛紅蓼欄中秋藕

折碧波潭底夜燈明鴈飛寥廓雙排直雪布長空一
様平可笑世間迷路者墮坑落塹祇横行
華嚴眞境海雲開船子何因戀釣臺上接下流偏屈
曲東遊西岸轉迂迴漸離有相雖憑教頓悟無生豈
用媒不得毗盧眞旨趣枉參知識去空來
華嚴眞境普形影識得西來路不長合進趣時宜進
趣非思量處勿思量默然未必降金粟微笑何須讚
飲光為報五湖諸上德休馳言句錯傳揚
華嚴眞境祇雷同擬道無功却有功八聖道支雖易
顯萬波羅蜜部難窮危詹冷拂微微雨幽室凉生凛
凛風深欲善財投猛餤妙哉猶且樂其中
華嚴眞境四時周殘臘氷河凍不流石虎有牙非可
懼鐵牛無鼻豈能收金園柳暗春將暮玉井桐疎景
乍秋遶座奇峰觀不足徘徊猶止水邊樓

潤州金山曇頴達觀禪師四首

佛教

始從鹿苑亦拘尸四十九年垂軌儀迦葉撞鍾招結
集阿難陞座示傳持金言已是煎殘藥藏教空排著
了碁若論諦當一句子三更打鼓弄波斯

經

西天貝葉貫華編梵語傳來此土翻十二部中非易
演五千卷裏固難言說三乘免行斜道第一何曾契
上根信受奉行如了得生生不墮葛藤村

律

世尊律藏付波離滅向尸羅愼所譏身口意根須善
護貪瞋癡亦在防微祇容朝夕唯持鉢不許經遊暫
失衣未達導師方便旨猶如鳥欲避空飛

論

迦旃延以論標空經意論量盡得通冀引千龍歸大
海不留百鳥滯虛空依佗作解非為上本自圓成未
得中起信瑜伽唯識外曹溪誰有馬鳴功

黃龍山祖心寶覺禪師三首

大藏經

一毫穿衆穴衆穴一毫收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傳燈錄

九十芳春日遊蜂競採華香歸蜜房盡殘葉落誰家

信心銘

縱饒窮到底。還是涉風波。自古貧堪笑。一身猶恨多。

蘄州四祖山演禪師四首

四時般若

三月花開笑暖天。浮雲飄颺自牽連。無端下取經旬雨。引得青苔到座前。

夏日輝輝爍太虛。當斯誰敢上擡眸。凉風偏善時人意。褭褭輕飄出玉壺。

秋來何事得人憐。海月騰騰上碧天。無限清光耀心目。與誰相共話團圓。

朔風和雪振溪林。萬物潛藏恨不深。唯有嶺梅多意氣。臘前吐出歲寒心。

蘇州崑山元禪師四首

般若四題

般若劍不露鋒鋩。何所驗。太平天子坐寰中。遐方永息狼烟燄。

般若山遊人終日競躋攀。須超絕頂通立處。切莫棲蹤半壑間。

般若體恢廓十方。須見底。却於觸處現全身。免使伊人遙頂禮。

般若用閑把。勿絃琴品弄。擬操一曲達知音。清淨自有松風送。

東京智海清佛印禪師五首

華嚴合論

金色分明世界寬。箇中誰謂始心安。園林秋晚葉爭墜。雨雪夜深天帶寒。佛刹不須論遠近。行花何處有影殘。欲知無限重重境。但向毛頭國土看。

覺城東際起初因。南去詢求五十人。行海幽深雖徧涉。義天空闊不容塵。寒松帶雪影長在。脩竹含風韵轉新。若向此中能擺脫。也應閑却主城神。

華嚴眞境本來周。譬比滄溟納眾流。六道四生纖芥攝。十方三世剎塵收。頭頭盡是妙峯頂。步步無非慈氏樓。堪笑善財多費力。區區南去更何求。

剎海滔滔莫問津。十方何處有纖塵。晉經塞北三冬雪。却憶江南二月春。河渚到來成底事。刀山投去謾勞神。如今老向千峯下。誰是當年主稼神。

華嚴眞境絕纖埃。老去那能學善財。鳥外烟霞長自在。海邊樓閣爲誰開。等閑坐石看流水。無事攜笻遶綠苔。寄與寒岩舊知已。相逢休作象王迴。

益州甘露舒禪師八首

覺樹

雲根不植凡間玉。秀實全資眞界風。秋雨秋露零萬物。森森獨茂法王宮。

覺花

惠澤眞飈習習回。春生覺樹覺花開。芬芬性地誰能識。郁郁香飄徧九垓。

法鼓

一擊隆隆徧九垓。雲奔雨驟盡趨來。須知不是尋常韵。惺得人天醉眼開。

法幢

眞界巍然匠莫窮。指佗迷者出樊籠。幾多邪黨思殘毀。爭那金人不朽功。

忍草

眞飈惠澤沃情田。和氣融融忍草鮮。雪壓霜凌終不變。青青莫問植何年。

心珠

無象無思無物同。圓明廓照不空空。離婁喫詬無因得。如信徒云耳目聰。

定沼

無象非因疏鑿成。境風不起自澄清。虛涵皎皎覺天月。照破群迷大夜明。

慈航

愛水堤邊盡日橫。帆開忽喜惠風生。滔滔無限迷津者。渡去寧辭浩渺程。

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四首

牧牛

初學看牛日。人牛盡力爭。愛從荒草去。不向坦途行。轉鼻繩難拽。加鞭很轉生。勿教犯苗稼。貪及時耕

驀地轉頭來。脊腰黑漸開。出欄羌笛引。歸晚野歌催。見鬭情猶憤。逢羣目尚擡。艮由鞭索在。心地漸成灰

且喜全軀白。安眠露地中。身心如土木。聞見似盲聾。

一朵雲生谷。成團雪墮空。皎然無異色。翻與衆牛同

已白仍迴黑還君自在牛亂山閑放去千古更無憂
赫赫當中日騰騰不繫舟超然凡聖外誰敢向前收

安州圓明寺著禪師四首

廣照空有

廣照雙非妙體融百千沙界一心中有情有取眞還滯無念無求事未通遠嶠青松音歷歷長天白日印空空分明獨露如何說春至桃花依舊紅

離微體淨

離微體淨妙心宗此體凝然窅莫窮絕相絕名三界外同塵同境四生中堂堂眞有元非有蕩蕩玄空本不空一點靈源何所示夜來夜檜起清風

本際虛玄

本際虛玄妙絕倫無方應用體全眞圓明似日周沙界清淨如空徧色塵鶴唳岩松迎暖日鶯鳴谷口送殘春遊人到此堪回首休更尋源去問津

宗本義旨

宗本乘條玄義賒朔風吹斷暮烟霞祇因五性窮無異致使三乘見有差迷去盡同雲裡月悟來方信眼中花雖然語路分迷悟法界明明共一家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四首

從眞起妄

法身三際不留蹤三際還將實相同一念忽生眞性內片雲來點太虛中

滅妄歸眞

從眞起妄有三緣緣境門門本寂然雲滅推尋無內外豈言風雨暗山川

眞妄不二

大千國土一漚中漚體觀來與水同水若眞空無萬法須知萬法是眞空

眞妄不存

病在咸希藥有靈病消休詑藥如神德天黑暗同魔佛眞妄寧存有智人

劍門關慈雲重謐禪師一首

衣中實

衣中實衣中實歷劫隨我是處到今日輝光出衣中姮娥分明當古道眞空藏光杲杲此實居中絕世好

三賢十聖盡同途。拊掌齊聲相告報。窮子騎珠在醉衣。龍女成佛年不老。應受用得自在大千沙界常不昧。十字街頭婆子家光明迸出破布袋

福州法海明慧禪師十首

迷

底事朝朝宛似癡。鏡中眉面却生疑。長衢走徧狂初歇。門掩春風不語時

妄

勞生擾擾汨天眞。終日忙忙逐妄因。流浪此時遊海水。更疑東海起紅塵

意

意存諸見理還迷。滿眼空花不露枝。空果未成心未息。一狐疑了一狐疑

識

根根分別衆塵蒙。暗逐光陰去莫同。好箇頂門無入處。靑山流水謾相通

情

去去來來渾未知。幾番迴首忍分離。長橋野店緩歸後。一過秋風一雨時

想

日夜猜疑暗動時。百年行處罔曾知。春花未折香曾在。蝴蝶雙雙遶舊枝

智

智明千古號靈通。日日都忘決斷功。天地水雲俱是眼。四圍松竹起清風

慧

慧光臨照勿高低。向此都無一法迷。多謝東君漏消息。滿園春色鷓鴣啼

覺

根境識三都了。了空空外亦無非。滄江萬里山重疊。一片孤雲自在飛

悟

悟盡凡心截衆疑。此心能有幾人知。當時祇道花拈去。今日依前紅滿枝

隨州大洪山恩禪師四首

聲

枯木龍吟大地秋最初一句譭經訓少林山叟笑無語靜聽松風暗點頭

色

極目寥寥絕謂情十方塵刹共澄明石城山下無根草一度春來一度青

無價香歌

我祖無價香調和匪今日萬種同收蒼蔔林九煉須是波羅蜜名兮實兮絕眞妄知兮見兮何得失說牛頭言象藏優曇末利多般狀天人善應獲圓通鬼神正受成無上奇哉戒定燒塗丸利樂群生法界寬爲雲爲臺相可覩應根應器誰能觀此歌妙通香積國端的開熏須斷惑德藏門開慧炬然淸風散去有何極

還鄉謠

任落魄任落魄生老病死已是錯五常三寶使精魄一性六根弄輕薄遇緣生欲若縛盡是無名不著度祇知烟帶繫虛空不覺光明出樓閣休已休作無作祇麼隨緣心已樂還鄉一路報人知獨駕白牛離繩索廓然無限淸風生不勞天地爲棺槨

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三十終

上書劄子付受節次附于卷後

參學賜紫僧　希式　錄

上

皇帝書

七月十五日法雲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臣惟白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　天地崇高博厚所以覆載萬物也　日月麗明而臨照所以輝華萬方也孔孟本仁而祖義所以教養万俗也　佛祖運智而含悲所以開覺萬有也若此四者古今罕有齊其功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德普天地　明逾日月道超孔孟　性侔佛祖自　丕承大業一日而天下歸仁儒釋道俗草木禽魚霈然需其大恩大澤沿古抵今未有如　陛下能齊其功也臣緇林一草芥耳兩歲中三遇

陛下詔闡宗風實千載一時之幸會臣所以捫膺忖
心將何以報臣定外竊覩　眞宗皇帝踐祚改元景
德吳中僧道原集禪門宗師心要語句三十卷進上
宸　詔翰林學士楊億爲序是曰景德傳燈錄　仁
宗皇帝踐祚改元天聖駙馬都尉李遵勗亦集禪門
宗師心要語句三十卷　進上宸
御製序文是曰天聖廣燈錄皆　勅隨大藏傳布天
下開悟機器者數如河沙然妙道雖不以言須假言
而顯於妙道也自天聖至今將八十年未有集錄者
臣今遇
陛下踐祚改元謹集禪門宗師心要語句三十卷目
爲　建中靖國續燈錄昧死上
進伏望　陛下特降　朝廷依傳燈廣燈錄例　賜
序文下印經院編入大藏目錄隨藏流行使佛祖
談光明而無盡則　陛下聖祚國祚綿遠而何窮也
臣嘗懸元豐五年歲在壬戌　朝廷無事瑞應有感
海宇肅清邊陲靜息是時　神宗皇帝宴然無爲
留神禪悅建法雲禪字　詔圓通禪師法秀開闡宗
風招延禪衆實　陛下誕　聖之年若此與崇長有
以也臣今所以區區集斯語要少賛　陛下金輪垂
裳　佛行仁慈之化而報神宗皇帝創禪林莫大之
恩也臣竊原　國朝祖宗已來以　聖繼　聖未
嘗不以佛祖妙道資以周孔仁義而化成天下也所
以聖人之事必待　聖人而後可行無上法印今日
正賴　陛下不忘佛囑以永傳布則臣死生之大幸
天下禪門之大幸所有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目
錄三卷隨書昧死上進千　聽　冕旒臣無任瞻　天
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惟白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上
皇帝劄子
臣今有法雲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惟白投書於臣
乞臣繳　進所集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幷上
皇帝書一封臣竊考惟白所集其例甚善其名甚美
其利甚博其報尤深例之善引眞宗踐祚改元而有
景德傳燈錄仁宗踐祚改元而有天聖廣燈錄皆溯

朝盛典例之著也名之美者夫燈續則傳燈續則廣
傳之與廣具在續燈相續無盡名之美也利之博者
凡四十八世千七百餘人使悟機器者當數如河沙
天下受其賜利之博也報之深者其大音變以密嚴
睿筭幽贊　皇圖追報　先帝爲本潛心爲　國
報之深也臣亦自念元豐初年寢被　先帝道德之
澤所創禪林于　輦下時歲在壬戌適丁　上聖挺
生之期　先帝留神曲成　賜法雲之名有詔皆
從至於　詔選傳法名僧來學者常逾數百上資
寶祚代不乏人今惟白之住持次當第三而際會
風雲翺翔　宮禁獨陞猊座三對龍顏海潮之音師
子之吼人天響震佛祖光生且謂知　恩報　恩莫
如佛法佛法之要其在祖燈佛燄祖燈既光明而無
盡則　帝齡國祚將緜遠而何窮欲報之心大率類
此臣又恭覩　仁宗皇帝御製廣燈錄序有云法雲
滋蔭又云續千燈而罔窮豈非先有所開囑有所在
乃至以　神功而暢眞諦　眞宗皇帝以稽古而繹
宗風神宗皇帝閱意最深儲精益專以大明而研性
理此蓋　國家以　聖繼　聖兼資妙道化成天下
之遺則也恭惟
陛下道自生知　性由天縱　聰文日益　聖學淵
深孝述　祖宗必留宸念臣儒術之暇粗探禪詮惟
最上乘乃第一義不立文字豈覊階梯直拄箭鋒旁
加鞭影投針非妙掣電猶遲道固無言因言顯道道
既顯矣悟之者多今惟白所集之文蓋教外別傳之
旨近標契理之句廣引發光之機詳其筆削之公審
其論譔之密包舉八十年之知識緝遯千萬偈之因
緣苟非其人孰能與此何但有大功　闕典誠爲豈
小補於　明時其所集錄幷所　上書臣今未敢便
行繳　進欲望　聖慈特賜　宣取恭願　陛下時
忘　萬機游意法樂暫垂　聖覽如有　可采乞降
朝廷依傳燈錄等例　賜序入藏流布天下取進止
七月十五日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臣
張敦禮劄子

付受次第

七月十五日通進司投　進劄子當日蒙差閤子下
楊太保曰言傳　聖旨就寺　宣取建中靖國續燈
錄并上　皇帝書佛國禪師望　闕跪　進續蒙差
閤子下黄太保勉傳聖旨承受入內上進　御前至
八月二十六日蒙　聖恩差降中使閤子下李太保
敏奉聖旨就張敦禮宅　詔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
惟白賜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目錄三卷仍賜
御製御書序一軸銷金複帕等公主望闕受賜仍與
闔寺大衆等迎引入寺就法堂供養奉安訖即時陞
座舉揚般若稱謝聖恩祀嚴　聖壽尋具語續并
　謝恩表附中使李太保賷入　內進呈　是日
佛國禪師陞堂語錄　師登座拈香云佛祖相傳經
無量劫龍天護祐遂有今時若也聖賢嗅著品類聞
知三十四心斷結五分法身頓圓如今拈出焚向鑪
中伏願
皇帝陛下道高堯舜德邁羲軒七十二峯筭爲壽嶽
百千巨海流貫福河次拈香云伏願　中宮皇后

心作上恩有師云二字

皇太妃　兩宮皇后　皇太子諸王天眷懋肅宮闈
聲高啓頌崇顯三寶永贊萬機便敷坐　問　帝澤
滂流　御製文顯揚祖道賜禪門續燈從此傳千古
師將何法報　皇恩師云高提法印歸　皇化大續
眞燈助　帝明僧曰若然者今佛一言光古佛開發
九州禪悦心也師云祇將一滴曹溪水四海爲霖報
我皇僧曰可謂是字字燕金滿目言言趙壁盈山師
云祇道得一半僧曰遮一半請禪師道師云龍章并
鳳藻玉畫與金鈎僧曰箭鋒相拄禪家用鞭影齊施
又若何師云　皇帝道了僧曰恁麼則少室因茲增
道價法雲堂上轉光輝師云知恩報恩　問承師有
言唯憑一滴曹溪水四海爲霖報我皇祇如　帝恩
已降祖道重彰如何即是師云三十年來罕逢此問
僧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師云龍出洞時雲片
片鳳栖梧處葉青青　問承　皇帝序云直指性宗
單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如何是直指性
宗底句作家　君王方恁麼道僧曰廓然全露眞消
息恭覽　今朝御製文師云一言妙契寰中旨千古

淳風特地清」 問四海禪宗今朝光顯學人上來請
師舉唱師云靜爲天地本動合聖賢心僧曰雷音一
剖乾坤肅御筆纔揮萬象明師云五雲生嶽頂一氣
鎭寰中僧曰寒松露滴澄潭月秋菊新開萬藥香師
云知時別宜」 問 御書新降 帝澤初霑正當此
時請師說法師云 聖文輕世寶 宸筆帶天香僧
曰祖燄續時光燦燦覺花開處葉重重師云不妨道
著」 問淸焚一炷玉鑪烟上祝 吾皇壽萬千佛燄
祖燈從此盛請師高唱太平年師云禪林生瑞氣梵
刹起祥雲僧曰祝 聖一句又作麽生師云近聞南
岳僧來說融頂萬年松倍高」 師乃云佛心量廓明
明洞照於十方祖意淵沖杳杳冥通於三際少室而
花開萬朶鷲峰而燄列千燈芬馥滿於寰區光華徹
於沙界或調根而授法或疏派以鑿源從餘垂枝騰
光潛耀統歸於一致分立於五宗所以天台智者指
以一心通乎三觀蓮華談於一妙薰風盡於九旬文
句交羅法性澄湛作兩朝之師表爲千古之規模
賢首國師趣擧一毫七處九會齊彰剖折一塵百門

萬行備足圓融具德相包容啓頓御心便成正覺慈
恩法主實劒垂袖悟徹於一心援筆臨文疏成於百
本六釋義而廣明三無性以澄辯豪翁人天筆簧宗
教 南山律師具三千威儀持八萬細行演十誦妙
旨唱五分律文洞曉開遮深明軌範布三番之羯磨
作四果之初因王臣瞻依天人侍衛達磨祖師單傳
佛印直指人心自悟自明自通自證潛光資於實行
密旨契於宗風十聖那知三賢罔測若臨機而大用
固不拘於小慈擡眸則靑嶂千重擬思則白雲萬頃
全體分付覿面相呈德山一棒則血濺星飛臨濟一
喝則風生霞散雲門顧鑒分明函蓋乾坤雪嶺提撕
便見光輝日月趙州栢翠靈雲桃花拂握龜毛頭頭
指示杖橫兎角物物全提輪動般若神鋒八萬寧靜
磨礱智慧寶劒四海宴淸迴超心識之端透出語言
之表由斯性海明珠光光而滿目形山大寶涌涌而
現前放去全機拈來受用然雖如是正當今日如是
話會竊思佛法付授 國王囑以威惠護持使之流
布沙界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爲三千大千之

尊 睿哲英謨作百億四洲之主是眞菩薩現為
明君故能頓悟佛心頓明祖意頓圓知見頓徹性源
運大等慈不忘授記降 聖文於覺苑灑 宸翰於
禪河 詔行續燈助明 國祚非謂釋門一時之幸
實為禪宗萬古之光瞻望 天庭不勝感荷以此舉
揚上延 睿筭伏願 皇帝陛下智若日月燈佛洞
照大千壽如山海慧王永延長劫師復云恭承 聖
序云箭鋒相拄鞭影齊施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得
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諸禪德若此消息出在威音王
佛已前超過釋迦老子一著明眼高人同為 證明
伏惟珍重

恭發願文

越國大長公主妾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上柱國駙
馬都尉臣張敦禮偕發虔誠嚴備已俸謹就杭州選
工鏤板摹印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目錄三卷以
御製序冠其首以臣惟白上
皇帝書臣敦禮上 皇帝劄子并蒙
恩付受節次錄附于後流布天下所集勝利並為上
贊 皇圖祝嚴 聖壽永永萬年無窮無盡法界有
情同霑般若正因共獲金剛種智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 天寧節日臣張敦禮恭題
都勾當藏主沙門 靈皋
同勾當住聖泉寺傳法沙門 紹登
都勸首住持傳法沙門 普明
前都勸首住持傳法惠空大師 沖眞
勸首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陳賜
朝請大夫知福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充福建路兵馬鈐轄柱國借 紫
請主參知政事元絳
證會靈應侯王



禪林僧寶傳

宋・釋惠洪　撰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譔次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精於律而文非所長贊寧博於學而識幾于暗其於爲書往往如戶昏按撿不可以屬讀乃慨然有志於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爲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亦既鋟梓以傳積有歲月二十年來南北兵興在在焚燬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禪師定公時住大慈名刹慨念末學晚輩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言爲尚書事爲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既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而於世系入道之由臨終明驗之際無不謹書而備錄蓋聽言以事觀既書其所言固當兼錄其行事覺範可謂得遷之矩度矣而或者則曰遷蓋世間之言而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於此而不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於道乎何有是大不然爲佛氏之學者固非即言語文字以爲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弘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嘉圭峯是也學者苟不致力於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爲禪冥心默照爲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爲是懼而譔此書南宗亦爲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禪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於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洪武六年臘月八日九靈山人戴良序

重刻禪林僧寶傳序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以眞寔際離文字故自曹溪滴水派別五家建立綱宗開示方便法源一濬波流益

※之一作出

洪同歸薩婆若海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從古明大法人莫非瑰瑋傑特之材不受世間網束是以披緇祝髮周游參請必至於發明已事而後已蓋有或因言而悟入或目擊而道存一剎那間轉凡成聖時節因緣各自不同苟非具載本末則後學無所考證此僧寶傳之所由作也是書之傳有年矣白璧纇藉見之愛慕舊藏在廬阜後失於回祿錢塘風篁山之僧廣遇慮其湮沒即舊本校讎鋟梓以與諸方共之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亦勤矣魏亭趙元藻一見遇於湖山之上慧炬相燭袖其書以歸囑予為一轉語予與遇未覿面今披是書知其志趣千里同風且見遇與覺範與八十一人者把臂並行若有因書省發得意忘言即同入此道場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不為分外寶慶丁亥中春上澣臨川張　宏敬書

禪林僧寶傳引

覺範謂余曰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為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頴禪師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略其始終行事之迹德洪以謂影由形生響逐聲起既載其言則入道之緣臨終之效有不可唐捐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苴以諸方宿衲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臨濟兩家之裔嶄然絕出者合八十有一人各為傳而繫之以贊分為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目之曰禪林僧寶傳幸為我作文以弁其首余索其書而觀之其識達其學詣其言恢而正其事簡而完其辭精微而華暢其旨廣大空寂窅然而深矣其才則宗門之遷固也使八十一人者布在方册芒寒色正燁如五緯之麗天人皆仰之或由此書也夫覺範初閱汾陽昭語脫然有省而印可於雲庵眞淨嘗涉患難瀕九死口絕怨言面無不足之色其發為文章者蓋其緒餘土苴云宣和六年三月甲子長沙侯延慶引

禪林僧寶傳目錄

其一作宜

必一作不

禪林僧寶傳卷第一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青原六世

禪師諱躭章泉州莆田黃氏子幼而奇逸爲書生不甘處俗年十九棄家入福州靈石山六年乃剃髮受具咸通初至高安謁悟本禪師价公依止十餘年价以爲類已堪任大法於是名冠叢林將辭去价曰三更當來授汝曲折時矮師叔者知之蒲伏繩床下价不知也中夜授章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矮師叔引頸呼曰洞山禪入我手矣价大驚曰盜法倒屙無及矣後皆如所言寶鏡三昧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

兒一作女

眞一作他

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黧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甯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五位君臣偈其詞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要回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

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三種滲漏其詞曰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學者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綱要偈三首其一名敲倡俱行偈曰金鍼雙鎖備挾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其二名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鞔鞔其三名理事不涉偈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黎明章出山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為曹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粗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答曰只為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

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粗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卽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爲這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黧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黧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饑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慢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箇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香嚴閑禪師會中有僧問如何是道閑曰枯木裏龍吟又問如何

◎慢一作侵

是道中人閑曰髑髏裏眼睛其僧不領辭至石霜問諸禪師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諸曰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諸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章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章曰血脉不斷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章曰乾不盡又問有得聞者否章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又問未審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乃作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有僧以紙爲衣號爲紙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掛體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諾卽脫去章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章曰不借借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章作偈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若向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五位君臣旨訣章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形像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審詳辨明君爲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群生問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不無偏問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又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者問曰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章曰是類墮問不斷聲色是什麼墮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墮曰是尊貴墮夫冥合

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覺聞知只不被他染汙將爲墮且不是同也章讀杜順傳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旣作偈又注釋之其詞曰渠本不是我（我非）我本不是渠（渠非）渠無我卽死（仰汝取活）我無渠卽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卽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直須吐却）何假鴈傳書（不通信）我說橫身唱（爲信唱）君看背上毛（不與你相似）乍如謠白雪（將謂是白雪）猶恐是巴歌南州帥南平鍾王雅聞章有道盡禮致之不赴但書偈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葬全身於山之西阿塔曰福圓

贊曰寶鏡三昧其詞要妙雲巖以受洞山疑藥山所作也先德懼屬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種滲漏之語見於禪書大觀二年冬顯謨閣待制朱彦世英赴官錢塘過信州白華巖得於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子當爲發揚之因疏其溝封以付同學使法中龍象神而明之盡微細法執與洞上之宗亦世英護法之志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一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韶州雲門大慈雲弘明禪師

禪師名文偃姑蘇嘉興人也少依兜率院得度性豪爽骨面豐頰精銳絕倫目纖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睫視物凝遠博通大小乘棄之游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參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揕之曰道道偃驚不暇答乃推出曰秦時轆轢鑽隨掩其扉損偃右足老宿名道蹤嗣黃蘗斷際禪師

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東歸叢林號陳尊宿偃得旨辭去謁雪峯存存方堆梔坐爲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攛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又訪乾峯峯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偃乃出衆曰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於是乾峯大笑曰猶是學人疑處在乾峯曰子是什麼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乾峯曰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偃應喏喏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者曰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著衣喫飯有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戴角偃即禮謝又訪疎山仁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曰請高聲問仁即高聲問偃笑曰今早喫粥麼仁曰喫粥曰亂叫喚作麼仁公駭之又過九江有陳尚書飯偃而問曰儒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講師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偃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偃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偃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以詶之偃曰聞公常看法華經是否曰不敢曰經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又無以詶之偃呵譏之而去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爲第一座先是敏不請第一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廣王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於是怡然坐而歿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何時有疾而遽亡如是耶侍者乃出奩子如敏所誡呈之王發奩得簡曰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劉王命州牧何承範請偃繼其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風而至示衆曰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

麼我此間卽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麼又曰後上來且是箇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是據箇什麼道理便與麼莫趂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著沒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卽與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待老漢答一轉了東行西行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趂脚折又曰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鍼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又曰我事不獲已

向汝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因什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謂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說事何曾掛著牙齒何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何曾觸著一粒米掛一縷絲然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竚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偃以足跋嘗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擧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屙屎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擧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

◈妨或作何

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什麼口頭聲色又曰箇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什麼事又曰體用無◈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擧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又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偃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互偃以手指曰這箇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互曰汝喚什麼作板頭永嘉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汝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汝每日把鉢盂噇飯喚什麼作飯何處更有粒米來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阿耶阿耶又擊板頭曰作聲麼僧曰作聲曰這俗漢又擊板頭曰喚什麼作聲偃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日赴廣主詔至府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莫能對偃曰何不道和尙京中喫麪多聞擊齋鼓曰皷聲咬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且道皷因甚置得衆無對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

◈力下一有口字

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箇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擧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繫繩床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著我熱謾偃契悟廣大其游戲三昧乃如此而作爲偈句尤不能測如其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又曰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久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又曰喪時光藤林荒徒入意滯肌尪又曰咄咄咄力◈[囗力]希禪子訝中眉垂又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每顧見僧卽曰鑑咦而錄之者曰顧鑑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曰鑑咦叢林目以爲抽顧頌北塔祚禪師作偈曰雲門顧鑑笑嘻嘻擬議遭渠顧鑑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是也難施偃以南漢乾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

而示卽大漢乾祐二年也以全體葬之　本朝太祖
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招
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
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奉
聖旨同韶州牧梁延鄂至雲門山啓塔見偃顏貌如
昔髭髮猶生具表以聞有　旨李托迎至京師供養
月餘送還山仍改爲大覺禪寺謚大慈雲匡眞弘明
大師

贊曰余讀雲門語句驚其辯慧渦旋波險如河漢之
無極也想見其人奇偉傑茂如慈恩大達輩及見其
像頹然傴坐胡牀廣顙平頂類宣律師奇智盛德果
不可以相貌得耶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衆水波波
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至而春無迹盖
其妙處不可得而名狀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
嗚呼豈所謂命世亞聖大人者乎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

禪林僧寶傳卷第三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汝州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以僞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
少魁礨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强
之仕一至京師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
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棄
去遊名山謁越州鏡淸怤禪師機語不契北遊襄沔
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顒公所來華嚴陞
座曰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下兒孫不
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便喝華嚴亦喝
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以顧衆曰這老漢一
場敗缺喝一喝歸衆風穴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
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
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拊其膝風穴便
喝南院右拊其膝風穴亦喝南院曰左邊一拍且止
右邊一拍作麼生風穴曰瞎南院反取拄杖風穴笑
曰盲枷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

黃面浙子鈍置風穴曰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餓南院曰子到此間乎曰是何言歟南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南院曰親見作家風穴於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曰聞智證南院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領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梨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風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赴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幸不辜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風穴依止六年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饑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鐘耳風穴曰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風穴入留止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爲新之成叢林僞晋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郢州風穴之避寇往依之牧館于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爲寶坊號新寺迎風穴居爲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陞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

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顇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麼拊其左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其右膝曰這裏是於時莫有善其機者僞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慧二十有二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禪師諱省念生狄氏萊州人也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靑蓮目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而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眞上座俱詣方丈風穴問眞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對曰鵓姑樹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何如對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眞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陞座顧視大衆念便下去風穴即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遠處而念居之將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然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念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又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念曰還我洞山鼻孔來僧曰不會念曰却是老僧罪過又問僧

近離何處對曰廣慧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念曰與麼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參堂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念曰耶耶又問僧近離何處對曰襄州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對曰便請念曰鵶子過新羅僧入室念便喝其僧禮拜便打之僧曰如何是不生不滅法曰新羅人喫冷淘夜有僧入室念曰誰僧不對曰識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別人麼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知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鷄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又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即始終賓主即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又曰我若立汝須坐我若坐汝須立坐即共汝坐立即共汝立雖然如是到這裏著眼始得若也定動中間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窻見馬騎相似既然如此直須子細不得掠虛好他時後日賺著汝有事近前無事珍重因學臨濟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須單刀直入還有出來對衆證據者麼時有僧出禮拜起便喝臨濟亦喝僧又喝臨濟亦喝僧禮拜臨濟曰須是這僧即得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校不得爲這僧會賓主句他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後一喝是那箇是賓那箇是主所以老僧尋常向汝道這裏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以喝作問行有時作探竿影草有時作踞地師子有時作金剛王寶劍若作問行來時須急著眼始得若作探竿影草時你諸人合作麼生若作踞地師子時野干須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剛王寶劍用時天王也須腦裂只與麼橫喝豎喝總喚作好道理商量却既知如此也須親近上流博問先知自已親證始得莫與麼掠虛過却平生他時後日因果歷然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闍梨在老僧會多少時對曰已經冬夏曰莫錯舉似人乃曰若論此事

寔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汾陽注曰素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面目）打破鳳林關（蕩蕩玲瓏）（性）著靴水上立（墮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智理圓融）擲梭不解織（無閒功不立）看他鬪鷄人（傍觀審勝距爭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念道被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衆不過四十輩老於寶應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偈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明年十二月初四日陞座辭衆曰諸子譊波波過刧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午後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嫡嗣昭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禪師諱善昭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昭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徹撫手稱善然昭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簟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爲嘆時洞山公隱皆虛席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耶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

儱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聡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昭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饌設且趣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贊曰風穴倦游見草屋單丁止住者七年首山精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州儼臨人天不越閫者三十年是皆哲人事業之見於微細者也然猶卓絕如此況其大者乎吾何足以知之然觀其死生之際如賈胡傳吏留即留去即去嗚呼是其所以起臨濟也

禪林僧寶傳第四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福州玄沙備禪師

禪師名師備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道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鞵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兄視雪峰而師承之雪峰呼為頭陀每見之曰再來人也何不徧參去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峰然之備結屋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林說法與契經冥合諸方有未明要義皆從決之備曰佛道閑曠無有塗程無門為解脫之門無見作道人之見不在三際豈有昇沉建立乖眞不屬造作動即涉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即漫汗佛性必須對其塵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時應用不失其宜如鏡照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相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

子游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到這裏體寂寂常皎皎赤赫赫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出世者元無出入蓋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因修證只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若纖毫不盡卽落魔界且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云一句當機八萬法門生死路絕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箭旣離弦無反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迴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立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花與麼現行無疑此外更疑何事勿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尋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淸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少欠時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更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

似一作是

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寞寞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我這裏則不然也更不隈門旁戶分明句句現前不屬商量不涉文字權名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眞如凡聖地獄天堂皆是療狂子之方都無實事虛空尙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汝學人若向外馳求又屬魔王眷屬如如不動沒可安排恰似燄鑪不藏蚊蚋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施爲是眞解脫纖毫不受措意便差借使千聖出頭來也安排他一字不得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多少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知聞盡成顚倒知見將此喉咽脣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今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又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容易須是善知識始得我如今恁麼道方便助汝猶尙不能覯得可中渾學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手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千衆唯有迦葉一

人親聞餘皆不聞汝道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否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還同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顚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大難備矣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眞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

至通致

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迴因就果不著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因見亡僧謂衆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溟涬其語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備狀短小然精神可掬與閩帥王審知爲內外護審知盡禮延至安國禪院衆盈七百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有得法上首羅漢琛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禪師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絕酒胾見萬壽寺無相律師即前作禮無相拊其首曰若從我乎乃欣然依隨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餘即剃髮爲大

僧無相使習毗尼一日爲衆陞堂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一衆愕然琛顧笑爲無相作禮辭去無相不强初謁雪峯存公不大發明又事玄沙遂臻其奧與慧球者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爲雪峯法道之所寄也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簀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曰我若向汝道却成兩句又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字琛曰汝不識此字耶曰不識琛曰看取其下注脚琛嘗垂頭頽然坐折木床見僧來卽擧拂子曰會麼對曰謝和尙指示學人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道指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指示汝耶又見僧來擧拂子其僧禮拜稱贊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禮拜贊嘆那裏掃地豎起掃箒爲甚不贊嘆有僧來報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琛時住地藏乃石山也于●時學者莫測其旨琛憫之爲作明道偈其詞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

●時一作是

豈喩眞虛眞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面門蓋覆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復至閩城舊止偏游近城諸刹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閣維收舍利建塔有得法上首淸涼益禪師

●齒一作舌

金陵淸涼益禪師法眼

禪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定全偉律師落髮詣越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及覺公盛化四明益往習毗尼工文章覺大奇之俄辭去初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脩洪進自漳州抵湖外將發而雨谿壯不可濟顧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鑪見益而曰此行何之

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曰不知最親益疑之三人者附火舉肇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已是同是別益曰同琛竪兩指熟視曰兩箇即起去益大驚周行廊廡讀字頌曰石山地藏顧語脩輩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止語未卒琛又至雨已止業已成行琛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之乃俱求決擇尋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意哉益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益曰撥萬象不撥萬象子方曰不撥萬象益曰獨露身聻子方曰撥萬象益云萬象之中咏子方於是悟旨歎曰我幾枉度此生益謂門弟子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秖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鬧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

止於一切秖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恠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則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嫌須知校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爲嫌所以不仍舊實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歷劫但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懸未可秖如汝輩睡時不嗔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即是眞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已

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
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虛
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即是移時
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
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曰竹來眼裏眼到竹
邊曰總不與麼益笑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
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
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
主駕至慰問甚勤閏月望剃髮沐浴辭衆訖跏趺而
化顏貌久而如生閱世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公
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寧丹陽鄉建塔謚
大法眼禪師

贊曰玄沙論三句初無金銀銅輪之語不然殆與教
乘何異哉琛公精深廣大唯以直下便見擬成剩法
爲要非三句所能管攝也益以仍舊自處以絕滲漏
句爲物類事邊幅而永明乃其的孫豈所謂深山大
澤龍蛇所由生者耶

禪林僧寶傳卷第四

席一作習

禪林僧寶傳卷第五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潭州石霜諸禪師

禪師名慶諸廬陵新淦陳氏子也生而神俊標致閑
暇年十三獨游南昌愛西山往游覽忘返沙門紹鑾
與語奇之謂人曰此兒自奮如此他日未易量也容
納之諸事之十年如一日乃剃髮詣嵩嶽受具時洛
下毗尼之學盛諸睨視講席亘久而去有勸之者諸
不答聞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潙時祐禪師席下
萬指諸願籍名役作勤勞杵臼間甚久祐見之簸處
曰檀信物不可拋撒曰不敢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
拋撒者耶諸擬對之祐曰勿輕此一粒百千粒從此
粒生曰即如是此粒從何生乎祐爲大笑明日陞座
曰大衆米裏有蟲然諸疑終不決至道吾智禪師所

依止問曰和尚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伊道智喚沙彌沙彌至智曰添淨缾水著却問諸曰汝適何所問諸理前語智卽起去諸於是悟其旨時方爲二夏僧去隱於瀏陽之陶家坊人無知者有僧自洞山來諸問价公比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然對之者多不契諸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旋聞其語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耶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號霜華山山去道吾密邇智公將化以諸爲正傳棄其衆從諸迎居正寢智行必掖坐必侍智歿時衆已輻湊如雲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名爲極致而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卽差不分卽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曰會麼曰不會諸曰賴汝不會汝若會打破汝頭諸坐室中僧窓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見師顏諸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至雪峯擧似存禪師而曰石霜意旨如何存公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後傳此語至諸諸笑曰老漢有什麼死急諸不出霜華二十年學者刻意師慕至堂中有不臥屹然枯株者天下謂之枯木衆唐僖宗聞其名遣使齎賜紫伽梨諸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巳亥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五十有九夏塟全身於寺之西北隅諡普會塔曰無相有得法上首兩人龍湖聞禪師九峯乾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禪師名普聞唐僖宗太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淸眞如畫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回聞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大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不相保守聞斷髮逸游人無知者造石霜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芙蓉也聞夜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耶諸曰是實事曰師意如何諸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說破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再拜卽日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問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苦行隱其中聞撥草望煙起處

獨進吾行見至欣然讓其廬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不知所之聞飯木實飲谷而往十餘年一日有老人來拜謁曰丈夫家何許至此何求老人曰我家此山有求於師然我非人龍也以疲墮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聞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當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榻旁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暮夜風雷挾坐榻電砰雨射山岳爲搖振而聞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至泣淚曰自非大士之力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厚德即穴巖下爲泉曰他日衆多無水何以成叢林此泉所以延師也泉今爲湖在半山號龍湖邦人聞其事富者施財貧者施力翕然而成樓觀游僧至如歸湖之側有神極靈福此邦民俗畏敬之四時以牲饗祭聞杖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老夢神告語曰聞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神顯異迹護持此山聞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說偈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於是斂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于本山謚圓覺禪師史不書名但書僖宗二子建王宸益王陞然亦失其母氏位及薨年月傳不書聞受業受具所讀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疑石霜亦其落髮師歟

筠州九峯虔禪師

禪師名道虔劉氏福州侯官人也容姿閑豁明濟氣壓叢林至霜華諸禪師見之謂人曰此道人從上宗門爪牙也諸殁時虔作侍者衆請堂中第一座嗣諸住持方議次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旨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廟香鑪一條白練如何會第一座曰是明一色邊事虔曰果不會先師意於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煙滅則我脫去不然煙滅不能脫言卒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無首座會先師意即未也廬于普會塔之旁三年而去經行於末山之下住崇福寺僧問

無間中人行什麼行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曰長生氣不常復曰大衆還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符信且如諸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人約什麼體格商量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採聽看不假兩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自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先是馬大師歿於豫章開元寺門弟子懷海智藏輩瘞舍利於海昏石門海亦廬塔十餘年乃泝馮川上車輪峯逢司馬頭陀勸海留止因不復還石門虔自九峯往游焉遂成法席爲渤潭第一世繼海遺蹤也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塔于寺之西號圓寂謚大覺禪師得法上首殷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禪師名無殷生吳氏福州人也七齡事雪峯存禪師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辭游方至九峯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死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殷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殷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慇懃殷於是依止十餘年虔移居石門亦從之及虔歿去游廬陵至永新見東南山奇勝乃尋水而往有故寺基蓋文德中異僧達奚道場遂定居學者雲集唐後主聞其名詔至金陵問佛法大意久之有旨延居楊州祥光寺懇辭歸西山詔住翠巖又住上藍寺賜號澄源禪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衆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坐夏五十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贊曰石霜言徧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九峯言盡乾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

來學者未識禾山郎今識取子覩其父子兄弟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尚佇思可悲憐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五

禪林僧寶傳卷第六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雲居宏覺膺禪師

禪師名道膺幽州玉田人也生于王氏兒稚中骨氣深隱言少理多十歲出家於范陽延壽寺又十五年乃成大僧其師使習毗尼非其好棄之游方至翠微會有僧自豫章來夜語及洞上法席於是一鉢南來造新豐謁悟本价禪師价問汝名什麼對曰道膺价曰何不向上更道對曰向上卽不名道膺价喜以謂類其初見雲巖時祗對容以爲入室膺深入留雲峯之後結庵而居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爲雜乃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歐阜廬山西北崦冠世絕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苫架說法其下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若云如是事卽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眞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甑甎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羚羊掛角時非但不見蹤迹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羚羊掛角時如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迹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膺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竝(音旁)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

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容易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鏁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趣跳處有什麼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慘悚戰竊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獵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强爲任運如此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聲訛若無與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有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便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闍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秖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即貧窮從地湧出即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即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湧出即富貴曰無中或有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嬈

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鏁千人萬人得向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李那邊有什麼事這邊又作麼生行李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又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箇人相應若體得這箇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長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總是不是即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能爲一切一切不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麼事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尙後爲甚寸絲不掛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及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累道暫時不在塗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始脫得諸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一二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即易得顯巳底人即難得不道全無即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强爲强爲即生惱生惱即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即見不得說什麼大話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拋出生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來事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膺住持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爲世世師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祇這是乃端然告寂

淡一作談

澧州洛浦安禪師

禪師名元安。生淡氏。鳳翔南游人也。幼依懷恩寺祐律師剃髮受具。旣長。通經論。初造翠微。無所契悟。北至臨濟。臨濟稱其俊爽可教。安自負。辭去至夾山庵于冢巔。夾山訝之。以書抵安。誡使者曰。此僧得書不發。明日當來。發之不來也。安得書果置之。不答使者。具以告夾山。夾山曰。且暮必至矣。俄報安至。夾山望見呵曰。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安乃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忩忩。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闍梨爭教無舌人解語乎。安茫然不知答。夾山以杖擊之。夾山歿。衆以安次補住持。久移居洛浦。謂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禍。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祇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爲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淨潔。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祇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坼自由。謂之深可愍傷。各自努力。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門弟子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況其他哉。切須在念。時不待人。至十二月一日。又曰。吾旦夕行矣。有問。問諸人。若對得。分付鉢袋子。曰。若道這箇是。卽是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覓活。堂中第一座對曰。青山不擧足。日下不挑燈。安曰。去。汝扶吾宗不起。有彥從上座曰。去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安曰。未在更道。彥從曰。彥從道不盡。安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安乃歸方丈。中夜喚彥從至。曰。汝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彥從茫然不知
安曰苦苦二更時衆請安代答安曰慈舟不泛滄波
上劍峽徒勞放木鵝泊然而化閱世六十有五坐四
十六夏

贊曰洞山价夾山會皆藥山的骨孫其鍛鍊鉗鎚可
謂妙密然价之宗至膺纔有同安察後雲居簡而已
會之宗遂止於洛浦安公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
鯤化而爲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化也使之
化則非能鵬也膺安似之其絕也理之固然

禪林僧寶傳卷第六

禪林僧寶傳卷第七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天台韶國師

天台國師名德韶處州龍泉人生陳氏母葉夢白光
觸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
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
十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
投子庵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什麼
親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
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
合如是韶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
時疎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鬪機韶問百币千
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
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箇中不辨有
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
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剔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
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參有僧問法眼禪師
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
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
緣則色心不二曰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異
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
一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凝滯渙若冰釋感
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游
天台觀智顗禪師遺蹤如故居睠然有終焉之心初

寓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州雅聞韶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日夕問道韶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至尊事之以爲國師焉韶說法簡而要撥去枝葉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六祖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是爲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什麽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卽是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非種種解會合如何知悉若眞見去何法門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或問如何是古佛心答曰此問不弱又問亡僧遷化向何處去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麽不道曰恐汝不會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化生於蓮花之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故每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乃可僧隨問如何是絕滲漏句曰汝口似鼻孔又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巳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則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者謂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禪師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於是韶以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寫以還而韶適與智者同姓疑其後身也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山谷六月有星隕于峯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衆告別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

贊曰聞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韶乃開悟夫問詞答語無所增損所謂悟者何自而發之及觀韶所對問者如問古佛心對曰此問不弱如問如何是太子身對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間不令意根椿立蓋嘗曰大凡言句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欲見祖師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筠州九峯玄禪師

禪師名通玄生程氏其先郢州長壽人也幼依郢之仁王寺沙門惠超超陰察之外純深中頴悟超奇之爲落髮受具卽游洛中聽毗尼部棄去至武陵謁德山鑒禪師鑒時已臘高門風益峻門下未有遘之者而鑒獨以玄爲奇然玄不大徹透辭去至高安謁价禪師价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劒況玄夜乎子可貴也玄曰但不識珠者耳倘識之亦無晝夜价稱之以爲俊士价殁廬于塔旁三年而學者來依從日盛玄曰太平時世饑餐困臥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拜辭其塔北游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王執弟子禮北面而師事之玄厭城居思超放山林王爲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風靡而至或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玄曰自己尙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玄曰絺綌不禦寒又嘗問僧近自何處來曰閩嶺玄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玄曰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玄曰爭得到此間其僧不能

對玄以杖逐之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絶機忌觸犯不欲染汙但學者機思不妙唯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汙是斷絶又曰爾時忉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絶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

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僞唐乾寧三年二月十七日晨興誡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巳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贊曰巖頭曰但識綱宗本無實法玄言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者綱宗也至引法華以證成明佛祖之密說泮然無疑藉教以悟宗夫豈虛語哉余至九峯拜其塔碑巳斷壞不可識有木碑書其略如此耳今其宗枝皆不及玄所示綱宗何也

南康雲居齊禪師

禪師名道齊生金氏南昌人也幼依百丈明照禪師得度秉性猛利經行宴坐以未明巳事爲憂持一鉢徧歷叢林學心不息時法燈禪師住南昌上藍齊往依之法燈使知藏司法燈偶見齊呼曰每見舉祖師西來意話藏主如何商略齊曰不東不西法燈曰若與麼會了無交涉曰未審尊意如何法燈良久曰西來有甚意便去齊於是頓悟其旨初住高安大愚有搜玄拈古代別之語盛行諸方號東禪嘗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唯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齊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祇今日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齊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後移住幽谷山雙林禪院又遷住雲居凡二十年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維那白衆巳集齊笑敘出家本末揖謝輔弼叢席者曰今日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什麼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

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眞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瓌乃化閱世六十有九坐四十有八夏

贊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辜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不辜負汝而昧者勸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爲害甚矣故併錄之

瑞鹿先禪師

祖師名本先生鄭氏溫州永嘉人也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沙門某年二十五爲沙彌詣天台國淸寺受滿分戒卽造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不衣蠶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辜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只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乃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眞箇也無且如佛身旣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太煞聱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卽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閑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晝曰爲我造箇卵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畢工遠近道俗造山唯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晝曰古人曰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曰也祇是如晝先曰汝問我如晝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有二夏長吏以其事聞有詔本州常加檢視如晝乃奉其平生所著竹林集十卷詩辭千餘首詣

闕上進詔藏秘閣如晝特賜紫衣

贊曰讀先傳校傳燈語句詳略少異耳夫自心非外有妄盡而自返則於生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然余每恠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弭光泯氣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禪林僧寶傳卷第七

禪林僧寶傳卷第八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圓通緣德禪師

禪師名緣德生杭州臨安黃氏年十七師事東山老宿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爲佛事年二十四徧游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谿謁進禪師捿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曰德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公齊丘至於經堂僧衆趨迎德閱經自若宋公傍立睨之德不甚顧答宋公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宋公異焉力請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頹然默坐而已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綳貫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聞其名致至金陵問佛法大意留禁中又創寺以居之昭惠后以其子宣城公薨施錢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峯之下開基日得金像觀世音於地中賜名圓通焉　本朝遣使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德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長老不聞殺人不貶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德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著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靑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二夏

謚曰道濟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禪師名光湧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厩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七歲誦詩禮曉大義十三學經論輒能講解開元寺有尊宿史忘其名有異能解見湧嘆曰法中俊人也以維摩經旨決授之時仰山寂禪師住南昌之石亭寺湧父事之得度十九詣襄州壽山寺載律師受滿分戒北游謁臨濟臨濟曰汝師明眼乃不事之遠游何為湧因南歸執勤累歲先是石亭見來參者必問曰來作麼曰禮覲和尚又問還見和尚麼曰見又問和尚何似驢參者無能對脫對亦不契忽問湧湧對曰光湧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湧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亭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噫子真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子異日當自知耳指以謂人曰此子肉佛可以化人也石亭歿湧然第三指以報法又然第二指以報親僞唐天祐元年南昌帥南平王鍾傳盡禮迎至府使至不起於是州牧縣尹至不起道俗嗔集亦不起乃共訴之曰師不起貽郡縣之咎於是不得已從之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十四年秋還仰山僞唐昇元二年夏無疾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七十夏

洞山守初禪師

禪師名守初出於傅氏鳳翔良原人也兒時聞鐘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母呂試之不餧亦不索年十六跪白求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沙門志諗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足戒始游律肆執卷坐睡棄去歷咸秦自襄漢南至長沙坐夏夏休詣雲門偃禪師偃問近離何處對曰查渡又問夏在何處對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對曰八月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良久又申問曰適來祇對不見有過乃蒙賜棒實所不曉偃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爾商略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當於無人煙處不畜粒米飯十方僧即日辭去北抵襄漢僞漢乾祐元年衆請住洞山禪其律居謂學者曰語中有語名為死句

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到此實難得人但愛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若此輩東西南北不知其數要得脫略窠臼活人眼目不道都無但可言少皆坐不達根原落在陰界妄以爲安下知陷在死水弄箇無尾胡孫臘月三十日鼓已打破胡孫走却手脚忙亂悔無所及若是衲僧涷殺餓殺終不著渠觸臭布衫　本朝大平興國六年尙書石公襄帥趙公交章奏初有道行化于此邦補助聖化有旨賜徽號紫伽梨旌異之住山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

南安巖嚴尊者

禪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棄家依建興臥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游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雲豁豁者淸涼智明禪師高弟雲門嫡孫也　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公爲說偈誡之而蛟輙去過黃楊峽渴欲飮會溪涸公以杖擿之而水得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爲神公遯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畫其像飮食必祭鄰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夜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已去僧伽梨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嚴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暐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爲妖火所著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讖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爲行舟礙公舟過焉麾掌之曰去去莫與人爲家槎一夕蕩除之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

得以載甎建塔于南海爲衆生福田公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即舟倡偈而舟爲動萬衆權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纜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公謹愿公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公示人多以偈然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跡甚著所屬狀以聞　詔住之宰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臥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諡曰定光圓應禪師

贊曰圓通詆曹將軍而不屈問軍旅事而不答此其識能知宗也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請及聞移禍及人因屑就之此其行高一世也學者囿於法愛故初公語分生死所以發其機至於定應則全提大用於其化時曰吾此日生於化時而曰生最後之訓也臨禍福死生之際能如彼四老人則正宗已墜之綱尙可理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八

禪林僧寶傳卷第九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龍牙居遁禪師

禪師名居遁生於郭氏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吉州滿田寺剃落又六年詣嵩嶽受具遁風骨癯甚視瞻凝遠性夷粹語論英發初謁翠微不契至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卽告汝遁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服勤八年日增智證价稱其能馬氏方據有長沙興崇梵坊聞遁名請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僧問如何是道遁曰無異人心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勸諭之詞接引之語從上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種方便爲說出意旨令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

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軌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箍流之性常無變易作麼生可持以與人又可作意而修得哉僧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遜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進曰石龜語也曰向汝道什麼其僧亦悟又僧問大庾嶺提不起時如何遜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又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在什麼處立遜曰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其對機峻峭無滲漏類如此僞梁龍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九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殞于方丈前詰旦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

贊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淸深精密如其爲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睛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永明智覺禪師

智覺禪師者諱延壽餘杭王氏子自其兒稚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俱下誦六十日而畢有羊群跪而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鎭將嘗舟而歸錢塘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于江裂縫掖投翠嵓永明禪師岑公學出世法會岑遷止龍冊寺吳越文穆王聞其風悅慕聽其棄家爲剃髮自受具衣不繒纊食無重味持頭陀行嘗習定天台天柱峯之下有烏類尺鷃巢衣襵中時韶國師眼目出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說法於雪竇山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爲第二世衆至二千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儻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即起非

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眞心耶智覺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

天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尙所論宗鏡唯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答曰此心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法卽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卽是縱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卽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尙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尙不許言生況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群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

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亡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强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已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則眞唯識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自不有因心故有既

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智覺乘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其國王投書敘門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伽梨水精數珠金澡缾等幷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狀必枯悴尫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頎眉目秀拔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眞乘悲願而至者也

雲居簡禪師

禪師名道簡其先范陽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閑靜寡言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游叢席造雲居謁膺禪師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而誡令刻苦事衆於是簡躬探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峰時受服役旣來雲居神亦從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尙卽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僧意不在簡謂令揀選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簡豈敢當也旣申請簡無所辭讓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自如主事僧大沮簡知之一夕遁去安樂樹神者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和尙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什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曰問這赤頭漢作麼問橫身蓋覆時如何曰還蓋得麼問蚰子爲什麼吞却蚰師曰在理何

僧問諸佛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峰時如何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海逈絕孤危似汝閨閤中軟暖麼又問叢林多好論尊貴邊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書斷會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越格量天下宗之師壽八十餘無疾而化廬州帥張崇爲建塔于本山

贊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遵承之以爲妙得其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眞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旻之虎也予爲作偈曰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間功不立渠儂尊貴生訓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禪林僧寶傳卷第九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重雲暉禪師

禪師名智暉咸秦人生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還圭峯山行翛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缾楔笠藏石壁間觸之即壞斂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醻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牆彥超後果鎭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

曰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瑞龍璋禪師

禪師名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鎭廣陵璋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經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璋因不飮食不得已許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至高安見白水又謁署山二大老皆器許焉咸通十三年見騰騰和尚者於江陵騰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卽止已而又見憨憨和尚者憨撫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璋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嘗見之以椶櫚拂子授璋而去天祐三年錢尙父遣使童建齎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院日夕問道辭還山尙父不可乃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憨憨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頃年游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天成二年丁亥四月璋從尙父乞墳尙父笑曰師便爾乎遣陸仁璋者擇地於西關建塔塔畢璋往辭尙父囑以護法鄭民還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　詔改天台隱龍爲隱迹云

林陽端禪師

禪師名志端福州俞氏子受業於南㵎寺年二十四謁安國弘瑫禪師有僧問萬象之中如何獨露身瑫舉一指其僧惘然而退端忽契悟至夜啓瑫曰今日見和尚一指乃知和尚用處瑫曰汝見何道理端亦舉一指瑫笑令去尋住林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趂不及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至方文端以衲蒙首僧忽搴衲問誰僧曰某乙端曰泉州沙糖船上檳榔僧不解端瞠目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又謂門弟子曰佛法無許多般但凡聖一眞猶存見隔見存即凡情忘即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申謙敬無一法可轉變有生住異滅相況我祖師門下合作何理論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來年二月二與汝暫相棄爇灰散長江勿占檀那地道俗皆寫記之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郡人競入山二月一日太守亦至從官騶史偵伺信宿如市二日飯罷端升座叙行脚本末辭衆有長老應圓者出衆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咽未當告別願賜一言端垂一足進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汝境界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端作嘘聲復與數僧酬答罷歸方丈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五日子時端曰吾今日子前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雙峯欽禪師

禪師名竟欽益州人生鄭氏少爲大僧於峨眉谿山黑水寺出蜀南抵韶石雲門得心法即就雙峯之下創精舍以居號興福開堂之日匡眞禪師躬臨證明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徧也無欽曰如月入水又問如何是用而不雜欽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撒眞珠於是匡眞以謂類已加敬焉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箇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禪師溫門舜峯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焚之合掌而化閱世六十有八坐四十有八夏

九峯詮禪師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便棄家師事思禪師思爲剃落受具足戒聞長沙慧輪禪師道價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荊楚與建康接壤詮年二十餘結友冒險造焉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其事逵見詮輩疑以爲江表諜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如見鼻端何種人乃能爾輪曰彼蓋爲法忘軀之人聞老僧虛名故來決擇耳逵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依延壽十年輪殁詮還廬山乾德初庵於東南牛首峯之下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住九峯賜大沙門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詮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詮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詮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詮曰淋窖先臥粥稀後坐問古人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詮曰明日路口有市太平興國元年南康牧張南金遷以居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跏趺辭衆而化閱世五十有六坐三十夏

龜洋忠禪師

禪師名慧忠泉州人生陳氏幼依龜洋山得度游方至華州謁草庵法義道人留十餘年南還舊山痛自韜晦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　宣宗即位詔重興之而忠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棃未是僧今日歸來藏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耳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全身葬於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自坼裂連階

丈餘寺將發僧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禪師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眞身無了生沈氏見馬祖云

贊曰近世以身徇法如此數老者鮮矣予觀其言皆約而明校其履踐誠而不雜故能於死生之際明驗昭著然初不聞儼臨萬衆四事供養者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一

宋明白庵居沙門　慧洪　撰

洞山聰禪師

禪師名曉聰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雲門寺得度頭骨巉然一帔閱寒暑周游荊楚飫厭保社與衆作息無有識之者在雲居時傳僧伽在維揚於是禪者立問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麼揚州出現聰婆娑從旁來衆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衆目笑之蓮花峯祥庵主聞此語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耶夜敷坐具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至洞山依詮禪師大中祥符二年詮移住栖賢以聰繼席果嗣文殊應天眞禪師眞見圓明密雲門四世孫也聰見僧來有所問輒瞋目視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上住爲什麼山下擔柴答曰山上也要柴燒雲居舜老夫時年少聰使乞食鄂渚有居士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居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來耶舜默懣馳歸舉似聰聰代前語曰此去漢陽不遠代後語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因悟其旨聰示衆曰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或作手）作麼生是正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趂閑打却禾輸納王租了皷腹自高歌手植萬松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實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聰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實曰氣急殺人聰拄鑁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實請代語聰曰何不道氣喘殺人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花峯聞祥公

一無天字

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旣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敍透法身說偈曰參禪學道莫忙忙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鋤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

贊曰聰答所問兩句耳而蓮華祥公便知是雲門兒孫古人驗人何其明也如此予留洞山最久藏中有聰語要一卷載雲水僧楚圓請益楊億大年百問語皆赴來機而意在句語之外圓卽慈明也初受汾陽訣令更見聰故慈明參扣餘論尙獲見之嗚呼聰爲蓮華峯汾陽所知則其人品要當從玄沙稜道者輩中求也

雪竇顯禪師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於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荊渚間歷年嘗典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鐵觜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眞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顯盛年工翰墨作爲法句追慕禪月休公嘗游廬山棲賢時諟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藹苴不合作師子峯詩譏之（師子峯在棲賢之後）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爲侶同謁五祖戒禪師顯休於山前莊遣岳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

◎解后通遘逅

北游至復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學者莫能覷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値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沈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撿牀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一本曰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哉）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峯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坐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旣辯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茲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曾地也於是令撾鼓衆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餘敷揚宗旨妙語徧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宿下一有耆宿二字

◎峯下一有翠峯二字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溫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於屋除而光照戸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淸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雞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懷初未喩問耆宿曰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滯於此懷初謁荊州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禪師又不契東游至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潤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銕佛矣顯使誦提倡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爲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銕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卵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竪拳示之遂倒臥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寧中

勑謚振宗大師

贊曰予觀雪竇天衣父子提唱之語其指示心法廣大分曉如雲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爭以識情數量義學品目緇穢之譬如燧人氏鑽火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之以烹儒焚書豈不誤哉然余聞菩薩宏法爲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集賢之知雪竇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一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二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薦福古禪師

禪師名承古西州人傳失其氏少爲書生博學有聲及壯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水中來客潭州丫山見敬玄禪師斷髮從之游已而

○已下一有自已二字

○風上一有破知解三字

又謁南嶽雅禪師雅洞山之子知見甚高容以入室後游廬山經歐峯愛宏覺塔院閑寂求居之清規凜然過者肅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初說法於芝山嗣雲門景祐初范文正公仲淹守饒四年十月迎以住薦福示衆曰衆生久流轉者爲不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者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蔕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奈永劫輪迴有何什麼心情學佛法廣求知解風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慧辯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迴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生出頭來得箇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迴何不歇心去如癡如迷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古德云一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法界衆生皆令成佛今人却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古注曰此

句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或作意）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爲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閫域僧問依何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纔缺纖毫卽成邪見便有剩法不了唯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對曰山河大地此等所謂合頭

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誡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劒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室曾到五臺不對曰曾到曰見文殊不對曰見又問文殊向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拋在荒艸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塡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嶽來又問讓和尚爲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尚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赴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脫灑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體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體中玄臨機須看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解見所纏不得脫灑所以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關捩又謂之本分事祇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是句中玄古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法又問明日說甚法佛云

乄一無大悲二字

不定法曰今日爲甚定明日爲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鎭州出大蘿蔔頭又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餬餅如何是向上關捩曰東山西嶺靑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總通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總無佛法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爲未悟道故於他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世以此爲極則天下大行祖風歇滅爲有言句在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因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答曰我今日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遮裏却不會又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問三被打

●備下一有若見未圓備五字

●見下一有知見二字

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爲玄極唯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卽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時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玄未了句中玄此人常有佛法知見所出言語一一要合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卽透得法身然返爲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悟得一種玄門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穩脚踏實地僧曰既云於祖佛言句棒喝中學何故有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爲則但學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見是學成非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事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性爲其師不達道祇將知見教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所以虛空世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草木榮枯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界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水示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眞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故曰萬法本無攙眞成立眞性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徧在一法一塵之中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境者一法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理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曰葢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

◆四一作曰

法出自體中玄三世祖師所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沒量大人容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如德山密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悟道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佛教祖意是同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爲作忌齋大衆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便報師恩乎古臨終爲偈辭衆曰天地本同根鳥飛空無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四囊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蜜

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自巳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黃蘗但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峯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聚觸之爲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是臆說肆爲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則分以爲體中爲句中爲玄中至言三要則獨不分辯乎方議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句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曰性理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夫叙理叙事豈非知見乎且教乘既具此意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爲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耶曰巴陵眞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毛劍答曰利刃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鑿作死語壞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分二種自巳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陀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眞也耶則慮迷無自性言其非眞也

耶則慮迷爲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示即妄即眞之旨但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識精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剏建兩種自己疑誤後學三失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二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三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福昌善禪師

禪師名惟善不知何許人住荊南福昌寺嗣明教寬禪師爲人敬嚴秘重法道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至百許人善見來者必勘驗之有僧纔入方丈畫有圓相呈善善喝曰遮野狐精其僧便作擬勢以脚撥之三善曰蒿箭子其僧禮拜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大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什麼人作對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箇什麼僧無語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安州曰什麼物與麼來也對曰請師辯著曰驢前馬後漢僧喝之曰驢前馬後漢又惡發作麼僧又喝善便打僧無語善喝云遮瞎驢打殺一萬箇有甚罪過參堂去有僧自號映達磨纔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即徧周法界不展即賓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善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善便打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善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又問僧近離什麼處對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僧喝之善便打僧以坐具作擬勢善笑曰喪車後掉藥囊又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善便打乃自代云適來猶記得問超山主名什麼對曰與和尚同名善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善便打又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遠離兩浙近離鼎州曰夏

在什麽處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又問僧什麽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麽物與麽來對曰請和尚試辯看曰禮拜著僧曰喏善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汝二十棒善機鋒峻不可嬰諸方畏服法席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贊曰明教在雲門一日聞白槌曰請師寬充典座明教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及住持嘗自外歸首座問曰游山不易明教舉拄杖曰全得渠力首座奪之卽隨倒臥首座掖起度與拄杖明教便打曰向道全得渠力余嘗想見其人今觀善公施爲眞克家子也

大陽延禪師

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爲警延江夏張氏子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寺延往依以爲師年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講者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延笑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游方初謁鼎州梁山觀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遮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延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卽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觀稱以爲洞上之宗可倚延亦自負儕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藉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退處偏室延乃受之咸平庚子歲也謂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

致撈攘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轆轆地更有何事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延曰亡僧幾時遷化僧曰爭奈相送何延曰紅鑪燄上絲絲縷縷䨴雲中不點頭見僧種瓜問曰甜瓜何時可熟對曰卽今熟爛也曰揀甜底摘來對曰什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對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佛麼對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延笑曰去其僧後病延入延壽堂看之問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因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對曰遮箇猶是遮邊事延曰那邊事作麼生對曰帀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延笑曰乃爾惺惺耶僧喝曰這老漢將謂我忘却（卽興陽剖禪師）延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卽日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歎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延嘗注釋曹山三種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注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注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遮邊行李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注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答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予嘗作隨類墮偈曰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作尊貴墮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兒何驚異作隨處墮偈曰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今併系於此延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贊曰延嗣梁山觀觀嗣同安志志嗣先同安丕丕嗣雲居膺膺於洞山之門爲高弟也余觀大陽盛時有承剖兩衲子號稱奇傑卒至於不振惜哉微遠錄公則洞上正脉幾於不續矣嗚呼延之知人可以無愧

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三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四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神鼎諲禪師

禪師洪諲者襄水人也傳失其氏或云生於扈氏隱于衡嶽之三生藏有湘陰男子邦稱右族來游福嚴即諲室見諲氣貌閑靖一鉢掛壁莫能親疎之傾愛之忘去謂曰師寧甘長客于人亦欲住山乎我家神鼎之下鄰寺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者可俱往諲笑曰諾乃以巳馬馱諲還諲至設魚鼓粥飯如諸方一年而成叢席十年而有衆三十輩僧契嵩少時游爲諲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咤曰汝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醬食矣明日將粥一力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睨上下有即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觀皆碎餅餌問諸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羹粥脫有檀越請應供諲次第撥僧赴之䞋令攜乾殘者歸納庫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當麪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然嵩大驚有木牀一夜則諲坐其上三十輩者環之聽其誨語諲曰洞山頌曰貪瞋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即不然貪瞋痴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又嘗曰無量劫來賃屋住至今不識主人公借問諸人還識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問神鼎向伊道作麼作麼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話會參智度寺沙門本延謁諲夜語還謂郡將曰諲公所謂本色老宿惜陸沈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諲辭免不得巳曰山僧年十八游方亦無正意參禪只欲往東京聽一兩本經論以荅平生何期行到汝州忽值風發吹上首山見箇老和尚劈頭槌一槌當時浹背汗流禮却三拜如今思量悔不當初束縛遝去首山後却歸鄉井古寺閑房任運過時豈不快哉雖然如是官不容

鍼私通車馬今日有一炷香也要對衆燒刼供養此老只是汝州土宜乃升座問答罷又曰齋會已具僧俗巳集問答巳畢佛法成辦只將此善上祝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便下座道俗懽呼以爲未始見也於是譚聲名普聞僧問鳥窠侍者欲往諸方學習佛法去鳥窠但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譚曰此事卽知此人久積淨業曠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舉似復吹之曰會麼不得辜負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與汾陽師兄嘗如此說汾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看他吐露終是作家又嘗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條拄杖剌蝎蚓直螺紋爆節尋常肩上横擔大地乾坤挑斡戳開懵鈍頑痴打破剣俐尖黠如今卓在面前諸方作麼拈掇我卽不與麼道僧曰願聞和尚偈偈曰得處不在高峯亦非淺谿深壑如今幸得扶持老病是爲依托僧問有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我不將小意對闍梨譚曰若有問神鼎但向道此一問豈是小意會麼首山大似擔水河頭賣神鼎只解就窩裏打良久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有時示衆曰雨下階頭濕晴乾又沒泥姨姨娘姊妹嫂嫂阿哥妻若與麼會得猶是長連牀上粥飯僧作麼生道得一句作箇出格道人有麼良久云適來有一人爲蛇畫足踣跳上梵天觸著帝釋鼻孔帝釋惡發雨似盆傾諸人還覺袈裟濕麼有僧自汾州來（傳是擧道者）譚倚拄杖曰一朶峯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遠潤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互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擧看譚曰鵶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總上路作麼僧擧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譚曰不要上座答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紅郎拂衣去譚曰弄巧成拙僧請益首山答佛話譚作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忪憣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乃又曰雖然如此猶未盡首山大意進曰如何盡首山大意譚曰天長地久日

◎觸下一有莫相觸三字

月齊明又作偈曰長安甚樂到人稀千聖同源到者方知
不是歸方可較些子直道逈超凡聖外有人不肯在猶是曹谿
第二機青霄有路郴州道俗郎山迎請住王莽山不赴僧
問佛不違衆生之願爲甚有請不赴諲曰莫錯怪老
僧好有偈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
人解了如斯意大地衆生無不徹諲德臘俱高叢林
尊仰之如古趙州同曰神鼎閑書壁作偈曰壽報七
十六千足與萬足若問西來意彼此莫相觸何付囑
報你張三李四叔山又青水又綠歿時年八十餘諲
少年時與耆宿數人游湘中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
會野飯山店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上人言三界
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
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何對曰惟心故根境不
相到惟識故聲色縱然諲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
諲以箸挾菜置口中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
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諲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
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
多語

贊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効於言意
之表者耄叟論也予觀神鼎殆庶幾無媿此言得道
時未壯隱于南嶽二十年乃領住持事又二十年方
開堂說法然皆緣起於他寔非巳意譬如夜月行空
任運而去至於甘枯淡以遂夙志依林樾以終天年
可以追媿其師也

谷山崇禪師

禪師名行崇不知何許人也初住福州報恩寺後住
潭州谷山寺嗣保福展禪師雪峯之的孫也崇謂門
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嘗
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猶待
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爲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
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蟆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
即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
遲回且以日及夜究尋將去忽然一日覷見更莫以
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婬坊酒肆若觸若淨若
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
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見此箇事我說爲無明翳障

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遮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剌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眞若有箇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莫取次發言吐氣沉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贊曰洞山淸稟禪師作澄心堂錄錄崇語句細味之骨氣不減巖頭恨不能多見崇寧之初衝虎至谷山塔塚莫辨事迹零落不可考究坐而太息作偈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

昇下一有禪師昇三字

慧林圓照本禪師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參道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游方徧參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爲侍者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耳既至瑞光集衆擊鼓鼓輒墮圜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堅請欲往而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吾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

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蘇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會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蓋嘗問道於本而得其至要因謁之庵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

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其事驛召本主慧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　詔演法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勝以爲彌勒從天而降人間也翌日召對　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後引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坐即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　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　上喜其眞喻以方與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　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及上元日　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無出迎師奉承　睿獎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　神宗登遐召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爲　先帝所禮敬見之嗚咽不自勝　哲宗加號禪師皇叔荊王親齎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

朝廷從其請　勅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楊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流涕其眞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爲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已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類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嘗以辯博爲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隆勢無所少假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於我

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

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學自名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既曰無爲作麼生學李公不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盛老居靈巖閉門頹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或一本云名滿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强起安座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什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忽臥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山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顒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之曰（或一本云富鄭公弼得心要於顒華嚴有偈寄本曰）因見顒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讚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心余聞馬鳴云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則倍之近代授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願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一本云自瞻顏而證之下但云則其大願冥慈之力無愧紹隆之職者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四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五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衡嶽泉禪師

禪師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莂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摵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

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日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躋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囫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或云雲峰寺）住懶贊巖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眞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占堆雲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饑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眞庵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兎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

相關一條拄杖一胡蘆閑走南山與北山醉臥山路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巖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解般榾柮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阿呵呵有甚討處慈明遷住福嚴泉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泉泉與語驚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南公夏於法輪泉因寫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別來罕有同人到如今拋却老狂僧却去崎嶁峰頭坐大雪漫漫猿聲寂寂獨吟咏自歌曲奇哉大道知音難得孤雲何日却歸山共坐庵前盤陀石南公譏其坦率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顧生天却笑雲中白鶴雲峯悅公訪之泉以偈贈之曰高才悅禪者心如孩兒貌山野特特扶筇遠謁予二年見之如初也不參禪不問道尋常只倡漁家傲禪人

見渠冷如灰渠見禪人淡如阜有結伴詣常寧拜阿育王所藏舍利塔者以偈贈之曰諸禪結伴游玉塔靈蹤勝境將心創歸來擧似看如何何似狂僧無縫塔無縫塔最難邈豈同白玉受人踏五湖四海盡雲犇踏破幾多鞋共轂無縫塔甚匼匝若遇同人方始答忽然展手借襟看便與攔腮鼓一搭嘉祐中男子冷淸妖言誅泉坐淸嘗經由庵中决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衢䟩擔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壓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法華擧禪師

禪師名全擧汾陽昭公之嗣也初住龍舒之法華寺後移居白雲之海會寺爲人精嚴諒直飽參汾陽特稱之自出幷汾徧詣名山初謁荊南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回互不回互對曰總不與麼曰爲什麼巳喫福昌棒對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漫語對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眞又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對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對曰靑松蓋不帀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對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對曰照破祖師關又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亡作麼生對曰毒蛇不咬人曰爲何如此對曰風引谿雲斷泉衝石徑斜又謁夾山眞首座眞曰還見麼對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對曰千般皆在手擧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擧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蛇驚對曰終不捏怪又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對曰木人嶺上休相覰石女谿邊更不迷擧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病尋常事龍鍾沒好時又問融卽不問如何是圓曰法界廣無邊承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對曰虛空無對面鳥道絕東西又問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爲什麼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曰只爲太惺惺進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爭怪得伊又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對曰二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峯麼對曰有甚掩處曰道什

麼對曰今日觸忤和尚慈明便打擧曰作什麼曰將謂是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對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又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對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對曰市中拾得寶比鄰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對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對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對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對曰樓閣淩雲勢峰巒疊翠層又謁玉澗林禪師林曰北斗藏身事已彰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而今亂度量曰我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麼對曰爭敢曰作麼生對曰淸晨升寶座應不讓南能又謁棲賢諟禪師問如何是佛曰張三李四進曰意旨如何曰胡餅有甚汁又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絕羈絆著曰爲什麼上來下去對曰甚處見上來下去戒便打擧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又謁翠峯素禪師素曰風穴道斷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如

何對曰翻身師子生獰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對曰七顚八倒曰收對曰了又謁雪竇顯禪師顯問牛吃草草吃牛對曰回頭欲就尾已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前對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又謁西湖西峯庵主主曰絕頂西峯路峻機誰敢攀超然凡聖外瞥隔兩重關擧便問如何是兩重關曰日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對曰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曰滿盞油難盡進曰見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學機辯如電砰雷射不可把玩諸方畏服號擧道者自住持多夜參曰諸上座吾門之事多少奇特擁之不聚推之不散可謂活鱍鱍地只欠承當在雖然如此有一人不肯在且道不肯底人具什麼眼目若於遮裏甄別得出山僧讓禪牀與上座若也甄別不出擲拄杖云看取又曰僧家以寂住爲本豈可觀州獵縣看山門境致過時蓋爲生死事大所以古人到一處所見箇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兄弟往往蹉過不肯遞相博問昔龍牙問德山鑒公仗劍取師頭時如何鑒便引頸龍牙曰頭落也鑒便休去莫是德山無

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頸龍牙獻劒
舉歿時七十餘塔於海會
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恥者
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
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眞吾不知其僞將質之於天地
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尙沙門以修潔相高一有指
目重爲媿恥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非苟
然舉公名著叢林如薛仁貴著白袍西平王著錦帽
眞勇於道者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五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六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廣慧璉禪師

禪師名元璉者閩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禪師住汝州
廣慧寺璉豐頰廣額瞻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嘗謂
衆曰我在先師會中見舉竹篦子問省驢漢曰喚作
竹篦子卽觸不喚作竹篦子卽背作麼生省近前掣得擲
地上云是什麼先師云瞎省從此悟入我道省驢漢
悟卽大殺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遮箇說話須是到
此田地方相委悉情見未忘者豈免疑謗又見智門
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
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
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
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
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
此作麼內翰秘書監知郡楊億大年問曰承云一切
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衆生以
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
疎財乎璉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大年曰海壇馬子似
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大年曰佛滅二千年比
丘少慚愧大年嘗書寄內翰李公維叙師承本末其
詞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
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牆
面之無慚者誠出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

垂誘導自雙林影滅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旨仍歲沈痼神爐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嗣南院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嗣讓和尚即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俱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壅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峰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岩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于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龍峯也忻幸忻幸大年所叙詳悉如此豈欲自著於禪林乎予恨其手編傳燈錄至首山之嗣獨載汾陽而不錄廣慧機語何也

贊曰廣慧機緣語句雖不多見然嘗一臠知鼎味大率如刀斫水不見痕縫眞可謂作家宗師也平生說法如雲雨暮年止得一楊大年魯國儒生何其少哉

翠巖芝禪師

禪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棄家依(或作於)潞州承天寺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講金剛般若經名滿三河學者追崇之時昭禪師出世汾水芝疑之往觀焉投誠入室特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升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僧問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眞實事請師舉芝曰兩段不同向下文長又問滿身是眼口在什麼處芝曰三跳進曰不會芝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大衆僧俗中皆有奇人且如本朝楊大年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又曰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師僧道未具胞胎已前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大愚即不然未具胞胎前會得打折你腰密諫李公

守南昌請住西山翠岩開堂視衆曰睿算增延法輪常轉且道法輪如何轉會麽須彌頂上筊翻身却來堂中疊足坐阿呵呵是什麽飯籮裏坐却受餓和泥合水且與麽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麽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中開黄昏後日出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爲足曰汾陽有十智同眞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禪者姿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眞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麽生是十智同眞如今一切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或云志）五同偏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師又曰與什麽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麽生是同生殺什麽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麽同偏普何人同眞志（或作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麽點得出

●心下一有我心二字

者不悋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也大省力後生晩學刺頭向言句裏貪着義味如驢舐尿處棒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咽唾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穩當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不說有高低眞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減妙峯高聳總擎持萬派千谿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墮愚癡物物會同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即此眞心是我心●猶是機權出芝曰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施設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

一作成

芝曰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關聰明舒光只要辯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叙潙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靑山不礙白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頭藥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闕因公致問指歸源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叙雪峯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據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辯正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强會少俊依前或窒礙不知宗脈莫漫汙永劫長沈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悅聞芝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芝躧出履一隻善退身而立芝俯取履善蹴踏倒芝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瞪立其後芝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又有僧稱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臥繩牀前芝趯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芝曰若解卽成法相作偈曰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岩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嘉祐之初示寂塔于西山

贊曰大愚翠岩皆余故園少時往來兩山之間有老衲大父友也言芝無恙時事曰衆未嘗登三十輩屋老常以木拄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芝提笠曰走城郭郵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時追繹其高韻作偈曰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牀折我此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六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七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浮山遠禪師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幷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墮三寶數乃可受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易若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足戒謁汾州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莂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省公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敍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旣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叱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岩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將作境語會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如何曰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或遠云直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會在何謂也云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也）遠玉骨揷額日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文忠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沖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逸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

求思行則往往失黏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麽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鍮石箸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延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遠雅自稱柴石野人歿時已七十餘少時與達觀穎公薛大頭七八輩游蜀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衆以其曉吏事號遠錄公

投子青禪師

禪師名義青本青杜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或作樹林）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游方至浮山時圓鑒遠禪師退席居會聖巖遠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元機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圓鑒以大陽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無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慧日寺熙甯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潛通暗證者比比有之異苗翻茂果符前讖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盥沐升座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舍利靈骨以閏六月

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一本云黑頭生得白頭兒）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天寧楷禪師

禪師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爲人剛勁孤硬自其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游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詶之青以拂子摵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羹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羹粥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游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學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闕他不可曰與麼殷勤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閑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爲之勸請洞上之風大震西北崇寧三年有 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閤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 睿恩已即時焚香升座仰祝 聖壽訖伏念臣行業迂疎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 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俞允臣

沒齒行道上報　天恩　上聞之以付李孝壽躬往
諭　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
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一本知楷疎慤而適犯天威
問曰長老枯瘁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
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
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
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閑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
親明年冬勑放令自便庵于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
坐臥楷廬禍或作患之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去
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　勑賜所居庵額華嚴
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
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
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
華嚴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
洞山道微微退罷還浙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
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
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
譚不𠍣彈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嚴前鳥

不啣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裡埋觸他
毒氣又還乖暗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
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
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冰河紅燄却淸涼四曰鐵鋸
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
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
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
風楷舊隱與虎爲鄰虎嘗乳四子月餘楷闚其出往
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擕其一還虎得衆曳至弄穴前
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鳥皆鳴
翔其上楷即放還之其寄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
依山人事稀虎馴庵畔怪來遲寥寥石室塵埃滿不
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岩間
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贊曰宗門尙繼嗣則若依彷世典禮爲之後者爲之
子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是也然青楷父子任重
道遠皆能刻苦生死以之卒勃然而興賢矣哉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七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八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大覺璉禪師

禪師名懷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也初其母禱於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慧絕人長為沙門工翰墨聲稱甚著游方愛衡嶽勝絕館于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聞南昌石門澄禪師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祐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倡曰帝苑春迴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宣談祖道上副宸衷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與璉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獻偈乞歸老山中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修撰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書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

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嘉歎久之璉居處服玩可以化實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有曉舜禪師住棲賢爲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于正寢而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璉具以實對曰吾少嘗問道於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聞者歎服　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寺治平中璉再乞還山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學士承侍讀端明殿學士蘇軾爲之記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歸山二十餘年年八十二無疾而化

贊曰璉公生長於寒鄉棲遲於荒遠鉢飯布衲若將終身一旦道契　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龍腦讓正寢非其素所畜養大過於人者何以至是哉至於與士大夫論宗教則指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使其泮然無疑則亦知爲比丘之大體者歟

興化銑禪師

禪師名紹銑泉州人也住潭州興化禪寺開法嗣北禪賢禪師銑有度量牧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沙俗樸質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以誘之恣道俗赴謂之結緣齋其後効而作者月月有之殆今不絕荊湖之民向仰之篤波及蠻俗章丞相惇奉使荊湖開梅山與銑偕往蠻父老聞銑名欽重愛戀人人合爪聽其約束不敢違梅山平銑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歲度僧數百開壇俱集以未爲大僧禪林皆推擠銑牓其門曰應沙彌皆得赴飯自其始至以及其終三十餘年不易人以爲難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荊湖衲子奔趨入江南者出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爲盜劫掠路因不通銑牛五十爲舘請僧主之以接納使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爲人晚得風痺疾左手不

仁然猶領住持事日同僧衆會粥食不悞銑以精進爲佛事公卿禮敬以爲古佛元豐三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右脇累足以手屈枕而化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併塔之閱世七十二坐六十四夏號崇辯大師

贊曰雲門臨濟兩宗特盛于天下而湖湘尤多雲門之裔皆以宗旨自封互相詆訾北禪賢公銑之師也賢於雲門爲四世孫而銑獨能以公爲心中塗設館以待求道他宗之輩非特曠理甚明亦抑其中有異於人故其火化之日二腸雙睛皆不壞此其驗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八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九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餘杭政禪師

政黃牛者錢塘人住餘杭功臣山幼孤爲童子有卓識詞語皆出人意表其師稱於人有大檀越奇之以度牒施之跪奉謝而不受其師問故曰恩不可輕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蔭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爲安其師自是益奇之年十八果以其志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其居功臣山嘗跨一黃犢蔣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政爲方外友每來謁必巾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而談笑終日而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欵清話政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嵓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嘗來此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秖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工

書筆法勝絕如晉宋間風流人嘗笑學者臨法帖曰彼皆知翰墨爲貴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書畫多純筆可法也秦少游見政字畫必收畜之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嬾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九峯鑒韶禪師嘗客政韶坦率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臥政使人呼韶不得已犨頞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韶唯唯而已呼童子使熟炙韶方饑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韶匿笑去曰無乃太清乎政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西余端禪師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峯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饑寒者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詬逐竟爲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奸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胷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死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爲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鸇之厄死有湯鑊之灾生時要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本爲轉化檀施施肚爲汝作棺材（一本云闍梨無可布施施肚爲汝作棺材）言卒携雞去以施饑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秩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尙以左道鼓扇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竟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捽其頭推倒 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摽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乜軸之蓮經末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

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
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
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飯端瞋說偈
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爲
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丹陽三人者日過從吉甫
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
獨稱鍛可忘憂稽康得僊竟作劒解端說偈曰章公
好學仙呂公好坐禪徐六喩擔板各自見一邊聞者
傳以爲笑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
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
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
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徹徊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
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閧圓照粹美不悟其譏也端
客無錫欲歸湖且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舡乎篙師曰
我行常濶舡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
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
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
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

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
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
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
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
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餘
所至鶴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喟然長
想如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
風逸韻且爾況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
槩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禪林僧寶傳卷第十九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言法華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
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衰衰不可識相傳言誦

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褎裳而趨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眞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鎭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幷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　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淸旦　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趍將至寢殿侍衞呵止不可　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晩暮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　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贊曰如來世尊曰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奸偸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眞菩薩眞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言法華臨終乃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是也

華嚴隆禪師

禪師名道隆不知何許人至和初游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皷譏門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臥門之下　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巳再鼾撼之驚覺問名字歸奏　上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隆未嘗出戶外之屨滿矣　上以偈句相酬唱絡繹于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師

聶石門徹禪師嘗問曰古人云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如何徹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家中財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錢物用亦不得外處錢物用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曰是僧曰喚作恁麼功曰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郵中人全明過也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州裏人耶亦須因奉重而至耶徹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功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又問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勳五位也譬如初生鳩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蕩隆親受洞上旨訣後謁廣慧璉禪師遂爲廣慧之嗣皇祐二年詔廬山僧懷璉至闕演法於後苑化成殿　上召隆問話機鋒迅捷上悅侍衛皆山呼隆即奏疏曰臣本凡庸混跡市里貪緣佛法依近天顏出入禁廷恩渥至厚荐更歲籥衰病相仍未甘退於山林坐貪蒙於雨露因循至此愧負在顏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生知妙道染爲詞翰如日昭回下飾萬物而臣蒙許賡和似霧箇略纔見一班人雖不言臣豈無怍伏見僧懷璉比自林藪召至京都議論得其淵源詞句持出流輩禁林侍問秘殿談禪臣所不如舉以自代伏望　聖慈許臣於廬山一小刹養痾待盡不勝犬馬戀軒之情取進止疏奏不詳有旨於曹門外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院隆

既得謝事喜見言色閑居奇衲名緇多過從有乘侍
者來自大陽乘後住謁巖隆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
明安嘗謂曰有一人偏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火繞
周匝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
靈驗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明
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答曰適來無左右祇
對和尚安曰相隨來也即禮拜退隆曰若果如此冷
如毛粟細如氷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
慧隆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橙子來廣
慧曰道者我有橙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
便肯伊後因敘陳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
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
兩頭三緒爲伊燒却乘曰藝不辜人有僧誦璉公詩
　上問佛偈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
下弗與衆人同隆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偈
虛空釘橛也乃曰虛空釘鎮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
學解安著佛階梯又見達觀頴禪師戲作偈曰解答
諸方語能吟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曰
佛法却成戲論後生無識遞相效學不可長也但曰
二般雖雜道也勝別施爲有僧曰洞山寶公識五祖
戒禪師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說偈曰嗟
見世聱訛言淸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奈你何隆
曰寶塵行不遜賣師取名不可取也曾谿曰眞實修
道人不見世間過來說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寶暴其
師之失教誰撿點凡沙門釋子寂默爲要華嚴論曰
唯寂唯默是心造如來之様不著不戀是路入法界
之轍寶賣洞山臺動雙峯地已爲道取笑也隆爲人
寬厚不矜伐以眞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
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于寺之東

贊曰隆夜臥寺闥之外朝登秘殿之上揖讓人主談
出世法有補宗教蓋所謂有異能解一世奇禪衲也
歿未五十年叢林且不聞其名況機緣語句乎可爲
太息予少時客華嚴及見其檀越岑氏之子孫家藏
隆偈藁幷被遇之迹甚詳今追繹十纔得其一二著
于此以族知者耳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一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慈明禪師

慈明禪師出全州淸湘李氏諱楚圓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或云依金地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公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肯蒙骨董箱以竹杖荷之游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公詣昭昭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擧杖逐之公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公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公乃往見大年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公曰近奉山門請大年曰眞箇脫空公曰前月離唐明大年曰適來悔相問公曰作家大年喝之公曰恰是大年復喝公以手劃一劃大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公曰是何言歟大年顧令別點茶曰元來是家裡人公曰也不消得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爲人句公曰切大年曰作家作家公曰放內翰二十拄杖大年拊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公拍掌曰不得放過大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公曰唐明聞僧問首山佛法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或有汝汝）水東流大年曰只如此語意如何公曰水上掛燈毬大年曰與麼則辜負古人去公曰內翰疑則別參大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公曰一任跨跳大年乃又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年默然歸語公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

與侍從過從公黎明謁李公李公閱謁使童子問道
得郎與上座相見公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
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公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
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
公曰脚頭脚底李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
毛師子是否公曰什麼處得此消息李公喝之公曰
野犴鳴李公又喝公曰恰是李公大笑既辭去問臨
行一句公曰好將息李公曰何異諸方公曰都尉又
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拄杖公曰專爲流通李公又
喝公曰瞎李公曰好去公曰諾諾自是往來楊李之
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大年曰有一語寄唐明
公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大年曰却不相當公曰更深
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大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
什麼汗出公曰知大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句公
曰重疊關山路大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公作噓
聲大年曰眞師子兒公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公公
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李公作偈曰黑毫
千里餘金椁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公以

母老南歸至筠州首衆僧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
是汾陽謂公曰我偏參雲門尊宿兒孫特以未見聰
爲恨故公依止又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
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公出世說法守虛南原致公公
不赴旋特謁侯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
欲之耳守大賢之住三年棄去省母以白金爲壽母
詬曰汝定累我入泥犂中擲諸地公色不怍收之辭
去謁神鼎諲禪師諲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
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
方公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諲
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公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諲
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公指
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諲回顧相矍鑠公地
坐脫隻履而視之諲老忘所問又失公所在公徐起
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諲遣人追之
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公自是名增重叢林定
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諲見延稱
公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席虛延白郡請以公主之

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焉示衆曰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淸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什麼處出氣良久曰道吾爲汝出氣乃嘘一聲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州同參拄杖横也挑掛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汝輩向何處安身立命若也知之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後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久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著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時眞點胷者爲善作者折難自金鑾還公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眞曰大事未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眞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公訶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眞不敢仰視曰願爲決之公曰汝問我答眞理前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遂契悟住南岳福嚴以大法授南禪師語在南傳僧問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同時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此意如何公作偈曰啐啄之機箭柱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明緇素北地黃河徹底渾又問趙州勘婆子師意如何公亦作偈曰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明日陞座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行三千暮行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移住興化康定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公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公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道過瑯琊覺禪師出迎大喜曰有

衆之累不得躬造受曲折而惠然辱而臨之天賜我也公爲逗留夜語及幷汾舊游覺曰近有一老衲至問其離何所曰楊州問船來陸來曰船來問船在何處曰岸下問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道其僧恚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遣人追不及云是學道者頃在汾州時尙少學陸沉衆中不及識之公笑曰學見處纔能自了而汝墮負何以爲人覺屛息汗下公爲作牧童歌其略曰回首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一切無物任意游要收只把索頭撥小牛兒順毛捋恐上高坡四蹄殿曰巳高休餵草揑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閣中眠和泥看渠東西倒覺默得其遊戲三昧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文作偈獻公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公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李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公臨行一句作麼生公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李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公曰無佛處作佛李公於是泊然而逝　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

化與圓問答加歎久之公哭之慟臨壙而別之有詔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巳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公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衆跏趺而逝閱世三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誌其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公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參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又作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又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三二二三儿ヨ才界曲　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尙今日放參慈明聞而笑之云

贊曰有際天之雲濤乃可容呑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乃可負乖天之翼三世如來之法印重任也豈尋常之材可荷擔乎余觀慈明以英偉絕人之姿行不躡凡聖之事談笑而起臨濟于將仆叱咤而死黃龍之偷心視其施爲不見轍迹未三世而死爲穢墨諺

日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一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二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黃龍南禪師

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齔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鑾嘗隨鑾出道上見祠廟輙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游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却倚實時時眴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棲賢依諟禪師諟蒞衆進止有律度公規摸之三季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臥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游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卽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受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卽背去公挽之曰卽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默計之曰此行脚大事也悅師翠嵓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卽日辨裝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收縣登衡岳寓止福嚴老宿號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剝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決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闇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

颺且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鵶鳴鵲噪鐘魚皷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公慚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讎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時季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而機辯逸羣拊公背曰汝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季游荊州乃與悅會于金鑾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獨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請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爲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檗結菴於溪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竭蹷于道唯恐其后雖優游厭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慊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來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困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爲

三關脫有訓者公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趺跏寢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或云閱世六十有六坐三十有七夏）大觀四年春

勅諡普覺

贊曰山谷論臨濟宗旨曰如漢高之收韓信附耳語而封王卽臥內而奪印僞游雲夢而縛以力士給賀陳豨而斬之鍾室蓋漢高無殺人劍韓信心亦不死宗師接人病多如此臨濟宗旨止要直下分明鉗鎚付在嫡子親孫予觀黃龍以三關語鍛盡聖凡蓋所謂嫡子親孫本色鉗鎚者也

雲峰悅禪師

禪師生徐氏名文悅南昌人也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杖策徧游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令問佛法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斯時荊州金鑾有善筠州大愚有芝悅默欲先往造芝或不契則詣荊州至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欲裝包發去將發而雨雨止而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后生趁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飯去我忍飢不暇暇爲汝說法乎悅不敢違卽請行及還自馮川芝移住西山翠嵓悅又往從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爲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營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揵椎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

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盃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咲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季而芝沒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欵觀雪竇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橫設特榻示禮異之聞南禪師住同安自三衢入鄱陽來歸謁古塔主遂首衆僧於芝山南禪師遣使迎之又首衆僧於同安久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嵓方至首座出迓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悅厲語曰汝甚處去來首座擬對悅掌之又擬申語悅喝曰領衆歸去於是一衆畏仰示衆曰昔季曾到今日復來非惟人事重榮抑亦林泉增炁且道如何是不傷物義一句良久曰天高東南地傾西北問僧曰汾州言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擧杖曰此是拄杖子阿那箇是行脚事僧無對悅荷之曰直入千峯萬峰去又問僧盤山言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如何僧無對悅曰似地擎山如石含玉從何得此消息耶住山儉約躬自力田田夫夜穴塍竊水悅遣兩力邏得之田夫窘推甲墮水視之已死乙走白縣吏來驗則甲蓋詐也抵獄坐使之當著縫掖龍輿一老僧以醫出入府中夜聞往愬白府坐曰如悅者佛法龍象也豈宜使出叢林耶府坐曰法如是奈何以度牒付之悅得以夜馳依吉州禾山山中有忌之者將不利于悅悅又造南嶽依承天勤禪師十季不出戸道遂大顯著學者歸心焉乃出住法輪給春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幞負包而至者則容喜之見荷擔者顰頞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悅與潭州興化銑禪師友善銑住持久老於迎送悅屢勸其棄之歸林下銑不果一日送客墮馬損臂以書訴於悅悅以偈答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只得九百九十九銑咲曰負負無可言俄遷住雲峰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皈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溪之北

贊曰黃檗大用如塗毒鼓嘗撾之而死臨濟置之二百年矣芝公又一撾之而死雲峰余讀其語句如青

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漉方知至其發積翠以見慈明發晦堂以見積翠至公法道則有大愚陳睦州之韻嗚呼叢林方嘆其不肯低手故嗣之者無間是何足以知悅哉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二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三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黃龍寶覺心禪師

禪師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禪師留止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公至黃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卽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卽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已而往翠巖眞禪師眞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眞歿乃還黃檗南公使分座令接納後來南公遷住黃龍公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欺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公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見楊傑次公而歎曰吾至江西恨未識南公次公曰有心上座在漳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公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公以壓尺擊狗又

擧香卓曰狗有情卽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公曰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自已哉又甞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斂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靑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公入滅公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眞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潙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于空閑寂寞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爲學其綱其言光明廣大如靑天白日之易識其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旣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已親甞旣自親甞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眞性旣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已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眞是妄是生是死旣能了知眞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眞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兎角竝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郞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已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

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于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之守九江公見之器資從容問公人臨命終時有旨決乎公曰有之曰願聞其說公曰待器資死即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是和尚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公人物黃龍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于叢林者見之汗下公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語笑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衆矣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間人未之見或慢謗承顏接辭無不服膺公既臘高爲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賜號寶覺葬於　南公塔之東號雙塔有得法上首惟清自有傳

贊曰公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裴回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追玩南公曰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此老爲克家之子嗚呼隕此偉人世間眼滅惟此未嘗不心折讀其陳迹尙若雨霽之夕望東南之月皎然萬星之中忘其身在唾霧間也

泐潭眞淨文禪師

眞淨和尙出於陝府閿鄉鄭氏鄭族世多名卿師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失愛于母數困辱之父老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奪京洛講席自爲主客而發奧義者數矣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師幡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所至辯論傾其坐人指目以爲

飽參治平二年夏坐於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無透路豁然大悟時南禪師在積翠師造焉南公問從什麼處來對曰潙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遊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公曰脚下鞵是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公曰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機鋒不可觸與師齊名英邵武人衆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寓止翠巖順禪師順曰子種性邁往而契悟廣大臨濟欲仆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公住黃龍師復往焉南公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厲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公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博大者見之讋縮南公入滅南游衡嶽還首衆僧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候之師復謁有獒逸出屏間師方趨避之少

避乃進錢公嘲曰禪者固能教蘇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嵎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嘆曰人不可虛有名住洞山聖壽兩刹十有二年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舒王食官使蘇居定林聞師至倒屣出迎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如何對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舒王以師道行聞　神考詔賜號眞淨未幾厭煩鬧還高安庵於九峯之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移住歸宗又二年張丞相時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迎師南昌過廬山見師康強盡禮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庵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料理平生玩好道具

件件疏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
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
分散臨行休更說遺誡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
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鉄白光上騰煙所及皆成
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建塔於泐潭寶蓮峯之
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贊曰雲庵以天縱之姿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宗
旨於黃龍而已其沮壞義學剖發幽翳以樂說之辨
洗光佛日使舒王敬誠心服至獻名于 天子施第
爲寶坊道顯著矣然猶掉頭不顧甘自放於萬壑千
巖之間究觀施設其心不肯後潙山曹谿蓋一代宗
師之典型後來衲子模楷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三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四

宋明白庵居 沙門 洪惠 撰

仰山偉禪師

禪師名行偉生于氏大名人也幼寡笑語頽然地坐
終日伏犀插額眉目疎秀人皆異之年十九遊京師
聞寶相寺大乘師方益有鑒裁謁之益曰君風神不
凡然非凌煙麒麟所宜置正當祖肩荷擔如來乃稱
耳偉欣然曰此吾心也願執役掃除益以講學聚徒
偉甘勤力挽車運粟破薪佐炊無所不爲者十三年
乃剃落受具辭益經行諸方益令入洛遂受賢首教
於太三藏成名繼其席常千人講無定居南游門弟
子有願隨者偉不却至淮上所至禪林盛藉藉聞宗
師名心怪之館淮山古寺見昔同學法亮黲衲勃窣
高其衣裙布纏兩脛驚曰亮亦逃矣呼俱行者聚觀
太息亮笑敘寒溫而已偉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
義語我來亮曰待我死後爲汝敷說偉曰狂耶亮曰
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即趨去偉請其屬曰亮聞見淹
博知法解義倍我今甘儕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詣

黃蘗謁南禪師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斂目良久乃語偉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廝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閑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偉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偉嘗侍座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曰來親覲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未有訓者韋曰若言見爭奈驢若言不見今禮覲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尙書辯析者耳月公稱善偉亦以爲然南公獨曰潙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偉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庵嵩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座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公顧香鑪僧即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羅尼偉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不解爭能與麼偉方有省偉律身甚嚴燕坐忘夜且占一室謝絕交游有過偉者虛已座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大絕物非和光同塵之義面誡之對曰道業未辨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矧行偉根性曰劫相倍者甯暇囿世情事淸談訣悅人增我相乎南公賢之熙寧二年南公歿于黃龍江西使者檄宣春厚禮致以居仰山未朞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參知名者皆集道俗尊事之謂之後身通智性剛滋事有法度俾某人職某事莫敢違者嘗遣化十二輩偉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茶輙失一人偉問爲誰曰隨州永泰偉方經營中首座曰泰游山去請以他僧備員偉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寔在首座匿之以欺衆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寔不知也偉令擊鐘集衆白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爲乃甘自破壞乎首座屛息受罰俱永泰者出院諸方伏其公泰後嗣其法住黃蘗山首座住潙山嗣黃龍偉夏夜坐深林袒以食蚊蚋會腸毒作十日不愈以

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獨奈何不少忍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牀上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于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閔世六十三坐三十三夏

贊曰法句經言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觀偉施爲宜若起心者何哉永嘉曰晝夜精勤恐緣差故不惜身命以知恩故偉方畏緣差負法道之恩引雲門趙州以自較渠恤是眞是妄哉非志烈秋霜何以若此耶

東林照覺總禪師

禪師名常生劍州尤谿施氏母夢男子頎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契思律師受具神觀秀異鸞翔虎視威掩萬僧偉如也初至吉州禾山依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厚禮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風辭材至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寺火南公遷石門南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而遷黃檗積翠自積翠而遷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公佳其勤勞稱于衆總自負密受大法旨決志將大掖臨濟之宗名聲益遠叢林爭追崇之南公歿哭之不成聲戀戀不忍去明年洪州太守榮公修撰請住泐潭其徒相語曰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豐三年　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心公實覺舉總自代總知胥遁去千餘里王公檄諸郡期必得之竟得之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相語曰遠公嘗有讖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遂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者適自涸（遠公所酌之泉在方丈之西也）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梨號廣惠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麈拂之下衆盈七百總嘗燕坐私相告曰方丈夜有白光天香郁然其得

衆心如此山門遣化多邊徼瘴霧處有死於其所者總必泣設位祭奠盡禮薦拔以故人人感動羅漢系南禪師祐公之子有禪學未為叢林所信至東林總大鍾橫撞萬指出迎於淸谿之上於是諸方傳之號小南其成就後學又如此總住持十二年厦屋崇成金碧照煙雲如夜摩覩史之宮從天而墮天下學者從風而靡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九日浴罷安坐泊然而寂十月八日全身葬於鴈門塔之東閱世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贊曰予嘗游東林覽觀太息念其搠（御名）之功叢林之盛非願力大士莫能為之也東坡詞曰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是事且止聊觀其一戲蓋將談笑不起于座而化廬山之下為梵釋龍天之宮渠不信夫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四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五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大溈眞如喆禪師

禪師名慕喆出于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以精嚴律身翠巖眞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眞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眞點胷所至犯衆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眞住兩刹喆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喆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眞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止黃蘗遂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會嶽麓法席虛盡禮迎以為出世累日而後就俄遷住大溈衆二千指為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至

老不浴者十餘年紹聖元年有　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以畏傾關不敢必其來喆受　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臥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安有名爲傳法而厭佛祖乎汝安得不祥之言哉喆愛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飾貴賤一目問學者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日無疾說偈與衆別良久遂化闍維得舍利大如豆光潔明徹目睛齒爪皆不壞門弟子分塔溈山京師兩處

贊曰眞如平生以身爲舌說比丘事及其霜露果熟則衆聖推出予觀其潛行密用于山間樹下至於死生之際奇瑞之驗乃在或天子之都其亦乘願力而王者耶

雲居祐禪師

禪師名元祐王氏信州上饒人也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檗即往依之十餘年智辯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悅之少然祐不鄙也南公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荊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爲第一世祐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劚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尙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　賜紫方袍祐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迴禮部牒免辜廬老衲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曰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爲攜此骨歸塟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

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塡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塡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時秋暑方熾而顏如生闍維得五色舍利有光呑飲暎奪久乃滅山林忽皆華白閱世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祐淸癯髮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呵諸方雅自稱王祐上座云

贊曰余少時遊廬山謁公于玉澗道林堂是時公方病起扶杖出依繩牀瘦骨盡露神觀超詣如世所畫須菩提所示數語皆可誦嗚呼今無復見此老矣其所施爲補叢林甚多特載其一二攟摭彰著者以激後學云

隆慶閑禪師

禪師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呑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事建州昇山沙門德圓十七得度二十遠游性純至無所嗜好唯道是究貌豐碩寡言語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卽之者一擧手而去以友事南禪師南公鍾愛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閑閑橫機無所讓順訴于南公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其可哉閑嘗問南公文首座（卽雲庵也）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爾來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南嘗以事至雙嶺閑自翠巖來卜謁南公問什麼處來對曰百丈來又問幾時離對曰正月十三日南公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對曰非但三十棒南公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對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對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又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對曰早晨喫白粥至今又覺飢又問我手何似佛手對曰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對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南公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耶對曰只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淸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閑曰是何言歟曰伶利衲子閑曰也不消得南公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對曰他有什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閑曰作什麼曰也展兩手閑曰甚處學得這虛頭來南公大笑閑却展兩手南公

喝之又問憁憁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對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提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對曰兩重公案南公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聞欲往見之）對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鑪曰這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對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南公拍一拍閑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對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對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閑曰和尚又作麼生南公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對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乃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閑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麼在對曰慶閑即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近前來為汝說閑撫掌云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南公大笑云一等是精靈南公在時學者已爭歸之及歿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聞其棄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乃入浴浴出趺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為著衣手足和柔髮剃而復出太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道俗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有六夏初蘇轍子由欲為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痁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甚雋偉而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贊曰潛庵為余言閑為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其坐而假寐夢語宛宛而領略識之皆古神機緣初以為適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蓋其款誠於道精一如此唐道氤識明皇夢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佺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熏不一者也

雲蓋智禪師

禪師名守智生於劍州龍津陳氏幼依劒浦林重院沙門某為童子年二十三得度受具於建州開元寺初出嶺至豫章謁大寧寬禪師時法昌遇公方韜藏西山智聞其飽參詣之至雙嶺寺寺屋多僧少草棘滿庭山雪未消智見一室窗僻試揭簾聞叱詬曰誰故出我煙蓋遇方附濕薪火藉煙為暖耳智反走遇呼曰來汝何所來對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知否智愕曰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智不敢犯其詞知其為遇也乃斂坐具願親炙之遇使往謁眞點胷久之無大省發然勤苦不費剪爪之功及謁南禪師於積翠依止五年又見英邵武於同安南公歿南遊首衆僧於石霜謝師直聞其名以書抵智曰果游嶽道由長沙幸屈臨庶款晤師當恕其方以官守不當罪其坐致也智過師直師直問曰龐居士問馬大師無弦琴因緣記得否智曰記得師直曰龐公曰弄巧成拙是賓家是主家智笑指師直曰弄巧成拙師直喜之出世住道吾俄遷住雲蓋十年疾禪林便軟暖道心澹泊來參者掉頭不納元祐六年退居西堂閉戶三十年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容入室則堂室為滿智為人耐枯淡日[illegible]荷鋤理蔬圃至老不衰政和四年年九十矣潭師周穜仁熟遣長沙令佐詣山請供智以老辭令佐固邀曰太守以職事不得入山遣屬吏來迎意勤乃不往貽山門之咎智登輿而至入開福齋罷鳴鼓智問其故曰請師住持此院智心知墮其計不得辭乃受之明年三月七日（或云七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似馬杓出世後口如驢觜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闍維得五色舍利經旬細民撥灰燼中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贊曰余至雲蓋依止之二年詳聞黃蘗翠巖故時事曰南公住黃龍天下有志學道者皆集南公視之猶不懌從容問其意曰我見慈明時座下雖衆不多然皆堂堂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雲蓋今又老矣叢林去南公已五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之遂併記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五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六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圓通訥禪師

禪師名居訥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去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頴眞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爲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慨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放浪荊楚履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游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皈宗遂嗣楚禪師又住圓通　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訥稱目疾不能奉　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在居訥之右于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　旨天下賢訥知人訥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嘗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元兩刹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旣老休居於寶積岩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歐陽文忠公貶異立教者獨尊敬訥與賢良蘇洵明允游相好云

贊曰法道陵遲沙門交士大夫未嘗得預下士之禮津津喜見眉目訥却　萬乘之詔而以弟子行其尊法有體超越兩遠觀其標致可諷後學至于臨衆造次不忘自治在易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淨因臻禪師

禪師名道臻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歲去上生院持頭陀行又六年爲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卽持一鉢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禪師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云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 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塡門而臻一日之 慈聖上仙 神宗詔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詔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權聲動宮殿賜與甚厚 神宗悼佛法之微惑名相之弊始卽相國爲慧林智海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臻隨根開悟 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臻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者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歿前嘗語門弟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祥純至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繒掩脛不多爲叢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凉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初說法于慶壽宮僧問慈聖仙游定皈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

贊曰余至京師尙及見之時年已八十徧首婆娑面有孺子之色取次伽梨曳履送客可畫也黃魯直題其像曰老虎無齒臥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法雲圓通秀禪師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母夢有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尙者善嘗

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彊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飯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折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倚圭峯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一本云豈佛法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鐵佛謁懷禪師懷貌寒危坐涕垂沾衣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秀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公移池入吳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

四面山杖笠之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飢寒秀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棲賢有僧文慶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刈稻石橋莊既辭去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雲葢顒禪師嗣也秀遣侍者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曰竢稻入囷乃還秀心奇之稱於衆後住棲賢二十年秀寔使之也蔣山元禪師歿舒王以禮致秀嗣其席秀至山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爲慢已遂不合棄去住眞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已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已乎（叢林號秀爲鐵面）秀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冀國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　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　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　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荊王致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并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臥疾　詔翰林醫官視

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爲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繇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候秀秀方饌客晉卿爲掃墨竹於西軒以遲之秀來未及揖顧見不懌晉卿去即漫之

贊曰余至京師秀化去已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烈尙可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巽人平生以罵爲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延恩安禪師

禪師名法安生許氏臨川人也幼事承天沙門慕閑年二十以通經得度游方謁雪竇顯禪師顯歿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知見又徧歷諸家耆宿指目爲飽參來飯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淛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翛然無侶倚杖于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以父子傳器貧不能守易以爲十方草屋數楹敗床不簀安安樂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强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飯安與法雲秀公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而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爲弟兄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安云云安讀之一笑而已問其故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語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瞋視久之曰何哉安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安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

有一夏

贊曰懷禪師五坐道場皆衰陋處而能使之成寶坊安眞能世其家者也安笑秀公架大屋養閑漢爲癡正當以漫晉卿墨戲併按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六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七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明教嵩禪師

禪師名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鐔津李氏七歲母鍾施以事東山沙門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時寧風有異女子姚精嚴而住山時年百餘歷面如處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憂銅器聲以問女子女子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下沅湘陟衡嶽謁神鼎諲禪師諲與語奇之然無所契悟游袁筠間受記莂於洞山聰公嵩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古文慕韓愈拒我以遵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聱隅李太伯尤雄傑者學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讀之者畏服未幾復游衡嶽罷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其志蓋愍道法陵遲博攷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之下至于達磨多羅爲二十八祖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游京師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奏之　仁宗皇帝覽之加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紫方袍號明教嵩再奏辭讓不許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留居閔賢寺不受再請東還于是律學者憎疾相與造說以非之嵩益著書援引古今左證甚明幾數萬言禪者增氣而天下公議翕然歸之熈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斂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常所持數珠亦不壞道俗合諸不壞葬于故

居永安院之左閱世六十有六坐五十有三夏有文集總百餘卷六十萬言其甥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嵩居錢塘佛日禪院（或云惠日禪師）應密學蔡公襄所請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爲人常瞋蓋嵩以瞋爲佛事云

贊曰是身聚沫耳特苦業所持寔本一念首楞嚴曰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然但名爲融通妄想念常清淨正信堅固則名善根功德之力嵩生而多聞好辯而常瞋死而火之目舌耳毫爲不壞非正信堅固功德力乎余嘗論人之精誠不可見及其化也多雨舍利譬如太平無象而烝枯朽爲菌芝嵩其尤著聞者聰公可謂有子矣

蔣山元禪師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傅大士之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重遲閑靖寡言視之如鄙樸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禪師助舂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嶽又與俱及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眞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厨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蟻窘蜂鬧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于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於人物愼許可見元

卽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平甫固請爲說元曰佛祖無所異于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淸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于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于此乎元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況出世間法乎元豐之初王罷政府舟至石頭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騎塡山谷王入寺巳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坐王環視問元所在侍者對曰巳寢久矣王笑之王結屋定林往來山中又十年稍覺煩動卽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其略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巳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爲實錄元祐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於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贊曰舒王嘗手題其像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巳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予讀此詞知其爲本色住山人也

金山達觀頴禪師

禪師名曇頴生錢塘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爲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游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頴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明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明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頴惘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與麼頴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墼子又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叢下睡猫兒頴愈疑駭曰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頴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頴不能對聰因植杖石坐笑曰此

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倣者工否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頴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旣曰契理何謂非悟聰曰汝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頴曰是藥語聰呵曰汝乃以病爲藥又可哉頴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寔未論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事而已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曰理障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頴怳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頴嘆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卽日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願之園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人死識歸何所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李公曰生則端願已知曰生從何來李公擬議頴摑其胸曰秖在這裏思量箇什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頴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大尉就有中覓無手揑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多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頴曰且請太尉游宅頴東游初住舒州香鑪峰移住潤州因聖太平隱靜明雪竇又移住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頴欣然遣撾鼓陞座敘出世本末謝衲贊叢林者勸修勿怠曰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頴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頴英氣壓諸方薦福懷禪師誦十玄談至祖意頴曰當曰十聖未明此旨特以聲律不協故耳三賢十聖序不如是懷曰宗門無許事頴熟視以手畫按作十字曰汝識此字乎汝以謂飯箄耳懷無能言頴拂衣去曰我要與汝鬬死生吾不敢汝也

贊曰東坡曰佛法浸遠眞僞相半寓言指法大率相

似至于二乘禪定外道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臨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矣吾視顯之謝世無以異人適城市之易然眞大丈夫也哉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七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八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法昌遇禪師

禪師名倚遇漳州林氏子也爲人奇逸有大志自剃髪受具即杖策游方名著叢林浮山遠禪師嘗指以謂人曰後學行脚樣子也辭遠謁南嶽芭蕉庵主谷泉三至三遭逐猶謁之泉甚之曰我此間虎狼縱横尿牀鬼子三回五度來覓底物遇曰人言庵主見汾州泉乃解衣抖擻曰汝謂我見汾州有多少奇特遇即禮拜問曰審如菴主語客來將何祇待泉曰雲門胡餅趙州茶遇曰謝供養泉曰我火種也未有早言謝謝什麼遇乃去至北禪賢禪師問曰近離什麼處遇曰福嚴曰思大鼻孔長多少遇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遇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遇曰健曰向汝道什麼遇曰令北禪莫亂統賢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遇曰倚遇亦放過和尚乃罷遇因倒心師事之時慈明禪師住興化過賢公室遇侍立看其談笑賢曰汾陽師子可殺威獰慈明曰不見道來者咬殺賢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絶人荒耶慈明舉拂子曰這箇因甚到今日賢未及對遇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賢呵曰汝具什麼眼目乃敢爾遇曰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麼慈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以問遇曰誰像遇曰龍牙慈明曰既是龍牙像何乃在北禪遇曰一彩兩賽慈明曰像在此龍牙在什麼處遇擬對慈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遇曰乞兒見小利慈明呵逐之賢公除夕謂門弟子曰今夕無可分歲共烹露地白牛大家圍鑪向榾柮火唱郵田樂何也免更倚他門戶旁宅牆乃下座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賢反顧問所以對曰和尚殺牛

未納皮角耳賢笑撫暖帽與之僧就拾得跪進曰天寒還和尚帽子賢問遇曰如何遇曰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後還江南再游廬山寓止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 詔辭衆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迴遇問曰如何是此事曰薦取遇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箇什麼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遇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遇曰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皈衆後游西山晚雙嶺深邃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游應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遇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奈堅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宗門且止這箇事作麼生遇欲掌之英約住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安樂之火種刀耕衲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鑪日諷以一力過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鑪行脚僧無一箇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鏁大寧寬禪師至遇畫地作此（廿）相便曳鑁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按如何寬畫此（牛）相即抹撤之遇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蝦蠏依前努眼睛南禪師至遇方植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遇曰臨濟道底曰我得多少遇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公指石曰這裏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遇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公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所攜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之遇和曰葫蘆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吃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公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

又畫此㊀相示之遇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攜手御街遊又畫此○答之時南公道被天下叢林宗之而遇與之酬唱如交友一時豪俊多歸之寶覺心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尚偈耶遇曰然有是語寶覺曰此太奇特遇曰汝道祖師前段爲人後段爲人對曰祖師終不妄語遇曰意作麽生對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遇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遇以拂子搖之對曰也是爲蛇畫足遇曰亂統作麽對曰須是和尚始得徐德占布衣時未爲人知遇特先識之山中往來爲法喜之游及其將化前一日作偈別德占德占時方丁太夫人憂居家偈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德占大驚呼靈源叟俱馳往遇方坐寢室以院務什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山今三十年以護惜常住故每自莅之今行矣汝誓著精彩言畢舉手中杖子曰且道這箇付與阿誰德占靈源屏息無答者擲于地投牀枕臂而化

贊曰予觀法昌契悟穩實宗趣淹博荷擔雲門氣無叢林其應機施設鋒不可犯殆亦明招獨眼龍之流亞歟然所居荒郵破院方其以一力撾鼓爲十八泥像說禪雖不及眞單徒之有衆亦差勝生法師之聚石味其平生未嘗不失將頓足想見標致也

楊岐會禪師

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遯去游筠州九峯（或云潭州道吾）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挾楮衾入典金穀時時惷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闞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暮作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

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峯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犂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會托開曰將會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拍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尙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根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慶歷六年移住潭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白雲端禪師

禪師名守端生衡州葛氏（或云周氏）幼工翰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公剃髮年二十餘參顒禪師（或云潙禪師）顒歿會公嗣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尙曰吾聞其過谿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卽誦曰我有神珠一顆日夜被塵羈鏁（或云當被塵勞羈鏁）今朝塵盡光生照破靑山萬朶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夜狐者乎端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于是大悟於言下辭去徧遊廬山

圓通訥禪師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名聲爆耀又讓圓通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厭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憫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閑房舒州小刹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以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遷居白雲海會陞座顧視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上帶出來底早已參差須有辯參差眼方救得完全有麼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未上一句正道著舉步時未上一步正踏著爲什麼鼻孔不正爲尋常見鼻孔頂了所以不肯發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峻拔如此僧請問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端作偈示之曰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餈喫放肚裏了當下便不饑又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端又作偈曰九衢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感慨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無耐幞頭何

贊曰楊岐天縱神悟善入游戲三昧喜勘驗衲子有古尊宿之遺風慶歷以來號稱宗師而白雲妙年俊辯膽氣精銳克肖前懿至于應世則唾涕名位說法則蕩除知見乃又逸格如大溈之有寂子玄沙之有琛公臨濟法道未甚寂寥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八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九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大通本禪師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爲潁人初母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卽蔬食俄娠及生本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于叔祖玠之家旣長博學操履淸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辟穀學道隱于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揖者謂人曰本宅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使聽習毗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旣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横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臥內如寂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春絕九江游淮山徧禮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嚴久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浙東道俗追崇至謂傅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或云西天）時號大小本　神考（或作哲宗）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王立孤峻儼臨衆（或云千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嚴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塡門厦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八年請于　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顧見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睿俱睿與余善爲予言其平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强行之非性實然也平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不食其眞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

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於上方閱世七十有五（或三）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雪竇爲四世嫡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旋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越僧夢本歸兜率天味其爲人居處服玩行已利物日新其德不置之諸天尙何之哉

報本元禪師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嶷然群兒劇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聞之卽前拜辭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落受具遊方至京師華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齒少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他來唯求佛法圓明笑曰王城利鞶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京游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所解悟治平三年春至黃龍時南禪師來自積翠龍衆如蟻慕而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卽日發去熙寧元年入吳住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嗣法書南公視其款識未發謂來僧曰汝亟還令元自來僧反命元輟住持事策杖而來次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雲川寇劫舟舟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寇因背去元祐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衆盈盛躬自持鉢至湖湖人曰師到處爲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梃杖譁入湖曰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悋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瓘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臨不至席三十年平生

規法南禪師作止者唯元克肖之遺言葬于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辯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契太師楚國公公爲請于
朝詔謚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有　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禾山普禪師

禪師名德普緜州蒲氏子少尚氣節博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攜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曰此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爲務是爲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峯疏義多臆識擿其失處誡學者不可信老師皆數之曰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之論汝今是矣普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峯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佛法其微矣此其兆也時惟勝禪師還自江兩呂大防微仲由龍圖閣直學士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謁（或室）普衣禪者衣竊聽其議終日一不能曉歸臥看屋梁曰勝昔嘗業講有聲呂公世所謂賢者相與詶酢敬信如此而吾乃不信可乎然所疑未解坐寡聞也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忘其名衲見了山情庵主普問其餉參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曰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聖者皆藉之以爲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使則能讀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一本云故明祖師西來之意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曰既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吾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曰是則未信非能信也普曰其病安在衲曰積翠南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見則當使汝疾有瘳矣普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曰智者道場關將

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遊螺川待制劉公沆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飲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贊曰初雲庵自九峯至廬山諸方禪者畢集門下雜還多英俊而雲庵嘗斂眉曰法道乃今而後未可知也有問其意曰先師在黃檗衆不滿百而明眼輩幾半今雖三倍當時然纔一兩人耳余時年少心非其論觀元普兩禪師皆南公晚子也而其行已卓絕且如此則雲庵之言如百衲帔天寒歲晚乃見效哉

雲居佛印元禪師

禪師名了元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三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略通大義去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足戒遊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暹大稱賞以爲眞英靈衲子也時年十九已而又謁圓通訥禪師訥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　詔而西訥以元嗣璉之職江州承天法席虛訥又以元當遷郡將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說法爲開先之嗣時年二十八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丹陽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雲居凡四十年之間德化縉白名聞幼稚縉紳之賢者多與之遊蘇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煙雲爭麗及其在金山則東坡得釋還吳中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

或作戲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撫掌稱善東坡嘗訪弟子由于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洞山眞淨文禪師聖壽聰禪師連牀夜語三鼓矣眞淨忽驚覺曰偶夢吾等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耶子由撼聰公聰曰吾方夢見戒禪師於是起品坐笑曰夢乃有同者乎俄報東坡已至奉新子由攜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問戒公生何所曰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西又問戒狀奚若曰戒失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瘠而眇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後與眞淨書其略曰戒和尙不識人嫌强顏復出亦可笑矣旣是法契或云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裙贈之而東坡酬以玉帶有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又曰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尤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元所居方丈特高名妙高臺東坡又作詩曰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淸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巉玉爲骨凛凛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只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太子少保張公方平安道爲滁州日遊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之忽悟前身盖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號二生經安道欲刻以印施四方東坡曰此經在他人猶爲希世之瑞況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元請東坡代書之鏤板金山時士大夫師歐陽文忠公爲古文公佐韓子詆我以原性性者與生俱生之論爲銓量元故以是勸之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尙以文字爲禪謂之請益故元以是諷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

明州傳云義天棄王者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元牀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以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爲知大體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子淳出守南昌自以久帥西塞濫殺罰留神空宗祈妙語以藻雪之而元適王子淳請說法於上藍元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貶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衆譁曰善子淳亦悠然意消靈源清禪師在衆時厠雲居法席痛自韜晦而聲名自然在人口元陞座舉以爲堂中第一座叢林服其公非特清公如感鐵面喆眞如百丈肅仰山簡皆元所賞識初李公麟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笑狀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眞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蹴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閱世六十有七坐五十有二夏元骨面而秀淸臨事無凝滯過眼水流雲散其爲人服義疾惡初舉感鐵面嗣承天感曰使與粥飯供十方僧可也如欲繼嗣則慈感巳有師元奇之又舉宣長老住甘露宣後賣元元白于官曰宣演法未有宗旨乞改正宣竟以是遭逐楊次公曰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元不邺元嘗游京師謁曹王王以其名奏之神考賜磨衲號佛印東坡滑稽於翰墨戲爲之贊世喜傳故併記之

贊曰佛印種性從橫慧辨敏速如新生駒不受控勒蓋其材足以御侮觀其臨事護法之心深矣

禪林僧寶卷第二十九

禪林僧寶傳卷第三十

宋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寶峯英禪師

禪師名洪英出於陳氏邵武人色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鍾愛之使爲書生英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卽行訪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眷巖壑勝絕爲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眞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眞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顯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卽日造黃檗謁南禪師于積翠夜語達旦南公加敬而已時座下龍象雜還而英議論嘗傾四座聲名籍甚嘗遊西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英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爲如何英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峯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之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刹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床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雙嶺順禪師閑庵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嘗道得麼英乾笑巳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赤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裩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順公屈服以爲名下無虛士有同參在石門分座接納英作偈

寄之曰萬鍛爐中鐵蒺䔧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竪去呵呵笑一任傍人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僧于廬山圓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公下世冬十月英開法於石門又明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悳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鍾衆集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

贊曰英厭紛爭之衆而趨死又誡以骨石藏普通塔其以死生爲兒戲乎晉魏舒喪其室一慟而止曰吾不及莊周遠甚桓温殷浩兒時戲温弃鞭而浩取之温後喜曰吾固知浩出吾下古人哭泣戲劇之間自驗其材如此英嘆領衆不肅而媿黃龍自鞭不赦可以爲法哉

保寧璣禪師

禪師名圓璣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舅收鞠之年十六視瞻精彩福清感天僧傳捧見之異焉曰若從我遊乎璣仰視欣然爲負杖笠去歸俄試所習得度游東吳依天衣懷懷殁師事黃檗南禪師密授記莂璣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闢荒地爲良田蒔松杉爲美幹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稱以爲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携璣與俱熙寧二年南公殁建塔畢辭去東林總公命爲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僧之龜峯潭之大潙爭迎致而璣堅臥不答寶覺禪師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挈肘徑去寶覺不强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爲人璣客於歸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勸之以應翠巖之命從南昌帥謝景温師直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帥朱彥世英請也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近江淮縉紳都會休沐車騎塡門奕棊煑茗如蘭叢如玉樹而璣俎豆其中兀如枯株然談劇有味唯陽許顗彥周銳於參道見璣作禮璣曰莫將閑事掛心頭彥周曰如何是閑事答曰參禪學道是於是彥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瞠而却璣謂彥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疾學者昧著文字作偈

日不學文章不讀書頹然終日自如愚雖然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爲神霄郎日退庵於淮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二日浴罷說偈而逝閱世八十有三坐六十三夏闍維有終不壞者二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華臺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老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學庵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至老得爲僧宣和元年正月詔下髮天下僧尼爲德士女德而璣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黃龍佛壽清禪師

禪師名惟清字覺天號靈源叟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數千言吾伊上口有異比丘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爲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藏哉黃龍寶覺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毋後時公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寶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公風神洞氷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魯直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莂乃公爲之地寶覺鍾愛至忘其爲師議論商略如交友諸方號淸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張丞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爲人厚禮致以居洪州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請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其盛不減圓通在法雲長蘆時寶覺春秋高江西使者王桓還公居黃龍不辭而往未幾寶覺歿即移疾居昭默堂頹然坐一室天下想其標致摩雲昂霄余時以法門昆弟預聞其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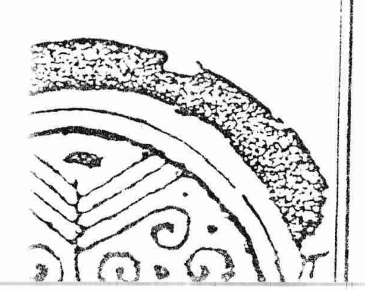
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柔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眞非眞花也其指法巧譬類如此閑居十五年天下禪學者知而親依之可也公卿大夫何自而知亦爭親近之乎非雷非霆而聲名常在人耳何修而臻此哉平生至誠惻怛于道而已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掩房遺呼以棲首座至叙說訣別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眞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卽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眞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淸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頤見法身則滯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于國中臨濟玄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淸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微派斑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後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眞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愼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求爲銘誌張飾說以浼吾至囑至囑因自所叙曰無生常住眞歸誥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淸漢欻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公遺言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門弟子確誠克奉藏之而增修其舊不敢違其誠公賜號佛壽從樞密鄧公洵武請也

贊曰初靈源訃至讀其自作誌銘嘆曰何疾世（或云阿疾）法弟之自珍其道之深乎故諦爲之詞曰今年九月十有八清淨淨身忽衰颯生死鶻崙誰劈破披露夢中根境法無生塔成自作銘人言無斷寧有成一切法空向日壘此塔安得離色聲障雲方揜佛日晚長蹉更失人天眼但餘荷負大法心乞與叢林照古今

禪林僧寶傳卷第三十終

補禪林僧寶傳

宋・慶老 撰



補禪林僧寶傳

舟峰庵沙門　慶老　撰

五祖演禪師

禪師諱法演綿州巴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預城都講席習百法唯識論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行游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藞苴汝來耶演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被體乃獻投機頌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爾耶演褰衣旋磨一帀端嘗示衆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演作街坊自外來端舉示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張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刊削其知言耶演出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誡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闍維得舍利甚夥塔于東山之南蓋年八十餘

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眞身吾手啓而擧吾再出矣演住山時塑手泥洣(音來)中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演嘗拜塔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作禮及其將亡也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得法子曰惠勤曰克勤曰清遠皆知名當世云

贊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以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珷玞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贗本也

雲巖新禪師

禪師諱悟新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辯無所抵捂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渠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徙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尙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偸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爲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喆禪師領嶽麓新往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是什麼對曰高著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喆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噓聲喆曰氣急殺人對曰恰是拂袖便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龍來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吃粥吃飯處見遇捶火箸於爐中云這箇又作麼生新拽脫火箸便行新初住雲巖已而遷翠巖翠巖舊有

淫祠鄉人醵繪酒截汪濊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撥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臥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遯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鑱于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晩遷住黃龍學其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參竪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旣空萬法無生滅于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晩小參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荼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贊曰餘閱死心悟門政所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者也當其凡聖情盡佛祖在所詆訶況餘子乎山谷謂其雍雍肅肅觀者拱手此老葢亦憚之矣

南嶽石頭志庵主

公諱懷志出于婺州金華吳氏性夷粹聰警絕人年十四去依智慧院實偁爲童子二十二試所習落髮預講肆十二年宿學爭下之嘗欲會通諸宗異義爲書傳世以端正一代時教之本意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不能對卽行游方晩至洞山謁眞淨文禪師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公呵叱之志趨出文笑呼曰瀏子齋後游山好志領悟久之辭去眞淨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賜而行至袁州州人請居楊岐挽留之掣肘而去游湘上潭牧聞其名請居上封北禪皆不受庵於衡嶽二十餘年士大夫經由造其居不甚顧答人問其故曰彼富貴人辯博多聞我粥飯僧耳口吻遲鈍無可說自然憨癡去有偈曰萬機俱能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

夢在綠蘿庵又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元年冬徧辭山中之人曳杖徑去留之不可曰龍安照禪師吾友也偶念見之耳龍安聞其肯來使人自長沙迎之居于最樂堂明年六月晦問侍者曰早莫曰巳夕矣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巳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而寂茶毗收骨石塔于乳峰之下閱世六十四年坐四十三夏

贊曰石頭道人以夷粹之資入道穩實其去新豐而游湘西也以水聲林影自娛謹守其師之言不爲世用譬之雲行鳥飛初無留礙故當時公卿貴人莫能親疎之豈常人哉彼視呷嘎取容賣佛祖以漁利者顧不太息耶甘露滅旣論譔其出處之詳又列之林間錄中蓋有所激云耳

補禪林僧寶傳終

嘗觀八十餘員老　惡跡那堪向外揚
底事傳爲希世寶　重新拈出在樽桑

義心禪者募緣將唐本僧寶傳抄寫重新鋟梓亘廣其傳責後之覽者如獲司南之車可以追配古人之萬一亘眞風之不墜也

旹永仁乙未孟秋蜀芯蒭鏡堂叟　覺圓　書

僧寶人人滄海珠　寂音巳是强名模
覺庵父子訛傳處　狼藉諸方掩得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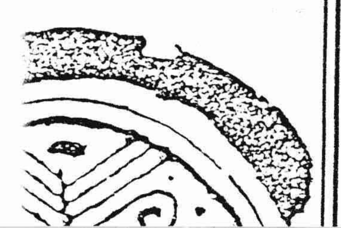
遇時甫板行　寂音尊者所著僧瑤崑歸北山未幾時偶墮他人之手甫且死弟子守淨行人尋訪得之遂了其師初心化靈隱廣聞　因出此帋乃爲之書瑤卯嘉平

尊者存心不易論　要教舊話得新聞
非惟特地酧先志　且願流通此法門

淨老宿以命師昔所刊僧瑤傳板捨歸靈隱旃檀林使　佛祖慧命流通炷香求語以此證之虛堂老衲智愚　書

僧寶正續傳

宋・祖琇　撰



僧寶正續傳目錄

僧寶正續傳卷第一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羅漢南禪師

禪師諱系南生汀州張氏少出家依金泉寺得度具戒性純淡志節高邃涉歷叢林參雲居祐禪師發明心地既臍最後付囑將復遍扣諸方時祐同門法昆照覺禪師宏法東林宗風特盛師往謁之照覺預知其來撞巨鏞聚徒五千指出迎於虎溪之外師繇是名稱蔚然增重于世未幾南康守命出世羅漢嗣法雲居道價蓍于天下學者謂之小南僧問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脣吻此一理二義請師直指師云一字不著畫曰古溪澄水迎新月舊嶺寒梅再遇春師云二字不成雙曰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峰頂在雲遮師云好箇眞消息問師子兒隨衆後三歲便能大哮吼未出林一句作麼生師云頭破額裂曰出林後一句作麼生師云腦門著地曰不出不入時如何師云進前退後曰且道落在什麼處師云大衆有眼乃云道應無私力不可敵如風行草偃似春至花開佛手不能遮人心寧可遏順之則物物光輝逆之則頭頭失色不逆不順任器方圓呼召隨聲高低自爾臨鏡而像彼此情忘現如幻神通成如幻正覺直得廬山萬疊共轉法輪鄱水千尋同宣密義便與麼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又曰畫角紅樓報曉春萬家齊賀物咸新誰知庭際青青栢便是當年問法人無身可身無歲可歲始終無變往復常存四時遷而不遷一氣動而非動百年生死若浮雲十世古今如電影情超象外道契環中不有絲毫虛空同壽但向見聞覺知識取本來面目還見麼玉兎沉西嶺金烏出海東又曰不假一鎚成大寶太阿出匣冷光寒爲君截斷羱羊角打就虛空碧玉盤好拈掇更須看翻來覆去黑漫漫以拂擊禪牀下座又曰山堂今日已開爐點淡寒雲雪未鋪撥火任君談冷暖不知誰解喚司徒古聖求人向熱灰裏諸佛行道火焰中便見剎剎塵塵皆同自己心心念念盡合他宗便與麼會轉不相當何故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曰天地爲爐鞴日月作鉗鎚烹淸風方成佛

成祖煉白雲方有法有儀圓光項佩卍字胷題阿呵呵知不知倒騎師子座劈跳上須彌又曰一夏九十日日日無差一日十二時時時不異猶如黃金之黃碧天之碧其色其高不變不壞安一名著一字與吾靈覺何相似便乃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果今朝法歲已圓勘破了還知麼移身搖太華拗汗洒醍醐又曰物我兩如是非一氣雲無心而解聽龍吟充天塞地風無迹而能聞虎嘯拔木鳴條道無根而善應諸緣分緇列素忽然一念合風雲不知誰是我行無所行住無所住大笑呵呵希逢罕遇又曰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香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遷化日學二禪者立僧上堂云欲揚大法須籍其人借與便風便好揚帆舉棹昔日僧問趙州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豁然大悟只如今日鳴鐘之後陞堂已前人人喫粥飽即便休若也嚼得破礙塞人嚼不破却許伊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諸人還見麼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下座歸方丈跏趺而逝

圓通旻禪師

禪師名道旻興化仙游蔡氏子其母夢吞摩尼珠已而孕生五歲足不能履口不能言母抱游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掌稱南無佛因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忽厭塵俗去依景德寺得祥律師以誦經得度具戒遍參宗匠從眞如喆公最久晚聞泐潭乾禪師道望往依焉一見知其在大溈衆稱旻古佛者深器之師以力參所得舉以似乾乾未之許一夕侍立次乾舉世尊拈花因緣令下語益不契繇是盡弃其所聞久之隨經行次乾以拄杖加肩長噓云會麼師擬對乾即打之有頃拈一枝草示云是什麼師擬對又喝之師豁然悟即作拈花勢云此去更不疑老漢舌頭也乾挽住云更道更道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鼻孔解語無討處即禮拜乾可之他日謂曰盧山勝絕汝緣熟在彼遂辭焉建中靖國元年出世江夏

之灌溪遷廬山圓通初道濟禪師擲革圓通臨終囑曰吾塔以青石爲之他日塔紅郎吾再來及師主之夕塔爲之紅遐邇驚歎知師蓋道濟後身也由是宗風鼎盛衲子雲奔輻湊師孤節苦行終其身僧問如何是佛法向上事師曰劈箭溪頭木倒流進云藏頭露影時如何師便打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瞎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云風不來樹不動僧於言下有省政和初蔡太師京奏賜椹服圓機師名范左丞致虛初自內翰出師豫章過圓通語次歎曰行老矣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師亟呼內翰翰應諾師曰也不遠翰云好更望指示師曰此去豫章有四程翰佇思師曰見即便見擬議即差翰領之而喜樞密吳公居厚擁節歸鍾陵見師曰頃赴省試過圓通趙州關因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云且去做官今五十餘年師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密云八次經過常存念然未脫洒在師擧扇云請使扇密揮扇師曰有甚不脫洒處密大喜云更請末後句師搖扇兩下密云親切親切師曰吃嘹舌頭諫議彭公汝霖手寫觀音經

可疑不

施師師拈起云遮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彭云此是某親寫師云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彭笑云却了不得也師云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彭云人人有分師曰莫謗經好彭云如何即是師擧經示之彭撫掌大笑云嗄好師曰又道了不得相國安公南遷見師曰一生做官今日被謫覺見從前但一夢耳師曰相公覺耶公曰此皆本有但未甚明了師召相公公擧首師云了也公曰猶被事礙師云離京幾程到此公曰四十二日師云甚處被礙來公笑曰極得力師云直下受用去（公云如何受用師曰朝朝相似）合掌欽喜師曰但空諸有勿實所無公云幸遭遇不敢忘左司都貺問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師云全身入火聚都云畢竟如何師云驀直去都沉吟師曰可更喫茶都云不消得師曰何不恁麼會都忽有省笑曰太近邪師云十萬八千都即有偈曰可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師曰猶有遮箇在都云便請直指師云便恁麼去鐺是鐵鑄都云盡善盡善九江守李端夫問曰識心處凝忽然諸境現前時如何師

云石火燒身守豁然省曰打破虛空也師云什麼處下手守鳴指一下師云不恁麼卻恁麼守叩曲折而去師之全機得大自在開發尤多三年冬以院事卑得法弟子守惠請老于朝朝廷從之有旨令守惠次補寺任明年冬十月九日集衆說偈曰泥牛昨夜大哮吼驚得須彌藏北斗南北東西沒處尋拈得鼻孔失卻口復云吾道虛寂迥脫根塵光境俱亡竅機絕待真常任運寧屬去來應用無方不存格則牢關敲磕掣電難通直須千眼頓開可以死生無間自茲決別可葬全身三百年後當興佛事臨行一著不落見知折半破三好生薦取隨聲撫膝一下泊然而逝閱世六十八坐五十夏門人奉遺命塔其全身唯取平時所聚鬚髮火之悉爲舍利州上其事賜號妙空之塔師居圓通十有二年隨機接物力法匪躬然絕不許記其語句其徒有不忍弃之者相與私綴之師廉知誡曰爾必欲隳吾素志卻後三十年乃可拈出及通惠禪師如其約而出之左司陳公瓘覽小參語云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善知識即尊重讚歎衍以爲之序飾而樞密張公德遠侍郎馮公濟川皆題其言

贊曰圓通來應塔紅可也殁謂三百年後當興佛事或身後好事者爲之辭何則是固皆悟徹者也徹則萬化同功群機普赴奚適而非是耶先佛云吾無生不生無在不在如是則聖賢撫會塵塵剎念念徽奚三百年之局乎果去矣必三百年而復來則營營形數之間無乃小乘乎且無邊剎海不隔毫端十世古今不移當念之旨安在哉李君商老狀其事而暴美之不究宗門撫會之妙當併按也

兜率照禪師

禪師諱惠照南安軍郭氏子依了山院出家得度具受游方與從悅禪師游悅參真淨頗稱有得師預聞其旨遂卓庵於石頭其後悅見石霜素侍者復得石霜末後句以書抵師曰曩參未善猶有末後句在師以偈答曰參禪只要心安樂了得心安萬事休況是禪心猶假立誰論末後與當頭竟不往及悅出世兜率迎致居第一座元祐中無盡張公轉江西漕謀入

黃龍見晦堂心禪師嘉宿兜率與悅夜語因及石霜末後大事無盡豁然有省遂以出世因緣向悅稱法嗣悅去世無盡命師繼其席師曰先師有末後句運使得之照未嘗得豈可嗣法邪無盡曰汝尋常滿口道得卻會不得師忽然悟乃曰敢不奉命遂開悅公法門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鎚下分付曰第二義門請師舉唱師曰千家簾幕春光在幾處園林秀色新曰學人未曉師曰勞而無功曰爭奈分付了也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法鼓纔鳴大衆雲集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學人未曉乞師端的師云一重山背一重人乃曰龍安山上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自安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云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又曰衲僧袖裏神鋒截斷有句無句隨宜獨立眞規處處清風滿路更知結角羅紋始解針來線去師性方嚴有操守居兜率二十有七年倣像天宮內院作新一剎冠絕人世安衆不過四十遇缺員則補之供饌珍麗率衆力道彌謹無盡每以古佛稱之宣和元年休夏日沐浴更衣禮觀音大士三拜退居丈室端然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七闍維煙所及處悉有舍利多琥珀色靈骨瑩如氷玉眼睛與舌不壞無盡爲之贊曰兜率照老沒可把七月十五日解長夏禮卻觀音三拜竟退歸方丈嗒然化也無遺書切切怛怛也無偈頌之乎者也無衣鉢依散大衆也無病痛呻吟阿耶卒死丹方傳與人禾山鼓向別處打

潛庵源禪師

禪師名清源豫章新建鄧氏子依洪巖僧處信得度具戒參武泉常雲居舜泐潭月三大士頗見咨揖然疑未決晚依積翠南禪師一日聞舉洞山初見雲門因緣不覺失笑南問何爲而笑師曰笑黃面浙子擲兒不覺醜耳自是容爲侍者閱七年咨參決擇道眼高妙絕出人表叢林稱之以比南院守廓南公去世師開法西山惠嚴遷南康清隱力法自將不與諸方

闕鋪席衲子以枯淡多望崖而去之坐是單丁住山十餘年初南州高士潘延之問道於積翠與師定交為方外友至是迎歸西山未幾洪帥命居大寧一時衲子賢士夫從之問道坌集其室師說法簡易期人於悟而後已嘗示眾曰寒風激水成氷杲日照氷成水氷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强生擬議又曰先師初事栖賢寔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雲峰以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或問三關語學者每難透何也師曰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文殊師利欲問空三佛義即遭擯出以其自墮艱難故起現行耳尋以高年不任主事退閑自號潛庵諸刹爭迎致供養且依以為重故居無定方建炎三年八月五日示寂于城陰之章江住世九十有八安居七十八夏方未寂時齒墮而復生髮薙而燔之悉為舍利及是燼餘尤不勝數塔于惠敏之東阿師莫年德高望重以深誠勉人以善從之化者甚盛有僧執侍十有二年於道未有所契及將出世師曰汝侍吾徒費歲月儻嗣法不應以世情自昧其人遂嗣翠巖機焉其主法有體類如此

泐潭照禪師

禪師諱惟照簡州陽安李氏子母方孕夢異僧持應器踵門若將寄食者一夕有光發其室廬里人相驚旦而育師兒時趣尚超卓稍長泊然不肯從俗屈首受書至性相近習相遠遽曰凡聖一體以習故差別如是我知之矣去家走成都依鹿苑寺青泰為童子乞名惟照志始生之異焉十九得度具戒泰嘗使之受起信論于大慈寺中講輒歸臥泰詰之對曰既稱正信大乘夫豈言說所能了邪於是盡弃所聞虛心游方時楷禪師居大洪山名震天下往依之一見以為俊朗委曲容接師亦奮勵急於透脫嘗夜坐閣道間徼巡者傳呼過之隨聲有省即趨丈室吐所悟楷揶揄之師疑焉復將徹究源底於是遍參宗師往來楷所是後歷三吳聞楷以罪為民居沂水之芙蓉庵趣往唁之未至間僕夫被酒迷失道師却行及之暑

被奮擊忽大悟及見楷望而喜曰今日相見庸非靈山耶因留佐耕湖上服役累年盡得芙蓉之道致政王少宰有子亡且有年矣忽夢其歸翌日而師至問其生年適與其子亡日合因抱持泣以爲後身也遂命出世洛陽之招提遷舒州甘露再遷三祖宣和初道行聞于朝有旨移廬山之圓通先是住持守惠以事罷去復自訴于有司閱三年得旨還舊住信至師怡然拽杖出門與二三禪衲徜徉山谷間未幾勸潭虛席江西師盡禮致請遂補處焉師姿容豐碩音聲朗潤身荷大法名尊諸方自號閑提嘗示衆曰坐禪好諸禪德不用胡思亂想坐教悟去你若悟去十二時中便有自由分佛也不奈你何祖也不奈你何你也自不奈何豈更聽別人指揮所以達磨大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曾有許多屈曲言句教你恩量生受今時諸方叢林未嘗有一箇善知識不教你參禪學道修行乃至禪頭首座同行道伴亦皆教你參學更看話下語商量因緣研窮今古你輩更不識好惡甘作衆生就人學去更向案子頭大冊小冊錄

將去探拾言句攢花簇錦記憶築向肚皮裏爲禪爲道苦哉遮相壞了也不是遮箇道理你諸人本無許多事只爲始行脚時撞著一箇沒見識長老教你許較勞攘打頭便參得箇庭前柏樹子話又參得斬猫兒話洗鉢盂話野狐話勘婆話參得一肚皮禪道便棹腰攞胯稱我是方外高人面前說得恰似眞箇背地裏千般亂做次第一文也不直纔有些子違順風起便見手忙脚亂爲什麼如此只是學得來奉勸莫學須是自辦取始得你不見祖師少林九年面壁二祖立雪齊腰黃梅衆七百高僧衣鉢後來獨付盧老於是時也看那箇因緣淘汰那箇古今會下得什麼語既不是因緣你輩又苦死瞞生學圖箇什麼別無人向你恁麼道只是寶峰忒煞老婆教你莫參禪莫學道莫看經莫念佛以至禮拜燒香種種勞攘你須道十二時中畢竟如何度時寶峰只教你如大死人你若眞箇如大死人有什麼閑工夫去參禪學道禮拜燒香許多費力山僧五處住院凡教徒不出此如大死人四箇字直是我悟得底且不在一大藏教裏

傳燈錄五家宗派古今言句裏是平生所證底法所行底法你若直下會去且不曾教壞你適來有一兄弟入室問莫是如大死人却活麼禪客莫問活你但死了更死你又不曾死只管要活作什麼而今聽普說了下去堂中或堂前後架試坐看有時被你久久坐忽然死得也不定建炎改元北人南渡潙潭日不下千鉢坐食師超搖法樂略不以介意而檀施四來齊廚濟足人到于今稱頌之二年正月辛丑夜參因敘洞下宗旨不斷如綫而名世續慧命者零落無幾因歔欷江下霑襟明日閉方丈不出又明日手寫數語遍與山中耆宿辭訣衆大駭至有哭之慟者師皆拒而不與之接至中夕遽命燭集執事者囑以後事語終泊然而逝閱歲四十有五坐二十五夏時御史中丞陸德先西京宗正趙公士陳尚書郎方公昭遜議大夫馮公溫舒徽猷閣待制宋公晚秀州刺史韓公昭同會潙潭頻問道於師見其脫去之狀益歎慕焉火餘五色舍利爛如珠玉齒舌不燼塔于寺之西峰師初在西京漕使徐公閎中有子冠且婚矣見師說法次忻然慕之即弃榮剃髮具戒名曰德止以夙悟才辯有名于世

贊曰教中以七地已前菩薩福智爲修生八地已去福智爲報得若闡提年二十有八出世五遷巨刹所至勃興鞭拂之下動如阡陌初未嘗還化而供饌珍麗服用完新庸非報得者歟方是時叢林以侈靡相尚照因其時闊達大度順學者之欲而嫚罵諸方特以如大死人爲教然託其身後竟未有繼其風者嗚呼異哉

僧寶正續傳卷第一

僧寶正續傳卷第二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寶峰準禪師

禪師諱文準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笑童牙不喜聞酒胾金仙寺沙門慮晉乞食至其家師齊門酬酢始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晉歸

授以法華經伊吾卽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失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傍伸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爲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邪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邪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游成都講肆唱諸部綱目卽棄去曰吾不求甚解去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大開士若溈山眞如九峰眞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教與同學志恭詣大溈久之不契乃造九峰見眞淨問曰甚處來曰興元府問近離甚處曰大仰問夏在甚處曰溈山眞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眞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眞才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什麼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眞淨晚居泐潭師一日舉杖決渠水濺

衣因大悟走敘其事眞淨罵曰此中乃敢用藞苴邪自是迹愈晦而名愈著待制李景直守豫章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泐潭師辭辯注射迅機電掃衲子畏而慕之趦拂之下常數千指自號湛堂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腳澆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云未得入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云宗歸何處僧曰嗄師云蝦蟆窟裏作活計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來僧云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曰袁州師云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僧云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墮阿師問僧你來作麼曰特來問訊和尚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爲什麼從闍黎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闍梨謾老僧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撐船雲居先馳到師問未離歐阜文彩巳彰既到寶峰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

起書云既是雲居底爲甚在寶峰手中馳云兵隨印
轉將逐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擬議師曰想
先馳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
自甚麼處去座云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
日東家杯柄長西家杓柄短師云爲甚拈起華縣茶
瓶却是饒州甆碗座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師
云達磨大師叶屈座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死心和
尚問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你
來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滑師云曾
蹉倒幾人來心云你未到黃龍早脚跣也師云和尚
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準老你安許多僧只是聚
頭打閧了喫飯你畢竟將何爲人師云因風吹火心
云亂紀作麼師云從來有些子師却問和尚山中安
多少衆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窟中
無異獸心云你來時也須照顧師云也待臨時心云
臨時作麼生師云喚來洗脚心云你川僧家開許大
口師云準上座從來如此心云三十年弄馬騎問僧
鄉里甚處云靑州師云近離甚處云雲居師云安樂

與疑與

樹下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却問傍僧云你道得麼
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師云向北驢似馬大
僧云與麼那云你鼻孔爲甚在寶峰手裏僧便喝師
云水裏火發見僧看經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
經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爲什
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
曰你却做得箇座主使下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
且放你鼻孔出氣一日廊下見僧問你還會也未僧
云不會師曰左靑龍右白虎僧云久嚮寶峰元來只
是箇賣卜巡官師乃點指云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
漢敗闕也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師問僧安樂麼僧
云無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云
近日上藍金剛與天寧土地相打僧無語師云元來
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便喝師云好好相
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云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
便打師低頭噓一聲僧云放過一著師云遮裏不可
放過隨後便打師普說次衆欲散忽問僧明來明打
暗來暗打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點即不到僧又

喝師云到即不點僧云忽遇不明不暗來時又作麼生師云今日天寒且歸堂向火隨後喝一喝便起一日上堂云寶峰一夜睡不著計較今日上堂揣腹搜膺總思量不就而今臨時遲節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準上座近日作得一柄子且權將供養大衆乃擲下云竹根梭藥麻繩擊様度天然別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跛驢上壁座云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云朽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云你作麼生座擬進語師云你也好喫一服藥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五坐三十五夏靈骨舍利塔于石門之南原丞相張無盡製其碑諫議洪駒父敘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弟德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

贊曰雲居眞牧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蓋眞正宗師攷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蹈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胷次信餘子未易跂及也覺範稱準於眞淨之門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群者抑知言哉

花藥英禪師

禪師名進英出於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少孤性敏慧韶齔中日誦千餘言通詩書大義與群兒嬉游每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逢掖爲書生輒病至與死隣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乘空語曰兒出家則病有瘳矣於是擊鍾梵放誓於佛前使依集善寺洞隆爲童子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具戒即欲游方參道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誦味宗師之語而勵精于道君子稱孝焉母歿心喪三年去游江淮一時大宗師多所參扣晚見眞淨禪師聞其夜參貶剝諸方以黃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爲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眞淨密可之時佛印禪師名重一時尤重許可獨以師爲俊彥嘗以鐵脊呼之自是叢林想聞其風彩元祐中出世長沙之開福閱十年殿閣崇成宗風鼎盛又五年弃

之北游五臺徧覽聖迹復還庵于梁山衲子登崙趦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居花藥之天寧師於眞淨之道力行而博施之得語言三昧甞示衆曰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攺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云還知遮箇消息麼達磨西歸時携提在身畔又曰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云瀟湘江上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又曰山門寂寞無可祇待諸禪德夜來思量得一段因緣奇特準擬今日供養大衆及乎陞座忽然忘却而今卒作不辨且望大衆智不責愚不爲恠笑宣和三年退歸舊庵雖匃高而精進不替常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俗化其教一節三十年終始不渝四年十二月滅于梁山

明白洪禪師

禪師諱德洪字覺範筠州新昌喻氏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去依三峰靚禪師爲童子十九試經東都假天王寺舊籍惠洪名爲大僧依宣祕律師受唯識

非疑先

論臻其奧博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搢紳間久之南歸依歸宗眞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七年得眞淨之道辭之東吳歷沅湘一日閱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胷次洗然辨博無礙崇寧中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先是寺有古畫應眞十六軸久亡其一師至以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眞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淸凉未閱月爲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逢掖走京師見丞相張無盡特奏得度攺今名太尉郭天民奏錫椹服號寶覺圓明自稱寂音尊者未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罷政事時左司陳瑩中撰尊堯錄將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筆削政和元年十月褫僧伽黎配海外三年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證獄于并州明年得還往來九峰洞山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爲狂道士執以爲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榜曰

明白庵主爲之銘其叙曰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游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茅于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座亦許靈山聞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嗔於有隄岸輒決又復亹亹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召魂魄料理初心而爲之銘曰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汰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休罷隨緣放曠尙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予于嘉於是覃思經論著義疏發揮聖賢之秘奧及解易作僧寶傳成撫而歎曰冐障海極幷門間關萬死而不斃天其或者遲以卒此乎世有賢者當知我矣將負之入京抵襄陽會難淵聖登極大逐宣和用事者詔贈丞相商英司徒賜師重削髮還舊師名未幾國步多艱退游廬阜建炎二年夏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于鳳棲山師之才章蓋天稟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精博其才實高圓悟禪師以爲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亹亹雖稠人廣座至必奮席初在湘西見山谷與語終日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略曰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宜春見其竹尊者詩咨賞以爲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坡不及見之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

贊曰丞相張無盡稱覺範蓋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

博極群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叢林孜孜爲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難著逢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而敗圖此其爲賢者也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已不能全身遠害峻戒節以自高斆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爲洪實錄亦以見其自欺焉惜哉

開福寧禪師

禪師名道寧歙州汪氏子篤志于道以頭陀入禪林故舉世人以寧道者呼之初參蔣山泉禪師閱十年泉知其爲法器俾乞供五羊遇居士願施貲爲祝髮者師以乞供畏嫌疑固辭不可因歸供鍾山再入嶺得度具戒遍參宗師嘗居崇果山爲衆辨浴日誦金剛般若爲常課一日將濯足誦至應生信心以此爲實內足湯器中豁有省即趨海會見演道者吐所悟演領之容入其室他日聞舉狗子無佛性話於是大徹演喜以爲類已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出世開福唱演公之道湘潭之人敬慕之師性簡約服用朴素非叢林弘法之務未嘗以之介懷頗提笠走街市躬自乞食以養衆衲子爭歸之法席遂爲湖湘之冠僧問離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提起坐具云遮箇塵那箇是堅密身師云放下著進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你疑處作麼生進云適來問底師云不堪爲種草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浴淨髮五日小參別衆叙平生參學始末期以七日示寂祝依常僧例荼毗以火餘盛之瓦椀撒湘江水中乃曰出家佛子徹骨徹髓華藏海中游戲自在死生界內任性浮沈是以俱尸城畔槨示雙趺熊耳峰前親遺隻履祖禰不了殃及兒孫盡樣起模到于今日又道吾紫磨全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若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當此之際若相委悉不唯穿却釋迦老子鼻孔亦乃知得山僧落處其或未然報慈懸麼來舉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花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走却文殊遇彌勒喝一喝下座持麈尾圓視久之曰誰堪付此者既而曰無如果藏主遂以畀之至七日長沙之人無幼

艾柎與賫持香花側塞于寺師應接教誡遣之而來者無巳及日暮跏趺湛然而逝閱歲六十一坐二十一夏火餘舍利弟子不忍弃塔于開福又二十年嗣法果禪師徙塔福嚴之朱原師出世才五年而名滿天下叢林仰之雖不克盡行其道然宗風宏遠云

智海懃禪師

禪師諱惠懃舒州銅城人出家試所習得度具戒參太平演禪師發明大事時太平法窟龍象最盛師與閱悟佛眼嶄然露其頭角衆望翕然推重及演遷五祖靈源禪師繼主太平登師第一座以法施學者靈源退席舒守雅聞譽望命出世太平開五祖法要僧問萬法本來歸一一法了無蹤跡白蓮峰下傳來未審以何爲的師舉拂子云用遮箇爲的曰與麼則兵隨印轉將逐奉行師云上座見箇什麼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云不妨具眼曰此日一會超越靈山師云那箇是超越底事僧提起坐具云三世諸佛盡向遮裏納敗闕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坐斷要津凡聖路絕當是之時不見有衆生可度不見有佛果明成亦無煩惱可除亦無菩提可證唯彰本體應用堂堂出沒卷舒得大自在天堂地獄虎穴魔宮處處道場頭頭佛事然雖如是也須到遮田地始得此事不從脩證不陟言詮莫非妙智發明超然獨脫或未至此當宜忘情絕慮深切諦觀久久之間自然雲霞消散孤月白圓砂礫盡時眞金始見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鷰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是眼睛又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拈起柱杖云柱杖橫山河大地一時橫柱杖堅山河大地一時堅十方如來所說法不能與此爲譬喻絕聲訛無巧妙灸瘡瘢上著艾燋若能於此究根源方透衲僧向上竅如何是衲僧向上竅擊禪牀下座又曰昔日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復有僧問法眼云不取於相如始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於斯明得便見道旋嵐偃岳而常靜江

白疑自

堅疑豎次同

狀疑如

0584

河競注而不流其或未然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才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底麼以拂子擊禪牀下座又曰乍語鶯喉澁初來鷰語新莫驚雙鬢白又是一年春林上花鋪錦堤邊草織茵誰知造化體元是法王身擧起拂子云看看若也識得海印發光苟或未然塵勞先起擊禪牀下座師居太平八年宗風大震政和二年有詔請住東都智海十月九日就大相國寺三門開堂遣中使降香鴻臚少卿賚疏彙撥賜金寶充辦齋筵師謝恩祝聖罷僧問才陞猊座便爇天香祝聖之言請師速道師云祥雲籠殿閣瑞氣滿乾坤進云一朶曇花開上國聲香從此播人間師云別是一家春曰靈山一會儼然猶在師云作麼生是靈山會上事曰明朝自有明君鑑學人三拜謝師恩師云一任流通問太平古曲久播徽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尺頭有寸秤尾無星曰與麼則智海洪波普施餘潤師云眞不掩僞曲不藏直曰只如

◈失字更勘

無陰陽地上生箇什麼師云喚什麼作無陰陽地曰靈苗瑞草尋常事優鉢羅花物外春師云謝子供養乃云問話且止不見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況祖師心印諸佛本源蠢動含靈無增無減唯聖與聖卽能知之恭聞失聖仁宗皇帝有修心詩云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眞如性密印從來妙理深敢問諸人如何是眞如之性如何是密印妙理假使目連鶖子智慧神通到此也須亡鋒結舌山僧今日幸逢快便爲國開堂得路便行豈畏傍觀恠笑乃擧拂子云看看豈不是諸人眞如之性豈不是諸人密印妙理於斯見得共報國恩其或未然別容理論中謝復云適來所擧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且道心作麼生傳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萬機之暇留心此道旣得之於心乃形之於言流布無窮後人取則吾祖達磨初至少林二祖侍立次遂問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二祖於是豁然大悟自

此傳衣付法繼襲祖位且道二祖當時悟得箇什麼英靈之者舉著便知影響之流卒難領會聊成鄙頌少助發揮覔心無得乃安心悟了爭如未悟深萬丈碧潭秋月白一聲雲外老猿吟積塵成岳削鐵爲針少室山前無異路遊人來往自崎嶔樞密鄧公子常奏賜椹服佛鑑師名留智海三年累表懇辭歸山尋得旨住江寧府蔣山政和七年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居丈室手寫別故舊書數幅停筆而化靈骨舍利塔于本山師法才富贍道學淵源履踐高妙當時天下叢林推仰以爲深得東山眞機大用三昧初受太平日卽具儀扣靈源之室請曰住院董衆宜何所先靈源曰此無他當以杖笠包具置方丈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至矣師終身奉行之遂爲一代宗師典刑云

贊曰嘗聞慈受禪師初出世眞州資福嗣法淨照禪師假退席寓蔣山佛鑑會中聆其夜參所舉皆平昔未論心因異之忽一夕於佛鑑言下大悟卽欲炷香改嗣佛鑑佛鑑深却之不許於戲曷有末代欺世負官以院易嗣奉金請拂者嘗佛鑑奴之非若也

僧寶正續傳卷第二

僧寶正續傳卷第三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龍門遠禪師

禪師諱淸遠生李氏蜀之臨卭人出家十四具戒嘗依毗尼師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莫能對乃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捐舊習南游江淮間遍歷叢席聞舒州太平演道者爲宗師第一流往造其室演一見深奇之謂可以弘持法忍壁立不少假冀其深造師棲遲七年未嘗妄發一語一日因撥火忽有省卽說偈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由是洞徹超詣機辯峻捷莫敢當鋒衲子爭歸之師益靜默自晦不自爲得隱居四面山大中庵屬天下新崇寧寺方擇人以處舒守王渙之迎師住持未幾引去會龍門虛

席遂補焉示衆曰學道之士有二種病一騎驢覓驢二騎却驢了不肯下且如騎却驢了更覓驢可殺是大病龍門向道不要覓靈利人當下識得除却覓底病狂心遂息既識得驢了騎却不肯下此一病最難醫龍門向道不要騎你便是驢盡大地是箇驢且作麼生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時去心下無事名爲道人所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從此頓息馳求識得祖病佛病無不透得後來遍到諸方莫有出其右者蓋緣他識病又曰釋迦老子在什麼處自云作麼復云達磨大師在什麼處自云只在且作麼生說箇只在底道理也不妨難明若於斯明得始知正法常住禪僧家多分只道那舉處便是你若身壞命終時若病說不得時又作麼生須是證入始得不見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莫是作麼便是諸聖麼你諸人若不將言語會便落他聲響流布縱饒不落聲響言句便落他無言無說處此事實無你意解卜度若存一絲毫便成趣向於已疎

也直饒你將玄機妙義去合他決定合不著若總不思量亦不可須是親證始得明見無疑又曰有般宗師向人道莫作計較道理開口便沒交涉與他不相應也去空劫已前認取都無言說又有一般宗師向人道癡漢你這一段因何不會先將自心做箇窠臼然後將心去取證喚作釘樁了繞樁走便恁麼流傳將去便恁麼承當去敲床竪拂用將去喚作將心用心一似坐箇氣毬相似有甚安樂處又似蝦蟆努氣相似你恁麼見解面前一似黑霧罩定了也師居龍門十有二年道風大振四方學者皆曰吾必師龍門由是雲集座下居無所容師應機酬酢未嘗有勤色示曲折數篇學者聚而編之名曰心要其略曰不應於無際中立分限若立分限是無際空乃自隨所以解空者無空想若人以言語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言語名狀心亦不得心言語本是心名狀之故不得也無言語本是心不名狀之故不得也種種會當皆不與自心契上祖曰默契而已爲若此又曰道若爲違但無妄念耳若人知是妄念作意止之者見有妄

0587

念故也見有妄念作意觀照令是正理亦見有妄念也知妄元是道乃無妄焉故遂道乃無所得也又曰證者絕能所也非別有玄理在尋常日用處如見色時是證時聞聲時是證時飲水食粥時是證時一一絕能所此非久習不假薰煉蓋見成之事世人不識名曰流浪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又曰學道者明知有是事何故不得旨而長疑蓋信未極疑未深也唯深與極若信與疑眞是事也不解如此返照遂迷亂不知由緒困躓中途能自返省更無第二人也既曰此事又豈更知耶知是妄慮此事則不失也又曰道不止說與示而後顯蓋體自常露說示者方便道用耳省悟者亦暫時岐路也或因說而證或因示而入或自覺觸以知歸終無異事別得至心源而止也又曰人言悟了方修此屬對治門雖禪門亦許以正知見治之若論當人卽不須若是也又曰人不識問遂依來問而答不知乃自問耳欲答誰邪人不識答遂依言起見不知乃自答耳何有旨趣邪故曰總是你好看好看又曰從上來有二種方便有眞實方便所謂

求疑永

說無有間有善巧方便所謂妙應群機若從眞實方便得入不假思量性自神解求無有退妙用河沙也若從善巧方便得入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始得未可將爲究竟此二種方便皆一法也不可須與有失學者思之又曰悟心見性當如雪峰玄沙履實踐眞當如南泉趙州今時學者但以古人方便爲禪道不知與古人同參也十二時中學道無須刻弃捨此人縱未得入念念已是修行也尋常說修行不過三業六根淸淨禪門更不必如是何故禪定之門念念與智波羅蜜平等一切處自無過患也久久心地通明之日從前並得滿足名一行三昧今時人全無定力復不開智眼所以機緣語句只成諍論生滅心行夫禪學不是小小末用超佛越祖得了要超亦不難也政和末道行聞于朝有旨移和州褒禪山歲餘以疾辭時圜悟禪師住蔣山與師友愛素善因往依之嘗著三自省察叢林共高仰之復以近世問話者不知伸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無衲子氣味師深惡之誠

曰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足矣貴得生人信入致流蕩取笑俗子又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之宣和二年冬至前一日飯食訖整衣趺坐合掌怡然而逝春秋五十四坐四十夏門人奉靈骨舍利葬龍門之靈光塔師風儀秀異操守嚴正性淡泊寡言笑動有規則學者瞻形儀而服膺其爲教疎通廣大剴切禪病中衲子之心至入室提綱則絕蹊徑離文字亦不滯乎空荒漫誕之說其徒非大有契證不妄許可平居以道自任不從事於務嘗曰長老端居丈室傳道而已與士大夫游不爲利屈道合則忻然造之不爾雖過門或不得見君子以是高之樞密鄧公洵武奏錫命服佛眼之號左司陳公瓘見師法語歎曰諸佛心宗衆生性海遠公涵泳深矣與靈源禪師少友善其趣尙施設略相似爲有三會廣語偈頌數萬言行于世

贊曰圓悟佛眼同出東山之門爲臨濟十世孫圓悟固已名蓋天下佛眼則精深醇粹克荷正傳殆與圓悟連衡而並驅學者疑其旋設異乎圓悟或謂龍門嘗與靈源處而漸習使然嗚呼是何言之陋哉蓋嘗三復龍門之錄觀其指示心法辯如百丈黃蘗作爲偈句詞如汾陽雪竇悟門超極不愧雪峰玄妙履踐明驗端如南泉趙州眞一代之大宗師也彼以頰舌爲禪而欺世每生者烏足與識龍門靈源相契者哉要其所以不爲圓悟者譬如韓柳文章世之悅韓者固多然子厚非深識博雅之士則不能窺其縕奧此所以萬世之下不凝並驅而爲韓柳也由是而觀二公之後抑可見矣

禾山方禪師

禪師名惠方道號超宗臨江龔氏子出家禪居寺年十九試經得度具戒遍參知識晚入黃龍見死心禪師機緣有契遂留執待閱十有四年于時死心高視諸方以壁立險絕爲方便學者莫可近傍鮮有投其機者獨於廣衆中稱師堪任正續以最後大事畀託之師膺記莂隱迹叢林而聲價益高宣和中出世螺川之隆慶遷禾山宗風大震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答曰想你摸索不著問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湛湛

◆妙疑沙

◆待疑侍

地問如何是一印印泥師云前後相應問如何是死中活答曰照中有用問如何是活中死答曰用中有照問如何是死中恒死答曰照用臨時問如何是活中恒活師曰平出死心和尙旵曰僧問死心每擧隻履西歸意旨如何師云還見麼進曰卽此見聞非見聞未審作麼生見師曰若非見聞豈滯迹在問報德慇懃未審死心還赴也無師云言中有響僧云若然者頂門撥出金剛眼照破凌霄千萬峰師云你且道隻履西歸作麼生進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只得一橛乃曰死心先師每好擧隻履西歸話問衲子且巴陵和尙於得法師旵曰以三轉語爲報禾山今日因行不妨掉臂只以明隻履西歸話用報先師之德況此話古今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兩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如是殊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渦中淸淸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樞密徐公師川嘗致三問師各以偈答之問曰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十二時中動轉施爲莫非是擬底心到此作麼生別辨答曰擬將心意學玄宗妙用縱橫觸處通擬轉箇中關棙子休論南北與西東問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者答曰或有怖畏或斷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忻猒覿面還須眼似眉問維摩經云衆生病故我病卽今他人病時爲什麼自已却不病答曰衆生病故維摩病妙見全提越我人既了病源無箇事何如出現宰官身龍圖蔣公宣卿亦從之問道師居禾山十年遷豫章雲巖建炎三年二月己酉示寂壽五十有七臘三十八火餘齒舌不燼舍利五色塔于寺之南天臺師皃淸粹而悟門超徹踐履高妙圜悟禪師稱其縱談雷震波駭辨才出沒電閃星飛而性理淵源極爲奧妙眞全才也世以爲確論云

文殊道禪師

禪師諱心道眉州丹稜徐氏子出家三十得度游成都從師受唯識論研覃者十年自以爲至一日同門者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森然心識安

◆樂疑藥

布師茫然不知所對。盡弃所學。去而之襄陽。依谷隱顯禪師參扣者又十年。亦自以爲至。周流江淮間。抵舒州太平。夜聽佛鑒懃禪師小參舉趙州庭栢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大疑之。又盡弃其所學。專以禪寂爲事。一夕料理前語。豁如夢覺。亟趨丈室。懃望而可之。即分半座。命以法施來者。政和二年。襄陽守游定夫以禮致師開法天寧。萬壽遷大別山。宣和初。徙鼎州文殊。會有詔更釋氏名。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時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什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花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循時儀。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樂。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且道不進不退又作麼生。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越明

年有旨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預識法當有難。較量年代。適在此時。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删削教乘。鐃鈸停音。鉢盂添足。賴我皇帝陛下聖德欽明。不忘佛囑。遐乃特頒明詔。賜僧尼重新削髮。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皷。再整頹綱。迷仙酎化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問訊。只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且道舊時人與今時人。是一是二。良久云。春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師於偈頌尤爲精粹。衲子雅傳之。其趙州勘婆因緣頌曰。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瑣龍樓。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疎山咸通已前法身因緣頌曰。咸通已後咸通前。法身向上法身邊。一對枯樁門外立。千古萬古壓青天。法身該一切。莫向淨瓶邊。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建炎三年春。頌臨濟入滅囑三聖正法眼因緣。示其徒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

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忘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時逆賊鍾相作難其徒欲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也何死之避以是春三月三日遇害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二塔于文殊之五髻峰師之接物機用得大自在雖老且病退處東堂有問道者臥而與之言嘗無勌色三坐道場皆小刹老屋數楹僅芘風雨土爐紙帳四壁蕭然處之裕如也其徒不過數十輩然皆一時祖室棟幹者以故師之名稱焯焯爲佛鑑克家子云

法輪端禪師

禪師諱應端南昌余氏子依化度寺善月落髮爲大僧初游廬山圓通以般若夙熏談禪衮衮老衲多敬畏之頗自以爲至及會宗叔僧智嶼者折困之俾令實參繇是走歸宗依眞淨禪師未幾眞淨遷泐潭而羅漢小南禪師道價鼎盛往從之俄而南公化去師方銳意於道遽失所從聞老演大本靈源之道欲見之而未能決即炷臂香禱于像前誌三老之名而探之得靈源時靈源首衆僧于雲居於是造焉傾心奉事雖咨參決擇無間而義象纏心未能脫洒靈源嘗痛剳之師必引援馬祖百丈機緣及華嚴宗旨爲表佐靈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欲他往因造室請辭比至門方揭簾忽大悟遍體汗下靈源見而喜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也自是投機契會擊節賞音若合符契迨死心禪師出世雲巖靈源遣二三子往佐之死心迅機逸辯雷轟電掃學者莫敢嬰其鋒師爲侍者每當機不少讓至差別因緣洞下語句靡不迎刃而解死心撫愛之異乎等輩及靈源出世太平遷黃龍師皆杜焉去游京浙歷講肆學首楞嚴法界觀圓覺肇論尤邃於金剛般若崇寧中省親南昌厥父素誦此經而未喩其旨因以精義直注經文之下俾讀之易曉學者爭傳之目爲金剛直解死心知之罵曰我欲此子荷大法今乃在三家村裏說義學邪師聞而笑曰以法報親庸何傷乎顯謨朱世英守臨川揪昭默堂將迎致靈源靈源辭以疾舉師代行朱亦雅聞師名虛明水以遲其來師廉知謝曰

杜疑在

師疑帥下 同〇任疑住

若以道相期則可今爾乃世諦求我矣請從此辭世英欽歎不已大觀中洪師范伯履請任雙嶺師宵遁他境久之歸雲巖首衆分座以法施學者政和末大師張司成請出世百丈嗣法靈源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芒鞋竹杖走紅塵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十字街頭逢上祖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御馬金鞭混四民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金門誰敢擡眸覷問賓主既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僧請益大隨劫火洞然因緣師以頌答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龐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閱六年退居西庵宣和中樞密郭公三益帥豫章與徐公師川合謀欲師促席論道以觀音致請師力辭至三返不得已赴之州人以二公之意盛飾香輿鐃鼓江滸候迎師聞之即由間道入據丈室而人與知者衲子翔集至數千指二公每過從必以微言相滯彌日稍遷上藍建炎初郭鎮長沙再遷南嶽之法輪三年六月十一日檀越至陞座食罷會大衆茶客退徐入方丈令侍者徧告有衆吾且逝矣侍者承命衆未及至師聳身趺坐湛然而化幻住六十有一僧臘四十二師性和易以慈攝物不事邊幅得樂說無礙辯才每患學者不善致問必自激以啓疑至會心處疊疊多忘寢食不啻餘貲寺任一界執事者每得人則歲粗給否則米鹽屢空人或以是少之師曰我之所任佛祖任也彼屑屑然錙銖是計顧與流俗何異哉後二年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塔于百丈之大雄峰

贊曰昔張司成師豫章命秀峰出世泐潭草堂開法黃龍端公出世百丈是三人蓋一時衆中嶢嶢露頭角者也及司成歸見廟堂諸公首言出補獲三大士出世或問三大士謂誰張以其名答之厥後諸公求外補必以南州爲請蓋欲面見所謂三大士者故徐郭二樞相於百丈也睠睠如此嗚呼賢者不出世抑可謂無賢哉蓋知賢而後爲賢吾道之茲叔世釋子不勵行外護不卹賢世與道交相喪矣悲夫

黃龍逢禪師

心庵禪師

禪師名德逢豫章靖安胡氏子生而庵眉頴異不爲童戲不肯混俗去依上藍晉禪師十七得度受滿分戒晉名重當世學兼內外師奉巾匜頗領其要辭之泐潭見乾禪師參扣久之游吳中歷講肆博貫諸部宿師爭下之嘗竊歎曰出家當究竟死生大事奚空言之滯哉時靈源禪師出世龍舒名壓叢林趨往依之師特慧辯與之爭鋒不少下靈源曰禪止於口吻邪師默而負墮痛自韜晦久之發明已見於是不動神色而鯤化鵬博葢天匝地靈源深可之英聲藉藉著叢林間及靈源遷席黃龍師侍行因與死心禪師激昂游戲死心稱之以爲類己其後楷禪師弘法東都天寧適師至命居第一座分席接衲未幾楷得罪投臨淄臨淄守虛天寧以致師楷亦以偈招之略曰勿謂皇都留便住也應飛錫向東來將命者至師胥適南歸庵新吳山中政和初出世雲巖唱靈源之道宗風盛行六年有旨移餘杭中天竺以疾固辭宣和初江西帥徐任道請居天寧閱三年尚書胡少汲遷任黃龍時黃龍自老南晦堂靈源死心三世授道天下目爲法窟師以曾孫繼席叢林至今稱之以爲能世其家者僧問人天普集龍象交參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枯木無橫枝鳥來難措足進云一音纔剖人皆委五湖衲子盡沾恩師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進云錦上添花即不問毛吞巨海事如何師云闍黎在裏許進云信手拈來總是禪鐵牛路破趙州關師云且緩緩進云古德道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如何二破不成一師云逢上座到這裏却不知進云如何一法鎮長存師云三世諸佛舌上生草進云承聞和尚親見靈源是否師云誰向你道進云且道靈源鼻孔重多少師云也知你摸索不着進云六六三十六碧眼胡僧數不足便禮拜師云何不早恁麼法輪寶禪師圓寂師上堂曰緬想當年皖水濱師門同叩幾經春分燈各副全提令荷衆俱爲第一人寶月俄驚收慧焰曇花何處現迷津遙知白塔藏雲際千古遺蹤孰與隣大衆起滅全身去來何有切忌情中作解須知淨地無塵諸人還識法輪禪師麼豎起拂子云八字眉分新月樣霜髯白髮逞精神實葢南昌人

於靈源之道最先悟入生平苦節力道叢林以頭陀名之六年有詔移東都報恩皇叔祖仲檠奏賜命服還照師名靖康建元乞身南歸樞密郭公三登帥長沙請居開福久之得風痺病益厭紛華遷小廬山時兵戈擾攘師瑟縮以病臥建炎四年十月己卯力疾說偈辭衆囑以火餘藏本山之海會塔言訖而逝春秋五十有八臘四十有一師嚴重有威以弘法為己任所至叢林勃興臨事剛決不少假雖常所疑密者亦敬憚之深達教乘而提綱訓徒未嘗及經論一字特以孤峻門庭期學者悟徹而後已初在黃龍入死心室靈源以諸子優劣為問死心曰前逢後才才即佛心琥乃震耀師則早負英望靈源實倚之興黃龍宗旨不幸疾病而早世云

僧寶正續傳卷三

僧寶正續傳卷第四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圜悟勤禪師

禪師諱克勤字無著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滿分戒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特謁昭覺勝禪師問心法久之法關見眞如喆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參尤諳洞下宗旨師從之游往往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頌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辯與之爭鋒演不懌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燈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慧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語之師曰今日眞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以

對時佛眼禪師尙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
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藉甚叢林之謂三傑演
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
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舉杖逐師師走避忽猛省
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
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
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
妙湜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眞境
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
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
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
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
師曰頌有頌云項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盲必死疾
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寖微今所謂見
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
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
不甚爲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
末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

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
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
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
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答
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
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
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爲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壁
立千仭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同是別
師曰兩箇金剛圈曰潙山撼門扇三下又作麼生師
云不是同途者智音不舉來曰恁麼則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師曰名邈得不□多曰不得壓良爲賤
師曰實處道將一句來曰自從事得潘郎後也解人
前不識羞師曰速禮三拜僧曰昔人問投子如何是
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意旨如何師云生鐵鑄就
曰爲什麼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師云自領出去問只
如道明頭合暗頭合古德便歸方丈作麼生師拈起
拄杖子進云學人擬欲放出和尙如何抵擬師曰這
野狐精問選佛場開上根圓證不昧當機如何指示

◆無字疑剩
◆麼字疑剩
◆麼下疑脫雙字
◆麼字更勘

師云一超直入如來地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馬大師爲什麼直下覷師云頂門上有眼問一種無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爲什麼直上覷師云暗裏能抽骨曰未審直上覷得是直下覷底是師云莫謗馬大師好曰爭奈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賴有龐居士證明問句中有眼作家知向上人來向上提直下全行摩竭令顯垂方便接群機師云不如一箇百不知曰無無孔鐵鎚有甚用處師曰果然恁麼去曰雖是本分事未是向上機師曰撒星火迸獨光輝曰爭奈腦後一箭師救不着師云又是拖泥帶水嘗示衆曰恁麼恁麼雙明不恁麼麼不恁麼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撥却許多建立總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遮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躶躶赤洒洒是箇無底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峰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閑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徐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透放出黃河輥底流宣和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寧相李伯紀表住金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眞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悅賜號圜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賜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大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爾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諡眞覺禪師塔曰寂照初樞密鄧子常奏賜命服佛果師號所至士夫過從問道無虛日師悟門廣大說法辯博縱橫無礙莫不人人畏服以爲未嘗有也凡應接雖至深夜客退必秉炬開卷於宗教之書無所不讀初在金陵大師王彥昭嘗請益雪竇所謂三員無事道人孰勝師曰正爾皆須喫棒始得師

意未喻師詰之師以手拍膝時衲子環擁師就指曰此輩倒作此見解焉能透徹古人知見師不懌而去尋遣之詩令刻石師匿之他日彥昭入山問詩所在師曰昔人贈遺所以昭德也今大師特譏刺而已某敢以非所宜而宜之哉師翻照霽威而去既而給事盧贇元代府事入山題詩有菖蒲海之句然東漢志有蒲菖海師就賓之盧頗知悞或勸不應與師臣爭詩恐致禍師笑曰吾豈得已哉前既却王公詩今新師雖美句亦莫敢刻之故發其悞貴不主意上石耳其臨機有斷如此性和易不事事晚節道愈尊而風度無改或謂當加威重者師曰吾佛以慈攝物等觀一切每任眞若此猶恐失之況以顯晦易其心而刻薄莅衆豈沙門所爲邪其雅量廓廓常退已以讓人故出世主法垂四十年未始有一犯其規繩者云

贊曰吾祖從上來事以妙悟通宗然世迫遲暮邪徑日滋自非龍蟠鳳逸之士極深而研幾則頓轡化城者皆是也闡悟其至矣乎道德備而學不厭名位崇而志益謙眞一代之典刑也初黃龍楊岐兩宗學者曬有各私其勝而不相厭於是靈源大士作五祖演公正續碑所以推之爲正續也至圜悟復能峻其門庭觀其對御則混眞俗於一心接士大夫游則罄竭款誠俾於祖道染指涉流而人人得其懽心焉此所以致盛名于天下也美哉

寶峰祥禪師

禪師名景祥建昌南豐傅氏子父翼終信州永豐令母上官夢入王宮方暑得壺漿飲之如甘露已而孕又諸父夢絳幡皂纛擁一偉丈夫至其家稱塞上將軍翌日而育師因以塞上翁名之少警敏嗜學務記覽於書無所不窺永豐公亡追悼罔極非出世間法無以報即志捨家會沙門有琦說法于靈鷲往聽之豁有省遂依之落髮具受遍參知識最後見大潙喆禪師資緣契會遂執侍焉隨入京師喆公去世負其骨歸葬潙山夜夢梵僧丈餘授以法句義甚微妙師得之研味心法益明歸臨川得古屋數楹於人境之外閉影不交人事者十年大觀中同參自遵住東林厚禮致之命居第一座分席接衲未幾潙潭虛席南

且豎立

舉疑[illegible]

昌守張司成雅聞師高道懃請至使者四往返師堅臥不答因屬九江守津遣乃始赴命初大潙囑師年五十乃可師人至是五十有四矣及居泐潭宗風大振衲子常五千指規度嚴明禮數雍穆四方翕然推重至稟承之以爲叢林華彩焉示衆曰凡爲善知識應機利物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則緇素不分邪正不辨不堪與人天爲眼目不能決斷是非如車單輪如鳥隻翼不能高飛致遠何謂十智同眞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遍普六同是非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諸禪老祖師言句橫且十方天下老僧機緣不少那一句語是同一質同大事什麼處是同生殺乃至同得入於此揀辨得出方有衲子本色公驗不爲流俗阿師於此未明無辨驗諸方眼目不識學者病源病源不識則不斷疑根疑根不斷是謂生死根本放幞不著處不遇咬豬狗手脚便將尋常知解劈頭罩却劈脚擊住謂祖佛出來無過於此久參高士相共證明晚學初機無待驀歲窮年却顧已躬一無所是則追悔不及也師居泐潭垂十年道望聞于京師宣和中有旨移金陵之蔣山未幾遷九江圓通歲餘江西帥將奪之主黃蘖師知之遁入同安山中二刹迹至其所爭迎致竟爲黃蘖得之建炎末退歸泐潭庵于秀峰因以爲號卜終焉計會期馬南渡避地天台紹興二年從閩帥大吉山之請行未越境爲范丞相挽留奏居鴻福先是高庵禪師受鴻福命未及入寺而化師與高庵素厚善追繼其後居浮山相距未閱月即示疾出古衲并書付其嗣法德昇十月七日趺坐告衆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二闍維目睛及數珠不燼舍利葬本山分其半塔于秀峰初眞點胷以遷往不羇之度超放自如及其嗣法眞如則玉立峭峙行深履高生未嘗以帛爲衣脇不至席者逾四十年師繼其道律已尤嚴凡叢林規範諸方所不能行者師優爲之生不積餘長歿無完衣或欲爲求章服名號者則謝絕之曰借使持來政堪天明作枕耳其法語偈句辭致渾厚奄有作者之風焉

贊曰初秀峰在靈鷲爲童子時聞二老宿夜語舉古

德偈云征輪軋軋過江南暫把微軀寄溈潭秦嶺煙沙猶未息月明空鎖定僧庵卽感悟泣下老宿問故答曰此夢中得此偈當是前身所爲者老宿曰審爾他日必爲溈潭主人其後秀峰由溈潭避地天台終于韶國師庵果如其言教稱凡報土皆宿習願力所現舉有定分豈不然哉世以庸妄相乘區區苟合於聲利之末雖者且死而莫之安分者其聞秀峰之風豈可愧矣

雲居悟禪師

禪師名善悟生李氏洋州興道人也捨家誦經得度具戒夙慧警敏初聞沖禪師舉達磨廓然無聖之語卽曰我旣廓然何聖之有沖奇其語發之南詢周流舒蘄間參叩宗匠抵龍門見佛眼禪師聞舉雲門語云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始得師心有契遂依止焉一夕佛眼謂曰汝聞孤鸞對舞乎昔有一鸞每對舞嘗喪其一止不復舞智者以鑑向之孤鸞顧見自影輒舞師豁然悟一日猫執鼠過前佛眼指以示師師曰皖公山倒佛眼喜之因命分座說法嘗舉德山夜參因緣曰悟上座今夜亦不答話或有僧出只向道你許多時向甚處去來佛眼動容曰吾高枕矣自是道聲四馳宣和初出世吉州天寧明年徙南康之雲居宗風大振師性方嚴語不妄發以身循衆雖祁寒酷暑必伴衆夜臥三椽下有怠墮起不時者必扣枕以警之凡方丈服用之具皆虛設而未嘗御也自號高庵時溈潭祥禪師雅自標置大抵與師德望相埒而苦節堪忍得衆則師過之閱七年圜悟禪師得旨住雲居有勅移師金山以疾固辭明年圜悟歸蜀南康守復師雲居尋以兵亂謝去避地天台寓居韶國師庵紹興二年台州得旨革浮山鴻福寺爲禪居遴選大有道者畀之郡守以屈師師固辭卽請于朝六月命下師不獲已諾之時參徒裹糧而從者尚以百數一日舉世尊垂入滅示胷前卍字因緣乃披襟謂衆瞻仰取足無令後悔既而曰吾衰矣蓋歸故山之三塔乎僧曰方領浮山奈何師曰死可以住持而留邪僧曰幾時可去師曰俟有人提草鞋卽去曰某甲去

得否。師曰。解插嘴即得。僧曰。諾諾。師笑而止。七月一日。侍者趣辦行。師不荅。明日。晨寢起語如平時。遽揮侍僧曰。去去。僧退少選。候之。則已趺坐而逝。住世五十有九。安居四十一夏。靈骨舍利一歸雲居之三塔。一葬浮山。祀為始祖焉。

白楊順禪師

禪師諱法順。綿州魏城文氏子。七八歲時。於夜暗中視物如晝。父母知其異。因令出家。依香林院奉和得度。游成都。從大慈寺沖悟法師受圓覺起信。至若離於念名為得入。研覃久之。持以問悟。悟慮胡不能決。即勉之游方。參谷隱靜顯禪師。大觀中。佛眼居龍門。道風籍甚。往依之。竭誠累年。備歷遞務。未嘗有怠色。一夕聞舉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忽有省。於是離念得入之旨。豁然玄契。明日入室。龍門問。真佛在什麼處。師曰。在不定處。曰。既是真佛。為甚不定。師云。若定即非真佛。龍門異之。因問何以及此。師告以實。門詰之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直下作麼會。師曰。不用更會。龍門可之。自是醍醐雷動雨泣眾目駭觀。龍門去世。奉舍利入塔。已即首衆僧于雲居。分座接衲。拂未授手。而戶外之屨滿矣。建炎初。有旨應寺院之為神霄者。悉還舊貫。於是漕使張公琮首闢臨川之廣壽。迎師開法。紹興改元。太守蔣公宣卿徙住白楊。唯老屋數楹。不芘風雨。前此住僧侈盛祠以仰給。師至。首擊去之。乃大自激昂。多所樹立。未暮年而四方浩然歸重。衲子竭蹶而趨之。來者雲湧。師不起于座。化卑陋而為寶坊。平居汲汲於接人。垂示勘辨。雖造次不間也。性鯁介。不苟循時俗。談道之際。譏訶無所避。或問。東山門下。佛果孤峭。佛眼慈歟。二人所得麤細何如。師正色曰。法順於鬧市中。親見翁來。汝以較峭麤細為問。無乃謬乎。其析疑破妄類如此。嘗示衆曰。山僧從旦至暮。手腳不曾停住。東廊走過西廊。佛殿又穿廚庫。三箇和尚般柴。兩个匠人牽鋸。佛也理會不得。教我如何來注。露出達磨眼睛。打開白楊門戶。大衆不須更著趙州衫。其下脫却娘生袴。江西帥李伯紀慕其道。欲一奉見。以黃龍致請。將命者再至。師堅臥不起。九年五月一日。集衆告別。

侍者持紙求頌。師曰。吾平日語固多矣。玆尙何言。因誡左右。今夕鷄鳴卽報我。已而忽自聞開靜鐘。遂大喝一聲。左右驚視之。則已跏趺而逝。閱世六十四。坐四十六夏。火餘目睛齒舌頂骨及所持數珠不燼。舍利五色。塔于寺之西隅。師退然才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爲偈句。肆筆立成。旣卓有聲譽。道方盛行而未艾。遽爾去世。四方衲子識與不識。靡不傷感至泣下。其得人心如此。

贊曰。樞密徐公師川曰。善哉道師。明眼而安步。方號足目俱到。則高庵之所以爲兄。白楊之所以爲弟也。誠哉斯言。詳觀高庵儼臨巨刹。卑躬力道。唯衆是親。白楊荒村廢寺。激昂崛起。而名跨一時。然二公弘法俱不滿十載。而風教言言。雖百世尙可想見其眉宇。嗚呼。蓋循道而亡私之効也。比夫異時怙勢肆姦。刻衆奉已者。何殊糞壤哉。

僧寶正續傳卷第四

僧寶正續傳卷第五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寶峰清禪師

禪師諱善清。生何氏。南雄保昌人也。依香林寺法恩。試所習得度具戒。年三十始游方。依黃龍晦堂禪師久之。有悟。獻頌。晦堂曰。得道易。守道難。守道猶在巳。說法爲人難。吾宗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向後自看。師復立成一頌。有剎剎塵塵奉此身之句。晦堂可之。去游江浙。遍叩宗匠。退歸廬山。見眞淨禪師。問甚處來。曰下江。淨曰。將得什麼來。曰和尙要什麼。淨曰。一切要。師提起坐具。淨曰。閑家具。曰莫要急切底麼。淨曰。試拈出看。師撼一坐具。淨駭異之。會死心出世。靈源走書招之。俾輔佐死心。師奇厖碩艾。剛嚴有識度。凡死心由翠巖再住雲巖。遷黃龍。師皆在焉。率居第一座。分席接衲。與死心周旋垂二十年。間見淹博。機辯絕倫。政和五年。死心去世。大師張司成請師繼席開法。唱晦堂之道。時黃龍號稱法窟。多奇傑之士。師上堂曰。昨日林間爲野客。今朝堂

上住持人放開捏聚全由我萬像之中獨露身越明年謝院事結茅寺側自號草堂久之再住上堂曰掩息茅堂過六冬心忘境寂萬緣空不知幻業從何起依舊令教振祖風建炎末避地臨川太守蔣宣卿請居曹山遷疎山紹興五年以院事畀得法弟子了如禪師乃遂閑居然接物無斁學者奔趨之唯恐後道價遂為天下第一南昌帥張參政聞風而悅患不能致會樞密徐山過洪相與虛泐潭以起師時年八十有三辭避甚力而敦請之禮有加不獲已而赴大師就請說法于州之東山傾城擁觀歎未曾有及居泐潭學者不約而自治不化而自行未朞年而厖鴻絕特之士至自遠方者五千指軍興之後叢林未有若此之盛十二年正月晦日出衣盂唱之付以後事明日端坐而化住世八十有六坐六十七夏燼餘目睛不壞靈骨舍利塔于黃龍每對重客或語以世故則張目直視久乃厲聲曰老僧耳重及受參入室應機酬酢電擊星馳雖初機學者且莫咨扣未始有厭色猶日誦般若心經一藏其弘道力法老而益懃如此

大潙果禪師

禪師諱善果信州鈆山余氏子依七寶院元浹得度具戒梵相奇古廣顙隆準少慕祖道初至鵝湖宴坐禪堂聞二童子戲爭蒲團其一舉起云你道不見遮箇是什麼師恍然有省及游雲居偶禪者自黃龍來因問死心老每以何等語接人禪者曰常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何者是話墮處師聞之豁然大悟即趨黃龍門可屬死心謝事指見開福寧道者師至開福師資契會寧深奇之延入藏于時開福衲子五千指寧垂入滅獨以麈尾授師語在寧傳師膺最後付託隱迹道林會圓悟禪師來主席頗聞師名一夕分半座俾說法師舉乾峰法身話剖判絕出意表圜悟嗟賞久之自是道價益著宣和初潭帥曾孝序命出世上封開寧公法席時龍牙才禪師法席頗盛每答話多稱蘇嚕一日同諸老會于府帥曾公之席公曰龍牙答話每稱蘇嚕意旨如何諸老相視莫有對者師越席而前曰某適有語公叩之師曰龍牙答話只蘇嚕

為問諸人會也無昨夜虗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曾公大悅一座盡傾遷道林道吾福嚴宗風鼎盛法席常冠諸方室中妙於接人每舉雲門張拙秀才話勘驗學者臨機與奪莫測端倪天下共高之自號月庵湘中士大夫多從之問道紹興九年樞密張公德遠撫七閩請住鼓山未至改黃蘗遷東西二禪閱十年頗厭閩俗雅慕江外多衲子會台之萬年婺之雙林潭之大溈皆虗席三郡爭致請而長沙尤力師曰潭吾舊游也吾樂之遂赴命大溈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出衣盂卑執事者製五百應眞像明日沐浴更衣集眾告別手書伽陀曰要行便行要去便去撞破天關掀翻地軸停筆而化閱世七十四坐五十一夏塔全身于溈源之西峰師性剛直處已簡約律眾嚴明凡遷巨剎皆當世賢公卿屈體致請叢林服其得人之盛

贊曰草堂得死心作用而不忘晦堂月庵聞死心語發明而造寧公之室死心宗胤遂不續惜哉然草堂初出龍山遷白雲遭世多艱未有成績及晚居泐潭道大盛而去世遂振宗風於天下則晦堂弘道之效驗矣月庵出世逾三十年八遷巨剎未嘗一日退居提拂之下圍遶常數千指則開福麈尾之授何其効歟易曰視履考祥予於二老父子授受之際得之矣

〇錦疑綿

護國元禪師

禪師名景元永嘉楠溪張氏子依靈山院希拱年十八剃度為大僧習天台教通其說弃之游方參蔣山圜悟禪師一日聞傍僧舉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諦味久之因起行次豁然有悟即以告圜悟圜悟喜之繇是容為侍者閱十四年咨參決擇洞然無間而機鋒卓絕眾以聱頭目之圜悟將歸蜀遽問曰向後有人問你作麼生道師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圜悟大笑已而袖木錦僧伽黎授之而別紹興初歸隱舊邦括倉守龍學耿延禧命出世仁壽遷連雲晚住眞如徙護國衲子擁隨法席日盛師說法超格量絕蹊徑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曰剎問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你眼在左邊右

湧進曰恁麼則萬機休罷正眼頓開師曰杲日當天盲人摸地問相見與未相見時如何師云一時穿却問忽遇上上人來又作麼生師云列向三椽下問還許學人承當也無師云兵隨印轉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殺人活人不貶眼曰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頂門三眼耀乾坤曰如何是潙仰宗師云推不向前約不向後曰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箭鋒相拄不相饒曰如何是曹洞宗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云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云黑漫漫地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僧禮拜師乃云釋迦彌勒尚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是則是護國則不然坐立儼然頂天履地十二時中磕著磕著復是阿誰還知麼著力今生須了却莫教累劫受沉淪廼如是軒頌曰拈却瞿曇閑露布掀翻諸祖葛藤窠只將如是當軒掛鐵額銅頭不奈何示禪者頌曰棒頭取證猶勞力喝下承當未是奇撥轉頂門宗正眼須教佛祖淚頭低十六年正月九日被微病而逝塔于本山壽五十有三臘三十有五

師資度豐碩如世所畫布袋和尚者故人以之爲稱深得圜悟機用而力行之天下方想聞其風彩不幸早世議者惜之

雲居如禪師

禪師名法如台州臨海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受具遍參兩浙宗匠聞佛眼禪師居龍門道價甚重不遠千里造焉以力參所得質之佛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其語居一日命爲典座師固辭以道業未辦佛眼勉之曰姑就職是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豁然有省入見佛眼曰遮裏還見聖僧麼師於其前問訊叉手立佛眼肯首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又嘗問曰天台石橋夜來倒了也師遽捉住佛眼佛眼曰作麼師曰又道石橋倒佛眼深可之後造圜悟禪師室問汝只參佛眼爲復別見人來師曰亦曾見一人來曰是什麼人師以手指胷曰法如圜悟曰汝所見只一星許師曰已是多也高庵悟禪師與圜悟相繼主雲居皆推師爲第一座分席接衲學者

親之建炎初上藍虛席洪帥胡直孺命出世唱佛眼之道未幾虜騎傳城隱于白水庵會雲居燼於劫火紹興初四易主者皆以艱難遁去漕使曾公紆乃以屬師繇是宗風大振師識量沖廓機變如神見者靡不讋伏至於說法蒞衆辭氣粹溫旌禮賢者奄有古尊宿之體閱十餘年幻出寶坊靖深壯麗冠絕江表師益謙損不自以爲功識者以此高之且以爲弘覺再來也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示疾陞座別衆又十日沐浴更衣手寫法偈端坐而化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二火滅得舍利合靈骨瘞于三塔

雲居眞牧禪師

師諱正賢潼川郪縣陳氏子本朝三陳之後依三聖院海澄得度具戒游成都大慈寺從重透法師聽經論般若夙悟凡典籍無巨細過目成誦義亦頓曉每有詰難宿師高坐皆莫能答謂正覺顯禪師一見知爲衆稱經藏子洎大喜之囑令負荷正法眼會圜悟禪師出世昭覺造其室聞舉洞山麻三斤話言下有省圜悟勉之南詢即出關氏黃龍參死心時靈源居

昭默堂往來咨扣久之趨寶峰見湛堂深蒙肯可而疑未決遂造龍門佛眼一日室中舉殷勤抱得旃檀樹師豁然大悟佛眼可之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間與師商略法藏淵奧至會心要處疊疊無盡佛眼必稱善手書眞牧授以爲號其後再見圜悟嘉其大成或曰拖犁拽把去師內負多聞外峻戒節洎發明大事愈益韜晦紹興初妙喜以所居雲門庵委師繼踵雲門迥絕人境之外衲子裹糧從之師每說法之暇躬自荷鋤播殖淸規凜然紫微韓公駒欽重風道贈以詩略曰上人一口吞諸佛肯顧世上群兒愚又曰不須領衆强自苦一庵高臥眞良圖珪竹庵每稱必曰龍門一麟耳十九年南康歸宗虛席太守以禮致請師堅臥不應寶文李公公懋嘗問道於師因就見同邑官協誠敦勉不得已赴之嗣法佛眼僧問選佛場開願聞法要師云三通鼓罷一炷沉煙與麼□則皇恩佛恩一時普報師云脚跟下事作麼生云學人禮謝師云十萬八千未是遠問久默斯要巳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云耳朶在什麼處曰一句

分明該萬像師云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林曰春師云換却你眼睛了也曰法燈和尙道本欲深藏巖穴隱遁過時蓋爲清凉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此意如何師云鐵額銅頭未透關曰果然作家師云放你三十棒曰當時有僧出云如何是清凉未了底公案法燈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請訛在什麼處師云一言截斷千差路曰佛眼和尙道本欲拋擲巖阿混同沙礫苦爲諸人斆逼不免細說來由且道與法燈是同是別師云你向什麼處見佛眼曰千聖同歸一路行師云退步蹤身子細看曰既到這裏如何是佛眼未了底公案師云腦後看取僧禮拜師乃云若向這裏承當得徹有什麼事看他立沙不出嶺寶壽不渡河得箇什麼便千休萬□歇去雲巖在百丈二十年長慶在雪峰二十年失箇什麼便爾千辛萬苦難會去須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釋迦老子也只道我於然燈佛所實無一法可得然燈佛卽與我授記遂舉拂子云無量諸佛盡在拂子頭上爲大衆證明成佛了也若喚作拂子卽被拂子礙若不喚作拂子亦被拂子礙還透得麼如今有異方便令大衆普皆成佛去乃云若喚作拂子於法得自在若不喚作拂子亦於法得自在還承當得麼良久云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又曰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諸人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祖師未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所以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文殊堂裏萬菩薩卽不問你且道東海波斯鼻孔長多少上堂橫柱杖云拄杖子橫也橫亘十虛包裹六趣復竪云拄杖子竪也上窮碧落下透風輪良久云不如休去便休去欲覔了時無了時擲拄杖下座上堂良久云大衆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瞞諸人去也打地和尙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說遂將一擱成虀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云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遂云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只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下堂嘘兩聲却大笑又嘘一聲乃云笑復嘘復復笑
淸談啞子高聲叫嘘復笑笑復虛蟭螟眼裏馬拖車
拈拄杖云只遮從來無影杖不相於處也相於大衆
如何良久云直須師子吼莫作野干鳴閱五年遷雲
居法席之盛卓冠諸方衲子爭爲宣力作新棟宇一
時賢士夫質疑問道而參政張公壽法偈往還倡和
相得尤深二十九年七月五日陞座辭衆明日唱衣
蹔供又明日就浴更衣遍訪諸徒勉以道九日齋畢
集主事垂誡末後跏趺而寂壽七十六臘五十七闍
維舍利五色合靈骨藏雲居之東塔雲門之湯源師
皃古而氣剛志大而心慈平居若不能言者至排邪
破妄決擇宗乘得樂說無礙辯才浩然不見其涯涘
初居雲門峰頂高寒草廬穿穴雪霜滿牀處之垂二
十年裕如也晚移雲居法席日盛遮務繁劇師提綱
振領應機酧酢迎刃而解至於常住之物毫髮不□
用雖自所得䞋利猶以三分之一歸之常住以補陪
涉之費出則芒鞋竹杖居則弊衣糲食其孤節苦行
以身律衆大抵與高庵相埒而精嚴奉法卑躬下人

心衆通悟

畢世不易其度著華嚴指南寶藏論發隱補僧史八
書筆論一編語錄偈頌一卷行于世
贊曰愚初著佛運通鑑二書成即以呈師答曰比覽
佛運甚詳通鑑亦有史躰承論有勸吾兄將爲三教
統紀鄙意輒究之雖及年代治亂遷革以至儒宗道
教賢哲出沒之迹然非紀二教但約其時以明佛運
耳拙意欲吾兄去却圖字標爲佛運統紀以對釋氏
通鑑不亦宜乎又曰深喜吾兄此段有補于宗教至
矣大率佛祖閑邪禦侮不必與之竟但伸自理彼自
破矣昔鵬門法師超悟高忘如此及正續傳復以寄
答曰辱寄僧寶正續即勉病披味足見吾兄孜孜于
此道前傳所遺而能拾以補之亦法門之大者更俟
墨具在其宏範眞風昭融法通雖片言隻字之間而
參味其間妙處當以爲師也嗚呼師之言論風旨筆
躰致如此輙擊之于篇遮幾具眼者知所爲書無欺
於神明焉噫師之亡也正法眼藏不在茲矣夫

僧寶正續傳卷第五

僧寶正續傳卷第六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皷山珪禪師

師名士珪城都史氏子世業儒師幼而明敏年十三依大慈寺宗雅首座落髮具授大慈號四川學海師執經講筵志在楞嚴閱五祀伯父持一居士勉之南詢卽出關謁玉泉勤雲蓋智百丈肅靈源清所至參承皆蒙咨揖晚依百丈歸正首座正博貫內外典籍一日正語以龍門佛眼道德師聞而悅之卽自百丈歷東吳覯光保社尋抵龍門以咨參所得扣之佛眼日汝解心已極只欠著力開眼耳令主堂司一日問日絕對待時如何佛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槌相似師罔措至晚復舉前問佛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頓釋疑情曰東山鐵酸餡今而後不復疑也自是師資緣契抉擇日臻玄奧政和末佛眼被旨遷褒禪山師佐其行和守錢公請開法天寧唱佛眼之道佛眼謝褒禪錢復請于朝以師繼其席閱七稔九江守趙公移師東林未幾胡馬南渡退居分寧之西峰結茅于寺旁竹間號竹庵有偈曰種竹百餘箇結茅三兩間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黃葉水去住白雲風往還平生只如此道者少機關及圜悟禪師歸蜀送別次圜悟劇稱杲妙喜師恨未之識俄避地造仰山適妙喜亦至遂相與定臨濟宗旨偕還南康之雲門庵妙喜日昔白雲端師公謝事閒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峰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同夏于此雖劾顰無愧也遂取古人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為之頌發明蘊奧不開知見戶牖不涉言語蹊徑其頌女子出定話曰不假文殊神通不用罔明彈指爾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起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頌曰一喝喝上四禪天臨濟元來不會禪盡道朝陽生戶外不知夜月落堦前德山見僧入門便棒頌曰棒下眞鍮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看波濤湧不見龍王宮殿深芭蕉拄杖子話頌曰綿州附子漢州薑最好沉梨出爵香魯子師僧才一嗅鼻頭裂破眼睛黃若此類皆奇作也已而入閩閩帥參政張公宋以聖泉處師稍遷

乾元俄給事張公致遠移師皷山授道元餘刱新棟宇嘗示衆曰巧說說不到心思思不及命斷眼豁開半錢也不直又曰不擁其前不遮其後上下四維七通八透正當恁麼時如何八十翁翁行不得又曰目擊道存已涉文彩執鞭回首未免途程直向混沌未分時明白父母未生時現成儵然不落陰界自由自在當恁麼時如何踏著關棙子處處得逢渠又曰正當明時如王寶劒卓拄杖下座又曰玄路絕如解開口說話聖量盡方得不受人瞞玄路不絕只是說道理聖量不盡依前落路岐丞相張公德遠出師七閩一日謂僚屬曰越山當福城三山之中院獨廢絕非老禪不能辦即以屬師不數月殿閣崇成他日丞相游皷山目其成績遂迎師復歸皷山是時閩中法道最盛蓋自師與眞歇淨照數公振發紹興甲子有旨移鴈山能仁爲第一代乙丑蒙恩住龍翔新寺丙寅秋七月十八日得旨謝院事明日湯浴更衣聲鍾集衆師步至衆集處方趺坐泊然而逝壽六十有四臘五十有一火餘舌如紅蓮色幷二牙不燼舍利不勝數門人奉遺命歸之皷山壽塔師風姿奇厖朗潤聲如鐘學兼內外談論袞袞操持宗柄斷斷然久益嚴嚴與賢士大夫游幾半天下皆一時宗奉祖道外護佛乘者晚居皷山自號老禪書揩遒媚尺牘所傳人以爲寶其所爲禪家四六及五字句皆精絕自成一體世多傳誦有語錄行于世

贊曰大慧禪師嘗題師畫像曰讚歎竹庵也是妙喜罵詈竹庵也是妙喜讚之罵之各有所以讚之者爲渠具衲僧正眼罵之者爲渠浸在醋甕裏或曰如竹庵之爲宗師也不可讚不可罵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讚之罵之徒增話欛妙喜聞之笑而不答但拊掌叩齒三下從渠鑽龜打瓦世以爲確論予謂近代宗師涉世交公卿大夫言行相副全節自高宏法有躰由靈源佛鑑而後竹庵其賢哉

徑山杲禪師

禪師諱宗杲宣州寧國奚氏子幼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窓戲謔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乎即詣東

山慧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慧齊爲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淩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珵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雪竇奧旨。趨寶峰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準呵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爲學哉。因結爲方外交。準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圜悟勤公語之。已而重趼荊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準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顔接辭。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爲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峰。訖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宗杲實未自肯。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圜悟禪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依附。閱四旬。圜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於言下豁然頓悟。圜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鍊。一日圜悟飯超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筯。圜悟顧師而語超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爲所激。乘問扣曰。聞和尚嘗問五祖話。不知記其答否。圜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圜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焉。分座令接衲。繇是以竹篦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叢林活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號。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比去。師爲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圜悟遷雲居。欲往省覲

道益駿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慧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宴宴不動實僧中杞梓也抵雲居爲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博無礙圜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甚因以爲名閱二年避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閔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辨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遵璞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參政李公漢老聞舉庭栢話有省師可之及公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絕無臆世意圜悟在蜀聞之囑丞相張公德遠曰果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于臨安府治唱圜悟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不作這虫豸今日爲什麼敗闕師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坌集至一

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之上堂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文殊普賢來也師云逼塞虛空甚麼處與徑山相見僧亦喝師云文殊普賢爲甚在你脚跟下過僧擬議師便打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答曰夢裏惺惺進云將謂和尚忘却師云你記得試道看進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失師云元來不會進云從上來事分付阿誰答曰分付瞎漢進云臨濟一宗全憑其力師云且喜不干你事問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答是天上天下奈何不得底人進云爲什麼在徑山座下答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一夏百念日已滿出門或有人問如何是徑山道底且作麼生答他師云徑山曾說甚麼來進云爭奈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便喝云三十年後大有人笑在師云何必三十年後只今大有人笑你乃示衆曰尋常向諸人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下語不得良久或有人問畢竟如何即向他道也無畢竟也無如

何正當恁麼時。四楞塌地。撥在諸人面前。眼辨手親底一漉漉得去。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其或未然。自是你諸人根性遲鈍。且莫錯怪徑山好。師居數年。法席日盛。宗風大振。號臨濟中興焉。張侍郎子韶從師之遊。灑然脫去玄解。遂尊以師禮。時慧雲院忘丁生之識。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著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李繹爲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衆俱。率令散處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裒先德機緣。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參政李公太發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通書問道。富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羸粮從之。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乙亥冬。蒙恩北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雍。聞師名。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爲法中王。於

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復遣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眞。請師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垓。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瑜如衆星拱朔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爲人老而不勌。上卽位。特賜號大慧禪師。隆興建元。自悉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遺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爲寫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之後。尋詔所居爲妙喜庵。諡曰普覺。塔曰寶光。師荷佛祖正續。全體作用。掃除知見。無法與人。雖古宗師。無

以加之殆其縱無礙辯融通宗教則奄有圜悟之風是以高峻門庭容攝多衆若海涵地負綽綽有餘至於棒喝譏訶戲笑怒罵無非全提向上接人第學者難於湊泊耳其闊略宏度脫去繩撿所至學徒趨事雖嶄嶄露頭角號稱諸方領袖者師目使頤令如侍執然所爲偈贊頌古絕妙古今與賢士大夫往復論道書幷上堂普說法語凡五帙行于世

贊曰近世呂公居仁嘗謂趙州說禪如項羽用兵直行徑前無復轍迹所當者破所擢者服非如他人銖稱寸度較量輕重然後以爲得也予觀大慧說禪抑居仁稱趙州者是矣凡中夏有祖以來徹法源具總持比肩列祖世不乏人至於悟門廣大肆樂說無礙辯才浩乎沛然如大慧禪師得非間世者歟盛矣哉其應機作略能奢能儉能嶮能易能縱能奪機機盡善扃扃皆新此所以風流天下名動九重號稱中興臨濟不是過也迨其去世未幾道價愈光法嗣日盛天下學禪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福嚴演禪師

師諱文演成都新都縣揚氏子年十八依廣壽院子安得度具戒游大慈寺習經論久之謁正法明禪師聞舉雲門糊餅話有省見雅首座雅有道行指見昭覺圓悟禪師機緣密契了徹末後大事圓悟去世師出關首謁徑山妙喜相得尤深次游南嶽首衆僧于福嚴會勾龍濟使攝潭師命出世智度唱圓悟之道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語未終師便喝僧亦喝師連兩喝僧作掀倒禪牀勢師拈拄杖僧歸衆師云識休咎問如何是定林正主答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答云覷著則瞎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云三要印開進云功不浪施去也答見什麼箇進云賓主儼然答未是向上行履問如何是向上行履答千聖立在下風進云向上向下豈不是建立門庭答云喚鐘作甕進曰作麼生是建立底道理答我不見我心不見心進曰得恁麼那答眞的始得又增禮拜起云請師答話師云一念不生全體現進云達磨面壁太分明答曰望空啓告進云何得壓良爲賤答權衡在手進曰作家

宗師答曰何必嘗示衆曰明眼漢沒窠臼辨風雲識休咎破關擊節電轉星飛直截當揚劈面快與便恁麼稍涉臨濟兒孫不負方來扣擊到遮裏拈出便剗卻心非心不將實法繫綴人盡情與伊劃斷却所以道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當恁麼時如何衩衣無蓋覆回顧滿面慚又曰心不可思思之則七顛八倒道不可學學之則千差萬別到遮裏若湛寂凝然去一向打在無爲無事處擡身不起何故衲僧家直須奮大志鐵脊梁向時人行不得處行向古人學不到處學行至無可行學至無可學虛心久久地不覺不知本地風光現前照用著著歷落不滯聲香味觸正恁麼時猶是脫透邊事只如朕兆未分時如何澄天娩淨又曰當陽坐斷凡聖迹絕隨手放開天地回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箇什麼還委悉麼阿師吒喝一喝下座又曰等閑地明白不思量現成前佛後佛於此指注不及天下衲僧計較不就徧遏不住逈脫情塵唯自肯方親全機放下一向棄將去上無佛祖可依下無自己可據如太虛空更無窒礙直是烜赫地不昧一切得遮巴鼻子應用無窮亦隨手捏破何故太紅爐中不容點雪又曰只守無生國裏未是安居直須萬仞懸崖放身捨命正當恁麼時試露消息著到遮裏須是箇人始得還委悉麼計較尋不得有時還自來云囫下座師居智度十有二年遷福嚴衲子奔趨法席之盛卓冠湖湘右丞張魏公嘗曰演公眞實無華心口如一道行純固老而益勵蓋衲子之矩範乃吾鄉之舊識也紹興丙子十一月二十有六日端居丈室集耆舊囑以後事手寫偈曰養得純熟不費氣力當鋒歷落誰敢擬議聖凡染淨眼中花地獄天堂得自在喝一喝擲筆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八闍維五色舍利靈骨藏院之三生塔師性和易任眞朴素世以演道者稱之於圓悟之道提唱作略能世其家而安分自將不苟竊聲勢識者尤以此重之

黃龍震禪師

師諱道震金陵趙氏子少依保寧覺印禪師爲童子

覺印住泗洲普照。遇淑妃閤擇童行。守戒律者施度牒。師在選中。得度具戒。久之辭覺印。謁丹霞淳禪師與聞曹洞宗旨。因有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啣。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見而異之。游湖湘。抵大溈。作插鍬井頌曰。蠢道溈山父子。和插鍬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如明鏡。時有無風匝匝波。最後至黃龍。草堂清禪師一見契合。紹意他往。日取藏教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有省。亟趨方丈。陳所悟。草堂深可之。自此履踐獲大通徹。紹興初。草堂避地曹山。遷疎山。師皆在焉。居第一座。分座接衲。五年臨川守給事程公命出世曹山。唱草堂之道。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黑漆崐崘穿市過。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賣扇婆子手遮。曰如何是人境俱奪。答曰。灰飛煙滅後。怕你絕音容。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曰。當年獨坐雄峰。事今日分明說向君。進云。只如向上宗乘。又作麼生。師以拂子擊禪牀。僧云。烹凡煉聖有玄功。萬古叢林作標格。便禮拜。嘗示衆曰。曹山門下有鵝王擇乳句。若人會得凡聖染淨迷悟生死無二無別。若也不會。則凡聖染淨迷悟生死。讓他一點不得。久之。退隱疎山之山堂。郡守葉公夢齡請居廣壽。未幾洪帥李公迫移居百丈。師力叢林矩範。僧到必勘辯。一日僧展坐具禮拜。師轉身背却。僧收坐具便去。師乃喚回。僧進前。師便歸方丈。明日僧問訊云。某甲昨蒙和尚慈悲。有箇省處。師云作麼生。僧近師邊作聽勢。師取拂子打之。僧大笑而去。若此類甚多。衲子翕然推服。晚遷黃龍。是為積翠直下子孫授道之處。院燼于兵火。師慨然有興復之志。閱數年。堂殿廊廡迄抵于成。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示微疾。集衆告曰。老僧參見海內有名尊宿十有七人。洎見草堂。始到不疑之地。汝等當究本法。儻透脫無滯礙。隨力量與作利益衆生。無虛棄光陰。左右固請留頌。命筆書曰。吾年八十三。隨順世言談。不落思量句。誰人共我參。翌日聞鍾聲。奄然而寂。端坐三日。支體柔和。頭兒如生。闍維日。雲慘風悲。草木變色。煙焰所及。悉綴舍利。道俗取之。旬日不竭。塔于寺之西菴。師為人剛正。强力甘枯

淡務精進迹未嘗造檀越之門近代宏法唯師有古尊宿風韵議者比之常庵崇禪師云

賛曰演出關棲遲妙喜之門久甚及開法出世不忘圜悟有道者固應如此震天資耿介草堂晚居泐潭道大盛時有厚奉香信請法語法衣者草堂將與之震驟諫以爲不可草堂不允震遂拂衣遁他境嗚呼使異時主法宗師之門震之志得行焉其規正竊昌陰翊化權豈淺淺哉

僧寶正續傳卷第六

僧寶正續傳卷第七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德山木上座

師出於木氏因以名之其遠祖曰重是爲少昊之叔也（重見左傳）絕有德于民帝嘉之以爲勾芒使居于窮桑爵靑陽侯自是子孫蕃衍凡日月霜露所至必與爲唯窮髮之北與大瀛之間無有也自重生椿椿以積慶致長壽或云椿以八千歲爲一春椿生甘棠甘棠美姿容有幹局召康公倚之聽政士民便之戒以勿剪勿伐甘棠之子曰嘉嘉遷于魯主于季氏晉韓宣子見而譽之嘉生槫槫生櫟二子復以朴厚致壽櫟生楠楠生杞楠杞俱以美材稱杞生豫章豫章天下奇材也登于廟堂任重不阿上喜之進爵郡公師卽豫章公之子也少而喬楚平居正容不與凡品爭高雅有四方之志銅郡鍼侯見而奇之曰是子挺秀如此其可蒙雜于衆而不自競乎師曰吾祖才德之劭稱於天下子雖荏苒實懼厥世弗敢失墜其無辱子憂鍼侯喜曰豫章公於是乎有子矣郢人玉斧遇而歎曰美哉請早爲之所不然難且及矣師從而問故玉斧曰而君雖任棟梁之寄然於身何益哉易大過曰棟橈凶象曰棟橈凶不足以有輔也而君殆橈矣曷若避世之士哉今子春和尚富若遇楚靈王剝圭寵之不過以爲鍼秘而已子盛德之後其肯入之人之手乎不然雖與魯仲尼同載以游脫逢原壤夷族必命子辱之子其甘爲人使乎師遽改容曰若是吾

◆師疑拂或拄杖

◆師疑拄杖

將安歸玉斧曰子聞桑門氏有德山者天下之大有道者也姑弃而族直而躬黔乃服盡鋤其癰腫疣贅予爲子先子從而見師稟其教就見德山德山大悅使立於前爲說最上乘未幾忽悟向上一句隱密全該雖七縱八橫了無滯礙卽以告德山山曰嘻子正躡吾掌握中矣自是命師出則偕行坐則並榻凡天下參徒來見德山必先見師師可之然後入德山室山一日晩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使師驗之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在山云汝甚處人曰新羅山云未踏船舷時木上座與你相見了也巖頭初見德山入方丈側身問是凡是聖山以師擊之巖頭便禮拜繇是全提大用莫敢當鋒所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者也時雪峰亦在德山因與巖頭歎曰此子不遇德山不能荷擔大事德山不得此子不能鍛煉學者是子與德山其一體乎既而雪峰宏道于閩師往見之復於雪峰言下發明自已化爲龍吞却乾坤山河大地豁然不現雪峰上堂曰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雲門舉師擲

在衆前作怕勢保福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洎佛日師往見夾山拉師偕行比至未陞堦便問甚處來曰雲居山云卽今在什麼處曰夾山頂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佛日遂上堦作禮山問闍黎與甚人同行曰木上座山云他何不來相看曰和尚看他有分山云在什麼處曰在堂中山卽同下堂中佛日引師於夾山面前山云莫從天台得來否曰非五嶽之所生山云莫從須彌山得來否曰月宮亦不逢山云與麼則從人得也曰自已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山云冷灰裏忽有粒豆爆喚維那來安排向明窻下著其後雲門闡化于韶陽而鼈其足倚師尤恭方是時雲門眼空寰海每舉宗乘定諸訛必以師爲準的嘗一日上堂曰我共你平展遇人識人與麼老婆說話尙自不會每日飽喫飯了上來下去覓什麼椀遮野狐隊伎向遮裏作什麼命師一時趂下又嘗示衆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僧便問如何是大用現前雲門舉師當面曰釋迦老子你來也其爲當時諸老奉重如此及雲門去世師知天下學

者不能掩其大用遂潛光匿曜與世推移莫有識師者流及末代釋德下衰學者以聲利爲懷恣於浮境至有陷于非道主者必命師以辱之先是師在德山時與臨濟金剛王齊名厥後復有楊岐栗棘蒲白雲鐵酸餡說者以謂即師之異名及比年海上二三道師亦有彷彿見師爲拳頭爲竹篦爲木劒者惜其介特寡徒云

贊曰古德有言出家盖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爲誠哉斯言也予觀豫章公之世固榮遠矣然側身從事朽蠹以之及其子裂去巾冠躍出牢俗致身青雲荷擔列祖之道萬世仰其風規可不謂之大丈夫也乎

臨濟金剛王

王諱喝生聲氏世居性海之濱偶事激徒于劒門幼而孤長有氣岸戚人威音王嘗薦之帝堯堯任爲諫官于時浩浩懷山襄陵洪水致害堯患之與四嶽謀治四嶽亟舉鯀鯀治水亡効帝乃震怒王於帝前麾退四嶽四嶽悚惕不敢仰視雖未有以獻替百官憚王猶雷霆也俄辭爵之崆峒之墟見混元子得長生久視之術自是夷猶海岱世莫得而見之雖春秋左氏所寄聲伯恐亦其族氏也漢初高帝與項羽爭天下王在齊海聞之喜曰此吾有爲時也遂自齊求見羽於關中羽見而悅之未及官適高帝逼羽羽返旆與高帝接戰于廣武高帝使婁將軍挑戰且辰羽羽怒甚乃亟用王於是婁煩弓矢不知墮地人馬皆辟易是日項羽喜劇顧謂王曰天下事稍定吾以夏口處子王輾然而笑曰夫高世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亡所取也設有取者是商賈之事喝不爲矣遂拂衣復歸于海上厥後霸王不競於漢及羅困阨中思欲復用王而不可得因欷歔泣下焉襟李唐有天下浮圖教聿盛于世自天子公侯靡不宗奉王聞而喜曰吾聞釋氏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可絕無始生死根本於是出訪其道遇江西馬祖大師祖授以向上綱宗立地成佛之旨王大悅頗覺平昔所用粥飯氣廓如也祖復遷之特室以正法眼藏畀之王再拜辭曰是非喝所敢當也祖慰勉之會百丈再參

㊅覺範學

㊅日字更勸

祖竪起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舊處丈擬議祖遂以王用事丈震聵三日乃大悟王名聲由此復振于世黃蘗運公初見百丈丈擧前掛拂話次偶及王黃蘗不覺吐舌未幾臨濟於大愚言下發明黃蘗大機之用遂忽見王於是氣增十倍自此臨濟奉王從事出沒卷舒互相顯發如雷如霆四方震駭學者自遠而歸之凡三聖興化大覺之流其大機大用皆自王而啓之故當時畏懼莫有膺其鋒者因目之曰金剛王寶劒或曰踞地師子或曰探竿影草其威馨功烈如此時無位眞人與王同輔臨濟覺者多呢無位眞人濟廉知紿曰無位眞人是甚乾屎橛其後學者方一意宗王及濟將終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三聖曰爭敢滅却濟曰向後有人問汝作麼生三聖亟以王爲對濟曰誰知吾正法眼向遮瞎驢邊滅却洎濟示寂王慨然歎曰性海吾鄕也法界吾宇也威音王吾祖也吾受知於堯成名於項羽自吾捨俗歸釋晩得臨濟全提大用之人云亡吾已矣乎後五百歲必假吾以禦葛藤而出乎凡夫曰矣遂不知終旣而果然泛泛者皆竊王聲勢用事其邪正眞僞竟莫之辨獨汾陽偈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英靈衲子由是想見王之風乎焉其府屬曰賓曰主曰照曰用皆有功於宗門云

贊曰予於無盡藏得異書焉若世所謂金剛圈栗棘蒲木上座及王之機緣皆見其始末根緖非若近世泛泛語之而不雅馴故特撰次之然春秋左氏談王道者也至於神降于莘石言于魏楡猶詳著之高僧贊寧增修僧傳號稱閎覽博識而王親見馬祖陶鑄百丈夾輔黃蘗而建立臨濟之宗其全機大用獨冠古今光明碩大如此而不見書於傳豈寧翟蔽于俗學遂無盡藏覓異書不得王之始末乎

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

洪罪古禪師說法有三失謂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是臨濟所立在百丈黃蘗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峰名陷虎却物古以爲從上佛祖法門非臨濟所立一失也巴陵眞得雲門之

旨凡語中有語名死句語中無語爲活句也巴陵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二失也兩種自已世尊偈曰陀那微細識習氣如暴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爲眞則慮迷無自性非眞則慮迷爲斷滅故曰不開演立言之難也古椒建兩種自已三失也因

代古書以正洪之悞

承古和南上書覺範禪師足下某老且憊謬與傳燈之齒側承足下瓌偉奇傑之風未即摳衣然伏膺徽聞佇悅之勤良益深矣每謂佛運濵茲叔世釋德下衰不有卓絕之士興頹禦侮障堤末流則林間抱道之士安能寂住無爲而不爲魔事哉往見足下紀述林間錄才運精緻衍繹孰復異不之排怨不之誹使古人殘膏賸馥霑丐後來自非閎覽洽聞孰能爾耶某頃隸進士時頗知讀書自以不至觝滯及剔髮游方密探佛祖之妙則知所以履實踐眞緬悟前習特塵垢粃糠耳方刮摩鎊除若不暇豈復有意於人事哉嘗聞足下有撰次僧傳之志某喜爲之折屐蓋一

巳疑巳

代至教所以震於天下者由近古宗匠維持之力也足下誠能手發其摳使彼典刑事業光明焜弈傳之不腐實莫大之幸及足下成書獲閱之方一過目爛然華麗若雲翔電發遇之駭然及再三伸卷攷覈事實則知足下樹志淺矣夫文所以紀實也苟忽事實而高下其心唯騁歆艷之文此楊子所謂從而繡其盤悅君子所以不取也其裁剸八十一人諒希九九之數亦吾宗偉人能事備于此矣若某無似之迹弃之可也特蒙記著而罪以說法之失者三其一曰判三玄三要爲玄妙三句其二曰罪巴陵語不識活句其三曰開兩種自已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誠足下明鑒若此然某說法絕不喜人傳之往往誤爲靈源禪師見賞以謂有補於學者不意返獲罪於足下且靈源蓋宗門一代典刑足下旣以某說法有過能不波及靈源乎孔子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請試辨之夫開三玄者蓋一期善巧方便簡別機緣以啓大道之深致非私設偏見而苟異於佛祖也固嘗謂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雖臨濟獨標三玄以立宗旨蓋亦同

歸佛祖之極道則私有一法附耳而密傳若果私有則爲纖兒佞夫獻姦納賄而私取之矣曷得爲天下公傳之大道乎是之臨濟之道卽佛祖之道佛祖之道卽天下之大道也且分三玄而三要不分者蓋玄既分則要在其中矣汾陽偈云三玄三要事難分誠使不分則不應言難既曰難分則是可分而但難之之謂也今予分難分之法以激學者專門黨宗之弊直指妙悟爲極則於何而不可乎足下謂三玄在百丈黃檗但名大機大用在雪峰巖頭則名陷虎之機某謂三玄是佛祖正見然則古今稱謂雖異其實則一也某與足下之論殆冥合矣何必以人情相訾乎復謂愚以氣槩人則毀教乘以爲知見及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爲證噫斯言過矣夫具眼宗師道性如故法性亦如法性如故豈有聽說自他之異要在臨機抑揚縱奪爲人去釘楔脫籠頭而已此從上宗門說法之儀式也奈何謂之以氣槩人乎足下爲書必欲扶持宗教既有是志而不探佛祖之心則雖舞等奮辭愈疎脫矣然則開三玄之失非也罪巴陵語不識活句者此足下讀愚書未審耳夫巴陵親見雲門者也方雲門在世氣宇如王其肯以語句爲事嘗曰此事若在言句上三藏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奈何巴陵未旋踵而違戾師教矜能暴美求信於人以謂將三轉語足以報答雲門更不爲其作忌予故鄙其自屈宗風以爲語句便後世泛濫之徒矜誇言語喪失道源自巴陵始也又曷嘗謂其語非活句乎蒙示教曰有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可以鑑作死語然則僧問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亦應鑑作死句也夫豈然哉宗師臨機大用要在悟物而已詎若搜章摘句之學以工拙較耶果以工爲活句拙爲死句則烏窠吹布毛亦拙矣侍者何由悟去哉承論巴陵三語曰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赴來機活句也嗚呼此失之遠矣夫死句活句雖分語中有語語中無語之異然在眞實人分上棒喝譏呵戲笑怒罵以至風聲雨滴朝明夕昏無非活句也豈唯玄言妙句而已哉必如足下以無理而赴來機爲活句標爲宗門絕唱則從上宗師答話俱無準的箚臨

時亂道使人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赴來機含胡模稜而已於戲其以宗門事當兒戲乎且吾教經論大義粲然史氏猶以為華人好謫者攘莊列之語佐其高層累駕騰直出其表而不信況足下自判宗門旨趣如此使彼見之能不重增輕薄足下略不念此何耶然則予所以罪巴陵者以其衒語句慢師資而昧大體也足下則愛珊瑚枝枝撑著月之句夫罪昧大體而矯弊公論也泥好句而斥公論天下其以為當乎然則不識活句之失非也開兩種自已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者某所以開之之意於答施秘丞二篇中備言之矣蓋禀佛祖懿範為末代學者明示根本使捨日用光影直了空劫已前本來自已也由今時多以機辯玄妙為極則故說二種以驗淺深然如來以三身設化儀少林以皮髓別親踈洞山以偏正立宗旨至於馬鳴則以一心開眞如生滅二門予故駕此之說以救末代學者弃本之弊非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也足下所舉首楞嚴偈蓋解深密經偈耳且教乘五時之異學者不得不明如深密經即第三時教說不空不有破第二時之空教也若首楞嚴即第五時說了義教當是時大機可發故為阿難開示成佛法門其曰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者蓋聖人重學解深密經以謂往昔根未熟時常不開演非謂說首楞嚴時也足下不究前後五時之異妄謂聖人恐懼立言之難且世尊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詎有自在法王不敢決斷眞妄揶揄其事首鼠兩端而貽惑後人乎又諸經標列法門千修萬件曷嘗以之為難而置不辨耶承高論曰以第八識言其為眞耶則慮無自性言其非眞耶則慮迷為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噫予每讀至此未嘗不廢卷而痛惜也何則世尊云性識眞空性空眞識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湛然常住足下則謂聖人亦不敢以為眞又不敢以為非眞使世尊果顢頇如此則三界群生安所歸仰乎足下平生蹈僞至此敗露盡矣夫首楞嚴者決定直指一心本來是佛不同他教足下又謂二種錯亂修習亦不敢間隔其辭寘於一法中生二解然世尊非懷多慮者也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

起是則聖人種智妙圓無施而不妙慮也者即衆生攀緣妄心也予稟種智說法足下一以妄慮沮毀之及引經又非允當然則不知聖人立言之失非也夫言迹之興異端所由生自非明哲稟正義辭而闢之則生生趨競而宗塗替矣予聞之昔吾宗盛時人人以道德實行光明於世未始責於立言及德之衰於是始立僧傳今足下復出新意迹贊辭行褒貶是爲作者職也於何不探春秋之旨乎春秋正一王之法以權輔用以誠斷禮以忠道原情從宜捄亂因時黜陟此其大略也某開二種自巳憲章佛祖懿範俾學者黜玄解而究本所謂以權輔用者也譏巴陵溥師貧珍語句所謂以誠斷禮者也分三玄啓大道深致而矯弊所謂從宜捄亂因時黜陟者也凡此蓋乃心弘道以敦出家大節足下一切毀之則失所謂以忠道原情者也凡足下之書既謬聖人道又乖世典安狂行褒貶乎至於誣訾照覺不取死心亦失體之甚雖陳壽求采班固受金亦不爾也自述寶鏡三昧則託言朱世英得於老僧自辨法華輔成寶鏡之辭置之九峰傳則曰石碑斷壞有木碑書其略如此噫玆可與合眼拏金而謂市人不見者併按也夫寶鏡三昧洞山雖云受之雲巖蓋驗人親切之旨未應作爲文具而傳之也又佛祖之法等心普施雖異類不間詎有同門學者竊聽之而呪令倒柯賢聖之心果區曲衡乎又其辭曰重离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爲五夫洞山傳達磨宗旨者也重离卦則伏羲文王之書（果若此言則是洞山□□林宗旨而傳伏羲文王之書依彷離卦而建立五位然洞山大宗師也肯爾哉）足下公然鑿空締立而誣罔之其罪宜何誅焉大抵事有昧於實害於教人雖不我以其如神明何足下譏揣古人固不少矣返更冒榮致譏昔許敬宗面與修晉史晩陷佞臣之名後世遂以晉史非出正人之手而弗重切幸懲艾前失深探道源履以中正然後從容致思揖讓鈎深著爲法度之典貽之後世規得失定正邪而斷以列聖大中之道使萬古莫敢擬議若達磨辨六宗則予亦甘心受誅於足下夫何言哉既不能爾予是以强顏一起與足下審訂僞妄使吾門來者無蹈足下之覆車亦某終始盡忠

於佛而行傳道闢邪之志氣也。干冒慈嚴。伏幸恕罪。

不宣。

僧寶正續傳卷第七